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民

權

素

蔣著超編

第四·五集民國四年一·三月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民權素 第四集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民權素第四集總目

名著

藝林

游記

詩話

說海

談叢

諧藪

瀛聞

劇趣

碎玉

總目

名著目錄

漁蓑賦以綠蓑煙雨江南為韻

夢餘詩草序

白門悲秋集序

頻羅詩集序

哀榮錄序

快閣記

月色齋記

倪綱小傳

送沈生歸越郡序

致山東昌邑議會書

與孳子論詞書

目錄

唐才常

無盡

國實

卷盦

郁巖

漱巖

匪石

魯源

箸超

陳幹

匪石

民 權 第 四 集

目 錄

新 年 與 友 人 書

答 胡 穆 卿 書



孫 昂 著  
孫 超

名著

漁蓑賦 以綠蓑煙雨江南爲韻

唐才常

幾日蘭撓來水山流波驚起鷓鴣浴悵望千秋殿子陵菱影翩躚絕塵俗雨併濤飛雲將山續款乃歌清呀聲促徒見惺忪筠笠飄如蝴蝶之衣枉教織就蓉蓑妬殺鴛鴦之襪贏得一蓑風雨宛同拖紫紵青披來兩岸烟霞儘有嬌紅姹綠倘其韶光明麗淑景融和波停霧縵江淨雲羅晴翠飄畫橋之柳煙絲織金浦之梭則將檢點蓑衣結烏篷而穩颺亦且補綴蓑服共魚網以摩挲披襟漁浦之中柳腰折瘦落帽漁舟之畔荇帶牽多何須蓋雪驚寒淨刷紅翎之羽豈向桃源把釣披將白鷺之蓑無如淡雲低罨密霧綿延溶溶水國漠漠江天千絲萬絲之雨三隻五隻之船似催漁子收筒歌向綠楊畫裏不許漁翁舉網冒來紅杏村邊何處漁舟猶下鷗鄉之餌誰家漁父仍携鱸涿之笠懸知百結蓑成堪籠薄暝漫道一肩蓑重難荷濃煙彼夫綠野新耕青山舊伍杳靄芳原冥濛花塢農蓑則見睨猶來樵蓑則披雲快靄亦足描畫意之濃纖寫詩情之飛舞然未若清風江上綠影堆篷細雨中蒼痕映舫機忘鷗鷺時獨往而獨來伴結魚蝦果誰賓而誰主絕似身輕鶴瘦欲餵煙豈如質重羊裘濃還怯雨迢迢楚水渺渺吳艘漁村入畫漁笛成腔天半白鷗招一溪邊紫燕飛雙雅趣則尋聲鳩婦生涯則低事魚缸稱體能安不必裳裁蒹菼揄竿自適有時興託蘭苕記曾夜月三更酣眠草舍憶否斜塢半角久曝篷窗張志和家在煙波竟爾名傳泛宅柳子厚情深蓑笠居然雪釣寒江風光澹宕波鏡嬌合一碧澄霽

名著

一

千村色酣。漁浦搖帆。高唱漁家。煮酒清談。謝人間之富貴。來世外之江潭。幾時衰睡。舟中衣痕。漣滑每日。袁披飯後。髻影鬢髮。寂寞黃。翁豈羨。蓉妝之靚。蕭閒。黃客。非誇柳汁之汨。須知身世。浮沈。波長。玉海。莫道。韶華。綺麗。曲唱。江南。

夢餘詩草序

無盡

夫明璫玉佩不盡喻。夫君臣香草美人能上。嗣於風雅。芬芳悱惻。以是為優。合肥汪子嘯叔。出示夢餘詩草一卷。觀其儷青妃白。刻翠鏤紅。盪氣回腸。停辛佇苦。江郎恨重。河滿聲悽。顏比玉而煙沈。淚如珠而雨墮。編鴛鴦之隊。豈思情多。緩鷓鴣之辭。惟虞春短。曉風殘月。腸斷詞人。暮雨朝雲。夢醒神女。蓋不愧金縷之哀。曲玉溪之傳。人已嘯叔以蟾窟之仙班。作戎行之武士。刀光耀雪。劍氣摩霄。魯陽公落日揮戈。祖士雅渡江擊楫。慷慨投筆。班超猶是。華年宛轉成篇。杜牧乃吟薄倖得母。曰縱橫掃盪。霍去病何以家為。哀樂糾纏。王伯與終緣。情死耶然而謝傳。山中絲竹陶寫。文山席上聲勢豪華。英雄不諱酒色之名。男兒詎短風雲之氣。况揚州一覺。久付虛無。越客千絲。終歸解脫。泥中墮絮。三生參盡。情禪。風際浮萍。十載俱成夢境。嗟夫蓬蒿刺目。蕭艾盈腰。實與嘯叔舊雨清流。思移澆俗。歌關雎而哀窈窕。覽雙蛾而怨靈修。藉澧蘭沅芷之辭。據山榛隰苓之慨。重以參龍無主。呼馬有人。路鬼相。椰山靈勝。誇江湖奔走。嗟萍梗之漂搖。風月清佳。聞竹枝而悵惘。幸也靈犀辟水。雛燕依人。雙宿雙飛。傾城傾國。狂生落魄。博青眼於佳人。我輩鍾情。許紅顏為知己。又復彩雲易散。逝水長流。綠葉成陰。青雲多幻。則鵲啼錦。

悉我見猶憐鵲悵銀河誰能遺此乎質生本恨人昔逢倩女金雞築屋玉易成煙秋風無續命之花仙島乏返魂之草禪心寂滅綺習消除枯梧餘生從此不談風月卷施不死與君重整山河是為序

白門悲秋集序

國 實

昔宋玉賦九辨以悲秋質展而誦之如坐寒山風雨中聽哀鳥啼猿相倡答嗚呼何其言之沈且痛也而不謂天下後世傷心人周覽山川流連風景其感喟猶有什倍於玉者豈非由人世之多難我生之靡樂而情遂有不能自已者耶庚戌秋順德蔡子哲夫合肥汪子嘯叔金山高子吹萬天梅平菴姚子鳳石丹徒唐子軼林暨吾郡左子漢鏗吾宗人菊輩勾留金陵相與憑弔古今百端交集各以其胸中悲涼拂鬱之氣發為詩歌質稟而錄之得如干首取名悲秋集以其為九辨之遺音也蔡子哲夫又上繼顧寧人先生之志偕其配張女史傾城補繪孝陵圖列於卷首其用心尤苦矣嗟夫天不可知世方多難國亡族滅之禍岌岌焉懸於眉睫間一在上位者猶復攪權怙勢恬然於危堂沸釜之中而晚近少年又從事於錦衣玉食金鞍白馬酣歌恒舞而不知休其於社稷之顛危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曾愔然不少恤焉則吾儕本古詩人傷時念亂之義以此為周顛新亭之淚阮籍空山之哭不猶賢乎嗚呼其亦可謂言者無罪也已

頻羅詩集序

卷 鑫

頻羅即世之八年哲嗣哀其遺稿將梓而壽諸世維時彫林隕風晚蒼彌望芝蘭不存闕芳靡絕余以盍簪誼無

名著

三



過誘敷陳厥指可得而言。夫文府元始壯聲曩冊。漢雅騷音各程令軌。六代三唐瑰辭代起。承流遞嬗作者非與。足以翊翼春華。揚厲汗簡。吉光是珍。文化斯懋。別集之錄。由來尙矣。頻羅英挺奇質。負志青雲。尙羊儒林。振采詞苑。落花依草。邱中郟之才。華初日芙蓉。鮑明遠所心許。皇甫當前無事。遠求白傅。子雲承明。豈獨文似相如。乃以屢厄清時。勉成吏隱。東坡游鄂。遂傳黃州之詩。子山憂國。厥有江南之作。破涕一掬。入握不温。吟魂三尺。歸來何暮。嗚呼。正平適魏。僅識孔生。嗣宗登山。但聆孫嘯。長沙服鳥之賦。宣室不聞。佞期射鵰之才。結眉空嘆。然而顯晦不齊。遭逢非偶。釋蘿襲袞。豈必稟經之彥。握瑜懷瑾。弗屑門戟之榮。侏儒醉飽。士甘枵腹。簧舌翻瀾。人咸充耳。賢者聞而興喟。高人望而避舍矣。况夫流風亡沫。善操終棄。淮南拔宅。人頌劉安。河間遺書。錄存子政。南山種豆。無楊惲而損歡。東籬采鞠。待元亮而載酒。杜少陵號稱詩史。劉孝標豈無故人。以彼例此。詎不其然。當此國華凋謝。墳籍廢弛。戎衣屢警。禮教中息。眷懷絕學。慙焉若瘡。不有高雅。疇爲扶輪。則斯集之傳也。將使白雲在天。廣樂振地。崇助光采。如瞻景星之華。愛護波潮。足障黑水之湧。激濁揚清。其在斯乎。今者羽陵飛蠹。未食神仙。楓林大招。每懷太白。彥昇出郡。哭僕射而謳思。牧之愛才。傳長吉而作叙。雖勞百聲於繡虎。無補陳思而蔽一言於猶龍。眷懷李耳。爰據崖略。用弁鴻著。仰止之咏。庶無悶焉。

哀榮錄序

郁 凝

慈利莫汝堂先生。夙以好義聞鄉里。其哲嗣潤次先生。與家君子素號金石交。歲時伏臘。猶往來余家也。凝幼時。

恒從家君子謁潤次先生。備聞先生行治。比年游學津沽。復與先生父孫葆吾君。听夕聚處。益得先生之爲人。蓋葆吾君以素封子。壯年浮寄數千里之外。耳目心思。所燼惑漸漬於怪瀆。染而日流侈靡也。爲勢甚易。顧夷然處之。堅貞自飭。居五載。屹然不渝。奮操其樸質。謹行約。救矩矱。所以媿浮俗。疇習者。殆爲窮陬樵釣之儔。所不逮。則夫先生之居。恒恭己立範。義方迪後。昆以督訓其子弟。雖道躅已杳。不獲樞衣粟階。承馨歆親履。爲而往。日家君子之所談述。泊葆吾君之舉止。與夫口碑之流傳。則先生之俠義。蓋不可幾及也。前年庚戌。歲大饑。爨歸自津門。由湖北沙市肩輿南行。二日抵滬。所過飢黎羣集。念此蒸民。疇復拯卹者。而先生則於其際。慨然斥積穀賤市價。數倍以贍活。環境飢黎。德惠所被。人爭謳頌。往讀太史公遊俠列傳。深有感於緩急。人所時有之言。以爲世衰道微。煦爲仁利人。而不損已者。或難其選。矧尙俠好義如先生者。將非億兆之所託命也。耶。迺天不愍貽。前年冬。遽辭濁世。宗淵里黨。走相告泣。而哀輓之詞盈尺。頃葆吾君自里郵書來。謂將哀集成冊。而以弁言。譁諉。雖不文。感先生高義。其何敢辭。惟先生雖殂落。而莫氏諸子弟多賢俊。克亢其室。若葆吾君者。尤卓犖出人表。異時必能紹先生遺志。搃輝宏大。益行義鄉里。爲一方仰賴。世澤綿長。所以永先生令名於無既而來。童販之謳思者。當十百倍。蕘於斯錄。所稱美。則斯錄之集。固戔戔焉。不足以發先生之潛德矣。時民國紀元初夏。

快閣記

漱巖

快閣爲宋陸農師尙書故第。其孫放翁所葺也。在越郡西南三里。過跨湖橋。不半里而至。鑑湖千頃。綠延到門。秦

望諸峯青來排闥登閣四眺。心目一豁。以快名閣宜矣。址久廢。清乾隆間任處泉來守郡。購址築閣。復拓開後餘地數畝。爲園池。蔣藏園爲撰。卜居快閣記。太守自爲詩四章。紀之一時名流。唱和殆徧。雅林勝集。觴咏無虛日。中閱百年。主屢易。辛壬兵燹。淪爲茶廠。庚午山陰姚海槎觀察。自邗上歸。復購而居之。閣中有此地天教著放翁七字橫額。集董思翁書也。旁有李恣伯聯語云。放翁萬卷半皆歸里作柳家。副本全是借人看。其字體拙而逸。此老不以書名。殆爲詩掩。閣後有園。布置開雅。有煙香書屋。遂初齋。是亦居。漱酣亭。師舟師山。入勝廊。飛躍處。棲煙亭。諸勝是皆仍放翁之舊而名之者也。姚氏富藏書。頗多宋槧。有爲世所罕見者。夫浙東藏書。推杜氏。樊氏。浙西藏書。推陸氏。丁氏。而陸氏。而宋樓藏書。爲日本入出。鉅金購去。與燉煌石室祕笈同慨。近年燉煌古寺石壁中。發現古籍大半。唐本而釋典居多。爲法教士購去。以故丁氏八千卷樓諸書。當時議償十萬。識者有鑑於此。購入江南圖書館以存之。越失而吳得。猶是一家之物。勝於流出外洋。萬至杜氏。樊氏所藏。其散失蓋亦久矣。獨姚氏克守傳樞。風塵籤架。有倫。文人踵覽。應接盡禮。不誠足多乎哉。予夙耳其名。欲往視而未有便。癸丑十月。過越郡。承神州醫院主任謝佩銘。招飲斯閣。主人幼槎。爲海槎令嗣。與佩銘友善。盡發所藏無祕。故得瀏覽甚詳。

月色齋記

匪石

余世居金陵明瓦廊。聚族而處。地廣數十畝。族叔曾祖伯陽公。曾繪圖作記。載於家乘者也。太平王之東下。也家

人四出避地。宅爲某將得湘軍。取金陵燬焉。舊有香月樓三楹。藏書甚富。吾高曾祖父讀書之所也。至是亦鞠爲煨燼。余猶憶七八歲時。先君子挈余憑弔故墟。歎歎而言曰。吾老矣。小子識之。他日如有寸進。縱不能恢復舊觀。亦當追香月樓遺迹。以存讀書種子。蓋先君子歷履巢之禍。茹痛至深。嘗謀諸族人之富者。構屋數椽。以奉祭祀。繚以周垣。存其基址。族人恡之不果行。而族中貧窶之輩。又謀貨之。而分其價。先君子以無財不能挽救。爲之悲且病者累月。今其地已爲他人有矣。余既長爲鮮民。又深抱不能讀父書之懼。嘗虛構一境。以爲倘能關三弓地。常繼先君子之志。復香月樓之舊讀書。其中以淑其身。以教其子孫。而十年以來。卒少閒暇。又困於貧。所志輒不遂。然隨游蹤之所。至常得斗室。於以溫故業。求新知。爰刺取白石道人語。顏曰舊時月色。齋誌不忘本。且自訟也。嗟乎。駒光過隙。人事遷流。先人之遺訓。疇昔之宏願。不知何日克踐。而余年已將三十。汲汲顧影。唯日不足。默念家國之禍。更不知伊於胡底。而所謂香月樓者。欲求其不歸。諸幻亦僅銘之寸心而已。長夏無俚。作舊時月色齋記。以存吾志。而陟帖之悲。故園之感。腸一日而九迴。則未可以言語形容也。辛亥夏六匪石記。

### 倪綱小傳

魯源

自來失志之士。往往閉戶自精著書。立說雖貧窮而不改者。蓋以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垂不朽也。幸而天佑斯文。書傳後世。學子莘莘。奉爲先儒。卽令其聲不揚。讀是書者。知空山絕壑。尙存絕響。至於人文俱喪。傳述無由。與烏獸草木同歸於盡。大可憫也。吾鄉倪先生。名綱。逸其字。幼具慧性。善爲文。長而篤學。然家

亦貧不能多購書。常從鄰舍富翁家借讀之。讀必默坐潛思。洞悉其義。而後已。學既富。乃益厭人世紛紜。思有以詔後世。當是時。科舉盛行宇內。熱心富貴者爭赴之。先生獨鄙之。曰。儒者讀書。豈求富貴哉。求吾心之自得焉。已矣。於是誓天祝髮。終身不要就某氏館。課徒糊口。終日據案握管。一搖筆。輒數百行。籍其所作。凡天文地理。禮樂醫算及經史之學。莫不融會貫通。就所心得。發乎議論。生徒有窺之者。每謂之曰。此我精神之所寄也。凡儒者讀書。皆當若是。小子識之。哉。每成一篇。則喜盈一篋。則大喜積之既久。乃得三四篋。其中論醫者六十四卷。餘若論說傳說及野史小說等。蓋又得十餘冊焉。以言其學。願不富歟。逾年棄館。偕其族居山谷間。西風怒號。枯葉滿庭。先生處之泰然。一意以著書爲樂。暇時袖百錢。沽酒於肆。及見道旁乞丐。則又盡出其餘者付之。有嗤之者曰。若則奚如。而猶以恩彼恐若之將埒於彼矣。先生笑曰。富貴與我如浮雲。此區區者。身外物。何足惜。汝輩重視之。故轉爲所困。言已急驅而去。及其易簣也。詔姪輩而告之曰。吾歷年九十餘。無寸金之積。以貽後人。吾甚愧焉。然有遺書數篋。此吾精神之所寄。汝輩宜世守之。文章學問。盡在是矣。言已一笑而逝。先生既死。子孫多不學。經洪楊之役。醫書失四冊。而其餘亦間有失者。吾聞先生有天文書。厚不過數頁。專言天氣之變遷。陰陽之互易。其說以風與雲氣。若何化合。卽成若何現象。視今之泰西之學。何如耶。三四傳後。族人寶其書。鄉農野叟。往往就詢風雨陰晴事。言之十不失一。後有族人某。閱其書。忽狂風四起。竟挾書盤旋入雲際。豈其神歟。君子惜焉。夫儒者著書。豈得已哉。西伯拘。羨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孫子病。脚論兵法。非萬萬不得已。未有

以著書爲樂事者。然倪先生以高人之資。不事功名。而欲以學顯。其意蓋有所寄也。而乃繼起無人。不能傳世。轉令書籍漸次泯滅。而其名亦終以不彰。悲夫。

送沈生歸越郡序

箸超

今年夏五月。沈生以聯合慈善團。北走燕都。道經滬濱。將行辭於余。余曾贈言。以爲別。喜其能爲人之所不能爲。哀此窮黎。或將有託也。是時沈生之胸襟。與其氣概。豪爽磊落。多有丈夫氣。今相隔已三月矣。余之立身行己。未能少有所得。而沈生亦鬱鬱而歸。是土相見。歎歎不可言狀。嗟乎。歡會惜別。人之恒情。今余與沈生。何如斯之。近人情也。余猶憶沈生之將行也。欣欣然告余曰。方今世變日亟。民患日滋。凡個人之責任。只盡其心力所能。次第普及於天下。其大而無當者。可不必爲。即爲之。亦無裨於世。噫。斯言也。沈生固自決其事之必成。即余亦深信其言之非妄。而就知竟有大謬不然者。夫以沈生具普渡願。有宏濟才。家資累巨萬。能盡責於慈善事業。心力攸宜。獨一無二。此固蒼蒼者隱有主宰於其間。非偶然事也。胡有其心有其力。而獨無二三同志爲之翊佐。至不得已而求之於北。而落落仍寡合也。然則沈生之鬱鬱有自來矣。雖然。余有望焉。革命之主義。在改組政體。而其現象。則日陷於地方分裂之潮流。余與沈生。生養南土。凡目所見而耳所聞者。無不改頭換面。至於北氛之惡。固猶是積弊時代也。沈生既欲本其所志。以謀之於北。而無極宏大之魄力。與夫極神通之手段。其不濟宜耳。苟不以事之不濟。而稍易其初志。受一番磋折。增一番堅凝。不宜於北者。而謀之於南。南之人心地。光大沈生。將必有宏

濟斯人普渡衆生之一口正無容鬱鬱爲也。沈生甫歸滬。余方自故鄉來。見夫稽山之側。鏡水之旁。哀鴻飛鳴。瘡痍滿目矣。予願沈生之厚於桑梓也。沈生勉乎哉。

致山東昌邑議會書

陳幹

吾昌變亂而後。人物蕭條。多賴諸先生。蓋籌偉畫。使已亂之秩序。漸就平復。幹等寄跡萍鄉。泥首無門。惟祝福躬。多祐。諸凡如意爲慰。竊念李亦白等二十餘人。猝遭慘害。凡屬同人。莫不震悼。今善後各事。已有布置。而對於死者。尙漠然無關。殊不足以示表揚。而昭來茲。特品第不齊。榮哀有異。不能強爲鋪飾。亦不可任其磨滅。如亦白之品端學粹。鄉閭矜式。香坡之主張革命。堅毅不撓。章民之破產興學。力任艱鉅。紫階之提倡新政。不辟勞怨。尤不第昌邑之傑出。實山東之翹楚也。次如王臯臣。鏡寰。張廷臣。朱鏡清。張士一。李贊祥。羅昇三等十餘人。或贊助新政。或出力民國。俱不失爲鐵中錚錚。備中佼佼。幹等緬懷遺德。心切瓣香。思所以表揚徽烈。而未能者。不得不就商於諸先生之前。而祈有以教之。將謂立烈士祠也。則非抗顏敵廷。死難疆場。將謂立鄉賢祠也。則既失於重複。亦有嫌夫混合。且更有難者。若專祠數人。則其他死者之家屬。勢將紛紛置辯。以爲同是與難之人。何所分乎。厚薄若不問賢否。一例入祠。則涇渭同流。見譏清議。徇十數家之志願。遺千百年之指摘。贊揚而實以污蔑。又豈諸先生與幹等之所願者哉。茲經各處同鄉。往復磋商。僉謂立四賢祠最當。以亦白香坡章民紫階爲正祀。臯臣鏡寰等人附之。或有見聞遺漏。俟再調查補入。惟彭英臣。王偉堂等籍隸他鄉。且爲厲階。不得入焉。似此持平辦

法。庶可慰死者之靈。歷生者之望。調劑於目前。無間於將來。尙稍爲完全也。管蠶之測。莫及高深。謹布梗概。惟希鑒核。

與彙子論詞書

匪石

彙子足下。於報端讀見贈新詞。不無同是天涯之感。一再雜誦。淚涔涔矣。奉酬一篇。另紙上。苦無當宏旨也。大集迴腸盪氣。詞精粹而意深遠。上之可方少游。次亦不失爲山中花外之妙境。弟何足望塵萬一哉。然倘破得工夫。許以討論。或有造於弟也。竊嘗論近人爲詞。易犯之弊有二。五宮失傳。四聲不講。破律。則以碎金爲籍口。失韻。則以叔夏爲護符。既非自度之腔。轉多誤填之調。此其一也。或則遣詞不擇。造語多粗。獯祭及重譯之書。鬼冊列生。硬之字。泥沙俱下。粗糲並咽。不獨失曉。風殘月之遺。抑亦非鐵板銅琶所取。此其二也。前者之弊。不除。僅在供人指摘。蓋紅兒。既不能付。則白璧。不過微瑕。而後者之弊。直下儕於齊東語。玉碗貯狗矢。不復成爲詞矣。平素自愧不學。腹笥太儉。言之無文。且賦質魯鈍。出語多拙。特於以上兩弊。斤斤自持。惟恐或犯。竊以爲入門之途。徑舉所願。以陳之足下。其亦以爲尙可教否。嗚呼。今日何日。蛟蛇螫人。吾行却曲。雕蟲小技。壯夫不爲。而吾輩討論及此。人將節取。納蘭氏貴重而不適用之語。以爲蓋於時矣。弟以爲再三十年。風雅將絕。抱缺守殘。抗懷希古。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則仍當矩矱。高曾勿備。規矩狂肆之言。苦不自量。然高明當憫其愚。不責其妄也。頃有詞話。揭之報章。一得之愚。不敢自信。倘辱棒喝。如葵傾心。大集爲劍華取去。奇文欣賞。人有同情。諒畢業後當徑奉趙。勿念。

名著



名著

一一

附上聚頭扇一柄。乞賜珠玉。餘不白。世宜再拜。

新年與友人書

昂孫

比者玄鳥不翔。白獸可熾。香心辟惡。酒面傳生。多少輕煙。裝成新相者。番草色喚醒春愁。髮柏子之鑪。風除故。故望梅花之店。竹報新新。感老境之流波。年增亦減。懷故人而忍冷。雨舊非今。長生祝君。今吾自笑。聰明誤我。未着元機之鞭。兒女看人。猶欠新年之拜。徒見醱酥之俗。三有歡呼。狙猿之祠。百華永耀。數到雲開之節。爭延鬼却之丸。至可笑也。夫宰塔香。燃繫符。左肘盈庭。照火讓酒。都門或調蒼朮之湯。或飲松枝之火。絳紗囊裏。鳥亦重明。赤靈符邊。虎能息癘。烏巾雖小。祝富貴之大來。青繪可簪。知苗條之先到。雖云陋俗。具有天機。驚日月之跳丸。況當盡歲。是國風之樹。準非曰長春。若云世進文明。省却近年之佩。何以人逢曠達。偏緩試新之章。是知勝會無多。良辰不再。成俗之循。良有以也。昂孫遠離鄉井。念舊之夢。十年自翽狂生。說愁之筆。萬斛望拜潮之水。晨立風廊。吸引氣之煙。夕傳月鏡。數千門爆竹。轟醒陽鳥。看五色金泥。拈來神燕。別無三策。惟腕力之自誇。卓有萬年。誓心臟之可驗。未得金書之祕。苦不變甜。倘蒙玉水之薰。表能澈裏。紅衫已摺袖。頭無餘。釵之分碧。毯可抽線。裏有寒香之鬱。茅齋跂脚。元日愁儂。驚衰鬢於江湖。撫寒窗之琴冊。人非草木。孰能無情。聽院落呼盧。猶欲鼓彈。醉之興。效俗例以試年庚也。古人惠我。夢撒酒棋。當向滄洲釣者。貯文鷗銀。慈以待。謹啓。

答胡穆卿書

箸超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前日拜領教言。循覽數過。猥荷獎飾。自慚非分。超學少根底。識多荒謬。頻年來偶有所作。輒皆漁獵前人。剽竊古  
代。生澀雜湊。無當宏製。所謂氣不中腴。光不外練。耕野之偶焉。知金石坐井之伍。空仰日星。足下珍視。硃。甘。啖  
糟粕。爲親者諱。母乃爾過。滬居以來。心潮日濁。西覘藏氛。北望燕雲。是日何日。僭亡及女。加以溽暑未收。涼風罕  
至。積威之下。寧有清興。以視此次返里。會聚湖山。舟行當車。月來如客。媚花增笑。濁酒消愁。故鄉風味。正復不惡。  
惜假限過促。未能多多傾略。遂使青青柳骨。若我而折。腰亭亭山容。將羞人以植。芻境不俗。人予轉自鄙。近雖  
重逐塵足。尙復苦念桑麻。鄉夢爲酣。宿醒未解。每當殘照入土。倦鳥歸林。農者假耜。工者拾器。雖金貂之飾不足。  
爲榮而敗。兔之毫偶能。寫意耳。來書謂貧而且病。言之惻惻。夫文章窮人。鑄之大造。非貧而病。不見其工。足下門  
對仙山。封無故步。俯三潭而作鏡。仰層幃以爲屏。奇句可搜。清神不老。紫氣非貴。韋布何微。而必羅雞黍之交。招  
裸程之浼。將因金以爲屋。或品錦而製衣。苟具斯願。必多苦境。吾恐芒鞋拾路。猶與猿鳥之嫌。落葉打包。必貸山  
林之忌。烟霞差遜。泉石潛藏。以足下之富於天機。深於道味。未能免俗。猶如是耶。若僕者。賦惟窮鳥。泣類枯魚。十  
年禹筭之塲。形聲閔寂。一個牢騷之肚。色相凋零。幾日蕭間。聽秋聲而撫僕。畢生况瘁。入春夢以呼婆。然猶性不  
知塵。身還宜冷。帷天席地。橫水范山。江神實蒞。吾盟田夫。亦存斯約。勉哉足下。盍証寸心。承賜送別數章。勝於親  
而當此秋心。角枕蟲吟。古壁絮被。不親豆籩。無主能不思。哉。能不思哉。涼燠無常。加飯自愛。願宏鑒納。不盡欲言。  
箸超再拜。

話 書 館 羅 頻

古人云。筆力直透紙背。此句當與天馬行空參看。今人誤認。透紙便如藥山所云。看穿牛皮。總無是處。蓋透紙者。狀其精氣。結撰墨光。浮溢耳。彼用筆若游絲者。何嘗不透紙背耶。米襄陽筆筆壓紙。筆筆不著紙。所以妙也。

腕力之用法。使極輭筆自見。譬如人持一彊者。使之直則無所用力。持一弱者。欲不使之偃。則全腕之力。自然來集於兩指端。其實書者。只知指運而並不知有腕力也。悟此則羲之。之。背。後。掣。筆。政。是。驗。其。腕。力。之。到。與。否。無。他。謬。巧。也。

子丸  
木太

刻  
文

藝林題詞

善 薩 苦

箸 超 集 古 句

花間有客時携酒  
天香滿袖人知否  
聊贈一枝

春筆精妙入神  
野情風月曠湖海  
詩懷壯老

杜好篇章知名翰墨場

張耒和周廉彥 蘇軾韓康公座上侍兒求書扇 陸凱自江南寄

范懋家 李白賦王右軍 庾信和永和殿下言志 盧琦 范師

道題隱圃贈蔣希魯 姜夔除夜自石湖歸苕溪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藝林目錄

詩

蘇戡 繭叟 哲庭 實丹 天梅 吹萬 哲夫 亞賓 五溪 卷盒

目錄

一首 三首 六首 五首 兩首 一首 十首 十二首 二首 二首

公甫 恫百 海鳴 孽子 東蓀 蛻盒 豁盒 槐 天羽 萬里

四首 七首 一首 一首 三首 四首 二首 四首 二首 一首

民權素第四集

詞

橋厂 孤劍 天驕 叔子 匪石 枕亞 螭須

目錄

四首 三首 二首 二首 二首 二首 五首

箸超 劍華 覲慮 泣花 天放 箸超

二首 二首 一首 四首 一首 四首 二首

藝林

詩

黃藏魯正叔銅琴歌

蘇 戩

秦皇得寶光照骨金魄絲魂奪枯木諸姬法器若無秦截斷寒澗嘯哀玉鳴絃動摸思先王潛龍一去天蒼蒼雲光蕩海海山立手揭日月驂鸞鳳古苔繡縈沒奇宇正叔英靈猶嫵媚燈前魑魅噉金徽破國孟嘗頻雪涕扶桑僂官惜不得黃姑抱琴飛霹靂夜闌絃絕問文姬知音焉歸風雨黑

月夜憶樊山

繭 叟

明蟾媚幽渚羈思展孤雲葉落羣喧悄花光四照分品霄龍自挂秋氣雁先聞莫漫生遐想雷門尙聚蛟

觀劇夜歸

漠漠毳場夜氣清照人燈火卻關情笙歌慘淡芳菲歇都似空階絡緯聲

月夜聞笛

韻自淒涼調自清微風吹送嫩鶯聲滿庭花影多時立知是閒情是怨情

五君詠 有序

哲 庭

五君皆隱君子也。余少時獲從之遊。詩文往復。交契忘年。今老矣。倦游息影。而五君者亦相繼辭世。回念昔

藝林

一



藝林

遊人琴塋感各詠一詩聊志不忘夙好云。

茫茫四十載。無復舊追遊客散。高陽里人歸。白玉樓撫絃懷月夜。緱佩想蘭秋。自識逋翁後。心香一瓣留。（高陽里沈逋翁浞）

憶昔先公在多君履齒頻。自稱柏學士老作雪耘人。（先生自號雪耘老人）癡絕難諧倍詩工。豈療貧一從歸碧落海內想遺民。（芋栗園柏山人古）

蒙賞桐廬句。逢人百遍吟。（先生極賞余江到桐廬不上潮句）撫今悲隔世。追昔感知音。鬱鬱歸空碧。龍文黯夕陰。幾回登曉閣。愁絕整遺琴。（山曉閣孫高山琮）

讀史綜今古。蓬蒿老異才。朱門招不往。白社却偏來。詞賦曾何補。饑寒信可哀。沙邊遺釣艇。明月共徘徊。（書範施處士椅）

廿年如一夢。迢遞憶燕京。風緊嘶疲馬。春寒濕曉鷺。忤時應下第。經世亦歸耕。遺有河干詠。香風轉杜蘅。（河干李孝廉永祺）

秋夜遊古剎

模糊樹色近黃昏。剝落紅牆古寺門。淡淡煙痕秋水碧。一天涼月入孤村。

遺懷

豐功誰復勒燕然。禾黍蒼涼古道邊。暗淡乾坤雲蔽日。蕭條書畫室如船。生無可樂寧祈死。人已無良莫問天。爭說不如歸去好。年年袍笏拜啼鵑。

憶鈍劍

少陵身世一沙鷗。深恐蹉跎便白頭。我劍無靈君劍鈍。人間何處託恩仇。(予一字劍靈)  
千年荆岳骨成塵。誰是擒蛟削虎人。與子消沈文字海。野蘿山鬼泣靈均。

病中

輾轉無眠漏又殘。朝來攪鏡惜枯顏。山川廣漠埋名易。風雨縱橫就死難。異鳥猖狂新賦鵬。故人凋謝孰為驩。不如蛻却皮囊去。極苦翻成極樂看。

茶煙藥火日相親。病況蕭條損壯心。億萬妖魔爭伺我。猙獰魍魎喜逢人。中原鬱鬱屯秋氣。斗室朝朝與鬼鄰。太息桂枝(予一名桂生)憔悴甚。手栽寒菊獨精神。

謁孝陵

天梅

白日慘淡鐘山高。秣陵王氣何蕭條。啼鵑不訴亡國怨。秋風腸斷哀南朝。海晏河清豈難再。恨殺高皇今不在。運籌傾倒劉青田。獨我遲生六百載。我思高皇真英雄。殊方混一華夏風。拔救災黎登枉席。恢復舊物追前蹤。黃炎奇辱崇朝雪。排斥胡元功卓絕。中天日月挾龍飛。統一寰區宏規立。情哉政治何尊制。宰戮勳臣任私意。朕即國

藝 林

四

家。奚。畏。為。顛。倒。乾。綱。太。無。忌。子。興。實。為。民。史。宗。草。芥。寇。讎。論。最。工。高。皇。見。之。怒。切。齒。立。驅。文。廟。終。不。容。一。代。偉。人。  
神。武。姿。後。有。繼。者。慎。勿。師。女。羊。政。體。久。絕。迹。大。權。獨。攬。非。其。時。時。移。勢。遷。今。殊。昔。石。頭。虎。踞。秋。瑟瑟。百。年。誰。氏。奉。  
丞。嘗。話。到。當。年。淚。沾。臆。荒。烟。蔓。草。愁。心。魂。結。伴。來。弔。前。王。墳。銅。駝。埋。沒。蒼。苔。刺。石。馬。淒。涼。夕。照。昏。長。江。飛。渡。來。何。  
早。六。朝。盡。是。傷。心。稿。江。山。猶。是。景。全。非。殘。磚。剩。瓦。年。年。少。

桃 根 桃 葉 歌

桃。根。復。桃。葉。何。處。迎。舟。楫。桃。葉。復。桃。根。殘。花。委。白。門。白。門。楊。柳。子。萬。絲。攀。折。長。條。贈。別。離。江。南。佳。麗。未。曾。視。偶。聽。  
笙。歌。神。欲。癡。臨。流。悵。望。黯。無。語。雙。雙。舟。楫。來。何。暮。六。朝。金。粉。渺。難。逢。一。聲。杜。宇。夕。陽。紅。杜。宇。魂。歸。日。以。遠。當。年。燕。  
子。飛。應。倦。為。訴。興。亡。在。眼。中。惹。他。南。國。佳。人。怨。佳。人。怨。付。大。江。流。流。到。天。涯。無。盡。頭。桃。根。桃。葉。如。相。見。風。采。而。今。  
無。恙。不。

謁 明 孝 陵

吹 萬

驅。車。出。朝。陽。山。色。凝。空。濛。舍。車。聊。步。行。滿。路。吟。秋。蟲。荒。垓。木。葉。下。鴈。叫。寒。雲。濃。踟。躕。一。凝。望。遠。見。頽。牆。紅。翁。仲。近。  
十。餘。石。馬。猶。糾。雄。依。然。數。里。外。拱。護。榛。莽。叢。悽。惻。達。明。樓。徘徊。再。拜。恭。鬱。紆。枕。巖。岡。馬。鬣。萬。古。封。我。思。陵。中。人。亦。  
手。殲。胡。戎。衣。冠。還。上。國。為。治。三。代。隆。大。膽。黜。孟。祀。罪。不。掩。其。功。除。暴。正。開。基。天。助。應。加。豐。何。為。三。百。載。享。祚。從。此。  
終。當。其。全。盛。日。虎。嘯。千。熊。至。今。寢。園。旁。無。樹。生。悲。風。剩。瓦。拾。零。星。片。片。雙。盤。龍。落。日。辭。鐘。山。愁。思。來。無。窮。草。深。

欲沒。蹀。禾。黍。何。丸。丸。銅。駝。爲。垂。淚。王。氣。空。復。空。黑。山。白。水。間。浩。劫。行。將。逢。興。廢。有。乘。除。坏。土。終。相。同。請。君。付。達。觀。  
萬事江流東。

和天梅金陵雜感

幽草垂楊遍冶城。荒涼到眼總傷情。前朝盛業安能見。賴有亭杯詠帝京。  
六代興亡愁靡極。洗愁難借大江流。君王枉得無愁號。端讓盧家字莫愁。  
龍虎江山久寂寥。低回憑弔亦無聊。六朝金粉飄零盡。空際臺城柳幾條。  
曉風殘月不勝寒。孫楚樓頭酒盞乾。欲放狂歌招太白。却愁迴句未吟安。  
那復有山容我隱。草堂漫羨北山岑。松楸斫盡鶴筵盡。問爾人兮安可禁。  
照眼湖山皆古跡。登臨隨地足懷思。應知天下傷心處。不盡勞勞送客時。  
望仙結綺與臨春。三閣繁華認最真。誰省鐘山烏啼後。奈何帝作井中人。  
我向天南號蔡顛。吾家鐘阜有前賢。空山歌哭誰能識。千古奇人蔡謫仙。  
朱雀橋連桃葉渡。風流今盡付寒煙。盛衰往事知多少。都在秦淮淺水邊。  
爲底要消天子氣。莫知秦政意何云。于今寸土非嬴氏。占得鍾山蔣子文。

客中

藝林

哲夫

亞賓

五

藝 林

吉祥鸞鳳嬰天寵。悔汝生平德自孤。一笑出山緣底事。無端漂泊落江湖。  
 荃蓀窈窕窈秋。上懷抱芳馨。秉古心紅魂綠魄。百花貴眼見人間春色深。  
 荒荒帝殺黑龍日。時不利兮奈我何。笛裏詩人思楊柳。賦中客子自關河。  
 杏花春雨江南客。一夕無端九逝魂。被髮佯狂沒頭笑。不能容我此乾坤。  
 奇窮乃在奇才子。天不予人全美時。願以聰明還與帝。錫臣福命錫臣癡。  
 臣本布衣心似水。綠章夜夜奏通明。請勾諸佛壽天國。平盡衆生之不平。

自 觀

冥中自視如蟲鼠。墮落天形地氣渦。我與衆生同一母。母兮生我奈之何。  
 真成龍虎嬰秋氣。小懺因緣現色身。憂患卅年重回首。零丁負負佛天恩。  
 焉能忍此而終古。冷抱秋雲不出山。歌哭未馴屠狗性。悲觀着着着天南。  
 云何天骨與龍性。經幾秋風冷縮回。別鑄妙觀參佛果。白華容與上心來。  
 生生死死心頭電。去去來來世上波。電到空時生死死。蛻波無止境。去來跼。  
 我觀我相因存我。審識虛空四大塵。自造因緣來與世。回頭賺得廿年春。

感 懷

民權素第四集

朔風吹老江南客。憔悴王郎鬢已絲。三載蹉跎緣性傲。一身仇怨為情痴。青鸞迴顧終成恨。烏鳥無能難遂私。瘦影書燈蝶夢冷。天涯容易動愁思。

寶刀歌

潯州產鐵如剛砂。鑄為寶刀勝鏃。形長兩尺寬寸許。匣中躍出射霜花。鏖前擦衣試起舞。白虹亂落勢騰擊。寒氣颼颼砭肌骨。觀者縮項如牆蝸。自幼生平癖武術。相刀如馬遍天涯。不意九州盡頑鐵。空教劣匠鑄癡痴。神物藏穎終須出。有若天馬現渥淪。蕭然怒裂古鬼泣。冷鋒一握噴青霞。嗚呼刀兮對汝。令我肝膽生愁煞。我國土地將分瓜。強隣豺虎競磨牙。我欲用汝斷奴勾。之右臂。斫奇肱。之飛車。寒光照海競龍蛇。逢人一笑寸鐵誇。中原逐鹿休未邪。

彈鋏吟

卷盒

長鋏蒼涼烏夜啼。唾壺擊碎暮雲低。祇餘壯志酬車劍。忍委春心付雪泥。薛國笙歌空寂寞。秦關風月尚聞鷄。天涯倘有歸來客。誰訪田文學事齊。先生一劍足從容。彈到無魚卻自封。肥泌塵高嘶戰馬。延平人去失真龍。光騰赤堇山頭石。夢繞木蘭飯後鐘。最是多才任寥落。流星百里有霜鋒。

在贛州拘留中作

公甫

藝林

七

藝林

拔劍高歌歌莫哀。世人隨例等塵埃。避秦已早無佳地。謀國於今盡廢材。白璧更誰完。趙室黃金空自築。燕臺可憐二十年來事。都向西風湧病懷。

秋茶羅網欲何之。萬種愁來祇撫髀。吾輩是非公論在。彼俗心事道塗知。歸田翻恨當時誤。捲土誰為後日期。痛絕不堪回首處。黃花崗上黨人碑。

阻風嚴子祠書壁

扁舟連夜發嚴桐。七里灘頭苦被風。浩劫餘生征戰裏。間關亡命亂離中。蕭條行李悲投止。惡濁閻浮悟色空。我自江湖慣奔走。不將清淚灑途窮。

舟次聞家堰題寄同鄉諸子

飛鴻從此歸天末。避虎端須去故鄉。望斷家山茅店月。畏留蹤跡板橋霜。姓名屢易慚張祿。親屬無辜痛范滂。差喜色身還健在。計程明日過錢塘。

漁舟竹枝詞

洞外桃花洞裏人。水流花落滿江春。武陵源路知何處。可許漁郎便問津。走慣江湖一隻船。打魚不怕浪無邊。幾聲款乃人何處。蘆荻花中唱晚天。日落秋江月正高。漁翁帶醉醉輕舸。問他捕得魚多少。酒興今朝如此豪。

恫百

八

無數游魚戲白波。一齊來聽扣舷歌。魚姑下網漁郎釣。釣得何如網得多。  
船頭日日坐漁姑。解網先教放鯉魚。爲問儂家緣底事。要他寄與阿郎書。  
前日采蓮儂蕩漿。爲愁暈怕驚渠。今朝下網郎知道。第一休傷比目魚。  
月滿蘆花水滿江。今宵正好泛漁艫。阿郎下網儂收網。網得魚兒總是雙。

濟安自黃梅來索詩長歌贈之

海 鳴

吾生不適意。長困塵海中。抑鬱復抑鬱。病久欲成翁。忽逢故人來。私心慰且喜。與君相傾談。強自病中起。爲君一  
致詞。清蘇浮碎蠟。茫茫今古間。如君人有幾。君身有仙骨。寥落在雞羣。讀書千萬卷。天籟自成文。孤癖見真性。虛  
名不苟取。放浪形與骸。乃爲世所侮。勸君休悲傷。莫學接輿狂。世途雖險巇。直道終不亡。我不入地獄。地獄誰人  
入。此意至深長。問君可曾識。

鷓鴣行

擘 子

南方有鷓鴣。錦翼何離披。千年誓共命。千里不分飛。東海有毛女。十五顏如脂。生小儉梳妝。綺羅都不知。十七愈  
窈窕。天緣託良媒。郎君貌英英。門戶復相宜。廿齡失阿母。對壁長號啼。鄰家姊妹行。入門來呼携。輕衫杏子色。低  
鬢花朵垂。殷勤牽女袖。勸女勿傷悲。女心更慘切。女身誰護持。終朝淚洗面。不出中間閨。守身潔於玉。居處無人  
窺。夫家聞女賢。央媒前致辭。六禮燦然備。聘錢穿青絲。佳期正三五。催粧可結褵。母屍猶未寒。玳梁忍雙棲。遂爲



待年婦低頭羞不支。髮砧雖未識。慈姑如母慈。上堂拜慈姑。伶行得所依。宛宛學新婦。進退有容儀。朝來入中廚。爲姑治晨炊。向夕汲井泉。爲姑洗裙袿。黃昏一室內。篝鏡寒氣圍。姑坐作針黹。郎讀聲透扉。何聲助郎讀。軋軋鳴鴛機。漏盡不得息。往往聞曉雞。茄茶翼啖羹。茶菓甘如飴。慈姑暗歎息。里黨同嗟咨。嚴氏福未艾。自此光門楣。人事有不測。郎病忽瀕危。裁我機上布。爲郎延高醫。拔我髻上釵。爲郎換參著。醫藥總無靈。沉憂終身懼。慈姑憐女愛。掩淚遣女歸。女歸亦無家。姑命不可違。此心似磐石。去住終難移。悽悽對孤影。悵悵忘朝飢。中宵得哀耗。纒跌遽奔馳。附棺一慟哭。自慟來何遲。誓死不復去。血淚斑麻衣。昔日各衾枕。今朝共靈幃。一尊奠清醕。尙得稱齊眉。黃泉路匪遙。早晚相追隨。哀怨填胸臆。二旬進勺糜。女顏昔如脂。枯瘠今成鰥。九十有二日。簪笄未嘗施。自憐薄命人。與世久若遺。含笑入地下。夫婦如初期。雙魂化鸞鳥。長住西山隈。

和張友棟題清涼山掃葉樓詩

東 蓀

清涼山上白雲浮。掃葉樓前淮水流。天下幾人共哀樂。江南此日可遨遊。當時文字張平子。異代山川孫仲謀。我欲漁樵相伴老。人間無復重貽憂。

弔美國乾母斯博士

西風噩信驚殘夢。孤燭零篇繫弔思。千載是非今日定。百年辛苦幾人知。傷心江海蒼茫處。刻意天寂寞時。帝網重重生世淚。中原猶賦大哀詩。

游陶然亭

雨後江亭快晚晴。與君携酒且閒行。荒台玉陌思天末。蔓草銅駝泣月明。不爲興亡留古寺。也因風雨臥孤城。西山怪底多崢嶸。看盡人間更不平。

病中贈稚暉 并示孟陶老者

蛻 盒

大道淪亡久。吾生百感傷。獨於吳季子。猶見魯靈光。京國近司馬。羣英肅老龐。每逢長者過。驚起祝心香。 (予每遇稚暉。心氣爲之一平。)

落木蕭蕭夜深山。訪病禪。開門成一笑。握手話三邊。二老江南至。五君天下賢。 (先生與張普泉。汪精衛。蔡子民。李石曾。友善。天下號五君。)

病中哭寄禪 并懷永光和尙

吟侶長懷白靈駝。忽憶蒼蒼雪和尚。能詩明遺老。見梅村集。只今人坐月。怕見樹經霜。禪死詩無恙。師存社有光。如何到支反。猶不臥陳湯。

病中酬永光 并痛寄禪

南國有枯柄。愴然道者容。北來救諸苦。老氣猶蒼龍。駕言訪我病。器市尋幽踪。我避車馬喧。一榻慢以慵。卻喜隱者至。江海多奇逢。所懷忽以歿。人壽非喬松。願言崇大法。貽我金芙蓉。

藝 林

藝林

養疴颿山窩齋

豁 盒

廿載流光感逝波。胸中五嶽鬱嵯峨。思親每自挑燈泣。憤世何妨對酒歌。萬事算來如意少。一心只願活人多。乘爐茶竈消岑寂。獨坐山窻靜養疴。

山塘泛舟並遊虎邱

七里芳塘載酒行。碧波瀲灩雨初晴。花香逆鼻潭如醉。山色撩人若有情。秋水池中藏劍氣。微風天半渡鐘聲。浮屠歷盡滄桑劫。依舊峨峨夕照明。

西湖柳 步漁洋山人秋柳韻

梔

錦帆畫漿蕩詩魂。短笛何須怨玉門。青眼暗開江月影。黛眉輕掃越山痕。一千年內詩人宅。十二橋邊處士村。蘊藉風姿澄澈境。成蹊桃李漫同論。

陌上春來鬢未霜。樓頭舊恨付錢塘。影迷野店高懸旆。色染郎衣久在箱。每向鷓鴣聲懷白傅。誰從驢背憶蕲王。萬條新綠三潭碧。不羨繁華碎錦坊。

香塵逐馬露雷衣。意似章臺路卻非。西子歸來腰瘦損。東君省識面依稀。雲辭芍嶺憑絲繡。日駐蘇隄怕絮飛。縱有鶯聲千種好。携柑長與俗情違。

寒食飛花劇可憐。小船穿破半湖烟。西冷絃管忘離別。南渡樓臺說遼縣。濃抹淡妝原處處。曉風殘月竟年年。杭

二二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州○自○古○誰○拋○得○城○郭○依○依○夕○照○邊○

慰孟碩

天羽

冤獄已成三字訣。車良堪贖百人身。寄君漫悔留都揭。亭上風波鬼正癡。

櫛机當年名野史。余著有櫛机集。春秋近日削言游。持正論者南方吾輩數人。殺頭快事原非易。何況南三不殺頭。

題汾堤弔夢圖

萬里

建虜南來明社屋。汾湖猶有天寥閣。天寥有女字瓊章。詩如錦繡人如玉。如玉才人竟下殤。騰空仙去闕幽光。沉湮遺蛻知何處。渺渺汾湖水一方。白日幽州淡無色。兒女亦來死家國。生生死死傍汾湖。堤邊有墓無人識。埋玉深深二百年。棠梨花落空人煙。豐城劍氣鬱必發。剗蘇披榛賴後賢。後賢仍出汾湖葉。此靈不昧誠相接。此後清明掃墓來。凌波恍視襄裳涉。影事前塵如夢中。漢家日月新江東。蘇侯之圖。寥公拂胡塵。拂盡湖波紅。湖波紅褪波痕濕。月波一白天如笠。蘇侯繪水兼繪聲。水流如聽幽人泣。疏香一集在人間。眉子硯如月子彎。謝女才情空詠絮。剩留眉黛寫春山。

五十述懷

橋厂

如此頭顱五十秋。元龍何處廢高樓。滄桑初度紅羊劫。詩酒還追白鷺洲。斗室琴書千載共。昏窗風月一囊收。消

藝林

一三

輿匣劍苔花溢。淪落盟尋大澤裘。  
手生重理七條絃。筆濯水壺寫蜀箋。日月一瓢詩世界。山河十笏臥遊天。吟閒得得驢尋雪。夢醒蘊蘊蝶化仙。自  
植梅花三百樹。不知放鶴幾何年。

明珠仙露眼將揩。世亂文章孰最佳。猿鶴相親譚絮果。蛟蠶可許踏芒鞋。掉頭物外兼天外。托足山涯與水涯。學  
劍學書成底事。燒完論語更無柴。  
銀鬢清酒夜敲時。幾點微霜染鬢絲。問世路遙飛鳥倦。傷春客瘦落花知。難逃藥裏醫人計。縱擁書城笑我癡。再  
假十年閒歲月。一爐風雨嘯歌時。

游東瀛贈大河先生

孤劍

淮東一志士。兀兀世相違。心為憂時瘁。身因悟道肥。香花拈佛意。朗月耀仁輝。未了蒼生願。奈何識者稀。  
研經能適用。講學不憂貧。文粹名山壽。詩翻滄海新。只知真俠骨。長此作勞人。世路悲崎嶇。惟君抱性真。  
英雄造時勢。名語未曾忘。劫挽河山慘。名隨氣節香。熱情豪北海。偉像拜西鄉。無限千秋感。銜杯話短長。

偶題

箸超

江山萬劫落飛灰。那許中原出霸才。時勢不聞奇杰造。文章動受宰官裁。是花是月毫三寸。胡地胡天酒一杯。畢  
竟牢懷誰遣得。綺羅長擁亂書堆。

無題

生小隋隄借一枝東皇不慣惱人時針停乞巧心疑夢話到無言意入癡秋夜綠蕉長洗雨春宵紅豆怕牽絲莫愁湖畔形神峭玉頰雙窩魂不持

詞

醉花陰 無題

妬煞桃紅與李素爭向東風訴青帝最多情明月簾前一様垂春露儂心未必傷春去春去啼鶯苦人倚碧欄杆蜂蝶紛紛繞遍殘香舞

天驕

雨中花

一任殘紅飛去了偏又是紗窗月皎扶枕難眠支頤又怯打算愁多少問春底事還相繞總無那玉樓人杳鸚鵡多言小紅弄巧道我腰肢小

金縷曲

瀕返吳矣匪石邀飲酒家並爲詞屬和倚此示之

叔子

汽笛聲中誤笑故人無端狡狴將儂留住知我江淹才欲盡偏鬥尖又新句儘搜索枯腸休願一飯有人圖冥報况殷勤尊酒供談噉文字債甯相負揭來我亦傷遲暮甚心情流連詩酒爭誇豪舉况是闌珊春事了滿地殘英無主怎便肯憑卿分付鴻爪因緣今記取向三生石上留憑據應看作斷腸語

民權素第四集

藝林

一六

虞美人 依韻和匪石

叔子

鶯鶯燕燕拚同醉。莫問春歸未。年年春總到人間。幾度春來儂已鬢毛斑。春來不見人同住。只算春辜負。勸春從此且休來。省得人天影事兩徘徊。

虞美人 遊靜安寺口占示叔子

匪石

綠陰匝地槐風醉。花事闌珊未。蘆花十里軫紅飛。爭道人歸春尚未成歸。嬾人嬌語鶯啼慣。可有腸能斷。無情風雨虐梨花。爲乞東君曲意護情芽。

金縷曲 依韻和叔子

匪石

抵事將人誤。問何時。春愁濛濛。杜鵑聲住。賸有詩情如海闊。專作懊儂詞句。算一曲。周郎能顧。白雪陽春人間少。怕流鶯笑我。惟長。噉知己。感肯輕負。淞波平。剪春江暮。是吾曹狂奴故態。兒呼文舉。煙柳危欄。腸斷未一角斜陽。無主。恁。鳳管紅兒。分付迴首。皋橋風流。夢甚。花間影事。今無據。心上事。共誰語。

眼兒媚 寄鈍庵

枕亞

唐衢痛哭太傷情。淚雨幾曾晴。風塵倦了。眼猶帶白鬢。漸銷青。望中煙水冥冥。何處送君行。孤城日暮。冷風疎雨。惟見長亭。

小重山 前意

民權第四集

遠山雨後試新粧。青帘飄拂處。酒花香有錢。莫惜買秋光。登高望。詩意落蒼茫。晚笛一聲長。西風搖落後。鬢絲涼。舊時池沼十分荒。荷花死。愁殺兩鴛鴦。

鷓鴣天 賀歸妾

恭喜絲蘿願遂時。宜家宜室祝齊眉。並頭夫婦今朝合。繞膝兒孫後日怡。行慢。步遲。遲從容。並立拜丹墀。多情同證交歡譜。琴瑟和諧樂唱隨。

礪須

羨煞新婚樂不同。無窮艷福筆難工。鴛鴦試水深。見峽蝶穿花。緩緩通。情切。意濃。濃顛戀。倒鳳賦。春風半推半就巫山度。羞看鮫綃顆顆紅。

一對鴛鴦合命禽。雙棲雙宿果情深。鵲橋造就迎郎度。鳳輦安排送妾臨。人寂。寂。漏沈沈。沈沈笑。將戀帶。結同心。此間真是銷魂處。愛抱卿卿樂抱衾。

合得良緣百福臻。良緣巧遇素心人。情投意合鸞膠結。義重恩深魚水親。言啣。啣。話頻頻。十分體。貼十分真。花鈴護惜應珍重。憐我憐卿共此身。數首新詞送客歸。三生締約效雙飛。香温叶吉添紅袖。燭煖迎歡到翠幃。花貌嫩。柳腰肥。相親相近。領芳菲。非邊燈下繡綿處。密愛輕憐情入微。

金縷曲 贈眷航

劍華

藝林

一七



憔悴春風暮。第一是芳蘭。當戶幽懷誰訴。生就溫聲通體。媚紅玉玲瓏。萬罇任菊影。梅魂休數。好學湘靈愛。徘徊。託碑題血淚。傾情素銀燭。下黯如霧。合歡桃核。終堪妬。怎禁他黃鸝輕薄。隔牆嬌訊。料是姮娥無豔福。合向仙宮。獨處再莫論鴛鴦。陳語瓊樹堅牢。勞遠祝。信天花不用鈴旛護。歸只怕歲華誤。

菩薩蠻 過舊銷魂處題壁

覘 廬

勸君莫道多情好。人生只合無情老。遮莫說多情。空留薄倖名。前塵彈似絮。重履傷心地。舊恨復新愁。併成雙淚流。

當年詩稿當年物。依稀重認當年跡。當日亦尋常。而今惹斷腸。窻前梅一樹。歲歲花間住。今歲又春來。看花獨自開。

畫圖省識春風面。人間也算重相見。相見復如何。眉痕淡欲無。眉彎餘舊樣。畫也思張敞。莫道畫無情。遲儂直至今。

珠籠繡闥蛛絲滿。蛛絲恰比情絲短。蛛網任撩殘。脫離情網難。情絲長百咫。不繫仙蹤住。此地竟仙踪。年年紅豆紅。

菩薩蠻 別季英

泣 花

平流渺渺烟波白。天涯遙憶兩心隔。山色翠如春。飛篷極浦征。舟中人似玉。遠渡孤鴛宿。別恨最關情。情深幾

民權第四集

斷腸

清平樂 和斷腸詞

天放

淡雲零露待月花間住。小飲欲尋春去路。恰又芭蕉響雨。憑將天意推猜。陰晴總洽幽懷。更喜一吟成就。高歌倚遍亭臺。

生查子 前意

高樹亂蟬鳴。新月明如畫。酒醒覺餘香。依約人歸后。閒情誰得知。瘦削還逾舊。相憶不相逢。淚滿同心袖。

浪淘沙 前意

鎮日注情眸。心事悠悠。垂楊深鎖小紅樓。曲水無波花影亂。天付風流。斜目送行舟。不解離愁。長堤斷處楚江秋。

秋看取沙洲楓葉冷。眉上心頭。

菩薩蠻 前意

秋風瑟瑟吹殘月。多情自古傷離別。目斷路悠悠。橫江水自流。新愁知何似。淚滿浣花紙。獨自倚欄干。霜侵羅袂寒。

桃源憶故人 無題

箸超

幾回踏月跨車去。行到疏桐掛處。寂寞繡屏香一炷。人在畫圖住。無端心事黏泥絮。隱約夢中把晤。怎那鰥雞。

藝林

一九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藝 林

報 曙 一 覺 南 柯 寤

浣 溪 紗 無 題

不 學 聰 明 轉 學 癡 綠 楊 影 裏 曉 粧 遲 手 掠 螺 鬢 強 自 持

琴 韻 翻 來 心 上 字 扇 頭 描 出 夢 中 詩 隔 窗 鳥 語 碎 絲 絲



遊

記

五  
味  
朱



游記題詞

巒 薩 菩

句 古 集 超 箸

船。開。棹。進。一。回。顧。晴。煙。千。里。孤。城。暮。滄。海。闊。無。  
津。江。帆。不。見。人。春。濃。停。野。騎。舊。約。鷗。能。記。月。  
上。客。船。明。郵。籤。報。水。程。

韓愈桃源圖

楊繼盛送史沱村考績

杜甫上韋左相

溫庭筠江

岸即事

杜甫懷瀾上游

周孚元日懷陳道人并憶焦山舊游

賀留別南徐故人

杜甫宿青草湖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游記目錄

滬北兩日聞見記

嶺東旅行記

西湖裏六橋游記

目錄

季 志 箸  
陶 羣 超

民權第四集

目錄



# 游記

## 滬北兩日聞見記

季 陶

二十六午前在通運公司晤薛仙舟林天木二君。約作野外遊。吾欲視察上海附近情形久矣。聞北一帶上海界務爭執最甚。數月前本埠某西報論工部局經營閘北事。謂上海租界如楊樹浦如外虹口一帶未闢之地。尙多何以必爭一極小之閘北邊界。殊爲工部局不取云云。斯論吾深感之以爲外國人而竟能發此公道論。實不可多得者。雖然工部局經營閘北必另有極大之野心。在非實地視察不能知也。此次兩日之遊步行所費僅不過十餘小時。而略得其概。是不可不爲上海中國之居民一告者。

聞北之情形恰如近東之巴耳幹。遠東之蒙古滿洲。上海人士素號文明。而竟有以巴耳幹爲亞洲地者。此外國事吾不之責焉。滿洲蒙古中國之土地也。蒙古問題緊急。至是而滬上人士仍談焉視之。新新舞台之叫天。丹桂第一台之襲雲甫。竟能令滬上兒大發熱狂。新新舞臺後之所謂樓外樓者。不過備一昇降機。亦令遊男女趨之若鶩。偌大蒙古。竟丟了。在腦後。咄咄。上海兒該死。該死。

雖然。蒙古之距上海幾千百里。上海兒足不出租界。早遊大馬路。晚游四馬路。跑馬車。聽戲。白相堂子。此外無所事事。其不知幾千百里外。有極危險之蒙古。在無怪其然。而上海附近步行不過一點鐘。車行數十分鐘外之事。竟不聞不問。一任外國人擴充租界。袖手旁觀。毫不爲備。噫。上海兒之心。死盡矣。



午後兩點鐘。薛林二君來。時天陰欲雨。深恐今夕一陣雨雪。打破半天游興也。出開封路。至海甯路口。乘電車。恰與薛君之女姪遇。同車至滬甯車站前。降車步行。與女士別。至電車轉角處。蓋華界及租界交界處也。東爲租界。洋樓高聳。道路整潔。路傍植木成行。一望而見。爲文明氣象。一面則破椽連綿。賣餅者補鞋者居焉。噫。上海非無資本家也。非無官吏也。非無紳士也。而皆競趨於租界買地造屋。居然素封。購半畦之地。費數千金。不惜也。而相隔一間華界之地。價則低至數倍。數十倍。以至於百倍。上海兒無一出而經營之者。拙哉。上海兒無良哉。上海兒吾旋行旋想。租界居民。何以必居租界。亦必有相當之理由。曰。租界可以保障其財產生命。交通便利。居住安適。中國界內無有也。果爾。則居租界者之拙。亦更可笑。租界何以能保障其財產生命。以租界之法律組織完備也。警察機關整嚴也。實則此種設備。皆租界內之外國人所經營。吾國何竟無此能力耶。見紅頭巡捕而懼。見巡捕房而畏。不知此種機關。皆吾人自治能力可爲者。噫。嘻。奴隸心亦太甚矣。若曰。交通便利。吾見乎租界之中。司電機者。中國人。拖洋車者。中國人。御馬車者。中國人。而乘車者。亦中國人居十分之九也。既有力量。可以司機。有力。可以拖車。御馬。有力。可以乘車。何以必假外國人之手。以收其利。若曰。居住安適。試以電燈論。中國人所用。居百分之九十九。卽以大馬路論。老鳳祥也。新鳳祥也。寶成也。樓外樓也。通店皆飾電燈。其他中國之店。何家非用電燈。乎。是電燈公司之收入。全賴中國人矣。至於街道租界甚整理也。然通租界以中國人爲最多。則中國人所納之巡捕捐。亦爲最多。此整潔之街道。無非賴巡捕捐修成。亦中國人之金錢修成也。中國既有錢。又有人。何以中國

地界置之不題。任他荒蕪。任他破壞。却大家來到租界上。糊糊塗塗。爲人作嫁。這是爲了何來。至於一般遊俠兒。章臺走馬。北里觀花者。流以租界爲安樂窩。試一思之。彼輩所至羨慕之。吳姬非姑蘇。臺下人乎。何以金閨生。涯殊冷淡也。要之租界中之中國人。無一非搜集內地之金錢。送諸外國人。而最可怪則一線之隔。華界與租界。景物全殊。上海人乎。江蘇人乎。上海人而愛上海也。何以不將此租界附近之地。辟爲市場。略分外人。之利。江蘇人而愛江蘇。中國人而愛中國也。何以不將租界附近之地。以全力發展之。爲上海居民造一樂土也。耗矣。哀哉。旋行旋想。如醉如癡。不覺已入寶山路多時矣。燦爛之東洋車。遲笨之小車。零零落落。往來道中。加以道路凹凸不平。其遲滯之狀。益令人代彼輩勞動者。心急汗下。途中日人甚多。木鞋聲。洋車聲。小車聲。雜然並作。過商務印書館。行人益寥落。隱約見前面洋屋高聳者。俄國教會堂也。薛君曰。余等順此路行。殊無味。曷轉路繞道。尙有可觀者也。於是轉入小路。西北行。路殊偏窄。行約數百步。見路傍有營新屋者。觀之。日人二十餘。鳩工營室。將建之。爲玻璃廠也。更前行。有小屋。署其門曰。酒井雞卵會社。日人之販雞卵者也。行未三四百步。又有屋。亦署曰。酒卵會社。予驚其多也。薛君曰。日人之販雞卵也。此間零落散互者。不下十餘家。皆以極賤之價。購自鄉民。盛以木匣而運之。赴日本者。正談論間。林君遙指前面小河中。之舟。謂予曰。來矣。予急視之。舟長盈丈。滿盛木匣。積如小邱。林君曰。此皆日人所收之雞卵也。予觀之。不禁潸然。雞卵出口。近數年來。日見增加。而鮮蛋之銷路。以日本爲最。亡清光緒三十一年。雞卵出口。僅二百萬。至去年。則過四百萬矣。此蓋附近鄉民。最好之一利源也。吾國人不知。

爲之讓日人作此。一極好營業。不亦拙乎。

轉東北行。途中見小屋星列。雅潔而低小。一望而知爲日人住宅。薛君曰。近來日人經營此附近之地。不遺餘力。幾於新造一屋。建一園。必爲日人焉。自此東行。即日本墓地。前面卽六三花園也。每至星期日。六三花園中國人之往遊者頗多。而婦女亦不少。皆富紳豪商之携眷往遊者。日人運動中國商人多在此地。某某銀行。中國人之存款於彼者甚多。亦以此地爲介紹所也。吾國人苟不注意經營此一帶之地。闢爲市場行。且爲日本租界矣。且中國無內地雜居例。而任日人購地置產當道。若無聞也者。怪哉。

更前行過一園亭。作西洋式。薛君曰。此園甚幽潔。陳氏之私園也。上海租界內頗難得此幽地。曷往遊焉。遂偕入竹樹蕭疏。草青如錦。修潔可愛。有船屋一椽。亦甚雅緻。清曲欄。蜿蜒如畫。園後有墓。卽主人之藏骨地也。於是小坐息肩。而后行。約半里許。抵薛君住所。竹籬茅舍。儼然田舍風。隣舍數家。聚族而居。皆姚姓也。小兒數人。游戲自如。天真爛漫。以視租界中之野孩兒。可愛多矣。時已鐘鳴五下。啜茗談心。略坐未久。復出散步。歸則主人已具膳俟客矣。食中佳品。悉爲蔬菜。清絕香絕。數年來。倦遊南北。未嘗田家味者久矣。爲之食不停箸。

二十七日早七鐘起。林天木君來。稍談。偕薛林二君行。天色清明。氣和風暖。大非昨日所能料及者。西北行。過滬淞路軌。行約十餘分鐘。繞公共馬路。轉靶子塲後。見印捕押解苦役犯數十人。赴靶子塲工作。足鐵鐐。頸鐵鍊。薛君指靶子塲之土阜。言曰。塲中有二阜。一爲早修成者。一則今正工作中。皆以中國人之犯罪者爲之建築。嗟乎。

吾重有感矣。上海中國地也。中國之地。中國之人。中國法權不能及也。而外人治之。此數千百之苦同胞。乃終日爲外人作牛馬。哀哉。

西南行約半里許。遠望北四川路。洋樓高聳。細視地面。影約有一路綫。一面爲原有之鄉間小路。路左傍有約廣八尺之地。皆火燒跡。黑灰猶新。與舊有之路合。恰成一大路。噫。此蓋又將新造馬路者乎。外人擴充租界之法。恰如圍棋。先於極遠之處。陸續購地。漸次聯於租界。又漸而造路。一路成。則沿路一帶之行政權。皆歸工部局管轄矣。更漸次擴張旁路。一斜路成。則兩傍之地。又在其勢力圈內矣。中國人日言防止外人擴張租界。而不知已被其侵略也。聞北警察。甚以保衛華界。稱然。外人已自其外包擊之矣。

最可傷心者。卽租界附近之村落。漸次消滅。或爲M C R之公路。或爲租界政廳之勢力圈。而此種鄉民。日漸流離。聞諸鄉人云。附近居民。以擴充租界。而零落者。不知若干數人。人皆知亡國苦。而不知上海附近之居民。其亡村之苦。甚於亡國。地根者。流更利用。而蹂躪之日。希望租界之擴張。蓋租界擴張。則地價必增高。而被輩可於中取利也。嗚呼。慘矣。

再折而東南行。過一小市。破屋連綿。傍一小河。有木橋曰香煙橋。蓋此近前有一香烟公司。今無矣。以地勢論。此地一面接近虹口。一面接近北四川路。就此市場。而整理之。亦可成一極好田園都市。而竟任其腐敗。行且仍爲外人所併。又將陷於亡市之苦境矣。過小河。卽爲上海境。此小河。蓋上海寶山之交界處。他過河行數武。又現一

新路初砌以瓦石尙未修造。路傍均樹M、C、R界碑。仍工部局所經營者。與虹口兆豐路接。約長二三里許。沿路行至兆豐路口。時已十一時。遂尋原路回。

外人之擴充租界也。其法既述之矣。其志不在小也。觀其野心。且欲擴充至江灣焉。以電車論。今電車已擴充至距靶子塢不遠矣。其最近一段。且與滬寧鐵路成並行線。滬淞鐵路。其站相離甚遠。極不便於鄉民。倘多設數站。於路傍另築通行路。而鐵軌兩面。種以柁木。大可發達。成一極便利之地。以吸收上海居民。此極易之事。若能另以他法發達。交通則尤善矣。不然。一旦外人之電車擴充至江灣。滬淞路之利權。盡矣。

更以地勢觀之。北四川路。在租界內者。至在老靶子路口止。以北皆非租界地。而今已爲租界矣。其路直擴充至靶子塢口。與鐵路緊接。而鐵路以西。沿寶山路。皆日人之經營。直至日本新墓地。外人之野心。大有不可測者。苟彼輩通過寶山路斜揀一路。與新租界聯接。則蘇州河北一大塊土。皆爲外人占領。言念前途。不禁淚流。

歸途至北四川路靶子塢口。甫過鐵軌。見一隊行伍。揭祁字旗。自寶山路來。行漸近。插過鐵路。行且直入租界範圍內。路口巡兵。木立不動。舉手作禮。亦不知此隊伍之何所之也。薛君見之甚驚。急驅至租界路口。大呼令回。彼輩亦遂轉途。然隊已大亂。其佩劍之官。回至寶山路口。怒詢巡士曰。咄。何無能。乃爾。吾隊伍至此。爾何不告。以彼地爲租界。汝何名。何號。詢至此。吾殊不願。即前謂之曰。彼誤。彼不應不告。君然。君料。然。佩刀。居然。官也。觀君隊伍之旗號。儼然警察也。君既爲巡官。上海附近何處爲租界。何處非租界。而亦不知耶。君休矣。怒責彼巡士。奚爲者。

祁姓之巡官大慚。薛君乃諄諄告以此附近情形。並示以路同引至路口。乃折而歸。噫。有如此之警兵。如此之警官。欲防外患。烏乎能也。使是日而不遇薛君。則又起一場大交涉矣。

歸途九一小學參觀。蓋該處爲寶山縣九十一圖。故名。以小學爲薛君所辦。司教者爲薛君之女姪女甥及萬女士三八生。徒約三十餘人。開學甫三週。將來發達爲鄉民得一良好之教育機關。甚可喜也。返薛君處。午後二時乘電車歸。兩日所聞見頗有關係上海之利弊。爰泚筆記之。他日有暇再將遊上海租界西南一帶交界處實察其情形。以爲上海之中國居民告。

### 嶺東旅行記

志羣

汕頭爲粵省通商口岸之一。係屬於澄海縣之大鎮。由上海來。凡三日程。記者乘財生輪。於十二月一日早四時解纜。途中無事可記。但見山島雜出。風雨時作。時止。與北行景象不同。船之上層爲大餐間。即一二等艙。下層爲房艙。統艙。即三四等艙。原屬通例。但其大餐間之便所。門標 W.C. 而房統艙之便所。則標以 CHINESE W.C. 其布置之高下。固有天淵之別。乃不以等位區別。而於下等則標以 CHINESE W.C. 華人字樣。辱我甚矣。是雖小處足徵國恥。船客偶有錯誤。洋奴輒出惡聲。見之令人憤憤也。水逆風順。舟行頗速。三日下午三時。即進汕頭海口。兩山對峙。僅足通輪二艘。頗占形勝。然西人居其巔矣。財生爲英怡和公司船。僅一碼頭。適泊他船。遂停海中。客均乘舢板登岸。抵汕覺氣候甚暖。初冬如中秋。街道狹隘。卑溼穢氣。觸鼻。市人着木屐。露其足。頗類日本。此間距

潮州不過六十里。語言與潮同。爲我國最難解之語。孔子所謂鴟舌也。初來此不異。陞旅行。遇一日人。據云商業學堂有蘇人。遂往訪。晤教師薛沈二君。一爲梁溪親戚。一爲江寧同事。他鄉遇故知。欣喜無量。卽詢以當地教習情形。始悉該校爲粵東著名之校。成立十載。原名同文學堂。改辦商業。亦已五稔。學生三百餘人。今春兵燹。散學現僅百餘人。程度中等。學科註重商業。兼及普通。並設預科。舊係官立。漸變公立性質。此校而外。尚有華英學堂。規模亦大。爲英人所主持。其餘小學多所。但少完善者。云。翌日往國民黨交通部及實業總會。華英學堂。匆匆不悉詳情。只見其房屋及鋪設均甚宏壯而已。想此方素稱富地。經費較易措也。當地報界頗形發達。行銷南洋羣島粵省內地。報有六種。民權報。漢潮日報。共和日報。圖書報。新中華報。大東報。新中華遭回祿。大東方出版。民權近因誤載兵變事。當道勒停一星期。每種平均銷二千份。共計一萬以上。但各報均無專電消息。不甚靈通。其規模亦遠遜海上。卽香港廣州之報。大抵皆然。不知何故。粵省政治有足風者。前中山先生返粵。曾謂胡都督言粵省可爲中國模範省。其言良確。如民政司等。均不受中央委任。一切弊俗。嚴行禁止。賭風素甚。今已一旦禁絕。犯者科以槍斃之罪。娼業亦廢。今方弛禁。而取締極嚴。是皆觀於汕頭之行政。而推知者。非過譽也。然在汕見聞頗有可笑者。如巡士之赤足。擊槍幼童之成羣。賣唱滿街。豕豕各路。置柵及商人之閉關。自守。鄉暴之辮髮。保存等等最奇者。社會岐視外省人。呼之曰外江。老足。胡民情之未通也。幣制之奇。甚於滬上。銀元通用本省所造。及墨西哥銀角。通用本省香港者。銅元不多。觀。每枝抵作七文。通用前清乾嘉小錢。兌換銀洋。須秤分量。或九角。

半或十角十角半不等。十文謂之一仙。十仙謂之一毫。角子曰毫子。飲食與蘇省迥異。服御亦不相同。產海味、香蕉、柑等。其價至廉。多榕樹、芭蕉等。爲蘇浙所罕見。由汕頭往潮州已通鐵路。係日工程師所築。僅六十餘里。須行二時間。往香港海程一月。廣州則不一日。

粵人之歧視外江嶺東之歧視嶺南已屬奇聞。乃嶺東之中復有畛域。潮州人呼梅州（前清稱嘉應州新改此名）及惠州人爲土客。目爲異方人。不與潮人同視。考其中有一原因。潮人富而梅惠窮。梅惠人之在潮者大半經商牟利之徒。潮人氣量極小。乃輕視之。然潮人之歡迎洋貨。則有甚於江蘇。尋常所著衣衫類。以上等洋布爲之最富之家。亦服此等衣飾。狀甚儉樸。所有金錢多窖藏於地。永不移動。殊可笑也。國民黨交通部雖已成立。同盟會並不合併。粵省各埠均存同盟會之名。一時不願消滅。昨見粵支部長報告。略稱自中央本部有與統一共和黨合併之信。迭奉孫黃二先生及本部來電。當即召集評議部開會研究。衆皆曉然于小黨分裂之不利。及數黨合併之必要。對於合併問題。全體表示同意。祇以改名一節。有礙粵東黨務之發達。而名稱爲精神所寄。名去則精神隨之。故主張合併。暫不更名。正繕電問。復奉第二次電示。知本部更名之意堅決。欲復電贊成。恐負全粵之期望。于是取默認的態度。示本部以不反對而已。同時通告各分會。謂本會與四黨合併。黨勢大張。國事有望。惟同盟會粵支部。依於慣習（此兩字極當注意。慣習卽習慣之謂。潮地每舉一事。輒重慣習。卽如報紙一端。所載均本地瑣屑之事。各省新聞既少。且由滬報轉錄。勸其改良。則以本地慣習對。然其死守慣習。亦有見長之處。



前情時代。聞有永不應試之地方。亦不外慣習之相承也。察粵人心理。中均以為我粵有我粵之慣習。不必與人強同。不特潮人為然。其志却未可厚非。暫仍其舊。本支部對於國民黨。則奉為本部。我同盟支部。即為國民黨之分子。俟國會選舉完竣。再行更名。此中為難之苦衷。非局外所知云云。同盟會對於選舉之籌備。其大綱如下。

(一) 根本上之籌備。(甲) 機關之設置。(乙) 黨員之招羅。(丙) 言論勢力之儲蓄。(丁) 說明書之編纂及頒行。(二) 選舉期內之進行。(甲) 注意選舉人。(乙) 注意被選舉人。(丙) 注意辦理選舉之職員。(丁) 注意黨外人。(戊) 注意選舉人名冊。(己) 複選時豫選候補代議士使之當選。(庚) 初選當選人之招待。(辛) 各分會之介紹。其細目方法從略。汕頭同盟會機關部。距國民黨交通部甚近。規模亦甚宏麗。大有兩雄對峙之勢。共和黨亦設交通部。聞其人由黎元洪派來。然三椽茅舍。一面破旗。殆無人問津焉。足覘粵人心理也。

潮州國民黨與同盟會。劃然兩截。非至異之事也。尤有可異者。汕埠商家。大抵沿用革命萌芽時代。同盟會所擬天運年號。薄據大書。天運壬子某月日。此事在彼等亦持之有理。陽曆除省城外。概不通用。舊冬至節。商家均閉門。學堂報館。亦皆休業。記者以種種方面之觀察。知潮人富於保守之性。而乏進取之心。汕地遊樂之事甚少。既無佳景。復無亭園。偶有一二花園。結構既小。無熟人。即不得入。酒樓有西菜館。廣菜館。潮菜館之別。潮人喜生食。故潮館中有售魚生者。其食法。與日本之生刺相類。龍蝦。明蝦。海蟹等。則價廉而味美。有戲園一所。係廣州班名。曰漢中。與觀其演劇。唱白。固不可解。而表情甚劣。演溫生財刺字。琦新戲。亂跳。亂唱。語無倫次。僅可目為兒戲。而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賣坐頗昂。超等每人一元。尚不若海上舞臺之三等座也。男女合演極淫之戲。而警局毫不取締。妓院本已禁止。又於本月十日開放。因此各酒樓中。輒通宵達旦。警局亦毫不限制。以視禁賭之嚴。動輒鎗斃。未免有所偏重耳。潮州至惠州。原有建築鐵路之議。偶詢潮人。每謂該路築成。有利於惠州。而無利於潮州。故不願興築。云云。一般識見之狹。至於如此。良可慨也。汕港中。時有外國兵艦。游弋而至。惟日本第十驅逐艦。竟常駐其中。軍士登岸。橫行。每肇事端。市中並無外人居留地。而日人設店者頗多。又有印人設店一所。此間雖屢有抵制日貨之言論。此等處則毫不介意。甚可怪也。

前數次所載。多記述而少考察。今試略叙嶺東之地理。所謂嶺東者。即梅州惠州潮州也。梅州語係官話。亡清亦名嘉應州。設直隸州。現改梅縣。其地在潮州之西北。地勢羅浮山脈與高昌九連一山脈聯接。中間起頂爲玳瑁。太信寶珠葵頭諸山。梅江自西南向東北流。納石窟溪。而東入潮州。會於韓江。縣城瀕於梅江北岸。刺孖琦之溫生才。即梅州人物。產銅鐵錫織物有繭綢。興審之竹絲畫扇。最有名。鄰縣（即清時嘉應州領縣）四長樂興寧平遠鎮平是也。惠州語言同廣州。其地梁置梁化郡。隋初改循州。大業初曰龍州郡。唐曰海豐。南漢改置禎州。宋天禧中改今名。元爲路。明爲府。在潮州之西南。南瀕南海。中抱羅浮山脈。磅礴積北。與九連山脈相接。龍川江新豐江合流爲東江。自東北斜貫西南。入廣州境。縣城舊名歸善。瀕於東江南岸。物產盧竹羅浮梅花楊梅黃楊木甲剪香碧雞五色雀蚌珠銀錫食鹽籐器織物有絲絹。鄰縣九（清時惠州府領縣）平州博羅長寧永安海

豐陸豐龍川河源和平陸。豐東有甲子門。海口有大石。上下各鑿六十甲子。宋景炎元年。帝爵自閩航海。駐蹕於此。遣使降元。即宋亡國處也。其西有碣石鎮。潮州操一種特別之語言於中原。迥殊。即梅州惠州人亦所不解。其地劉宋義安郡。梁兼置東陽州。後改羸州。隋改今名。元爲路。明清爲府。隔海峽與台灣遙直。梁山羅浮二山脈。交會於北起頂爲大河山。而浮山之嶺盤結。東西韓江發源於福建汀州。縱貫其間。南入於海。又有練江與韓江相吐納。東流入海。水勢皆湍急。縣城瀕於韓江西岸。今猶慣稱府城。首縣海陽。沿用舊名。有中學堂及法政專門學校等。有粵南報一種。物產蔗糖花生馬田荔枝柑橘佛手柑波羅蜜栲皮靛青蚧蛇胆鮫魚皮鱷及諸海錯食鹽銀錫紡織品有葛布製造品有竹絲畫扇此等諸品會於南洋勸業會場。東館一見之。雖動物亦用玻璃箱載往也。鄰縣(舊潮州府屬)八。豐順潮陽揭陽饒平惠來大埔澄海普寧是也。南海中有南澳島亦屬焉。

余既述嶺東之地理。今復略叙汕頭之歷史。汕頭位於南海沿岸之詔安灣。屬於廣東之澄海縣。開港於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即滿清咸豐八年。因英天津條約而開放者也。由北京至此凡五千里。汕埠東面蒼海南控韓江西接郡城。北負縣厓。人口二萬。設潮海關於海岸。輸出品爲雞蛋鮮菓鹹菜花生茶錫(名點銅錫有名而價昂)粗瓷(瓷名白元茶開剪甚奇)麻繩神香紙爆竹。大抵供南洋華僑之用。氣候甚爲溫暖。陰歷十二月之天氣。不過如滬上之十月。而時有凍斃人畜之聞。蓋地愈熱而物愈畏寒也。屆新曆新年。除公署學校報館商會均休息宴樂外。居民若無其事。商店之高懸國旗者亦寥落。若晨星。反不如十日之前。冬至節一律休業也。新年

無事可記。惟見二奇俗。駭人聽聞。一爲戲台上之吸煙。當此禁煙之時。法律森嚴。而演劇者。獨不畏槍斃之罪。演至吸煙處。竟實行其事。觀者既熟。視無視。巡警復置若罔聞。堪稱怪劇。二爲酒樓上之春畫。酒樓建築頗佳。大抵有二三層。房間甚爲華美。而壁間輒繪多數春畫。卽非春畫。亦輒含有春意。如是。誨淫警局中。漫不加察。地方上視爲習慣。是亦怪事也。汕港中本泊有一日艦。新年復來一艦。名明石。載兵士千人。其艦頗巨。來此不知何故。本國商港。一任其自由游弋。國權安在。考天津條約。原載英法兩國將設領事館於此。今則德日均設領事。而俄國亦懸一領事府牌於法領事署。托其代理一切。此間並無租界。外人輒自由行動。良可慨矣。

### 西湖裏六橋游記

箸 超

西湖爲吳楚名勝。自古騷人逸士。恆託迹於其間。記載歌咏。傳誦千古。後之覽者。增感慕焉。審其形勢。渾漾洶瀾。迫城如蟠。雙堤橫亘。六橋隱隱。外湖之勝。概已遠超。鑑湖而裏。六橋之風景。尤勝於外湖焉。由楊公堤。逕進行折。而西達耿家埠。夾道灌莽。蘊蕪水益清。山益峻。風致益幽。峭崖帆然。高出下鏡。水夾流。荇藻中游。魚可數。有橋。蜿蜒跨於上。曰環璧。取其形如頰。璧也。又西折數百步。冷冷風泉噴。薄波皺。霧縠水稍漫。且肆路迴。衮歧出其橫。曰流金。以金沙港得名也。與曲院相距密邇。路傍人煙間起。偶居以鄉民。其地曠奧。多故剝琳宮。圮址竹木蕭疎。抱甃而汲者。時灌園其中。又西行往來。茅家埠所取道也。有臥龍橋。盤桓其間。四山潑墨。雲氣溟溟。其峻嶒之勢。層霄可薄。青雲可入。當夫陽曜始浴。徹天昏紅。輪高而赤。流波射影。幾疑鱗甲之蠕蠕。然動泊乎雷霆。晦冥湖山雲。

決直欲灑澤。飛鬢蓋波心。月點驪珠胸。抱其形勢之勝。固有出神沒鬼者。由是行數里。路盤紆。支徑橫出。山容既複。澗流亦重。虬行磧上。樹枝纏纏。垂如掛塵纓。風來颯然。攀蘿捫葛。登嶺則花。家在焉。由楊公隄至其地。必取道於隱秀橋。背山而澗。蔚然深秀。暮靄朝嵐。昏且變候。遙望之。陰然披雲霧。方當春盛之時。草木際天。杳靄不分。朗魄輪昏。出入晦見。其或宿雨朝雲。糊空縛山。漠漠漫漫。更莫知其紀極。由是再西折。渡景行橋。竹籬茅舍。疎疎掩映。有良田桑拓。一徑斜出。通麥嶺。巖峴崑嶺。白石搓牙。幽壑孕煙。猿鳥攫抓。乳溜泉鳴。下有地平如砥。游者至此。息屏氣。斂仰望。山俯聽。泉有高山景行之慕焉。左眺南峯。高聳雲表。如仙臺標異。藜石負起。倏斷倏連。神龍天矯。其形勢又別開生面矣。若夫濬源橋者。則虎泡珍珠二泉灌湖。經此橋而匯合焉。璇璣瑋瑋。澄波傳靈。崗巒隱伏。泓石膏停。涸山帶澗。碧連青燦。每至商颿。怒發萬竅。齊號山禽。崑獸吟嘯。伊嚶泉流。灑灑然有琴瑟鳴階。除源圓折。玉水方流。不是過也。然外湖六橋。名著今古。攬勝者裙屐相屬。而裏湖六橋。則踪跡罕至。而題咏者亦僅。僅也。豈以其所處之晦歟。葉公好龍。而不好真龍。游人好勝。而不好真勝。吾悲之。吾緣是記之。

詩

言古

刻文

詩話題詞

苦 薩 蠻

箸 超 集 古 句

風翻書葉常交案，非關文字須重看。下筆便搜

奇世叔討論之，詩爲六藝一覓句。新知律心

苦是分明波瀾獨老成。

木待問郊寺 蘇軾八月十七日復登望海樓 王禹偁謫居感事

論語 陸游示子通 杜甫示二子宗武 白居易鸚鵡 杜甫

贈鄭諫議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

詩話目錄

集雋詩話

攄懷齋詩話 (續第三集)

目錄

記 者  
南 村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

目  
錄



詩話

集雋詩話

記者

粵東荔支灣有南漢廢苑多處銷夏納涼人多游止其地陳鶴儂有斷句云寥落故宮三十六夕陽明滅荔支紅亦佳句也

梧州城外準提閣爲一郡名勝詩酒文讌恒集於此寺僧靜雲雅好文字四壁皆詩有云會仙橋下雨瀟瀟翠繞羊腸路轉遙幾樹芙蓉夾楊柳一僧扶傘過虹橋爲順德詩人黎君蔭棠所題真詩中有畫焉

孫琴西衣言詩筆高邁同時作者無與抗衡嘗與俞曲園論詩各有意見不相合焉蓋孫所師者黃山谷而俞所師者白樂天也然孫所著遜學齋集祇有曲園一序此猶黃仲則與洪稚存論詩不合而黃詩卒經洪手選定之也

蘇州太湖前清官制有同知駐東山東山卽所謂莫釐峯也有朱守和字璞山者會居是官樂其民情之樸山水之佳謂仕宦清福盡此矣嘗因京師舊友問太湖政績以詩報之云萬仞青山當西城一湖煙雨放輪行地真山水爭奇處人是羲皇向上情大半漁樵爲世業無多雀鼠任鄉評武陵何用官經理不必桃源問政聲詩體俊逸然官則贅疣而已

杜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

詩話

民權素第四集

詩話

爲二十八字史論

畫米家山水者有大米小米之分所難者層層疊翠之中須有層次而分陰面陽面尤要且點法亦極有考究非可孟浪爲之者嘗見東台朱雨秋仿畫米山一幅蒼蘄蒼翠之氣直入南宮室矣自題一詩云米老從來不愛晴畫山最怕是分明而今識得分明害又覺模糊學不成

羅隱詩云只知事遂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殊有味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此陳無己得意句也

李洞王孫終南山詩二十韻全篇皆絕唱又贈司空侍郎云馬飢餐落葉鶴病晒殘陽送人歸日本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人但謂其僻澀而不知其奇貴惟吳子華深知之子華才力浩大八面受敵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云百篇中有一聯絕唱新亭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麋子華不怨所鄙而喜其所許(秋心)

周烈士質丹山陽人南社巨子也余讀南社詩選得烈士詩若干首蓋最愛其秋蟲詩五章纏綿悱惻一往情深纏綿再四不忍釋手誠傑作也詩曰一夜芙蓉卸豔妝秋燈話雨斷離腸豆花瘦暗風聲急薛荔荒蕪露漬涼歌哭重逢孟東野繁華無復賈平章可堪六代笙歌地明月依然過女牆恥與寒蟬同隱默故隨啼鳥學啾啾蟋蟀處處王孫怨絡緯聲聲織女愁不有哀吟誰弔月端因孤墳始鳴秋女桑黃落垂楊老多少剛腸到此柔凄煙冷露苦相侵苔色迷離四壁陰世亂周葵難恤緯秋深楚客獨悲吟風前斷續三更柝月下淒涼萬戶砧一樣商聲

民權素第 四集

聽不得明朝黃葉滿疎林。微命可憐棲弱草。孤懷未解愛春華。如聞嘆息歐陽賦。似訴飄零蔡女笄。秋雨衰梧金井畔。荒烟野夢玉鈎斜。哀絃急管都難入。夢斷人天各自嗟。啣杯說劍向宵分。此意蒼茫不可云。同類相殘翻自翽。紫臣掩涕冀難聞。悽涼杜老無家別。嗚咽陽明瘞旅文。况復秋墳聞鬼唱。一燈相對意紛紜。

表叔柳亞子亦南社有數人物。其詩得三唐神髓。今錄其文章一首云。文章何處託微波。憂患如山可奈何。漸覺眼中人物少。不堪夢裏別離多。佯狂失路阮生意。行樂及時陽惲歌。無分東山理絲竹。釣竿天地一漁簑。可謂悲鬱蒼涼。感慨盡致。

李義山詩云。留得殘荷聽雨聲。與余意極合。悼秋窳庭中有白荷一缸。秋來風雨零落盡矣。惟賸敗葉數枚。斜欹缸際。有客謂余曰。何不剪去之。余卽以義山句答之。客無言而退。噫。俗夫焉知余哉。

余二十初度詩一絕云。難遣愁魔與病魔。華年廿載太蹉跎。比來疲骨支離甚。贏得填胸藥汁多。余友仲康謂余曰。此詩蕭瑟極矣。吾子正少年英俊。何故作此等語耶。余曰。詩人之性情。不期然而然者。作詩譬如畫山水。不可顯見蹊徑。而蹊徑自顯。所謂貴曲不貴直也。

鶯湖范天籟有尋詩讀畫圖一幅。徵題詩詞。雲間高天梅題二十言云。落葉下蕭蕭。湖上秋風晚。欲喚畫中人。詩心天際遠。語極高妙。

徐濂字鏡如。遂源第四女。吳縣宋守訓聘室也。性貞淑。能詩。所作不多。時有寄託。如白秋海棠詩云。一掬西風淚。

民權索第四集

詩話

四

瑤階獨立時。可憐腸斷處。只有月明知。對菊云。無人憐瘦影。有月映霜姿。侍家人奕云。明知無活計。難斷再生情。貞孝之思。宛然可想。

某年重陽。王鄧諸名輩。雅集岳陽樓。登高作詩。忽聞人長嘯。尋視之。見一偉頭陀。坐於呂仙座下。抱膝而吟曰。洞庭波送一僧來。自名為寄禪。衆聳異之。爭相傳誦。蓋平日未嘗學詩。一鳴輒驚人。也。余游北京時。有睥睨一切之概。及見八指頭陀五律。爲之俯首。曾記其二律。泊空船巖上。杜公亭曰。杜老留題處。征帆又此停。水痕侵岸白。巖色向人青。鸞燕飛何處。江猿不可聽。竭來一憑眺。落葉滿空亭。題陳伯舉鎮軍隱居曰。將軍奏凱還。高臥此中間。綠樹覆幽谷。白雲生遠山。雄心銷劍氣。勳業驗刀瘢。萬里沙塲月。依然照草關。允稱傑俗。蓋僧界不無能詩者。余與寄禪詩最契。而聚散不常。曩者同遊春浦朝夕。最相得。未數日而寄禪又北走京華。猶憶將別之前。一星期兩次過。余暢談言此去不過數旬。便可再見。孰知海天分袂。便成永訣。良可悲也。臨別時。猶手錄近作數首。招樊易陳熊諸君。於靜安寺作重陽會。次雲老韻二首。詩曰。聊共伊蒲進一觴。可容秋思訴殘陽。遠觀滄海驚奇變。欲把青天補大荒。落帽風高欺短髮。題糕句好發幽香。年來已熟黃梁夢。回首邯鄲是覺場。又曰。高人原不在登高。懶逐龍山戴酒勞。掃淨空華完月魄。銷除結習剩風騷。且從塵外開雙眼。莫向尊前數二毛。黃浦江邊秋已冷。一籬瘦菊坐吟豪。中多識語。凡超然絕俗者。生有自來。死有所歸。謫期既滿。便乘風而去。本無足怪。所惜者。從此無好詩。僧耳寄禪各體詩。皆好。而以五律擅長。置之唐人集中。幾不能辨。當世作者。無與抗衡。惜心無定力。隨人改竄。

民 權 第 四 集

點金成鐵。誠誤大事也。昔丁敬公作小文使曹子建潤色之。雖八斗之才亦辭而不爲。夫作者各有家法。且密託並遠。索解人而難得如更動一字。則全局破壞矣。余見人改寄禪詩。輒爲之更定。手所錄者皆原作。自題冷香塔曰佛寺本無暈吾生。詎有涯傳心一明月埋骨萬梅花。丹嶂棲靈窟。青山過客家。未來留此塔。長與伴煙霞。贈靜波和尚曰。我獨知師意。人皆目我狂。心光能自照。口語未爲妨。忍草經勁。禪花過雨。香炎威空作態。一念頓清涼。贈寶華浩淨律師二首。其一云。久耳華山勝。新行絕頂邊。春風微作雪。細雨解如煙。溪竹影搖翠。山桃紅欲燃。到門聞夜睡。松鶴已高眠。其二云。清淨蓮花域。開山始誌公。古人難再見。吾道恨何窮。祇樹凋秋綠。曇花怯晚紅。憑師持慧澤。徧潤大江東。如此等詩。妙絕人間。真不食煙火者也。(垂釣客)

瀨陽宋北台名鑽。字德甫。豪士也。慧根素具。豪邁性成。常往來名山大川。以曠襟懷。所見所聞。無不著爲詩文。以徵心得。其所作尤多。慷慨激昂之氣。宛似少陵。間有言情之作。亦纏綿悱惻。一往情深。可以直追溫李。著有種梅軒徒草。誦芬堂文集。洮湖漁翁詩話。續瀨上紀聞。皆卓然可誦。茲錄其洮湖盟鷗館詩鈔中蕃釐觀詠古一首。其詞曰。廢院蒼然煙鎖夕。登道荒沈遍。苔跡隨家天子恣。游觀一樹妖花放。南國奇香異彩。進諸天。勾引阿摩蕩魂魄。爲賞人間未見花。撒手河山拚一擲。鑿汴通淮。三千里暴骨如山開。地脈民膏。載得龍舟行。女手忙穿錦帆。織行樂。君王興正濃。義旗已捲河南北。瓊枝未朽。楊花飄萬斛。筮飛日無色。蟠龍鏡裏好頭顱。坐對迷樓空嘆息。吁嗟妖孽。由人與草木。婆娑豈有識。纔聽人歌玉樹殘。那教夢又鷄臺寂。有花如此不如無。奇尤轉召淫荒盛。曷若

圖開金帶圍千秋。端說韓公宅。又月湖行一首。其詞曰。月湖流水清且淪。月湖游女多如雲。明珠爲裳玉爲珮。牙  
檣帆纜影。繽紛錦帆開。處歌聲緩。有花盈船。酒行碗。曼臉柔妝。二八年。盡日游觀日。苦短。明燈懸月月。無光銀燭  
如星星。有芒翠織屏。風人見影紅。羅沈水衣。添香衣。香人影橫煙霧艷。曲濃歌自朝暮。低帳風狂。蝴蝶飛。巫臺夢  
好。鴛鴦妬鴛鴦。好夢證三生。金迷粉醉不勝情。只道黏泥如柳絮。豈知促曙惱雞聲。欵橫花因燈銷。炷風路滿天  
送君去。波光月影兩徘徊。徘徊離愁。掛城西樹。皆詭麗嫵媚之作也。有才如此。可千古矣。(魯源)

湘鄉曾滌生。性情渾樸。故詩亦多雄厚沈實之作。惟歲暮雜感十首之二云。高峯山下是儂家。歲歲年年鬪物華。  
老柏有情還憶我。天桃無語自開花。幾回南國思紅豆。曾記西風澆碧紗。最是故園難望處。待爲亭畔路三叉。其  
三云。莽莽寒山匝四圍。眼穿望不到庭闈。絮飄江浦無人管。草綠湖南有夢歸。鄉思怕聽殘漏轉。逸情欲逐亂雲  
飛。敬從九烈神君訴。遊子於今要換衣。二律清麗芊綿。爲集中所僅見。

予同里許子年。精有歷史之學。善書法。工小說。所撰甚富。近年海上各報。有署名曰不在。或指嚴者。即君也。去歲  
大病幾殆。愈後取更生之義。復自號爲甦君。雖不以詩名。然每有所作。風致絕佳。余頗愛誦之。惜君不自收拾。  
得句多隨手散佚耳。記其里中除夕云。自古有歲暮。今復際窮冬。古人多韻事。吾獨困環中。瞰室鬼未送。癡跌買  
已空。詩瘦婉言祭。長恩辭莫通。爆竹亂人意。畫角訴悲風。三百六旬日落。不再東鑪炭。呼鳳鳳鏡語。羞蛩蛩壓  
歲錢。嗤白屠蘇酒。睨紅況。又遙陽九愛心。如轉蓬。乾坤一債臺。何處著微躬。歲除雜詩云。囊書襤被賦。歸與菊稿

集 四 第 素 權 民

松○僵○瘠○婢○奴○年○計○不○如○前○一○蟹○雄○風○差○幸○得○孤○雛○酒○壺○貴○若○金○魚○袋○債○券○猛○於○銅○虎○符○始○信○然○圭○務○居○積○保○家○良○  
策○未○全○無○國○慶○日○雜○詩○云○輟○耕○空○巷○幾○人○狂○盛○事○而○今○說○破○荒○泡○影○江○山○畫○豪○傑○奇○功○鐵○血○菲○文○章○秋○風○似○我○欣○  
重○活○春○夢○無○婆○醒○半○塲○遮○莫○新○題○雙○十○節○黃○花○猶○自○賞○重○陽○客○海○上○偕○方○趙○二○子○過○徐○園○作○云○看○花○誰○與○主○人○謀○  
水○竹○含○秋○鎖○小○樓○一○榻○茶○煙○容○午○睡○驚○鴻○不○擾○醉○鄉○侯○將○母○月○地○與○雲○階○裝○點○琴○書○有○小○齋○閒○殺○崑○宣○談○政○客○儘○  
花○如○海○酒○如○淮○游○山○腰○脚○試○如○何○方○嶠○圓○壺○此○一○過○爭○似○哥○哥○行○不○得○玉○肩○扶○出○病○維○摩○皆○新○穎○獨○關○不○落○恒○蹊○  
(恫百)

施淑儀。崇明詩女也。隨父宦遊大江南北。所過名山大川。多發爲詩歌。同里蔡南平。英健豪放。革命巨子也。嘗往來施氏。淑儀物色之。訂終身焉。逾年結褵湘中。倡隨之樂。人多羨之。然而紅顏命薄。詩賦柏舟。南平以奔走勞瘁。憂憤而卒。淑儀撫讀遺著。悲不自勝。作悼夫詩三十首。哀艷欲絕。中有六載鍾情小比肩。中間隔斷已三年。那堪血淚交流日。一滴何曾到九泉。湘江秋月黯傷神。欲向桃源去。避秦綠酒不辭消。塊壘慣將淚。惹人嗔。辛年臥病在湘西。憔悴相如藥裏蟲。君病何曾親煮藥。天涯怨煞薄情妻。年年九月製秋衣。枯杵聲中玉漏稀。今日秋衣何處寄。輸他蝴蝶夢中飛。肝腸斷後。何能續點點斑斑血。淚枯今日園中千萬竹。不知也有淚痕無。同憐同病更同心。恩愛情多一往深。山水文章詩酒友。閨幃從此失知音。瀟瀟春雨望瀛州。花落鶯啼起暮愁。萬里歸家終有路。黃泉何處寄書郵。煮茗抽書理瑟琴。相期共賦白頭吟。回思往事皆成夢。欲問鴻都何處尋。暫別同心劇可憐。



尙期共穴合千年知君待我三山畔再給來生未了緣諸作尤膾炙人口已刊入湘痕吟草云(吁公)

攄懷齋詩話

(續第三集)

南邨

頤和園去京師數十里枕山襟湖形勝天然清孝欽后移千萬海軍經練費創造斯成危樓崇殿砌玉泥金較建章之萬戶千門阿房之懷川庄地猶無過其奢麗詞臣文士題咏紛繁類皆不能發皇大雅衣被綺羅亦時勢有以禁格之也民國既興王氣中歇翠華消沉霓旌不至珠宮貝闕間游屐漸多憑弔與亡益足譎咏比見海寧五國維長詞一首佳麗無倫以長慶之清詞寫開元之艷迹纏綿往復感慨淋漓誠此題之絕作也詞曰漢家七葉鍾陽九瀕洞風埃昏九有南國潢池正弄兵北沾門戶仍飛牡倉皇萬乘向金微一去宮車不復歸提挈嗣皇綏舊服萬幾從此出宮闈東朝淵塞會無匹西宮才略稱殊絕內殿頻開久論思外家頗惜閒恩澤六王輔政最稱賢諸將專征捷奏先迅掃機槍回日月八荒重睹中興年聯翩方召升朝右北門獨付元臣手因治樓船鑿漢池別營臺沼追文囿西直門西柳色青玉泉山下水流清新錫山名呼萬壽舊流湖水號昆明昆明萬壽佳山水中間宮殿排雲起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傑閣三重峙磴道盤紆凌紫煙上方寶殿放祈年更栽火樹千花發不數明珠徹夜懸是時朝野多豐豫年年三月迎鸞馭長樂深嚴苦敵神甘泉爽塏宜清暑高秋風日過重陽佳節坤成啓未央丹陛大陳三部伎玉扈親舉萬年觴嗣皇上壽稱臣子本朝家法嚴無比問膺曾無賜座時同懷罕講家人禮六王小女最承恩遠嫁歸來奉紫宸臥起每偕寧壽主笑談差喜繆夫人尊號珠連十六字大官加豆依

民權素第 四集

前制別啓瓊林之之羨。餘更營玉府。蒐珍異。月地雲堦蔽。上方宮中習靜夜。焚香但祝時。平邊塞。靜千秋。萬歲未渠央。五十年間天下母。後來無繼前。無偶却因清暇話。平生萬事何堪重。回首憶昔先皇北狩年。屬車常是受恩偏。因看批答親教寫。爲製金章特與鈐。一朝鑄鼎降龍馭。後宮髡絕不能去。北渚方深帝子愁。南衙復遣丞卿怒。手夷端肅反京師。永念冲人未有知。爲簡儒臣嚴豫教。別求名族正宮闈。無端白日西南駛。一紀恩勤付流水。甲觀曾無世嫡孫。後宮並乏家人子。提携猶子付黃圖。劬苦還如同治初。又見法宮憑玉几。更勞武帳坐珠櫺。國事中間幾翻覆。近年最憶懷來辱。草地閒關下澤車。郵亭倉卒蕪羹粥。上相留都擁大牙。東南諸將翊王家。坐令佳氣騰金闕。復道都人望翠華。自古忠良能活國。於今母子仍玉食。宗廟重聞鐘鼓聲。離宮不改池臺色。一自官家靜攝頻。含飴無異弄諸孫。但看腰脚今猶健。莫道傷心迹已陳。兩宮一旦同綿燿。天柱偏先地維折。高武子孫復幾人。哀平國統仍三絕。是時長樂正彌留。茹痛還爲社稷謀。已遣伯禽承大統。更扳公旦覲諸侯。別有重臣升御榻。紫樞元老兼黃閣。安世忠勤自始終。本初才气尤騰蹕。復數同時奉。語諸王劉澤。號親賢。獨總百官稱冢宰。共扶孺子濟艱難。社稷有靈邦有主。今朝地下告文祖。坐見彌天戢玉棺。獨留未命書盟府。原廟丹青儼若神。鏡匱遺物尙如新。那知今日新朝主。却是當年顧命臣。離宮一閉經三載。綠水青山不會改。兩洗蒼苔石獸閒。風搖朱戶銅螽在。雲韶散樂久無聲。甲帳珠簾卽漸傾。豈謂先朝營鼎殿。翻教今日作堯城。宣室遺言猶在耳。山河監誓期終始。寡婦孤兒要易欺。謳譟獄訟終何是。深宮母子獨凄然。却似灤陽游幸年。昔去會逢天下養。今來翻受

民權第四集

詩話

十

○人○憐○虎○鼠○龍○魚○無○定○態○唐○侯○已○在○虞○賓○位○且○語○王○孫○慎○勿○疏○相○期○黃○髮○終○無○變○定○陵○松○柏○鬱○青○青○應○爲○興○亡○一○拊○膺○却○憶○年○年○寒○食○節○朱○侯○親○上○十○三○陵○

○檢○已○西○家○書○得○家○君○手○寫○春○柳○詩○二○章○云○春○含○綠○意○柳○先○知○彈○指○纒○成○滿○樹○絲○從○此○天○涯○多○惜○別○有○人○樓○上○正○相○思○謝○娘○才○調○傳○千○古○張○緒○風○流○憶○往○時○回○首○杭○州○飄○泊○日○六○橋○煙○雨○最○淒○其○柔○情○縷○縷○意○搖○搖○舞○遍○山○亭○更○野○橋○攀○折○難○禁○羌○笛○怨○婆○娑○猶○令○老○魂○消○絕○憐○腰○瘦○驚○風○易○翻○爲○春○多○作○態○勞○何○處○新○栽○最○相○憶○武○昌○無○限○短○長○條○仲○兄○子○言○消○夏○七○絕○云○炎○炎○夏○日○苦○驕○陽○喜○得○桐○陰○半○畝○涼○團○扇○緩○搖○閒○散○步○疎○籬○風○過○紫○藤○香○滿○院○蟬○聲○落○照○斜○繞○籬○行○過○比○隣○家○門○庭○清○寂○無○他○事○閒○看○園○丁○種○菜○瓜○嗚○呼○墨○瀋○猶○新○而○兄○之○亡○有○日○矣○撫○念○舊○迹○涕○淚○無○已○書○竟○有○殘○紙○半○幅○上○繫○一○絕○云○草○草○家○書○信○手○塗○墨○痕○濃○淡○影○模○糊○不○須○更○問○龍○鍾○紙○上○分○明○見○老○夫○亦○家○君○手○筆○風○木○唵○景○之○懼○令○人○悚○然○男○兒○至○此○何○以○爲○情○也○

○綠○釀○新○開○菊○正○黃○與○君○薄○醉○倚○秋○光○人○生○無○病○無○愁○日○得○意○花○前○能○幾○塲○此○華○亭○張○女○士○對○酌○和○外○詩○也○艷○情○曠○思○讀○之○妒○且○羨○秋○窗○風○雨○寂○寞○無○聊○時○復○低○吟○亦○足○以○一○消○魂○殞○也○

○易○淑○班○除○夕○詩○云○欲○望○兒○成○欣○改○歲○却○愁○姑○老○怕○添○年○此○真○人○間○無○可○奈○何○語○讀○之○黯○然○

○郭○筠○仙○撫○粵○以○不○能○籌○餉○奉○旨○開○缺○臨○行○賦○留○別○詩○有○云○積○雨○翻○成○噎○噎○陰○刺○桐○拂○檻○影○蕭○蕭○粵○臺○溷○洞○龍○蛇○窟○虞○宛○銷○沈○草○木○林○無○縱○詭○隨○民○病○亟○是○何○濡○滯○主○恩○深○誰○言○肺○腑○干○戈○起○慚○愧○生○平○取○友○心○蓋○郭○之○去○左○文○襄○賢○

民權素第四集

伎之故云。

洪秀全據金陵時。立女館於秦淮間。令人自擇配。設女官媒以司其事。惟月晦許同宿。餘日不得犯。上元吳家楨詩有云。六軍女館重閨防。廿五嬌娃聚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遍野鴛鴦。卽記其事也。

曩讀孽海花。觀其遣詞敷事。頗有感興。恨未能盡其書。時憾於心。近得樊樊山先生所爲前後彩雲曲讀之。乃洞顛末。而原詩纏綿綺麗。詞正義嚴。不愧一代作手。遂葦如下。以永風流。引曰。傅彩雲者。蘇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滬上。豔名噪一時。某學士銜恤歸。一見悅之。以重金置爲簪室。待年於外。祥琴始調。金屋斯啟。携至都下。寵以專房。學士持節使英。萬里鯨天。鴛鴦並載。既至英。六珈象服。儼然敵體。英故女主。年垂八十。雄長歐洲。尊無與並。彩出入椒風。獨與抗禮。嘗偕英皇並坐。照像時。論奇之。學士代歸。從居京邸。與小奴阿福姦生一女。學士遂福留。彩寢與疏隔。俄而文園消渴。竟天天年。彩故與他僕私。至是遂爲夫婦。居無何。私蓄略盡。所歡亦殂。仍返滬爲賣笑計。改名曰賽金花。蘇人公檄逐之。轉至津門。雖年逾三十。而豔名不減。疇昔己亥長夏。與客談此事。因記以詩。先是學士未第時。爲人司書記。居烟臺。與妓愛珠有啣臂盟。比再至。已魁天下。遽與珠絕。珠宛痛累月。竟不知所終。今學士已矣。若敖鬼餒燕子樓。空唱金縷者。出節度之家。過市門者。指狀元之第。得非霍小玉冥報李十郎乎。余爲此曲。亦如元相所云。甚願知之者。不爲而爲之者。不惑耳。曲曰。姑蘇男子多美人。姑蘇女子如瓊英。水上桃花知性格。湖中秋藕比聰明。自從西子湖船住。女貞盡化垂楊樹。可憐宰相尙吳縣。何論紅紅兼素素。山塘女伴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詩 話

一 二

訪春申名字偷來五色雲樓上。玉人吹玉管。渡頭桃葉倚桃根。約略鴉鬢十三四。未遣金刀破瓜字。歌舞當先菊部頭。欽梳早入妝樓記。北門學士素衣人。蹀躞毬場訪玉真。直爲麗華輕故劍。況兼蘇小是鄉鄰。親海棠聘后寒梅喜。待年居外明詩禮。兩見瀧岡墓草青。鴛鴦弦上春風起。畫鷁東乘海上潮。鳳凰城裏並吹簫。安排銀鹿娛遲暮。打疊金貂護早朝。深宮欲得皇華使。才地容齋最清異。夢入天驕愜殿游。閔氏含笑聽和議。博望仙槎萬里通。寬旌難得彩鸞同。詞賦環球知繡虎。鈿鈿橫海照驚鴻。女君維亞喬松壽。夫人城闕花如繡。河上蛟龍盡外孫。虜中鸚鵡稱天后。使節西來婁奉春。錦車馮嫫亦傾城。冕旒七毳瞻繁露。禦製雙龍贈寶星。雙成雅得西王意。出入椒庭整環佩。妃主青禽時往來。初三九同游戲。妝束潛隨夷俗更。語言總愛吳娃媚。侍食偏能壓海鮮。書報亦解繡英字。鳳紙宣來鏡殿寒。玻璃取影御床寬。誰知坤媪山河貌。祇與楊枝一例看。三年海外雙飛勁。還朝未幾相如病。香息常教韓壽聞。花頭每與秦宮並。春光漏洩柳條輕。郎主空嗔梁玉清。祇許大夫驅便了。不教琴客別宜城。從此羅帳怨離索。雲藍小袖知誰託。紅閨何日放金鷄。玉貌一春鎖銅雀。雲雨巫山枉見猜。楚襄無意近陽臺。攤衾總怨金龜婿。連臂猶譎赤風來。玉棺畫下新宮啓。轉塵王郎長已矣。春風肯墜綠珠樓。香徑還思夢水一點。奴星憑玉臺。樵青婉孌漁童美。繞帷尙掛鬱金堂。飛去玳梁雙燕子。那知薄命不猶人。御叔子南先後死。蓬巷難栽北里花。明珠忍換長安米。身是輕雲再出山。瓊枝又落平康里。綺羅叢裏脫青衣。翡翠巢邊夢未醒。章臺依舊柳毵毵。琴操禪心未許參。杏子衫痕學宮樣。枇杷門傍換冰銜。吁嗟乎。情天從古多緣業。舊事煙臺那可說。微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時○管○崩○得○恩○憐○貴○後○豈○芳○成○棄○擲○怨○玉○爭○傳○紫○玉○釵○春○游○未○遇○黃○衫○客○君○既○負○人○人○負○君○散○灰○扇○戶○知○何○益○歌○曲○  
休○歌○金○縷○衣○買○花○休○買○馬○騰○枝○彩○雲○易○散○琉○璃○腕○此○是○香○山○悟○道○詩○

(未完)



話 書 館 羅 頻

詩 話

藏鋒之說非筆如鈍錐之謂自來書家從無不出鋒者古帖具在可證也只是處處留得筆住不使直走米老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二語是書家無等等咒

柳誠懸玄秘塔碑是極軟筆所寫米公斥爲惡札過也筆愈軟愈要掇得直提得起故每畫起處用凝筆每水旁作三點末點用逆筆踢起每直鈎至末一束再踢起下垂若鍾乳不則畫如笏踢如斧鈎如枸株矣柳公云心正筆正莫作道學語看政是不得不刻刻把持以軟筆故設使米老用柳筆亦必如是

沈

海

第

超



說海題詞

善 薩 蠻

箸 超 集 古 句

竹窗涼雨鳴秋籟寄懷楚水吳山外花落釣人

頭夕陽紅半樓故人乘醉別好夢經年說物

色助清談煙花寄酒酣

牟融秋夜 陸游鞍上口占 女道士魚元機江邊樹 魯交江樓晴

望 高啓送唐肅移家攜李 陸龜蒙 蘇蕙送周子賢按貴州 張

九齡故刑部尚書荆谷山集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說海目錄

記事  
短篇 孤兒苦

烈情  
短篇 屈貞女

義俠  
短篇 難兄難弟

喜情  
短篇 逆來順守

俠情  
小說 女兒紅 (續第三集)

偵探  
小說 英人失蹤案

滑稽  
小說 我是乞兒

滑稽  
短篇 滑稽尙武

本期以說稿過多所有第三集未完之「刺馬記」及「滿腹干戈」准於第五期續登敬告閱者

花奴

枕亞

定夷

嘯洞

雙熱

松笠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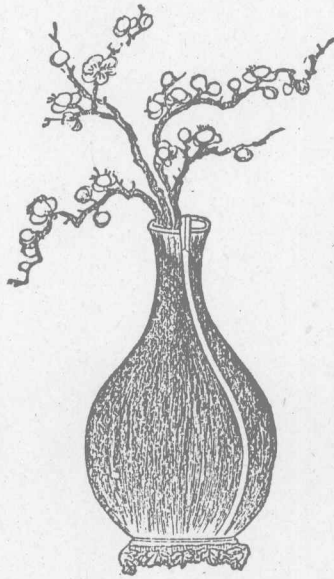
雙熱

肝若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

目  
錄



說海

短記事 孤兒苦

花奴

花奴少嘗貧苦滋味。差幸免於凍餒。恒以謂人生決無凍死餓死之理。孰知事竟有然者。本月之初旬。朔風震地。寒砭肌骨。花奴獨坐斗室中。忽友人來。談及江北舟兒凍死事。花奴為之傷心者累日。爰草是篇。為孤兒訴苦。閱者毋得嗤為虛無亦足以視社會之惡況焉。

野外草衰風聲似吼。一丸冷日影淡。欲無溪中水。縹如老人額。蕩漾開去。着於岸。淙淙作響。有一小舟。縹縹水濱。蘆蓆緊罩。隨波動搖。噫。此江北人賣糖山楂之舟也。

舟中祇母子二人。母年四十許。病在艙中。子纔十有二齡。侍於母側。煮糖塗山楂。爐火熒熒。映兒頰。作柿色。西風雖緊。不覺其寒。

其母顛聲謂其子曰。兒乎。自汝父見背。倏已數載。賴兒殷勤孝養。以至今日。何奈命途多舛。為母又病。倒累兒終日奔波。吾心甚憂。兒身衣衫單薄。得勿冷乎。

兒笑慰其母曰。母慮兒身不冷。母不見乎兒汗。且漚漚下焉。

其母歎曰。幸有此兒。差堪慰吾。雖然。外間風冷。何堪忍受。棉衣為不穿。

集 四 第 素 權 民

說 海

二

兒口中唯諾。心下沉思曰。母安。知欲豐甘。脂早已典矣。今日果然。冷跣足。露頂。夾衣單袴。將奈何。忽轉念曰。雨雪都不怕。風安足畏哉。乃謂其母曰。兒往矣。母好自養。莫悲苦。傷神。其母領之。淚眼汪汪。目送其子出。

兒剛至船頭。一陣風來。身顛股栗。齒震。震作響。足軟不能舉。一步。肩上柴帚。插山楂似降魔杵。兒咬牙忍冷。自語曰。母病晚餐將不繼。不去何爲。去去。強打精神。喚賣而去。

昊天太忍。重厄孤兒。陰繚湊合。如張黑幕。浙浙瀝瀝。雨打枯草。似碎珠加之。朔風愈吹愈緊。吹上兒身。破衣片片。舞動彷彿。敗荷之葉。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跡滅。兒奔走東西。生氣已去。其八九而囊中所得。祇三枚銅元。帶上山。楂猶纍纍似貫珠焉。

斯時兒身已僵。手指如紅蘿。髮沐雨。如落水鷄。面青唇白。目失其神。兩腿青紫而腫。足濺染淤泥。一步一滑。猶力疾狂奔。兩足失其自主力。倒仆於地。山楂帚擲路旁。欲強自起。立血已凝矣。手足已僵矣。隨起隨倒。風雨又苦。苦相催。心靈未泯。欲哀聲呼救。聲帶已澀。啞不能言。惟有幾滴冷淚。從枯目中流出。忽一躍而起。緊握其拳。貌狎。瘳如欲搏人。祇呼一聲。母已暈倒矣。嗟乎。世界之上。從此少一孤兒。孤兒孤兒。死不瞑目。

孤兒一宵露臥。始有人發見。其母聞之。暈去者再。扶病至尸處。哭之慟。見聚觀者衆。哀懇衆前。求一棺埋其兒。聲共淚出。哀不忍聞。衆莫或允之。其母肝腸寸裂。不得已。乞於市上。某君惻然憫之。爲之埋葬焉。明日。又聞其母病殆。幸賴船隣扶助。得未死云。

烈情  
短篇

屈貞女

枕亞

屈貞女者，孽字小柳。汴京洛陽縣盧陵庄屈姓女。楚大夫之正裔也。生而嫻靜，不作小兒女嬌癡態。年七歲，字於同里梅玉良，而貞女終身之局定矣。

父本名儒，幼即教女識字。年漸長，嫻閨訓，諳內則，尤讀列女傳，而慕之歎曰：爲女子者，不當如是耶！無何，壻驟病，病頗篤。家人馳急足報女家，且議婚焉。蓋豫俗有送湯藥之說，凡未嫁之女，於壻病時而于歸者，謂之冲喜。故玉良家人以此爲請，女父母聞之，躊躇莫決。恐女去而壻或有變，女且終身淪於悲境矣。以商女殊坦然，謂父母曰：女子之義，從一而終，兒身已字梅家矣。聞壻病而棄之，非禮也。亦非情也。願父母許兒去壻而生兒之幸也。不幸而死，則奉其翁姑，兒亦無怨也。父母知其意，決允焉。踰時，梅家以彩輿迎女去。父母揮淚而送之。時咸豐五年，貞女年方十七也。

貞女於七月十七日子歸。甫九日而玉良病沒。貞女哭之慟，旋即收淚襄理喪事，井井有條，狀殊從容，頗不類哀痛者。蓋此時貞女之胸中早有成竹矣。時夜即闔戶投綬，幸爲婢覺，呼救得免。自此梅家人皆知女性之烈敬之甚，防之甚嚴。貞女百計覓死，終不得。

玉良之兄玉成，端士也。天性友愛，痛弟之亡，而憫女之無依也。以一子爲玉良後，遣其婦以死節撫孤之輕重反覆諭女。女感其誠，乃不求死。嗚呼！盤根錯節，愈經挫折，而奇行彌彰。使女於此時即償其一死之願，則亦與尋常

匹婦之自經等耳。其所以不死者，殆天欲彰其奇節，使之歷盡艱苦而後死，而其死乃愈奇愈烈也。

貞女守節撫孤，延至一載。時捻匪孫葵心犯洛陽，寇氛掩至，風鶴頻驚。村中人聞聲奔竄，貞女自製窮袴，懷利剪以灰墨毀其客。從嫂將竄南山，顧足纖艱於步，未及而賊至，見道旁有井，急投之，井已枯，得不死。賊鉤而出之，遂被掠至譚鎮。至夜，賊會裸體逼女，女情急，乘賊不備，出懷中翦，猛刺之，洞其胸。賊大號一聲，倒地而斃。女素在弱，力不能縛雞，乃於倉卒之間，手刃逆賊，意者精誠所至，若或助之歟。賊既死，女即回翦刺己脅，血流如注，量絕於地。羣賊聞聲盡至，見女與賊俱死，知賊必爲女所刺，大怒，將女投於亂草中，縱火焚之。幸草濕不燃，肌膚未被，薰灼然賊固謂女已死，女亦自謂已死矣。

賊去，女漸甦，睜目視天地，皆作醜慘色。自顧則身臥亂草中，星眸驚欠之際，窺見身旁有一嫗，視之而喜曰：生矣。女殊恍惚，自疑已死，謂嫗曰：此得毋冥中耶？嫗何人？乃來伴余。嫗笑曰：阿姑，明是生人，胡乃言鬼？然姑苦矣。日暮天寒，其隨我歸休乎？此時女四顧曠野，杳無行人，望家山兮，何處思父母兮，心傷欲剋，頸則少寸鋼，欲戔可則艱跬步。當此生死莫決之際，進退維谷之時，不如姑從嫗去。嫗自言姓劉，家固不遠，乃扶女行。

抵家後，日食女以美饌，待遇甚隆。且購藥爲之敷傷處，創漸愈。女甚感之，告以姓氏里居，許其送還而厚酬之。詎嫗之救女，實包藏禍心，聞女言，佯諾之，而並無歸女意。女至此始知嫗非善人，然既隨之來，亦無如何。一日，嫗忽含笑謂女曰：余久欲送汝歸里，而不得其便。此處距汝家道阻且長，若放汝一人，行弱質伶仃，或中途爲強暴所

民權素第四集

脅將奈之。何今幸矣。有某女隣將赴廬陵。余囑其挈汝去。少頃肩輿來。可從之歸矣。歸後見父母。勿言。余相救。事固不望報也。女泣謝之誓必厚報。旋即登輿去。

行二日。抵鹿邑界。輿忽停。曰至矣。入門則粉白黛綠。雜陳於前。頗類勾欄。女大驚。急呼輿夫曰。汝何送我至此。速昇我歸家。當重謝汝。輿夫不答。突有莽男子至女前。牽女使行。女大怒。叱之曰。汝何人。敢來逼我。男子亦怒曰。我孫與也。以百廿金買汝於劉嫗處。汝今已爲我家人矣。生死惟我所欲。速從我去。衣鮮食美。自樂之。稍有不順者。鞭朴立至矣。女乃知爲嫗所給。纔離鸚鵡之籠。復入虎狼之窟。命苦若此。傷如之何。乃長跪輿前。哀請送歸。後當倍價以償。輿冷笑曰。我以汝爲錢樹子。此後取償與汝者。且百倍千倍。而未有已。區區二百四十金。遂足以滿我之欲望乎。汝休矣。女乃大號。輿怒。鞭之十餘下。女痛極。乃不哭。則授女華服美飾。使裝以應客。女涕泣不肯。則又榜掠之。女誓死不從。輿怒甚。鎔鐵鉗於火中。烙其面。鬢額皆焦。復烙其乳。痛徹心腑。如是者數日。體無完膚。女終無願意。輿無如何。使羣妓遷守之。恐其兌死也。

輿有密友柳源者。亦一無賴子也。豔女色。欲得而甘心焉。輿逼女再三。知不可強。乃密與柳謀。將強污之。

羣妓中有憐女者。涕泣勸女。且告之謀。女知不免。伺隙於房中。覓得一剪。藏諸懷。是夜輿果來。女如前之刺賊者。出剪刺輿。顧力弱不能深入。輿受刺。奪剪刺女。適柳至。急止之。謂輿曰。此女既倔強不肯從命。不如與我。與無奈。允焉。柳昇女至家。知女烈不敢相逼。鄰嫗有知其事者。咸來視女。歎息問姓名。女恐辱家。世堅不肯對人。乃以小



柳名女亦弗之辨。

居無何。柳慾復熾。故不戒其容止。女知必復受逼辱。死志益決。偶於榻下得晉梁桿。由翦傷處猛刺之。透入腠理。氣始絕。柳恨女甚。棄尸於艸野間。血肉狼藉。羣犬守護之。

有孔宜老者。慈善家也。見而憫惻。掘坑藁葬之。艸掩埋塚無表識。且是時。捻匪薄城下。死傷如積。輿源逼女。致死。事亦無有首告者。後有人知女事。訪於毫。欲求孔老葬女處。蔓艸荒烟不可復識。而女之冤遂終於不白云。

義俠 難兄難弟

定夷

南海趙倫。宦於浙東。嘗知仙居青田諸邑。有幕賓二人。昆季也。長曰徐璫。次曰徐琨。人以大小徐別之。趙任青田時。小徐來浙省。兄趙以其純謹樸質。遂亦留之。兄弟左右相輔。趙倚若長城。雙徐爲人。外雖迂闊。如陋儒。若無所短。長而內。則經綸滿腹。叢叢具烈士肝腸。以是人頗敬禮之。

咸豐季年。肅順弄權。朝綱既弛。賄賂公行。府守任某。肅順之姻戚也。適升任觀察使。將入都。引見。使人言於趙。請借川資千金。當爲聲揚於中朝。以刺史相酬。大徐見使者面斥之曰。吾東寧繼楊椒山左光斗而死。不願阿附嚴分宜。魏忠賢而生。使者大怒。歸述其言。任爲髮指。銜之刻骨。抵京。以告肅順。誣趙種種劣跡。肅以上聞。立褫趙職。責浙撫解京。訊辨而寃獄遂成。

初。大徐之斥使者也。趙知事必無幸。因問計於雙徐。大徐作色曰。公畏死乎。吾受知遇之恩。特爲公市千秋盛名。

民權素第四集

耳。趙爲色。汨。大徐退語。小徐曰。任某至京。必進讒於肅。順趙公禍事。在即。吾兄弟當留此身。以援之。今若不先行者。必同歸於盡。余行且去矣。請與弟分司其職。趙公一身。余獨任之。趙家眷屬。幸弟護之。小徐以爲然。乃星夜遁。闔署聞之。僉爲趙不平。趙獨不爲意。笑曰。吾知雙徐者。俠而多能。有豫讓。劫政之風。決不脫然而去。其間當有深意。在。再兩句。雙徐消息。竟如黃鶴之一去不返。署中人。益嗤趙言之妄。而趙亦竊竊自訝矣。

未幾。而部文到省。省吏奉命惟謹。急遣人至青田。解趙入京。縲騎至。舉家惶急甚。顧事已如斯。亦無計可以挽回。趙乃俛首帖耳。囚服登車。夫人與少君。則幽於任所。家破人散。奇慘深痛。令人實不忍言。至京。大加拷掠。不待誣服。即以獄上論。趙棄市。眷屬發配黑龍江。朝旨未下。會英法聯軍入京。咸豐帝倉皇幸熱河。使恭親王奕訢留守。趙乃以斬監候。囚於獄。夫人輩則先由部文發配矣。

時小徐方匿於浙。聞夫人將出發。乃毀其容。去其髻。使人不之識。暗從夫人行。將至配所。監者適外飲。小徐乘間謁夫人。夫人固不識小徐。少君亦以去髻毀容之故。熟視有間。始能辨認。乃曰。徐先生。猶念故人耶。吾母子。餐風餐雪。困苦甚矣。先生何時來此耶。小徐曰。余隨夫人已久。由浙至此。夫人止則止。夫人行則行。余兄弟受而翁高厚恩。患難之際。決不置身事外。所以不告而去者。原欲留此身。以報趙氏也。夫人鑒其誠。囑與俱行。以重金賄監者。託言家中舊僕。願偕往配。所監者從之。至配所。監者俱去。居室破敗不完。僅有韋韞。毳帳。以禦風雨耳。夫人與少君安寢於內。小徐露宿於外。諸事躬任其勞。夫人頗不自安。嘗遣少君囑其休養。小徐曰。公之得禍。余兄弟實

爲厲階。身任僕務。藉贖前愆。敢言勞乎。以是夫人益重之。雖在戍所。得小徐之護持。猶不至過苦。乃逆流狂瀾。層疊捲來。未幾。馬賊亂作。黑省大爲蹂躪。賊壓所過。民間房舍。悉成灰燼。小徐聞耗。方欲白夫人徙居。未及而羣賊先至。居人紛紛奔竄。夫人素羸弱。驚駭之餘。尤艱於行。小徐曰。守經以常變則行。權今危在眉睫。事不容緩。惟有負夫人行耳。夫人勉從之。少君追隨其後。北竄百里。歷經崇山峻嶺。足趾破裂。血流如注。夜宿荒山空洞中。猶恐夫人少君有危。持械在洞口梭巡。澈夜不少息。夫人憐之。且泣且言曰。余母子重累。先生先生若復如此。益增余之罪戾。禍變之來。當無已時。小徐曰。余從夫人來時。早知必有今日。特余兄弟既貽禍主公。誼應以身許趙氏。願弗復再言。又北徙數十里。始有村舍。遂以留居。是時夫人所携來之金。漸漸罄盡。小徐兼爲人傭。以佐不足。居將二年。勤如一日。願夫人雖得小徐之侍養。不至大受困苦。而念趙特甚。屢囑小徐函詢京中近狀。嗣得大徐書。謂趙已出獄。惟爲桎梏所苦。體頗憔悴。聞舂厨亦有賜還消息。幸待好音。小徐得書喜甚。以白夫人。夫人爲之破涕。趙之待罪獄中也。自分必無生理。乃聯軍入京。奔許出奔。肅順扈從。清廷外爲英法所迫。內爲洪楊所困。遂不暇及趙事。且肅順已至熱河。奔訴心知趙爲冤獄。故延宕不究。大徐且以金賂獄吏。使善視趙。吏得賄金。乃稍稍優待之。間或與以酒食。趙心德之。而不知其所自來。如是者二年。值奔許大喪。肅順護梓宮還京。至密雲。奔訴奉密旨。械肅順付宗人府。既而梟首東市。載淳至京。下詔大赦。趙以冤上聞。廷議免究。遂出獄。甫至寓所。大徐住謁。趙憶前事。不免稍存芥蒂。乃曰。徐先生亦在京耶。大徐曰。余固未嘗一日離左。右然前者不別而行。亦無怪公之不。

能釋然。趙笑曰：余之九死一生，殆先生之力歟。大徐頷之，爲述前事。蓋大徐有至戚，役於恭王府，頗得福晉歡心。大徐因以趙事告其戚，戚乘間白於福晉，故奔訴，得知趙獄，爲免趙，悉其情。前嫌盡釋，並感德不置。既而詢夫人與少君近况，大徐曰：有吾弟在，當不至苦。夫人與公子也。趙聞言，益德雙徐，不兩月，夫人少君果賜還歸。夫人歷述小徐之德，趙喟然曰：士爲知己者死，昔聞其言，今見其人，余萬不足當兩先生之知己，而兩先生竟爲余如此。誰謂世風不古哉。大徐曰：世態炎涼，人情澆薄，當公被禍時，余兄弟四出哀籲，無不以白眼相加。今幸公事告竣，當遁跡荒山絕谷，間脫離此五濁世界，以終餘年。趙力挽之，堅執不可，漸至涕泣，求留兩入始居旬日，行時，趙餽以金，大徐笑曰：公殆忘魯連之言乎。余兄弟固不敢比附，昔賢然此，纍纍者實無所需，遂別去，不知所往。或曰：其後數年，有人在天竺香市上，見兩羽士，彷彿若雙徐云。

喜情  
短篇  
逆來順守

嘯洞

武林門外拱宸橋畔，有吳新卿者，溫柔鄉中之翹楚，粉白隊裏之著艷也。年甫破瓜，善畫能吟，知音識曲，以故艷聲藉藉，噪偏章臺，花國羣芳，無有出其右者。然所交多名公達卿，尋常俗子，殆未能一視。

郭生蓮生，固會稽世家子，工詩文，嫻繪事，久耳姬名，偕友往訪，枇杷花下一笑相逢，傾談之際，依依如舊識，於是

兜情溜媚。送客留髡。枕席綢繆。各吐衷曲。始悉姬爲餘杭吳孝廉之女。父母早逝。女無以自全。爲惡叔申鬻於此。乃墜平康貌。旣冠時。才亦出衆。獵艷者。不啻繩之逐臭。而七十鳥。遂恃爲錢樹子矣。

姬懷貞抱璞。雖座客常滿。祇許神交。不以身合。卽極知己者。不過竟夕談心。未敢相褻。在溫柔鄉中。猶然處子也。當日感生之才。遂嚙臂盟心。矢以嫁娶。自此無日不往。

兩月餘。阮囊羞澀。垂橐興嗟。願鵠願甚。奢始猶售畫。揮金繼因欲壑難填。乃日從事於長生庫中。以償夜合資。姬知之。潛謂生曰。君以尋常狹邪視妾。則已如不鄙。風塵欲置之於伉儷之列。則宜早爲之計。勾欄輕薄樂事。難長好姻緣。不可恃也。生成然曰。僕初日逢卿。本思借老。然以長卿家徒四壁。子敬座剩一甌。而遽欲鴻案相莊。媿媒是遣。誰其信哉。今者旅况艱難。羈愁潦倒。竟半籌之莫展。覺來日之大難矣。因口占二絕云。漫嗤孺子竟長貧。手到黃金盡散人。難把惜花心事了。名花無計脫風塵。一心何敢負卿卿。直把相思了此生。填海補天還易事。只愁鑄鐵錯難成。姬聞之。泣數行下。

旣而曰。吾輩平康。大抵貴富賤貧。雖家有銅山。亦不能滿無底之壑。日來知君典鬻旅物。以供花前買笑。特恐難爲久計耳。生歎歎曰。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倘過此以往。好事多磨。拚一死以殉知已可也。姬卽掩生口曰。誰令君出此言。不怕旁人愧死耶。君如愛妾。彼此不妨熟圖。媿所欲者。阿堵物耳。君爲妾。雖耗費無多。然以寒士視之。不啻腰纏十萬。况當鴛母向君。喋喋時極意逢迎。亦許以量十斛之明珠。下一臺之玉鏡。聘棠嫁杏。曾有成言。君試

民 權 第 四 集

中前說或不至。苛求重價。竟食前言也。生難之。曰。君得毋慮妙手空空乎。且試探之。果能允諾。再作商量。君費不足。妾薄有所蓄。可爲同心助一臂。惟允許時。必以言誘之。使不再悔。

生如姬言。乘間問媼。且謂嫁娶之盟。媼所親許。天日臨其上。鬼神鑒其旁。口血未乾。想或不負。今小生將作歸計。擬踐前約。聘資如干。望爲明告。自當設計圖之。媼已悉生窘狀。忽聞此言。笑爲夢囈。睨而哂曰。郎欲娶吾女耶。前說誠有之。然妮子入門。老身撫養不易。今欲脫籍他人。必得萬金。念官人貧且讀。願減其七。如得三千金。即惟命是聽。倘不足。此數無咎。老身不情也。媼蓋念三百金。尙非窮措。大所易辦。況十倍此數。更何從措。置哉。生唯唯。退以告姬。姬問生能籌幾。何生曰。質鷓兼鶯。祇可得三百金。如媼所言。今世難諧好合矣。言已。淚漉漉下。姬亦哽咽不已。但促生姑爲謀之。

生悉索所有。得二百金。其餘皆姬任之。急付生攜以送媼。媼大驚錯愕。顧語已出口。勢不能悔。無已。納金畧券。命盡褫姬之衣服。裙釵僅留衷相。逐令速去。姬於篋底出西衣一襲。泣告曰。此破絮袄。可相贈否。藉禦兒寒。感情豈淺哉。媼初不之理。繼見其殼餽狀。始曰。汝自着去。勿惶惶作假態也。

生攜姬至寓所。旅况艱辛。相對涕泣。途長資短。莫適所從。寓主人憐其孤寒。贈以白金四笏。然後成行。時春早天氣。風淒雨苦。一肩行李。生自負荷。姬韜容披髮。徒步相從。日行十餘里。不及投宿。輒寄人籬下。或宿古刹。如街子之雙棲。風露星霜。備嘗艱苦。經三日夜。始至會稽。資用乏絕。會久雨。黃梅蒸潤。泥淖難行。姬躑躅污泥中。足破膚

穿血流襦。脫以示生。生流淚曰。僕飄泊窮途。孽所自取。乃累卿如此。實覺不忍於心。姬曰。是何言也。妾從君出門時。早知今日。但患難亦尋常事。人不能極苦。必不能極甘。不能極貧。必不能極富。祇求立志堅定。便可由塞而通。所慮者。君家夙稱素封。今顛沛歸來。其能免鄰里姍笑乎。生曰。卿意將若何。姬曰。吾聞寧波爲五口通商之一。商務必能繁盛。妾意往寧波小作貿易。較跋涉少安。且可稍權什一。異日闔家溫飽。熱鬧還鄉。或不至旁人齒冷。君以爲然否。生曰。卿言良是。願何從得貨殖費。姬曰。君果有志容妾圖之。

復行五日夜。抵寧波之江北岸。旣安棲宿。舊話重溫。姬笑取舊衣。出寶石一大如椒。付生入市易五十金。乃於東渡門內。稅屋數椽。設當爐業。生著犢鼻褌。應客間作一畫。而江城斗大風雅絕稀。故再世龍眠。絕少知音。問鼎生遂專習買事。瑣細必親。暇惟搔首問天。長呼負負而已。

半年許。食用粗給。姬笑問生。君樂此不疲乎。生曰。以今視昔。長途靡定者。相去不啻天淵。雖有壯心。且爲之抑。姬曰。君言固然。但所操太狹。恐爲冷眼。啞必稍擴充。乃可。生曰。然則如何。姬又笑取舊衣出鑽石一枚。比前稍鉅。付生。得三百金。居然設巨肆。持籌握算。生計益宏。能畜傭媼。生至此。日親會計。夜擁麗人。以爲人生至樂。無有過於此者。一日相對小飲。酒半酣。姬問生曰。君本讀書富獻身國家。今下儕市儈。願終身浮沉耶。生曰。賈道亦佳。得隴何敢望蜀。姬曰。請問賈與仕孰優。曰。賈賤仕貴。奚可相提并論哉。然賈亦有大小。小者不過負販之流。大者席豐履厚。出入車馬。交結官長。頤指氣使。人多仰其鼻息。一旦納粟入官。頭銜有耀。列於縉紳。財多者指捐。每省卽

民權素第四集

日可以赴任。卿豈可輕視夫賈哉。姬曰：然則君其歎慕夫此乎。生笑曰：生平讀書，所學何事。少時亦嘗有志於登仕版矣。本期有益乎民。生有裨乎家國，必以實心行實政。實事程實功，庶幾有用之材。得爲世用，卿不觀今時之爲仕者乎。民脂民膏，供吾私。靈雖閭閻之疾苦，家國之安危，有所弗恤。但觀其旌旄導前，騎卒擁後，出則高車駟馬，入則重茵列座，自以爲一世之雄。如是爲官，我所弗屑也。不謂卿雅人，亦墮世俗之見，遽欲以此動我。淺之乎。視丈夫矣。姬曰：君既知之，云何不仕。況今當國家求才孔亟之時，何不出而霖雨蒼生，以一展其抱負哉。生曰：卿偵耶。僕縱讀書，未經列榜。安能一行作吏，變白屋而青雲。姬曰：司馬長卿之才，尙以費郎自顯。安知市廛之宅，不鐫德政之碑乎。況賈可爲官，君曾言之矣。茲曷弗步其後塵也。生笑曰：卿真妄矣。區區作賈，尙賴卿維持。得有一日，又安能一旦得志哉。姬曰：君果欲官，妾能謀之。然丞尹府縣地位，太卑。惟監司觀察之尊，豸冠綉衣之榮，或可稍爲吐氣。生曰：計將何出。卿試言之。姬乃出舊裙，以小刀破絮中所裹粒粒，皆明珠也。以雕盤數之，得千餘顆。大者如豆，小亦如椒，更於領際剖得一紙。大僅盈掌，令生持赴省垣。向某銀號領得三萬餘金，促生赴部。以海防籌餉例銓選。僅兩月，授某省觀察使。乃挈眷之任。

時土匪未靖，行旅戒途。歷任當道，皆以粉飾因循，致跳梁者益無忌憚。姬謂居官之道，務在除莠安良。因勸生力爲整頓。雷厲風行，檄飭所屬緝捕從嚴。未一年，境內大治。薦章交上升任黔中廉訪使。旋升方伯，改授雲南巡撫。攜眷赴滇，首在察吏安民。杜姦去害，時邊徼甫平，強隣密邇，生一切處之以雍容靜鎮。內消反側，外絕覬覦。遠近



晏然。官民咸倚爲長城焉。後因某鉅案牽涉某大僚。生惟一乘至公。絕無瞻徇。某大僚幾以此獲罪。心甚銜之。指使某侍御論奏禍且不測。姬殊坦然出。囊所得珠。穿成珠花。二配以翠石。光怪陸離。不可逼視。密遣人獻於大臣。之寵妾璇娘。求其乘間緩頰。事遂得解。姬曰。宦海風波。未易經歷。勸生上疏乞骸骨歸故里。優詔不許。再請而後允。遂携姬偕隱。卜居於西湖云。

女兒紅（續第三集）

雙熱

少年曰。然予卽今當歸耳。戚曰。子歸後。幸卽以消息來。少年遂別行矣。忽作咄咄聲曰。紅紅非俟予於此耶。今安在。翹首四望。寂無人影。時曉霜滿地。惟見履跡狼籍而已。楊村地荒僻。時又早踏霜而行者。如晨星之寥落。既無所覓。紅紅只索登舟去。去舟尙遙。少年便極目望紅紅在也。否。童子雪雪（童子名）蓋指曰。岸次多一舟泊矣。少年曰。然既近岸。則見紅紅固在舟也。少年一躍而登。曰。予疑。卿舍我而去矣。胡不俟予於途。而俟於舟也。紅紅曰。予憶及舟中無人。故歸而留守耳。少年與紅紅言次。鄰舟有二男子。貌糾糾。身出鷓首。作窺探狀。少年不爲意。以爲是登徒子。目灼灼似賊。貪看紅紅耳。乃低語紅曰。解維解維。折回折回。紅問故。少年具告。以戚言。紅紅亦曰。戚言然也。既放船而隣舟亦遙尾之行。

歸舟風逆。盡日僅行四五十里。日落風更惡。舟止不前。泊岸過宿焉。其地岸荒水濶。孤舟息此。不虞錦帆賊乎。紅紅自負其好身手。卽亦安然燃薪作炊。烹枯魚。燂晚菘。少年令雪雪助之。析薪而已。則爲紅紅滌杯盤。紅紅笑曰。

民 權 第 四 集

此豈書生當爲事。則忝而自滌之。既而同食。燈前人影。居然雙矣。飯罷閒話。旋各就寢。雪雪伴少年臥船腹。紅紅臥船尾。是夜月黑風聲如虎。舟中一燈。凝寒不紅。雪雪童子也。童子嗜眠。鼾聲先作。少年思家切。輾轉不成眠。試呼紅紅。紅紅固亦醒。睡異哉。紅紅豈亦有心事耶。

夜如何。其夜方中風息矣。少年猶高撐雙眼。案頭燈豆昏昏欲墮。乃見月光乘隙而入。羅羅清疏。則又呼紅紅曰。予苦不能寐。奈何。紅紅曰。夜寒襲人。妾亦不曾入夢。今也風去而霜又來。寒益甚。然風勢既平。則明日行舟無礙。可速達。以慰君歸心矣。少年唯唯。旋加衣起。啓船頭之扇。紅紅急呼曰。誰。少年應曰。予也。不能寐。毋望。月耳。紅紅曰。不宜冒寒。……然而少年已登船頭矣。未幾。紅紅覺船身一陣動。忽聞少年呼救。聲紅紅大驚。倉皇起奔赴船頭。瞥見二男子執少年過船去。

紅紅躍登彼舟。則見二嫂在焉。二男子持少年松妻拔刀其梯。引巨索縛少年。手足戟指。數之曰。紅紅。弑兄非汝所教耶。紅紅私奔非汝所誘耶。今先殺汝。然後寸磔紅紅。……語未終。一男子已中紅紅沒羽箭。一鏢入左目。痛而呼倒矣。甲男被創。乙男急舍少年。奪松妻手中刀。忽遽自艙中出一跬步。問紅紅。又以一鏢的其胸。於是乙男亦倒。紅紅大呼而入。曰。紅紅來矣。二嫂無恙。少年何辜。竟欲得而甘心耶。此時乙男之刀已入紅紅手。二嫂自揣非紅紅敵。則長踞紅紅前。曰。姑……姑知罪矣。紅紅色稍霽。投刀扶之。起。孰知松妻點甚。紅投刀。竟乘機拾之。突劈紅紅肩。紅紅目光捷趨。避其鋒。急蹶一鏢射松妻腕。刀墮。松妻痛極。而顛頭。琉璃窗窗碎。破其面。血模糊焉。

是時也。甲男忍痛起。眇其一目。趨紅紅。雄妻爲之助。紅紅急探囊。鏢盡矣。刀固在。又迫不及拾。乃徒手相格。甲男敗。雄妻傷。紅紅徐拾刀。先決甲男。首次及乙。乙氣已絕。胸次血涔涔焉。紅紅知二嫂重創無能爲矣。從容解生縛。生顏色如死。紅紅曰。君飽受一驚矣。今幸脫險。血泊中不可留。歸舟去者。乃扶生歸舟。而童子舁聲。猶踴踴焉。紅紅以足蹴之。醒曰。暫伴汝。主予去。便來。又顧生曰。彼舟事尙未了。妾今當往了之。君可安睡。藉以鎮驚心。紅紅過舟。怒叱二嫂曰。疇昔之夜。汝等夫婦。狼狽作禽獸。咄嗟。兄耶。嫂耶。皆我仇也。予初欲貸汝二人而汝。揮刃於不備。而汝……助乙男。而乘我。予不殺汝。汝且謀我。予不殺汝。汝且劫財而殺人。今不汝赦矣。乃各飲以刃。投尸。葬魚腹。滌舟除血痕。拾鏢返。諸懷滅燭。而返。返即放船。欲舟之速也。則努力駕舟。且於倉卒間。格四人。甚矣。儻約行十餘里。乃敢息。入艙視。少年猶帶餘驚。童子獨忘機。伏案假寐。又入黑甜鄉矣。紅紅奮身殺賊。急力操舟。其勞苦。何如挑燈小坐。蘭吹帶喘。汗溼胭脂。雙頰如浴露。美艷馨紅。欲滴。少年感紅紅。甚絮絮作慰勞辭。紅紅一笑而已。是時雪雪夢破。揉眼看人。忽駭曰。紅娘衣何來。血而履。而襪無。不然。紅紅喝曰。低聲旋笑。語少年。妾亦太草草。遍體都是血。紀念何可以不禡。胡君亦不爲怪耶。天且明矣。紅紅身外之紅。荷暴於人大不穩。便言畢。遽入船尾。既復入艙。紅紅裝一新矣。未幾霜天月落。東方既明。舟復行。迨日亭午。紅紅曰。至矣。至矣。少年躊躇不遽上陸。目視紅紅。叻動者。再却。又無語。紅紅異焉。曰。胡爲者。起去。起去。速歸視病人。何如矣。生乃引童子捨船登陸。紅紅獨立船頭。曰。此去無須妾矣。妾以救君。故忍心。至於滅親。故鄉。雖好。妾不可留。子

民權素第四集

然。一。身。行。當。長。往。天。涯。海。角。莫。定。鶴。他。日。會。相。見。耳。少。年。曰。惡。是。何。言。歟。且。過。蓬。廬。以。杯。酒。酬。恩。并。使。家。人。得。瞻。拜。俠。女。子。也。紅。紅。固。辭。曰。妾。今。隨。君。歸。良。足。犯。嫌。紅。紅。以。爲。大。辱。少。年。固。強。之。紅。紅。曰。然。則。君。先。歸。妾。姑。俟。諸。舟。次。少。年。曰。卿。其。賺。我。乎。紅。紅。曰。妾。生。小。不。作。謾。語。何。敢。欺。君。子。少。年。喜。暫。別。紅。紅。趨。而。歸。

諸。君。識。之。少。年。在。紅。紅。舟。循。循。然。規。矩。不。敢。作。登。徒。想。紅。紅。固。女。真。花。也。亦。自。守。身。如。玉。雖。與。少。年。言。笑。無。忌。然。解。脫。而。不。越。於。禮。雖。然。紅。紅。者。未。字。少。年。者。新。繆。各。個。意。中。未。免。有。願。作。鴛。鴦。之。想。願。皆。蓄。意。於。中。絕。未。吐。露。諸。君。試。掩。卷。猜。之。好。事。能。諧。也。否。乎。

少。年。歸。見。母。病。良。已。其。妹。麗。儂。疾。亦。漸。瘳。則。色。然。而。喜。母。曰。汝。歸。何。速。也。醫。胡。不。來。少。年。告。以。若。何。遇。險。若。何。遇。救。紅。紅。若。何。殺。其。兄。若。嫂。及。楊。村。之。戚。若。何。言。母。聞。而。驚。曰。世。固。有。如。此。之。俠。女。子。耶。然。俠。則。俠。矣。畢。竟。心。腸。太。辣。兄。嫂。也。而。可。殺。乎。人。之。無。情。一。至。於。此。少。年。曰。唯。唯。然。兒。微。紅。紅。早。死。於。賊。今。日。安。得。復。見。家。人。哉。紅。紅。之。恩。不。可。忘。也。此。時。童。子。雪。雪。立。於。旁。曉。曉。饒。舌。曰。紅。娘。美。甚。紅。娘。勇。甚。紅。娘。愛。公。子。甚。少。年。怒。童。子。以。目。童。子。乃。不。敢。聲。少。年。旋。隨。其。母。入。於。寢。四。顧。無。他。人。忽。長。跪。母。前。請。曰。兒。欲。以。紅。紅。續。鸞。膠。阿。母。其。許。兒。乎。母。笑。曰。癡。兒。且。起。紅。紅。今。安。在。少。年。曰。兒。上。陸。時。聳。其。來。紅。紅。不。可。乃。與。之。約。泊。舟。待。子。之。後。命。母。曰。然。則。汝。且。命。與。迎。紅。紅。來。苟。可。予。意。當。許。汝。耳。少。年。雀。躍。而。起。呼。童。雪。雪。呼。婢。娟。娟。呼。丁。家。丁。也。甲。若。乙。與。者。與。導。者。導。趣。赴。紅。紅。舟。少。年。更。授。辭。於。娟。娟。曰。汝。可。稱。之。曰。紅。姑。姑。謂。太。夫。人。命。迎。姑。姑。上。陸。去。娟。娟。笑。應。曰。諾。於。是。雪。雪。笑。甲。乙。亦。笑。

少年怒曰。母見紅姑。各莊爾色。紅姑莊嚴不可犯。

一行人去。紅紅來矣。及門下。與雲雪先奔而入。曰。紅姑姑。至少年下階。迓紅紅登堂。紅紅曰。速導妾拜君母。娟忽指曰。扶杖而出者。卽太夫人也。紅紅趨前。盈盈下拜。太夫人曰。起。起。怨老婦麻木不仁。不能答拜矣。我兒非姑。姑安得生還。姑姑行俠仗義。令人感激涕零。紅紅曰。慚愧。紅紅殺兄嫂。是人倫之大變也。嗟乎。兄嫂之罪實無可道。紅紅殺之。豈僅爲救護公子計。夫人曰。兄嫂虐汝乎。紅紅曰。然。豈僅虐而已哉。嗚呼。不可說言。次。怒上眉。稍旋。又嗚咽而泣。紅紅泣而太夫人驟啓其愛憐之心。執其手曰。何事不可說。胡泣爲。盡言告我。可矣。紅紅遲久始問。有密室乎。紅紅當入室爲夫人告。不可令他人聞也。夫人乃獨導紅紅登一小樓。樓多藏書。甚幽僻。時少年徘徊樓下。有頃。但聞母夫人厲聲曰。是真禽獸。是真禽獸。宜汝之殺之也。

少年伺母下樓。窺測其顏色之喜怒。則其阿母以藹然可親之色。親紅紅。時時手其手。少年私慰曰。紅紅殆已可阿母意矣。伺隙探其母母笑而不答。惟以深閨舍紅紅以客禮待紅紅。紅紅或言去。太夫人必止之。曰。既來之則安之。欲安往耶。自紅紅入少年家。轉與少年疏言笑。時麗儂猶嬰牀未能起。紅紅輒坐床頭。伴病人至夜分。乃歸寢。其事太夫人也。如事母以故。益得太夫人歡麗儂亦數向母前稱其賢。於是少年又以紅紅婚事請於母。母笑而不答。如故嗚呼。急煞少年矣。

少年者。凌其姓。雲其名。小湘其字。西冷產也。其父出守揚州。愛廿四橋邊風月。遂挈家留此。不復返。旋其父歿於

任母氏吳教子亦有方嚴而慈愛而不溺雲年十六而喪父二十而娶越歲即賦悼亡一棺猶停於堂而雲遇紅頓忘結髮是果多情人耶抑無情人耶

其妹麗儂弱雲二齡而長紅紅一歲試爲凌家一行人序齒則太夫人年六十七凌雲二十一麗儂十有九而紅紅正盈盈二九也紅紅客於凌者五閱月太夫人深信其爲好女子乃引紅紅至無人處曰子將以汝爲婦汝願乎紅紅顏色加紅俯首無以應固問之乃含羞行跪稱姑焉然而雲郎未知也麗儂未知也又久之太夫人始告其子若女雲郎遽崩角於母前叩首無算仰而謝曰阿母愛兒甚

千金一諾好事雖諧而于飛樂則尙需時日也未婚之夫婦相見乃各引避轉如陌路人予知其外貌然耳兩造芳心早相印矣太夫人既婦紅紅遂令婢嫗輩呼之曰紅娘不復以姑姑稱云

紅紅能武而不能文能舞劍挾彈而不能拈針刺繡太夫人固不櫛進士也乃課紅紅讀而令麗儂教以女紅紅紅慧甚教之讀則善讀教之女紅則善女紅又閱四月乃擇佳期行婚禮伉儷篤甚雲郎後從紅紅習武亦具好身手

某年月日有賊深夜破門入適凌家空舍出獨留紅紅守賊凡四偉男子三其一則蓬頭嫗勢洶洶聲言爲松雄夫婦雪仇紅紅忖曰彼衆我寡奈何乃急閃身入暗隙彈二男子死其一遁紅紅膽乃張挺身出叱蓬頭嫗令長跪紅紅蓋以其爲婆子而易之也孰意是嫗技出紅紅上舞雙劍如旋風直逼紅紅紅紅大窘彈不及發鏢不及

縱七首短兵也。又不能格長劍。閱者諸君得毋爲紅紅重擔憂乎。

凌之西鄰周四福者。強有力。虎而冠者也。亦能彈。亦能鏢。亦能手使種種兵器。常僞云行賈。其實則行劫。凌生識其人。以其非善類。落落遇之。未嘗攀一話。自紅紅入凌家。周偶獲一視。涎於目而慾於心。然風晨月夕。每聞隔院舞刀環。運九節鞭聲。入耳。梯於垣而偷覷之。則紅紅以武術示其夫。身手殊超。超焉。周不覺懷然而懼。凌氏被盜之夕。周固在舍。初殊不覺。凌有盜。既而紅紅大呼曰。予家有盜。左右鄰趨來救。嫗聞亦不懼。舞劍益猖狂。忽一彈自牆外來。傷嫗臂。一彈繼至。著於劍聲。錚然。嫗倉皇棄劍。越牆而竄。寇窮矣。而紅紅登屋追之。所經行者。正周四福之屋廬也。紅紅誤。漏處椽折瓦陷。身遂一落千丈。昏然如死。及醒。而紅紅大驚。

身臥流蘇帳裏。帳外紅燭高燒。一男子黑醜如鬼。迫以刃。曰。天授奇緣於周四福。苟不從。殺無赦。紅紅叱咤曰。予……凌某繼室也。倏忽出七首立斷。一指示周。周大驚。急慰之曰。願送汝歸。幸勿告雲。紅紅頷之。亦竟秘之。閱若干年。雲卽死。死之明年。太夫人亦物故。時麗儂早爲出谷鶯矣。紅紅生一男。父死兒僅五齡耳。紅紅爲未亡人。淒涼甚。亦覺獨甚。每撫斷指。且泣。且憤。一夕。竟飛過隔牆。決周。四福首以平斷指之恨云。

偵探小說 英人失蹤案

松笠譯

第一章

倫敦裏滕廳街有銀行曰高爾培。爲倫敦著名銀行之一。行主高爾培年六十餘。老矣。然頗勤於事。日間在銀行

民 權 索 第 四 集

營業晚則歸雪膝海私室讀書自遣。一夕高爾培方倚案讀索士比亞詩。忽家人哈利師入白。謂頃來一人。自承其名爲勃郎。將有事面君。高曰。客何需。曰。客第言有宮庭密事。與君面談。吾詰之。終不見答。高盛頷曰。異哉。此客汝蓋謂客有密事耶。曰。然。高曰。客有事不於銀行而造吾私室。殆有難言之隱乎。吾見之爲當。哈利師聞言躬身而退。已而引客入。客兩肩極博。身襲極厚之外衣。衣領高起。軟帽覆額。幾沒其眼。狀似畏寒。然天氣熱也。客既入門。對行主鞠躬爲禮。行主報之如儀。行主曰。客蚤夜良止。何事於鄙人。客不答。從容自衣底出小皮匣一。置之案上。信手啓衣鈕。已而轉其衣領。去其帽。除其假鬚。行主一見。乃大驚曰。西發利亞。客呵曰。止。吾勃郎也。行主驚稍定。曰。噫。階。句。勃郎君何爲。而至此。客就坐曰。吾等坐而論之可也。行主如言對坐。客言曰。吾聞。句。吾聞。貴銀行之營業。凡有抵押品者。率可輸以極鉅之借款。行主頷之曰。君亦圖起債乎。客曰。誠然。吾意吾之好博。汝當知之稔矣。行主聳肩曰。然。近日新聞紙嘗競載之。唯多不可信。客曰。吾於茲事。滋以爲慚。蓋吾之愚。不圖至於此極。今皆必得五萬磅。始能保吾之令名。不然。人將目我爲棍徒。而吾之尊嚴掃地盡矣。行主戰慄言曰。吾若可助。無不如君之指。客曰。深感盛意。遂取皮匣。展其蓋。倏見寶光燦爛。映電光而焜耀。蓋赫然一皇冕也。上綴鑽石無數。更附極鉅之紅寶石十二枚。電光寶氣。融成寒光一片。衝其價。乃至無量。行主愕然曰。此西發利亞之皇冕乎。客復呵曰。止。須知隔牆有耳。要宜慎重。爲上。吾今且言吾事。吾蓋不幸。受愚至積欠某氏等至五萬磅之鉅。明約詰朝清理。吾今晚宜還西。句。家。唯必先籌償款。而後行。苟不爾者。吾無顏於世矣。吾將以冕爲質。從汝貸。此數以三月。



爲。還。期。可。乎。行。主。聞。言。蹙。額。沉。思。不。知。所。措。念。客。言。如。是。亦。不。得。固。拒。且。抵。押。品。之。值。遠。在。五。萬。磅。之。上。又。何。慮。之。有。而。責。任。則。甚。重。也。客。誠。齋。冕。至。銀。行。則。守。藏。者。掌。之。足。矣。今。置。之。吾。室。設。不。幸。有。賊。篋。者。來。吾。將。何。以。完。吾。璧。於。客。乎。思。至。此。不。覺。大。震。因。爲。他。語。試。之。曰。以。此。巨。款。調。運。之。難。與。抵。押。品。保。守。之。不。易。必。得。特。別。之。利。益。而。後。可。客。曰。何。如。行。主。囁。嚅。曰。吾。意。責。任。至。鉅。非。得。月。利。百。分。之。二。十。不。可。言。已。目。視。來。客。以。爲。客。一。聞。重。利。如。是。必。將。轉。兌。他。銀。行。爲。助。顧。客。聞。言。略。無。疑。慮。遂。曰。汝。言。亦。當。吾。稔。知。責。任。重。也。速。具。契。約。吾。一。簽。字。卽。行。行。主。不。得。已。乃。曰。契。約。易。也。唯。吾。今。夕。無。款。付。君。不。當。受。君。之。冕。客。凝。思。久。之。曰。得。之。矣。汝。第。與。我。支。票。(憑。票。取。銀)吾。卽。分。給。郵。寄。吾。友。可。也。汝。備。契。約。吾。卽。簽。字。行。主。遂。啓。鐵。箱。取。支。票。簿。一。卷。出。兩。人。對。坐。簽。字。筆。尖。着。紙。瑟瑟。作。響。已。而。一。入。封。已。行。主。乃。取。借。款。契。約。置。客。前。客。如。法。簽。之。行。主。報。以。收。單。而。鎖。皇。冕。鐵。箱。中。客。起。立。喬。裝。如。前。出。手。爲。禮。曰。別。矣。感。汝。相。助。三。月。之。後。必。償。吾。責。今。尙。有。一。言。相。屬。慎。毋。輕。洩。乃。事。也。行。主。躬。身。曰。必。如。君。言。前。途。珍。重。客。復。致。謝。而。別。此。時。行。主。之。家。人。方。伏。身。門。外。就。鎖。孔。盡。得。室。內。之。言。聞。客。去。遂。潛。步。而。出。高。爾。培。旅。邸。門。外。來。一。個。僕。老。人。肩。荷。行。囊。行。時。囊。中。有。聲。丁。丁。如。玻。璃。器。相。觸。者。然。額。髮。凌。亂。覆。以。破。帽。口。角。之。鬚。縱。橫。如。亂。絲。齒。牙。已。脫。啣。一。煙。斗。斗。柄。大。半。沒。口。中。鶉。衣。縷。縷。隨。風。而。舞。宛。如。田。父。驅。雀。之。草。人。屢。已。穿。足。趾。奔。屢。端。而。出。屢。之。後。底。與。其。上。部。離。而。爲。二。自。其。外。狀。觀。之。其。人。殆。一。露。骨。董。者。然。外。狀。如。此。內。容。不。然。其。人。蓋。倫。敦。唯。一。之。竊。賊。名。譚。格。司。居。倫。敦。西。偏。與。之。往。返。者。皆。目。爲。多。財。之。紳。士。雖。相。處。久。不。知。其。操。梁。上。業。也。譚。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行竊既久。術彌工。財愈富。胆力亦愈鉅。嘗竊美國某富人之財。富人嘗憾一人。因以竊財誣之。將就讞矣。被誣者。訴之培克街。操偵探業者勃雷克。勃偵得譚格司。訴之於理。譚懼而逸。並貽書勃雷克。自承其罪。被誣者之冤得雪。久之。譚財盡無計。潛回倫敦。操故業。是日。隱身高爾培門外叢樹後。距地吸煙。若有所伺。倏見高之家人出。譚撮口吹之。其人卽應聲而至。譚問曰。勞勃痴歟。勞勃痴者。故譚格司之侍者。而現役於高爾培者也。勞聞言而笑曰。然。君嘗謂吾役於是。乃大佳。今果然矣。君亦知此時。高爾培鐵箱中。貯何物。邪。譚微哂曰。吾安能知是必珍物。耳。勞曰。西發利亞皇帝。以冕向高質巨欸。今是物在鐵箱中也。譚歡躍曰。皇冕。邪。勞勃痴真可兒哉。試爲我言鐵箱何如。勞吃吃而笑曰。君啓之。如探囊耳。今夕不取。則翌日必貯之。銀行中君之器具何在。曰。已携此矣。今何時。曰。可九下鐘。曰。善。汝往伺人定。後由法蘭西窻漏光示我。曰。可。譚格司因復吸煙。枯立以待。已而鐘鳴十二下矣。則見屋後燈光數處。自窻中漏出。譚仍坦然吸煙。未幾。煙盡。乃棄灰。實斗於衣袋中。挪步而前。倏見法蘭西窻。驟現燈光。譚躡足向窻。啟處見勞勃痴。在窻中悄然。曰。人定矣。譚領之而入。曰。鐵箱安在。勞指示之。譚乃造鐵箱。以手撫其門。曰。冕審在是乎。曰。然。吾親聞高爾培扇箱門而鍵之。譚低聲曰。勞勃痴。誠爲吾黨健將。吾等此來。窘甚。今得此。又無憂矣。不審唯是吾等。既據有此寶。且一躍而爲世界之鉅富。雖稱爲財界之王。亦何不可之有。吾等今着手矣。慎毋喋勞正色曰。君自喋喋。我又何與。譚笑曰。然則進行可耳。言次。取一皮匣出。隨闢之。曰。妙哉。此物雖謂能助我爲王可也。豈第一皇冕而已乎。乃檢匣中物。得強酸一瓶。骨製之鎗。無數。凡此外劇賊應用之物。

皆有之。雖區區一小匣。其內藏各物。除勃雷克外。罕有人備之者。譚格司首取車鎖。向鐵箱門力鑽。漸深。洞成一圓形之孔。乃置鑽取小鐵棍。入孔中撥之。已而綑然有聲。鍵斷矣。譚格司返器於匣。製箱門啓之。則見一皮製之匣在焉。譚格司喜極而嘆。勞勃痴亦欣然忘機。鬥聞身後有人狂呼曰。汝劇賊。奈何盜吾鐵箱。噫。此哈利師也。二賊聞聲大驚。疾轉身視之。見爲高爾培。衣寢衣。履便履。一手持燭。一手持極利之手槍。蓋此老鷹保守皇冕之重任。轉輾床褥。可二小時。終不成寐。故親自下樓一覘。冕之安否也。此時高爾培見冕已被竊。既急且懼。遽以槍猛擊譚格司。應手而倒。皮匣亦同時墮地。勞勃痴乍見高。至木立不知所爲。及譚格司倒地。始驚覺。而高之第二槍又發。勞急避。僅擦頰而過。適回首見案上貯酒器。疾取之。向高爾培猛擲。中高之。顛高昏然倒地。狀如中斧之牛。勞迅取貯冕之皮匣。藏之衣底。又取譚格司之器具。匣實之衣袋中。遙聞室中有無數足聲。窸窣而至。知時已迫。乃負譚格司疾越法蘭西窻。而出。回視高爾培頭部沁然血出。濡染地氈。淋漓不堪矣。

第二章

勃雷克力搖其副丁敢之肩曰。丁敢。吾行矣。丁敢睡興正濃。方喃喃作夢。囁忽驚起曰。先生。汝邪。曰。然。吾頃得雪騰海緊急電話。已罄車將出。汝偕吾往。邪抑留守於此。邪曰。留守乎。曰。然。汝駢聲如雷。睡興方濃。宜仍尋好夢。爲上丁敢失笑。遂起坐。而揉其睡眼。則見勃雷克已盛裝待車矣。勃曰。汝亦往邪。丁敢下榻曰。必往。又曰。雪騰海何事。曰。銀行家高爾培私室失竊。丁敢大怒曰。以斯須小事。乃驚起。二有名之偵探。破其佳夢。邪勃笑曰。吾意是案。

民權素第 四集

或異於尋常。方高爾培在電話時。聲浪顛動。若不勝其激切者。彼雖不言所失之鉅。吾度其必爲無價之寶。今吾車與批得羅已久。待矣。汝疾裝勿滯。丁敢曰。犬亦往邪。曰。吾意茲事。宜借犬爲助。故攜之與俱。吾今遲汝於會議室。可乎。丁敢聞言。乃大倉皇。急切間。碎其盥手盂。又誤着左右靴裝。已乃就坐。勃雷克。車右。勃本善御。此時更縱輪疾馳。無復節制。丁敢在車中。幾傾跌而出。未幾。車達雪塍海矣。遙見窗中燈光。知爲高爾培旅邸。遂止車。逕往叩門。一家人應門而出。曰。來者。勃雷克。君邪。曰。然。主人久待矣。此時方蹀躞室中也。勃曰。吾急欲一見。請示所向。家人勿勿導勃等去。至高爾培之室。呼曰。勃君來。勃等入。家人出自言曰。謝天地。勃雷克舉目見行主。面若死灰。頭部縛手巾。血跡模糊矣。雖已易晚裝。而衣襟不整。知急切間。未及理也。行主見勃。至悽然曰。勃雷克。君。吾失盜矣。吾茲所失。殆無術足以償之。蓋所值不貲也。幸君能珠還。不然。吾顛覆矣。勃曰。君毋躁。吾意當不至如君所云。行主曰。否。吾告君。吾蓋望君能獲。吾亡失之冕。苟不得者。吾必無幸。勃聞言。縐眉曰。冕邪。幸叙。顛末。須知。徒事焦急者。坐失時機耳。行主曰。固也。吾將言之。言次。以手按其額。就坐曰。吾事滋秘。因目丁敢曰。未可爲他人道。幸與君一人商之。可乎。勃出雪茄。並贈行主。行主身體震動。堅却不吸烟。勃乃徐徐言曰。此君爲丁敢。與吾共事。君無事慮。彼請恣意言之。行主曰。然則。吾未言之前。應請諸君力秘。吾言勿洩。勃曰。此吾等之責也。行主聞言。仍猶豫不已。已乃言曰。夜來西發利亞皇帝來訪。其人蓋一博徒也。近與某氏等博負五萬磅。又以國務。急於返國。特就吾假五萬磅。用贖博負。而以其冕爲質。時勃安坐椅中。兩拳緊握。閉目凝神。而聽。蓋勃理案時之恒態也。行主則

以爲夜半趣駕睡魔未去故見爲顛預之象然勃聞言卽微應曰然請復言其他行主續曰吾貸欸後卽鎖冕鐵箱中物目視室中鐵箱曰乃彼箱乎曰然吾鎖冕後終不成寐輾轉中夜以爲吾肩此重寄脫有不測者殆矣吾乃決意下樓一視遂衣寢衣履便履一手以燭一手以槍詎吾一入門卽見有二賊發吾箱竊吾冕吾一見心胆皆裂蓋其中一人非他卽吾之家人名哈利師者也其他一人手持吾冕者則爲吾所弗識勃曰請稍俟先爲吾言其他一人之狀行主沉思久之曰吾不能狀其人君試思吾此際驚懼萬狀目光亦因以模糊第見其人着破衣鬚髯作黑色而已當時吾舉槍猛擊彼卽應聲倒地吾回槍擊家人哈利師不中彼以酒器擲中吾顛吾昏然倒地及覺則其他家人已紉吾首矣家人告我謂吾昏臥可一小時而哈利師及其同黨之蹤跡杳然不知所往而西發利亞皇冕亦不翼而飛勃君乎君苟不爲吾珠還此冕者吾顛覆矣此冕之值旣三倍於貸欸而三月之後西皇必將欸贖冕彼時若不能照付則吾等之所竭力秘密者不且暴揚於全歐耶勃曰然吾今爲君任此案可也君已告警察乎曰否此事萬無公布之理勃曰君何由識哈利師曰吾弗審彼之爲誰唯彼以證書投我曰証書誰爲之曰反復縣人亨德也曰君識亨德乎曰僅知爲一退職之孟買商人曰彼居何所曰吾嘗錄其住址言次啓抽屜出姓氏錄一冊信手翻之曰得之矣惠爾福路二五〇號也勃曰君嘗函亨德詢哈利師之爲人邪曰然吾嘗得其報章揄揚甚至勃曰君嘗向住址錄一查亨德否邪行主愕然曰否吾以爲無需此勃雷克微哂曰試取有反復縣之住址錄來行主如言取至曰此爲硯德那屬地之住址反復縣隸其中也勃遂頁轉之得惠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爾福路因示行主讀之曰。二五〇號孟特斯新聞紙經理人兼理煙草行主讀畢。嗒然無語。勃曰。君函詢哈利師之答書爲手書邪。抑打字機打者邪。曰。打成者耳。勃蹙然曰。此無望矣。雖然。試取答書來。或尙有可供研究者。行主果往檢得之。並取證書至。勃視之。果係打字機所爲。其紙亦通常英人所日用者。打字機爲呂明登牌字跡鮮明。儼然新機也。書中備述哈利師之忠實。足恃勃反覆視之。良久忽吶然出一人名曰譚格司。此時丁敢旁立進曰。先生安知爲譚格司。勃指書中數字爲打字機所脫遺。而以手書補之者。其文曰。『彼爲』“Andheis, 勃曰。譚格司嘗犯盜後。此手書告我自承其罪。吾因詳察其手書中之A與E。可決其爲譚格司之書。行主驚喜曰。君謂頃所言之人。卽吾所槍傷者邪。曰。然。行主曰。譚格司非盜。美國某富人之財。而受逮捕者邪。曰。然。此人爲倫敦有名之怯僕家。嘗約吾爲後會。吾未嘗須臾忘之。今既犯案。吾必竭力與之鬥。智雖天涯地角。吾必覓得西發利亞之冕歸。趙行主聞言。欣然曰。得君如此。吾復何憂。勃曰。君謂與吾所揣度之譚格司同黨者。確爲哈利師然邪。曰。是必無誤。曰。譚格司既負傷。必難逃。他人之注意彼等。且圖歇足以療傷。易服而後他適。唯君能憶譚之傷劇否。曰。是不能言。吾初擊時。譚已倒地。吾疑其爲已死。然卒自逸去。可知良未死耳。勃曰。彼卽受劇傷。而其一手印真劇賊也。今且假助於犬。試取哈利師之靴。或襪來。行主按鈴召僕曰。速取哈利師之靴。或襪來。僕唯唯而去。勃轉身向法蘭西。窺見窻前一極黑之血點。乃啟窺見窻外。復有極黑之血點。勃度其方向。知爲向窻外草

塲而去。因出窻。掣電炬。燭草。復俯窻。窻前血點處。邇日天氣。乾烈。別無足跡。勃自衣袋中出透鏡。照之。則見窻前。纖草上有履痕。一路循跡。燭之。果得一處。草形凌亂。復有血點。無數。蓋哈利師負譚格司出窻後。嘗小息於此也。勃既得此。乃大欣悅。遂回室。而家人已將哈利師之舊靴。至勃命丁敢至車中。攜犬至。嗅之以哈利師之靴。已而引犬至纖草上。指示之曰。覓之。犬聞言。果往嗅窻外。一周。勃復曰。覓之。犬乃猜猜而吠。力掣頸上。皮帶。丁敢曰。犬已得之矣。勃頷之。謂行主曰。謂君收存吾車。吾等往矣。吾犬已知賊之所在。吾深望能追及。兩賊。蓋哈利師既攜譚格司。又必改易服色。而後行。度中間必費無數光陰。吾等幸能追及。而得冕於未毀之前。乃大善也。行主曰。君果得冕。幸勿違此。二人蓋吾事。滋宜秘密也。勃沉思良久。曰。吾必終君之志。譚格司前此嘗盜美國富人之財。警署出票逮捕之久矣。吾今得其人。即假其盜銀之名。而陰求西發利亞之冕。所謂一舉而兩得之術也。行主曰。君之所爲。天實授之。果返。吾冕。吾必厚酬。勃搖手曰。吾正緝案。安所言。酬噫。批得羅。汝往哉。遂率丁敢隨犬行。

第三章

批得羅初引勃等至叢樹後。即譚格司俟勞勃痴處也。繼引回法蘭西窻下。即勞勃痴負譚格司同逃處也。已而引勃等至花園圍墻下。猜猜不已。勃呼丁敢曰。速登墻。丁敢既登。勃助犬上。犬及丁敢既出。勃隨出。見犬越荒田而上。勃及丁敢逕追。此時夜闌人靜。星月無光。勃等盲進不已。倏遇一露溝。勃覺之力引。而過丁敢不及。備竟墜入溝。及起。泥濘滿身。勃見之。局局而笑。丁敢大怒曰。先生何笑。勃慰之曰。非也。汝墜溝。吾心滋以爲戚。唯形狀可。

民權素第 四集

笑。故。忍。俊。不。禁。耳。遂。以。手。巾。授。之。曰。試。潔。汝。身。以。速。爲。上。吾。雅。不。願。虛。糜。寶。貴。之。光。陰。丁。敢。得。手。巾。更。取。草。本。助。之。力。拭。周。身。之。泥。此。時。批。得。羅。已。得。路。急。於。進。行。騰。蹕。不。已。勃。撫。其。首。曰。老。友。乎。汝。勿。急。急。吾。等。行。卽。去。矣。忽。曰。噫。大。事。去。矣。譚。格。司。傷。已。痊。能。步。矣。丁。敢。方。拭。泥。聞。言。卽。曰。先。生。何。謂。勃。引。電。炬。照。溝。之。一。邊。則。汗。泥。中。足。跡。顯。然。勃。曰。何。如。丁。敢。曰。此。爲。二。人。之。足。印。無。疑。勃。出。雪。茄。吸。之。曰。速。行。耳。再。遲。遲。者。將。不。及。又。曰。批。得。羅。往。哉。途。遂。行。如。前。未。幾。出。田。外。得。路。矣。己。而。引。入。一。小。巷。巷。之。兩。邊。皆。小。廬。門。窗。盡。閉。墨。然。無。光。岑。寂。之。中。唯。聞。靴。聲。窸。窣。爪。聲。得。得。而。已。小。巷。既。盡。則。見。夏。屋。渠。渠。高。出。小。廬。之。上。望。之。似。新。建。者。批。得。羅。逕。造。屋。外。花。園。之。大。門。外。設。非。勃。力。掣。皮。帶。者。已。穿。鐵。門。入。矣。勃。率。丁。敢。及。犬。隱。身。門。外。叢。樹。後。從。容。吸。烟。己。而。擲。餘。烟。以。皮。帶。授。丁。敢。低。聲。曰。汝。守。批。得。羅。俟。於。此。吾。且。入。探。丁。敢。曰。先。生。將。何。之。勃。搖。首。微。笑。曰。凡。人。中。心。之。所。圖。決。不。扶。以。示。人。吾。此。行。容。有。危。險。或。句。丁。敢。毅。然。曰。君。行。有。險。吾。必。偕。往。吾。今。系。批。得。羅。樹。上。而。句。勃。拒。之。曰。否。汝。往。何。益。且。聽。吾。言。守。批。得。羅。於。此。丁。敢。聞。之。快。快。不。已。勃。則。獨。身。向。園。門。邊。出。骨。製。之。鎗。一。束。擇。一。鎗。試。其。門。鎖。應。手。而。啓。勃。大。喜。輕。關。其。門。揉。行。而。進。繞。行。至。屋。之。後。部。倏。見。第一層樓窗燈光閃爍。勃立窗下良久無計。忽見窗邊倚洩水管。一勃急抱管而升。漸升漸高。已達窗口。乃以兩手攀。意見窗口。坐一人倚案弄冕。以手撼冕。上寶石室。有火爐。爐旁立書架。二室中陳設亦頗雅潔。勃凝視室中。人不識。面。然。心。知。爲。譚。格。司。也。正。觀。間。勃。兩。脚。忽。離。洩。水。管。全。身。遂。懸。攀。窗。檻。聲。浪。一。動。室。中。已。覺。遽。起。覺。手。槍。蓋。室。中。人。果。譚。格。司。也。先。是。譚。既。盜。美。國。富。人。之。財。經。勃。雷。克。偵。得。之。警。



廳。出。票。大。索。乃。逃。亡。海。外。可。數。稔。既。知。風。聲。漸。定。遂。巡。復。回。倫。敦。喬。裝。爲。退。休。之。商。人。而。卜。居。雪。塍。海。爲。獵。財。之。計。自。分。計。出。萬。全。決。無。警。署。中。人。能。識。破。之。者。至。是。聞。意。外。有。聲。乃。大。駭。異。疾。取。手。槍。推。窗。而。望。勃。不。及。避。猝。爲。譚。所。見。驚。呼。曰。噫。勃。雷。克。即。舉。手。槍。柄。猛。擊。勃。之。頭。顱。罵。曰。汝。好。事。之。狗。勃。受。擊。應。手。而。落。譚。疾。呼。曰。勞。勃。痴。勞。勃。痴。勞。開。聲。至。曰。何。爲。而。驚。惶。若。是。譚。曰。勃。雷。克。已。知。吾。等。蹤。跡。矣。吾。等。不。行。行。且。受。擒。勞。驚。曰。勃。雷。克。邪。彼。何。由。而。至。今。又。安。在。譚。曰。彼。受。吾。擊。殆。倒。吾。園。中。矣。吾。等。行。囊。全。未。趨。行。爲。上。勞。曰。全。矣。曰。善。吾。等。卽。往。覓。舟。赴。紐。約。曰。君。不。嘗。謂。赴。巴。黎。邪。譚。嗤。之。曰。吾。等。往。巴。黎。勃。雷。克。不。旋。踵。至。矣。趣。取。繩。來。勞。如。言。取。繩。相。與。下。樓。向。園。中。此。時。丁。敢。聞。園。中。有。墜。物。聲。心。緒。潮。湧。自。念。主。人。必。入。危。境。遂。不。遵。勃。指。係。批。得。羅。樹。上。直。入。園。內。窺。下。見。勃。昏。然。臥。地。沁。然。血。出。未。及。返。顧。譚。格。司。等。已。至。譚。一。見。丁。敢。卽。以。槍。柄。猛。擊。丁。敢。後。腦。丁。敢。受。擊。兩。眼。火。迸。眼。踏。欲。跌。顧。丁。敢。素。勇。雖。受。擊。猶。能。力。搏。以。掌。摑。譚。格。司。之。面。譚。之。假。齒。紛。紛。而。落。譚。大。怒。力。又。丁。敢。之。喉。二。人。遂。倒。地。苦。戰。不。已。批。得。羅。獨。係。樹。上。久。猜。猜。而。吠。勞。勃。痴。聞。聲。恐。有。人。至。則。取。譚。之。手。槍。擬。丁。敢。之。面。丁。敢。時。亦。力。竭。昏。然。而。臥。不。知。所。之。矣。

次。日。午。後。勃。漸。蘇。知。周。身。被。縛。口。亦。箝。塞。恍。惚。憶。夜。來。事。而。饑。腸。轆。轤。創。痛。又。劇。昏。然。者。再。乃。力。自。振。作。翻。身。而。轉。見。臥。處。似。爲。一。廡。室。而。丁。敢。在。焉。周。身。細。縛。弛。然。而。臥。勃。欲。呼。而。口。塞。終。不。成。聲。不。得。已。力。齧。口。中。物。試。之。已。而。漸。齧。漸。鬆。未。幾。竟。脫。然。而。墜。乃。低。聲。呼。曰。丁。敢。丁。敢。丁。敢。聞。聲。而。驚。翻。身。視。之。見。勃。而。面。部。血。污。淋。漓。額。上。創。痕。

瘞結厥狀如鬼。勃曰：吾已去吾塞矣。吾將翻身。近汝汝試取吾衣袋中小刀，割去吾縛。丁敢頷之。勃遂忍痛力轉其身，且轉且痛，呻吟之聲不絕。卒力掙與丁敢近，曰：可矣。試伸手探之，復曰：得之矣。試展刃割之。丁敢如言，展小刀之刃，勃轉其背就丁敢。丁敢徐鋸勃係手之繩，已而繩脫。勃乃伸手去周身之縛，又起而去丁敢口中之塞。丁敢嘆曰：娘乎，吾幾不得食，且不得飲矣。勃聞之，失聲而笑，復爲去周身之縛。二人運動手足，筋骨略舒。檢視室中，僅一二破桌椅。方欲登樓，忽聞犬吠甚厲。丁敢曰：此批得羅也，可憐哉。此狗吾夜來係之樹上，想此時已披斷皮條，脫身來矣。已而門闢，批得羅搖尾而前，狀似欣悅。頭上皮帶已片片而斷，勃及丁敢競以手撫之。搗之登樓，則見室中凌亂已甚。書桌之抽屜、雜陳案上簿籍紙片，散布地屏上。書桌上鐵道指南一帙，書頁展布，勃一見卽出透鏡，就書頁展布處窺之。欣然，色喜，次就地屏上紙片中檢之，無所得。回顧室隅小桌上，有國民電話公司號簿。書頁亦展布，勃就而察之，忽發怪笑，匆匆出時，計視之，則又繡眉木立。已謂丁敢曰：譚格司已授我以隙，唯其人已鼓輪赴紐約矣。丁敢愕然問曰：何從而知之。勃出雪茄，燃火吸之。徐曰：得自鐵道指南及電話號簿。丁敢趨而視之曰：吾殊不敢謂然。勃曰：汝行知知之。試取吾透鏡再觀鐵道指南展布之一面，有ABC三字，母其上。有物爲往利物浦之火車時間。丁敢如言窺之曰：吾見有指甲印在「十一點鐘火車自攀淀頓往利物浦」諸字之上。勃曰：汝既得火車時間，則當觀電話號簿上肯那汽船公司之號數。丁敢曰：電話簿之展布，或偶然耳。勃曰：汝姑細觀之。丁敢如言，凝視良久，曰：吾見該公司名字之上有針印或指甲印。勃曰：得之矣。此等指甲印必譚格司或

其同黨爲之彼等通電肯那公司必爲部署特別事件或詢行駛時間耳彼等既以十一點鐘火車赴利物浦必附五點三十分鐘之盧雪登坭汽船赴紐約蓋紐約夙爲譚格司逋逃藪也丁敢曰然則先生何以處之勃毅然曰追之耳丁敢曰吾意通電盧雪登坭拘譚格司而搜其行篋或通電紐約警署於譚格司登陸時拘之不審可邪勃聳肩曰吾亦未嘗不可爲此唯此案關係皇冕一經警署必暴露於英美各報紙矣丁敢恍然曰吾幾忘之勃曰吾固未忘也吾人今日之事固爲追取皇冕噫吾必得此愴而甘心之雖窮追至天涯海角吾亦勿惜

策四章

夕陽西下漸近黃昏繁星點點一一鑽沓寥之空而出清風徐來吹爽肌骨白壁紅樓之中星火探窗外射與明星爭其光輝居民熙熙里閭不驚治晚餐檢臥具未幾燈火漸滅人聲亦靜而墨西哥僑來渡鎮之居民一一歸黑甜鄉去矣夜旣闌變驟生墨西哥軍人無數忽又起而反抗政府蓋數月以來墨人方經營革命事業而大將愛爾藩尤爲革命軍之中堅嘗率其屬侵入僑來渡爲政府軍擊退然革命軍夙知愛爾藩之勇初不以小挫爲意唯養精蓄銳靜待再舉而已是晚僑來渡邊界忽有乘馬者二人在月色朦朧中率炮車軍火向僑來渡鎮進發諸人皆衣飾襪縷若丐蓋近日有戰事未遑修理軍服也主者愛爾藩與其副將鄧諾並馬前行愛年事可四十餘身長而瘦面色淡黃鬚髮作黑色儀容整肅望之凜然一若天生將材爲叛黨首領者然既饒智勇性則殘忍人莫不畏之愛初爲劇賊數犯罪後遇一總統援之入尺籍不數年間超升爲上將及今總統秉國愛不謂然

起與之抗。及兵敗。束手入獄。已而革命軍又起。愛及諸死囚。皆釋出。愛乃與革軍合縱。共叛政府。是晚率兵一隊。銜枚向僑來渡鎮。鎮外有鐵道。貫鎮而過。愛爾藩至鐵道旁。停馬。與鄧諾副將密語。忽發令。令騎兵向左右轉。轉入樹蔭下。諸軍亦藏匿。又發令。令從者十二人。引馬隱身樹後。將軍與副將並馬密語。已而並馬至樹後下。馬繫其馬。步行復出。直抵鐵道旁。伏焉。此時人馬寂然無聲。狀至嚴肅。將軍劃火柴吸烟。火光燭而似含笑。容諸人靜守。可一小時。寂然如故。唯聞風聲打草馬嘯。中夜而已。將軍狀極鎮靜。洋洋如平時。副將似震動。兩手時握時釋。忽起坐曰。火車猶未至。何也。將軍笑曰。汝耐之。吾度且至矣。今輪聲已近。吾之所號令者。已遵行否。邪。曰。吾等已強詢司電信者。謂來者乃煤車也。吾則令十二人監察鐵路衛兵。曰。是誠大佳。此時車聲隆隆然。漸近而益顯。車前之燈。光射數十尋丈。副將鄧諾乃手一燈。屏息以俟。車至。已而車近矣。鄧諾擊手中燈。躍登鐵軌上。大呼曰。止。然火車輻輳而行。若不聞者。鄧諾復呼曰。止。車仍弗停。勢且掩鄧諾而過。鄧諾躊躇曰。車竟弗止。邪。因復大聲。警之。且示以勢。車行始徐。已乃倏然而停。車人下曰。先生何爲。鄧諾突舉手槍擬之曰。吾友。此耳。吾等今暫假汝車。汝苟違吾言。槍珠貫汝顛矣。車人大驚。嘆曰。吾知之矣。乃叛黨也。遂舉手示降曰。先生毋相阻。吾奉令聽君所之。愛爾藩聞之。遂號令其屬登車。揮車人司機。而自匿車人身後。以手槍擬之曰。若一動。卽畢乃命。又令其屬盡去車中之煤。臾須而盡。叛黨遂畢登。鄧諾曰。可矣。遂辭將軍去。往治車中軍務。愛爾藩乃令車人曰。向僑來渡。毋喋喋。洩洩乃公。車人如令。開向僑來渡車站。已而至矣。車人忽聞身後槍聲。碎然。以爲愛爾藩之擊已也。顧乃非是。蓋

叛黨號令耳。叛黨聞聲。卽出車列而成隊。車站職員見之大震。莫敢少動。愛爾藩則從容率其屬。直趨僑來渡街。市人聞聲。窺視莫不震恐失色。無敢出而阻之者。僑來渡故有兵一營。以爲保護居民之計。願兵士無遠慮。而樂苟安。自審所處甚安。恆高臥不知禍患之至。及叛軍自街市向兵營來。始大擾亂。兵不及甲。馬不及鞍。號令紛下。不知所遵。營門有衛兵四人。見敵軍如風而至。思閉戶拒之。顧乃不及。遂不待長官令。縱槍狂擊。塵埃雜烟霧而飛。叛軍乘機越四兵而入。忽營中排槍齊發。叛軍不能支。亦大擾亂。此時營中一老成之軍官曰。山哲士者。發令回復秩序。又令軍士覓馬。營中既得令。不復如前此之亂。而叛黨首領受創劇。益奮然率其屬大呼直前。鎗彈落如驟雨。未幾營中火光四起。烟積庭中不散。叛軍已力攻馬廐及軍械所而入。愛爾藩大呼曰。備鎗刀。山哲士亦呼曰。趣前勿却。兩軍短兵接。肉薄而戰。叛軍久戰益奮。守兵漸却。山哲士忽發令。取機關鎗至。縱機狂發。叛軍乃大創。紛紛而退。死傷徧地。山哲士舞刀躍馬呼曰。追擊勿失。遂率衆兵越屍而出。叛軍被追急。亦奮然回擊。不少餒。鎗聲既烈。煙霧蔽天。又雜以呼戰聲。號痛聲。嘆息聲。機關鎗轉機聲。未幾。山哲士中鎗落馬。守兵無主。無復鬥志。紛紛而逃。全軍潰散。叛軍首領愛爾藩。乃奏凱率衆入營。而僑來渡遂入其手矣。

第四章

叛軍首領愛爾藩既得僑來渡。引爲根據地。而以故營房爲總司令部。坐鎮之。勿勿間已逾月矣。愛爾藩已久。僅一女曰陶羅斯。二十年華。窈窕嫵媚。愛爾藩珍之若掌珠。及愛佔僑來渡。女亦偕至。卽就營房中下帷爲閨閣。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女爲南、美、產、身、長、玉、立、常、御、白、馬、風、致、飄、然、可、愛、面、作、蛋、形、色、微、黃、櫻、唇、若、紫、蘭、花、眼、珠、深、黑、如、漆、望、之、靄、然、可、親、一、日、御、獵、衣、跨、名、駒、過、村、市、青、絲、被、肩、如、天、上、安、琪、兒、見、之、者、譁、贊、不、已、女、既、出、村、市、策、馬、向、村、外、草、場、而、去、已、而、直、造、一、牧、場、此、牧、場、面、積、至、廣、縱、橫、可、八、千、餘、畝、爲、墨、西、哥、最、大、牧、場、之、一、數、年、前、有、英、人、二、少、年、曰、克、烈、思、哈、定、曰、非、力、冒、頓、二、人、蓋、中、表、也、出、資、本、十、五、萬、磅、戮、力、經、營、不、數、年、間、獲、利、稱、倍、及、愛、爾、藩、據、僑、來、渡、皆、夜、掠、之、克、烈、思、黎、明、檢、之、失、牛、五、十、餘、頭、心、知、愛、爾、藩、所、爲、逕、造、其、營、中、爭、之、語、相、侵、不、已、忽、陶、羅、斯、飄、然、出、克、烈、思、見、之、心、大、醉、竟、忘、愛、爾、藩、前、却、女、亦、愛、克、烈、思、少、年、英、拔、傾、心、相、愛、已、而、叛、黨、復、掠、牧、場、克、烈、思、大、怒、指、愛、爾、藩、賁、數、愛、堅、不、承、二、人、復、力、爭、此、時、愛、爾、藩、已、頗、知、其、女、與、克、烈、思、有、情、素、心、憾、之、乃、禁、門、者、毋、令、克、烈、思、入、見、陶、羅、斯、顧、陶、羅、斯、嚴、毅、有、斷、見、所、歡、不、至、則、逕、往、訪、之、適、克、烈、思、他、出、而、冒、頓、出、見、之、冒、頓、見、女、乃、大、欣、羨、遽、向、女、乞、婚、女、嚴、詞、拒、之、後、克、烈、思、亦、知、其、事、遂、與、冒、頓、有、却、是、日、女、復、乘、馬、詣、牧、場、克、烈、思、遙、見、之、則、力、趨、而、近、女、助、之、下、馬、克、烈、思、清、臚、骨、立、無、少、年、風、度、見、之、者、頗、怪、女、胡、爲、愛、此、瘠、漠、克、身、長、可、六、英、尺、餘、兩、肩、極、博、面、爲、陽、光、所、灼、色、如、熟、牛、革、然、豐、姿、俊、爽、可、愛、克、既、助、女、下、馬、則、抱、而、親、吻、曰、愛、乎、汝、殆、如、培、蕾、之、花、令、吾、觀、之、久、而、益、艷、吾、不、知、何、時、乃、消、受、汝、女、秋、波、微、轉、低、聲、曰、歡、乎、汝、以、爲、吾、之、不、來、使、汝、不、樂、乎、克、烈、思、以、手、撫、女、之、髮、言、曰、吾、愛、汝、之、離、我、不、管、驟、失、其、魂、吾、不、能、一、口、無、汝、也、吾、愛、試、告、我、能、否、借、通、爲、吾、妻、女、曰、捨、此、亦、無、他、術、吾、嘗、求、之、吾、父、父、以、君、數、與、爭、堅、不、令、吾、二、人、諧、合、克、烈、思、悵、然、曰、吾、乃、不、自、制、平、心、論、之、汝、父、之、從、者、竊、吾、牛、乃、確、

也。此後吾將寢其事。吾寧失牛千頭。必得汝爲妻。女聞言。以纖手攀克烈思之頸。仰而與之親吻。克烈思遂抱女坐懷中。情話喁喁。樂而忘懷。不知有二人者從牧場出也。二人一見克烈思與女之狀。則仍退而入室。二人者一冒頓。一愛爾藩也。冒頓感然謂愛曰。汝見之乎。言次出紙煙。亦餽愛爾藩。愛得烟。登肩曰。見之矣。吾女果嫁汝之中表。可云兩美合矣。吾將棄前却。聽彼等成有情眷屬。冒頓厲聲曰。若女安可嫁彼。吾亦愛汝女。汝其謂何。愛爾藩曰。汝勿驚我。蓋人之愛陶羅斯者衆矣。言次聳其肩。復言曰。唯汝之富。亦同於汝中表。吾何擇於汝二人。冒頓徐徐曰。汝乃注意於金錢耶。愛夷然曰。然。須知吾乃不名一錢。冒頓微哂。倚身而前。以急切之聲。情問曰。將軍。吾聞人言。汝得財。卽爲人効力。然乎。愛爾藩聞言。熟視冒頓之面。良久。乃答曰。卽難者亦復爲之。冒頓曰。是則大佳。吾頗知汝不悅吾中表。蓋以彼數擾汝之精神。愛頷之。冒頓默然。凝視愛之態度。從容曰。設彼與汝鬥。而欲致汝之生命。汝將何以處之。曰。此當關軍事裁判。而以排鎗隊於日起時。句。冒頓續之曰。是則吾中表之財產及牧場。均屬於我。我則娶公女爲妻。愛爾藩聞言。復熟視冒頓之面。良久。問曰。汝何爲吞吐其詞。汝今茲所言。大有意味。吾蓋知汝欲告我者。不僅以汝爲汝中表之繼承者而已。冒頓曰。然。遂移座近愛。曰。吾知汝爲可信託者。吾極欲以心腹視汝。設汝今夕復掠牧場之牛。吾中表必來汝營中爭論。彼若用武。汝就而捕之。可乎。愛爾藩頷而續之。曰。而軍事裁判及軍法執行。卽隨其後矣。汝此後既倍增其產。爲富人。則必不忘其所自。而慷慨輸將。冒頓曰。是何待言。吾願以五千磅爲贈。愛爾藩微哂。起身告別。至門。正色向冒頓曰。此人果死。不列顛政府必倩人偵求其

死狀而交涉大起。冒頓君汝心計工矣。吾爲汝冒險行不道德事。倍汝財產而汝僅以五千磅畀我。豈以我爲蠢夫邪。冒頓曰。請君少安。吾蓋摯愛汝女。而吾中表從中爲梗。吾之恨之者至矣。遂近愛耳語。愛聞之有喜色。顧謂冒頓曰。當如君命。吾今夕以人掠牧場之牛。明日之晨。向愛爾藩聳其肩。冒頓亦然。愛爾藩復曰。汝之所逆料者成功矣。

第六章

翌日之晨。克烈思及冒頓方聚談。忽有人狂奔而入。二人視之。則工頭錢克也。克烈思曰。錢克何爲羣牛無恙乎。錢克怒目握拳憤然曰。夜來又失牛數百頭。不知所往矣。克烈思大怒曰。何哉。羣盜敢爾。吾必懲之。冒頓曰。羣盜亦太甚矣。表弟將何以處之。克烈思握拳曰。處之乎。吾將入面愛爾藩將軍。要求珠還耳。冒頓聞之大說。佯曰。茲事滋宜慎之。幸毋躁率。吾聞愛爾藩將軍其人蓋叵測也。克烈思毅然曰。表兄胡多疑。豈吾等坐聽羣牛膏彼匪徒之吻乎。且吾等乃英人在理。叛黨宜加優禮。愛爾藩雖暴。吾何懼焉。遂撫鈴召侍者曰。趣爲我備馬。復於櫛中出手鎗。實之衣袋中。冒頓見狀。心竊自慶。佯曰。表弟此行將何爲。挾彈以往。豈將擊之邪。克烈思曰。吾深望不及此。唯今茲之行。乃入險也。汝蓋宜偕往爲伴。克烈思雖作是語。心知冒頓胆怯。不往也。冒頓果狐疑良久。曰。吾不往。錢克聞之。匿笑不已。冒頓又曰。兩人偕出。牧場無人主持。亦非計之得者。錢克進曰。茲事吾能任之。蓋克烈思君一身入險。決非良策。冒頓君其偕行乎。冒頓厲聲曰。汝自治乃事可也。吾已宣言不行。汝何者忘預吾事。錢



克謝曰。初不料及此。轉身謂克烈思曰。吾侍先生行。克烈思曰。否。吾將獨行。事若和平。吾亦不較。行再相見。遂策馬逕去。冒頓獨回室中。取酒吸之。面色頓紅。喜氣可掬。曰。親愛之表弟。行再相見。汝自往就死。吾則擁陶羅斯而妻之。且習諸所有。以娛餘日。而瓊花璧月之陶羅斯長侍。吾側生平之願足矣。克烈思既策馬行。歷時良久。始抵營門。門前衛兵。鶉衣百結。口啣紙煙。往來蹀躞。克烈思前曰。吾欲見將軍。汝爲言有哈定者在。外靜候。衛兵狐疑久之。乃曰。先生。吾非不能入言。第將軍殿命不聽。汝入。奈何。克烈思狂呼曰。吾必見之。吾適有事。安能拒我。衛兵乃擲去餘煙。向營中而去。未幾。匆匆出。面帶驚訝色。宣言曰。將軍請先生入見。卽偕吾往。克烈思隨之入將軍之室。見將軍坐紅木桌邊。口吸呂宋煙。見客入。卽揮衛兵退。面客曰。哈定君。聞君欲與吾晤談。然乎。克烈思含怒答曰。誠然。昨晚復有人掠吾牛。計之可數百。將軍蹙額。目視呂宋煙之末端。良久。徐曰。吾安知其事。汝以此語我何也。克烈思聞之。怒不可遏。自念愛爾藩明明爲盜竊之主。而故爲游移之詞。以自掩飾。其狡狠殊堪髮指。思至此。心潮怒上。遽忘愛爾藩爲彼情敵之奧援也。遽忘愛爾藩爲情人之父也。遽忘矜躁之足以敗事也。奮然移步而前。以手將擱軍之面。曰。汝賊徒。汝敢謊言欺飾。汝之所爲。吾知之甚悉。設汝爲少年。吾安能宥汝。將軍大怒。聳身而退。曰。汝退立。克烈思視將軍手中。赫然出手鎗。遂奮力欲奪之。而鎗彈已砰然而出。幸鎗口上向鎗珠直射入天花板中。克烈思伸手褲袋。亦掣出手鎗。厲聲曰。汝乃敢擊我。我今還擊汝罪人。愛亦疾上力搏克烈思。二人徒手大戰良久。愛爾藩漸不支。乃大呼曰。救我救我。一羣之兵士。盪擁而入。愛大呼曰。速捕此人。彼謀吾命矣。衆

民權素第四集

兵乃肆擊克烈思。拳脚交下。已而有人環抱克烈思之足。數人掣其衣而力推之。克烈思始倒地就縛。此時衆人方注意于克烈思。愛爾藩則竊取克烈思手鎗。啓珠房而出一珠。納之己手鎗珠房中。乃回身擊克烈思之口。曰。汝狗。汝敢謀吾命。吾必報汝。克烈思罵曰。懦夫。汝欺我。無援。圖甘心於我。我果得生。必令汝知英人非可欺者。愛爾藩大怒。力擲克烈思之目。克昏然不省。忽副將鄧諾驀然入曰。將軍何事。傷乎。曰。否。唯吾不乞援。必死其人之手矣。噫。其人乃敢謀吾命。鄧諾回顧見克烈思。驚問曰。將軍將何以處之。將軍夷然曰。死之耳。吾意當即開軍事審判。吾將報告其犯罪之由。而宣布死刑。鄧諾愕然曰。茲事吾未敢以爲然。吾今問汝。茲事不誤否。要知其人乃英產也。苟尙將軍揮手曰。吾初不在意。速爲我召諸將。吾將審判其人。鄧諾聞令。猶豫不行。自念將軍怒甚。勸之無益。唯其人果就戮。英政府必索罪狀。則尙思至此。不覺大震。然已無可奈何。匆匆奉令而出。召將校十二人入室。依次就坐。而將軍爲之首。克烈思時已。唇間血沁然出。潒潒而下。環顧室中人。不知何作。鄧諾曰。罪人。汝謀吾主師之命。應受審判。克烈思大呼曰。此謊也。彼鎗擊我。我出鎗自衛耳。將軍大怒曰。汝狗。猶敢不自承。克烈思張目曰。吾必不承。吾敢矢言。未嘗擊汝。將軍冷笑曰。汝英乃多產謊人。吾不難即證汝罪。因取案上手鎗示之曰。此爲汝之鎗然乎。曰。然。曰。汝入吾室時。鎗珠滿乎。曰。各珠房皆實之。將軍憐笑。即以手鎗付鄧諾曰。察之。彼謂珠房皆實。果如其言。當釋不治。鄧諾啓而檢之。得五珠。乃曰。此鎗六房。今得五珠。將軍聳肩。謂在座諸將曰。諸君。此足証矣。吾今定讞於翌晨日出時鎗斃之。克烈思初聞而驚。即又不懼。大聲曰。汝無人道之棍徒。設計謀我。吾鎗

明明六珠惡得亡其一。適間汝自放鎗。乃強以誣我。將軍聞言。即以己之鎗付鄧諾曰。察之。鄧諾如言檢之。既畢。復付將軍曰。珠房皆實。茲事定矣。將軍曰。然吾已宣布。照此執行。克烈思厲聲曰。汝等謂此讞平邪。吾句將軍斥曰。汝狗勿聲。克烈思無懼色。復大聲曰。汝萬惡之棍徒。周內吾罪。汝欲殺我。殺之可也。須知吾爲英人。必有人爲吾復讎。將軍聞之。面色慘變。然仍以冷笑報之曰。吾何懼汝英衛卒。以此囚入獄。翌晨即斃之。決不改圖。此時將軍室中。忽聞異聲。衆目皆注室門。門籬倏啓。則陶羅斯也。珠唇大顛。面若死灰。胸際跳動。足跟搖搖。引目視其所。歡復視其父。慘然曰。噫。吾父。此何事。何爲。而若是。將軍正色曰。孺子。趣回室。此間無汝發言地。女毅然曰。吾不從。命必取報章。乃疾趨克烈思。以臂環克之頸曰。克烈思乎。請告我何由而至此也。克懷然曰。愛乎。汝父蓋蓄志以死我。故不憚誣我以罪耳。女聞之。乃張兩臂。屈膝於其父之前。懇懇謂之曰。是人兒所愛。且稔知其人。非喋血者。父幸以兒之故。弗入其罪。彼若死。兒亦弗能自活。將軍咆哮曰。陶羅斯休矣。汝情人欲殺我。吾安能忍置。且以若之美。轉瞬間。眷汝者至矣。女大怒曰。殘忍之夫。竟出無情之詞。將軍坦然曰。汝以爲吾之生命。重於汝情夫邪。女弗答。從容起立。瞋目視其父。將軍則弗視其女。出煙自吃。女悽然曰。克烈思。必不殺吾父。彼既愛我。寧有殺情人之父。以傷情人之心者。自分盡女子之責者至矣。而父乃弗念我。且吾初非盲者。寧不見羣小之耽耽者。皆欲殺吾。情人以媚汝邪。將軍厲聲曰。緘汝口。勿洩乃公衛卒。速移囚入獄。女復曰。父終以兒故。宥句將軍止之曰。足矣。吾不欲再問汝言。此人與汝若何。亦吾弗恤。彼既欲殺我。句克烈思大呼曰。汝惡魔。汝謊言。將軍狂呼曰。速移囚

出克烈思乃被挾入室，女倒於榻上，嚶嚶而泣。諸將聞之，莫不憐焉。悲之已而女輟泣，自拭去其淚，搓手弗止。忽決然起立，誓曰：吾必救吾情夫，生死不移。

(未完)

短篇 我是乞兒

一 寒

哈哈……哈哈……噲……一寒來了。脫一脫帽，鞠一鞠躬，不免和看官們行一個見面禮。但是我真的和看官們見面起來，却另有一種禮節。這禮節就叫奴顏婢膝。我奴顏婢膝，只怕看官們還不睬我哩。這樣講來，我剛纔說的脫帽鞠躬，不過開口就吹一個法螺罷了。哈哈，一寒到底是什麼樣一個人。我現在把我的身分，編了一個謎兒，說給看官們聽了，就可曉得我是什麼樣的人了。

大家聽仔細，我唱出來了：蓬頭赤腳，三叉路，百孔千瘡，一套衣，捏棒提籃，忙不了，瓦盆沒有好東西。大家聽到這裏，一定出口就罵道：呸呸，一寒滾滾，你原來是一個乞兒。怎配和我們說話？但是一寒一定不服氣的。乞兒也是國民的一分子。乞兒也是看官們一個同胞。你們要看輕乞兒嗎？咳，乞兒倒看輕你們哩。今兒的中國，不是叫做了共和國嗎？共和國是講究平等的是講究自由的。照我看來，平等在那裏，自由在那裏，不平等便是一椿極不自由的事。今兒的國民得著幾分自由的要算是乞兒了。我是乞兒，我便是一個自由神。看官們應該崇拜崇拜我。

不信的聽我道來。我做了乞兒，還有什麼家庭呢？還有什麼妻孥呢？還講什麼名呢？利呢？還講什麼權呢？勢呢？沒

有家庭沒有妻孥沒有名利沒有權勢這纔是無上的自由街頭巷口都是我乞兒高臥的安樂窩萬戶千門都是我乞兒啾飯的方便門月亮兒是我的隨員太陽兒是我的熱客蠅兒蛆兒是我的膩友又落拓又逍遙又閒散又安逸這不是很自由的嗎不比你們爲了家庭爲了妻孥爲了名和利爲了權和勢弄的日日辛辛苦苦年年碌碌忙忙東運動西奔走出盡了醜態盡了氣足有乞兒的身分却没有乞兒的自由所以我乞兒要看輕你們了你們明明都是乞兒自己却忘了面目却說我是乞兒罵一聲滾滾這好比自己戴了眼鏡兒見了別人戴了眼鏡却說他是四眼狗這不是一樁笑話嗎

你們只說一寒是乞兒我是承認的要看輕了我我是決不承認的乞兒和你們是立在平等的地位不應該同病相憐嗎還有一件今兒是沒有什麼大人老爺的了你們對著我乞兒却還裝模做樣擺出一個大人老爺的面孔罷了罷了大人老爺的面孔今兒到處不行只好擺給乞兒看了這副面孔實在討厭我乞兒情願餓死決不願向他伸一伸手開一開口屈一屈膝磕一磕頭我雖是乞兒却還有幾分志氣幾分廉恥我對著人奴顏婢膝是難得的有時窮開心吃的酪酊大醉忽然碰著幾個女菩薩熱心腸施捨起來起碼一個銅元我這纔帶著酒興羞人答答的對著女菩薩磕幾個頭討一把錢在清醒的時候我就做不出以爲對了女菩薩奴顏婢膝也是一件丟臉的事只是我聽說所謂大人老爺們每每對了女菩薩要奴顏婢膝的請問看官們有這件事沒有

我今兒有一個問題。要考一看看官們。一寒、做、乞兒。是世襲的呢。還是手造的呢。是鑽、出、娘胎、就、做的、呢。還是半路出家的呢。我知道看官們是答不出的了。讓我自己說了出來罷。

咳……咳……說也慚愧說也傷心。我今兒五十二歲了。我在二十五歲以前我並不是乞兒呀。我是一個有田有地有家有室的體面公子。噲。沒爺娘收管我。有家當傳授我。你們可曉得我家當有多少。多也不算多少。也不能算少。現洋呢。十萬六千多元。好田呢。一千八百五十多畝。大小市房呢。六十三所。金兒銀兒珠兒玉兒呢。估起價來。足有幾萬元。家裏一切動用的傢伙。一切擺飾的器具呢。估起價來。也足有幾萬元。你想我那時有了這許多家當。自然是一生吃著不盡了。好不威風。好不快活。吃的用的。樣樣講究。件件闊綽。我十六歲就娶了妻。如夫人呢。討了一連串。個個如花似玉。都是出了重價買來的。貴的出了幾千元。強的出了幾百元。一年總要逃走了幾個。逃走一個總要捲去了一大注金錢。我也並不計較。多謝還有許多知趣的朋友。總算照顧我的。牽我、嫖、引、我、賭、嫖、呢。只是我出錢。賭呢。只是我不贏。多謝還有我那賢慧的夫人。因為我家當多。他便幫我揮霍。時常拿準千準百的金錢去貼補娘家。不到五年。不知不覺的把現洋用完了。我便把金銀珠玉兌換了使用。不上一年。又用完了。我便把好田賣掉了使用。今年幾百畝。明年幾百畝。隔了七年。田又賣完了。沒得用了。我便把六十三所市房。一五一十賣掉了使用。不上兩年。又賣完用完了。我便把沒有逃走的如夫人。一個一個強賣了。拿錢來使用。不上一年。又賣完用完了。我那賢慧的夫人。一溜烟逃了。娘家去。情願做活寡婦。再也不來了。我也去趕我出

來了。我沒錢用。沒奈何。便把一切傢伙。索性一齊拍賣了。不上一年。又用完了。再沒有什麼東西可賣了。索性把住的好房子也典掉了。把穿的好衣裳也當掉了。那時我幾歲了。準準二十五歲。咳嗽。咳。不知不覺。做了。叫化子了。咳嗽。咳。我不免懊悔哩。

我做了乞兒。自然在乞兒淘裏渾了。體面公子的面目。再也擺不像。乞兒的面目呢。一時却也擺不出。在乞兒淘裏。我還想位置自高。那知一般乞兒。怪我大模大樣。我還吹了一陣過後的法螺。說我原來這麼樣有家當。那麼樣大世面。那知一般乞兒。把從前的身世講起來。大半是。有家當的。有世面的一寒。一寒。希什麼罕。阿呀。看官們聽聽。憑你有百萬家私。只要一陣嫖賭吃著。包管你定做一個完完全全的乞兒了。

我做了乞兒。要再做一天體面公子。呸。今生休想。你道我懊悔不懊悔呢。我從前爲什麼沒一些兒主意。沒一些正經。把百萬家私。輕輕送在賭場裏。輕輕送在女菩薩身上。輕輕送在綾羅綿繡山珍海味的中間。幾世吃著不盡的。給我半世弄的精光。得了一個光宗耀祖。顯揚父母。極雅致極體面的好名詞。叫乞兒。乞兒。咳嗽。臉子丟盡的了。

我做了乞兒。我這纔可惜起家當來了。我這纔要起面子來了。這叫做敗子回頭。已經遲了一步了。你道我懊悔不懊悔呢。我高一層論起來。今兒的中國窮的彷彿同我一樣。我那百萬家私。倘然留到今日。我情願一齊供獻在政府裏。雖然自己沒得用。做乞兒也博得一個好名聲。那一個不說我是愛國的第一條好漢。那一個不另眼

相。看。呢。我。降。一。格。論。起。來。我。把。百。萬。家。私。提。出。幾。分。來。辦。一。些。公。德。事。業。辦。一。些。公。益。事。業。不。是。也。有。一。點。兒。交。代。嗎。再。降。一。格。論。起。來。我。把。百。萬。家。私。省。用。不。是。到。今。兒。依。然。有。田。有。地。有。家。有。室。嗎。咳。咳。今。兒。罷。了。今。兒。糟。了。我。奉。勸。世。人。有。家。當。的。一。定。不。少。切。莫。要。學。我。的。浪。吃。浪。用。總。要。把。我。的。前。因。後。果。當。做。一。面。鏡。子。不。時。的。照。一。照。不。要。空。談。愛。國。愛。國。須。要。拿。出。錢。來。什。麼。國。民。捐。什。麼。公。債。票。慷。慨。解。囊。切。不。可。捏。緊。了。手。搖。掉。了。頭。只。曉。得。自。己。受。用。還。有。公。益。事。業。公。德。事。業。你。們。趁。早。破。費。幾。個。錢。替。社。會。造。一。些。兒。幸。福。若。然。你。們。只。是。浪。吃。浪。用。或。是。愛。錢。如。命。一。毛。不。拔。看。官。們。不。要。動。氣。我。咒。你。們。將。來。一。齊。做。了。乞。兒。我。要。念。一。聲。阿。彌。陀。佛。

我。是。乞。兒。我。却。一。些。兒。不。自。輕。自。賤。把。一。個。平。等。主。義。很。很。的。要。想。實。行。起。來。我。開。口。便。說。四。萬。萬。同。胞。眼。光。裏。看。出。來。二。萬。萬。的。男。子。都。是。我。的。兄。弟。二。萬。萬。的。女。子。都。是。我。的。姊。妹。只。是。我。有。這。種。癡。想。却。並。不。能。實。行。咳。今。兒。的。中。國。依。舊。有。種。種。惡。劣。的。階。級。制。度。貴。賤。貧。富。四。個。關。頭。只。是。打。不。破。有。一。般。冒。充。平。等。的。人。見。了。比。我。富。的。或。是。比。我。貴。的。我。便。同。他。去。稱。兄。道。弟。說。是。平。等。呢。見。了。比。我。貧。的。比。我。賤。的。就。不。說。是。平。等。了。咳。壞。了。壞。了。人。人。打。定。這。個。主。義。人。人。劃。清。了。貧。富。貴。賤。的。界。限。自。然。階。級。重。重。再。也。不。平。等。不。來。了。

叫。化。子。該。吃。虧。排。在。結。末。一。級。就。挨。在。最。下。一。等。我。要。平。等。人。人。不。平。等。我。自。由。自。在。的。乞。兒。只。此。一。件。事。美。中。不。足。乞。兒。不。能。平。等。乞。兒。也。就。不。十。分。自。由。了。做。了。乞。兒。便。到。處。看。人。的。冷。眼。吃。人。的。冷。風。乞。兒。偶。然。得。罪。了。人。人。便。叫。了。叫。化。頭。兒。來。了。阿。呀。好。怕。呀。阿。呀。好。恨。呀。叫。化。頭。兒。便。是。叫。化。界。的。大。總。統。原。來。是。很。專。制。的。很。強。權。



的很惡毒的很利害的他總統了瞎丐。啞丐。癩皮丐。跛足丐。瘋癱丐。五大族真是了不得呢。把種種辣手段放出來。對待我乞兒們。乞兒怕的叫化頭兒像惡虎。恨的叫化頭兒像毒蛇。只是一種不知廉恥的乞兒。沒有志氣的乞兒。却是鬼鬼祟祟。佯佯侃侃。恭恭敬敬。肉肉麻麻。向那叫化頭兒盡心竭力。狂拍馬屁。拍上了便狐假虎威。助紂爲虐。居然也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動弗動來。虐待叫化同胞了。我是恨極了。贈給他一個徽號。叫做叫化界的副總統。這樣說來。享受那飽滿自由幸福的要算叫化界的總統了。那知却也未必。不過比平常的乞兒稍勝了幾分。他碰著了飄洋過海來的流丐。惡丐。休想碰他們。一碰要是碰他們。一碰他們。便要來惡詐你。成羣結黨的難爲你。所以叫化頭兒。叫化副頭兒。憑他這麼樣。那麼樣的不可一世。只不過欺侮欺侮五族。叫化同胞罷了。至於超出五族外的惡丐。流丐。也未可以奈何他們。這就叫背上拉胡琴哩。只是我一輩子的乞兒。一輩子有志氣有廉恥的乞兒。悶悶的受叫化頭兒的諸般壓制。既不公平。也不自由。惟其不公平。所以不自由。我想。到這裏。又羞。又惱。又憤。又怒。又氣。又苦。我的叫化髮。一根根堅的壁直。我的叫化面。一陣陣變了顏色。我的叫化眼。一點一點滾出淚珠兒。噲噲。一寒哭了。一寒爲什麼哭呢。爲的是不能平等。不能自由。雖然有吃有喝。有叫化棚。可坐。可臥。有叫化淘。可談。可說。只覺的周身不遂。一肚皮的慄慄到底。我是自由神嗎。我簡直是一條可憐蟲呢。我今兒說的一大片快語。不過當看官們是小孩子。拿了一塊黃連。拿了一塊老薑。却哄他道。這是糖糖。甜得很。的明明乞兒不自由。却說乞兒很自由。哈哈。看官們上了我一個大當了。看官們一定要罵我道。一寒又會調笑。

人又會哄騙人。做了乞兒。還尋人的開心嗎。看官們罵我。我自然有說話來回答的。只是我肚子餓了。要去討一些兒夜飯吃哩。看官們明朝會罷。

規篇  
小說  
滑稽尙武

肝 若

滑稽先生便便大腹。自謂此中藏有十萬甲兵。故輒喜與人談軍事。聽至私家仇殺及少數人之較量武力。亦津津樂道之。

日者詣余廬。索茗甚急。侍者以巨碗進。先生受之。作牛飲。既訖。譚風遂傾四座。

先生曰。吳越之戰。古軍事之最足稱道者也。余以是築滬甯汽車。蒞闔閭之城。訪臨頓之宮。冀有如夫差專諸者。流相值於道路。俾得一瞻其臥薪嘗膽。見義勇爲之遺範。故留其地者信宿。旋費雖罄。絕無悔意。惟覺腦海中。思潮盪盪。爲彼吳下雄風所襲擊。已增長余軍事上之新智識不少。子吳人也。當樂聞故鄉事。試爲子述鄉人之大決鬪。余曰。善。

於是滑稽先生復啜茗一巨碗。以掌抵案。作巨聲。若講評話者之擊醒木然。合座之人。神俱振刷。先生乃徐徐語曰。甲乙二人。闕於一室。詬誶聲盈耳。甲則摩拳擦掌。四顧覓刀杖不得。乙則擡袖束帶。惟恐身手不利。落。怒目裂眦。頓足咆哮。其洶洶之作戰狀態。足令聞見者爲之寒心。蓋以爲如兩人之起。必同具偉大之戰鬥力。苟一交鋒。勢非演成血肉相搏之慘劇不能已。故皇皇焉。惴惴焉。無不欲披髮往救之。至則見甲已乘機奪門出。方連戰

其指對乙作最後之警告曰。好男兒莫他去。余將往挾利刃。至以取爾狗命。言訖。即東馳不復返顧。乙聞語。亦挺身立戶外。望影而痛誓之。且曰。是好漢當先來此地。余豈無利刃。余豈無利刃。言次。向西走。此時救者正廣集。聞兩人語。皆甚明瞭。以爲徒搏未成。將作械鬥。此孟賁與烏獲。勢且不並立於人間。世命案發生。迫在眉睫。乃相約分頭解勸。俟兩人來而阻止之。不意自晨至午。自午至於日薄崦嵫。甲乙兩人。竟如一去之黃鶴。影踪俱杳。徒令救者躑躅東西。望穿秋水。聞聲呼負。不止是役也。甲以噴射過多。耗去唾沫三升餘。又摩去兩手指背間毫毛二十四根。乙以細絨不令懈。迸斷腿帶一條。並撕破衣袖半幅。雙方損失其實相等。故由旁觀者定名稱之曰。不分勝負之戰鬥。於兩方面固有之威名。則均無所妨害云。

余曰。南風不競。由來久矣。蓋吳人懦於力。而利於口。勇於前。而怯於後。故其與人搏。祇有宣戰之露布。及作戰之恣勢。迨兩軍一經對壘。反皆退縮。不前往往。藉詞逃避。虎其頭。而蛇其尾。外強中乾。情殊可笑。然此等事。亦適足表示蘇州人之調皮性質耳。蘇州人以擺架子。拉空場。面爲第一。義故俗稱之曰。蘇空頭。空頭者。猶之滬上諺語。所稱滑頭也。彼等於古軍事中。其最表同情。而稱道勿衰者。莫如三國志演義上。諸葛孔明之空城一計。余前聞有某鄉富紳。困於盜賊。屢遭偷劫。於是入城請汎兵。赴鄉保護。以資治安。省吏允之。而未卽發。紳大憂。偶至茶肆。見肆中設評話場。乃入座聽之。藉消鬱悶。場中人頗擁擠。方訝其生涯。何以特佳。就詢於鄰座者。始知是日正演說空城計一節。最緊要之關目。故聽衆獨多。某紳亦竊喜其相值之巧。未幾演者登壇醒木一拍。萬頭齊仰。但聞

民權素第 四 集

諸葛亮如何安排。司馬懿如何疑懼。老軍與琴童之膽寒。司馬兵將之憤激。演者既言之。鑿鑿如經親歷。聽者皆如醉如痴。樂此不倦。某紳傾耳細聽。凝神想像。覺諸葛武侯計妙天下。其雍容不迫之態度。仿髣猶在眼前。一時心領神會。不覺大有所悟。於是待評話終了。立時買舟返鄉。鄰里家屬咸來詢問。請得汎兵若干數。某紳岸然曰。汎兵何能爲哉。余今帶得神兵十萬來。不特余家可保無虞。行見么麼小醜。望風而遁。且不敢履此鄉一塊土矣。衆人又詢神兵何在。某紳復誑言曰。神兵非凡人所能見。隨處可以安頓。一旦有事。頃刻召集。惟余命之是從。兵法云。鎮靜勝於躁急。安逸能制勞動。且有備則無患。爲庶人所周知。以十萬神兵之力。何必更懼此少數之盜賊。君等此後儘可高枕無憂。彼小醜不來則已。來則余自有術以退走之。君等不信。試觀後效。時聞訊者皆鄉間最信神怪之說。而某紳則又爲若輩所崇拜之人。故絕不疑其有譌。羣稱先生造福一鄉。此行誠爲不虛。某紳聞恭維語。益欣欣然有得色。乃詔告於衆曰。自今以後。君等門戶。切不可如從前之嚴緊關閉。無分晝夜。均宜大開。倘遇暴客來。亦不可與之抵抗。當揖而肅之。入渠等知吾儕已有準備。斷不敢貿然行事。還怕神兵突出門外。必然立刻逃遁。且開門揖盜四字。實徑傳中所習。見欲擒故縱。欲拒反迎。乃兵家之妙用。亦治盜之上策也。未幾盜果大至。見家家門戶洞開。而某紳家尤若等閒無事。門外一老嫗執帚而立。略有駭迷之態。某紳則攜其幼子當門坐。手理胡索。高唱『我本是臥龍岡散淡的人。』嗚嗚然以蠅蚋羣盜始頗驚異。略一停頓。某紳卽私自慶幸之。以爲盜果如司馬懿之不敢入門也。於是理胡索益急。復唱曰。『正在門前觀風景。耳聽得許多脚步聲。刀鎗火

把照眼明。却原來是衆家大王又來臨。你在舍下借過金和銀。別來無恙。怨可安寧。我也會命人去打聽。打聽得大王爺爺正望此地行。一回是搶去的財物數不清。二回是燒去了我的前後廳。你不該貪而無厭。又要我的老性命。我祇得在此把駕等。等候你大王到此。譚譚譚心。俺舍下無有別的敬。準備着羊羔美酒。羊羔犒賞你的嘍囉們。你既到此。就該往裏進。我身旁祇有小兒人一個。既無有埋伏。又無有兵。你心中休得胡思亂想。心不定。你就來來請進門來聽我的胡琴。』某紳愈唱愈高。羣盜竊議。謂此老悖當犯瘋症。因卽一擁而前。首以刀砍老嫗於地。復鎗刺其幼子。某紳始駭極。棄胡索狂呼曰。強徒何不說理。如是豈爾曹本領更高。出司馬懿之上。耶。羣盜聞之大笑曰。司馬懿上當亦只一遭。況汝又不是真諸葛亮哉。某紳無可如何。惟有束手受縛。聽其劫掠而去。事後鄰衆畢集。均責其誑言致禍。某紳跌足而言曰。破綻破綻。怪不得怪不得。孔明所彈乃七弦琴。以倉猝不易得。故用胡琴代之。不意若輩俱是行家。被其識破。機關言次。懊喪無既。

滑稽先生時方隱。几間余言。不語亦不笑。余疑其有厭倦意。至是忽矍然起曰。謹哉。言乎。蘇人以空頭稱宜乎。其欲襲用空城計。故智如某紳者。真足以代表蘇州人之特性矣。雖然。某紳終非善學者也。假令其更學空空兒之手段。及孫悟空之神通。則必能成空前絕後之大事業。將羣盜一掃而空之也。余聞之不禁胡盧。

談

林取

周浩題

談叢題詞

瞿 薩 巒

瞿 超 集 古 句

手題金簡非凡筆。不知細葉誰裁出。書册夜燈。

深瑤臺十一層。大道母羣物。丹藥人來乞。摛

藻豔春華紅迷遠近花。

施肩吾仙女 賀知章咏柳 揚萬里秋夜讀書 陳垣開元寺凌虛

閣對雪 孟郊趙記室傲任職無事 薩都刺游梅仙山 潘尼贈河

陽潘岳 元好問少室南原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談叢目錄

謔園隨筆 (續第二集)

攄懷齋贅譚 (續第三集)

紀盜及技擊

奇女子

燒餅子

紅衣女

彌羅寶閣

三桂軼事

一女三婚案

黃公俊

李眉生

目錄

卷 盞

南 村

無 愁

魯 源

景 曾

昂 孫

公 天

杜 撰

病 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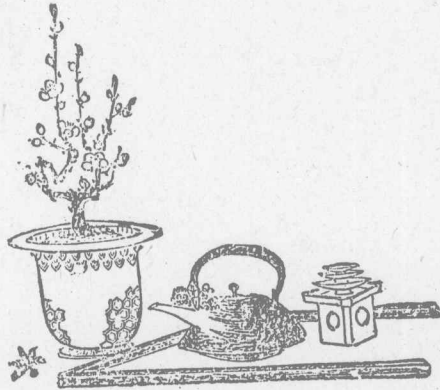
鴛 雛

鴛 雛



長 權 素 第 四 集

龔照嶼  
目 錄



鴛  
雛

談叢

護園隨筆（續第二集）

卷 盒

漢高祖能忍於太公。不能忍於呂后。豈薄於父子而厚於夫婦歟。項羽置其父於俎上。竟以分我杯羹對。及爲天子。明知呂后必亂。乃不除之。臨終告呂氏以安劉必勃之語。回憶當日與楚軍對壘時。其英銳堅忍之概。視今日奚若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富貴逼人。大足損人銳氣。老境頹唐。致成厲階。良可惜也。

韓信謂高祖能將將。吾於文帝亦云。且德量尤覺過人。周亞夫之將才。苟非文帝。恐未必見用。觀其細柳勞軍時。都尉對以不聞天子之詔。入壁門不得馳驅。按轡徐行。亞夫長揖不拜。文帝乃有真將軍之歎。其度量過人遠矣。汲長孺之傲。大將軍當時以爲難。而亞夫竟以抗天子無怪羣臣皆驚也。覽史至此。令人一讀一擊節。

班史稱景帝遵業。比之成康。吾謂景之刻薄寡恩。烏足以當此。觀於亞夫不得其死。令人扼腕。亞夫得罪。始於諫廢太子。與爭約法。景帝竟以大載辱之。猜忌褊急。不值一嘆。其他失德之事。史不絕書。孟堅之贊。豈足爲定論耶。行軍當倉卒危急時。須有權術。以慰軍心。雖詐僞。不以爲嫌。如王霸還報。水堅可渡之類。狄梁公征邕州。以桂陵路險。將士惶懼。公乃集軍士。祀神請卜。以錢十枚祝曰。此行克敵。擲得全色。投之地。果然。遂命以釘釘之。復加封。識及奏捷凱旋。方謝神起錢。衆咸爭看。乃兩面錢也。蓋公密造此錢。以安衆心耳。名將行事之不可測如此。古今斯僕。因所事得人。而名益彰者。正不乏人。如鄭玄。詩婢李賀。奚奴。其尤著者。又郭氏蒼頭。能詩。詩曰。青鳥銜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談 叢

二

蒲桃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吐風雅雖學士大夫不能過也。

歷朝經術休明以漢爲極。盛如尙書之有歐陽大小夏侯。詩之有韓生毛公。禮之有后蒼大小戴。均著於學官。設校書之職。以劉任諸人任之。又宣帝微時。依許廣漢兄弟及史氏授春秋。自天子至士庶無不通經者。可謂盛矣。蓋法制有損革。國學終不能盡廢。此世界之公理也。始皇以變法自任。焚書籍以愚黔首。偶語者棄市。卒至二世而亡。遺吳千古謂非亂法失衆之報歟。

或謂古時教育立於學官者。初無普通專門之名。然如契之司徒。夔之教冑。以及庠序學校之設。周官所載已可得其崖略。吾謂漢之石渠閣詔集諸經師講五經同異。卽普通之說也。如施讎治易。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尹更始治穀梁。夏侯勝黃綱之治尙書。私家著述專攻一經。墨守師承而無越。此卽專門之學也。孔子之博文約禮。則由普通而入於專門。其義益較然矣。

古井田之制。含有均產之義。當時衆建諸侯。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無多少不均之弊。自封建廢而井田之制不行。亦時勢使然也。三代主人和而得其平。秦主專制而定於一尊。則公私之界判然矣。夫井田之制。其至公如此。而貧富之名稱尙迭見於經傳。何耶。吾謂井田者。國民一定之所入。人人所同。專爲農之耕而食者言。若工商之奇贏。士夫之采邑。則又農之外而自食其力者不在。百畝所食之內。故所入較增於農。於是貧富之名著焉。娶妻不娶同姓。禮有明文。防其禮亂倫也。然春秋時之同姓爲婚者。如晉獻之驪姬。叔向之母姬。魯昭公之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吳孟子之類。先儒已嘗言之。吾謂不特此也。如堯使二女妻舜。以觀其內。史記謂堯舜同高祖之族。是同姓爲婚。五帝時已然。孟子謂舜不告而娶。可以深長思矣。抑古時風氣渾樸。館甥貳室。寓有選賢任德之義。故內不避親歟。唐虞書闕。無可考。仍未敢爲定論焉。

三苗共工驩兜。或流或放。惟鯀獨殛死。何刑之輕重。懸殊若此。抑洪水猛獸之害深。故科之獨嚴歟。孔疏訓三苗爲饕餮。或謂其說不足據。三苗國名。今湖南地。不當指一人言。余謂此說非也。鯀共工均指一人言。何三苗獨非耶。豈能舉三苗國而悉竄之耶。當從正義三苗爲縉雲氏之子爲是。且投諸四裔。與尙書竄字之文義亦合。所謂縉雲氏之不才子歟。

有天下者。其國祚之修短。大抵視其得天下之難易。與其重學術與否爲斷。得之易而輕儒者。其祚恆短。得之難而重學者。其祀恆長。秦得天下。可謂暴矣。蠶食六國。存如碩果。始皇起而統一之。不謂之易不得也。漢家開國。較秦爲倍難。沛公知之。入關除秦苛法。繼世而後。次第改革。如秦燔滅文章。漢則大收篇籍。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秦皇坑儒。漢則尊崇儒術。秀才異等。雜而致之。於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然則創業之難易。與國學之興廢。其關係於國家之存亡。豈淺鮮哉。

大小學之名。其來最古。有虞氏大學曰上庠。小學曰下庠。至周時而有成均。瞽宗。鄉遂之設。學制至爲詳密。然禮樂射御。學程不專。文辭足食。足兵。孔孟以教弟子。固無文武之別也。平日彬彬禮教。一旦有事。執干戈以衛社稷。

臨陣之將士卽庠序之學子耳。子路之勇，再求之藝，列于孔門之四科。當日戰績載在左氏，可知古時士農均有知兵之預備已。

自家天下之局成，據天下爲一家之私物，而階級分焉。秦漢以前無是習也。嘗考周禮設官極詳，卽最瑣屑之事，無不有官以主之。如春人主其米，饕人主炊，掌畜主育鳥，染人主染絲帛，以及家人、幕大夫之類。若以今日社會習慣視之，不將目爲賤役乎？古人則不然，設官以爲民，非專以奉一人也。貴賤尊卑無畸輕重之別，人品之高下以賢愚判，不以尊卑殺也。故以孔子之聖攝行相事，可也；委吏乘田，亦可也；得志則行其道，不得志則棲皇車馬，亦一布衣耳。自後世階級日嚴，官制日敝，治官之官多，治民之官少，伴食之官多，任事之官少，且一二小吏爲世所鄙夷，賢者每不樂就，此政之所以日壞也。

桐川詩以淡遠勝。如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閑。曰鳥邊，曰人外，曰閑，寫暮色入畫。又如孟襄陽之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妙在連足兩字。雨後夕陽情景絕佳。若有夕陽而無雨，亦不足奇矣。

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昔人謂襄陽之不見用，正坐此二語。不誦洞庭詩而誦南山詩，命也。吾謂明皇之英明，何至因此介殆亦傳記家之附會其說耳。馮唐之對漢文曰：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意與此略同。而詞更愜直。文帝拜唐爲車騎都尉，豈玄宗不若漢文耶？抑亦有幸有不幸耶？

詠古之作，近體與古體異。長古可著議論律詩，則以含蓄爲上。如義山之南朝陳後宮二律，高情遠識，可於言外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得之若少陵九成宮五古於荒淫亡國之由慨乎言之玉華宮則但作物在人非之感不及其他蓋九成作於隋時玉華作於貞觀一則斥言勝國一則爲尊者諱風人之旨而寓春秋之義焉

五律有不拘拘於對仗者如輞川詩秋風正蕭索客散孟嘗門律而近於古矣太白詩水春雲母碓風散石榴花又如清秋將落帽子夏更離羣以夏對秋古人偶一爲之終非大方家數不可學也

三代以前士農並重田制屬於國家制爲井田與民共之設學校以教民至少至長無不入學自秦開阡陌任民自占田國家不問富者萬頃貧無立錐又燔棄典籍於是私家自爲講授而門戶學派之說起吾謂田制廢而後天下有盜賊以其貧者衆也學校廢而後諸子百家之學起以其非國有也後世國與民日處於分離之勢言田稅則有過割飛灑之弊言學術則有朋黨之禍於是人才不必由學校出徵辟之令行聚斂之章作矣

專官兼職之說亦不能盡拘管仲官事不攝孔子非之此以兼攝爲善也漢何武謂宰相才不及古而兼三公之事所以不治宜建三公官此以專官爲是也成帝卒從武議以王根爲大司馬增俸如丞相以備三公後王莽亦領是職至桓溫則又以大司馬而亂晉然則專官兼職之說各有得失亦視任人何如耳 (未完)

攄懷齋贅譚 (續第三集)

南 村

宅前有隙地平之爲塲縱橫約二百步供曝粟打麥用也沿坎植梅五六本木筆三株柿荊各一雜以菊蓼鳳仙四時之花不絕也坎之中有冬梨一樹高十餘丈垂陰滿庭院春花秋實俱足以娛主人憂日暇無所事徒倚庭

前。藉。衆。卉。之。香。色。羣。山。之。佳。氣。大。足。以。攄。吾。懷。養。吾。真。正。不。必。福。地。洞。天。間。關。萬。里。也。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春。之。中。農。事。最。繁。之。時。也。鄉。居。之。人。自。燒。燈。而。後。即。無。日。不。在。隴。畝。中。東。風。吹。綠。萬。木。健。新。  
麗。日。晴。暄。百。卉。吐。色。鄉。之。人。好。藝。果。如。櫻。桃。如。杏。如。桃。如。李。在。在。有。之。每。春。風。一。到。則。次。第。着。花。夾。雜。於。蒼。松。翠。  
竹。中。如。絕。世。美。人。艷。粧。倩。立。使。人。銷。魂。不。少。予。有。暇。輒。蘇。笠。刻。策。徘徊。於。溪。原。草。積。之。上。與。農。夫。野。老。作。桑。麻。情。  
話。百。花。香。裏。看。春。耕。此。樂。令。人。忘。世。

春。有。二。節。最。重。於。鄉。間。一。曰。社。一。曰。清。明。田。家。此。日。皆。輟。耕。掃。墓。婦。孺。盡。行。山。野。中。游。人。如。蟻。紙。錢。蝶。舞。掩。映。於。  
紅。桃。白。李。間。別。饒。妙。麗。也。城。中。士。女。亦。結。伴。踏。青。寶。蓋。輕。衫。窮。靡。極。麗。酒。客。文。人。輒。呼。明。引。侶。挈。壺。提。榼。會。飲。於。  
山。腰。水。曲。墓。前。壙。側。蓋。俗。所。謂。坐。清。明。也。清。明。前。后。十。餘。日。即。聞。清。明。鳥。鳴。聲。則。晰。或。作。清。明。酒。醉。或。作。清。明。酒。  
醉。痴。嘔。嘔。可。辦。酒。溫。日。煖。聽。其。曼。聲。一。呼。輒。令。人。奮。然。思。飲。游。興。狂。發。嘻。造。物。於。人。何。其。巧。於。安。排。之。如。是。邪。殆。  
亦。憫。彼。驅。馳。名。利。之。塲。勞。鹿。風。塵。之。數。者。與。高。彩。烈。不。自。知。其。老。死。之。將。至。一。朝。大。槐。落。葉。梧。桐。風。倒。便。束。手。向。  
北。邙。山。去。甚。麼。黃。標。紫。標。金。印。銀。印。都。付。諸。覺。來。一。嘆。耳。一。杯。未。樂。生。前。九。原。一。滴。難。到。究。竟。爲。誰。辛。苦。爲。誰。甜。  
耶。多。情。最。是。枝。頭。鳥。苦。勸。清。明。酒。醉。癡。迷。岸。長。鐘。善。哉。烏。乎。

秧。針。刺。綠。柳。綫。揚。葩。鄉。村。四。月。閒。人。少。纔。了。蠶。桑。又。插。田。首。夏。忙。農。較。春。尤。甚。也。五。月。而。后。則。種。植。少。畢。惟。坐。望。  
秋。成。鄉。人。有。閒。輒。網。魚。捕。蟹。以。供。酒。食。又。有。二。三。少。年。好。謳。歌。吹。笛。五。夜。月。明。笛。音。四。起。與。溪。聲。谷。籟。相。和。答。巖。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履徐行。自予宅北下沿徑至溪側。林陰如墨。路依稀。可辨時於枝柯扶中。月光下透。篩影如花。沿溪亦多古木。水聲淙淙。清寒襲體。鄉之人多就此納晚涼。兩岸席坐者殆遍。亦南庄之一銷夏灣也。三伏中。余多流連於此。溪邊一石。潔滑堪枕藉。科頭箕踞。誦老杜水流雲在之詩。熱塵如洗。

六月食新田家大節也。雖貧窘之家亦不忘此市酒肉。採新穀祀祖宗。敬地土。家人父子作團圓。讌樂慶農事之且成。慰子弟之勞苦也。歲稔年豐。柘桑茂蔭。夕陽影裏。聽笑語依稀。知家家扶得醉人歸也。

予性不耐暑。三伏日中。卽蜷伏於林陰溪側。不敢多行一步。然山庄高敞。日夕涼生。較城市人受炎虐差少。每餘霞散綺。山川蒸綠。出門閒行。隨意而往。炊烟暝色。都入畫圖。鄉之人於田阡溪坎。植籬種葑。紫花翠葉。點綴於一。遍黃雲中。別饒幽麗。

南庄有四景。其一曰梅花井。二曰伏波祠。三曰自生橋。四爲相見坡。伏波祠久廢圯。惟存故址。後生且不之識。橋與坡亦無多佳趣。惟梅花井則爲一莊居人之所仰給。功蓋在民。非徒供娛玩也。井在溪中。砌石以成。井底有小沙阜。泉源卽自阜下出。地氣極盛。泉出注泡作梅蕊。明澈可愛。自底直上及面而沒。故有梅花水之名。水味亦甘冽。唯極剛寒不甚和軟耳。

秋氣清肅於人最宜。山川園林亦別呈幽麗。萬物既實。鄉人又日日事收穫。負簞挽車。歌笑遍野。偶披草相逢。則額手互賀。欣農成慶。豐收也。山林果實亦就成熟。如柑橘。如梨柚。如羊桃。紅粟栗。柿葡萄之屬。綴珠點漆。垂黃綻



紫。紫。紫。可。愛。而。山。野。中。紅。粟。尤。多。樹。密。刺。利。質。大。如。豆。經。霜。曝。日。殷。然。若。珊。瑚。採。而。食。之。味。甘。鬆。且。令。人。飽。當。斯。之。時。禽。鳥。極。樂。飛。啄。果。實。遍。集。園。野。擇。精。揀。鮮。逐。地。巢。徒。若。遊。牧。民。之。逐。水。草。而。轉。移。者。於。是。凡。有。佳。果。唯。鳥。享。之。人。而。不。之。如。也。然。彼。類。啄。之。既。飽。且。更。引。頸。高。吭。若。故。以。驕。客。者。予。惡。之。遂。盡。園。隙。樹。橘。柚。柑。栗。之。類。入。秋。而。後。垂。實。黃。熟。之。禽。之。鳥。仍。復。來。集。時。則。側。目。張。味。不。得。其。道。徒。作。屠。門。之。羨。而。已。於。是。彼。類。之。餓。似。稍。殺。焉。

邊。城。瘠。苦。田。少。山。多。歲。出。大。宗。厥。爲。桐。茶。油。類。藉。西。水。運。輸。下。通。滬。漢。年。計。十。餘。萬。金。而。茶。油。又。爲。四。民。日。食。品。故。鄉。野。間。桐。茶。林。往。往。與。田。地。相。參。半。槲。子。之。期。自。白。露。爲。始。號。曰。檢。子。其。勞。較。收。穫。尤。甚。蓋。枝。密。子。繁。必。手。擷。乃。可。而。樹。又。盤。散。攀。登。艱。難。故。費。口。頗。多。且。傭。力。既。難。良。莠。靡。列。掠。門。之。風。時。時。堪。虞。此。時。鄉。人。率。舉。辦。團。練。以。保。安。謐。至。檢。子。畢。期。爲。限。

檢。子。而。後。農。暇。村。靜。矣。雖。有。小。操。作。無。多。勞。也。鄉。人。既。獲。閒。則。入。山。樵。採。伐。廢。木。拾。敗。葉。負。之。以。歸。藏。諸。室。備。禦。冬。用。也。山。翁。野。老。每。於。晴。日。溫。天。則。擔。蔬。果。入。城。市。售。錢。購。烟。鹽。歸。且。必。就。酒。市。飲。及。半。醉。兩。頰。紅。乃。不。于。歸。家。閤。笠。帶。斜。陽。掩。映。於。疎。林。古。道。中。時。時。聞。醉。語。糝。糊。笑。聲。盈。耳。也。

鄉。人。多。好。酒。以。其。能。慰。勞。發。倦。且。足。增。人。歡。興。也。吾。村。中。尤。甚。釀。酒。之。戶。初。僅。一。二。家。而。今。則。青。帘。獵。殆。五。六。處。矣。酒。亦。不。甚。惡。以。水。冽。之。故。色。泛。泛。作。粉。霞。紅。不。能。十。分。醉。人。然。多。飲。之。則。令。人。飽。脹。予。嫌。其。水。氣。多。搯。之。不。敢。過。問。子。父。及。兄。則。俱。甘。之。父。木。嗜。酒。晚。年。來。每。飯。不。能。忘。非。酒。則。食。且。不。飽。然。自。山。居。以。后。卻。不。能。時。得。作。釀。

民權集 第四卷

故往。往。以。村。醪。承。之。久。之。遂。相。安。且。更。喜。其。性。之。和。易。不。若。醇。酒。之。酷。烈。可。多。尋。杯。勺。間。樂。趣。蓋。亦。所。謂。意。不。在。酒。者。也。長。兄。復。如。之。於。是。家。庭。中。麴。秀。才。竟。成。主。客。矣。

園。土。雖。不。沃。然。自。墾。治。後。亦。日。有。起。色。植。菜。蔬。頗。適。且。味。亦。甘。美。畦。町。縱。橫。青。蒼。滿。目。春。韭。秋。菘。夏。葵。冬。芥。以。及。瓜。豈。之。屬。拉。雜。盈。圃。一。家。終。年。可。以。不。素。餐。也。而。菜。蔬。之。類。大。抵。食。鮮。則。土。膏。未。竭。香。味。皆。好。亦。能。益。於。人。若。朝。採。夕。烹。則。僅。噉。渣。滓。木。木。如。嚼。蠟。了。無。餘。味。矣。然。是。非。城。市。中。人。所。能。領。略。予。山。居。久。享。此。味。秘。之。不。敢。示。人。迺。知。閉。門。種。菜。之。英。雄。究。竟。是。福。澤。不。少。

予。宅。左。右。多。林。木。榮。枯。不。長。故。枯。槁。者。往。往。十。得。一。二。然。吾。家。需。薪。不。多。亦。聽。其。杈。桮。蠹。時。與。主。人。添。畫。圖。不。之。代。斫。也。既。而。經。雨。露。所。潤。蝕。日。月。所。曝。蒸。遂。產。生。菌。耳。其。中。可。食。者。頗。多。而。最。佳。品。則。曰。松。菌。及。凍。菌。松。菌。作。褐。色。生。於。松。林。中。出。以。八。九。月。氣。極。馨。馥。凍。菌。則。凍。楸。朽。幹。所。出。色。白。質。韌。有。微。香。味。頗。鮮。美。可。供。作。湯。之。用。以。其。生。於。嚴。冬。故。名。曰。凍。菌。此。亦。山。中。之。佳。味。可。媿。美。乎。菘。者。也。

冬。日。可。愛。暇。晷。適。多。萬。物。蟄。藏。山。川。皆。靜。穆。於。古。茅。檐。黃。裊。又。是。一。番。風。味。鄉。人。或。獵。藪。或。趁。墟。或。存。問。戚。友。各。極。其。樂。以。爲。一。年。勞。苦。之。酬。貸。予。於。此。際。亦。復。從。鄉。人。後。隨。俗。也。朝。噉。照。窗。遽。然。而。起。進。茶。湯。飯。粟。麥。拾。箸。笠。躡。布。履。越。阡。度。陌。隨。意。留。行。環。南。莊。之。村。塢。半。多。親。友。寄。居。每。過。必。留。飯。飯。必。以。酒。酒。必。醉。夕。陽。散。亂。接。離。欹。斜。乃。循。道。歸。而。十。里。菽。田。小。陽。作。花。赤。莖。碧。葉。繁。蕊。如。霜。所。謂。美。人。齊。着。褪。紅。衫。者。殊。媿。媚。動。人。也。

庭前植叢菊。培土深尺許。地氣極厚。花大如拳。且經久不謝。有醉楊妃金盤爪。諸名。每冬深。尚舊。蓀苞露寒。霜冷中凜然。見幽人之逸操。其葉尤肥。剪之歸雜漿。麪炸之味馨。濃可佐酒。此皆山居之新食譜也。然使彭澤令聞之。定當持挺以逐。不容籬畔老饕踐踏其清菜也。

鄉居冬寒。較城爲烈。枯炭餘溫不能上體。田家多掘地爲爐。列榻成座。燒巨材。饒高數尺。經日不燼。老幼團聚。調話爲歡。煮酒煨薯。着手皆成樂趣。及季冬中旬。則拆擋度歲。又是忙碌。釀酒煨羔。購香市燭。日日有城中行。屆臘月念六。遂爲小年。小年唯吾族有之。相傳石軍之亂。時逼歲除。家人將逃匿。故匆匆於是夕。度歲嗣後。因傳之爲紀念節也。然南莊中吾族爲多。其他後來人亦皆漸傳此習。無不作小年者矣。小年不食肉酒。唯供豆腐及麵魚祀神。傳殮皆於午夜爲之。從舊事也。小年而後。越三日則爲大年。是正當之除歲也。大年極喧鬧。人聲火影徹宵。不絕較之通都大邑。殆有過之。

度歲而後。爰及新春。元霄以前。爲鬧燈盛節。鄉中少年趨走如狂。鉦鼓聲不絕於耳。其類不一。而花燈爲最。月破黃昏。則萬炬如晝。炬多束葵。幹麻莖爲之。經風欲烈。光照熊熊。林木皆赤。男婦老幼扶攜隨觀。亦無遮之大會也。小兒女則結伴作七姑娘。或打燕子。弄鞦韆。鞦韆皆就古木爲之。懸巨竹爲繩。登搖勢起。翩翩入雲中。非有膽者不敢嘗試之也。嬉樂歡笑如茲者。凡半月。則西疇事起。布穀催耕。又田家作苦時矣。山中事業大概若斯。予山居者。凡二年。二年之中。日周旋于農夫牧子間。蠲繞藩籬。殊了了無大志。然北窗高臥。擊壤狂歌者。本不知。

王侯將相爲何物。也不意塵凡小謫。孽海長沈。七八年戎馬奔馳。忽忽催老。渾沌既鑿。清靈全喪。每五、夜、燈、青、一、弓、月、白、打、點、茲、編、倍、繁、舊、夢、長、林、豐、學、之、思、何、時、獲、已、也。

紀盜及技擊

無愁

龍山一古刹。數百年矣。院廣而荒。剝落不堪。忽有高僧來卓錫者。一擔一鉢。寄息於此。持鉢下。山雲游募化。半年而後。先成大殿。自此踵事增華。垂及一年。幾與西冷之靈隱爭勝。落成之日。善男信女。絡繹而來。高僧披袈裟。捧紫金鉢盂。坐臺上說法。臺以下。萬頭攢動。衣香汗臭。齋猶莫辨。時四川某政務委員。查案來此。聞龍山佛寺之勝。亦命駕隨喜。游覽一周。莫贊一辭。而客堂佛殿。陳設古玩。尤極精雅。委員忽視數種古物。心甚驚訝。細細審鑒。確爲川中某叢林之陳設品。尙有某種小品。爲委員之太夫人所助者。器底且有特別記號。今亦運送來此。豈非咄咄怪事。於是密陳省中大吏。言其異事。時省中亦數患盜案。無從破獲。留心入寺。以覘僧異。客座中懸水牌一面。凡諸捐款者姓名。咸標其上。某大人某司道。咸各助款。有差。本省撫帥列首名。助銀三千元。首府某太尊。助銀五百元。而某太尊之內姓。見之大駭。以爲太尊並未助款。問之同官。咸稱均無其事。而公署失竊。則都有之。方知寺僧各以所失物變價作捐款也。商之大憲。僉謂僧之神通。殆不可及。所奇者彼不入私囊。而助佛寺公。而忘私度量。尤不可及。云云。寺僧極風雅。時與紳士爲詩酒之會。飲酒食肉。不異流俗。一日復設筵請客。官紳咸集。說笑甚歡。席間行令。紳謂家中有紅樓夢酒籌一副。極有趣味。擬命家人往取。惜道遠爲難。僧唯唯。入內不頃已。至席

上問此壽是否貧僧幸不辱命紳大驚無言酒半僧出瑤琴錦囊裘之橫膝上一彈再鼓其聲冷洽羣客贊琴傳觀視之則某候補縣令之物也於是官紳會議以爲劇盜不除終非地方之福遷兵圍寺誣以叛逆則寂寞禪關僧去已久有一公函遺案上略謂貧僧雲鶴之性弄狡獪游戲人間並非殺人越貨之儔公等食豐履厚吝此區區而不予畀未免狹量貧僧行矣惟僧寺建設不易祈善爲保存爲名山生色也官紳咸從其志至今龍山某刹中之古物甲於他寺云

段七者浙江之石門縣人得少林真傳至今石門人尤宗段氏之十三套也初學拳於少林僧技術銳進向例學拳者須五年畢業欲半途退學者當遊寺中羅漢堂一周能出堂者得以任其所之堂中遍伏機械不慎觸機或墮深坑或成齏粉即能倖免羣大力者聚而角藝亦危險萬狀質言之無非欲取其性命而已

段七學技垂四年思家情切心憚羅漢堂之險不別而行從間道亡去崎嶇山徑奔涉一晝夜方及大道既歸盡心授其藝術於弟段八妹段九終日練習進步之速亦如乃兄然段氏非無故學武者因石門當運河孔道糧船人夫橫行不法達於極點段父亦恒受折辱臨終時遺屬使子學武藝藉爲禦侮之具善繼述事段七之謂矣少林主僧以段七之亡引爲恨事必欲追取彼之死命其時段居鄉邑邑中某典肆來一惡僧敲木魚坐地募化日暮不去肆主求息事自二十三十益至百五十金僧猶不允適道左遺有研布之石元寶重可三四百斤僧移至寨門日間不能出入夜間不克閉戶肆中之人夙耳段七名不得已具聘往求段七之母不許謂兒有母在未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便以身許友。肆主跪母婉請。七亦力請於母。母遂允許。相偕至肆。時惡僧已居此數晝夜矣。坐臥飲食。均不易地。段至。視僧微笑。以足蹴石元寶。問置此何爲。即滾至數丈以外。僧失色。起身收木魚入布袋中。云相公法術。得自何許。老衲亦已知之。後會有期。幸自珍重。點首告別。亦不再索金錢。飄然負木魚出門去。

段七既回家。防範頗嚴。伏處鄉間。足不離戶。一日因事入城。勾當既訖。卽擬返。匆匆下三里橋。去家近矣。而僧適上橋。覩面相逢。無可閃避。僧合十稽首。近地問訊。大相安好。兩手驟捏段腰。勢極猛厲。幸段早自防。兩腰悉護。銅瓦倉猝中嚼。舌尖爛碎。僞爲吐血狀。呼痛下橋。踉蹌而歸。其實並未損傷毫末也。解視銅瓦。悉成齏粉。於是家人設計。僞召醫生。視疾數日後。抬棺入門。盡哭泣之禮。妻子咸素縞。哀毀供靈於中堂。人亦無能知其詐死也。僧自橋下遇段。握段腰際。頗覺有異。雖當時嘔血。疑未必遂即於死。於是另易他僧。市香楮而往。僞爲少林同學。聞師兄死。藉盡吊奠之義者。既拜。見靈前置一巨石拜墊。頗爲詫異。於是伏地哀哭。逾時起身。入靈幃中。繞棺而行。以一指撫棺。口念心經。云代死者超度。吊畢。家人獻茶飲和尚。老母出而談話。僧詢段七病死情形。極其詳細。大罵惡僧無良。言下頗極婉惜。然彼輩固盡係一流人物也。

僧去後。家人察棺沿之木。殆成渣滓。指爪觸近。屑屑墮落。棺蓋且有活動之形。而僧亦因此確知七固不死。並知七尚有弟段八。妹段九。段九之藝尤過二兄。必先死其妹。方可徐圖。乃兄假他事。復往。應門無人。闖然入內。段居鄉里。屋本不大。望見廡下。有一十五六歲之麗人。近窗洗碗。僧入內。口稱大小姐。貧僧有禮。合十鞠躬。思乘勢傷

其要害。女已覺察。立以手中四竹箸。插入頂門。僧不言。亦不呼痛。如朝天一炷香。出門疾行。女喚家人。速出門尾。僧見死。速報果不及。三里倒身橋下而死。然仇讎自此深矣。

時第一僧固依然未死。特不能死。段無以復命於師。屢屢偵段。未得所在。會炎夏。復復闖入段室。有一男子。裸程面裏。而坐僧入室。高聲呼相公。其人不及避。乃與僧相見。則並非相識者。詢之。段七之弟。段八也。僧大喜。致其仰慕之詞。欲約日擇地求教。段八無可推諉。僅能允從。屆日。會於社廟。觀者遂如潮湧。一僧一俗。會見之後。訂立交戰條例。各人負壁而立。任擊三拳。雖死無怨。咸報可。二人悉勇士。爭先求死。遂拈鬪而定。僧先段。後僧即趨立西壁。袒腹受拳。段立二十步外。捋衣出臂。奔而陡擊。拳垂及腹。僧蹲而下。再擊。吸壁而上。至第三擊。偏身避之。均不能中也。及段袒腹負西壁而立。狀一如僧。上下躲避。與僧無殊。至第三拳。段故勿避。僧拳猛進。以爲定可致命。詎意段身稍移。僧之鐵拳。乃勿中。段而中。墻陷入之處。齊手腕。亟思拔出。段驟橫擊其臂。拳臂骨折。噤然有聲。血殷四處。僧亦轉輾地下。從此不起矣。

段八雖獲勝利。頗以報復爲慮。殆遂亦伴死。而段九亦適人爲婦。無事者數年。寺中以二僧久去不歸。更遣人探聽消息。知二僧咸死於段。更選最強之第三僧下山。必尋段九而殺之。以第一次死僧者。明明段九也。於是訪之。段九知女已適人。詣彼丈夫家。通名求見。女分婉後甫三朝耳。臥床褥中。元氣未復。聞及此事。欲下會僧。夫不許。欲語僧以故。請遲異日。段九以示人以弱。遣僕將命。屬去下方稍待。時僧立天井中間。女疾從樓窗躍下。立僧肩。

頭僧若勿覺。出門疾行。道旁觀者。譁然駭異。幸在鄉間。途人勿多。僧行絕疾。女立肩。上自若。忽覺僧臂有異。知彼將運全身之力於兩腕。從而分裂。女體女急。以一足立肩。一足以鞋尖觸僧頭。顛中太陽穴。血出不多。僧即倒地。而死。女因產後冒風。歸不數日。亦一病身亡。自此少林之僧。無來擾者。以爲三命抵換。三命而不知段氏兄弟。明明尙在人間也。

先是女於歸後。閨中英雌。特饒糾糾之風。丈夫有所不善。每受挫折。憚女多力。不敢較也。然殊無術以制之。因求教於演藝者。有無困女之策。一曰。女因事復忤丈夫。夫云。我憚卿者。多力耳。卿之自豪。亦自謂多力耳。然我有事難卿。卿果能者。我方服爾。否則卿亦無庸自豪。女亟詢何事。君試言之。凡人所能者。妾無勿能也。欲女立米囤中。傾米及肩。使自拔而出。女大笑。謂此有何難。速命人如法傾米。孰知竭女平生之力。殊勿能稍稍轉動。女自此氣亦稍餒矣。

(未完)

奇女子

魯源

奇女子張彩雲。魯人也。家故業農。及其父而不變。田百餘畝。躬耕自給。家以小康。女生於農家。是必羸陋者矣。而殊不然。慧眼流波。細眉宜黛。羞桃讓杏。妬燕慚鶯。父母鍾愛若掌珠。爲延師課之。讀通列女傳。女四書等。益得父母歡。必欲爲之擇佳婿。田家誕此尤物。尤可珍。女之名。從而震其鄉。裙屐少年。爭欲爲之婿。媒灼盈其門。迄無成。然芳名益噪。豔慕者益衆。而禍乃作矣。一日。女方處閨課。弱弟讀。父則耕於田。忽聞門外人聲鼎沸。彩雲驚出趨



視則見縣差五六人蜂擁其父或曳之或扶之女急問何為縣差裂眦視破口詈曰汝父欠忙漕抗不納今奉縣尊令捉將官裏去汝佯作不知耶言次或飛一足踢女女仆仆且昏迷移時為鄰人灌救乃蘇蘇即問父狀則已為縣差鎖將去矣女居於附郭距城只有一水隔度縣差往來必以舟女失聲哭登一土阜望父之去路舟影人聲固隱約可見聞也女淚撲絳體發餒以淚眼顧其鄰人曰予受父母鞠育得父母歡愛今也閉門禍從天上來父設有他故予能獨生耶環顧家中親屬蕭索母也多病弟也孱弱阿誰救父予當為緹縈耳予今往矣雖斫頭陷胸亦復何懼家人多方勸慰且云徐圖女執不可強之則跳躑欲覓死鄰人以其志堅則亦聽之嗚呼彩雲彩雲此去遂演出一驚天動地之奇聞女之行也懷多金入城僦屋居偵知父已入囹圄乃袖金賂獄卒宛轉哀求始得入見父父見女悲喜交集曰雲兒汝何得來此汝試視我當不復成人形矣自入獄後倍受凌虐三木之下體無完膚不審前生造何孽乃受此无妄之災即曰追比忙漕刑亦不至如許酷况余固早已完納者乎言已泣女亦泣曰兒來欲設法救父得早日出獄完天倫之樂也父曰嘻禍機危逼汝安知者惡哉縣令聞汝之貌欲妾汝苦不能明言因出此惡計誣予以罪示予以意謂不從予不汝釋嗟乎余老矣死於獄不足惜婚事關係汝終身雲兒汝自權之女強笑曰縣令既屬意兒願充彼下陳以救我父也父女相語獄卒實與聞之女旋起去獄卒以報令翌晨便有老嫗至彩雲寓廬作三四寒暄語後即謂女曰縣尊此舉出人意外姑娘跋涉來此可謂孝矣惟尊翁之安危生死今日一任縣尊之操縱而其實一任姑娘之操縱縣尊得姑娘則立釋尊翁矣姑娘而欲

救○父○者○其○勢○不○得○不○從○以○姑○娘○之○慧○美○必○能○得○縣○尊○寵○居○以○金○屋○衣○以○錦○衣○是○亦○姑○娘○之○豔○福○也○且○縣○尊○以○姑○娘○故○必○且○愛○屋○及○烏○而○澤○及○尊○翁○也○女○聞○嫗○言○知○嫗○來○意○泣○曰○凡○爲○人○妾○媵○者○必○皆○失○意○女○子○其○事○甚○可○恥○予○雖○小○家○女○子○父○母○愛○予○欲○爲○予○擇○快○婚○今○也○已○矣○不○得○爲○齊○民○婦○而○失○身○爲○貴○人○妾○他○日○色○衰○愛○弛○白○眼○橫○加○余○將○抱○實○命○不○猶○之○痛○矣○雖○然○今○日○之○事○急○不○暇○計○予○爲○父○故○何○惜○此○身○哉○嫗○聞○言○得○得○而○去○其○明○日○彩○雲○之○父○釋○矣○嫗○偕○之○詣○彩○雲○所○嫗○狀○殊○足○恭○出○五○百○金○置○案○頭○曰○縣○尊○以○此○爲○聘○禮○老○身○恭○賀○姑○娘○大○喜○於○飛○在○卽○豔○福○無○量○女○微○笑○其○父○亦○笑○嫗○遂○巡○自○去○女○與○父○同○遲○寓○次○雖○在○客○中○而○彩○雲○晨○昏○定○省○如○居○恒○未○幾○婚○期○至○縣○衙○之○鋪○張○甚○盛○飾○其○洞○房○窮○極○奢○麗○凡○新○人○所○需○者○彌○不○備○彩○雲○心○志○忒○別○父○淚○如○綆○登○輿○魂○已○銷○夜○闌○客○散○洞○房○無○他○人○縣○令○帶○醉○入○使○闔○雙○扉○彩○雲○偷○目○視○縣○令○肥○碩○若○果○腹○鼠○胡○然○多○髭○狀○殊○忤○目○又○念○其○以○毒○計○陷○父○而○謀○已○憤○且○怒○心○血○沸○膽○氣○揚○閱○者○諸○君○須○知○彩○雲○此○行○胸○中○早○有○成○竹○此○時○忽○從○身○畔○出○一○七○首○霍○霍○奪○燈○光○此○七○首○正○不○知○其○何○自○來○也○彩○雲○曰○咄○虧○汝○不○惶○恐○爲○民○之○父○母○而○行○不○義○強○妾○我○今○汝○命○懸○於○我○手○縣○令○戰○栗○無○人○色○欲○聲○而○口○若○嚙○欲○遁○而○足○若○僵○彩○雲○奮○其○纖○手○剗○刃○縣○令○腹○沒○其○刃○者○半○刃○出○而○血○隨○之○噴○溢○而○縣○令○死○矣○女○既○誅○令○喜○而○笑○忽○自○飲○刃○死○縣○令○業○有○一○妾○曰○眉○娘○因○妬○彩○雲○私○往○穴○窺○其○隱○視○狀○驚○仆○移○時○醒○闔○署○大○駭○而○彩○雲○之○名○播○全○城○其○父○懼○禍○卽○夕○遠○遁○里○人○嘉○女○之○烈○且○孝○也○多○爲○之○歎○息○有○泣○下○者○

燒餅子

談叢

景曾

一七

燒餅子。丐人也。籍隸南通縣。姓吳氏。本以馱名。終其身。食燒餅。鄉人因稱之。少孤。日扶盲母求乞。年十歲。知孝道。冷飯殘羹。盡遺其母。已則日食燒餅兩枚。泊漸長。以母奔馳苦。請勿出。留居古剎中。隻身走乞。而所乞之戶。胸有表冊。析街巷。輪流轉。幾日一週。其間之艱難困苦者。概過而不入。至鉅宅。輒乞飯得之。卽奔送於母。偶遇有爲富不仁者。強乞之。雖聲勢赫赫。弗懼也。豪富厭其惡。送於官。吳昂然行。官詢以故。則歷溯其豪富不仁之事實。官嘉其俠。斥釋之。由是馱名傳於鄉。繼而孝聲亦著。頗有爲之調濟者。豪富惡之。而無如何。亦多與之。吳注意儲蓄。僅供母以飽煖。已仍以燒餅度日。惟倍其數而已。如是者。以爲常。待漸有蓄積。乃以少數結茅舍。餘則寄存於夙所心敬之富紳鋪中。爲營運計。紳固素善吳者。亦囑執事善爲經理。並代籌算。自是吳每有積。必送於紳。歷三載。計本息近數百串。紳以輟乞勸。吳不然。先置茅屋一椽。以奉母。復聚同道中之老且病者於一處。結廬。以免暴露。且時相恤問。見未食者。必令果腹。有死者。則爲之乞棺。瘞埋解囊。以助。母吝色。於是復有義名。未幾。母病篤。乃輟乞。視疾延醫。治十餘日。卒無效。吳痛不欲生。衣棺之厚。與中稔家埒。禮盡。日事悲哀。未走乞者。百日。有奇。逾年。爲營葬於屋之左側。置蓆蓬於墓上。日必往視。三年如一日焉。時吳年三十。有欽其爲人者。以議婚要求改業。吳拒弗答。嗣乃於同道無依靠之女中。得一偶。年相若。性亦純。居處宴然。旋舉一子。頗清秀。如讀書產。鄉人稱異。有謂爲乃父至性之報者。吳是時益思薄濟。爲諸老丐算月糧。已出其半。餘則分乞於各大戶之善者。人咸自愧。照給無阻。吳按月爲收送。而其分道輪討燒餅。自苦仍如故也。其妻爲漿洗傭。集工資。亦交吳。盡存於紳處。子七歲。入

義學識字讀書。明爽冠儻。師頗重之。善爲之課。十三歲能爲文。吳亦以其子之質美。樂爲培植焉。然同道之幼而孤者。必加意愛護。或令習藝。助以押金。或求告長者。收爲僕役。其資質較秀者。則且令入塾。讀衣食必周焉。數年之久。孤孩之賴以生存者。道不可以數十計。一日正行。忽患腦亂。急走歸。臥少頃。又氣喘不止。臨沒。無他語。惟以安分積善四字。貽妻子。蓋斯時儲蓄之數。已得千五百金矣。其子現方肄業於某師範校云。

紅衣女

昂孫

漢清光緒初。汴晉之間。相傳有所謂紅姑娘者。著名之女盜焉。姑娘本姓洪。又喜着紅色。人是以呼之。其身輕於燕。一躍可數丈。凡劫掠財帛。踰牆穿闥。閱寂不聞聲。當事者莫審其來去。徒望空驚愕而已。或謂姑娘有隱身術。不僅以技能見長者。然性殘忍。視人命如草芥。稍不遂意。則必報以刃。梭歷兩省。殺人至數十起。地方官明知紅姑娘所爲。然衙署捕役畏之如虎。殆無如何也。某年春。吳中某孝廉。挈裝應禮部試。道經某地。投宿於村莊。時天色將暮。莊外喬木成行。夕陽斜射。頗可娛目。孝廉顧而樂之。信步往遊焉。行里許。遙見一紅衣女子。手提布囊。迎風伶仃。行體態輕盈。姿色甚不惡。孝廉尾追之。女子行漸緩。遂互詰姓氏。孝廉具以告。且曰歸路迷。煩佳人指示焉。女子聞言。竟笑謂孝廉曰。某莊距此已十里。天色行將晚。奔宿不及矣。爾尾予何爲。孝廉瞠目不能對。女翻然作色。以布囊擲地。曰。速去。孝廉甫轉瞬。而女子已杳如飛鴻矣。四顧曠野。且驚且懼。乃拾布囊。揭而視之。則一鮮血淋漓之人頭也。見之大駭。皇皇無所措。時星月漸上。極目無廬舍。惟遠遠聞鐘磬聲。乃循聲悚行。約二小時。

許方抵一破刹山門緊閉叩之無應者不得已蜷伏廊下以待漏盡此夜之況味悲鬱悚惶殆無可告語矣天既明叩破刹而入具道失路悲刹中老僧授以趨向得捷行回莊甫入門則旅主人奔告曰客何之昨晚遇女盜行李盡失矣孝廉聞其言幾痛哭出聲急問主人以實況主人曰此紅姑娘之所爲追之無蹤尾之無影雖官軍衙役無如之何也第不識紅姑娘何由而知客之來又何由而不波及他人其中不無疑義孝廉曰紅姑娘何人主人曰以其着紅衣故名孝廉聞至此私議途遇之女子必爲紅姑娘無疑乃具以前事告主人主人曰禍由自作失却行李小事耳恐命將不保護之者無不斃客其慎諸孝廉愈穀餒無地詎轉身入旅舍則行李宛在而案上一封書啓視之乃紅姑娘之手跡也冷嘲熱諷令人且喜且羞可謂惡作劇矣莊內之人羣爲孝廉慶曰侮紅姑娘者無不死而君竟得以安全蓋亦僅事也予之聞見得諸汴省之故老與記載家略有不同爰泚筆述之

彌羅寶閣

公天

讀唐人杜牧吟江南春句有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是知江南爲二教盛行之地臣民士庶信奉者衆然試問某寺何額某寺何址非咋舌無以對即瞠目無所知焉甯非攷古家一大憾事哉吾吳佛寺藏有所謂龍幢者指不勝屈而道藏獨推元妙觀元妙觀之爲吾吳古蹟也雖婦人孺子皆知之而文人學士亦難道其詳豈非習見習聞漫不加察譬之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誰爲之測其盈昃探厥源流哉元妙觀爲道院之名勝地前有三清殿後有彌羅閣爲古吳之大建築物民國紀元壬子陰曆七月十六日傍晚

民權素第 四集

七時五十分。彌羅寶閣火。延燒至十二時四十五分。巍峨寶閣。一剎那間。可憐焦土。攷之春秋傳例。天火曰災。人火曰火。斯閣之火也。道路流傳。所聞異辭。天火耶。人火耶。余蓋不得而知之。

自經斯火。而莊嚴燦燦之彌羅寶閣。幾等之天上宮闕。空中樓閣。非肉眼所能再見矣。不知需幾千年。幾百年後。復有人焉。鳩工庀材。重建斯閣。金碧輝煌。以恢復舊觀也。余於是與廣陵散不復人間之歎。

攷之府志。元妙觀創建於晉咸寧二年。而三清殿則建於宋淳熙三年。彌羅閣之建築也。非一朝一夕之力。與工於明正統三年。落成於五年。募緣而倡議者。道士張宗繼。捐俸而立。案者。巡撫周恂。郡守況伯律。督工而監造者。道紀郭貴謙。至鎮江市木者。化士尤元。貞張養正。閣成而胡濬爲之記。周忱。况鐘。請賜道藏經。有松江楊芝者。善繪事。畫劉海蟾像於第三層閣壁上。趙甌北以爲簀衣。何仙像者。誤世俗以爲唐寅所畫者。尤誤。此彌羅寶閣第一次建築之情狀也。

明萬曆三十年。閣圯。滿清順治間。三清殿圯。康熙初年。有鍊師施道淵。殫心營建。募白金四萬兩。有奇。大殿寶閣。鉅工悉成。事見彭啓豐元妙觀碑。此第一次之修理而已。

府志。康熙十二年。布政使慕天顏重建彌羅寶閣。再期而成。復還舊觀。此彌羅寶閣之第二次建築也。

乾隆南下。在籍諸臣於閣中設經壇。祝慈寧萬壽。駕親臨視。越六年。再建萬壽經壇。恩資帑金三百爲香火供。乾隆三十八年。三門燬於火。四十年。巡撫薩載重修。見府志。薩公仿諸僚屬議修。勸輸助。遴高資者八人。使董其

事期年告成費白金六千二百兩有。舉殿閣之摧殘剝落者並加丹牘見彭碑此蓋第二次修理也。

光緒八年以前殿又圯壞聞之父老斯時第二層第三層閣梯已斷香火無續武林居士胡光墉重爲改建並以餘資修三清殿至光緒十年而告成惜不得其碑而一爲參考也此彌羅寶閣之第三次建築也。

自光緒十年甲申迄今年壬子屈指計之凡二十有九年而始遭回祿造物之定數歟抑人之不戒於火歟余更不得而知之也。

或謂三清殿自郡守陳峴始建於宋淳熙三年至六年而卽火自提刑趙伯驥攝郡重建經元明至清順治間而殿圯康熙年間道士施道淵力新之至嘉慶二十二年殿復燬於雷火尙書韓封等修之然則三清殿已經二火矣而彌羅寶閣甫遭一火其氣運固猶長也。

雖然殿經二火屢燬屢建至今妙一統元之額猶高懸於三清殿三字額下而彌羅寶閣不知何年月日始得復我舊觀也。

或又謂洪楊革命之先而蘇城之將土地廟災民軍革命南北統一而蘇城之彌羅寶閣火以意測之復不知演成何等慘劇余且爲大局危。

或曰三吳人士素奉香火上天孚佑下民不忍加劫於三吳人士而特加劫於彌羅寶閣此齊東之語不足爲訓春秋之筆火不絕書三界劫火洞然氣燄且及六慾天界遑論玉清道場哉。

雖然彌羅寶閣之祀不可不詳記者備遺忘也不觀彭碑乎碑引傳記天曰神地曰示天神之貴者曰太乙紫微帝座主以昊天上帝而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隸也地之分職者曰社北郊后土主以皇地示而山川嶽瀆邱陵方望之屬隸也三代之世止以大宗伯主其祀而未有宮觀自秦立五峙以祠官領之宮觀之興自此始漢唐而下莫盛於宋其時如玉清昭應景靈會靈皆以宰臣提舉優老臣正以嚴祀事也彌羅寶閣上事天帝中事斗下事地示案諸禮經皆與古合記者謂彭說極是近數年來通人碩士皆以古時神道設教爲迷信而自詡爲文明不知古之祀典皆有所據不必援信教自由以爲例也

書載武王出師告於皇天后土傳載秦獲晉侯晉大夫以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爲誓徽之載籍史不絕書是知古時崇祀上莫崇於皇天下不外乎后土而中乃祀斗者蓋斗爲天樞尼山所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也

要之蘇城之彌羅寶閣不必指爲神道設教之迷信謂爲古蹟之傳留可也而今已矣

余嘗讀歐洲史埃及金字塔公共保存以爲古蹟今則埃及亡矣而金字塔猶巍然獨存讀史者不勝流連歎歎之慨彌羅寶閣例以南昌之滕王閣謂爲蘇城之古蹟可謂爲中國之古蹟亦無不可比之埃及之金字塔復何如余甚願彌羅寶閣之燬於火不若埃及金字塔之留勝蹟於寰區令吾黃帝子孫神聖之中國等埃及之淪亡也噫

三柱軼事

杜撰

談叢



吳三桂之寵姬。人無不知爲陳圓圓也。然圓圓外。又有所謂連兒者。年十七。留侍三桂。三桂寵之逾常。連姿容貌。麗質清才。猶非圓圓所可及。已將所得。不逾年。卽死。絕命詞中有君王不得見。妾命薄如煙之句。麗質清才。猶非圓圓所可及。已

三桂在滇中。奢侈無度。後宮之選。不下千人。三桂公餘。輒幅巾便服。召幕中諸名士。讌會酒酣。三桂吹笛。宮人以次唱和。旋呼賞。賚則珠玉金帛。堆置滿前。諸宮人。憧憧攘取。三桂顧之以爲笑樂。

三桂不善書。而每喜臨池。府苑中花木清幽。有所謂列翠軒者。廳事五間。朗然并列。窗外隙地數丈。悉栽細草。地盡則層巒疊嶂。高插天際。春秋佳日。三桂趣攜筆墨於軒內。作擘窠大字。待姬數人環視於側。鬢影釵光。與蒼翠之色。互相輝映。則身其中。殆無異蓬壺閬苑矣。

一女三婚案

病堯

鹿春江之知上海縣也。頗以清廉著。時鄉民有杜某者。有女已及笄。許字於趙姓子矣。同里某固慣作水人者。因未諳其女之已許於人。謂杜某妻。願爲令愛。作伐氏固悍婦。惡其夫之擅以女妻人。而不之謀也。又許之女之舅氏。聞其事。又復以女許婚於某姓子焉。杜某昏愎。性成又懦。於閭戚不之察。無何三姓之子。婚各有日矣。月老相將。持聘禮至。杜某爭持之。迄久不能決。迺相與訴於鹿春江之庭。鹿悉召三姓之子。若父與杜某夫婦。而聚訊焉。首詰杜某以許婚狀。曰。男有家。女有室。古之善訓也。女年長而不以與人。非禮也。故許女於趙姓耳。次訊氏以重

民權第四集

許狀曰。懷胎十月。抱負三年。自呱呱墮地。以迄長成。提携捧撫。慈母之力。爲多。而迺父。擅以許人。我何爲獨不然。三而詢及女之舅氏。舅氏曰。女不更貳夫禮也。迺若父若母。以一女而再許人。吾舅氏甯不可三之哉。鹿念言。各有禮。無從下判。迺質女。以所願女泣曰。從其一則負其二矣。負父母爲不孝。負長老爲不敬。有一於此。吾寧死也。鹿乃故追之曰。願乎曰。願也。曰。死則不能復生。爾無悔女曰。死則死耳。不悔也。言次。令胥吏取鴉片。至令死。女無言。立取仰之。須臾。作忍痛不堪狀。倒臥地上。游魂四散。屍已殭矣。嗚呼。生也何難。殺之何易。祇以家庭專制。不忍分愛。而瞑目以死。彼女子。抑何烈也。而鹿某亦太酷虐矣。若父若母。觀此情景。不禁放聲大慟。而三姓之子。亦頓時呆定。相顧慘沮。噤不一聲。鹿宣言曰。有欲收其尸者乎。皆不應。獨趙氏子挺身曰。願收其尸。鹿訊其故。趙氏子曰。予家貧。不能再娶。行且生爲曠夫。死作孤鬼。荒邱埋骨。壘壘者。將誰與伴。耶女也不幸。香消玉碎。已先我而去。緣已終。慳恨何能補。桐棺練衾。冷飯濁酒。聊盡寸心。吾所願也。言已。嗚咽不成聲。鹿嘉其誠曰。有是哉。良心也。遂促該兩姓。具結存案。而以尸歸趙氏。且以彼兩姓之聘儀爲贖。而囑其厚葬焉。悲夫。鸞鏡已破。那有重圓之日。洎乎日落。兮。悽復惻。烏無偶兮。飛寂寂。趙氏子與其妻歸。一片斷腸情景。殆難消受。孰知雀巢瑞木。未獲返魂之草。而悲怨叢中。竟來融洩之樂。趙某始也。懼其肉走屍行。繼則審夫魂歸魄聚。真有出於意料之外者。一時林畔樵夫。河濱漁者。爭來問訊。或者且疑爲天公福善之證。喧傳遠近。羣稱其異。既而探知其實。迺鹿春江之僞藥爲之也。迺藥力已盡。則人復如初耳。須臾之死。技至此乎。時人遂傳爲奇案。

黃公俊

黃公俊初不知何名。湖南人。少負才名。慷慨有大志。放蕩不羈。鄉里多忌之。乃剃度爲僧。不能守戒。見逐於老僧。會洪金田起於廣西。黃改名公俊。徒步數千里。走粵謁洪。進策萬言。洪不能用。拂衣去。曰：「豎子不足與謀。行見爲滿人戮耳。」既去。洪慮其爲滿廷用也。使人急騎追殺之。無及。後既得金陵。聞公俊匿跡皖北。遣使奉書迎之。黃曰：「金陵之帝業數年耳。秀全不聽吾言。今又豈能用我哉。竟不出未幾。洪氏果敗。黃有先見之明焉。」曾國藩既殲洪。氏聞黃名。招之不應。執之。至曰：「山林野人。何害於爾朝。」使輔秀全。則爾等不足平。吾知秀全得志亦無異於滿人所爲。故不爲之助也。」國藩囚之。數日。竟死。搜其居。得立國論。治兵篇。孫子詩稿各書。國藩閱之。斥爲妄人。乃焚其書。曾之幕友有記其詩稿中四律者。初不敢爲人言。至清祚沒。乃稍言其事。並述其詩。詩中最工數聯。如最痛有人廿婢僕。可憐無界別。華彝世上事情如。轉燭人間哀樂苦。迴輪周公王莽誰真假。彭祖顏回等渺茫。凡物有生皆有滅。此身非幻亦非真。網帶萬古惡。作劇霹靂青天笑。煞人等句。噫。此殆曾國藩所謂荒謬者歟。

李眉生

國藩督兩江時。中江李眉生鴻裔。游其幕中。眉生年少。儻不矜細行。文正特愛之。視如子姪。文正秘室。惟眉生得出入。無忌。時文正幕中有三聖七賢之目。皆一時宋儒宿學。文正高其名。悉羅致無遺。然第養以厚糈。而弗責以事。任一日。文正方與眉生在室閑談。文正出見客。眉生獨在室。繙几上案牘。得不動心說一首。爲某老儒所撰。

老儒即聖賢十人之一也。文中有使置我於妙曼蛾眉之側。問吾動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動。又使置吾於紅藍大頂之旁。問吾動高爵厚祿之心否乎。曰不動。眉生闔至此。戲援筆題其上。曰妙曼蛾眉。側紅藍大頂。旁爾心多不動。祇想見中堂題訖。擲筆而出。文正送客去。歸書室。見之歎曰。必此子所爲也。因呼左右召眉生。則已不在。署中蓋又往秦淮何上冶游矣。文正卽飭數人持令箭大索之。期必得果。得諸某姬舟中。卽挾之歸。文正指所書語之曰。此子所爲耶。曰然。曰此輩皆虛聲純盜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獵得厚資者。正賴此虛名耳。今汝必欲揭破之。使失其所以爲衣食之費。則彼之仇汝豈尋常唾吐之怨。可比殺身赤族之禍。伏於是矣。盍戢諸眉生。悚然受教。自此遂深自斂抑。

龔照瓊

庚子聯軍入京。刑部獄所繫職官。龔照瓊。何隆簡。徐致靜。黃思永等皆出獄。龔照瓊者。當甲午中日之役。以道員督辦旅順營務處。舊日營制。大帥節制各軍。而營務處盡護諸將。隱若統制。恒以道員充之。大帥之下。營務處最尊。大帥若不知兵。則權實自營務處。蓋湘淮軍興以來。恒以書生立功。湘皖書生。慕曾左之風。談兵者尤衆。照瓊代劉含芳駐旅順。諸將爭媚事之。旅順形勢雄固。軍儲甚豐。日兵將至。諸將爭艤舟作逃計。照瓊聞金州陷。已逃至烟台。赴天津。謁李鴻章。李大斥之。返旅順。已而日兵至。乘魚雷船先遁。六統領不相屬。乃共推姜桂題主之。姜庸材失措。旅順遂陷。照瓊奪職。繫刑部六年。聯軍來。照瓊逃出。卒貧死爲民。夫龔照瓊與姜桂題同爲滿奴。走狗

民權素第四集

談叢

同爲辱國庸臣亦有幸有不幸耳今妾仍爲皇帝之爪牙高官厚祿天之報施奴才亦有私乎照瓊在地下其垂涎否耶



論

雙

系  
泉

諧 藪 題 詞

善 薩 蠻  
箸 超 集 古 句

花迎喜氣皆知笑，滿堂動色嗟神妙。天地一閒

身清談不厭貧，風流盛儒雅。夫子何為者，嚼

蕊挹飛泉春光醉目前。

王維有罪拜官感聖恩 杜市戲章偃為雙松圖 錢時新晴 溫庭

筠和段少常 庾信上益州上柱國趙王 王維過孔廟 郭璞遊仙

郎士元春日宴張舍人宅

民 權 案 第 四 集

諧 數 目 錄

煙精世家

土皇帝卜居 仿屈原卜居體

討菩薩檄

討煙鬼檄

訟棍傳 有序 仿五柳先生傳

戒纏足賦 以苦受肉刑不如勿纏爲韻 并序

賭鬼賦 以東南西北爲韻

睡德頌

躲債亭序 仿玉羲之蘭亭序

脂粉隊記

說冷

目 錄

崑 景 非 笑 仰 士 萬 鍊 魯 萬 崑  
會 吝 霄 勻 里 毅 源 里



良 權 素 第 四 集

目 錄

煙精絕命書 集四書句

海上竹枝詞

老人行

寶塔歌

嘲運動選舉

打油詩

嘲脫館先生詞

蔽廬非詩話 (續第三集)



崑 吁 雙 雙 雙 雙 雙 雙 雙 雙  
公 公 熱 熱 熱 熱 熱 熱 熱 熱  
箸 翼 喬 雙 雙 雙 雙 雙 雙 雙  
超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俠

諧藪

煙精世界

崑

煙精者。其遠祖生於印度。號嗎啡。後有名爲土者。以辦藥入中國。能爲人治病。相傳醫癆瘵之疾。尤所擅長。以此見重於世。土生膠。始以煙爲氏。交游甚廣。自達官顯宦。以至皂隸與臺。靡不嘖嘖稱之。時廢帝在位。欲求有臥治之才者。左右咸薦煙膠於帝。帝面試之。大喜。即日晉封公爵。賜芙蓉城。以爲食邑。使爲芙蓉城主。曰卿往。但爲朕臥治之可也。且予以丹書鐵券。使世世子孫永襲斯爵。其後子孫蕃衍。皆名曰精。所以表異於他人也。聚處芙蓉城中。以黑米爲糧。各領糧食之多少。無限制。其食時亦無分晝夜。但以其食糧之廣狹。爲斷有餘則貯之於罌。號曰罌粟。蓋以備不時之需也。然其子孫皆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目光炯炯。有如精怪。且日夜常眠。幾等於多眠之國。漸失其臥治之能力。朝廷乃稍稍裁抑之。另編爲黑籍。予以牌照。而限制其糧食。自是稍陵夷衰微矣。未幾革命軍興。芙蓉城亦爲義軍所攻。破。煙精皆流離失所。無所憑藉。初其支庶有別居於雲南者。皆白姓。至是亦同遭殄滅。煙精於城陷之日。幸而逃亡者。欲歸白氏。聞此凶耗。皆中道而返。徒呼荷荷而已。其黠者或避居於租界。暫雖足以自存。然黑米昂貴。絀於金錢。勢亦將爲餓殍。間有抱其祭器。匿處煙窟之中。不忍絕先人之祀。而欲爲祖宗血脈延一線之傳者。爲警探所察覺。即捕之而去。無倖免者。嗚呼。耗矣。蓋自是煙精種族。將絕跡於世云。

異史氏曰。煙精命運一阨於林則徐。其時煙氏之勢力方雄。乃轉而益盛。自以爲世世子孫無相害矣。乃賊人以

諧 藪

自賊必至滅種乃已哀哉。

土皇帝卜居 仿屈原卜居體

萬 里

王皇見報三日不敢出門。搔頭挖耳而無計可施。乃密召一般走狗而相問曰。余有大事。願先生決之。走狗乃搖尾而前曰。陛下將何以教之。土皇曰。我后秘密。吸食鴉片。何一門五槍。偏載滬杭各報紙乎。其殆燒煙者之漏風乎。抑或裝煙者之不慎乎。其寧七處報館齊封乎。抑將各處訪員盡殺乎。其寧一手遮盡閱報者之眼目乎。抑將畫報日報斷盡載筆者之手指乎。其寧箝制平湖百口與論乎。抑將關門稱帝不奉禁令乎。其寧十箱大土埋於地窖乎。抑將五副煙盤匿於三層樓上乎。土皇家有三層樓。其寧仍用郎中虛銜嚇退一般調查乎。抑將默禱岳父吏部靈魂求免總統鎗斃乎。其寧囚后宮中顯出從前辣手乎。土皇圖吞家產囚胞姪於樓。竟至成疾。抑將捨后佛寺聽與淫僧續歡乎。后有懷義辯。其寧厚塗脂粉以飾骷髏煙容乎。抑或預備嗎啡送局試驗乎。其寧仍居鳴珂舊里乎。抑將遠避上海南市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平湖衆怒而難容。強姦阿鳳。婢名。輿論譁攻學生公主合拍春宮人人呼我綠帽郎。中新戲演出莫可彌縫。平湖九月二十日俱樂部演土皇帝醜態。土皇看見當場逃脫。吁嗟默默。誰知朕之苦衷。走狗乃搖首而謝曰。夫事可設法。情可圖賴。說些鬼話。可登告白。今淫亂系宮中之事。煙癮乃五臟之病。看今之報。要后之命。狗輩實無所施其技。土皇乃偕土后私運大土逃往租界。靠着洋勢。向如意里而去。

討菩薩檄

魯源

嗚呼。茫茫大地。芸芸衆生。奔走勞碌。輸其血金。購香辦火。以敬獻於汝之前者。果何爲哉。母亦以禮尙往來。爲人類之交誼。而有求必應。係菩薩之婆心。故挾大願而來。度作喃喃拜禮耳。人類尙具熱忱。矧汝仁慈。固以慈悲爲念者。東來之日。志在愛民。渡衆生以津梁。超紅塵爲淨土。聲勢烜赫。遜近咸播。匪惟氓庶。羅拜虔誠。卽萬乘君主。亦多皈依三寶。敬禮不衰。金網鋪座。玉石砌門。尊號敕封。遇殊不恩。吾意汝必寸衷感激。造福衆生。卽不然。稍施智。使無墮迷途。而何爲。竟冥頑不靈。一至此極也。如其衆多訕謗。詬誅頻興。猶可言也。然象王行處。落花皆紅。長幼男女。虔奉彌篤。冀汝之布施。若大旱之望雲霓。千載以還。信者踵接。金錢之獻。千萬而汝竟飽填私囊。使衆生躬罹厄厄。而呼籲無門。耶。果若是。則汝冒慈悲之名。殊乏慈悲之實。貪受供奉。不亦黷乎。非然者。則無時無刻。皆甘霖遍潤之時。豈必俟衆生之顛沛流離。而始動慈悲之念也。況並此時期。亦靳不與。則汝之心。誠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如其家用浩繁。室人交謫。必待收括以備不時之需。猶可言也。而四大皆空。隻身無累。初不必營鄧氏之銅穴也。如其志願宏大。貯此紫纍。鑄黃金帝國。猶可言也。而風雨飄搖。汝之巢穴。固已傾頽也。衆生今日暮途窮。苟非以汝之侵剝於前。則憤志自強。海軍於以興。工藝於以振。凡百新政。不致廢而不舉。而所以風雲慘淡。日益不競者。雖由衆生能力之薄弱。而推原禍始。皆汝之造孽也。苟汝天良盡昧。視衆生之疾苦。如秦越之肥瘠。無關喜戚於心。是旣莫我恤也。前此供奉之金錢。須悉數償還。立集巨款。以籌辦一切。亡羊補牢。猶未爲

諧藪

諧 藪

四

晚爾其知之否耶。今與爾約三日不能則五日。五日不能則十日。十日不能是終不願償也。是終為衆生蠶也。吾其秉戈執矛以從事於爾。毀爾金身。斫爾木骨。利害得失。汝宜自思。此檄。

討煙鬼檄并序

鐵 毅

燈火因緣。煙霞痼癖。沉迷已甚。困溺良多。欲尋苦海慈航。莫遇迷津寶筏。以致毒流肺腑。病入膏肓。夢醒無期。窮途難返。向紅燈而煨煉。未免灰心。借青管以吹噓。竟成短氣。無多歲月。把玩空過。有用精神。消磨殆盡。甚至茶消。永夜書非。引睡之媒。榻號長眠。人是臥游之客。久負文章。舊債偏學。偷閒本非。泉石高風。居然上隱。持君子之三戒。戒已逾三。比文公之五窮。窮應倍五。囊空金盡。思避債以無臺。硯燥毫枯。欲消愁於何地。家人失望。師友傷心。已矣何言。哀哉。自悼。回憶少年誦讀。早歲交游。雖云情有所鍾。絕少止其所好。徵歌買笑。空羸薄倖之名。倚綠鬟紅。未染風流之病。自識錢神不佑。賭局長辭。永無酒孽相纏。醉鄉未入。奈何哉。呆燈空對。莫回覺岸之頭。慧眼長迷。竟插火坑之脚。淚碑猶濕。笑石難逢。謂心醉神痴。原屬人謀。顛倒但明知。故犯。豈無鬼物。那揄。成本自貽。罪終難宥。倘果人心不死。莫云天道無知。公憤當伸。淫威宜殺。身非管輅。無治鬼之符。筆效陳琳。戲擬禁煙之檄。檄曰。

蓋聞華夷異俗。本無奇貨可居。人鬼殊途。豈任游魂為變。何來毒物。竟造淫威。以鴉片之原名。著洋煙之別號。來既遠乎萬里。載豈止於一重。陽遵國禁之條。陰助夷行之利。人惟求舊。儼然新陳大小之分。肇錫嘉名。幻作紅白。

民權素第 四集

公孤之號。是天下所本無之物。乃古今來未有之凶。較之痲瘋。瘧。更深。其毒。譬若魍魎。未著其形。由是觀人心之。不古。乘火劫之初。與煽厥威。肆其流毒。無論智愚。賢否。盡受災。魔加之。士農工商。同遭簸弄。暗遣功命。既潛逃。笞杖之刑。顯犯王章。亦巧脫軍流之罪。徒羨熟調。以火堪誇。味美於回。豈知生咽其膏。竟至毒逾夫。鳩。泥丸。封處。渾如橘叟。藏形膠液。傾時恰似丹仙。煉汞。遂使銅鑄瓦釜。同煎。催命之湯。白壁黃金。不換銷魂之藥。銀燈不夜。宛享生祭。於靈牀竹管。橫吹。永臥。僵屍於黑獄。犀盤象盒。玩成殉葬之奇。鐵鉛刀。化為殺身之具。燒斷一生血脈。觀音之送子。無靈。消磨半世精神。冥卒之勾魂。立至。剝消骨肉。五官之貌。虛存。病隱。膏消。六脈之神。不守親朋。謝絕。與死為鄰。禮義空談。無財不悅。况復鄉人。皆好士君子。未免傷心。食之以時。賤文夫。因而罔利。資推主讓。何殊食客。三千日往。夜來不數。時辰十二。堪歎長牽債務。儼如冤魄。纏身可憐。初入牢籠。便爾耗星。照命形形色。煙館地難盡。千言是非。非鬼門關。總歸一路。加以勾欄引入。聯色鬼。為年家賭局。狂吹拜錢。神為地主。暗助陽臺之戰。虐濟淫魔。能蘇醉漢之醒。罪浮酒孽。嗚呼。逢人似鬼。竟生埋枉死之城。遍地皆煙。盡夢銷迷魂之陣。此阮瞻無鬼之論。未計其來。而東坡說鬼之談。莫窮其狀者也。更有飄零餓魄。穢雜流魂。食如降等。以相求。孽剩餘殃。而益烈。欲闢高明之室。尙少神通。屈從污賤之流。橫加妖厲。竟使燈吹不滅。依然人學三眠。粒食可甘。亦謂丹成再轉。二分火候。搓來續命之丸。一氣呵成。試出如神之方。面鰲似墨。骨瘦如柴。觀此形骸。何堪髮指。甚至極下流之剩燼。歷三劫之殘灰。幻恣凶邪。更爲鬼域人。棄我取亦可。療飢味苦心甘。但求得手。乞餘不足。聊分大士。

之施。式食庶幾。竟等若敖之倏。如聞耳。見待逢三咽之餘。試看面垢頭蓬。狀甚五窮之苦。類分三等。罪極萬端。乃有法之難寬。究無形之可據。豈無鼎鑊付湯火而流毒滋深。亦有鋸刀剖心膽而汚人更濫置之犁泥。獄裏則泥在空犁。投之剝皮亭中。則皮難再剝。吳道子圖成寺壁。變相難描。管公明治隸泰山凶名未錄。造化小兒將執法。則煙蘿日月而無光。閻羅老子欲窮刑。則煙鎖殿庭而布毒。將使鍾馗擊食。則南山進士恐化煙仙。若教地藏拘囚。則蜀國鄆都懼懼。煙瘴貫盈已極。網漏偏多。未際清時。幸逃重典。方今朝令鋤奸。神工用命。光天化日之下。豈容鬼魅潛形。和風甘雨之朝。詎任煙塵滿野。天恩廣大。聖度恢宏。姑寬兩觀之誅。薄示四凶之罰。速收兇骸。仍返外邦夷狄之區。盡斂妖氛。莫污中國帝王之士。庶使人心永靖。火德重新。倘其匿影遲迴。藏蹤隱遁。即當召雷公而破膽。霹靂難逃。呼電母以追魂。驅除罔宥。雨師灑道。洗淨邪埃。風伯揚塵。蕩平穢垢。縱使死而爲靈。萬劫難寬。並教化以其方。三年必克。長埋鬼影。永絕煙魔。無令人惡。重干天怒。此檄。④

訟棍傳有序 仿五柳先生傳

萬里

各報載平湖訟棍陳翰翁佔孔廟一節。直筆誅奸。嚴詞紀實。事非烏有。照若犀然。僕生長當湖。比鄰鬻舍。目擊狂徒之強。心傷聖教之陵夷。爰仿晉文。聊成小傳。

訟棍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住址。邑中有大成殿。佔以爲家焉。男女混雜。不殊旅館。有妖妻不知羞恥。每有狎客。便聚賭謀食。性嗜錢。家貧不能多得。葛某知其如此。願出錢以招之。告狀輒去。期在必勝。既勝而報。乃以學宮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相留。閩邑譁然。罵爲瘋賊。議會勸遷。國民屢控。漠如也。常爲教讀。自思頗恃。勢窮無一室。投厠以終。贊曰。公論有言。爾於梁雲何仇。爾於元寶何讎。竟欲殺二人之頭乎。健訟首名。大得其利。葛嗣彤之奴。歟。陸惟均之奴。歟。

戒纏足賦 以苦受肉刑不如勿纏爲韻

士 勻

天下大事。惟求立足能牢。世上前程。莫患裹足自阻。此雖貴乎丈夫。亦可概夫婦。若纏雖屬宜。而法究嫌背。古既未便疾行徐行。又安能布武接武。留得掌中一握。瘦若弓形。翹然裙下。雙鈎彎如月吐。爲念羈縻骨肉。無非趨時世之妝。可憐束縛形骸。已受盡畢生之苦。原夫纏足之所由來也。潘妃實創其先。宵娘遂從其後。始則不過一二人。繼則相沿千百。婦本不難。履險如夷。反甘作循牆而走。啟子足也。罪孽何至於孩提。爲我纏之天良。盡喪。夫父母遂使鴛鴦燕燕。惡習羣樂。趨從任憑。攘攘熙熙。艷福居然消受。嗚呼。子女何辜。遭此荼毒。或向母而哀號。或臨牀而痛哭。甚則削竹爲笆。以助其尖。斲木成底。以求其轟。幾同刻玉。鏤金無異。疊牀架屋。豈知觀音大士。原赤雙趺。胡爲貶節。從人在盈一掬。求日新而月異。於此道實三折其肱。甘茹苦而含辛。譬足下是一櫛之肉。嘗見困居閨閣。不出戶庭。偶摹粉本。側坐畫屏。寄語與花飛蝶舞。相思在月落雲停。憑我蓮花之放。團成角黍之形。描寫鴛鴦粉筆。曾無吮白商量姊妹弓鞋。先繡踏青製成赤錦一方。舊樣都翻新樣。兼取白綾三尺。無刑強作有刑。爾其名擅揚州。樣推京式。印銷雙尖瘦。憐半折。傳來意外之情。都在個中之物。恐能卷亦能舒。不求伸而求屈。起坐芙蓉帳外。羞爲夫婿。摩摩偶行芍藥階前。猶喚婢奴。奴拭拂輕遞。纖纖玉笏。問君愜爾心乎。嬌生步步。



金蓮愧我若人指不。君不見乎搖尾乞憐。識者多恥脅肩諂笑。君子誰譽。至若纖手細腰。猶未傷夫肢體。即如文身斷髮。亦祇獵手空虛。讀完孟子七篇。性既不能為桮棬。試看禮儀一冊。足亦何嘗比芙蓉。况一趨亦非有功。可任其悠也游也。而兩足曾懼何罪。竟令其婉如學如。戒之哉。已癩者宜鑒。前車未癩者莫循。故轍勿圭角而。瓜棧勿凌波。而踏雪漫嫌。羅襪生塵。奚愧蓮船盈尺。與其傷殘血脈。巾幗中致少完人。孰若還我天真。法網外稍存仁術。但使幽閒貞靜。婦德無愧乎三從。豈惟視聽動言。賢者宜防夫四勿。方今弊端悉去。新政迭宣。大開禁網。力解倒懸。中外胥泯意見。五族准結。因緣恩澤。不遺乎下逮。婦孺均莫不稱便。任爾曹解足前來。利樂更沾。二百兆。勸吾輩疾足先進。承平永享千萬年。從來發政施仁。正外當先正內。凡爾食毛踐土。足癩改作腰纏。

賭鬼賦 以東西北為韻

仰 霄

呼盧喝雉。白叟黃童。羣聚一室。共入個中。孤注千金。財豈乏乎。猗頓萬錢。一擲富不讓於石崇。碰和則麻雀八圈。輸贏有底。推莊而牌九。一桌慾壑無窮。築方城者。知己知彼。鉤心鬪角。盤五木兮。忽上忽下。鬼斧神工。聚精會神。卜兼以晝夜。興高采烈。日盡夫西東。淫骨聲聲。得心應手。賭經種種。知味同參。槓來中發。白皮眉飛。色舞配到。梅花四六。氣忍聲含。羨他成到滿和一色。又兼對對恨我。抓來別十長二偏逢三。三手氣獨好於莊家。蟬聯不已。輸風偏鍾於我輩。蠶食何堪。決勝負於牌風。乾乾惕惕。辨單雙於骰點。逐逐耽耽。一局告終。勝者固然。色喜千金。蕩盡敗者那肯。心廿一戰再戰。我貪你貪。可憐季子囊空。戰陣屢羞乎敗。北無奈。王孫囊罄。利源忽絕於終南。

爰告貸於友朋。莫我肯顧。乃典質乎物產。惟利是迷。捲土重來。又三戰而三北。死灰冷却。乃載泣兮載號。形有類乎夜叉。面目黧黑。狀奚殊於餓鬼。聲容慘悽。無面見江東之父老。何言對室內之悍妻。四顧蒼茫。生機已無。一線寸衷。擾攘舊事。還想重提。身拚投於有北。魂欲斷乎遼西。恨一時之失足。故里已無室家。祝來世之回頭。黃泉尚有樂國。乃蹈魯運之海。悟澈色卽是空。爰沉屈子之淵。悔煞求豐反嗇。長辭塵世。既絕遊兮息交。一墮輪迴。復天荆而地棘。從此人間世上。忽絕蕩子之蹤。鬼門關中新添賭鬼之職。望鄉臺裏。那問妻子之饑寒。餓鬼道邊。奚論父母之愴惻。今生已矣。超度惟仗神靈之死靡他。沉淪偏具魔力。滔滔天下。每羣引爲良朋。擾攘衆生。實自甘夫戕賊。曷若守家保業。營生活於春夏。秋冬倘猶數白論紅。當充軍於東南西北。

睡德頌

笑

有野老遺民。以六合爲一室。萬古爲分陰。大陸爲短榻。太空爲重衾。履無泥。衣無塵。侵夢鹿化蝶。隨意冥尋。默則頽然若喪。言則兀然似瘖。惟睡是務。絕無容心有市儈賤儒。偉人政客。觀彼所爲。譏其品格。乃趾高氣揚。髮豎目赤。爭奪名利。日繼以夕。遺民於是閉聰。窺靈俯首。垂睛形若槁木。軒若雷鳴。茫然塊然。體適神甯。栩栩然而遊。酣然而藏。靜聽不聞。雷霆之響。熟視不覩。日月之光。自覺禍福之兩無。榮辱之俱忘。冷觀衆生。汲汲然如一羣之泛。汪洋勞逸。懸絕焉如地獄之與天堂。

躲債亭序 仿王羲之蘭亭序

非 吝

諧 藪

九

民國二年歲在癸丑。仲冬之末。遁於窮鬼縣之躲債亭。弛債務也。寒酸畢至。削友戚。集此地有愁鄉絕嶺。又有茂林。荆棘引以爲盤足。曲體罔坐。其次雖無打門坐索之苦。一行一動亦足以引起悲感。是日也。天冷氣清。北風凜烈。目覩蕭條之狀。耳聞瑟縮之聲。所以魄散魂飛。足以極視聽之悲。信可怕也。夫人之散錢。沈迷不悞。或娼攜私貨。戲觀歌舞之臺。或女挾自由。酒酌長堤之館。雖揮霍逞心。錢水有限。當其情人偶遇。淫慾無度。歡娛不已。曾不知窮之將至。及其衣衫襤褸。形容憔悴。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潤。俯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生感。况損失信用。爲人訕笑。古人云。樂極生悲。豈不痛哉。每見世人追歡買笑。囊空金盡。未嘗不觸目警心。竊嘆孽由自作。乃知填無底之貧。囊受一身之奇辱。人之視我。亦由我之視人。悲夫。故相約同人。戒之爲善。雖逢場作戲。有時難免。不可常也。後之來者。尙其有鑒於斯文。

脂粉隊記

景 曾

脂粉隊者。女人國之勁旅。而溫柔鄉之衛隊也。溫柔鄉林立於國中。脂粉隊之駐紮。且鱗陳櫛比矣。隊長名胭脂。虎性嫉妒。悍潑異常。非若諸隊員之繾綣綿綿。工於狐媚術也。隊員無定額。凡塗脂抹粉。墮入平康者。皆隸之。其課程學科。有絃歌之樂。術科有搏戰之法。以言乎容。則曰冶容。而非軍容也。以言乎服。則曰妖服。而非戎服也。嗚呼。軍隊之成立。性能雖不相同。取勝之道。則一彼脂粉隊者。既無軍隊之精神。復無軍隊之形式。果操何能。足以保衛溫柔鄉。而爲女人國之勁旅哉。曰。是蓋有異術焉。異術非他。卽世所稱爲迷魂陣是也。迷魂陣密布於溫柔

鄉。或張幔天網。或設陷人坑。五花八門。不可究詰。無論何人一至其間。則魂飛九霄。笑逐顏開。固不知其爲人間天上。亦不知自身之墮落陷穽也。尋常人無論矣。卽經天緯地之大英雄。到此能免者亦已寥寥。若晨星不可多見。冤哉。脂粉隊。旣以迷魂陣爲作戰之善法。戰無不利。攻無不克。坐是諸隊員成嬉戲。酣遊無所準備。惟習一種陰柔手段。以運用於迷魂陣中。而箝制來人之身命。殺人不見血。豈非脂粉隊之能力歟。雖然。脂粉隊之組織。盡淫蕩女子耳。其手腕之毒。心術之險。吾無責焉。獨怪夫世之鬚眉男子。執迷不悟。擾擾攘攘。爭先爲快。至其甚者。牡丹花下。鬼亦風流。吾不知迷魂陣中。坑死幾多豪傑也。或曰。脂粉隊旣以迷魂陣戰勝英雄。則曷不開赴邊蒙。征討活佛乎。曰。是不能脂粉隊之武力在彼。不在此。

說冷

崑

寒風蕭瑟。陰雨微濛。幽齋默坐。百感交集。乃呵凍筆。醮冷墨。方欲伸紙以爲文。忽有不速之客。衝寒冒雨而至。乃謂余曰。子亦不畏冷乎。吾之來也。逆料子必擁衾高臥。或圍爐向火耳。余曰。然。子且不畏冷。余豈畏之。且四序迭更。陰陽互變。非晴則雨。非暑則寒。此天時之自然。然而也。雖欲畏避之。亦何從而畏避之。且不惟天時有冷熱也。人亦有之。客曰。可得聞乎。余曰。可。夫人情反覆。世態炎涼。故忽然而熱。忽然而冷。且既冷復熱。既熱復冷。者所在多有。當其熱也。傾心腹。露肝膽。指天誓日。生死不相背負。一若可信。及一旦情隨事遷。心隨境變。向之掬熱誠以相示者。忽然而冷臉相向矣。向之婉轉溫存者。忽然而冷言冷語。背後相嘲矣。向之溫語相慰者。忽然而冷笑相

輕矣。向之對以熱心者。今則加以冷眼矣。故當其熱也。有如挾三軍之纒。當其冷也。甚於嚼三冬之雪。所謂冷水澆背。自生寒噤。冷風砭骨。毛髮森豎者。豈足以喻此甚而恩怨忽變。冷箭相加。言念及此。真有不寒而慄者。此所謂人情之冷也。若夫邊塞日薄。寒風怒號。積雪沒脛。堅冰在鬚。敵愾同仇者。雖雪窖冰天。方且不避苦寒。以急國家之難。夫又何冷之足云。

煙精絕命書 集四書句

崑

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後生可畏。戒之戒之。昔者吾十有五。有友五人焉。損者三友。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入公門。晝寢。飽食終日。有同嗜焉。則引之而已。無財。不可以為悅。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病莫能興。乞諸其鄰。白之謂白。二吾猶不足。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他日。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其不可者。拒之。強而後可。仰而思之。為可繼也。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終夜不寢。正牆面而立。為穿窬之盜。日攘其鄰之鷄。沽之。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曾皙嗜羊棗。不同道。其趨一也。從吾所好。為隱足之道。夜以繼日。盎然現於面。面深墨。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人之視已。莞爾而笑。其心曰。異哉。惰其四支。隱几而臥。不得食。涕出其頰。有泚。今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速出令。大誠於國。問國之大禁。年已七十。老吾老。期月而已可也。請損之。以待來年。然後已。少之時。血氣未定。及其壯也。血氣方剛。四五十過而不改。國人皆曰。可殺。惑不畏死。執之而已矣。肆諸市朝。道聽而塗說。吾聞之。不堪其憂。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戒之。不幸而



風吹倒地。碌碌。碌碌。笑也。不能。笑。哭也。不便。哭。老。手。多。時。磨。老。骨。老。皮。幸。未。流。老。血。

老。人。口。饑。齒。偏。脫。囫。圇。吞。棗。雞。肋。牛。筋。半。生。肉。滋。味。雖。佳。都。謝。却。豆。腐。一。盂。醬。一。盆。粥。糜。爛。飯。饑。難。殺。欲。食。葷。腥。只。有。魚。膏。遍。青。黃。與。黑。白。無。味。無。味。苦。煞。苦。煞。老。人。鼻。四。季。常。垂。涕。老。人。心。一。病。便。自。驚。老。人。手。持。物。恒。抖。擻。老。人。口。多。言。太。累。贅。老。人。髮。雪。片。糕。兒。白。老。人。面。風。乾。疥。兒。癩。老。人。龍。鍾。多。老。態。白。了。老。眉。枯。老。眼。不。老。悻。便。老。邁。老。當。益。壯。能。幾。人。起。老。勁。拚。老。命。結。老。友。作。老。將。却。也。組。織。征。蒙。隊。這。纔。算。老。人。有。膽。問。老。人。敢。也。不。敢。

寶塔歌

雙熱

喝。諤。諤。閣。閣。閣。喔。喔。喔。算。暗。鳴。叱。咤。頸。骨。一。起。一。落。滿。口。含。了。些。什。麼。要。殺。饑。吃。黃。蓮。燒。肉。說。不。出。苦。來。少。不。得。哭。(壓)

呀。說。哈。響。點。噤。弗。聽。見。嘞。耳。朵。真。作。怪。別。人。喉。嚨。喊。破。還。當。是。蒼。蠅。作。耍。只。覺。一。陣。噏。啦。噏。啦。聽。清。楚。除。非。裝。個。喇。叭。(聾)

短。一。段。二。尺。半。弗。滿。弗。滿。已。是。放。長。算。袴。子。襠。裏。直。鑽。遙。望。桌。子。擡。頭。看。墊。了。脚。拿。著。檯。邊。碗。坐。在。匣。中。當。個。羅。漢。(矮)

屈。項。縮。躬。常。鞠。背。像。龜。殼。低。頭。看。雙。足。手。撐。了。膝。蓋。骨。不。見。天。堂。見。地。獄。一。交。跌。翻。手。脚。高。聳。像。煞。一。隻。凹。菱。角。雙。角。(駝)

嘲運動選舉詩

大家都想吃天鵝安得天鵝如許多只怕議員無我分手忙脚亂大張羅  
名片多於雪片糕逢人便向手中操費心投我一張票筆畫休差要記牢  
尚怕空言不算真肆筵設席享嘉賓臨行還有東西贈兩角洋鈿一個人  
茶坊酒肆鬧轟轟十座會無一座空你也交頭他接耳一聲算數便成功  
這個拉拉那個扯多多益善競相誇野雞手段誰能學要算一般運動家  
抽身早起一齊來投票場前擠不開伺候意中人到也一連幾句費心哉  
頭頸伸來尺許長爭看開票意慌張十人九個不當選只好回家哭一場

打油詩

預備尖尖一頂冠線香辮之頂中盤老夫雖是無官做尖着頭兒預備鑽  
亞東天足成佳話北美天腰亦盛傳笑語滿街無辮漢此頭未免不天然  
頭上牛山看濯濯嘴邊燕剪頗鬚髮妝成時樣終非妙知否嫦娥愛少年  
鬢髮短髮壓蟾蜍膏沐濃施也整齊不是雙趺穿革履教人錯認比丘尼

嘲脫館先生詞

諧藪

雙  
熟

喬

龔  
俠

一五



人誰自曉終誇自己真佳妙。不言教道虧周到。只恨東家無故辭僮了。怒氣冲冲兮擲帽。罵東家真正昏。今年館脩本來少。渠既辭僮要借錢鈔。(一折)(調寄一斛珠)

一到了家庭妻孥狂鬧。說教書原要周至東家辭你定是你心浮躁。在堂中只管貪眠覺。看你明年如何腹飽。諒你無能做强盜家中困苦只好街頭求討先生真氣也頭垂倒。(二折)(調寄感皇恩)

娘子你何為亂道脫了館堂事體真微小東都富翁潤老不時可往投纏擾。李四張三都友好倘有館堂他定將儂保也何用多多懊惱勸娘子且尋歡笑。(三折)(調寄蝶戀花)

蔽盧非詩話(續第三集)

箸 超

余昔年於鄉兒扇頭閱得短歌一曲。樸直古厚。老嫗都解。一種太平趣味。自流露於行間。雖造遇村直。絕不類淺腹人口吻。殆亦歌謠之一種也。歌曰。本支十八世。老住鑑湖濱。有婦爨且織。有兒讀且耕。浙浙西風緊。唧唧蟲語清。阿弟打鞦韆。阿妹採紅菱。阿爹曬稻束。阿媽念心經。雲浮香爐頂。日照會稽城。此是安樂鄉。百年不遇兵。勸君移住山陰道。有山有水有園林。如上云云。雖非談諧之作。讀之增人興趣不少。

租界上之人力車。本以便利交通也。然江北人之拉車者。恒不喜聚而喜散。不喜冷靜而喜熱鬧。當酒館散席。戲園散場時。無論有客與否。必挨肩接背。擠在一塊。甚至巡捕餉以木棍。亦若死而無悔者然。此至可笑而亦至可厭者也。予友了僧。曾譜天仙子一闋。以記其事。曰。這夥蠢蟲真淘氣。有生意與無生意。一定要銜頭接尾。哼一屁。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君一記骨碌碌滾在一起描寫真情頗稱緊切然未免謔而虐矣

武林巨商柳某早年以販珠玉入蜀另娶一妻已生呱呱矣然某以年老音問不入蜀者殆十年未幾而老病死蜀中某氏以久無音耗携其子投奔柳家甫入室見一面有鬚髯者踞中座吃飯某氏誤以爲夫促其子跪拜稱父親柳氏子詰得細情更大吵不止後經鄰親圓說始得寄食柳氏有好事者用武林口氣以記其事曰這格那格不要爭你們他們親弟兄將仔吃飯不是的擺拉哼的令先尊蓋是時柳某木主猶供在上座也余聞其事兼讀此詩不禁爲之絕倒

了僧喜滑稽所作打油詩不下千百首惜隨作隨棄無人爲之掇拾余猶憶其賦乞丐一律云草鞋破襖傍禪扉日出上街夜靜歸肉骨未將窮腹鼓蝨蟲徧效落花飛東南西北四條路春夏秋冬一領衣莫向王侯門外過一聲狗叱張狐威此詩亦莊亦諧讀之不類滑稽之作然頸聯腹聯趣味極矣

庚子鄉試時余促裝入省場事既畢約二三同伴向西子湖邊索生活或水或陸倍有趣味因作竹枝詞二十章具錄於下帖對湧金水一渦游人齊唱莫愁歌阿儂不像鹽媠醜落得賣舟載哥哥一手茶壺一手杯拋將餘汁搗香灰（西湖水泥甚鬆有香灰泥之名故云）瓜皮船小蕩流甚仔細銅圓二十枚進香天竺趁新晴齊向茅家埠口行唧唧咕咕爲甚事滿船風送念經聲儂家今日又魂銷不上鵲橋上斷橋終究楊花少主意船來船去最無聊霎時簫鼓擁中流士女如雲競冶游是否當年誇奪錦吳儂踏浪立船頭一羣浪子出城隈側目一回笑

民 權 第 四 集

諧 藪

一 八

一、回。那。個。人。兒。何。處。去。掉。頭。趣。向。北。關。來。聞。得。荷。花。陣。陣。香。幾。回。摧。折。妾。肝。腸。郎。心。似。否。蓮。心。苦。從。不。貪。眠。趁。早。  
涼。六。橋。橋。外。近。三。潭。月。色。還。將。秋。色。含。此。月。照。人。千。萬。夜。伊。誰。心。事。十。分。甜。金。錢。買。夜。鬪。繁。華。北。市。行。人。如。散。沙。  
奚。必。春。江。花。月。夜。樓。臺。燈。火。路。三。叉。慈。航。生。日。渡。湖。心。半。點。紅。塵。不。許。侵。乃。有。吳。儂。長。禮。佛。檀。香。一。炷。拜。觀。音。嗎。  
呼。悲。已。岳。王。墳。更。有。何。人。吊。霧。雲。地。下。若。逢。牛。伯。遠。務。祈。不。問。岳。家。軍。湖。邊。何。地。最。清。幽。淨。寺。鐘。聲。繞。渡。頭。莫。道。  
比。邱。無。豔。福。西。施。夜。夜。入。雲。樓。殺。戮。同。胞。建。異。助。四。公。祠。宇。煥。丹。青。(曾。公。祠。左。公。祠。張。公。祠。李。公。祠。也)年。年。廟。  
食。知。陵。替。主。義。何。堪。種。族。明。(時。浙。中。徐。錫。麟。輩。已。發。明。種。族。主。義。說。故。云)家。住。湖。濱。西。復。西。鳳。凰。巢。下。一。枝。  
棲。生。來。不。識。西。湖。好。偏。愛。蘇。堤。與。白。堤。琴。琴。更。鼓。起。重。關。多。少。游。船。晚。未。還。江。上。看。湖。湖。看。月。大。家。同。上。鳳。凰。山。  
桂。子。香。濃。八。月。中。一。篙。輓。浪。趁。西。風。南。山。粟。子。剛。成。熟。宋。嫂。魚。須。問。釣。童。花。滿。長。堤。月。滿。亭。懷。人。一。曲。有。誰。聽。可。  
憐。陰。帝。欺。人。甚。不。令。早。生。抱。小。青。香。山。題。咏。已。離。奇。更。有。東。坡。賣。老。癡。笑。煞。人。家。桑。梓。地。要。他。白。送。詞。和。詩。人。說。  
西。湖。清。復。清。本。來。言。外。有。知。音。試。看。和。靖。最。奇。節。猶。向。梅。花。鼓。瑟。琴。夜。游。怡。興。時。相。宜。昏。暮。何。人。不。徇。私。且。向。湖。  
心。亭。畔。泊。一。重。世。界。一。琉。璃。以。上。二。十。章。為。余。十。五。年。前。最。得。意。諧。詩。詩。成。時。偶。失。檢。為。余。父。所。得。第。一。章。閱。竟。  
已。連。呼。不。妙。閱。至。十。二。章。樓。韻。說。句。褻。瀆。神。明。繼。閱。第。十。三。章。則。搖。頭。不。已。至。十。七。章。青。韻。與。十。八。九。兩。章。神。  
色。更。變。至。於。無。辭。然。復。讀。者。再。蓋。有。所。愛。也。既。而。詔。予。曰。阿。三。你。做。的。詩。也。算。偏。鋒。但。人。生。在。世。總。須。向。正。經。處。  
討。生。活。如。是。賣。弄。聰。明。爾。祖。宗。之。德。涼。矣。余。唯。唯。者。再。今。余。父。往。矣。詩。篇。具。在。而。余。固。猶。是。落。拓。之。平。生。也。一。生。

民權素第四集

文字債誰爲厲階歟。余嘗有一座西湖占本位廿章絕句送前程之句蓋所以自艾也。

某邑有一學究名則虎者其平生著作多屬滑稽詠村童讀書四首尤堪發噱其一云書聲讀去又回頭十字刪除九不周再聽含糊三五遍神仙也厭遁瀛洲其二云大學修齊與治平中庸性道祗明誠可憐一個頑童子暮暮朝朝讀不清其三云童蒙語氣太昏濛空字如何喚作通讀去唐詩將半本先生還不識西東其四云六年稚子樂如何一卷新詩讀未多昨識仲尼師項窠今朝嬉戲作謳歌此四詩真足爲村童寫照予友鶴巖嘗柬以示予因以實予之非詩話。

鶴巖性喜古故搜括甚嚴嘗於某氏破笥中拾得片紙紙上有詩二首其一咏鳩鵲齊鳴云班鳩一聲鵲一聲班鳩呼雨鵲呼晴天公也是無主意落雨不成晴不成其一咏半腰美人圖云百般體態百般嬌不畫全身畫半腰可笑畫工無見識動人情處未曾描二詩渾脫流利後聯猶有趣味雖極滑稽之作而半字不落輕佻可爲打油詩中僅見之作鶴巖不以破笥之片紙而忽之殆有心人也。

余昔年有豔情七古長歌一首係用古句集成者久而搜之不可得今得之於予弟昂孫處繹讀一過表面雖非佻儻然細味之則無句不含深意甚非正經之作也因錄之以實非詩話歌曰八方定位開坤卦（柳宗元龜背戲）牀頭怪石神仙畫（張蠟贈鄭明府）畫閣輕寒繡被溫（陸游春寒）閉門旋了和詩債（陸游春思）杏花消息雨聲中（陳與義懷天經智老）能者操舟疾若風（杜甫觀打魚）細數落花因坐久（王安石）

民權素第四集

諧藪

二十

北山(月輪移在上陽宮)(杜牧洛陽秋夕)門外一溪清見底(陸游飲牛歌)野綠全經朝雨洗(白居易五鳳樓)柴扉水際畫還局(范成大送聞人伯卿赴銅陵)味道固應甘若齋(吳芾錢廣文采芹亭)一花兩花春信回(陸游梅花)春田可耕時已催(韓愈分司東都感春)夜深忽夢少年事(白居易琵琶行)小院有門紅扇開(温庭筠吳苑行)白浪翻空動浮玉(蘇軾潤州甘露寺彈箏)谷中答響飄新曲(楊綸)紅顛酸牯只自知(杜甫摘荔枝)尙愛此山看不足(蘇軾游道場山)上到青雲穩着鞭(白居易敏中新授戶部員外郎)中流簫鼓振樓船(元旦與慶池侍宴)滿塢白雲耕不破(管師復)江南春盡落花天(田汝成嘉興晚發別陳子常)重簾不捲留春久(陸游戲作長歌)江州司馬平安否(楊巨源寄江州白司馬)一犁春事最關情(元好問久旱得雨)雲雨從來翻覆手(蘇軾次韵三舍人省上)春衫初換鞠塵羅(陸游鷓鴣天詞)分得春光數最多(温庭筠牡丹)吞若雲夢者八九(司馬長卿子虛賦)三十六湖春水波(謝應芳送李彥明歸高郵)紺園遇雨琪花潤(項忠靈光寺)書生膽氣有誰信(徐鉉送黃梅江明府)一年芳草夢中人(張九一寄弟)洞門花霧紅成陣(曹文晦桃源春曉)遮莫鄰鷄下五更(杜甫書堂夜飲)老人無睡到天明(劉禹錫酬僕射牛相公)夜長枕上揚州夢(張天錫客懷玉山)贏得青樓薄倖名(杜牧遣懷)

(未完)

歲

歲

天  
珠  
題



瀛聞題詞

善 薩 蠻

著 超 集 古 句

遠天簫鼓迎歌扇。貪奇戀景不知倦。海客談瀛

洲孤燈萬里舟。長波一歸艇。鵬鷲青霄迴畫

地。列圖雄鴻毛。遇順風。

文彭游鴛鴦湖示項君 蘇舜欽籃田悟真寺 李白夢游天姥

羣玉廣陵驛餞別 王安石寄耿天隲 虞集送張尙德 杜甫嚴公

廳宴同咏蜀道畫圖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瀛聞目錄

冰宮

克買湖

各國藏書

嫁女奇聞

娶妻奇夢

據我所聞

海外瑣談

瀛談一束 (續第三集)

目 錄

雙 蝶 逸 梅 震 旦 談 瀛 談 瀛 逸 梅 孤 舟 警 衆



民 權 第 四 集

目 錄



# 瀛聞

## 冰宮

雙蝶

地近北極諸國。冰多凝結成塊。日久不融。故有以之為建築材料者。一千七百三十九年。俄國皇后安尼。曾命人在尼佛地方。築一冰宮。第一次因所用冰塊過薄。造成即融。第二次乃雇良工巧手。專割大塊之冰。合縫處用水澆如水泥。未幾即凍。合成一片。巨室乃成。此屋造成。計長五十六尺。闊十七尺半。高二十一尺。係一層房。前門為三角形。四面有窗。窗架窗玻璃。均以冰為之。前廊一道。以冰塊雕成種種人物。如由側門入內。門內有大缸數具。內貯冰柱。柱頂置有一缸橋樹。其枝葉皆冰製。晚中燃火。貯於冰造空塔之內。屋外復就冰塊之形。刻成象形一頭。日間噴水。水如湧泉。夜間以石腦油澆冰塊。然之。烟燦有光。有冰浴室。室內可以洗浴。又有冰造之鎗。炮。數具。中間所裝彈子。為冰與鐵兩種。亦能彈射入室內。陳設之器物。如檯子。桌椅。玻璃鏡。時鐘。茶盤。酒碟。幾於無一。非冰。惟外間皆塗漆。飾視如真者一般。又房內有床。一懸帳。一以細冰條為之。此外如枕頭。手鏡。睡衣。睡帽。亦皆含有冰質。有冰燭。中含石腦質。最奇者。有冰火爐。可燒木條。蓋緣冰塊上塗石腦油。故可引起火種也。④

## 克買湖

逸梅

歐洲愛爾蘭斯山之南。意大利之北。湖泊如星羅棋布。惟克買湖。最著名。清幽雅麗。氣候溫和。故北方寒帶之民。往往於此。養疾。吸受新鮮空氣。湖不甚廣。長計三十英里。闊處僅二英里。有半。形式極奇。作二足叉狀。叉之柄向

瀛聞

一

北二足適爲倍爾康士角開分。游人探此佳景者。必先至克買城。城在湖西南角。當長夏之夜。月色瑩然。吾人忽一葉扁舟。搖盪於空明之上。波浪鎮靜。雖當炎熱之天。而一種清涼之氣。不覺沁人肌膚。月光射湖面。而叢山則反現黑陰。倒映成趣。當此時也。景頗清靜。閑寂無聲。回望克買城。在吾人背後。螢火閃閃。映水成一片流動之碎銀。臨此景者。幾至流連忘返。未幾舍舟登岸。回至旅館。次早晨光熹微。即起身。駕小輪船一。於八點鐘時開駛。遠望翠帆作點點之黑影。每至湖之灣曲處。則此處之塔影及克買城。皆出吾人眼線。既轉折後。則異處之塔影等。又接觸吾人眼簾。而綺麗如畫。仍不稍減於前臨之景。行舟至此。但見浩淼之水。壁峙之山。昏迷如入世外。桃源山麓。多茅屋竹籬。遍植荷。荷。橄欖樹。巔常積雪。舟進於可立克村落。正午膳時。日光照此白頭之山。而點點滴滴融瀉於湖中。既而作歸棹計。回克買城。酷暑既退。涼風襲人。而岸上紗廠之工女。正作鶯啼燕語之歌。與紡車聲鼓棹聲。相酬答焉。

各國藏書

震 旦

西歷一千九百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號。巴黎新彙報載核計各國藏書之處。及書帙之繁夥。亦頗足以新聞見。據云。奧國有大書樓五百七十七座。計書籍五百四十七萬六千冊。法國書樓五百座。計書四百五十九萬八千冊。意國書樓四百九十三座。書四百三十五萬冊。普國書樓三百九十八座。書三百二十四萬冊。美國書樓一百六十九座。書二百八十七萬二千冊。俄國書樓一百四十五座。書九十五萬三千冊。此外之藏書家。猶未與也。

又考法京巴黎地方有一極形闊大之書院。藏書最富。獨得二百零七萬九千冊。德京柏靈亦有一處。堪與巴黎相伯仲。其數爲七十萬冊。若羅馬華棣岡大院內。更有手抄書籍二萬五千冊。寫細。宛若蠅頭。珍惜不啻鴻寶。尤爲各國所不可多得。云逆溯圖書館之緣起。蓋始於埃及國。乃古代圖書館中之最大者也。其在希臘。當辟脫喇塔斯執政。府創建公用之圖書館。羅馬則始於阿希尼亞斯庇魯里約。至羅馬帝政時代。圖書館之數雖頗增加。迨國亡之際。概爲戰亂所破壞。自印刷術發明。圖書之價漸廉。故圖書館之建設。日增月盛。馴至今日。藏書遂多。至數十萬部矣。循是以談。則東觀石渠不爲偉觀。諸子百家更渺乎小矣。有教育責者。曷鑒乎是。

嫁女奇聞

談 瀛

南洋有客籍人某甲。久居於香港。向執薙髮之役。兼業醫以獵食。膝前有子女各一。其子已因疾而殤。某抱喪明之痛。遂自故里擇一猶子以爲子。既至。命女以兄禮待之。迨後。某糞除一房。竟命子女二人。行同結婚。同居者憤其事。日以謔語嘲之。某命子女遷寓於園坵中。以作避地之計。日來人言嘖嘖。聞者甚衆。有好學者。特書此事。標貼於街頭。中有一紙。仿七律之格。雖其中多粵屬諺語。蓋紀實也。故錄之。以供閱者一笑。該貼云。喜重重。重疊重千金。出閣子乘龍。暫將兒子爲佳婿。權把親爺作岳翁。冥鴈不須過別宅。歸寧何用費行蹤。從今一派家庭樂。肥水唔憂漏隔涌。

娶妻奇夢

瀛 聞

舊金山某餐館主名李村基卑者。近在官署控其妻供周麗蝶氏。謂周雖與已結婚。實已先有夫在。請官判准離異。官問何以探悉。李村基卑曰。余於數月以來之某夜。忽夢見余妻在法京巴黎。與一男子攜手同行。余適遇之。妻卽告余。謂此男子者。卽彼舊日之夫也。彼與此男子成婚五年後。乃更與我結婚。余覺而異之。蓋方余夢時。妻實與余同宿。而余忽感此異兆。故不能無疑於心。爰卽親詣巴黎。調查冊簿。果得實據。蓋余妻實於一千九百年與一男子名哥燦者結婚。今其人尙生存云。

據我所聞

逸梅

瑞士風景綺麗似水彩畫本。歐西人士莫不視爲世外桃源。凡初婚作蜜月旅行者。必至瑞士登阿爾卑斯山巔。以爲人生樂事。

意大利人工美術善繪裸體美人。冰肌雪膚。如出浴楊妃。令人魂銷神醉。

金網石硬度最高。琢磨非易。惟荷蘭之亞摩斯德爾登居民專擅斯技。

土耳其國道路污穢。野犬猖獗噬人。故歐西旅行者視爲畏途。

挪威地濱大西洋。爲世界著名大漁場。漁艇約三萬艘。漁人凡十二萬。

印度多雨。每年平均雨量計五百寸。

俄屬地崗札德加半島。地處寒帶。人煙寥落。產變色熊。積雪皚然。則毛變白色。雪融凍消。則毛變灰色。真天然之

保護色也。

喜馬拉雅山爲世界著名高山。山麓產喬木。高凌雲霄。自七千尺至一萬二千尺不等。

美列堅爲世界最大之農業國。地廣人稀。宜以機器耕種。故發明之農具甚多。每年領專利憑者約二萬人。

瑞典南部產樺樹。北部產松杉木材。輸供歐洲各國之用。每年可獲五百兆元。

石鹽作刷齒要品。其產地爲德意志。每年產額計五十五萬七千噸。暢銷各國。

阿富汗城高三丈餘。昔元世祖經略歐洲。曾經其地。故所立之碑碣甚多。

羅馬教主之宮。蒐集世界瑰奇之石而築成。教主出游裝束殊奇異。上衣白衣。下著紅裙。

印度產猛獸。每年獲獅象等計五萬隻。死傷四萬人。

丹麥每畝田獲麥十四斗。俄羅斯印度獲麥九斗。

美洲之大蜘蛛能捕食麻雀。

英國之有辭典始於一千七百零九年。創者孫及翰。創著辭典時適當我國清康熙朝。撰康熙字典。

美洲產麥豐饒。蓋開墾未久。地力充足。加之鳥糞獸骨皆足爲肥料。

羅馬名寺計四百八十所。最大者曰聖保羅。寺高三十三丈。廣三十七丈。藏石像一百六十二尊。牆裝以金。文以彩

畫。且嵌各種寶石。奪晶炫目。寺前有廣場。中峙九級浮屠。高九丈。四圍設噴水泉數十處。形式各異。奇巧若出鬼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瀛 聞

六

製是寺乃十七世紀中之大建築會費二百三十五兆佛郎云。

安達斯山爲南美洲之瘠地峭巖插天巔積冰雪麓下道路崎嶇行旅者有蜀道難之歎故土人以椅繫於背而負行旅者且甚穩固云。

西比利亞人健於騎馬當長途旅行一人帶馬五六匹馬皆蹇嘶而人猶有可買之餘勇。

蚜蟲爲植物之害今歐西某國人發明將此項蟲類作紅色之顏料穠艷無匹亦廢物利用也。

麥之成熟期隨氣候而異南美洲亞勤頓國獲麥於正月澳大利亞獲麥於七月西比利亞獲麥於十月。

英吉利著名大學校有二一曰牛津大學一曰康勃蘭其大學每年於春秋佳日有賽船之舉牛津大學之船標暗藍色旗康勃蘭其大學之船標明藍色旗握漿齊駛儼然有長風破浪之概是日士女皆空巷來觀帽影鞭絲頗極一時之盛。

巴黎爲歐洲人之大游樂場學校圖書館博物院劇場之壯麗可稱世界之冠城之四周皆築礮臺堅固無匹城中有伊符塔跨塞約河上拔地九百尺登高四望勝景悉入眼簾。

阿爾蘭氣候溫暖常年見綠草故有碧玉島之名。

英吉利最大船廠長十八英里。

加拿大地質膏腴可數十年不加肥料。

蜻蛉捕害食蟲有益農事故日本嚴禁兒童玩捉。

國外瑣談

孤舟

德國政治家俾士麥爲人優於智略。久爲衆望所推。惜乎作事太剛。不無微瑕可議。然觀其軼事。亦可見其機警。固有非他人所及者。俾於暇時。嘗與一友作收獵之遊。遂携手槍涉水登山。以尋鳥獸。詎其友偶然失足。致陷泥淖之中。愈陷愈深。行將滅頂。大聲呼俾救援。俾念污泥甚深。若往救之。勢必與之俱陷。乃語其友曰。君既陷於此。吾勢不能相救。此固君之命限。應死於此。夫復何言。但君淹斃於泥中。死亦殊苦。無已。姑爲君一盡朋友之誼。使君速死。君其伏而勿動。俟吾放槍將君擊斃。猶勝陷於泥內。死且多艱也。友聞此語。不禁狂呼曰。君真癡耶。吾陷泥中。不但不爲救援。且欲致吾於死耶。請即來救。幸無多言。俾笑曰。吾不能救君之身。但能救君之靈魂耳。言已。舉槍直呼云。君幸毋動。俟吾鎗中。君額庶得速死。倘擊中他處。則不免遲斃而痛楚且難堪也。言間復舉鎗作審諦狀。然又不卽放。友見此情形。急不可解。而左騰右閃。已忘其身。在泥淖之中。忽持得樹根一株。即乘勢躍起。遂出於險。因深怨俾之不良。俾至是乃笑慰之曰。此吾所以救君耳。設吾亦下污泥。以援君。則不但君不能出險。即吾亦將不免。故特用此計。使君急不暇擇耳。語不云乎。困獸猶鬪。君之得出死入生。非吾力而誰之力也。友聞此語。爲之恍然。乃改容謝之。

俄國陸軍統領士華羅。管轄全國軍隊。威權素著。其待所部諸軍。紀律甚嚴。然往往出之以恕。大有李廣治軍之



法故所統數百萬衆。無不翕然服從。有談其軼事者。謂士年已老。而貌復不揚。惟最好滑稽。且善效雞鳴。鳴則羣雞皆應。嘗日夜臥帳中。苦難成寐。披衣起坐。仰見星斗滿天。出視諸營。第覺刁斗聲沉。燈光皆滅。諸軍士皆熟睡。士乃鼓掌引吭。作膠膠之鳴。附近村雞。應聲而起。直至耳爲之聒。諸軍從夢中驚覺。以爲天將曉也。均起盥洗。而士則僞爲不知者。旋歸帳而眠矣。一日有某守備命一兵賚稟。以呈軍門。士閱畢。問曰。以本帥較於汝主。爲人若何。該兵自忖。士已年高而貌又癯。而某守備則英姿勃勃。安足比倫。然此事不便宣於口。乃設詞以答曰。君論將才。則非某所知。但以某觀之所異者。惟公則能擢吾至千總。而吾主則所不能耳。士大笑。遣之歸。翌日果陞某兵爲千總。又一日天氣甚寒。士於晚膳之餘。效兵丁裝束。出營閒步。惟穿衣頗薄。偶過一營。見有一兵閒立。仰觀霄漢。士詢其姓名。並戲問之曰。以汝觀之。天上星共有若干枝。兵觀其衣。則儼然兵也。而察其聲音。年貌。則與統帥無殊。心知其易服出遊。因以計戲之。答曰。天星共有若干。吾已不復記憶。惟吾眼甚明。君可少候。吾細數後。與君言可也。因故作核數狀。細爲查點。迨數尙不足百枝。閱時已至一點鐘。於時寒威甚厲。士穿衣甚薄。安能久立。風中不耐。欲行。兵故挽之。云。吾數將畢。君宜少候。庶不復空費吾神也。言已。手挽士之臂。仍復細數。士知被該兵所算。然已入其詭計。無可如何。因大受該兵之戲。弄而歸。乃不惟不怨之。反重其有謀。越日。即陞該兵以二畫之職。觀此數事。其風趣襟懷。亦可想見矣。

格蘭脫嘗任美總統之職。當南北美爭戰時。羽檄紛馳。軍書旁午。格身爲統帥。親督大軍。屯營湖漢。有兵士某甲。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性愚而直。新隸行伍。諸事未諳。一日手挾污衣一包。欲命人代爲洗濯。而出門惘惘。不知所之。偶遇朋輩。立而問話。甲問洗衣工人之居處。衆兵知其新隸戎行。性愚而直。因遙指格蘭脫營戲之曰。君欲覓洗衣匠。可至該營中。有一人體短而多髯。名曰格蘭脫者。即隨營洗衣者也。君如洗衣服。往情之可矣。甲不知其詐。如言而往。直詣格之前。格問其來何事。兵曰。無他。吾有舊衣一包。欲煩君一濯耳。格聞語。且駭且怒。因問汝來此。誰導汝者。甲以頃間數兵對格曰。該兵汝尙能認識否。對曰。尙堪辨識。格卽命一營官偕甲往傳諸兵。至未幾。數兵皆至。乃問曰。適汝命某兵來命吾洗衣服。然否。諸兵不敢多辯。但稱有罪。格笑曰。汝輩戲及長官。本應重責。姑念無知初犯。示以薄懲。汝等旣命甲囑我洗衣。今吾亦卽以此役命汝代之。因顧甲曰。汝之污衣。共有若干。可命諸兵洗濯。若洗而不潔。汝可至吾前覆命。自當令其重洗。言已。並命營官押諸兵出。并監其洗濯。至潔淨而後已。諸兵不敢爭辯。唯唯而出一時聞者。莫不狂笑。亦一段佳話也。

英京倫敦有銀行名曰「英京」者。藏銀之富。爲歐洲冠。甚至皇宮之重寶。巨室之奇珍。亦多寄貯該行。以防不測。蓋該行有密室一所。四壁皆用鐵板。厚可寸許。堅固異常。而地脚則掘土成坑。先以西坭（卽司門汀）填之。隨以鐵屑築固。後用鐵板鋪地。其上復加以鐵梗。所以防賊由地道穿入也。其上蓋則全是厚鐵板。而其扉亦用渾鐵。以機振爲啟閉。若用人力。則十餘健漢不能開。然則盜固不虞。卽水火亦無妨礙矣。乃竟有失竊之事。所失類皆金器。數之多寡。無自而查。因所存者多。難於核實也。行中司事。端端自驚。而不明盜之從何至。細驗室內牆壁。

如故。鐵板如故。上蓋亦如故。而門扇亦無微痕。室外以印捕數輩守之。終夜無所見。至天明啓視。則又報失竊。羣相驚訝。莫明其由。又不敢宣揚。以滋物議。查訪許久。卒無端倪。一日忽接一簡。不署名姓。而字跡潦草。文理僅通。內言。寶行日以被竊。聞倘失竊不已。則寶行其何以抵償各物主耶。且重門緊閉。四壁嚴密。地道不能入。屋不能窺。外有巡邏。徹夜不懈。而仍爲竊者得手。則其人其術。非尋常之操。予孤者矣。於此而不防之。其禍曷已然。來蹤去跡。杳然難知。從何設防。殊費參酌。今爲寶行計。當先獲其人。予以重賞。使其不復作竊。乃爲上計。不然。則絕大禍水不塞。必泛後害靡窮矣。願不知竊者爲誰。則從何着手。我不敏。不慣作竊。然能知其人爲誰。擬爲諸君告。但不能當衆明言。須命兩人夜俟我於密室之內。面達一切可也。該行接得此信。聚衆密議。疑信參半。然不敢遽以爲妄。乃命有膽力者二人在室守候。二人以密室僻靜。倘有不測。性命可危。因預備幹差十餘名。在室外潛伏。脫有凶警。奔入救援。乃待至一月之後。夜夜皆虛。渺無所見。各人意懶心灰。以爲妄遂。不復候。忽又接一信。面署爲前致書人之妻。外有鐵箱一具。內盛緊要物件。乃向置諸密室者。也。各人大驚。不明其從何盜出。急拆其書。細視則字跡嬌好。備言其夫本欲至室內。言明盜爲何人。來從何處。乃諸君不能推心置腹。夜以巡差守之。意將捕捉。故不果來。抑知能於密室之中來去。自若。豈巡差數輩所能防備者哉。今特將前數夕取出之鐵箱奉還。以見巡守之無用。內儲各物一件。不取。祈爲查收。倘不以前信爲無稽。不復疑忌。則請於今晚復如前約。在室相叙。幸勿自誤。衆人閱畢。愈各驚疑。然欲窮其異。以杜後患。乃於衆中擇二人。如約候之。二人篝燈而坐。至夜半。仍

民權素第 四 集

寂無所見。二人相語曰：所約將又虛矣。言未畢，忽聞壁間有人答之曰：兩君不耐久坐，如欲相見，請將燈吹息。我另有火光也。二人聞言，驚愕四顧，則室內了無人影。乃問君在何處。其人曰：近在咫尺。兩君自不知耳。二人愈驚，求出相見。又聞曰：如不息燈，則此夕又虛矣。二人乃將燈吹息。乍聞壁間啟扉聲，旋見一人持燈冉冉而出。厥燈外光而內暗，故室內明如白晝，而其人之面目，則黑暗難辨。兩人燃火燭之，其人急縮壁內，扉亦閉。以手捫之，光滑無痕。二人疑以爲神，再求出現。其人曰：兩君毫無信實，相見胡爲。二人指天自明誓，不圖害其人。啟門復出，不復如前者之自蔽矣。舉手向二人作禮。二人不敢怠慢，亦如禮答之。乃謙遜並坐，細視其人，年可三十許，貌殊良善。問其何術得此，則笑曰：二君不須驚疑，苟相告母相害也。兩人齊聲曰：頃已發誓，何敢或忘。其人遂言曰：我無他術，乃此間一貧民，日在街渠之中，以淘沙爲業。一日在寶行側渠內淘沙，愈淘愈入，直至渠之深處，隨其曲折而行，未幾已至盡處。見一巨石亘路，一手推之，應手而轉。石邊縮入，成爲一穴，探頭入視，則石上有級，乃蛇行而登之，級盡有一鐵門，捫之中其機，門頓闢。入視則寶行內密室也。所儲之珍寶，紫紫滿堆，僅取金器數事而出。復捫其機，應手而闔。由是開闔如願，每於夜深即至，神鬼不知。歸與妻言商致富之術，轉念財以盜，至于孫不昌，屢欲向寶行言明，懼有不測，故修函約會，一以補過，一以去厥禍根。至於爲賞爲刑，則據兩君據理定論可也。兩人聞言如夢方醒，乃携其人出告於衆，衆嘉其直，酬以重金，使畢生衣食豐足焉。按該行建於百餘年前，大抵其工預爲他日之謀，故作此機械耳。所難明者，既有門扉何以無痕，似此良工何必預存盜志，乃可謀富乎。亦此事。

瀛聞

之不可解者

(未完)

瀛談一束(續第三集)

警衆

日本東鄉大將凱旋後有友人過訪大將出英國名將涅爾遜之遺髮相示因述此髮之歷史曰涅爾遜死後庶子與人爭承繼涉訟庶子得辯護士力而勝遂以涅之遺髮贈之辯護士轉贈於余請以余髮交換為紀念余諾之此髮之所由來也

朝鮮素為中國藩服有明一代進貢不絕清崇德年間屢伐其國境始稱藩於清崇德四年國王李綜曾立紀恩碑於三田渡其銘曰天降霜露載肅載育惟帝則之並布威德皇帝東征十萬其師殷殷轟轟如虎如貔西番窮髮暨夫北貉執戈前驅厥靈赫濯皇帝孔仁誕降恩言十行昭回既嚴且溫始迷不知伊戚自貽帝有明令如寐覺之我后祗服曰率而歸匪惟憚威惟德是依皇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笑爰束干矛何以錫之駿馬輕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調我后言旋皇帝之賜皇后班師活我赤子哀我蕩晰勸我稼事金甌依舊翠壇維新枯骨再肉寒蕤復春有石巍然大江之頭萬載三韓皇帝之休其詞恭順想見當日皇靈胡至於今三韓不臘中國告危上下二百數十年不勝今昔之感矣

臺灣隸日本二十餘年矣至今尚有生番熟番之別臺灣之西北及東北皆平坦地廣東福建人多居之其固有之生番以廣東福建人之來也多徙於臺南自古及今鮮受文明教澤者其習俗恒以馘人為無上之樂故番社

所在人多不敢近。至所謂熟番者，則從前受我國教化之人也。自日本領台灣後，年年征伐番人，而生番之抵抗亦頗烈。日本軍士死於生番者甚夥。故日本政府於今期之議會，議籌征剿臺灣生番費三百萬元，期以五年使臺南無生番之迹云云。嗟嗟，生番種將絕矣。

千八百七十四年中法戰爭之役，法國提督克魯伯將軍占領基隆砲台之當當，死傷甚衆。其墓地現在於基隆大沙海莊。某年十一月，法國極東艦隊司令官爲修繕及保存此墓，特報告本國政府。經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及法國特命全權大使乾刺爾協議之結果，由法國政府交結臺灣總督府金一萬千四百二十五圓，代爲興起該墓之工事。茲悉該墓之設計，築造護岸石垣，各延長八十八丈。墓地之外廓，更築高四尺，延長百五十丈之石墻。周圍遍植冬青樹，以添風景。落成之日，再立紀念碑及葉碑等，以爲美術的保存遺骨也。

香港某旅館中來一女子，年約二十許，病居五日，臨去時題詩二絕於壁。疑此女子亦革黨中人物也。惜不知其姓氏。詩云：有盡頭，顛無盡人，斷難了解。此紛爭不知負爾之多少，三百年來算不清。紅粉何曾昧，此心蒼天不語。沉沉可憐，一例英雄血，行苦停辛，灑到今。

神戶中國領事館有一聯云：長風吹萬里，浪海日照三神山。殊有文章天成之妙，蓋清駐日公使黎庶昌手筆也。

(未完)

海 上 竹 枝 詞

善。男。信。女。抑。何。多。司。徒。廟。中。香。火。窠。畢。竟。神。靈。知。道。  
未。阿。奴。心。事。瞞。公。婆。  
諸。公。預。備。七。錢。三。道。是。梅。郎。出。燕。關。我。有。一。言。須。記。  
取。美。人。雅。愛。少。年。顏。  
朝。來。雙。手。不。空。空。一。把。蒜。兒。一。把。葱。頭。上。青。天。腳。下。  
地。銅。錢。個。個。要。抽。豐。

(作者箸超)

劇趣

以者趣



劇趣題詞

善 薩 蠻

箬 超 集 古 句

畫樓春暖金歌夜。古今不卷江山畫。結客少年

場芝蘭在處芳。落花承舞席。樂與數晨夕。閑

話對村人清詞雅調新。

崔魯長安無事

張善浩翠陰亭落成

庾信樂府

杜牧華清宮

庾信咏畫屏風

陶潛移居

張祜樂靜

唐玄宗南出雀風谷對張

說

民權素第四集

# 劇趣目錄

戲劇雜談  
(續第三集)

梨香社劇話

目錄

義華  
塵因

民 權 索 第 四 集

---

目  
錄



# 劇趣

戲劇雜談（續第三集）

義華

中國戲曲相沿已久。社會隨時勢變遷。舊劇應即時改良。爲不可緩之圖。況戲曲關係社會人心甚大。未有戲曲惡劣。而風俗良善者。故諸文明國均以戲曲補助教育之不及。邇年以來。新劇雖有人登臺扮演。惟今日社會一般心理。專重於聲色。不重於事實。又兼新戲無鑼鼓爲之輔助。觀劇者均以新戲爲演說一流。此新劇不能發達之原因也。雖然。無歌曲之新戲。必不能盛行於今日。以記者觀察。此類新戲之暢旺。須在社會風俗改變以後。今非其時也。近聞教育部以演劇一道。關於社會風俗影響甚大。行文內務部。轉令警察廳。傳知正樂育化會。將京中各劇園。每日所演劇本。預爲抄錄。送部考查。以爲改良地步。用意雖善。無如此等辦法。不但近於紛擾。且於事實上。未必辦到。何以言之。蓋梨園常演之戲。爲數甚夥。唱戲之人。雖老於劇界。尙有目不識丁者。至學戲之際。半皆口傳心授。若令其抄寫。實強人所難。今欲求簡明辦法。不必抄錄戲詞。非由武戲及淫褻名劇入手。改良不可。教育部所擬調查戲曲詞句。在表面上觀察。似覺易易。以實際而論。即使由部將戲詞改良。完善交戲班演唱。而形容做工係出之臨時之間。毫不能預爲限制者。況歸部改正。假手文人。倘若不通戲理。不懂詞韻。改正後。反不如不改。又何必多此一舉也。

嘗見文人學士。每作詩文。不知困難。若令其編作戲曲。吾料其必不勝任。可見編戲較作文尤難也。以愚之見。現

在政良戲曲。仍責成警廳會同育化會辦理。以後遇有新編之戲。非由教育部校閱立案後。不准登臺。至所編新戲。其中如有應行更改之處。斯時即可酌爲改良。一面由部廳將編戲之人。量爲獎勵。以示激勸。此爲正當辦法。至舊劇應行改良。先由武戲淫戲入手。理由因文。戲中揚善抑惡。懲奸褒忠之劇。大佔多數。有善有善果者。有惡有惡果者。有稍近迷信。不必冊改者。有愚忠愚孝。能挽世道人心者。總而論之。文劇中小疵。雖不能免。然與社會風俗不甚妨害。武戲淫戲。則不然也。

文劇中稍近迷信。如天雷報四進士。藥茶計紅雁傳書等戲。皆有感於人心。值民國道德淪亡之秋。此類之劇。萬不能遽行變改。武戲中以妖魔爲正丁。以鬼狐爲戲中重要角色。於世道人心。毫無取義者。另一說也。

武戲中有絕對禁止者。如混元盒。百草山。天飛閻氣。氳陣搖錢樹。無底洞。攻潼關。盜魂鈴。芭蕉扇。乾元山。蟠桃會。青石山水。籠洞。金錢豹。五花洞。及他一般妖魔鬼怪之劇。有損於人心。無益於社會者。皆應在淘汰之列也。或謂此類武劇。當視一種玩藝看待。觀者不可認真。此說雖屬牽強。殊不知與腦筋未污。知識漸入之童孩。大有損害。嘗見劇園內帶領幼童看戲者。於武戲中之妖狐。盡意批講。津津有味。且謂某某爲甚麼妖精。某某爲甚麼鬼怪。小小孩童。而受此種教育。其腦筋焉能不污。其知識焉能敏慧。外國孩童。未入學校之先。以幼稚園先行培養。吾國童子。腦筋未充之際。先受此野蠻教育。以此可知中外人民基礎之優劣也。

雖然。以予觀之。古今來鴻文鉅製。每有精采之處。以焜耀於人前。閱者必須於此等處注意。庶不類旗亭之俗眼。

集 四 第 素 權 民

即至一率爾之章。一遊戲之作。亦須本此意以行之。所謂神思宜澈於環中。而眼光要周夫題外也。戲雖小道。其間亦自有其精意所在。今人未可忽略。卽如五花洞一齣。以小說家言。作樓臺之彈指。附會支離。於武戲中別開一生面。驟視之五光十色。非不極洋洋之觀。而悠渺荒唐。一無取意。且怪神不語深背乎宣尼之旨。又易啓迷信。神權之漸爲通俗教育計所宜爲鄭聲之放者也。然一就其劇本細爲推敲。則義取三矮以新人耳目。而一篇重點。尤主青衫。其餘俱園林之裝點而已。蓋青衫戲俱係冷落。今置之於熱鬧之場。而於鬧中取靜。壁壘既覺一新。武戲場面大抵相同。神怪之戲始而與妖。繼而降神。終而收服。類多千篇一例。中間均無所謂唱工。今以青衫插入其間。則有唱有作文。情並美。更覺翠書之對百慮。皆清不至讀未終篇。使人興慨於耳。熱眼花至索然而寡味。且魔者不正之謂也。以青衫而飾爲魔。正所以反形其魔之侵入正道。而邪正之不容並立益彰明較著。此尤其絃外之深意。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誰謂武戲中八九寓言之旨。不可於其間參觀耶。特躁心人未許領略耳。

再如萬里尋夫一劇。編排之完善。早已膾炙人口。以予觀之。其中謬點多多。城隍神出世已在唐宋而下。孟姜尋夫。既爲秦朝故事。試問城隍神從何而來。卽令始皇橫征暴斂。弄得人神共憤。神既潛逃。人亦祈死。編者殊有寓意。則禹王廟。箕子廟等。何者不可。又何必一定要勞着城隍。且編排一戲。先後都有起伏。是戲收場。城隍一無用處。竟是個贅疣。聞馮子和演是劇時。僅從探婚起。不可謂非審慎之處。差役都戴紅帽。亦以皂帽爲宜。紹興師爺

之出世更不可解。牽強附會。本爲編戲之通弊。然亦當求其相近者。孟姜遇盜一場。以沙泥盲其雙目。竟得脫身。演來亦太容易。予謂是盜亦很有慈悲心。不若以情動之。較爲近理。始皇飾孝子。竟是一個大笑話。無道昏君。溺於女色。情願犧牲體統。編戲者不過本勸懲之意。聊爲節烈人吐氣。然掛孝祭靈亦云足矣。又何必認真起來。種種荒謬之處。亦不可不改良者也。

叫天以清微悠遠之音取勝。而悲歌慷慨一變其燕趙之遺。孫派至是更不復振。一般顧曲家言及孫派亦幾幾有由瑟奚爲及門之慨。其實孫派之爲孫派亦自有其擅場之處。未可以臺上歌風竟等諸曹鄒也。孫派不易學。學孫派而無所取裁。則一味大聲疾呼。如文字之隣。於直率雙處等是也。至海上演唱者。孫派人既不多。佳者更少。前數年間。惟時慧寶能舍其所短而取其所長。精氣神三者俱全。無缺而又能於發揚蹈厲之中加以宛轉抑揚之致。當其發聲作唱。如風推濤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抗而高。忽墜而下。纍若珠走盤。中間者心胸爲之開拓。又如聽蘇門之嘯清而韻遠。令人味美於回。不啻并剪哀梨。倍其爽脆。上天臺一劇爲所著名。雖以鴻昇之卓卓未易爲漢幟之易。其餘若柴桑口搜孤救孤。瓊林宴等。俱能別成韻調。譬之山勢。看來一幅突兀之象。而前輩典型又不喪失。所謂能述而又能作者。慧寶殆兼之矣。或謂慧寶前數年所作。尙不免野馬之吹。有時踰越乎繩尺。近乃所造益精。竟如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足見人果能自得師。亦何地不可自立。惟其臺步一切稍覺差遜。不免爲微雲之翳。然亦大醉中之小疵。不足爲慧寶病也。

民權素第四集

近三年來。京津名伶。溯江而下者。年以三五計。前年有老譚小楊龔雲甫劉鴻昇。而李吉瑞王又宸等繼之。至去年又有王鳳卿梅蘭芳輩。今年復有鴻聲鳳卿蘭芳等。登臺奏技。座客常滿。亦云盛矣。予以爲之數子者。技雖足錄。然於戲劇一道。則升堂而未入室也。現今改良戲劇。急不容緩。厥維何人。足以當之。予於是不得不爲顧曲諸君。述汪笑儂之歷史。

笑儂本前清名士。以事隱於伶。寄跡春申。非其素志也。爲人風雅絕倫。於音律一途。夙有心得。登臺演唱。摹仿大頭處。十九不離一二。頗爲社會所歡迎。尤富於新舊知識。借優孟衣冠。現身說法。無不悉中肯綮。非特繪水繪聲。摹古能得其似也。黨人碑一劇。爲所編排。其中詞句之雅馴。目節之精良。爲有目者所共賞。尤妙在燃犀鑄鼎。令人百世聞風。不自知其興起近世。演改良戲者。當以笑儂爲第一。至其作唱。雖不及大頭之洪亮。有時喉音且失之太悶。是則優點之中。不無缺點。顧雖絃外聆音。人猶有憾。而韻調清徹。耐人尋趣。要亦白璧之微瑕。不足爲笑儂病也。

聞笑儂近頗有志於改良戲曲。以新戲類多寫意。閱之令人生倦。擬加入唱詞。傳以舊日之場面。俾顧曲家耳目一新。所編劇本。悉以有裨於近時社會者爲宗旨。而去其舊染。咸予維新。近且膺聘入都。日從事於編排新劇。以學有本原之人。出其餘力。爲劇界啓濬新機。將來之發達。可操左券也。教育部既有志於是。盍不羅而致之。笑儂本京旗人。爲經正書院之俊秀。曾舉於鄉。蘇君所謂以事隱於伶者。其事在專制時代。頗不容於人口。及今



思之特一尋常交際事耳。而笑儂竟因此亡於外者二十餘年。足見其人爲潔身自好。最惜名譽者。非今日所謂名士者。能望其肩背也。壬子夏。予嘗客津。得友人介紹。與笑儂晤於南市街松竹樓上。其人豪於飲。尤喜搏戰。望之不似俗人。彬彬然。一大儒也。飲既酣。自書紅箋。走倅取江南名產白沙枇杷一盤。佐酒。漏三下。始盡歡散。計予所歷之交際場。以此日爲最樂云。笑儂演劇。不循俗本。皆屬自作。卽普通之戲。一經笑儂演過。詞句便雅馴可聽。其自作脚本。以哭祖廟受禪臺完壁歸趙黨人碑等爲最佳。笑儂愛國之心。最熱。故所編戲。皆具慷慨淋漓之致。蓋古高漸離之流亞也。汪名傑。字孝農。別號仰天。所稱笑儂。爲其自嘲也。

昔年舊劇稱盛。新劇屢起屢仆。迨至近歲。新劇昌明。有一日千里之勢。而舊劇則幾於外強中乾矣。究其難易。舊劇規範森嚴。非個中人不能道隻字。新劇則出之隨意。略無規矩。自表面觀之。舊劇較難。萬萬實則不然。余嘗謂舊劇係美術的科學的。衣錦繡。披華服。一舉一動。悉以美觀爲主。一言一語。悉以動聽爲本。是美術也。舉動合乎音樂。聲調範以節奏。而曲本之傳。均在個中派別之分。各爲門戶。是科學也。其所謂美術科學。無不出諸師承。爲之者。惟繩墨是守。典型是從。斯則可矣。惟其有繩墨。可守。有典型。可從。祇須謹慎出之。便可稱職。而有餘。此其所以易也。至若新劇者。全出於聰明伶俐。既無曲本可誦。又無師承可授。一劇既成。演者僅知事跡之大略。與人名耳。至於演飾之如何。合度。言語之如何。配搭。胸中固茫然。無成竹也。然而一登舞臺。則目送手揮。合乎戲情。此應彼答。不越範圍。劇中人之身分。神情。俱到。劇中人之事實。發揮無遺。此其難。豈舊劇所可比哉。

然新劇以無劇本之故。其小關節處。每有疵病。前一幕所說語言。多有與後幕衝突者。此其一也。甚者各人有各人之做法。譬諸甲飾此人。行動舉止。均爲一善良之徒。及易以乙。則反是矣。此病凡一劇之配角。多有之。至正角。則罕見也。或者演劇人。率意爲之。至與全劇大有妨礙。不特此也。無一定之劇本。則每編一劇。僅能演於一極短之時期。不能傳之後世。至舊劇。則定規極嚴。又有一定之劇本。故能流傳數百年。而不朽。吾以爲欲圖新劇之發達。必先以劇本傳之世人。不特可傳不朽。衝突之病。亦庶幾免矣。關心戲劇者。亦以吾言爲然否。

劇名中有曰十回者。人多不知所本。按十回之名。起於唱書者。昔年唱水滸之某大名家也。其說魯智深宋江武松石秀之事。人各十回。十回者。卽十日也。言須十日而將一人之事說完。故當時有魯十回。宋十回。武十回。石十回。四種名稱。其後編爲崑曲。藉取其名。此劇名十回之由來。迨編入亂彈。則僅宋武石有十回。而魯十回獨付闕如。然編爲戲劇。此名實不稱。致令人不解。於是世人疑爲有伶人名十回者。演武松石秀宋江爲最。故有是名。其實誤矣。又京劇之獅子樓名之武十回。而鴛鴦樓等不與也。愈失其真矣。

打花鼓一名鳳陽花鼓。崑劇也。論是劇必先知崑劇。昔年唱是劇。皆言鳳陽話。未聞揚州語也。迨葛正香談雅芳等起。舍難就易。乃以揚州話代之。旋亂彈班效之。於是競說維揚話。而真相失矣。今之人。每以爲是劇當說揚州話。誤矣。

梨香社劇話

劇趣

塵因

七

五十年來。京調橫行南北。下至販夫走卒。亦日以此爲消閒品。其他如崑曲、虞調、馬調、以及川湘一帶之高腔、久稱廣陵散矣。又若皖之徽調、鄂之漢調、蜀之川調、直隸之衛調、廣東之粵調、福建之閩調、以及奉吉黑三省之臚臚調、關外大鼓腔、浙之越調、蘇之淮調、灘簧等類。大抵爲方音所限。僅能往還於一隅之中。終不足以遠播。其較以上諸調稍能廣行者。莫如秦腔。然其間分類如（直隸）（河南）（陝西）（山東）（煙臺）（關外）種種梆子之區別。皆由秦腔中胎化而來。要之偏行於北地。不利於南都。究難與京調相抗。以目前論之。京調之蜿蜒橫亘南

北間。幾似露西亞之雄跨歐亞矣。

攷二黃、西皮之發源。由於鄂之黃岡、黃皮、二縣。由二縣之曲混合者。名曰二黃。由黃皮以西之曲而傳者。號曰西皮。至於（正板）（原板）（倒板）（搖板）（快板）（慢板）（平板）（反板）（二六板）（四六板）（躲板）（急板）（廻龍）（吹調）等類。概因徐疾抑揚。剛柔清濁而變幻於二黃西皮中也。二黃西皮發現之后。近如安徽之皖南北。製厥腔調。變厥音節。絲是徽調出現矣。遠而播及直隸天津一帶。亦因方音而易厥頭面。絲是衛調出現矣。括此三種。雖統系於一脈。無如各爲土音。俚字所拘束。不能同趨一軌。以至瑜瑕互見。各樹一幟。徒雄霸於鄉里之間。是可慨焉。

當崑曲廣佈南北時。所謂三調者。殆莫與較。迨清季道咸間。伶人程長庚、張二奎、余三勝輩出。囊括三調。吸液汰滓。以燕音鎔化之。別開生面。號曰京調。蓋直隸方音。以中國各省較之。自然純正。第在帝制時代。人人有都會之

迷信。凡事罔弗推崇京都。繇是有稱北京話爲官話者。三百年來習慣已久。專制之下。市人之趨向。幾若萬流之宗。滄海然則以方音較之。其地位已高一級矣。京調藉此勢力。故較他調易於普及。程張余輩。則吸此潮流。翻新花樣。京調發現。一時王孫貴冑。華袞紅裙。趨之若鶩。京調之價值。從此騰達。竟有高入凌霄之概。如漢徽衛三調。以及素稱雅雋之崑曲。悉成夕陽衰草。盡化於煙消霧散間矣。

京班之唱工。慷慨激昂。凄清細膩。較之漢徽衛三班。的是俊雅高超。其做派則提袍抱笏。大戟長鎗。亦較漢徽衛三班。洋洋灑灑也。平心論之。其練音嚼字。扣板摩神之間。苟與文班比較。文班卽唱崑曲戲。則粗率甚矣。此皆時勢循環。新舊進退之故。嗟夫。世道日趨於奢。人心日趨於滑。一般社會上心理。大都喜務皮毛上之華麗。而不求骨髓中之精蘊。又豈獨戲曲之道已哉。今試以京班與文班比較。略舉數端於左。

(一)音律。崑曲一字之間。純以五音中一音爲限。假若定於上平。則下平不可混也。定於去聲。則入聲上聲不可混也。更進而言之。一字於同聲之中。假若音在六魚。不可混於七虞。音在一東。不可混於二冬。夫如是。則五音正而六律協矣。至若(腦)(鼻)(齒)(舌)諸音。亦昭然分析。不能假借。一失之毫釐。則謬以千里。此崑曲定音之謹嚴處。京調則不然。凡咬音嚼字之間。可以因時而轉。因人而遷。譬若時尙鼻音。吾可更易原詞。而趨向鼻音。或吾長於腦音。亦可更改原詞。而展吾之技能。祇求音不混亂於平仄足矣。如貴俊卿長於鼻音。其唱空城計。城樓二六板內增加(我把西城皆掃盡。准備司馬好屯兵)二句。其末尾兵字。

卽足展其鼻音之長也。又若王又宸拙於鼻音。每唱至須用鼻音字時。恒以喉音代之。其唱蘇武廟。托兆之后。反板第二句。到如今只落得瓦解水消。之瓦解水消四字。改爲血染征袍四字。蓋避水字之鼻音故也。此京調咬字。音無一定標準。其真神不能保存永久。亦此之故。

(一) 種類 又若曲牌之區別。京調中二黃西皮。蓋襲於漢調。至於其他各板之區別。予曾言。概因徐疾抑揚。剛柔清濁。變化於二黃西皮者也。切實求之。相因一系。翻覆花樣。法亦簡單。胡若崑曲之曲牌。少則以千百數記。此牌之音律。又與彼牌迥異。卽同一實字。而彼此咬音亦不同。彼此應律。停頓之修短。剛柔徐疾。亦各不同。進言之同一曲牌。同一詞藻。並同一唱法。而南調與北調。又不同。再若五音中宮調與商調。亦迥異。由此推之。雖同曲牌詞藻唱法。其音節則一調有一調之異樣也。卽令(奪板)(頂板)(跳梁)(偷渡)(虛掩)種種關節。京調中亦有以上諸法。然與崑曲比較。則不若其精密矣。

(二) 詞藻 以言斯道。則京班與文班相去益遠。甚。崑曲中牡丹亭。長生殿。千鍾錄。琵琶記。桃花扇。諸劇。奧義深文。姑不與較。卽鄙俚如拾金上壽。賜福。思凡。下山。羅夢磨。斧活。捉等類。其較京調雅馴。不待予言。稍解文墨。卽可立辨。再若白科。崑曲中說白。刻畫一人身分。揣摩一人人口吻。情見乎辭。決非甲者之言。乙者可以牽就。其清濁得宜。形容合度。洵令人咀嚼不厭。至於京調中之唱辭。說白。求其通順者。幾不可得。蓋一劇之脚本。大都出於鄙俗。優之手。彼輩目不識丁。胸無點墨。祇諳刻板腔調。以尋常極惡俗之俚語。填之。戲情戲。

民 權 案 第 四 集

理。在。所。不。計。以。至。非。失。於。背。謬。卽。失。於。重。複。非。失。於。隔。闕。卽。失。於。顛。倒。且。喜。誇。張。往。事。比。賽。神。聖。此。爲。舊。戲。脚。本。中。最。巨。極。惡。之。通。病。如。趙。雲。出。場。必。云。俺。曾。長。板。坡。前。救。幼。主。張。飛。出。場。必。云。俺。曾。霸。陵。橋。上。退。敵。兵。楊。家。將。戲。動。輒。叙。出。八。虎。之。故。事。文。可。安。邦。武。能。定。國。東。征。西。討。南。戰。北。勦。諸。字。樣。於。脚。本。中。幾。佔。什。之。七。八。要。知。此。非。足。以。飾。美。且。足。以。生。嘔。也。戲。中。人。又。胡。至。如。此。顛。狂。自。豪。自。大。真。所。謂。唐。突。古。人。矣。試。引。一。戲。言。之。如。空。城。計。一。戲。在。京。調。中。最。足。動。人。觀。聽。者。而。鼎。鼎。大。名。之。譚。鑫。培。最。工。於。揣。摩。武。候。態。度。以。此。戲。爲。最。得。意。者。南。北。人。士。有。口。皆。碑。其。城。樓。西。皮。一。段。亦。不。脫。以。上。所。論。誇。張。往。事。之。病。如。雍。容。大。雅。之。諸。葛。亮。何。至。於。自。誇。如。是。雖。老。譚。工。摩。其。神。字。字。吐。出。實。足。令。武。侯。冤。煞。九。泉。矣。汪。笑。儂。二。十。年。來。伶。界。中。文。學。之。泰。斗。新。舊。學。術。皆。有。根。抵。其。對。於。空。城。計。一。段。西。皮。會。有。一。段。新。詞。似。較。原。來。者。稍。嘉。然。其。間。亦。有。支。離。處。予。將。原。文。錄。之。（隱。居。在。臥。龍。崗。散。澹。之。人。在。隆。中。先。決。策。鼎。足。三。分。官。封。我。中。郎。將。執。掌。帥。印。白。帝。城。傳。遺。詔。責。任。非。輕。扶。炎。漢。復。中。原。乾。坤。整。頓。謀。在。人。成。在。天。事。不。隨。心。此。一。番。出。祁。山。又。成。畫。餅。正。所。謂。將。無。謀。累。死。千。軍。沒。奈。何。設。空。城。行。險。徼。倖。欺。司。馬。全。憑。我。繞。指。風。雲。按。五。音。合。六。律。撫。一。撫。琴。韻。有。伯。牙。無。鍾。期。缺。少。個。知。音。）予。謂。此。段。之。支。離。處。卽。在（沒。奈。何。設。空。城。行。險。徼。倖。欺。司。馬。全。憑。我。繞。指。風。雲）兩。句。夫。唱。工。雖。爲。演。戲。者。之。美。術。並。非。本。文。所。有。第。詞。藻。終。必。合。於。當。時。狀。况。爲。佳。如。仲。達。兵。臨。城。下。其。所。以。不。敢。猛。進。者。正。懼。空。城。爲。僞。空。城。也。苟。武。侯。在。城。樓。扶。琴。有。此。兩。句。話。兒。或。有。此。種。恐。慌。顏。色。至。恐。如。區。區。亦。

窺破玄機。擁兵而進。矧仲達乎。舉此一端。文學卓如笑儂者。尙不免此病。其他市井之徒。所編脚本。更不足以。唐目矣。予恒謂京調。只能聆其聲。不能誦其詞。曾有癖似周郎。每聆諸名伶之腔調。苦心揣摩。甚至忘餐廢寢。而不勤。迨一睹脚本。其熱度減去半數者。何也。以詞藻之相差太遠也。以喻崑曲。烏足道哉。

(一)做工。歌舞兩字。本不能以分析。每當唱時。必佐以眉目手足形骸。以表示其姿勢。所謂歌舞並行。音容並用。其腔調之扣板合節。做工亦當隨之。武戲亦當如此。其戰爭時。純以姿勢爲貴。使人於大舞臺上。如見古人崑曲。卽純以此等爲法。試觀今日三麻子演單刀會掃松等戲。則見其神采奕奕。非如尋常戲劇。跳出跳進者也。再之崑曲中之豔情等戲。重在表情。不重在色象。如京調中珍珠衫。碧塵帕等。抖帳牽袴亮胸。交吻種種惡態。實足以令人發嘔。以之比較。則何如。予再言京班之歌舞。京調中能聯合音容並用。歌舞並行者。幾不多見。或學形容其姿勢。或木立輕歌。以言傳神。亦不過在眉目手臂等處。如文昭關唱(一輪明月)之一字。卽以右手伸出一指。唱至月字。用兩手圓作月形。唱至(俺伍員)之俺字。用右手將鬚一兜。低頭一顧。表示自道之意。諸如此類。則多數手法。與此髣髴。究其身段。仍牢然不動也。武劇中尤足使人發噱。如鐵籠山。拿高登。連環套。落馬湖等。最重在工作穩練。手法敏捷。伶人能於其中出色者。真似鳳毛麟角。不多見也。其他如收關勝。則專重在(雲裏翻)以台子之多。加者爲貴。捉拿九花娘。則又重在(打風車)以數之多。加者爲佳。如雛伶之演花蝴蝶。則尙(甩葉子)演金錢豹。則尙(掉毛)種種不合戲理。徒擾

民權素第四集

人眼花神亂腦昏目迷者。指不勝屈。更言戰爭戲。如長板坡金鴈橋等。靠子武打。與四杰村惡虎村等。短粧武打。均尙緊密。其鼓點大都。不外（亂捶）（緊急風）諸牌。當兩相激戰。應點之處。大都在最後收手時。與鼓點合度。卽爲工。至於激戰中之應點。可以忽略。卽收手處。如不能合節。多加數捶。或減少數捶。未爲不可。而非崑曲之引商刻羽一例觀也。

予謂崑曲與京調一則細膩一則粗率一則表華一則骨秀。此知者自知。不知者階以上之比較。亦可瞭然而辨。其次第矣。或詰曰。子胡善崑曲。如彼薄京調如此。然則京調之中。豈無一毫足以動人觀聽者乎。予曰。子駁良是。予前十五年。則迷於崑曲。恒以不能扣板輕歌爲憾事。近十五年來。則嗜京調之心。尤篤於崑曲。自覺於京調之心得。亦較厚於崑曲。今突作斯語。蓋爲中國今昔音樂歌舞之比較。則京調當然不如崑曲雅馴矣。苟以京調而與以上所云各種較之。則京調自駕於其他各種以上。然其他各種。亦未可以厚非。凡特開面目。而能存在於世間者。必有一種特長。吾當取其所長。去其所短。不必因其格調新舊。而存私見。此評戲不二之法門。予發所言。迺對於中國音樂而生。今昔之感。以言崑曲轉至京調。實中國音樂之退化也。此非崑曲之力不敵於京調。迺因社會一般人民。大都惡舊喜新。演戲者不得不迎合觀聽之心理。爰是京調日蒸。而崑曲日隱矣。（說中國人觀戲聽戲之怪象。另詳於離邊人語之內）予既不能因其日蒸日隱之差。而判厥優劣。亦不能爲其簡其易者。卽一無可取也。條簡難易優劣。不過比較上之關係耳。非貶之不足取也。今再單說京調之各派。

劇趣

一三

（未完）



詞 枝 竹 上 海

劇 趣

滿街油火近重陽。機器堂名熱鬧場。兩個銅圓算起碼。攤攤叫賣熱良鄉。

楚楚衣裳窄窄腰。滑頭多半弄風騷。管他什麼良家女。只怕流氓拆一梢。

年來運氣真蹺蹺。打算一泡蝕一泡。沒有東西作抵押。何如星火一顆燒。

(作者箸超)

碎

玉

倚雲

# 詞題玉碎

蠻 薩 菩  
句 古 集 超 箸

落花滿硯慵磨墨錦囊詩草勤收拾鎔鍊比精

金一絃清一心文字出肝膽寶書爲君掩燒

却辨沈灰廬山翠作堆

方回春半久雨 蘇軾次王晉卿奉詔押高麗人宴射 張說奉和聖

製賜諸州刺史應制 常建江上琴興 梅堯和宴相公 江淹擬休

上人怨別 宋之問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蘇軾次城送客不及

步至溪上

碎玉目錄

嗜好之種種

五官忙

美人……英雄

美人與魍魎

哀衆生詩

塞下曲

蔽廬談屑

目錄

雙 熱 孫 孫 劍 魂 昂 孫 昂 孫 吁 公 日 法 箸 超

民權素第四集

目  
錄



# 碎玉

嗜好之種種

雙 熟

吾人之耳目口腹皆有慾。有慾即不能無嗜好。有種種嗜好。與腦戰。與身戰。而道德而事業。皆歸於退化之例。且嗜好於生命上。經濟上。皆有所大不利。吾試揭種種之嗜好。願同胞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以金錢為第二生命。無上珍物。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此一。種最大之嗜好也。

以女色為愛玩之物。排遣之資。醉心巾幗。落魄綺羅。甚至蕩閑踰檢。尋好事於濮上。桑間。問柳尋花。市風流於秦樓楚館。此亦一種最大之嗜好也。

由前之嗜好。皆道德之賊也。吾不願同胞有此行也。

以麴蘖為密切之良朋。銜杯臥壺。以為快心。浮白澆黃。以為樂事。辜負。壺中日月。銷磨。醉裏光陰。此又一。種之嗜好也。

以鴉片為餽。高臥芙蓉城裏。對孤燈。若燐火。望人影。如鬼魅。毒藥苦口。而津津若有餘甘。此又一。種之嗜好也。

由前之嗜好。皆事業之障也。金錢之敵也。生命之蠹也。吾又不願同胞有此行也。

五官忙

昂 孫

碎玉

一

五官所以運人身。其忙也宜也。

耳之於聲。辨清濁焉。目之於色。分邪正也。口之於味。別美惡焉。鼻之於息。判香臭焉。心之於事物。知覺其是非。得失焉。司聽。司視。司出入。司呼吸。司感覺。其忙也。正當之職守焉。良善之作用焉。

然吾見夫有五官者矣。忙其所忙。非吾所謂忙也。民有呼籲充耳。若勿聞。民有艱難蔽目。若勿見。民言淆亂。民氣器張。民心機械。變詐無所不至。從未判斷而防止之。失五官本來之作用。關五官未有之幻境。是徒藉五官以佐一官之鬼域伎倆焉。試列舉之如左。

見權貴則曲意承順之。見優缺則秘密運動之。見賄賂則百計攫取之。樟頭鼠目。工於趨避。獨具隻眼。伺隙而動。是之謂目忙。

燕遊曲院。喜聞絲竹之聲。危坐舞台。飽聽京秦之曲。兼收乎南腔北調。不厭夫褻語淫詞。是之謂耳忙。一股食肉之氣。萬年天子之歌。海錯山珍。必萬錢而下箸。是丹非素。悲世事之失真。是之謂口忙。

對於上則惟恐鼻息之難仰。對於下則惟求鼻孔之一氣。不辨薰蕕之異。將爲臭味之投。是之謂鼻忙。

以言其心術。則更有不可思議者。夏鼎不能絲其形。秦鏡不能測其奧。其險。賊也。如蜀道。其柔軟也。如吳綿。至於一好惡之所施。一德怨之所出。則又蜜其腹而劍其腸焉。是之謂心忙。

忙者不自知其有五官也。而一忙若是。忙其忙者。且更有種種之五官忙。以自忙其五官焉。然則彼之五官忙矣。

而我之五官將欲求閒更不可得焉。吾言至此。吾惟一笑置之。

美人……英雄

劍魂

美人好劍。英雄亦好劍。然美人之劍舞向月下。英雄之劍舞向風前。

美人多淚。英雄亦多淚。然美人之淚灑向枕幃。英雄之淚灑向江山。

美人傷春。英雄亦傷春。然美人之傷自傷玉容。消瘦英雄之傷自傷壯志。未酬

美人多情。英雄亦多情。然美人之情用在個人身上。英雄之情彌綸六合之間。

美人傳當焚香讀之。英雄傳當按劍讀之。

美人傳當花下讀之。英雄傳當雪中讀之。

美人傳當斜倚讀之。英雄傳當肅立讀之。

美人傳當夜深讀之。英雄傳當晨起讀之。

美人與烟癮

了僧

春風滿面。一笑傾城。噓氣亦香。髮光可鑑。名花遜其嬌。明月滅其色。是美人也。公子王孫爭擲纏頭。樂至樂矣。或

金屋以藏。或玉屏以貯。有嗤之者。且絕裾而惡聲矣。

然而好事多魔。牀頭金盞。雅興既殺。悲感大來。潘妃侍席。俯眉不舒。貂姬勸飲。醇膠亦濁。為問斯時之公子王孫。



碎 玉

視美人焉。與魍魎有以異乎。殆無以異也。

美人乎。魍魎乎。美人自美人。而魍魎自魍魎。何前妍而後媼也。此非美人之能為幻術也。乃公子王孫之心理為之也。

有笑我者曰。子僧也。清淨之門。不導色慾。子亦知之乎。噫。予豈僧也哉。予之所以僧者。以萬事之已了也。品花題柳。刻翠雕紅。予未僧時。且慣為之初也。流連忘返。及覺悟而噬臍。已晚矣。天下惟過來人能道真心事。爰為愛花者告之。子何嘗也。

哀衆生詩

吁 公

曲臂彎腰。像煞猴汗。流如注。喘如牛。可憐終日勤奔走。籃縷衣衫食不周。車夫手提竹筐。揀絲忙辜負青春。亦自傷可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買笑倚門。劇可憐。半生淪落。奈何天。羣雌粥粥。寒風下。為待王孫眼。欲穿妓女國亡家破。不知愁粗布紅巾。裹滿頭皮骨。猶人作奴隸。山河回首淚盈眸。印捕

塞下曲

日 法

和平無望。戰鬪將開。國勢強弱。在此一舉。愛國健兒。顯好身手。此其時矣。窮居無聊。作塞下曲。以盡規勵焉。一更笳聲動遠空。長槍大戟稱英雄。滿營刁斗六軍肅。虎帳高旗掣朔風。柝歷歷一更逢。我所思兮。馳羽檄。浩蕩

貔貅百萬兵。何時得奏安邊績。吁嗟一更兮。更柝催不捷。征蒙誓不回。  
二更帳外寒蛩咽。關山梗塞家書絕。男兒原要事長征。沙場渴飲刀頭血。鼓逢逢。二更遠。我所思兮。志豈空待效。  
凱唱歸來日。血染征衫數戰功。吁嗟二更兮。更鼓緩。丈夫意氣休教短。  
三更蕭蕭風怒號。拔劍斫地意氣高。滿目黃沙堆白骨。斯民鋒鏑何能逃。香鼻鼻。三更餘。我所思兮。功名小。橫刀躍馬出長城。爲求國體凌雲表。吁嗟三更兮。更鷄鳴。庫倫戡定卽昇平。  
四更城頭吹畫角。長城萬里兵符握。鞠粹惟輸愛國心。奇謀夙夜籌帷幄。籌綿綿。四更深。我所思兮。枕戈眠。此行未定華夷界。斷不饒歌唱凱旋。吁嗟四更兮。更籌永。雄威獨鎮三邊靜。  
五更曉日照大旗。三軍疾走如雲馳。愛國健兒好身手。他年姓字題豐碑。漏迅迅。五更慰我所思。分軍威。振立功。豈必事毛錐。手提斗大黃金印。吁嗟五更兮。更漏長。邊風悄悄吹我裳。

蔽廬談屑

箸超

瘠地之民多。向義沃地之民多。不才勤拙誨禮義。飽煖誨淫慾。其結果然也。  
名可勉立。功可疆成。事未臨刃。望氣先沮。自暴自棄。惡之尤者也。  
憂愁勞苦。心能知之。疾痛寒暑。肩能覺之。安危存亡。明能預之。  
救死辨緩。急措政審難。易先緩而後急。置易而圖難。謀所以敗也。

集 四 第 素 權 民

碎 玉

白墨之於目辨。清濁之於耳聽。是明者之見。是非亦哲者之謀。禍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君子也。日日議軍事。日日望和平。國土斷送矣。

盲者不能視。猶取物辨臭。啞者不能言。猶察人眉目。束手屏足。事有濟乎。人能亡我。我亦能亡我。必先有可亡之道。而後人得而亡之。

嚴寒必重裘。霪雨必架傘。單袷守冬。赤頭禦雨。是爲乞兒矣。

君子之任事也。不以勝而驕。驕必覆。不以挫而頹。頹必陷。

能成事者。不敗人之事。能治心者。不逆人之心。忌功。訐私。小人之道也。

明者不迷於千里。達者必樹以十年。顧目前之計。則時時抱佛脚矣。

朗日普照。則陰霾斂。芒燈火一張。則伏鼠匿。跡光天化日。不容魍魅。理有然也。

五行錯而致物。四時違而成歲。攻玉斷金。必用而後光也。

燎原之火。伏於星星。成河之水。起於涓滴。慎微之功。顧不大歟。

績時可以成歲。撮土可以爲山。作事業者。慎毋以力薄而自弱。

善當奉爲師。惡當視爲警。以其利害於吾身者言之。

治國者。不可畏難。如舟子之御風。然不可忽易。如巨室之備盜。然對外對內。得其道矣。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占優勝者不可驕。驕則外強而中乾。居失敗者不可頹。頹則氣餒而勢弱。藥能生人亦能殺人。兵能護國亦能破國。軍人之教育關繫鉅矣。充室之芳非芝蕙所誘。盈衢之臭卽鮑魚可充。國事延誤甯無罪首乎。

泰山崩於前而心不驚。麋鹿興於左而色不變。具有絕大魄力方能。有絕大計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狐貉之婦寒不御風。民脂民膏害盡英雄不少。

鄉鄰有鬪則往救之。室內遇盜則膜視焉。其難其易彼時此時亦拊髀而自壯乎。聚訟盈庭散沙滿域。議論多而成功少。諸君以口舌救國寧有裨歟。

無危明以安國。祇居逼以示專。今日之政府吾誠不解其何意。

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親離衆叛將奈之何。

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眎周天壤之際明之用大也。

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氣無凝結之愛國力縱謀國事等不謀也。

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造邦之道賞罰大畔國運日促矣。

日光愈炎則久晴風色愈炎則多陰萬事以窮而愈極也。

一文錢可以解氣一滴水可以潤喉雨露之所施民同其惠矣。

民 權 第 四 集

碎 玉

促虎必有埋伏。禦敵貴乎準備。虎已在前。敵之既來。未有不喪其身者。烈名不蝕。風霜至誠。能開金石。無堅凝之氣。則與草木同腐耳。

富者儲財於外國。銀行需資於政府。以我之刃。刺我之血。自戕之尤也。平旦之氣。奇清。入夜之心。惡濁。滬人多昏昧。眠失其時也。

我能制我而后。我能制人。甘酒迷花。我失其我矣。制人奚爲者。風俗澆漓。必有所始。滬濱固開先之俗也。余以勝母朝歌目之。

無道德而競。文明廉恥喪盡矣。女界之爲害於中國。未有艾也。十萬錢下箸。古時指爲荒謬。以滬俗觀之。不足爲奢也。

逢喜慶則滿口吉祥。見憂患則一臉愁悶。吾不忍爲亡國之言。先發可以制人。未事可以弭亂。盜入而鼾睡。室圯而相藏。朝不保午矣。

彩雲雖易散。而驟雨亦倏止。悲樂歡愁。皆不可常也。名者軋之途也。智者爭之隊也。人好鬪。智智窮。而患不窮。人好鬪。名名在。而患即在。

象有齒。麝有香。自賈禍也。蓮爲爛。蘭爲音。自投火也。外侮之來。有所自矣。入廟之犧。不如耕野之犢。藏笥之龜。不如曳途之垢。患遠所輕也。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進身易者其取敗必速。置身高者其獲禍必大。以本位爲乘除也。

彈藥不足。不可以斃人。羽毛不豐。不可以高翔。是故治國者崇實力。

水愈激則愈高。火愈掀則愈透。民氣方張。必箝而制之。自亂之道也。

離婁之明。人不誣以官。公輸之巧。人不詐其愚。政府果至公。民怨何自作乎。

三百六日。必有歡喜。四百餘兆。寧無生機。哀哀生民。後我。後來。其蘇乎。

以禍患爲藥餌者。聖哲之居身也。以安樂爲朝夕者。庸愚之度日也。

人有欣幸。不可忌。吾必慶之。人有強暴。不可避。吾必敵之。求福之道也。

終日圖事。不見其成。連年築室。不聞其竣。國務會議。何異於是。

爵以功。尊位以德。顯無功而貪爵。無德而佔位。是猶乞丐立於朱門。路人得而呵斥之。

村童不隔春風。野老常親冬日。豪門貴冑。縱坐金席。玉得天蓋。薄矣。

百尺之樓。必起於平地。千年之木。必基於寸莖。背本而圖末。事不可爲也。

乞丐行衢。忘其所恥。蕩婦貪歡。輸其所愛。自謂自作之日月。

欲人知恩。餌之以爵。防人構怨。解之以法。是謂兒戲之國家。

暑日惟見其酷。寒風不覺其薄。澆油加火。滴滴成災。是以功用貴於相濟。

不防。患。者。患。必。踵。至。不。求。福。者。福。必。不。來。安。樂。甘。苦。受。之。者。况。味。既。判。即。施。之。者。方。法。亦。殊。鼓。鑼。之。聲。洋。洋。入。耳。啼。哭。之。音。擗。擗。蹙。眉。置。國。難。於。膜。外。聞。征。庫。而。不。睬。則。又。何。也。

至誠非假面能飾。大奸則窩心不露。孫袁人格盡是道矣。

井幹麗譙。華則華矣。以乞丐居之。不掩其陋也。燦爛之民國。破之者誰歟。

徵逐之資。多金猶以爲膏公益之費。數金且覺其重。一好所愛。一厭所聞也。

喜繁華者。靜久而必動。好鑽營者。塞極而必通。人間高尚之品。亦造物不善珍護之。非由自喪也。

不知苦者。必不羨樂。不遭禍者。且不求福。七情之用。相觸而生也。

積薪將燃。猶縱酒肉。危巢行覆。猶刷牀褥。得樂且樂。人謂我何。

盲人不可與語。直醉夫不可與圖。事執肉食之輩。以謀國難。其不咋舌而瞠目者。幾希。

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上有設施。下無感應。吾不信也。

谿谷不能喻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是謂吸取專制者之鬼方。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民權素第五集總目

名著

藝林

遊記

詩話

說海

談叢

諧藪

瀛聞

劇趣

碎玉

目  
錄





名著

周浩題

著名題詞

超 著

翰君健筆大如椽。考獻徵文腹笥便。事業千秋名  
貴甚。無妨歲月坐丹鉛。

五鳳樓頭烟燭光。一年庭樹一丹黃。瓊環欲作龍  
威老。心醉醺醺抱古香。

有人偉作表林宗。宛若金籬寶氣衝。我也叨陪一  
席地。年年心事鎖雕龍。

名著目錄

淮陰侯釣臺賦

以太說

松存先生著書圖記

仲叔四書義自敘

湘報敘

史例自敘

二十初度自敘

滑稽詩文集序

送沈生北上序

與昂孫駁辨命論書

復昂孫書

目錄

唐才常

譚嗣同

古 香

譚嗣同

唐才常

襄冥氏

昂 孫

阿閣子

箸 超

箸 超

箸 超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

目  
錄



名著

淮陰侯釣臺賦 以早歲江湖一釣徒爲韻

唐才常

烟波鏡裏迷芳草。落日荒臺依古道。駿骨難邀俗子憐。魚竿不許王孫老。竟殘碣兮何存。弔遺徽兮可考。壯志吞八千子弟。豹霧非甘。雄心挽白。二關河。狼烟誓掃。爭奈沐猴僞甚。聊希渭水孤蹤。試看附驥情豪。不數商山四皓。漫道酒家淨白。鱸烹遲幸逢。漂母垂青。漁烟炊早。父老告予曰。淮陰有釣臺焉。突兀其形。嵯峨其勢。淺水歌斜。明霞點綴。無琳琅綵綴之華。無礪砥珊瑚之麗。虹銷則釣客收筒。雨濺則魚翁倚砌。斜陽半角。渾疑公子垂綸。流水一灘。儘許高人避世。却異臺高。重壁墀壯。采於蒼姬。幾同臺築。歌風助雄威。於赤帝。因切按乎釣魚臺下之人而遐思乎逐鹿關中之歲。嗟哉憶昔秦烽熄。楚鼎扛。金刀冶玉斗。撞珠光。鬱勃劍氣。瑋瓏未占。祥於熊夢。先寄迹於魚缸。來從亭長。門中晨炊。斷絕向入少年隊。裏衆隊紛囁者。番草澤沈吟。那識雄才第一。可奈絲綸漂泊。難云國士無雙。何時奮鯢。鮪之威。縱橫大壑。此日託魚龍之窟。寂寞秋江。第見其釣。於是臺也。披蓑得得。荷笠于于。蒼痕霧重。翠影雲鋪。江妃爲之逐餌。河伯奮而前驅。據石而情隨孤鶴。揄竿而浪起雙鳧。倒影玲瓏。恍入神山之境。清流照耀。自憐仙骨之肥。安能鬱鬱久居終老。英雄於蟹稻未必茫茫。大造長羈。豪傑於魚菰。四百年龍種非常。仗劍識真王。旗鼓二萬里。狼氛待淨。投綸收大地。江湖既而辭釣。鄉來王室力擎。天心捧日。魏爲魯而齊爲禽。死者生而虛者實。率羣黎以歸漢。若獮也爲淵而驅懷奇計。以餌燕如魚也。啣鈎而出一雲美人帳。下臺

空戲馬之威。千秋長樂宮中。臺著闔雞之逸。想見當年。落魄河山。歸虎掌之紋。早儲蓋世奇才。勳業煥龍門之筆。從此高牙大纛。過漂渚而酬千奚。惟守法安民。若鄴侯之畫一。惜乎良將功高。奸人舌掉。烏盡弓藏。烏啼猿叫。竟遭三族之夷。不待九重之詔。富貴故鄉安在。淮水含冤。釣遊舊侶。猶存淮城泣眺。反不如昔年把釣魚蝦。結世外因緣。往日登臺龍虎。助山中吟嘯。婦人仁而匹夫勇。同歸恨海。蒼茫敵國破。而謀臣亡。空付寒江。憑弔嘆人世荒涼。太甚上蔡同悲。羨山林閑逸。無憂富春獨釣。然而范蠡逃名。空傳浪迹。張良辟穀。未見仙區。而此臺也。青山迴繞。綠水縈紆。苔痕積翠。霞影流朱。非同銅雀臺。荒夕陽片瓦。亦異鳳凰臺。香蔓草荒蒲。迄今幾千百年。猶穆然於釣臺遺跡。爲之不行而踟躕。況乎身裝重泉。猶勝彭鯨之醢。更有名褒太史。比於周召之徒。

以太說

譚嗣同

接吾目。吾知其爲光。光之至吾目。歟。抑目之卽於光也。接吾耳。吾知其爲聲。聲之至吾耳。歟。抑耳之卽於聲也。通百丈之筒。此呼而彼吸。吾知其爲氣。而孰則推移。是引萬里之線。此擊而彼應。吾知其爲電。而孰則綱維。是在格致家必曰。光浪也。聲浪也。氣浪也。電浪也。爲之傳一也。一固然矣。然浪也者。言其動盪之數也。動盪者何物。誰司其動。誰使其盪。誰爲其傳。何以能成。可紀之數。光聲氣電之同時。並發其浪。何以各不相礙。光聲氣電之寂然。未發其浪。又消歸於何處。則非浪之一辭所能盡矣。一地球何以能攝月球。與動植物。一地球何以能攝行星。彗星流星。一昴星何以能攝天河圈內所有諸恒星。一虛空何以能攝星林星團星雲星氣。皆如昴星之天河圈而遙。

與之攝在動重家必曰離心力也向心力也爲之吸一也一固然矣然力也者言其牽引之勢也牽引者何物誰主其牽誰令其引誰任其吸何以能成可視之勢日月星地之各吸所吸其力何能制其不相切附日月星地之互吸所吸其力何能保其不相陵撞則非力之一辭所能盡矣任舉萬物中之一物如一葉如一塵如一毛端如一水滴其爲物眇乎其小矣而要皆合無量之微質點黏砌而成及以顯微鏡窺之則葉之紋理知其爲山河塵之旋舞知其爲小地球一毛端一滴知其有萬億京垓之微生物微植物或根著或浮流或蝸飛蠕動跂行隊息而微生物微植物又莫不各有筋骨腸胃枝葉根鬚其筋骨腸胃枝葉根鬚之間又莫不更有寄生之微生物微植物由是轉輾遞測以至於無窮謂爲質點之粘砌則質點之微豈復可以言喻雖天演家亦無以辨其物競矣任舉萬事中之事如一言如一動如一歌泣如一思念其爲事亦至庸無奇矣而要皆合全體之腦氣筋發動而顯以我之腦氣筋感我之腦氣筋於是乎有知覺牽一髮而全身爲動傷一指而終日不適疾痛痾癢一觸卽知其機極靈其傳至速不靈不速時曰麻木不仁以我之腦氣筋感人之腦氣筋於是乎有感應善不善千里之外應之誠不誠十手十目嚴之容色可徵意旨幽獨如見肺肝本合天地人我爲一全體合衆腦氣筋爲一腦氣筋而妄生分別妄見畛域自隔自蔽絕不相通者尤麻木不仁之大者也然究其所以相通之神之故雖心靈家無以達其分數矣是何也是蓋徧法界虛空界衆生界有至大至精微無所不膠粘不貫洽不筦絡而充滿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聲口鼻不得而臭味無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顯於用也爲浪爲力爲質點爲腦



名著

四

氣。法。界。由。是。生。虛。空。由。是。立。衆。生。由。是。出。無。形。焉。而。爲。萬。形。之。所。麗。無。心。焉。而。爲。萬。心。之。所。感。精。而。言。之。夫。亦。曰。仁。而。已。矣。

松存先生著書圖記

古香

鄴侯。插。書。之。架。萬。軸。琳。琅。子。雲。草。元。之。亭。千。秋。景。慕。自。昔。名。山。石。室。爲。珍。藏。古。籍。之。區。學。士。大。夫。以。著。述。等。身。爲。富。是。以。窺。玉。璞。金。題。之。祕。則。二。酉。探。幽。洩。龍。圖。畫。之。奇。則。六。丁。追。取。而。況。銜。華。佩。實。網。羣。籍。而。靡。遺。握。麈。懷。鉛。至。耄。年。而。不。倦。如。我。松。存。先。生。者。乎。先。生。秉。姿。瓊。粹。包。質。蘭。馨。當。紅。羊。換。劫。之。餘。媿。青。牛。出。關。之。雅。輯。殘。守。闕。拾。墜。緒。於。茫。茫。抽。秘。騁。妍。播。芳。蕤。之。馥。馥。當。斯。時。也。故。宮。禾。黍。乍。驚。鐵。騎。之。馳。滿。道。荆。榛。彌。切。銅。駝。之。訪。文。瀾。閣。四。庫。全。書。經。咸。豐。庚。辛。之。變。散。佚。幾。無。完。冊。賴。先。生。收。拾。於。燼。餘。焉。光。緒。間。茶。陵。譚。公。重。建。文。瀾。閣。補。鈔。全。書。任。其。事。於。先。生。而。先。生。晝。曝。羽。陵。之。蠶。晷。永。扶。桑。宵。燃。太。乙。之。藜。輝。騰。天。祿。輯。玉。函。之。佚。無。美。弗。摻。探。金。匱。之。藏。無。遠。弗。屆。由。是。悉。成。完。帙。重。復。舊。觀。所。以。黼。黻。休。明。而。嘉。惠。來。學。者。先。生。之。力。獨。殫。焉。矧。先。生。之。邃。於。家。學。也。什。襲。纒。幾。多。四。庫。未。收。之。籍。網。羅。緗。帙。瘁。三。餘。飽。讀。之。功。恒。砭。砭。以。窮。年。每。莘。莘。於。永。夜。連。牀。共。話。旣。營。華。萼。之。樓。檢。篋。無。訛。更。羨。竹。林。之。彥。窺。其。奧。窔。如。臨。宛。委。之。洞。天。富。厥。儲。藏。信。是。嬋。嬛。之。福。地。是。以。體。大。而。物。博。取。精。而。用。宏。采。彼。菁。華。挹。之。不。竭。發。爲。文。字。詳。而。有。條。如。北。隅。綴。錄。續。錄。庚。辛。泣。杭。錄。諸。書。暨。松。夢。寮。詩。稿。菊。邊。吟。諸。作。皆。先。生。所。手。著。也。茲。乃。音。容。如。晤。傳。阿。堵。之。全。神。筆。墨。有。靈。寫。廬。山。之。真。面。展。卷。而。清。風。瀟。灑。宛。接。光。儀。披。圖。而。精。采。飛。

騰。恍。親。色。笑。余。曾。聆。緒。夙。仰。典。型。歌。傳。雜。露。之。詞。方。痛。老。成。長。謝。花。現。鉢。雲。之。相。復。如。琴。夢。遙。通。買。絲。而。繡。平。原。欣。留。遺。像。鑄。金。而。事。范。子。合。仿。成。規。願。述。德。以。抒。誠。謹。援。筆。而。爲。記。

### 仲叔四書義自敘

譚嗣同

孔冲遠作正義。開宵經傳聲口。反覆申析其意。王介甫效爲新學。易詩賦聲病剝薄之習。鑿空說經。益張其名。曰義禍七八百年未泯。二者皆無當生人之用。新學尤能汨人性靈。而陰使售其僞。惟鄙儒小生。惰於殖學。易其速辦而捷給。乃獨好之。顧皆矜祕其術。抗爲孤詣。與傳以自重。夜晦無人私挾。八寸論語。轉相授受。傳弟子數百人。偃然自躋於文學之科。雄視四民之首。愈益陵躐古今。天下才士黯者。漸覺其愚陋。小變體貌。刺取司馬子長韓退之。積率不經意之一二字。竄其中。號於人曰古文。古文人或弗能察也。上焉者應科舉中第。舉所習一切。拉雜摧燒之。庶乎知恥之勇者。嗣同兄弟。生用新學之時。舍之無以操業。受書以來。未嘗不措其有用之精力。鋪心鏤肝。昕夕從事。以靳一當。嗣同顧好弄。不喜書。冀蓋所短。時時詭遁他途。流轉滑疑。其辭與當世大人先生辯論。枝柱仲兄。泗生不幸。先生八年爲新學。楷獨久。致力亦獨深。記誦所謂名大家義數千。自爲亦數百。取徑獨峻絕幽隘。乃至不容人思。投之南北。闕考官及學政府縣吏。又僥得而復失。或不能句讀。嗣同所爲。薄小無俚。宜易識。然年自二十有一。至今三十年。十年中六赴北省。試幾獲者三。卒坐斥。仲兄則且僂然塞抑死矣。方今天下多故。日本踣我朝鮮。襲我盛京。海上用兵無虛日。民迫窮困且向亂。羣族眈目而環伺。大臣席不暇煖。食不逮晨。蒐卒

名著

五

乘時芻粟。繕甲械。折衝決勝。徂內輯外。機牙四出。百心莫照。此豈新學能任其萬一者哉。竊惟不廢新學。無以發舒民智。彊弦久懦。則更張之新學不爲不久矣。效亦可觀矣。更張之時。其在斯乎。嗣同行與新學。長辭不復。能俯首下心。奉之因纂輯。所爲若干。別爲一通。仲兄僅乃箸錄。其二知不欲以此見也。夫日月之邁。疾不容瞬。當宋之始更制。豈知延延緜緜。用弗絕。至今日。若嗣同兄弟共案。厲呼憤讀。力竭聲嘶。繼以瘖咽涕洟。回顧一鏡。粲然幾二十年。記憶尙如昨日。事嘗感。船山忽念身本經生之言。以爲有無窮之悲。甯可復然哉。益悲而已後之人。幸見新學之廢。其心得免於戕賊。端居泛覽。或逮流失。今無述將不知前乎。此者被毒酷烈。若此上之。亦足究識當時取士之具。其間體勢不一。各有所至。今昔風氣。變遷略備矣。

湘報叙

唐才常

執途人而語之曰。中國爲極疲。極滯。極拙之國乎。必怫然曰。余不信也。又語之曰。中國爲極聰。強。極文明之國乎。必愕然曰。余不信也。又語之曰。中國爲極疲。極滯。極拙之國。即極聰。強。極文明之國。必更色然曰。而童昏我乎。何相輕之甚也。今夫繩樞甕牖之儒。井蛙籬鷄之子。咫尺不見。迅雷不聞。吾無暇與言。其少能開通耳目。發紆心力者。於所以疲。滯。拙之由。一一以中西比例之。抑無待余言。願吾於反比例得正比例者。何以故。何以故。曰。夜。又見而佛道成。煩惱生。而智慧出其運。至奇。其機至捷。其理至平。輪船也。電線鐵路也。由今日以前五千餘年之人。坐漆室而望壁。而我親見之。織造也。礦化也。工商雜遷於瀛寰也。由今日以前五千餘年。運塞蘊藏之奇。而發其

覆而闢其珍而我親見之學堂也。學會也。若官若紳若民通力合作也。由今日以前五千餘年磅礴膠室之氣而啓其鎗而破其屬而我親見之故以我所見者方之歐美各國則誠疲憊矣。滯拙矣。而方之今日以前之中國則爲聰強文明之起點而未有艾也。尤有奇者古者欲通上下之情繫君民之矩於是命太史陳詩譬矇獻誦工操藝諫商訂國約雍雍彬彬同我太平暴秦而降特壓力之重私天位之宅嚴巷議之誅立腹腓之律赤大俠之族成黨錮之獄草芥臣民牛馬士類黔首何辜丁茲厄運蓋自開關以來君民上下之界始斷潰絕港各怙其私則秦爲之也浸淫至於前明科條益密法律益苛時事天文俱懸厲禁馴至士夫以廷杖爲榮奸庸以講學爲醜天地慘怛日月晦冥於斯劇矣。清帝受命仁德如天網羅大弛士氣寬和邈者海內諸君子曲體朝廷育才至意廣開報館用代道人大聲疾呼海天同應於是秦漢以來之忠諫始雲開霧豁重觀光明於是四民之困於小儒腐說輾轉桎梏者始脇筋震蕩人人有權衡國是之心而謀變通而生動力夫由今日以前之志士仁人其欲摩蠲故府鑽研政典求斷爛朝報不可得而齎恨終者何可勝道今乃海宇大通朝野一氣政學格致萬象森羅俱於報章見之是一舉而破二千餘年之結習一人而兼百人千人之智力不出戶庭而得五洲大地之規模不程時日而收延年惜陰之大效凡官焉者士焉者商焉者農工焉者但能讀書識字即可觸類旁通不啻購千萬秘籍萃什伯良師益友於其案側也。其使中國爲極聰強極文明之國吾於是決其必然矣。熊君秉三喜民智之乍開欲慈航之普渡乃鳩同志集巨資設湘報館義求平實力戒游談以輔時務知新湘學諸報所不逮亦以使圓顛

方趾能辨之無之人皆易通曉其願力之宏轉移之速更有不脛而走不翼而飛者今夫古今不可思議之奇無如電機執管輪是孰郵傳是是理也在人為大腦小腦在天為望氣至微至神之物無以名之名曰以太之動電即隨之雖八萬餘里之地球無一髮間日報為效之神且速吾不敢信其至是所以感動以太之理則一也嗟乎焚如之災迫於旦夕而士夫泄沓猥曰若而人者用意良厚其如敵算不能救鹽池之鹹杯水無以止車薪之火夫誠可以已焉熊君寧不自逸也明知其萬不能已明知其不已即有補聰強文明之運則摩頂放踵奚辭矣才常不敏勉襄斯舉敢揭大旨告我國人陳辭之陋所不恤焉

史例自敘

襄冥氏

韓宣子觀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故凡紀載皆史而禮則由以著焉者也少受易因及三禮於春秋獨不喜言例以為例者史臣之通法非聖人褒貶之精意所存顧於杜元凱釋例數數觀之以為例者非聖人褒貶之精意所存固史臣之通法也法具而史明史明而禮起聖人吾不得見之矣秉此失其鮮乎嘗病條目疏簡又殫奪不完不足規周公制作之全而給後世紀傳之用輒研校四庫輯本羅列杜氏所釋輔以陸氏春秋集傳纂例劉氏春秋傳說例益推衍倫類廣求諸經史百家擇其尤雅詳以訓詁小學闡說字義本諸易以究天人古今之變而一折衷於禮疏別部居附於諸例之後於以補闕畧通廢滯俾學者不失依據儼云萬一焉乃若崔氏之本例及例要張氏之五禮例宗丁氏之公羊釋例許氏之穀梁釋例說人人殊今專標史例非曰治經故學取言例之

最先者而餘不悉及夫易言變者也禮不變者也變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所謂新意變例歸趣非例也故筆削微顯不惟其文惟其道聖人之春秋以之不變者質文損益萬變不離其宗所謂發凡正例也故科律嚴謹皆足以遠示來裔史臣之例以之欲發其例必先稽以小學著其指事類情之所在然後紬繹史籍徵信於三代兩漢之書於禮得其體於易得其通史學固然凡學莫不然也神而明之又豈例云例而已

二十初度自敘

昂 孫

予幼不喜讀稍長失怙恃足不越稽山一步無智識無教訓無經驗忽忽二十年與胚胎時何以異然此二十年中予徒自信無所孽於世予知世之善男志士必不以予之無所孽偶爲予恕卽予恕焉而予亦不願長此無所孽竊馴良之虛譽也國家更新凡從前惡劣習慣無不循例淘汰向之中國少年以安分而受人歡迎者今且目之爲廢物鄙之曰涼血姑無論其言之當否然以塊然一身虛生於世逮成年而無所表見縱不爲廢物不爲涼血而以大好身軀爲消化米粒之機則予亦當點首認也予命何辜不弔昊天旣無父母遠離兄弟世之氣居體養衣錦食美擁嬌妻美妾携愛子寵女者猶得時時聆嚴慈之訓勉以扶植前途而予行年二十更不得一領天倫之樂趣意者來生前生本確有其說予縱無所孽於忽忽二十年中而此二十年中之況味固蒼蒼者將責其報歟不然人胡泰而予胡否他人之父母壽胡高而予之父母壽胡促也予母死予尚不知哭予父死予且不知悲今粗衣糲食未卜家室而予之不知痛楚悠悠然隨遇以安則猶是父母未死時也將以此終老乎未來之境

遇予既不得而自知之。且父母鍾愛予。予雖不得承父母訓勉於堂前。而予猶得累父母憂思於地下。固不可也。予念及此。予願自誓。若何自今日始。予之行己。與紀元爲更始。

滑稽詩文集

阿閣子

自漢司馬氏子長以滑稽入傳。而滑稽之名稱。遂與聖賢豪傑。文士詩人。並垂世宙而不朽。子長之以滑稽重歟。抑滑稽以子長顯。如所云附青雲而施後世耶。阿閣子曰。滑稽非獨於今爲烈也。抑且自古惟昭焉。蓋嘗論之。潔淨精微。莫如易。然載鬼濟狐。戰龍和鶴。與夫吉凶悔吝。胥象占以隱。惕愚頑而萬世之人心。遂默爲蹶服。而轉移於不覺。語言妙天下。捨象爻繫。文言將奚屬矣。阿閣子於是謂滑稽胎於易。淵懿古奧。莫如書。然風倣巫淫。範詳龜卜。盤庚則耕乃祖父在天之靈。而脅民以遷。高宗則幻彼夢帝。賚予之言。而命說作相。餘如南巢放而故巧飾。爲假手之辭。太白懸而必歸。獄於雄農之牝。其立說抑何詭譎。乃爾詭譎。則滑稽之流亞也。至刪書終秦誓。隱腐繼周之莫能捨而之他。此則不獨滑稽其言論已也。阿閣子於是謂滑稽源於書。未已也。爲之歌詩。今夫詩之敦厚溫柔。以理性情爲宗旨。其於滑稽也。似不類。然婉詞多諷善勸惡懲。故言者無罪。而聞者足戒。此其意蓋與諫諒符。夫諫諒則滑稽之矢口如流。引入勝。施之君父。友朋。極之夷蠻戎狄。莫不如水石之相投矣。阿閣子於是謂滑稽芽於詩。而春秋三禮中之有滑稽者。存符準諸此。或曰是則然矣。善附會如吾子。亦能於論孟得滑稽。一。二以啓蓬心。矜俗耳。潤枯腸。俾附是集。不翼而飛。騰歐亞諸洲。一飽羣英。眼福乎。阿閣子於是睇寒宵之月。皎挹。

數點於梅香。乃炳心燈。拭心印。飭心神。蕪心香。一瓣肅然拜杏壇。揖鄒嶧賢。笑尋滑稽於論孟書中。所含不滑之滑。不稽之稽。以戲答或人之問曰。孔門不廢言語之科。孟子不辭好辨之誦。子亦習聞之矣。而獨不見夫問社失對。咎而斥之。以不咎乎。是咎之以滑稽也。而獨不見夫寢書廢時。誅而刺之。以何誅乎。是誅之以滑稽也。而又不見夫方人者。非賢而褒之。以賢更諷。以我則不暇乎。是褒與諷。渾夫滑稽之跡。而妙運夫滑稽之神也。若夫好貨而上稽。公劉好色而遠稽。竄父挾泰山而超北海。驕妻妾而乞墻間。踰東牆而鑽隙穴。以及廩焚井揜。治棲牀琴。諸說皆不力辨事之有無。姑迎機而權爲解釋。何莫非不襲滑稽之名。隱收滑稽之實。俾後之逞雄才辯。曠舌鋒。工筆戰者。皆得以滑稽自雄也。或聆斯言。莞爾退。阿閣子遂呵凍書此。爲滑稽詩文集序。以自附於贈言之列云。

### 送沈生北上序

箸超

沈生從余游者二年。相與道古今事。恒能得起予之益。予亦不以後生視也。歲乙巳。錄於鬢。欲予介入高等校。以研究新近學說。余甚偉其志。然卒以嚴命不果行。噫。沈生本膏粱之族。家貲累巨萬。既無伯叔終鮮兄弟。乃父之不忍捨之也。固恒情所自有。余獨不解蒼蒼者生此英才。不即予以經鍊爲世大用。而必舉驕佚寵貴之境。遇以困縛而箝制之。苟不爾。則其造就胡可限量也。逾年。余將有金陵之游。沈生來視余。眉目間多沈鬱。大非昔日軒昂氣。余見而憐之。且慰之曰。英雄舉事。必不能脫離根本。爾毋悻悻於爾父之珍護。爾且毋以爾父之珍護。

名著



爾而斷爾之英氣也。前途勉旃。沈生唯唯。余既抵金陵。所遇亦多。左乃由江渡河北入陪都。碌碌三五載。無暇東沈。而沈生亦不能知余之所在。不獲通音。問去秋南歸。道經滬濱。沈生方與其他志士組織慈善團。猝遇於途。悲喜交集。且告余曰。予畢業高等已兩載矣。余甚奇其事。憶前此七年不忍捨生。遠適者非生之乃父耶。今乃父猶在其愛子之恒情不滅於疇昔。而沈生胡以行也。既行矣。而成業又何速也。余溯跡北土。愧無所成就。視顏而歸時。懼不可見。父老而沈生乃能毅然以去。勉然以就。且完然而為成學也。有志者事竟成。沈生尚已。後於沈生者。知古語之不我欺。奉沈生以為前導。則沈生之有功於社會。又非淺尠也。沈生既畢業。其父亦任其所之。不復箝束如曩時。今年夏將北入都。藉以覘政府之現象。並聯絡慈善團。以達已飢已溺之目的。其志豈在小歟。於其將行為道。其往事以勵其將來。

與昂孫駁辨命論書

著 超

超白。得十二郵音。知足創未復。沉伏無措。幸讀孝標辨命論。鬱鬱者冰釋。處炎夏若春秋。不復偶有所癢。竊吾弟近下工夫。一躍十丈。恣意文字。至以為佩。然亦大可懼也。讀書之道。貴會其通。一逞之說。不足為訓。辨命之論。後人多喜讀之。以其沉着凝鍊。悲感蒼涼也。孝標詞學。垂型千古。可無間然。是篇立論。亦不詭正。然兄竊有疑焉。冥冥之中。孰主宰是。孰綱維是。謂無所主也。則道固可衡。謂有所主也。則彼獨行獨斷。又何剛愎不仁。乃爾其中。離奇甯無至理。不執其奧。而以成敗判之。孝標誤矣。夫命之說。麗乎天。天之心。根乎理。嘉卉獲養。惡草必芟。此其經

也。芝。蕙。委。於。蟻。土。稂。莠。秀。於。周。原。偶。然。相。值。不。可。謂。命。孝。標。必。武。而。斷。之。豈。通。論。哉。此。說。一。長。爲。世。大。厲。其。善。而。弱。者。施。其。希。望。萎。靡。不。力。其。惡。而。強。者。明。目。張。膽。肆。無。所。忌。規。時。箴。世。道。不。若。是。古。人。立。言。不。可。不。慎。正。爲。此。也。大。抵。一。事。一。物。其。所。發。生。必。有。根。據。由。來。者。漸。非。伊。朝。夕。孝。標。是。論。厥。有。數。誤。試。列。舉。之。吾。弟。其。審。意。焉。原。論。謂。形。年。與。神。定。乎。造。化。豈。知。西。子。蒙。垢。路。人。掩。鼻。惡。人。沐浴。可。祀。上。帝。顏。氏。雖。天。聖。賢。豈。以。長。生。爲。樂。哉。其。誤。一。原。論。又。謂。與。王。符。瑞。兆。發。前。期。不。知。清。明。在。躬。非。可。假。借。貫。日。之。虹。徵。之。織。緯。斬。蛇。之。劍。純。係。附。會。其。誤。二。原。論。又。謂。嚴。霜。夜。零。艾。蘭。共。盡。不。知。明。哲。見。幾。古。有。常。訓。鴻。飛。杳。冥。不。慮。弋。獲。桑。土。綢。繆。陰。雨。不。霽。其。誤。三。原。論。又。謂。榮。悴。有。定。天。命。有。極。豈。知。屈。蟻。能。伸。引。鶴。待。發。圮。上。納。屐。子。房。能。忍。膺。下。受。辱。淮。陰。立。功。其。誤。四。原。論。又。謂。善。少。惡。多。闇。衆。明。寡。不。知。大。听。之。講。顛。蒙。亦。化。宵。旰。之。勤。明。聖。可。幾。瑰。委。之。琢。金。鏡。之。懸。古。可。借。鑒。其。誤。五。原。論。又。謂。夷。虜。不。文。佔。據。華。夏。禍。淫。福。善。無。非。虛。語。不。知。蛙。入。腐。木。戎。伐。殘。邦。治。容。誨。淫。謾。藏。誨。盜。自。作。之。孽。抑。又。何。尤。其。誤。六。蓋。命。之。謂。天。天。卽。是。理。理。不。可。易。命。不。可。違。或。有。違。之。亦。根。乎。理。理。命。之。說。大。足。爲。魔。吾。弟。少。經。驗。深。信。古。人。易。流。編。淺。遠。懷。所。及。乃。以。書。斯。孝。標。自。負。才。華。不。登。顯。秩。桑。梓。顛。覆。身。充。僕。圜。憤。懣。所。積。遂。有。是。論。言。爲。心。聲。心。本。言。表。少。年。病。死。其。所。造。也。亦。能。據。以。上。各。節。與。兄。討。論。否。時。氣。困。人。近。狀。頗。不。暢。眠。食。尙。勝。勿。以。爲。念。轉。達。汝。嫂。同。兒。荷。教。護。感。感。

復昂孫書

名著

箸 超

超白昂孫幼弟手足得七月一號書兼辱魚脯之貺季叔從武林來悉已拜領六月分飛之字夢繞池塘一開招我之房神凝風雨珍荷珍荷氣序如流涼燠瞬更惟祈珍攝超蜉蝣滄瀆無聲無臭貶其氣概慣爲浮沉自念學術行能無當宏博藉孤注之擲爲餬口之計人羣遞進非可視然至今墨影穎芒團作腐臭詩陣劍氣斂其雄放壯志灰索殊非素懷矧天賦薄弱記憶淺陋胸襟不拓手足爲局加以境遇多乖十年奔走春花秋月泡影幻雲揆厥現象不無自作大凡志士仁人千古不朽其事其業由來者漸苟無根據當然失敗山爲九切究非一篑木樹百年豈其一概乎是以懸崖之溜可以穿石一杵之鐵可以琢針惟其勵行而后崇德不端其本鮮克有終以之自繩心境大闢意欲竭盡駑駘肆攻經籍內以考己外以潤人然精疲力涸思路轉窒心頭半升血恒上湧不復自鎮無裨實際轉妨酬應譬之枯木飾膠蛙隙多露老鶩學雛雞羣爲譁不逮竟功反以市笑青年失脚其效若是此超之自鏡其失有不得不爲吾弟勉者前鑒不遠來軫可適凡在英年其慎之又慎勿爲老廢物笑也滬況尙可惟塵器過甚遙望嶺山鏡水便欲飛渡江東爲風塵中人稍紓伏悶耳天氣酷熱不能多書偶有所感藉以問好餘俟續罄

多  
藝  
木  
木

劍  
文

藝林題詞

超 著

陽九當頭。君子消文章。經濟兩無聊。何如相約山

中侶。趁着殘陽。弔六朝。

不羨高官。不羨屠百年。祇與醉爲徒。門前冷落風

和月。一樣描來入畫圖。

頭銜新樣。署風流。況有紅顏伴。白頭莫笑聰明無

厚福。阿儂姓氏亦千秋。

詩 藝林目錄

一雁 君木 觀雪 天嬰 佛矢 寄禪 莘伯 蟄仙 樊山 南海

目錄

兩 一 一 九 一 九 一 一 一 一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毅然 魯巖 鳳翔 一齋 曦炎 楚材 漱巖 東蓀 孟劬 慘佛

一 一 兩 三 四 一 一 三 兩 六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集 五 第 素 權 民

詞

箸超

目  
錄

箸杖 孟劬 東蓀 枕亞

五  
首

兩  
首

三  
首

兩  
首

五  
首

天放

駕春

箸超



一 兩 一  
首 首 首

藝林

詩

不敢再來行

南海

千真萬真曾參殺人貪心貪心不疑盜金可惱可惱陳平盜嫂妒汝妒汝王后扼女叛逆叛逆杖殺明月不畏刀  
 鎗惟畏讒場人世多艱真偽翻翻顛倒裳衣反覆是非指鹿為馬刺血移尸浸潤膚受或信或疑疑亂聞根耳難  
 洗之蛇虎同居欲眠不安磨牙礪爪睽腸駁斑毒毒飛而食肉夜入我帳血殷吾足蝟蝎蜿蜒徧緣盤几我  
 不敢坐吾不敢餌嗟吾有身大患是臻嗟吾有名謗毀交繁嗟吾有家煩惱加枷嗟吾有國憂難並作我必不忍  
 是救是懂明知獄苦自囚力忍捨身救民竭忠盡懇益人何所徒自殺我飼虎飼鷹施捨有情頭顱其幾心肝碎  
 靡閱世無量歷劫已多死生何云痛苦奈何大地甚廣諸天莽莽建德之國詹培之岳天人可親妙音可聞樹樂  
 微妙衆香芬芳床榻樓閣七寶續紛神漢瓊漿飲之如神玉女華色羽衣鮮新賞吾仙骨誤謫濁塵授我仙丸復  
 生返魂顏色復少木石皆春絕無哀怒世有懽欣本無所住聊復則羣俛視世間腥臭血薰

次韻和寄禪上人夜吟一首時上人住掃葉樓

樊山

清涼山下泉新有老蛟眠月印春來水花捺定後禪炎殘樓瓦雪吟瘦佛爐煙莫漫嘲蔬筍詩成態欲仙

寄汪莘伯並懷令弟憬吾

蟄仙

藝林

一



藝 林

二

坐悔飛揚誤少年。不教成佛不生天。元黃局變棋成劫。薑桂情生瓦肯全。飽死侏儒臣是朔。偷嘗丹藥犬都仙。君家難弟真先見。拋卻花封學計然。

得蟄仙詩後依韻寄懷吾弟

莘 伯

波流桃梗月年年。嶺外相看各一天。百歲光陰千日醉。一家兄弟幾人全。米鹽作計且備食。巖穴難居況學仙。燈火對床風雨夜。不堪追憶只悽然。

重陽前二日登掃葉樓有感

寄 禪

向晚欲何適。高樓又一臨。昏林寒雀噪。微月亂雲侵。不醉黃花酒。寧知白首心。自憐憂國淚。空灑道人襟。

夏劍丞觀察於六年前枉顧毗盧寺以詩投贈遲遲未和庚戌九月於陳吏部

宅中相遇索和前作奉酌解嘲

一笑相逢轉愧顏。六年詩債不曾還。自憐慧業隨時減。莫怪枯僧得句慳。白髮苦吟秋雨外。黃花疎冷夕陽間。祇愁綺語磨難淨。贏得禪心老未閑。

陳師曾自日本歸遇於金陵感而有作

昔日陳童子。重逢鬢已蒼。萬餘里遠別。十四度重陽。有口真難說。無言轉自傷。人間何限事。歷歷在滄桑。

俞園觀李提學書楹聯有贈

吾憐李翰林。一字抵千金。看寫澄心紙。如聞焦尾琴。清風滌殘暑。落日動微吟。坐覺楓林晚。蕭森秋氣深。

夢重陽日與王梧生戶曹李梅庵俞恪士兩學使蕭稚泉少尉登掃葉樓分韻

賦詩余拈得樓字立成七律一首覺而不忘錄以紀異並志夢痕

九日重來上此樓。青山如舊葉皆秋。豈無載酒題餽興。似有攀天蹈海愁。強折黃花笑將插。却搔白髮短羞葦。羣公應抱匡時策。早使新亭涕淚收。

贈樊雲門方伯四絕句

雲門方伯人中仙。百首紅梅海內傳。我愧白梅纔十首。吟髭拈斷不成篇。

洞壑高寒是我家。閉門獨自詠梅花。淡煙殘月橫斜態。爭敵羅浮萬樹霞。

白梅和尙出山村。來上紅梅布政言。李梅庵提學囑余謂。云白梅和尙不可不見紅梅布政。踈影暗香今

被佔。乞除荆棘固同根。昆盧寺為楚人出資建造。近為甌僧所佔。

孤山門戶冷難支。全仗蓮仙與護持。一樣冰心顏色異。春風同是最高枝。

永夜

佛矢

永夜嗟哦夢未成。萬千幽恨滯寒檠。冥冥孤雁霜秋影。悄悄鄰鷄雨曉聲。客自無能甘落魄。時方多事怕長生。年來學道吾何得。略刻機心未刻情。

藝林

藝 林

演 易 林

嘗疑焦氏易林爲刺時之作。憂生念亂。不能無詞。輒演其體。以諷當世。

鹿脯千胸。甘酒一壺。資來入室。主拜於隅。

少女街妝。夜行於鄉。東隣餽子。肤我衣裳。

罔兩道逢。山鬼爲雄。據我堂奧。享我鼎鐘。

伯蹇仲盲。跣一足行。西見王母。與福相迎。

黑狐穿垣立。而人言少婦嬉笑不恥與婚。

春 感

白駒馳過隙。擊舟不得住。滔滔東去水。何時復西注。桃李驕春風。秋來露白露。靡顏誠美人。奈何當暹暮。咄咄此

中人斯理無一悟。辨貌結恩情。量金歧愛惡。嗟爾窮酸士。胡能值一顧。水月不可撈。鏡華徒思慕。塗迷常速反。如

何又奔赴頑石。豈點頭鑽之。彌堅固。意興重。關。珊。舌。不。識。甘。苦。悵。然。驅。馬。去。將。尋。帝。鄉。路。冷。風。何。清。涼。奄。已。超。氛

霧。下。睨。塵。世。間。蠕。蠕。若。蝨。聚。了。然。心。無。礙。逍。遙。戲。太。素。暫。謝。灼。灼。兒。十。年。更。相。晤。

觀 雪

題 月 底 橫 箏 圖 效 昌 谷

君 木

霞。綃。銀。燭。花。娟。娟。玉。河。四。照。天。無。烟。美。人。窈。窕。隔。簾。坐。橫。箏。自。理。鴛。鴦。絃。箏。聲。沈。沈。細。如。髮。斂。袂。無。語。意。凄。絕。三

四

天 嬰

尺。婀娜紅梳風。一鏡玲瓏碧。羅月眉樓。今夕桃笙涼。翳阿拂壁羅幃。張花袍。白馬歸來晚。金雁蕭蕭空斷腸。

題照

一 雁

潦倒風塵廿五秋。也曾持節擁貔貅。移山未遂愚公志。渡海空存項羽頭。無可奈何天夢夢。不堪長此夜悠悠。會常寶劍提三尺。熱血橫流百二州。

登大阪城

遊人初上扶桑道。乘輿來登大阪城。壁壘當年曾作戰。關河此日已休兵。浮雲過眼都成夢。萬里悲秋祇自驚。西望故園何處是。斷腸哀雁一聲聲。

雜詩

慘 佛

項羽力亡秦。功不如趙高。殺嬰以報之。羽亦憐人豪。烈士用心苦。巧拙隨所遭。衰衰當途子。我頗憐爾曹。狐媚以亡國。異時倘見褒。

紫陽盜荆軻。厥義本揚雄。雄也穢儒耳。朱乃與之同。丈夫死義憤。鄙夫託中庸。不見陶靖節。慨慕易水風。永愈獄中士。無復追高蹤。

世界杳無際。眇焉着四洲。蟲蟲互相噬。報復無時休。人類最慘虐。競心挾戈矛。世下禍益烈。造兵勝蚩尤。不為衆生計。乃張九世仇。陷彼文勝國。受屠如羊牛。上帝自不仁。假手肆虔劉。區區墨氏子。息兵勸羣侯。終讓天方主。

藝林

六

劍橫亞歐日誦斷爛史有淚傾河流

萬花艷春月瞬焉彫秋霜江山有靜理只覺人事忙衣食小事耳何苦相殺傷弱者強之肉天道此其常智力苦相角親交蘊猜防達人覺可憫欲濟無慈航淨土在何處中夜為徬徨

偶述

一枕華胥夢未成蝶魂幽折入孤清意中芳艸經秋老愁外遙山向晚晴湖海窮交檣畔語風霜華髮鏡中情冷楊熱墨皆黃土留與騷人賦不平

贈伯兄

即今吾輩宜高閣斷送餘生有酒杯器業與君同謾落江山如此一低徊何時選舉掇明月往日閒情燃死灰莫仗文章差自樂古來莊屈總悲哀

歲闌口占

孟 劬

一爐圍坐各揩頤天遣勞人慰所思豈有蛾眉畏謠詠絕憐鶴骨太清奇腸澆苦茗愁堪滌夢憶寒梅俗可醫手拓軒窗聊一笑殘年飽飯欲何為十日曾無一事成愁聽臘鼓鬧年聲宦情似繭重重縛客味如醪細細傾欲把大醇還宇宙敢忘小忍就功名諸公莫訝狂奴態坐擁殘書亂一葉

書憤

山河失色詩猶在。骸骨成灰氣未淪。放眼古今誰是智。到頭天地孰為真。早知有我原無我。却自為人強做人。從此傷心不須語。生涯相看逐流塵。

東蓀

送孫君之金陵

江頭日落孤鴻遠。吳下霜濃秋氣高。世界為人何夢夢。中原無鹿亦翬翬。慊他歌哭千家醉。與子狂吟一日豪。鄭重此言須記取。百年興廢屬吾曹。

九月有感

四野蕭疎草已霜。行吟空負菊花觴。已枯大地無歸雁。向老中原唯夕陽。翻眼頻多今日淚。祇愁不見古人狂。西風無限登樓意。六合煙雲共渺茫。

重過華陽效吳天章青縣題壁

去年五月來華陽。馬首山青鞭影忙。今年正月還舒州。鴨頭水綠艫聲柔。舒州昨來故人書。隔年吟興問何如。顰頭新釀待君擘。雨韭雪菘桃花魚。

漱巖

春雨

杏花天氣雨聲驕。春在江南路幾條。四野濕雲爭擁樹。一灣新漲欲平橋。青含弱柳陰如幄。紅洗天桃色更嬌。無

楚材

藝林

七

藝林

八

限。開。愁。澆。未。得。鷓。鴒。聲。裏。客。魂。銷。

送江春霖侍御南歸七律四章并序

曦炎

今年王正月。余讀江先生八次奏章。以彈劾當道去職疏。尾引宋包閣學事自況。念時局之艱屯。而言不察。用遂浩然有歸志。噫。先生殆亦今之包老耶。廿年京邸。職居清簡。屏僕妾之奉。授徒以自給。泊買舟南返。旅費困乏。檢估所藏書籍。僅得百金。一貧至此。其素性廉潔。不問可知。嗟乎。余竊怪士大夫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何比比也。不有激揚之則。官邪何由儆。政治日見墜壞。風俗人心之害天下國家之事。尙堪設想耶。先生有鑑於此。不戀高爵厚祿。不惜犧牲性命。獨出巖言。以矯其弊。則立言得體。不應與否。姑勿論。至其直聲。壯烈。載在報章。洵無忝臺諫之職者矣。其在詩曰。靖其爾位。好是正直。其先生之謂乎。今先生解組歸田。行將不日首途矣。余雖與先生無平生交。乃一念其爲人。輒私心景仰。而不能置。不揣冒昧。賦詩四章。非敢云詩也。亦聊效古人贈言之意云爾。

彈章數上竟無如。奉詔休官氣自舒。不惜此身成碎玉。枉誇先達有燒車。譚經愛擁王通席。痛哭空陳賈誼書。報國未能還戲綵。梅陽邨（先生世居於此）裏好騎驢。

時局如斯勢使然。忍猶噤口學寒蟬。神多觸倭驚時輩。鳴鳳朝陽憶昔賢。別弊可曾三藥鑑。危言已達九重天。湘潭（指趙芷蓀）去後莆田（先生閩省莆田縣人）繼。贏得聲名到處傳。

烏臺望重湖淵源。筆本生花試萬言。一襲朝衣榮豸<sub>補</sub>。廿年京邸傍徽垣。熱腔憂樂希文侶。清節蓬蒿仲蔚門。莫道上封無<sub>滿</sub>刺。須知罷退亦君恩。

鵬翮冲霄自有因。莫將氣骨大嶙峋。陽城去位緣陳疏。崔烈遷官在瑩珍。漫說盛朝無隱鳳。且聽輿頌重三麟。指趙炳麟趙啓霖。並先生名時人稱為三麟云。舊書典磐遠珂里。明月清風兩袖春。

題老梅畫

一齋

孤山處士姿容別。老幹生花勁於鐵。不朽精神圖畫傳。應知呵凍凌霜雪。

春煙

春郊雨歇妙無邊。遠近村墟鎖翠煙。曲院曉籠鶯百轉。長堤暮罩柳三眠。山凝嵐翠高低合。水接波光上下連。盡露一聲清磬出。方知此處有安禪。

湯婆子

每向三冬結舊盟。熱腸唯爾獨留名。雖無溫語通人意。賴有婆心解世情。抵足終宵頻送暖。聯床徹夜懶呼羹。甜鄉裏貪眠客。不作巫山夢自清。

荆沙遣懷

鳳翔

落拓江湖已十年。每逢山水便留連。南船北馬關河險。東帝西王將帥權。投刺諸多嫌孟浪。論交總覺費周旋。純

蕙林

九



藝 林

湖。夜。還。鄉。夢。又。是。桃。花。二。月。天。  
(時。方。改。用。陽。曆。)

借記室遊太暉觀

古。寺。西。城。外。登。臨。氣。勢。雄。鐵。鏞。飄。粉。蝶。石。柱。鎖。猶。龍。山。脈。縱。橫。走。僧。閑。日。月。中。我。來。無。別。意。到。處。紀。遊。蹤。

冬日致京中吟友

魯 巖

談。到。功。名。不。自。由。蜂。投。蝶。網。愈。尋。愁。霜。寒。慣。並。晨。烏。起。地。老。自。與。倦。鷓。儻。詩。硯。封。塵。水。觸。手。岸。容。待。蠟。柳。低。頭。音。疏。雪。裏。君。休。怪。梅。影。縱。橫。畫。意。留。

感 懷

毅 然

舉。國。沈。沈。一。醉。顛。呼。號。無。路。恨。無。邊。瓜。分。聲。浪。揚。中。外。萍。寄。生。涯。識。後。先。西。北。風。雲。殊。可。怖。東。南。人。士。不。甘。憐。從。戎。有。願。思。投。筆。未。遂。雄。懷。百。慮。煎。

無我四首

箸 超

踐。踐。復。恍。恍。自。莫。至。於。晨。蹙。靡。靡。所。騁。長。此。受。苦。辛。七。情。攻。不。備。六。欲。與。相。循。聰。明。多。勞。碌。造。物。何。不。仁。穆。穆。掌。綱。維。至。理。子。何。知。亢。極。必。有。悔。樂。極。則。生。悲。試。觀。貧。賤。者。氣。下。而。志。卑。盜。賊。或。可。作。而。患。乃。乘。之。試。觀。富。貴。者。丹。穀。而。朱。旗。顛。沛。在。旦。夕。而。身。卒。勿。思。飄。風。易。漾。漾。驟。雨。忽。絲。絲。銳。進。速。取。敗。高。居。自。可。危。名。者。軋。之。途。智。者。爭。之。隊。智。窮。禍。不。窮。名。在。患。即。在。求。榮。反。取。辱。好。潔。轉。自。穢。一。部。擾。亂。史。包。羅。方。寸。內。天。道。非。

茫茫人身胡昧昧。

俯察諸萬物。演義亦碎瑣。象有齒。焚身靡有香。賈禍能燭。蓮以煎。能膏。蘭以火。要脫此樊籠。除非沒有我。

爲友人題湖上騎驢圖

平章一筆抹功助。欲挽銀河讓翠裙。天子聖明臣何力。甘爲湖上老將軍。

詞

湘春夜月

笠杖

尙勾留嫩寒。天氣蘇州。却把十載狂名。消受是紅樓。別有會心人。遠正餓春逃。夏忽又延秋。恨短歌。斫地長征。策馬難繼前游。空亭步履風聲。在樹明月當頭。露濕衣滋。還似那曲邊呼酒。痕淤香流。銷魂甚處。念去來今。弔荒邱。到此際。倩伊誰料理。情絲恨縷。都挂簾鈎。

遠佛閣

畫眉翠斂。啼淚粉落。涼沁簾館。蓬秋飄短。懶看瘦蝶。尋花過閑。髻會期。又滿魚雁。信杳人望。天遠愁思。幽婉去時。把手春波漲。村岸路隔共明月。夜坐無眠。拈綵線窗紙碎。鳴蕭蕭風打面。正塞草霜枯。腰帶弓箭。此情誰見。悵寄與寒衣香散。綿亂唱刀環寸心迴展。

金縷曲送東蓀弟之日本

藝林

孟 劬  
十一

藝林

廻首銷魂地。莽西風雁聲。四塞暮煙凝。紫亂後。湖山秋筍賤。攙了三。分變徵。問何日黃龍東。指滿目車塵。憑闌望。鬪衫都是啼鴉淚。清夜舞為君起。臨歧斗酒。須重醉。算連江沈沈。夜雨故人。有幾。煮海孤燈。神州夢。兩地寸心而已。是男子休教情死。一紙滄浪。殘盡稿。待他年收拾。扁舟裏三尺劍。向天際。

阮郎歸雨後快晴郊外閑步悵然成詠

一些兒雨。一些雲。今朝真個晴。去帆遠水綠鱗鱗。白蘋愁殺人。花壓鬢。酒沾唇。人生無那情。杖藜扶我過橋行。翠禽三兩聲。

壽樓春

舉橋酒座招小鬟度曲時盆花盛開欣然沾醉感音而作不知司馬青衫視此何如也

陪深杯流霞有雙鬢。願曲宮鬢堆鴉。却稱裝成金屋。載來名葩。雙燕子。今無家。甚賞音。偏逢天涯。歎柳眼還稱桃根。漸老春色二分差。清臥擅風流。誇對飄蓬。身世如錦。年華抵得江關。詞賦白頭同。嗟尊易盡。愁難除。看泥人芳思。交加趁一幌。屏山移來。好花紅上紗。

浣溪沙

東蓀

萬里西風欲暮。秋城筍起處。獨登樓。那堪醉眼看神州。此日生。非悲淡土。他年心事。負吳鈞。可憐回首兩悠悠。秋老深山。落木多。中原回首意。蹉跎夕陽。西下奈若何。高處凭欄。低處笛醒時。垂淚醉時歌。依然風雪滿關河。

菩薩蠻庚戌秋詞

枕亞

窮秋相望征衫冷。天涯到處萍飄梗。落日一登樓。烟波渺渺愁。  
哀猿吟不絕。歸夢應嫌短。試聽鴈奴呼。鱸魚有意無。

鷓鴣天

兩鬢飄蕭奈爾何。踟躇地一身多。小窗明月杯重把。大地秋風劫又過。  
拚痛哭。送悲歌。算來孤負魯陽戈。年一掬。黃花淚。添入茫茫血海波。

踏莎行

一徑荒榛三更敗。壁聲冷破秋寥寂。閒人欲問半閒堂。草根殘露時聞滴。  
何恨難平悲鳴不息。兒童有意相尋覓。白楊衰草戰場開。西風老將驕無敵。

太平引

燈前清淚落紛紛。短劍尙隨身。對酒莫論文。笑從古英雄幾人。  
西風無恙。河山破碎。血雨洗乾坤。極目望秋原。只一片殘陽亂墳。

點絳脣

落魄半生詩名艷。居然共錦書。鄭重一字千回誦。豆子雙紅。誤下相思種。擔驚恐。秋風吹夢。心似蠶成蛹。

和斷腸詞調寄清平樂

天 放

藝林

十四

韶華瞬息佳節又雙十。獨客尋懽病未及。那更荒村蛩泣。消愁痛飲。今宵詩懷不耐推敲。寫盡平生心事。夢回月轉花梢。

浪淘沙

鴛春

紅豆種心苗。離恨難拋。東風吹瘦沈郎腰。怕是相思無主意。淚漬鮫綃。別緒寄芭蕉。魚雁迢迢。嫦娥消息阻藍橋。一自梅花零落後。愁到今朝。

梅瘦雪魂驕。燭影紅搖。竄詩麴酒可憐宵。舊恨新愁千萬疊。剗繭抽蕉。燈對落花挑。真個無聊。穠歌一曲體心描。還却幾升灌漑。債依樣魂銷。

玉京謠舟行鑑湖

箸超

樵唱漁謳裏。網取湖光。隱約蓬萊紫。雲樹留人。就船買得魚美。杜荀鶴句。就船買得魚偏美。為厭歷舞館歌場。換一幅青山。綠水三百里。輕舟停處。剛逢酒市。琴書載入。煙波明月。清風伴閒身。終始幾處。詩樓古人亦已往耳。問誰家點綴仙源。多半是櫻桃。豔李。試佳句。春曉樓臺。差擬。

遊記

天味



游記題詞

超 著

儘。有。少。年。膽。氣。豪。天。山。雨。雪。綴。征。袍。鵬。搏。九。萬。青。  
雲。路。此。是。男。兒。第。一。遭。

湖。海。飄。流。西。復。東。半。詢。漁。叟。半。樵。童。漢。宮。楊。柳。秦。  
臺。月。都。在。書。生。太。息。中。

滿。懷。綠。水。與。青。山。爲。寫。心。頭。往。復。還。日。下。江。河。誰。  
管。領。飽。收。圖。籍。濟。時。艱。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遊記目錄

燕魯奔波記

大連旅順間短期旅行日記

頤和園遊記

愛宕山遊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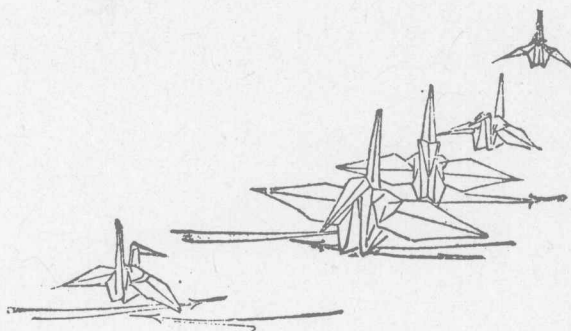
梅 肝 梅  
樓 原 若 原

目 錄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目 錄



# 游記

## 燕魯奔波記

悔原

八月三號。陸軍部派代表魏某臨清河。頒發陸軍第一預備學校第一期生卒業證書。領受者計八百餘人。此八百餘人。蓋千餘中之殘留數也。當元年夏季。學校初開之際。萃全國學生於一室。爲數千二百。濟濟雍雍。甚盛事也。嗣後痛憤學校之腐敗。自行退學者。有人。牽於解散風潮。二次政變。不得終學者。有人。死於疾病。死於勞役者。又有人。於是一而十。十而百。集少成多。多至二三百。而畢業之數。乃僅剩八百餘矣。

八月四號。校令集合步馬砲工輜五科生。酌量咨送於北京奉天山東各駐軍。入伍練習。與士卒同甘苦。自中國創辦軍學以來。以學生而學習兵丁動作。此其創舉。意甚善也。予性怯懦。乃隸輜重。輜重者。壯士之所鄙。而予獨樂就之。所謂人各有志。莫能相強也。

午後一點。汽笛驟鳴。車悠然南下。二年故居。一旦長別。雖非大好風光。亦有足以資吾人研究者。濡筆記之。以備檢閱而已。

清河距京十八里。爲郊外重鎮。往年京張鐵路未築時。蒙古王公。以及營業庫命之商販。來往都門者。道必由之。鎮西爲預備學校。校西即清河車站。站距鎮約五里餘。鎮之附近。地勢起伏。土性沃腴。第周道不平。就鎮與北京言。自德勝門而北。十八里中。無半里坦硬之路。旱則塵沙刺目。雨則泥濘足艱。且洋洋官道。往往陷入深際。有水。

泉、瀝、瀝、流、道、旁、之、勢、其、不、便、行、旅、可、知、矣、過、此、以、北、山、岳、縵、障、流、沙、橫、隔、雖、有、飛、將、軍、恐、亦、難、從、天、而、降、吾、謂、民  
 國、而、欲、收、復、蒙、古、且、終、得、保、有、之、麗、色、於、中、華、領、土、之、中、無、論、外、蒙、之、獨、立、取、消、與、否、苟、不、急、於、交、通、謀、便、利、則  
 鞭、長、莫、及、之、虞、將、無、所、逃、其、咎、也、鎮、之、中、間、有、其、形、如、帶、之、清、河、斷、絕、南、北、交、通、人、民、藉、橋、以、渡、橋、石、築、雖、笨、拙  
 而、堅、固、異、常、鎮、之、居、民、除、少、數、漢、回、外、盡、屬、滿、族、所、謂、滿、漢、雜、糅、之、區、也、其、他、若、二、旗、三、旗、鎮、白、旗、等、村、則、罕、見  
 漢、人、之、足、跡、矣、余、總、角、時、聞、鄉、先、輩、言、滿、清、入、關、畿、內、漢、族、無、存、者、詩、云、周、有、黎、民、靡、有、子、遺、彼、其、時、也、吾、族、大  
 劫、及、今、猶、令、人、想、見、其、慘、狀、鎮、左、右、村、落、之、名、稱、其、尾、俱、綴、以、營、字、聞、者、知、係、當、年、旗、丁、之、駐、所、至、其、餘、之、純、粹  
 旗、民、居、住、則、另、有、特、別、標、幟、村、之、名、蓋、為、某、旗、營、也、營、周、環、以、土、圍、儼、如、城、池、營、內、房、屋、櫛、比、式、樣、一、致、營、之、正  
 中、有、官、廳、一、所、以、轄、御、營、內、之、居、民、聞、此、等、建、築、物、無、一、非、備、自、公、家、故、整、齊、劃、一、不、露、貧、富、懸、殊、之、象、旗、人、男  
 女、界、不、甚、嚴、婦、女、有、出、入、交、際、之、自、由、似、近、歐、美、之、風、且、均、屬、天、足、雄、武、有、力、尋、常、家、庭、間、井、臼、糴、糶、之、役、皆、由  
 女、人、任、之、孟、子、有、曰、聚、妻、非、為、養、也、而、有、時、為、養、殆、預、為、旗、人、說、法、歟、大、約、清、河、旗、俗、枯、惰、特、甚、不、聲、色、則、狗、馬  
 存、得、過、且、過、之、心、少、年、壯、士、半、豚、尾、密、結、束、帶、袒、胸、搖、搖、擺、擺、橫、步、閭、巷、不、向、無、賴、尋、是、非、則、與、蕩、婦、賽、眼、光、斑  
 白、老、頭、多、京、靴、緞、帽、寸、其、地、球、其、額、衣、寬、博、而、行、方、步、腰、懸、數、荷、包、口、啣、竹、煙、袋、坐、而、瞑、目、如、僧、參、禪、不、是、自、說  
 自、話、則、向、鄉、愚、吹、牛、至、紅、顏、裙、釵、翠、朱、睨、似、漆、脂、積、若、聖、衣、短、袖、之、長、衫、樹、尺、高、之、門、鬻、着、柱、心、履、一、顛、一、倒、好  
 倚、門、或、當、街、以、戲、憶、予、初、至、清、河、偕、友、入、市、耳、目、所、及、幾、無、男、丁、棧、台、前、舖、戶、中、交、易、上、客、市、菜、購、物、者、莫、非、衣

敗絮負行囊。年近二八之女。釵尤可笑者。則持一文錢。徧購辛酸苦鹹甜。不得則向售主。囑嚶不已。余疑爲此女兒國也。詢之居民。乃知不然。吾見其人。吾聞其語。吾追維少時。把玩購自坊間之無賴形色。鬪婦女奇裝。影而信。『只有說不到。沒有做不來』之諺。之大有閱歷也。是皆余所目覩。並非設意污蔑之談。

都城之內。滿人婚嫁者。當新人合卺之第一夕。東方未明。男必遣人持血污一幅（名曰落紅）齎至女第。未至其門之半里許。卽高唱報喜聲。聲不絕如鷄人報曉者。然至則女母慊愉非常。款犒逾格。并趨車來視女。時其婿則鵠候門外。向之跪謝教育新婦之恩。否則女之家人惶恐萬狀。不敢逕造。男第而新婦亦難脫不貞之羞。聞緣此致獄者。實繁有徒。云鄙風陋俗。殊堪捧腹。旗人生兒。解袍之後。令枕木板。及其他之強硬物。磨壓枕骨。擠爲扁平。而俾頂際突起。自後視之。驟成四棱形。蓋預備冠戴頭頂大帽。高置額後。足以雄壯觀瞻也。故滿漢民族。無不關內。關外。駐防。護衛。察其頭顱。卽可一望知之。

旗人又有豪飲貪食之特性。不獨下等社會爲然。卽上等人物。亦與生俱來。五年前。予游保陽時。聞耿鵬生先生云。速成校中。旗籍生較漢籍生。津帖爲優。每逢頒發。則一般京腔執綉。便結黨成羣。狼吞牛飲。不燈不歸。歸時仍捆載纍纍。如廚役購餐料者。然不三日。金盡囊罄。一切日用。遂乞憐於丁役之前。恒有債臺高築。抗負不還。至受其挪揄而不恥者。是亦一極可笑之事也。

一點十分。過清華園車站。站之西北。清華學校在焉。清華園者。滿清醇王（光緒之父）之別墅也。自美人退還

賠款。爲留學經費後。清政府即建設此校。爲留學美國生之預備講習所。司教席者男女參半。且美人爲多。聞其教育之得法。冠諸內地。以視英人之以鴉片餉我中華也。孰爲文明。可不言而喻矣。

一點二十分。過西直門。西直門者。元年時。予每週必經其地。自政變後。爲避元規之塵。不與帝都接近者年餘矣。故西直門三字。亦久不入予之眼簾。余乃藉停車時刻。對車站稍盡故人情誼。作最後溜覽。目之所之。見站台規模擴充。數倍。迥非前日簡陋之狀。客廳外有官廳焉。官廳專爲迎送西北邊務上之文武長官而設。寬廠華麗。俱非客廳所能比。路警之外。有軍士焉。荷槍巡視。頗形森嚴。貨客之外。有行人焉。來往如鯽。上下似梭。從此京張路線。將由貨路而一變爲客貨交乘之路。蒙古事變。寧非京張線貿易上之幸運也。耶。時軍警之中。巍然而立者。有一身服中級制服之軍官。佩金獸帶。鹿盧氣宇。軒軒不可一世。審視之。則悞學被革之方某也。方某河南人。自退學後。即流寓京師。京師者。河南人之勢力中心點也。故軍部咨行各軍政機關。不准錄用被革學生之通令。自其他之有勢力者。視之。已直等虛文。何況河南乎。方某遂以河南人三字之力。量得膺職軍警稽警局。煌煌策命。授爲將校。然此猶河南同人之佼佼者。若袁某（亦余同學）尹某。則以僅識之無之乳臭小兒。而濫竽政界。月糜數百金矣。然此猶爲識字人。讀書人。其他之以鄉野愚庶。列官分職者。更僕難數。謂予不信。試一覽民國官場一覽表。考其族籍。當信予言之不謬。史云。有周之初。周之子孫。非愚駘者。俱列茅分土。西漢末。王氏當道。子弟親戚多踞要津。今之時。蓋復古之時也。吾聞之周某云。周某前曾肄業附課。連現充某營副官。亦以學術不

及格而被革者也。我無片長。只會食飯。雖然我河南人。大總統一句語。周某就把洋刀掛諸君。且無輕鄙我也。其言戲而虐切。中時弊一般。勢力眼而懶惰。不事事者。遂奉其言為典要。為護符。孰謂周氏之子。優者（時同人多呼周某為傻子）

三點一刻。抵豐台。豐台為京奉京漢京張三路之交匯地。北至北京。南下漢口。西北至張家口。東至天津。由此而南。達浦口。北向出山海關。俱不能飛越。豐台必於此稍停驛焉。是以豐台車站。佔路線上之緊要位置。其執事人員。得與各路總站員。司列同級。食同薪。如就乘客之便利論。則普通客車（三等客車）京漢稍優。京張最劣。京張車之座位。屬長木板。倚於車壁者。容人太少。地且污穢。而廁所又設於車之中間。便溺餘濺。時及廁外。夏時尤覺臭惡。妨礙衛生。且其兩車接連處。無尺餘隙地。乘客不能立身。車外呼換空氣。故塔京張者。苟非手頭闊綽。購二等票。必困頓殆甚。予自清至豐。為時無多。然客車太少。不得容身。嘗六月之間。炎氣如蒸。予乃棲身於門車中（門車者。左右有兩鐵門。周圍均鐵板。無窗。無漏蓋。裝運石灰之車也）以人作貨。坐臥無地。苦哉此行。等於流戍。至站後。咨送員張德山君。至票房換票。緣京奉非國有鐵路。自豐至津。勢必另行易票。而後可。不料票房中有英兵數伍。指張君而謂之曰。解佩刀來。俾我收藏。俟行時發還。夫軍官佩刀。乃國家之所特許。亦軍人特別之榮儀。何物英兵。乃屈辱民國之軍官。如此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即約章昭昭。載明管理保護權歸之中國。自民國元年。北京兵變。後國內之秩序。既不克保。故英使藉保護鐵路之名。硬派英兵數百駐

紮此地。嗣後政府屢事交涉。該國仍置不理。國弱勢微。如強權何。大約吾國軍隊與軍官之經過此地。受其留難。解除武裝者。蓋不只張君一人。亦不自今日始也。

六點車始開。計停二點之久。至天津已十點矣。夫京豐相距不過三百里。需時如是。而車之速度可見。此數句鐘內。金烏西墜。炎威稍戢。明星天爛。清風徐來。予乃得倚行裝。假寐數刻。一蘇。委頓暑困。既去。飢餓。遂急急赴車。至大胡同。則旅館廚空。無物可食。更復南下。遇車夫呼喚。道路問曰。下去。下去。不知其何意。問之。蓋指到三不管而言也。予遂應之曰。下去。比至。見行人熙攘。接袂擠眉。如日方中。知此間殆別有天地。以晝繼夜者。固中國各商埠所謂之好現象也。然識者惡其聾鬧矣。急不擇食。飽餐而歸。腹果神疲。人之恆情。乃與張君子英隴隴間。自三不管到新站。為路六七里。未知車行若干時。下車叩時計。則時針已橫指一二之交。站台之前。有果品攤者。攤上陳各種汽水。俱係國貨。就此一端。知中國實業之狀況。逐漸進步。惟為力太微。無補國計耳。予口奇渴。購玉泉山（汽水名）一瓶。問其價。曰三角。玉泉山。北京之所產也。在京售二角。而不足。京津咫尺之遙。幾為運費增高三分之一。交通之不便。殊可虞也。予自清起行。戰天時。戰地理。戰飢渴。終日風塵。予病矣。急思寢。顧新站左右溝渠。環列。蚊大如蠅。聲如雷。隔衣。及膚。紅腫。暴起。若胡桃。無已。拱立高處。借風代扇。乘筆而作。日記。閒殷智菴云。現在梯橋橫豎。國旗空懸。之津浦鐵路總站（亦名新站。別乎老站而言也）即數年前。基不百步。房僅半間之土築行台。以供督撫之往返。京津而乘京奉車之用者。今日自督轅以迄站臺。長至四五里之新馬路。樓閣高聳。緯路

繚繞每畝價昂數百金。卽前數年之畝。不百金。人烟稀少。一片荒涼場也。予聞其言。不禁驟生今昔之感。曰。人力之鉅。有如是耶。地理固可恃乎哉。無何。鷄既鳴矣。東方明矣。蚊子伏矣。余筆亦高置。學宰我之晝寢。

八月五號二點。至德州。余仍在夢中。聞喧嘩聲。始驚而覺。察之。蓋賣薰鷄者之呼喚也。予自天津就寢後。車何時開。寂焉若罔聞。經若干站。停若干次。俱未能破我好夢。但覺一覺醒來。汗衫透濕而已。夢能忘勞。夢亦能解憂。毋怪中國人之善夢也。予聞德州薰鷄著名。濟北屠門錯過。識者非之。乃拭目而探首。窻外車之周圍。幾無非售薰鷄者。提籃肩筐。手召目語。量重論價。交錢受物。又無非薰鷄之交涉也。購而啖之。味亦平常。視他處鷄魯衛之政焉。

德縣濟南。北藩天津。南關燕魯。分界水陸要衝。當河運之未廢。漕艫傍岸而林立。泊津浦之告竣。鐵軌橫穿以南。下予欲烟塵瀰漫中。及今猶得見路之西城。距城二三里許。有松木高植。帆船徐行。聞夫鐵路成。而舟子憂小輪通（自津至德）而航人悲棹力勝於人工。淘汰屬於天然。惟競乃進。有較斯善。識時務者。獨不知之耶。德縣出產品之大宗。爲草帽。織。

城之西南四五里。鐵路之右。運河之左。有製造廠。濱河益近。吸用其水。槍砲固非所能製。零件均得以自理。近年來。逐漸擴充。成績卓著。已居江北子彈製造廠之首位。德縣他年軍事商業上之位置。殆未可量矣。（未完）

## 大連旅順問短期旅行日記

遊記

肝若

七



余僑居瀋陽四五年。足跡所至。東及鴨綠江之鐵橋。南及營口。西入關。北至哈爾濱。惟大連旅順間。迄未得一躡其地。以覽此兩度變色之山河。殊爲憾事。茲者南中豪傑。揭竿起義。余方主持瀋陽大中公報筆政。以紀載翔實。疑似褊袒。觸忤滿大吏趙爾巽。於武漢起義之越四日（辛亥八月二十二）夜中一時。遣緹騎逮余入獄。幸也未遭毒手。至九月七日始出獄。時大中公報社之十字封條。猶未揭。焉意不如暫避。其鋒大連之行於焉遂決。惟南中消息。則已愈傳愈緊。得家書知余仲弟次頤復方出入鋒鏑間。奉老父慈母及諸眷屬。由寧至滬。而彼則又赴蘇就他務。故促余南飛甚急。然余之志實不在此也。畧將此間婦稚安頓之。携一僕。荷一囊。竟脫然就道。汽笛一聲。雄心勃發。一若此行之目的。有不僅在瀏覽風景者。但捫心自叩。則又不自知其目的果何在也。莽泱中原。逐鹿正酣。北望愁雲南聽鋒鏑。一國之存亡。一家之離合。一身之顯沒。咸以此最後之五分鐘爲卜。而余乃負此好身手。竟自陷於踴天躋地之中。而又作此半忙半閒。似是而非之旅行。則亦不可以已歟。九月十九夜九時。記於南滿汽車中。

此時之余。自由極矣。回憶夫獄吏之呼叱。楚囚之夜泣。以及鐺鑼鐵索。種種不堪入耳之聲。若置身霄漢而聽苦惱衆生之在下界受諸孽障也。佛說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余乃既入之。而亦不過枉走一遭。罪過罪過。余心不能無躍躍也。

車中擁擠異常。携男挈女。時聞鄉音。蓋寓奉漢人自相驚擾。紛紛謀遷地爲良計耳。余不禁竊笑之。依余歷年所

觀察。覺奉天一隅。滿漢二種人。質較內省。爲融洽。漢人居客地。既決無排滿之理。而當地滿人。膽小如鼠。體散如沙。更可保其決無仇漢之志氣及能力。若革命分子。則潛伏於此者。雖大有人在。但尙非佔領東三省之時。無意識之舉動。可憐亦可嗤也。余爲此語。實一大漏洞。苟當時有詰余。以此時革命軍。何以不欲佔領東三省者。則余將無以應對之。勢非支吾其詞不可。蓋此時革命軍與日俄兩國交涉。猶未妥也。

余坐二等室。畧舒展得睡片時。同室者無一中國人。以日人爲最多。有一德商。時作不規則之日語。與並坐者談。聆之殊堪發噱。其他日人所談者。大半爲我國革命軍事。有驚訝者。有誇獎者。有代爲侈張者。有代爲擔憂者。竟絕未聞一誹薄語。惟談及清廷之慌亂失措。則又羣相鼓掌。余聞之。亦不禁胡盧不意。適爲一武官所見。因即詢余知日語否。余知不能隱。遂以畧語答之。於是互相通詢。有一庵谷忱者。係瀋陽巨商。見余刺。率爾曰。知君之名久矣。君非大中公報之大記者乎。余諾之。於是即將余被捕各節。代爲宣告於同室諸人。由此及彼。頗費一番唇舌。許子不憚煩。余實不知其何故。從此室中人之視線。遂畢萃於余身矣。

夜中至大石橋。停車畧久。購得清茶一杯。餅乾一袋。既充飢。復解渴。適然也。出車中所購之日曜畫報。閱之。見滿載革軍之諷畫。其第一幅。爲一法蘭西人所繪之軍神發怒圖。意寓我國革軍之猛勇。且自比於德帝所作之黃禍說。以此觀之。足見我國國民軍起義。法國人之贊同。已臻極致。蓋亦因其國之政體使然也。

行篋中有龔定齋詩詞一卷。乃靜姬以余愛讀此書而爲之裝入者。余欲避日人之絮聒。遂取而展讀之。集其句

遊 記

成詩四截。與耶比耶。讀者當能知之。詩曰。

沈沈心事北南東。我亦陰符滿腹中。枉說健兒身手。在拂衣行矣。如奔虹。  
忽收古淚出長安。始信男兒識學難。避席長聞文字獄。霜毫擲罷倚天寒。  
我所思兮在何處。抱微言者太史氏。一事平生無齟齬。漢朝儒生不青紫。  
天風鸞鶴怨三生。雙負瀟心與劍名。吟到恩仇心事湧。看他潮長又潮平。

二十日晨六時。抵大房身。因憶去年東省發見百斯篤。(鼠疫)本社社員蔣夢梅適南歸。因檢疫被阻於此。備嘗日人之種種虐待。我國人滋味。余乃爲之盡情揭載於報紙。致國人倡議。不坐南滿車。於是該國人之機關紙。盛京時報。與本報大起文字交涉。嗣經本社特派專員實地調查。其真情乃畢露。而該報亦遂理屈詞窮。故大房身。實大中公報。勝盛京時報之紀念地也。此地停車不久。曉色溟濛。中車駛如飛。據窗一望。見遠山隱翠。平濕堆黃。而一二山野人家。籬落間。尙有殘紅。足見其氣候已較奉天差遠矣。

七時。抵大連停車場。因其地較低窪。故其建築法與他處停車場略異。既出站。即喚街車。車皆俄國式。所駕之馬。其背上駝一大皮圈。不知何所用。過日本橋。此橋頗寬闊。兩旁橋欄。裝有燈球。遠望如青蓮花。蓋日人既得此戰利品於俄人之手。而建此以爲紀念者也。

該埠外表。雖甚壯觀。華商之營業。實不及日商之二三。所有華商。皆山東人。不過從烟台分來之一小商團耳。智

識。淺。陋。眼。孔。窄。小。而。質。本。亦。甚。微。薄。欲。望。營。業。之。發。達。其。爲。期。實。甚。遠。也。

該。埠。營。業。中。有。最。足。令。人。注。意。之。一。事。厥。惟。鴉。片。東。三。省。烟。禁。最。嚴。於。兩。年。前。早。告。禁。絕。而。該。埠。則。自。今。年。起。始。設。立。一。煙。膏。專。賣。局。（聞。亦。係。華。商。牟。利。之。所。影。射。）黑。籍。中。人。咸。須。向。官。署。報。名。領。票。往。售。（仿。台。灣。辦。法。惟。寬。嚴。不。同。）然。市。上。煙。館。依。然。林。立。但。不。許。懸。掛。清。膏。冷。籠。等。招。牌。掩。耳。盜。鈴。大。是。可。笑。至。飯。館。酒。肆。娼。寮。客。棧。中。則。無。不。設。有。烟。榻。一。燈。二。檯。排。列。整。齊。均。可。任。意。供。客。想。此。等。景。象。今。日。通。國。之。中。除。該。埠。外。定。屬。罕。見。矣。

是。日。首。訪。劉。熙。庭。於。南。山。互。述。欽。慕。之。忱。劉。多。憤。世。語。余。不。是。之。以。今。日。之。日。正。大。有。爲。也。何。爲。自。短。其。氣。若。是。午。餐。後。訪。日。人。金。子。於。泰。東。日。報。之。編。輯。所。泰。東。日。報。乃。我。國。人。之。資。本。而。由。日。本。人。所。組。織。者。金。子。卽。該。報。主。任。也。年。僅。三。四。旬。鬚。眉。皓。然。望。之。如。六。十。老。翁。倘。亦。彼。國。之。所。謂。浪。人。歟。余。刺。入。渠。卽。出。迓。有。陳。美。五。者。先。在。座。云。是。該。社。之。理。事。遂。互。相。傾。譚。金。子。頗。以。武。漢。事。相。詢。且。多。及。黨。中。隱。秘。及。諸。黨。魁。歷。史。余。盡。所。知。以。對。猶。若。不。匿。其。所。欲。聞。蓋。彼。實。確。斷。余。爲。黨。人。之。一。分。子。以。爲。必。能。洞。悉。黨。中。之。底。蘊。者。也。（該。報。前。紀。余。被。捕。事。直。以。革。命。黨。三。字。冠。余。名。似。毫。無。疑。義。者。）雖。然。余。果。爲。黨。人。耶。抑。僅。他。人。心。目。中。之。所。謂。黨。人。耶。抑。余。之。怪。僻。性。情。自。信。有。迥。不。能。猶。乎。人。者。而。世。界。之。中。偏。有。與。余。大。表。其。同。情。之。人。肯。引。余。入。黨。者。耶。余。因。是。且。自。滋。疑。慮。

二十一日天微雨。醒時已十一鐘。因車行困頓而夜間復作長譚。故不覺失睡也。是日見由奉天避難而來之男婦益多。中國客店人爲之滿。且多熟識者。就詢奉天情形。則咸謂一二日內必有革軍起事。業已發見東三省大

都督之文告。余聞而疑之。其時各地黨人未經聯絡一致。咸擬揭竿響應。此等事容或有之。故其後奉天一處同時有七都督。有二兵學生負旅行具匆匆來。詢南行船隻甚亟。余觀其匆迫狀。止而詢之。一生曰。聞君音。知亦南方人。盍不隨我儕同行。爲故鄉效死乎。余爲之肅然。同鄉嚴覺止亦挈其眷屬寓是處。余與覺止在奉無一面緣。渠在寓主人處見余刺。乃造余室相訪焉。

大連最高級之官署。曰民政署。民政長官白仁氏。余在奉天時識之。遂往訪焉。約譚三十分鐘。略得該國政府對於我國革命之意嚮。乃欣然而出。然余之往訪白仁氏實有故。因兩日之中。承該署之巡查及暗探。屢次光顧。且必詳詰來往地點。及余到連之目的而後去。而本日滿洲日日新聞暨遼東新報。均載有余來遊歷之新聞。日日新聞之標題爲（奉天大公報記者沈肝若來了）中有避難耶。遊歷耶。不可思議之運動耶。其目的不明數語。遼東新報之標題。則爲（名士來遊）記載之語尙率直。不過謂余因嫌被拘。將藉壯遊以消胸中之塊壘耳。兩報之語。雖皆出於猜測。然亦足惹起一般人之注意者。用特往訪白仁。以余來意述明之。使不致另生枝節也。歸寓晚餐。以食品過粗糲。却之。適寓主人又來邀觀劇。遂與之同赴對門某酒樓小飲。藉以充飢。樓爲山東人所開。其烹調法。摠不能適余口。而寓主人則恰如屠門大嚼。早已既醉且飽矣。隨後問酒保索觀劇目。見並無紫合春奎其人。蓋兩伶已於三日前他往也。余興致爲之索然。擬不踐觀劇之約。寓主人仍相強不已。乃姑偕之行。中途見勸業場中出入之人頗多。因是晚場中各商店正贈送福引券（贈物券）也。余遂借此作變計。強寓主人同

入之。然日本商品爲余所習視。實無一當意者。且原非爲購買商品而來。故各物皆畧一瀏覽。僅購大連地圖一紙及新出版之畫報二冊。費日幣四十餘錢。得福引券一紙。出領贈品。乃茶杯五個。製造雖粗。亦須值幣四五十錢。余即以之贈寓主人。窺其狀。極欣喜。小利之容易動人。有如此者。旋又入一日本書肆。購得社會學書數種。及太陽報一冊。閱時計已十點矣。遂歸寓。

該埠道路寬闊。兩旁水門汀路。亦頗潔淨。且多植樹木。蔚然成列。雖極熱鬧之街衢。如本鄉町伊勢町等處。亦咸有樹木。非若上海之南京路福州路也。路旁商店除日本店舖外。中國商店無極大者。西洋商店亦罕觀。蓋日人之愛用其本國之貨。實有特性。無論貨物之鉅細。即一勺水亦覺非汲之江戶川（在東京）不甘者。此等習性。其利益不過使金錢不外溢。然該埠商業不能擴展。亦未始不因是之故。試觀德意志經營青島。曾幾何年而已。凌駕乎大連之上。其大原因。雖由於投貨之多。寡然亦適足以見日人之器小耳。余是日所歷之途徑。殊不少。東南半部足跡殆已遍。港口船埠。建築尙堅。成一口字形。其一方面之在海中者。猶未完工。盡頭處燈塔一座。絕高。他日由海舶來該埠。於入港時望之。當有奇景也。民政署在該埠之中心。其規模尙宏壯。前有廣場。一曰中廣場。中央設一巨石台。登之可望見全埠大概。現方在該處建築一極大之旅館。謂是專供滿鐵會社人員之行樂者。由滿鐵會社撥款五十萬建築之。未知確否。書至此。時鐘已報十二下。遂擱筆。倚枕閱新購書數頁。即睡去。二十二日晴。睡起又十鐘矣。昨夜睡未久。忽聞鄰室起話聲。繼之以敲扑聲。嗷泣聲。蓋鄰室爲一暗娼所寓。（

該埠娼妓多在西崗高等者居電氣花園後次者居遊廊捐頗重以避捐故遂賃華人客棧爲巢穴故客棧中比比皆是環余室而居者不知幾何有雛妓年方十四五此三日內無一客至鴉婦遂大肆其威嚴自一時至天將放曉。嘗聲哭聲猶未止。余因之一夜不得安眠。正思此種人真無道德心。乃如此擾害公安。不意左鄰花姓客竟因此大聲叱罵。且代此伶仃小女子大抱不平。以明晨必將爾等捉將官裏去嚇之。該鴉婦唯威遂頓殺。左右作招陪語。余等乃安寢。噫。孽海中固大有可憐鳥也。

余方起。接王兩人書。蓋渠得熙庭函。知余已至。連因來速余也。余本擬即日往。惟更有必欲見面者數人。猶未晤。不得已。姑緩之。當即繕覆函。約二十四日上午九時抵旅順。

十一時。日人佐藤來訪。余留學該國（西京帝國大學）時之同學友也。現方服務於滿鐵會社。頗佔勢力。余來時。即函告之。乃渠方有事於營口。今日始歸來。遂同赴松公園之鶴家御料理館早餐。且招日本藝妓二人。侑觴。一爲歌子。渠之舊交也。一爲繁子。乃代余所招者。兩人色藝皆冠一時。而繁子尤艷。且善酬應。歌子則善飲。佐藤亦一時酒龍。惜余如蔡攸。見酌便顛。不能助若二人之興。殊爲憾事耳。佐藤又喜作俳歌。酒酣耳熱。嗚嗚然與二妓更番吟之。其歌意。則以彼國之幸德秋水。況余余擬和之不能也。乃報以詩。索紙筆。即席成五律一首。詩曰。

對酒意如何。無言倚太阿。十年霖雨志。一曲大風歌。海外多青眼。樽前有素波。伊人在天末。飛夢到東倭。

（未完）

頤和園游記

悔原

京都爲首善之區。雄君代作。奢糜相踵。園池臺榭。所在皆是。其最可指目者。曰天壇。曰先農壇。曰萬牲園。曰玉泉山。曰圓明園。圓明園焚劫於敵。瓦礫焦土。徒令人觸目傷神而已。近時最著名者。則爲頤和園。頤和園一名萬壽山。清西后養頤之所也。距城十八里。位於西北。玉泉山踞其西。圓明園峙其東。相間二三里不等。一衣帶水。半無點染。發源玉泉山。經頤和園。注爲昆明湖。繞圓明園之後。曲折而來。所謂清河是也。苟從事。闢置爲公園。則山明水媚。傑閣崇樓。寧非大觀。惜乎火者粉碎。荒者頽圯。只舉大頤和獨樹錦幟。於是頤和園三字。遂牢記於遊人之腦中。雖路政不修。顛蹶可虞。觀光者仍馳騁而往。藉覽名勝。第不知瞻仰。廻顧之餘。曾念及此。我民脂膏。駢湊成數。之海軍捐之遺骸乎。現時政府。利用此機。擬售遊券爲八旗籌生計。願行旅安危。遊人之衆寡繁之。袞袞當道。遂決議先修馬路。以廣招徠。而今海道旁。兵之聲。皆裂石音也。

余校在清河。當蒙人華商。出入都城之要道。距京園各十八里。位京直北。與園作等邊三角形。某日。日余偕冠者五六人。詠歌而往。顧自京至附近各處。除道西直門（京西門）至頤和園。有慈禱遺御華洋合璧之馬路外。餘無聞焉。且塗址崎嶇。時患泥濘。尤以清河至頤和園爲最甚。幸青驢矯捷。冠於他。鄉騎以代步。未始非策。作京都附近遊者。不可不知此也。於是吾等乃款段而行。爭先逐後。意氣揚揚。頗覺自得。良以軍人特性。好騎馬。試劍。追抵園門。鐘鳴十句。枵腹而進。迫於時也。時園門守卒。只二三伍。較之三年前。邏騎林立。嚴若臨敵。百步之外。行人止足。



相。差。何。管。天。淵。使。貴。胄。遺。老。及。今。而。見。吾。等。平。民。聯。袂。來。遊。不。將。疾。首。蹙。額。如。村。婦。晉。人。曰。何。來。囚。虜。且。何。福。今。竟。涉。足。園。庭。踐。污。宮。闕。是。皆。共。和。之。罪。也。然。而。吾。等。之。沐浴。共。和。亦。只。此。一。端。

園。門。東。向。數。爲。三。曰。中。門。曰。左。側。門。曰。右。側。門。是。爲。外。門。門。前。數。武。左。右。列。陪。房。門。守。之。更。宿。所。也。中。門。額。題。頤。和。園。係。光。緒。手。跡。廠。閣。無。比。向。例。非。帝。后。來。嚴。扃。不。關。蓋。賤。不。褻。貴。卑。不。踐。尊。體。制。使。然。也。近。中。門。旁。蹲。踞。丈。餘。石。獅。二。獅。間。限。以。叉。支。紅。橫。木。阻。人。步。越。名。爲。管。轄。木。清。制。凡。王。公。府。第。行。政。署。前。俱。置。此。越。之。者。處。以。罪。右。側。門。通。園。內。入。爲。仁。壽。門。數。如。前。是。爲。內。門。內。外。門。間。左。右。亦。列。陪。房。以。居。園。司。但。供。是。職。者。仍。豚。尾。繚。繞。紅。纓。袖。褂。不。與。吾。人。同。中。國。門。內。有。仁。壽。殿。額。書。大。圓。寶。鏡。殿。九。階。前。列。銅。造。龍。鳳。各。一。荷。缸。二。香。爐。四。稽。其。時。光。緒。年。物。也。北。有。延。年。井。水。面。高。於。地。平。線。者。三。尺。許。味。清。冽。順。鑿。孔。而。西。以。灌。溉。其。後。之。牡。丹。南。有。牡。丹。山。山。南。爲。電。池。房。沿。山。西。南。行。遂。至。文。昌。閣。

文。昌。閣。建。於。穿。洞。上。閣。西。臨。湖。湖。名。昆。明。洞。間。置。門。以。隔。絕。南。北。交。通。北。則。瞰。盡。山。樓。南。則。飽。覽。湖。景。余。等。新。自。風。塵。來。急。需。呼。吸。清。鮮。空。氣。乃。蹣。跚。而。南。

離。閣。而。南。東。垣。西。湖。間。十。數。尺。路。作。牛。脊。形。行。約。六。百。米。達。臨。湖。之。涯。伏。臥。鎮。海。牛。一。係。純。銅。所。鑄。腰。刻。篆。文。文。爲。何。不。遑。誌。也。

經。鎮。海。牛。旁。仍。迤。邐。而。南。越。亭。閣。碑。碣。十。數。事。右。旋。向。西。登。玉。帶。橋。橋。長。十。七。孔。蓋。突。入。湖。中。介。紹。湖。陸。者。也。但。

亭閣樓題率繪色紋如廟宇未免有傷雅素。

橋西十數米達則儼然陸地。有似島嶼。陸上殿閣崇崇。至難指數。迎首而立者曰龍王廟。廟西爲某殿。殿後即寒緒堂。寒緒堂者嵐翠間之上室也。間之出入口置於堂之東西遊廊地板上。覆以四尺之厚木。不識者雖繞室數匝。徒見堂下石房接近湖而苦難墜。越而下耳。余等審視久。乃啓蓋側身入。內甚湫隘。慘暗無光。雖非幽處。却是曲徑。間道寬僅容人。上下階砌石。口北向。大若戶。高不及丈。無門作屏。額題嵐翠間。左右聯以綠槐樓閣山蟬響。青草池塘彩燕飛。可謂言簡意該。描寫盡致。按嵐翠間者。卽石房也。房前層石道。寬不三尺。道旁圍石欄。高僅過膝。欄下層以石階。與湖面平。如遊者非由石道。向右言旋。當仍入間。余等出間登堂。奔而西。至日月澄阿殿。殿南爲釣魚臺。至是而陸步已盡。湖景無餘矣。

湖檐圓形。南北徑略長。東及北二面。涯築以石。計自文昌閣至玉帶橋之東。引直綫止。遙約八九百米。達只及縱徑二分之一。則湖之廣袤可知矣。余依龍王廟前之木坊。南望角門。若隱若現。露於垣壁。憑嵐翠間之石欄。北瞻山閣。展市海樓。恍在空中。登釣臺而太行脈系。似續似斷。有如西垣。察湖流則碧綠無塵。鳧來鴨往。恰類浮萍。山嶽鍾秀。清水不波。莫愁湖任人弔賞。滄浪水隨物洗濯。無意文章。長春不老。殤壽彭祖。到處擲情。言念及之神馳魂亡。此情此景。名之不能無已。而首凝沉思。像物儀形。玉帶橋其亞。當橋湖中陸其錫。蘭島乎贊曰。幽雅或不失當。

湖遊既終。山懷未暢。穿文閣。循湖畔。巡循而北。至玉瀾門。門閉不得入。扶其門之西牆。側足以渡。越二重樓。而山麓右轉。以西植然立者。卽玉瀾殿也。落鍵鎖。無片隙。探首院壁。玻窻處。窺見塵封。慘暗陰森。可怖。詢諸園守。曰。此光緒幽所也。夫背山面水。兵法指爲死地。慈禧因以置其子。豈愛之能勿勞乎。抑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耶。

玉瀾殿西十數武。有東西橫廊一。前湖後山。間不容尺。其底平如砥。其長六百米。半曲半直。山與廊廊與湖之間。或斷或續。以大厦廣庭點綴之。按次序之。曰養雲軒。曰留佳亭。曰對臨舫。曰寄潤亭。曰排雲門。曰秋水亭。曰魚藻軒。曰三層圓閣。曰青遙亭。至是廊盡山窮。越某殿穿寄蘭堂。而北則停身山西。距石舫無幾矣。自東徂西。計由養雲軒以至寄潤亭。廊直如矢。下此則蜿蜒若蛇。迥異前殿。

舫內設錦帳。陳木榻。倚於一壁。距地不二尺。廣闊則丈餘不止。各殿橫榻。式皆類是。至其用處。遊人蓋不得而知。其他之設備。則奢糜逾常。奇麗駭目。然遙對玉帶橋。倚門而望。儼如大頭蛇。泗水西行。殊多活潑之態。

排雲門者。排雲殿之前門也。偉綽無倫。矗立中天。門前木坊。高益過之。至六七丈餘。額前題星拱搖樞。後書雲輝玉宇。甚稱得體。而坊門之間。森森松柏。縱橫成列。更壯觀瞻。門左右且蹲銅獅二。狀與園門石獅無上。

秋水亭西十數丈。橫南北廊。與行廊作十字形。但爲長無幾。該廊北端。有三層圓閣。豎山色湖光共一樓七字。南端建魚藻軒。軒南設釣魚臺。常月落星稀時。行廊上所綴雙行電燈。燦爛輝照時。登臺觀魚躍。吾不知其樂將如。

何也。

石舫位於寄蘭堂之西。有木橋以隔之。伏臥湖中。作南北向。高六丈。長百尺。爲大理石所膠成。雪白無瑕。潔淨如玉。自外觀之。儼然舟也。船樓兩間。緣梯而上。其地板之繪飾。精美絕倫。前後左右。屏以活動之玻窗。可顧盼如意。時有西婦數人。座而款茶。衣冠殊於儕輩。蓋婦人而膺爵者也。

下舫北行。四十米達。曰延清賞。此樓與西北之澄懷閣斜對。渡某橋。至閣北。首爲桃園。次海棠園。次卽宿雲簷。宿雲簷者。與文昌閣爲異地。同形之建築物。一角西北。一隅東南。西渠東崖。山之南北。遊藉以限之。(未完)

### 愛宕山遊記

岑樓

日本江戸之城南。有山巒出。亭塔隱隱。煙霧霏霏。耳其名曰愛宕山。嘗欲乘暇而登臨焉。竊以日本爲東亞島國。衆山環拱。有什伯千倍於此名勝者。時有所遊。大抵足以增遊子之悲。曾不能心曠而神怡。於是焉閉戶。塾居。舍在望之。愛宕山而不遊也久矣。今年夏。赴日友之約。飲宴於其上。亭也塔也。高可數層。煙也霧也。直上雲霄。落花風舞。櫛屋歡聲。縱觀四方。巍然江戸。不覺隨視線而牛毛。嗚乎。尼父。東山小魯之言。豈欺人哉。旣而席散客辭。日友牽予手而作徘徊之步。隨告予曰。子知左面響聲震耳。數十百之煙筒連續而立者。爲吾小石川區之砲兵工廠歟。規模宏大。製械精良。日儲月藏。足敷數年戰爭之用。西歐之不敢藐視吾日本。吾日本敢與西歐相抗衡者。蓋在於斯。予又知右面綠水汪洋。白波萬頃。有高大樓房。時映於眼簾者。爲吾大森海之海軍博覽會歟。飛艇陳

遊記

設艦隊縱橫。每逢星期。若爾少將登臺而演說空中之戰爭。若爾中將登臺而演說日俄之凱旋。吾日人之稍明世界大勢者。賴此先覺之開導。過博覽會而西。則爲漁舟之泊處。曩歲貴國志士陳天華。卽蹈海於此。今日留學諸子。猶有第二之陳君也乎。予聆其言。悵然難答。甫欲興辭。日友又喋喋不已。曰。子亦知吾內閣官署所在之地耶。今首相爲大隈伯爵。其人雖不能媲美伊藤博文。吾輩深信其有擴張領土之雄心。貴國國務卿。則何如。予以其言愈厲而愈難當。強叙他語而塞話別之責。蓋予此次之遊。最不欲增逆旅之悲。而以眼淚洗面於異邦也。嗚呼。雖不欲悲。豈可得哉。豈可得哉。至愛宕山之名何起。或曰。其地爲愛宕山。故名云云。



詩

話

劉文

詩話題詞

超 箸

螢。螢。寒。火。鎖。風。檐。肖。與。詩。腸。鬥。苦。嚴。準。雁。繩。風。吾。  
務。大。但。憑。餘。興。到。香。奩。

乞。得。濃。香。佐。玉。卮。詩。家。本。是。無。常。師。古。今。不。乏。  
驚。人。句。看。我。老。生。筆。一。枝。

晉。唐。風。格。最。高。渾。杜。苦。陶。甘。仔。細。論。多。少。錦。囊。收。  
拾。起。放。開。眼。界。吊。詩。魂。

集 五 第 素 權 民

---

詩話目錄

夫須詩話

攄懷齋詩話

目  
錄

南  
村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目  
錄



詩話

夫須詩話

閩縣鄭太夷京卿孝胥海藏樓詩。茹藻而不露。斂才而不放。精能之至。迺見平澹。蕭寥高曠。一語百折。唐之姚武功。宋之陳去非。往往有此意境。同時通州范無錯。明經營世。亦主張宋人者。思想筆力。亦復空世所有。然以較海藏。則猶不逮無他。一則極其才思。而才思極。一則不極其才思。而才思亦自無不極也。

海藏樓詩。風骨高絕。一篇之中。往往無精語。可見而氣韻自爾。不凡。此最難到。其最足指目者。如微月云。殘霞紅滿天。微月澹不耀。豈知人定後。耿耿方相照。盟鷗榭雨夜。獨坐二首云。江聲定奇絕。氣涌如排山。忍寒吹燈坐。得意風濤間。風江已自豪。妙雜秋雨響。沈寥不可名。閉目試一往。霜夜云。酒薄纔堪助斷魂。燈清猶自伴微溫。窻前天共邊。愁闊莫傍星河望。故園望月懷沈子培云。天風海色颯成圍。倚倚三更萬籟稀。不覺肺肝生白露。空憐河漢失流暉。東溟自竄誰遺憶。北斗孤懸詎可依。令夕太虛便相見。屋梁留照夢中歸。入山云。雲白山青青。望可數百里。我從山背來。對境心數起。待月二首云。峯明月未上。流碧滿庭除。空山獨吟人百蟲。來和余夜色。不可畫畫之以。殘月幽人偶。一見復隨清景沒。

昔歲在都門。有友人視余一詩。紀嚴氏婦殺奴事。云錄之。近人某某集中。其名氏久已忘之。其詩則猶在。匿衍中也。稟盪奇崛。遠在黃兩當之上。急錄之以質我詩話。琉璃廠邊。月白沙土園中。血流赤兩兇手。刃色不動。是何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詩 話

女。子。智。且。勇。婦。嚴。氏。吳。縣。人。兵。部。司。務。清。泰。女。幼。隨。父。宦。居。都。門。夫。張。鉦。同。鄉。士。客。京。師。業。商。賈。有。張。八。者。鉦。肆。備。鉦。家。梁。媪。潛。與。通。婦。覺。議。遣。媪。以。鉦。外。出。姑。含。容。媪。心。志。忤。事。恐。洩。計。塞。婦。口。敗。婦。節。辛。丑。閏。月。十。九。夜。鉦。往。三。河。未。回。輟。婦。獨。與。兒。眠。左。房。媪。納。所。歡。給。婦。出。婦。見。八。心。驚。猜。厲。色。叱。問。爾。何。爲。八。已。被。酒。脫。而。哈。奴。來。與。主。相。歡。諧。直。前。擁。婦。力。拒。晉。聲。哭。聲。徹。鄰。宇。媪。搖。手。言。奈。何。許。八。捉。廚。刀。指。婦。語。若。不。予。從。若。安。逃。若。兒。請。先。餐。吾。刀。撩。衣。作。勢。闕。如。虎。媪。前。奪。刀。以。身。阻。謂。八。勿。用。強。謂。婦。勿。聲。張。聲。張。醜。難。濯。不。若。相。從。且。謀。樂。婦。默。久。之。應。曰。諾。八。欲。入。婦。房。婦。曰。兒。在。床。媪。攔。婦。入。右。房。坐。八。眼。眈。眈。出。饑。火。媪。去。外。廂。八。身。裸。促。婦。登。床。婦。不。可。汝。但。先。寢。無。吾。催。吾。視。兒。去。當。卽。來。殘。燈。欲。燼。兒。未。寤。緊。束。衣。襦。縛。窮。袴。膾。刀。佩。刀。身。挾。藏。願。以。妾。命。酬。寒。鏹。從。容。秉。燭。還。右。房。手。酌。秫。酒。勸。八。嘗。八。就。婦。手。累。盡。觴。頽。然。昏。睡。甦。大。作。婦。出。膾。刀。頂。邊。斫。夢。中。疾。呼。格。刀。落。鯽。魚。翻。身。陂。池。躍。燈。光。一。閃。屍。壓。衾。佩。刀。陡。插。狂。奴。心。媪。叩。閤。喚。張。八。何。太。嬉。而。叫。聒。婦。徐。懷。刀。開。戶。延。媪。入。含。笑。牀。幃。舉。赫。然。死。人。赤。體。眠。媪。出。不。意。魂。飛。天。乘。媪。魄。襯。刃。之。斃。艾。殺。妻。猪。死。猶。侶。鉦。聞。遽。歸。心。膽。寒。婦。曰。無。愛。妾。詣。官。詣。官。自。首。呈。血。刃。殺。所。當。殺。律。勿。問。楊。君。請。作。紀。事。詩。我。詩。徵。實。憑。讞。辭。嗚。呼。今。夏。海。疆。寇。氛。逼。棄。城。撤。防。走。何。亟。織。織。之。手。能。殺。賊。嗟。爾。鬚。眉。愧。巾。幘。

寄禪和尚敬安詩名滿天下住錫吾郡太白山戊申之歲創立僧教育會文書旁午仍復不廢吟詠所著八指頭陀詩集湘潭王湘綺先生爲之叙其五言古詩大抵出入於六朝初唐間風格最高近體亦清圓流利余最愛其

集 五 第 素 權 民

詠梅二語。偶從谿上過。忽見竹邊明。真足與逋老。雪後園林一聯抗手也。

古今詠梅詩多矣。然超遠得神之作。正復不能多觀。蕤苑傳誦者。若逋老之疎影暗香一聯。雖體擬入微。然未離色相。要是下乘。賤語。至若高季迪之雪滿山中月。明林下二語。俚俚之氣。直不可耐。吠聲聒耳。夫何爲哉。惟逋老雪後園林二語。及東坡竹外一枝。七字。庶足稱神妙品。余尤賞者。則老杜之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二語空靈。窈澹。又出林蕪之右。信乎詩聖吐屬之不凡也。然後人亦有迥出者。明宋其武之繩云。於人疎落似無意。寫爾高空正自難。近時林暎谷旭云。芳波照影知誰見。斜日攀條却獨來。吾友應叔申啓墀云。失喜橫波一枝見。蕭然照眼數花明。皆所謂神出古異。澹不可收者。亦安見古今人之果不相及邪。

余與應君叔申訂交最早。憶戊子九月自松江移家歸。時予方在髫歲。二三中表以外。無與往還者。一日叔申於表兄姚貞伯所。見予詩卷。極口推服。遂介貞伯而相見於姚氏。由是朝酬夕唱。無二三日不會面者。叔申長予一歲。予兄之叔申亦弟畜予也。初遇時。叔申賦相逢行。予賦締交篇。幼年吐屬無當。風雅姑寫存之。以爲我兩人訂交之一紀念焉。叔申相逢行云。長風刮天塵。沙紅青膚。澀盡雙夫容。白日澆酒悲。填胸朝擊燕。市筑夕鼓龍。門桐荆卿已瘖中。郎髻十年歌哭。無人同而乃。眼前突兀見是公。予締交篇云。大易筮。盡簪小疋。廣伐木人生。重交道。甯論骨與肉。髻髮涉學林。汲汲求其族。嚶鳴豈不聞。鳧雀紛逐。粲粲窈窕。子媿媿。潔修沐鬱鬱。蕙蘭抱隨風。揚清馥。大海吹浮萍。薜薜城西屋。揖我謂我。臧燕婉。展昏夙。嘿契照淵衷。嘉言抒深蓄。臭味良有爾。各各自歡足。穉

歲同里。閉行止。夙乖局。三年淞水行。涂軌間。川陸玄鶴矯。層雲丹鸞棲。穹谷光儀亦非遠。脈脈感靈獨。幸茲接款。睽。繾繾託心腹。贈我瑤華枝。報之瓊茅束。河水何盤盤。山石何蹻蹻。相期永勿諉。努力保金玉。

鄞縣陸藍卿廣文智衍以優貢選爲青田校官。予於庚子冬日道經青田。曾賦一詩贈之。辛丑夏藍卿以試事至郡城。亦贈予以詩。時君已病。右手不良於書。僅爲予口誦之。既別一月。遽卒於青田。才不勝命。可惜也。贈予詩云。才調如君亦轆軻。微官憔悴託山河。胸中朗朗生明月。筆底蒼蒼起大波。裙屐三河年正少。文章十載恨偏多。相逢欲作同聲哭。奈此人前涕泗何。予贈藍卿詩亦錄於此。稅駕芝田已夕陽。孤城風景自荒涼。眼中突兀見吾子。天末琴尊非故鄉。衰世官貧餘涕淚。空山歲晚惜芬芳。十年忽觸平生感。不爲君悲亦自傷。藍卿讀至結句爲長歎者再。

楊君石蠶。舊交也。自其稚年。卽喜從事於詩。時復賦一二章。相質證。自然絕去塵俗。余就其性之所近。因以白香山詩進之。所詣漸進。每有所作。必就余商。可否。余痛繩之。石蠶勿忤也。己亥冬日。手寫石蠶詩草一卷見視。予爲嚴加刪薙。僅存百餘首。篇章不多。而體氣清妙。自非庸手可及。茲錄其佳句。沙路尋詩。拈落葉。石泉煮茗。對寒花。高樓清酒。琴邊綠。疎雨孤燈。劍外青竹。簾高捲。橫琴坐。三兩蟬聲。正夕陽。又爲人題墨筆荷花云。星星蓮蕊。泥金點瑟瑟。荷衣水墨。成略有幾分秋意思。便無風雨亦涼生。皆有疎秀之致。

吾黨中詩才奇譎。當推陳君皇童。乙亥冬日。同人舉歲寒小集。天嬰有歲暮雜詩六章。爲一時傳誦。茲采其尤佳。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者四章於此鬱憤之思以空靈竄折出之洵古之傷心人語也其一靈埃高万丈日暮起焦思少壯足可惜開衿懷嘉時空山擊筑坐一室盡睢睢斗酒雖云樂歡華不上頤醴泉瘡痼疾眇蹇終違宜驛驢遭曲轡鐵輪爲之驟世亂無壯夫語高天不知矯首以徇飛何如循其唯其二揚琒以弭塵天末風還起她龍盤大澤道路無君子匪謂行路難恐遭靈芬棄世憐廬屋妾能爲逢蒙視喙呢我顧蒼茫將安止脫我腰中劍嬉嬉吾老矣其四富媼抱坤維額靈泣不已昔日卯金豐六龍五龍死一龍浴陰血沸火燒其尾穹居況無主赤飈喧塵起我欲拔天槍踢天救龍子明河不可度誰云天尺咫再拜祝招搖願言回斗指其六蒼鵠落九天日食枳籬鳥伏翫辭林莽殺人如殺草乾坤多厲氣盲風應時到赫赫桑大夫八鷗馳郊道關梁有常征何事勞重考貨賄上官腴形骸下民槁平時輸租賦常憂蘇其少何況十年來八九遭旱潦吁嗟使者息慎勿載金寶願爲流民圖託子獻穹昊

叔申好苦吟一字未安恒至申且不寐奇辭單調雅自矜惜嘗夸語余文章之事當質千秋得失寸心無戾毫黍與爲枚速甯爲馬遲飛華聘藻惟羣子能余勿爲也故其所作張皇幽眇窮極微芒選聲結體分判悉協時流洪筆誠走且僵矣茲錄數章以實余言經亂吾曹生事微山城伏處意多違吟詩白日堂堂去攬鬢秋霜稍稍飛厭世甯愁衰獨早能開轉喜病相依擬塵寂歷生齊閣別後何因足跡稀（寄陳天嬰）肯來就予宿寂寞對蓬蒿話病苦無健吟詩猶作豪何驅塵土走爲夢雨風勞轉憶明燈夜餘生定幾遭（天嬰過宿齋中別後賦寄）久要不忘姚貞伯今日論交倍汝親千里一書能念我十生九死尙爲人將來那不肝腸絕看去渾餘涕泗新力疾

吟成憑寄與。毋令天末獨傷神。尾注余秋初患作。貞伯馳書君木來問狀。語多可悲者。及余病少間。君木出書視。余余感其意。因疾成此一首。付君木寄去。

天嬰詩才。莽蒼奇古。不主故常。宿昔偏長古體。於五七律詩不甚措意。雖間有所作。往往離背。繩尺余嘗以才多。爲天嬰患。天嬰亦頌之。戊申秋日。忽出視過鵬山。一律曰。卻來游宿地。蕭瑟對秋光。被路有荒葛。照人但夕陽。微吟。叅寂寞。愁思赴蒼茫。一捨看看在。吾生底事忙。未幾與余同舟。又賦一律云。歸途吾與子。薄莫發江洲。來日知何地。餘生共此舟。情多雜。今昔迹有但。歡愁一霎都。無話相看月滿頭。余大驚。自此所作必以律。是歲凡得五七律數十篇。高運。簡澹。無篇不佳。錄其尤超雋者於此。歲莫寄中弟云。朔風生道路。吾弟近何如。爲寄數行泪。相憐一尺書。意將依汝老。跡漸與人疎。無限窮居况。蕭條逼歲除。過大寶山云。是何感慨悲涼地。六十年間問劫灰。行路至今有餘痛。談兵從古失奇才。荒荒歲月天俱老。老曆曆山川我獨來。一角叢祠遺恨在。夕陽無語下蒿萊。寄禪和尚將招要吾黨爲詩社。首賦一詩視君木云。光景流連憶少年。而今人事各紛然。能窮日月爭東野。可老心情得大顛。相約吟詩聊作懺。不成學佛卻逃禪。爾來身世都無著。祇覺蒼茫赴眼前。真王介甫陳後山。一輩吐屬也。己酉正月。與叔申石蠶日作近山之遊。相約賦詩以紀。石蠶與余詩各成數章。而叔申猶未得一字也。累日敦迫。輒復枝梧。余戲疊均嘲之云。應生健者孰抗行。一語能令天雨晴。筆下有神雜奇怪。目中無宋況元明。君若故佇。停雲與兀兀。深矜唾地情。蛙吠蠶鳴徒聒耳。最難衰世鳳皇聲。

民權素第五集

歸安楊見山先生峴遲鴻軒詩存。僅百餘篇。擬謚。謚。宕。篤。篤。聲。絕。以。視。累。尺。浮。詞。誠。有。雖。多。奚。爲。之。歎。集中。有。長。白。山。一。首。仿。焦。仲。卿。妻。詩。可。與。鳳。洲。鈴。山。高。樂。府。相。抗。行。予。最。愛。其。聞。雁。寄。內。絕。句。云。蘆。花。似。雪。雁。來。天。失。侶。孤。鴻。劇。可。憐。昨。夜。西。風。吹。客。夢。與。渠。同。是。不。曾。眠。又。有。舟。泊。大。勝。關。一。絕。云。大。勝。關。上。烏。啞。啞。大。勝。關。下。客。舟。譁。夜。深。風。雨。不。見。月。對。岸。殺。人。如。驅。瓜。

洪稚存取注墨莊詩。斟酌橋西舊酒樓。樓中夜唱梁州棗花簾外初圓月。一度銷魂便白頭。一絕以爲足。與張夢晉高樓明月清歌夜。此是人生第幾回。相抗衡。頃讀漁洋感舊集。有徐伯調絨流螢篇云。井幹新螢數點流。美人腰細不禁秋。水晶簾外梧桐月。幾度黃昏便白頭。注詩殆脫胎於此。然而青勝於藍矣。

往見西湖畫舫中有聯云。雙槳來時有人似。桃根桃葉畫船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蓋集。姜夔。俞國寶。詞句而少加裁。翦者也。爲譚復堂手筆。

吾邑王縵雲孝廉定祥。世居城西妙灣。家有坦園。略具池亭竹石之勝。孝廉十三入學。有俊童之目。少從張麟洲大令翊儔游。大令故邑名士。孝廉因是得肆力於文學。性好藏書。所得冊籍靡不目治手校。矻矻不劬。細書密題。羅滿卷端。書雖不多。而精采絕倫。映紅樓翠。吾邑稱善本焉。光緒十四年省試畢。遭劇甚劇。忽忽扶病歸。迨捷報至而孝廉已捐館矣。年纔三十四。有才無命。一時悲之。孝廉詩初學明七子。纔乃一軌於杜。旣而交梅根翁。調鼎梅論詩。有僻性好持苛論。孝廉心折其說。亦頗參異己之長。於是才斂而不敢放。一字未安。苦吟達旦。文采剝



落而其時乃日趨於簡淡矣。晚年入瑞安黃侍郎江蘇學政幕。頗與通州范肯堂當世仲林鐘兄弟泰與朱曼君盤諸名流相契合。至是詩學益駸駸日上。乃天靳厥成。一棺遽戢。鐵肝鍊腎所得止此。此則孝廉所爲傷心短氣歿而猶視者也。映紅樓遺詩。童廣文廐年會爲刻之。然非全本。蓋据楊遜齋孝廉敏會所選者。縵雲詩長於近體。予最喜其七夕泊常州城外一律。云遙夜扁舟夢不成。起看織月照孤城。一宵楚尾吳頭客。萬古人間天上情。入世自知心計拙。浪游真悔別離輕。誰憐此夕毗陵道。獨聽荒江戍鼓聲。字字稱量而出。入世一聯運用七夕故實。不着痕跡。調高律細。集中壓卷之作。

寄禪上人敬安。今之皎然貫休也。道韻淵沖。挹之無盡。余初識上人在吾邑飯佛禪院。是日爲重陽前二日。風雨颯沓中。相見一握手。卽汨汨談詩不斂。至夜分始別。上人詩初學陶謝。五古多冲夷安雅之音。近歲又喜孟東野所詣。益超嘗有句云。袖底白生知海色。眉端青壓是天痕。又云天痕青作笠。雲氣白爲衣。王葵園祭酒極賞之。稱爲天痕和上。上人口吃。又不工書。每字點畫。輒隨己意爲增損。然余則酷愛之。以爲古拙有漢人遺意。勝於近今書家萬萬也。上人自撰二語云。不欲工畧存寫意。語不欲明畧存話意。其風趣可想。

梁節庵廉訪鼎芬詩筆超曠。十年前曾於孫和叔廣文樹禮處見其所書近作。中有洗肝亭雜詩二首。尤淵微有氣韻。茲憶而錄之。說食與夢他厥後同一無。何以口腹事可縛人間。姝吾神貴自然。潛乃達之徒。願拂衣上塵。迴念心地初。意質非神仙。勇退亦可敬。誰謂養生賢。世網不全命。歷塊易一蹶。萬里我不慶。深深隱淪者。天下以爲

柄。

侯官陳叔伊衍與鄭太夷齊名。近見其石遺室詩。疎宕。漢雋。無惡。作者為錄。近體數篇。辛苦。撐來。四品。官兩番。乞外。益時。艱嗟。余楚。漢方。流落。喜汝。江船。屢往。還除。夕輕。過名。士賤。宦途。未入。歲朝。開十年。心事。依然。否知。我無。如翼。際山。視蘇。竈。此雨。宜封。萬戶。侯能。將全。暑一時。收未知。太華。如何。碧想。見洞庭。無限。秋詞。客晚。來偏。隔水。故人。天末。又登。樓土。風莫。奏詩。休詠。守分。安心。作楚。囚。雨後。同子。培子。封對。月懷。蘇竈。兼寄。琴南。山邱。零落。盡顏。回華。表誰。知化。鶴來。五載。關河。拚死。別極。天兵。火助。詩才。對眠。恰聽。浪浪。雨不。飲真。成兀。兀杯。博得。北樓。圓月上。西風。來雁。任清。哀。次伯。兄韻。九方。相馬。已無。傳山水。知音。亦偶然。果爾。酸鹹。殊嗜。好不。應今。昨判。媿妍。梁鴻。下筆。思千古。鄭谷。論詩。近廿年。就裏。異同。離合。處可能。摸索。識翩翩。游琴。臺歸。再作。二律。視節。庵太。夷錄。

一。

詩僧寄禪。吐屬風雅。余嘗以近箸視之。讀畢。忽掀髯而歎。余問何歎。則曰。讀君詩。不能無和章。又須然斷幾。莖。吾為吾髮。致惜。是以歎耳。嘗言昔年為育王寺知客時。有武弁數人。聯騎入山。坐寺中。秋水閒房。絮絮論文。狀頗自負。寄禪與之語。落落不甚。酬答若甚。蔑視者。日暮將行。一衣狐裘者。作湖南鄉音曰。余等且漫漫余乎。余土懇切。漫漫余猶言緩緩行也。遂吟云。一步一步余。其一人云。余過育王嶺。相與大笑。寄禪在旁。應聲續云。夕陽在寒山。馬蹄踏人影。武弁皆驚絕。即長揖曰。頃者肉眼不識聖僧。知為師所哂。多矣。師必由儒而逃於佛者。不然何出。

詩話

九

語之神耶。因堅問生平。寄禪曰。過去已過去。何必問。又問在寧波住何寺。寄禪曰。孤雲野鶴。安有定所。拂袖遂去。武弁皆嗟然。終莫測其所由來。余於十年前曾聞人道此。而不知其即為寄公也。

寄禪詩善用影字。在長沙時。有以寒江釣雪圖索題者。寄禪題云。垂釣板橋東。雪壓菱衣冷。江寒水不流。魚嚼梅花影。又與人游嶽麓山。分韻賦詩。寄禪得領影二字。援筆吟云。意行隨所適。佳處輒心領。林深闕無人。清溪鑿孤影。湘人以其前曾有馬蹄踏人影句。呼為三影和尚。後與易實甫順鼎有僧道鬪影卷子絕句百餘首。江建霞標

黃公度遵憲輩皆有題詞。又與實甫同宿山寺。實甫賦詩云。山鬼聽談詩。窺窗微有影。寄禪笑謂實甫曰。君寫鬼影。未工吾意。易為孤燈生綠影。何如實甫詔曰。摩詰詩中有畫。寄禪則詩中有鬼矣。寄禪又有麓山看紅葉詩云。日暮蒼翠外。霜楓紅轉淨。夕陽如畫工。畫出秋山影。實甫亟賞之。欲以百金易為己有。寄禪謝之曰。黃金易盡佳句難得。窮和尚甘以窮餓死。舉卻阿堵物。勿溷乃公詩與也。實甫大笑。

濟源李伯元仁元有雨夜一絕云。燭燼寒房漸五更。暗風吹雨遍山城。十年前夜秋。千院闌外瀟瀟是。此聲伯元道光丁未進士官江西樂平縣知縣。權鄱陽寇。至力戰死。一家盡死。寇難王湘綺與伯元夙交。曾為撰傳。固烈士也。而此詩願纏綿婉篤。若是知從古無無情之英雄也。伯元又有中嶽廟一詩云。嗟峨納羣碧。莽莽見宮闕。二室接昏曉。萬象共突兀。杳冥山氣含。詖蕩地靈結。樓觀傲蕭穆。沈沈動日月。穹碑立無語。曾戴漢時雪。

據懷齋詩話

(續第四集)

南邨

後彩雲曲引曰。光緒己亥居京師。製彩雲曲。爲時傳誦。癸卯入覲。適彩雲虐一婢死。婢故秀才女也。事發到刑部。問官皆其相識。從輕遞籍而已。同人多請補記以詩。余謂其前隨使節。儼然敵體。魚軒出入。參佐皆屏息。鶴立。陸軍大臣某。時爲舌人。亦在引列。後乃淪爲淫鴿。流配南歸。何足更汗筆墨。頃居滬。有人於夷坊見之。蓋不知偃蹇幾夫矣。因思庚子拳匪之亂。彩侍德帥。瓦爾德西居儀鸞殿。爾時聯軍駐京。惟德軍最酷。留守王大臣。皆森目結舌。賴彩言於所歡。稍止淫掠。此一事足述也。儀鸞殿災。瓦抱之穿窗而出。當其穢亂宮禁。招搖市廛。盡入歌樓。夜侍夷寢。視從某侍郎使英德時。尤極烜赫。今老矣。流落滬濱。仍與廁養同歸。視師師白髮青裙。就鴛溜濯足。抑又不逮。而瓦會歸國。德皇察其穢行。卒被褫遣。此一泓禍水。害及中外文武大臣。究其實。一尋蕩婦而已。禍水何足溺人人自溺之。出入青樓者。可以鑒矣。此詩著意庚子之變。其他瑣瑣。概從略焉。曲曰。納蘭昔御儀鸞殿。曾以宰官三召見。畫樓珠簾調御香。金床玉几開宮扇。明年西幸萬人哀。桂觀蜚簾委劫灰。虜騎亂穿驛道走。漢宮重見柏梁災。白頭宮監逢人說。庚子災年秋七月。六龍一去萬馬來。柏靈舊帥稱魁傑。紅巾蟻附端郡王。擅殺德使董福祥。憤兵入城恣淫掠。董逃不獲池魚殃。瓦會入据儀鸞座。鳳城十家九家破。武夫好色勝貪財。桂殿秋清少眠臥。聞道平康有麗人。能操德語工。德文狀元紫誥曾相假。英后珠旒并寫真。柏靈當日人爭看。依稀記得芙蓉面。隔越蓬山二十年。瓊華島畔邀相見。隔水疑通銀漢槎。催妝還用天山箭。彩雲此際泥秋衾。雲雨巫山何處尋。忽報將軍親折簡。自來花下問青禽。徐娘雖老猶風致。巧換西裝稱人意。百環螺髻滿簪花。全匹鮫絹長拂地。鴉娘

催上七香車。豹尾銀鎗兩行侍。細馬遙遶。螯路來。韞羅果踏金蓮。至歷亂宮闈。飛野鷄。荒唐御座擁狐狸。將軍携手。瑤階下。未上迷樓。意已迷。罵賊翻。噉毛惜。惜入宮。自詡李師師。言和言戰。紛紛紆久亂。殺平人及鷄狗。彩雲一點。菩提心。操夷獠。在纖纖。手肘。篋休探。赤側。錢操刁。莫逼紅顏婦。始信傾城哲。婦言強於辯。士儀秦口。後來虐婢如。虺螻。此日能言。賽鸚鵡。較量功罪。相折除。僥倖他年。免環首。將軍七十虬髯白。四十秋娘盛。釵澤普法戰。罷又今年。枕席行師老。無力女閭中有女。登徒笑捋虎鬚。親虎額不隨。榮弧臥花單。那得馴狐集。金闕誰知九廟神。靈怒夜半瑤台生。紫霧火馬飛。馳過鳳樓。金蛇。燄。聃。燔。鷄。樹。此。時。錦。帳。雙。鴛。鴦。皓。軀。驚。起。無。襦。袴。(見古樂府)小。家。女。記。入。抱。時。夜。度。娘。尋。鑿。壤。處。撞。破。煙。樓。因。電。窗。釜。魚。籠。鳥。求。生。路。一。霎。秦。灰。楚。炬。空。依。然。別。館。離。宮。住。朝。雲。暮。雨。秋。復。春。坐。見。珠。槃。和。議。成。一。閒。紅。海。班。師。詔。可。有。青。樓。惜。別。情。從。此。茫。茫。隔。雲。海。將。軍。也。有。連。波。悔。君。王。神。武。不。可。欺。遙。識。軍。中。婦。人。在。有。罪。無。功。損。國。威。金。符。鐵。券。越。消。燬。嘆。息。聯。邦。虎。將。才。終。爲。舊。院。蛾。眉。累。蛾。眉。重。落。教。坊。司。已。是。琵琶。彈。破。時。白。門。淪。落。歸。鄉。里。綠。草。依。稀。具。獄。詞。世。人。有。情。多。不。達。明。明。禍。水。襄。裳。涉。玉。堂。鴛。鴦。惹。羽。儀。碧。海。鯨。魚。喪。鱗。甲。何。限。人。間。將。相。家。墻。茨。不。掃。傷。門。閤。樂。府。休。歌。楊。柳。枝。星。家。最。忌。桃。花。煞。今。者。株。林。一。老。婦。青。裙。來。往。春。申。浦。北。門。學。士。最。關。渠。西。幸。叢。談。亦。及。汝。古。人。詩。貴。達。事。情。事。有。闕。遺。須。拾。補。不。然。落。溷。退。紅。花。白。髮。摩。登。何。足。數。

田鶴亭先生詩舊曾錄之實詩話近復收得二律一爲南粵王卽當日羅李擱筆壓倒元白者也詩曰掃盡秦灰

與。楚。氛。粵。王。梗。命。詔。書。焚。輿。圖。不。肯。歸。劉。季。帝。號。終。須。讓。漢。文。兵。甲。百。登。開。繡。壤。桃。榔。一。曲。唱。釵。裙。老。夫。也。有。風。  
流。意。揚。燧。曾。誇。趙。氏。墳。其。一。爲。會。溪。坪。銅。柱。詩。曰。八。蠻。不。與。九。州。同。半。壁。南。天。一。柱。封。寶。氣。流。光。灘。有。鳳。神。峯。倒。  
影。水。游。龍。至。今。牧。豎。敲。碎。火。終。古。河。山。靖。塞。烽。過。客。增。興。廢。感。馬。王。祠。廟。認。芳。蹤。脂。粉。不。施。自。是。力。學。人。本。色。  
羅。子。源。詩。才。極。清。麗。每。讀。其。殘。篇。輒。有。裁。花。戛。玉。之。想。如。碧。沙。云。碧。沙。窗。外。午。風。涼。小。院。無。人。畫。漏。長。把。卷。不。知。  
春。已。去。落。花。紅。上。讀。書。床。桃。源。道。中。云。度。盡。山。層。與。水。層。桃。源。回。首。失。陵。嶂。天。心。似。愛。五。溪。好。不。放。青。山。到。武。陵。  
花。枝。云。花。枝。月。上。夜。迢。迢。門。掩。銀。屏。香。懶。燒。一。枕。清。寒。眠。不。得。可。人。天。氣。可。憐。宵。語。言。靈。妙。想。見。公。子。之。翩翩。一。  
才。子。之。名。何。嘗。誣。負。哉。

老友藍田。攄懷社中舊吟侶也。從軍萬里。不見經年。比知南村有詩話之輯。抄寄數語。冀之以永風流。和予紅粉。  
青衫涕淚新韻云。黃絹。千端。蠶尾。苦。青衫。一領。酒痕。新詠。史云。一劍。龍蛇。分。楚。漢。杯羹。父。子。況。君。臣。保。陽。感。懷。云。  
燕趙已無豪俠氣。澧沅猶有芷蘭香。三千世界花開遍。九萬前程鳥倦飛。最是江關蕭瑟後。陵夷雅頌待誰陳。詠。  
春草云。花間不老英雄氣。化作流螢尚有光。皆可誦之句也。

韓園秋老。漢宮荒歌。游歸戀夕陽。塘內蓮花千萬朵。不知誰是美人香。此大滌子自題墨蓮句。風致娟娟。畫亦。  
清耀稱逸品。亦一雙絕之作也。

紀阿男。詩人紫伯之妹。名映淮。著秦淮柳枝詞。有棲雅流水點秋光之句。王阮亭極嘆賞之。秦淮雜詩所云十里。

秦。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毵。毵。樓。雅。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者。是。也。

明初於金陵聚寶石城西關諸處建輕烟淡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有花月春風十四樓之稱厲樊榭賣花聲云花月秣陵秋十四粧樓蓋是也而秦伯虞太史題板橋雜記有云茉莉香中送晚涼渡頭桃葉趁湖忙十三樓上春如許草草山河已夕陽樊雲門調爽翁卜妾秦淮高陽臺詞亦云墮策闌坊一株紅柏遮門十三樓下秦淮碧側鳥絲親訪桃根俱有十三樓之語尙不悉所本

饒漢祥在湖北民政長任時有獻詩求用者饒氏答以詩曰廣廈無萬間大裘無萬丈惟有愛士志方寸自來往安得出肺肝化作彌天網鷓鴣與鵬鳥鉅細皆收養近將掛冠去身與心俱爽白雲倘可悅與子同遊賞此公狡獪正復使人哭不得亦笑不得

吳佩湘女士著有遺室吟稿詩清妙可誦如春日絕句云流鶯啼上綠楊枝人倦紗窗刺繡遲花壓闌干寒食近一簾微雨燕歸時可見一斑也



沈

海

著

超



說海題詞

超 著

一介書生救國難  
改良社會託稗官  
治安賈誼賢

良董都作畫圖壁上  
看

恩怨萬重健筆打迷津  
渡口列仙瞳蓋棺尙有一

坏土兒女英雄兩不降

閱歷情場態幾更  
營讒止棘詛駕盟寸心不爲網

羅死萬一天填恨海平

說海目錄

怨情 短篇 妬花風

史體 短篇 清宮慘史

刺時 短篇 鍛蠹機

佛學 短篇 莽和尚之姊

哀情 短篇 殘陽淚

實事 短篇 花開花落

偵探 小說 英人失蹤案(續第四集)

義俠 小說 刺馬記(續第三集)

滑稽 短篇 牛皮王

目錄

霽 鶚

海 漚

塵 因

天 醉

笑 雲

雙 熱

松笠譯

悟 癡

箸 超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

目  
錄



# 說海

怨情  
類篇

## 妒花風

霽 鶚

素芳姓姬氏。本蘇產。寄籍維揚。鬢齡喪父。母守柏舟節。家貧不能自給。備於某大姓家。素芳隨焉。素芳生而娟秀。既長。艷麗絕倫。雖布裙荆釵。而風韻自若。見者疑爲神仙中人。不知其爲小家碧玉也。

媼居大姓家。垂十年。誠樸耐勞苦。頗得主人憐。使素芳伴女公子讀。素芳性絕警慧。過目琅琅成誦。年餘能作小詩。每於月朗花妍。風和日麗。輒以吟咏自遣。偶有一二爲人所得。莫不交口稱許之。

時素芳年十六矣。有懺情生者。大姓猶子。而翩翩裙屐之美少年也。幼失怙恃。早撥芹香。具李太白倚馬之才。抱王仲宣無家之痛。且也文章憎命。世不宜琴劍。飄零爲人作嫁。適以事南旋。來依大姓。大姓夫婦頗愛憐之。館於耳室。供膏火焉。又以骨肉故。得出入閨闈。無所避忌。素芳執役往來。漸與生稔。然每值生。輒露羞澀態。初未常通款曲也。逾年。大姓以生苦岑寂。使授女弟讀。而以素芳副之。執經問字。與生日益親切。生亦愛其穎悟。用心指導。盡以所得授之。未期年。學業大進。有掃眉才人之目。素芳心德之。

先是媼有子。爲某營弁。以侵蝕軍餉。爲人訐發。統將執之。將以軍法從事。媼聞而悲泣。痛不欲生。素芳亦慘然不樂。生見而問之。具以實告。生曰。是易與耳。余友某君爲統。將幕僚。頗得信任。丐之。當可爲力。翊日果商諸其友。百端營救。卒免死充遼陽軍。自是素芳益感生德。思有以報之。

未幾。生忽抱病。展轉床褥。大姓。馭下。素寬。僕婢。偷情。竟無。伺應。之者。病骨支離。益形苦楚。素芳知之。慨然曰。公子。遇我厚。且有。大德。今值。患難。之際。正我。報德。時也。乃請於。大姓。任看護。之役。大姓許之。於是。素芳。日侍。生側。秤藥。量水。問煖。噓寒。衣不解。帶者。累月。生疾。漸瘳。而素芳。委頓。矣。

一夕。漏三下。生猶未寢。時方仲秋。輕寒襲袂。冷雨敲窗。坐對孤燈。覺百感俱集。正愁歎間。素芳悄然入。晚粧已卸。睡意猶濃。低鞞。烏雲。輕舒紅袖。手持短燭。以藥盞進生。而玉容憔悴。楚楚可憐。生視之。不覺感極。而悲鳴咽。良久。乃謂之曰。感卿將護。得免溝壑。桃花潭水。莫比深情。惟恨。顛倒。一身。無以爲報。倘三生。有幸。緣訂百年。與卿結茅。於六橋三竺之間。花前把袂。月下聯吟。焚妙香。而對美人。此樂。雖南面王。不易也。愛我如卿。或不以爲唐突否。素芳驟聆之下。紅潮。驟頰。益增嬌豔。少間。始靦然曰。妾於公子。心許久矣。況身受。大德。猶未報乎。今公子。不以蓬門。弱質。爲宗族。羞。使妾。得侍巾櫛。何幸如之。惟阿母。生姓。固執且抱。世俗之見。以貧富。論人。恐難。慨然相許。然當以。公子命。婉告之。或有以報命也。生大喜。所以慰藉之者。良厚。燭已見跋。始閉戶。去。自是。生日盼好音。不復作他想。矣。

一日。素芳倚窗刺繡。頓觸情懷。俯首停針。脉脉籌畫。媼適至。詢以何作。素芳沉思間。殊無所聞。媼訝之。問曰。何事。縈懷。恍恍若此。母語。汝不聞也。素芳至是。始知媼至。思乘間。一探母意。具以生語告之。媼不以爲可。且曰。公子。一貧如洗。家無立錫。以兒好手。足何患。無如意。郎以兒爲公子。婦誤爾。一生矣。素芳曰。阿母何墮世情哉。公子清才。

玉貌風雅。溫文非池中物也。況以小家女而耦世族。又何辱於我。媼聞之。頗怒。且疑女私拒之。愈決。素芳心雖勿善。而無如之何。乃以媼語告生。且囑無以此介懷。但閉戶攻學。倘明歲秋闈高捷。不患阿母不降心相從也。生聽之下。幃攻苦。以待秋試。乃媼自拒女後。防閑頗密。日惟督責女。紅無事。不許出庭戶。遂與生日益疏遠矣。素方雖處深閨。無殊犴狴。清愁萬斛。幽恨千端。咫尺天涯。徒縈夢寐。燈前月下。惟有背人彈淚而已。

曾有張某者。大姓舊僕。新任撫軍之紀綱也。僅識之。無自頂至踵。無雅骨。且工心計。爲撫軍司出納。積造孽錢。幾及萬金。舊與媼子友善。忽來謁媼。衣冠炫赫。氣概驕蹇。談次詢及素芳。媼以待字對。張夙稔素芳美。時方斷絃。擬作續膠計。聞媼語。頗屬意素芳。第以馬齒加長。恐不如媼意。思以計取之。於是三五日必至。必携飲食珍牢之物。貽媼。殷勤問起居。如子姪然。媼頗惑之。有坦腹意。張知媼之墮己術中也。乃倩冰焉。媼果不謀於女。竟許之。噩耗傳來。生驚魂欲斷。憤篋中燒石。啣精衛。難憤情海之波。夢警鴛鴦。徒起愛河之浪。隔紅牆於咫尺。宛若山河。怨青鳥之無靈。莫傳心曲。回天乏術。覆水難收。惟有咄咄書空。自歎緣慳而已。

一日有婢海棠者。以寸簡貽生。拆之。知爲素方所寄。其中有云。母也不諒字彼。僮奴月暗。藍橋人歸。沙吒自聞。噩耗本期一死。惟念老母暮年。有如朝露。恐掌珠遽失。悲痛傷生。則妾罪之重。百身何贖。況妾與公子原屬私情。尙無明約。倘效墜樓之節。翻貽身後之羞。反覆思量。柔腸寸斷。然而三生癡願。詎肯隨雲一片。精魂終當化石。嗚呼。今生已矣。但求來世之歡。公子前程遠大。望勿以兒女之情。墮風雲之志。則妾身雖去而心慰矣。臨穎涕泣。不盡。

欲言。生覽書大慟。以素芳近狀。訊之海棠婢曰。素姐自聞許字張氏。朝夕悲涕。不食已三日矣。言訖。匆匆自去。生知之心雖憤懣。而無力挽回。一任妒花風肆其猖狂而已。

無何嫁期已迫。素芳遂歸於張。然夫婦之間。宛如陌路。張雖百計取媚。而素芳終怏怏也。生自素芳去後。悲歌侷僚。益復無聊。時大府方遣派學生留學日本。生乃挽戚好說項。竟得與選。於是囊琴携劍。蕭然行李。作海外之行。抵日。肄業於早稻田法政大學。在苒五載。畢業返國。就試後。授職庶常。給假旋里。始娶於沈氏。沈故望族。女字叔鵬。美而能文。伉儷相得。時張之主人某。撫軍以貪墨去。官張以聲名狼藉。無留之者。倘來物已揮霍殆盡。素芳亦蓬頭垢面。非復舊時風韻矣。偶與生話及往事。輒涕不可仰。生憐之。以時周卹。始免流落云。

霽鴉曰。以素芳之才之貌。宜得溫雅如生者而偕老焉。乃其母以勢利之見。致素芳以貧賤終其身。雖云其母之失實亦我國婚姻不能自由有致之也。冤哉。

史體  
短篇  
清宮慘史

海 漚

清世宗既得大位。益以陰賊險狠手段。濟其苛刻乖戾之性質。在雍邸時。卽任用一般精劍術者流。謀奪儲貳。承大統後。信任劍俠。專凡不能明正典刑者。咸令劍俠輩暗殺之。

自奪嫡之禍起。世宗兄弟之間。悉爲仇敵。互相劫殺。毫無人理。世宗既登極。更不能相容。對於胤初黨徒。防範不遺餘力。摧殘幾無噍類。獨是胤禛等。受世爵厚祿之羈縻。而心中總未能甘服。嘗竊竊焉私議其事。世宗深知之。

雖未便遽行誅戮而一網打盡之心計固無時或已焉。

一日胤禛等宴世宗於私邸以江南某重要缺爲其心腹某向世宗要求之世宗未之許胤禛持之尤力聲色俱厲世宗大不樂蓋以禛等欲樹黨羽以傾覆己也酒未盡歡而散快快還宮是夜胤禛讀書於邸第私齋曳影半窗魚更三躍猝聞檐際有落葉聲心異之蓋平日相謀時此類俠客行徑知之有素兼之日間曾與世宗忤心知其故頗驚悸喚侍人無應者突一武裝人揭簾入謂胤禛曰老爺子（尋常宮中呼皇帝皆曰老爺子）問爺晚安禛良久無以對少選曰皇上命爾來何故要如何便如何耳武裝人遂出藥粉少許曰爺請服此卽永無災患禛猶遲疑武士出匕首逼之禛不得已服之甫沾唇立倒地武裝人翩然躍屋升樹去杳不聞聲

翌日禛室午未啓內監疑之呼之不應啓戶窺之室扃如故而室中虛無人惟地下有濕痕一片作殷紅色而已內監白之禛等禛心知其故不敢言遂含糊報胤禛卒而猶不自安恐世宗之加禍於己也乃入宮面世宗藉報禛喪以釋己憾世宗亦頷之復爲兄弟如初

由是禛等益自危陽示甘服陰爲自固計乃盛選技術之士晝夜嚴防一心自衛一心謀世宗世宗知之與禛等益交惡謀盡除之計日益毒於是宮中戒嚴如臨大敵臣工之稍有偏袒禛等者皆不知死所御溝中陳死人屍往往水爲之塞

桐城某生受餐於某監爲童子師有年矣賓主頗相得一日請於某監欲向宮內一游以擴眼界某監允之爲備



腰牌。置衣帽。冒爲內庭常供奉者。臨入戒之曰。入午門時。侍衛必乘人猝不及防。猛聲呼嘯。非常入者。必驚駭。失措。驚則執之性命不可保。每入一門。皆如此。然漸進防閑。亦漸疎呼聲。亦漸殺蓋。謂已歷入多門。必係常入宮者。非奸細也。某監既引生入。游覽畢。小憩於某監坐起所。某監亦內庭有頭臉者。其坐起所亦常爲聖駕所臨。幸謂生少坐。卽行。恐聖駕猝來。無避隱處也。正言時。忽聞宮監噓氣聲。某監驚曰。聖駕來矣。可奈何。無已。其暫藏匿床腹內。生入炕腹。從板縫外窺。頗清晰。見世宗盛氣入。盤膝坐炕上。俄有力士數人。牽一人至。面慘無人色。命之跪。不跪。曰。爾獨不念手足情乎。曹丕稱帝。卽窘曹植。然固未置之死地也。爾謀奪大位。計陷儲君。懼昆弟之不甘服。欲盡殺之。以滅口。獨不念衆口史筆難摧公理乎。世宗大怒。立批其頰。命力士縛其手足。出藥粉一小瓶。色白如雪。迫令吞之。堦下置一大甕。碎屍而埋之。其時鴉雀無聞。針墮地猶能作響。世宗坐炕沿。品茗吸煙。歷十餘分鐘。命啓甕視之。力士復命曰。畢矣。世宗延頸伸腰。向甕內諦視。力士微傾甕口。流出紫黑水。世宗尙悻悻曰。爾尙能罵我否。爾等速將此拋入御溝。仍使與濁流伍。力士擡甕去。駕亦隨出。某監送駕迴。出生於炕內。謂之曰。今日之事。皆見乎。曰。見之。曰。稍露風聲。爾我皆無死所。我今值未能卽歸。明日尙有要事相商也。生旣歸。自料無幸。然脫離無計。遂乘間將事之始末。密書一紙。破棉袖而藏之。以待某監歸。

次日某監來。謂生曰。先生禍由自作。昨日我未歸。冀老爺子不問。或不知。卽可無事。晚膳畢。老爺子突問曰。日間炕內何人。爾真大膽。甚怒。我急跪地。磕頭。奏爲我戒。聖怒不解。立命殺先生。我實無如之何。計所以報先生者。惟

先生死後。送靈還故土而已。頃尙有宮人押以來。先生速料理。生泣曰。事已如此。更復何求。異鄉人鬼。惟生者矜之。某監泣與訣。訣已出藥一服。令生飲之。生既死。監歸其殯。稱病歿焉。後數月。生家人檢點箱篋。獲生絕命書。始悉生死由然事。關宮禁秘密。稍簸揚禍。且立至。仍不敢爲外人道者。殆百數十年。逮清祚既斬。其戚屬始盡情傳播云。

刺時  
短篇 鍛 盪 機

塵 因

小樓一角。青燈粲然。一少年。睨其眉。黜其唇。搖其首。嚶嚶兀坐於窗下。其顏從碧紗中透出。與青燈相映。彌顯慘淡。案頭書籍橫陳。疊如秋山。壁上懸一掛鐘。擺搖作響。斯時少年忽而吮毫。忽而展卷。忽而口啣雪茄。表裏於斗室。

頻頻仰首。瞻壁上時計。若有無限思量。斤斤於此千金一刻也者。突一人排闥入。年可三十許。衣履楚楚。似時髦中人。少年見客入。急掩案頭稿簿。延客坐。寒溫數語。少年意不屬客。若有倦容。雖逐客之令。未頽而鬱鬱之態。早流露於顏色間矣。客伴不悟。少年益密伺促狀。俄而客曰。子近日作何排遣乎。少年曰。長夜無聊。不過於故紙堆中。選輯瑣語。作孺子戲耳。客喜曰。編小說雅事也。少年連聲答曰。客誤矣。余之所謂選輯瑣語者。非小說也。夫小說。不過雕蟲小技。貢床頭榻畔消閒足矣。余不屑爲余之所箸者。論說言天下事也。客笑曰。子誠熱心第對於個人。將何求。少年曰。升斗計耳。客曰。然則月所獲若何。少年曰。日作一篇。少亦千餘字。月可獲酬二十緡。客曰。苦哉。

子舍終南。不出。而於海底覓珊瑚。毋怪其艱苦若是。少年詰曰。如子之言。又將奚術送窮。客答曰。莫妙於小說。少年搖首曰。裨官野史。烏足送窮。更烏足以救世。客大笑曰。書馱子。識時務者爲俊傑。丁此洪水橫流。子將胡術以操慈航耶。且陰蠶羈羈衆生。憫惜。又從胡處辨黑白耶。不觀各地輿論機關林立。而炎炎之大言。幾不一見。獨豆瓣瓜架之中。五光十色。於此可見一斑。子若拘拘一隅。恐未挽狂瀾。而先成餓殍矣。少年聞之。瞿然。半晌不語。心忤忤若。爲客言所動。復轉其怡然之色。而問客曰。子又有何術。能操投時獲利之左券乎。客曰。余於其間。辛苦十年。備嘗個中況味。安得罔秘訣。少年請言之。客則箕踞於榻上。仰其額。睨其睛。口頻頻吸手中之雪茄。良久始搖首曰。此中妙諦。匪一二語可瞭。子或過我。一談日後。再與子語。少年異之。然不便直逼其言。終疑其術也。無何。客辭出。少年返室。細嚼客之言。復念其驕矜之態。既憤而羨。中心忐忑。竟夜不寐。

翌晨。日甫出。少年披衣起。復自忖曰。凡事貴自立。胡仰人鼻息。爲遂不踐客約。復罄其囊中之資。從坊間購買說部十數種。所謂曹雪芹之金石錄。施耐庵之水滸傳。蒲留仙之聊齋誌異。其他三國。列國。征東。平西。諸演義。囊括歸來。雲積盈案。則將曩日之經史百家。法政叢編等類。束之高閣矣。爰是環誦其新購之書。意在竊取。豈期大失所望。幾無一字足以剽掠者。誓已惟別開生面。創一政治說部。紀載近世官吏之事蹟。自謂足以誇耀一時。兩閱月。脫稿矣。卽持往客寓。恰遇客已踵至。延入坐。少年出卷與客曰。子觀吾近時之作何如。客略覽而答曰。子又入迷途矣。少年愕然。客曰。不合時宜。少年詰其故。客曰。近時說部之流行品。如豔情也。哀情也。苦情也。俠情也。奇情

也。種。種。不。出。於。情。字。範。圍。者。斯。爲。上。乘。滑。稽。則。次。之。偵。探。又。次。之。社。會。小。說。已。視。之。膜。不。關。心。若。國。字。家。字。一。部。中華。新。字。典。早。已。刪。却。更。從。何。處。云。政。治。諷。刺。脫。爲。當。道。嫉。乃。自。作。孽。矣。少。年。聞。之。思。遂。焚。其。藁。復。求。策。於。客。客。曰。子。既。欲。涉。獵。斯。道。當。從。言。情。着。手。記。事。不。必。提。其。要。纂。言。不。必。鉤。其。玄。緝。擗。擗。爲。得。耳。少。年。曰。吾。知。之。矣。如。近。時。林。琴。南。何。如。客。曰。詰。屈。聱。牙。匪。利。時。之。品。少。年。謂。研。人。何。如。客。曰。平。淡。無。奇。少。年。又。謂。著。孽。海。花。之。東。亞。病。夫。何。如。客。曰。老。生。常。談。思。想。腐。矣。少。年。曰。然。則。奈。何。客。曰。宜。多。讀。古。今。詞。賦。遍。覽。中。外。報。紙。少。年。謹。受。之。如。法。以。施。未。幾。編。一。說。部。似。覺。靈。活。多。矣。迨。至。半。文。思。頓。澁。卒。不。能。以。終。篇。一。日。於。坊。間。購。得。淵。鑑。類。函。子。史。精。華。韻。海。大。全。各。一。部。展。誦。之。大。喜。爰。是。未。竣。之。稿。得。此。而。一。夕。竣。矣。

次晨。携卷趨客之寓。出其稿示客。欣欣有得意之狀。客覽畢。贊曰。斯篇足以言情矣。少年聞之。色益得復。悄悄言曰。枕中秘。吾已得之。此後雖倚馬萬言。吾弗愿也。客異其言。詰之。少年曰。子胡故作斯態。遂述其購書之事。復笑曰。吾獲此筆走龍蛇矣。客微哂之。答曰。子之法固妙。終非捷徑。且潤時事之詞藻。間有不可得者。奈何。少年語塞。客復曰。子既以余爲良友。余可舉余之心得而告子。少年肅然謝之。客即起身。偕少年從榻後一門。晉室暗如漆。燃火燭之一案。設於室之中央。文具全備。四壁粘貼紙籤。密如鱗甲。墨花脂跡。模糊幾不可辨。少年茫然指壁。詰之。客曰。此卽余之文庫。復指曰。某籤係某報。麗句某行。係某書。妙辭分類。析科瞭如指掌。欲需何種。則信手拈來。皆成妙諦。較子徑徑於案頭尋章摘句。爲何如。少年低首歎服。隨客出室。索客之近作。客遂於篋中出一卷。縹帙湘

囊裝演精緻書眉之左大書(文學大家小說巨子)八字次則客之姓氏又次則(纂譯)二字眉之中央酒(新  
 新情史)四字知為斯卷之命名斯時客復掩卷向少年曰新新情史之取義奧妙靡涯今為子一剖析之情史  
 蓋言情中之歷史也吾國向有情史一書今坊間又有新情史刊出余之所謂新新者蓋言其新而又新者也第  
 新新二字非余杜撰乃引經據典而來如春申江上之新新舞臺即是一證言畢少年贊賞不已復展卷第一頁  
 迺客之小影也再展一頁迺自序再展數頁迺友人序言暨題詞再展數頁迺目錄於是一卷已去其半矣開卷  
 第一章雙圈疊疊幾不辨其字句客指卷中首行曰此余極得意之作復大聲誦曰「烟鎖六橋弔夕陽於杏花  
 村裏舟迷三竺賦落紅於桃葉渡邊」誦聲未息則以手指之連圈於案上曰如此寫景即蘇東坡之赤壁賦歐  
 陽修之醉翁亭記亦不過爾爾少年誦之復與客曰佳則佳矣然吾尚有大惑處客請言之少年曰如六橋三竺  
 迺西冷風景而杏花村桃葉渡又在秦淮之中相隔千里奚能一筆渾成請問其詳客聞之色沮良久曰發端一  
 節蓋鋪景耳照例文章不過一二句老套求工在字句雅麗即得矣何拘拘於地形要知斯卷迺言情非地理小  
 說也少年復閱至中卷間有(唔)(你我)(哎唔)等辭少年復指之曰此段似近白話客正色曰子大謬不觀  
 近時文豪吳稚暉先生上大總統書洋洋萬言中亦雜有白話蓋俏皮語也若概用文言則余文庫之中恐未能  
 周備且此種體裁於出版經營則有莫大利益少年復詢其利益何在客曰首尾冠以麗句則文言削却首尾則  
 白話節長束短而新劇本又成矣一舉三備孰勝於斯少年曰佳固佳第閱者恐有流言耳客曰子洵書獃子余

於編輯人之下。特注一譯字。其過。諉於原本。吾不承其咎也。少年聞客言。擊節不已。曰。妙哉。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從此少年與客合力纂書。成篇完卷。或注少年口述。或注客之潤詞。實則同作壁上觀。

窮年累月。二子纂編成帙者。不下十數種矣。一日少年於街頭。購得一新聞紙。其末版之尾。載有徵文廣告。其文曰。頭等每千字酬洋六元。次者四元。再次者二元。不合格者。短篇原稿。恕不奉還。長篇日後另寄。少年閱畢。欣然歸商於客。遂盡所有。囊括而去。默念必獲重酬。即不然。以末等計之。亦可觀矣。爰是各拍一照。附稿而陳。蓋恐閱者不知著者之真面目。且藉此以廣招徠也。孰料黃絹。携去青鳥。音乖二子。惶急其躬。趨報社一詰。究竟其執事游移。稿尙未閱。又數日。往詰之。主筆者乃痛書書中之病。客曰。然則斯卷能受乎。主筆者曰。受可。第價值不昂耳。客聞之喜。自付卽末等。每千字亦得兩元之酬。總算可觀矣。遂曰。任君算之可耳。主筆者。即於卷中。反覆之。選一篇幅極短者。餘則璧諸客。曰。此皆不合時宜。謹奉。趙客不得已。請其價受者之酬。彼遂於篋中。取小銀十角。畀之。客愕然曰。余算斯篇。計有一千八百五十一字。卽以末等算之。應獲三元七角零。二釐。要知文人。一字須構半日思。心碎血枯。非毫釐可耗。今以二釐奉。贈則吾已虧耗矣。胡贈吾以小銀十角。彼哂曰。子言固是。第本社徵文。向有定例。凡於千字之外。不出二千之數者。概以千字計之。其定額。純係五折。一律小洋。子之稿。一千八百餘字。贈小銀十角。正公平之酬報也。子幸投於本社。苟投於他所。正恐未必若是之優。且投稿完璧。歸趙者。又有幾人。客與少年商之。惟囊底空空。百事待舉。無已。囊其酬金而歸。核之。僅敷雪茄費耳。未幾。於某報之末。見有

小說一欄。其意與少年篡者同。僅更換首尾。改易姓氏而已。少年閱之大憤曰。狡哉。彼篡竊他人之作。不啻挖我之肺腑矣。客慰之曰。子何傷。彼對於吾固可憤。要知吾對於人亦如是。又何憤乎。少年無以答。邑邑而罷。從此二子。雖不能如初志。然蠅頭蝸角之利。亦源源而來。

經年。二子之技將窮。少年謂客曰。邇來效顰者衆。賴此區區。恐難持久。吾等當以長計之。客然其言。互相籌劃。少頃。客拍案起曰。得矣。少年詰其故。客曰。組一雜誌。何如。少年曰。善。內容若何。客曰。重在說部。游戲文章。次之。詩詞小品。亦可擴占篇幅。即不然。舊時印本之崑曲。京調。新劇本。亦流行品也。少年聞之大喜。爰是纂輯原料。未幾。將付梓矣。適一鄰家子。過而詰二子曰。子等欲組一雜誌乎。客曰。然。鄰家子請言其內容。客悉以告。鄰家子哂曰。吾弗來。子將誤矣。客異之。鄰家子曰。雜誌有三要。首重封面。次重圖畫。最末始及文字也。蓋因一般購閱者。非拘拘於文字良窳。其購買原因。乃在封面之緋麗。圖畫之精緻。裝潢之工雅而已。不然。卽文如蘇海。韓潮。殷盤。周誥。苟無仇質。甫寫春之筆。終不免補苴罅漏也。二子大喜。如法行之。爰是費巨貲。購得時裝仕女一幅。鑄爲封面。圖畫之首。刊二子之肖像。次則二子之室人。又次則近時名伶及新劇巨子之化裝影。不足加以名妓女伶之小影。竊取複形裸體之明信片。仍不足無以足之。客謂少年曰。不若吾二人化粧拍一新劇影。匪獨本雜誌之異彩。且吾二人亦增一頭銜矣。少年大悅。卽准備出版之資料。告白之法。螺可與藥房相頡頏。已而出版矣。果門庭如市。購者絡繹不絕。一時洛陽紙貴。二子遂大獲其利。衣飾飲食。不似曩日之枯槁儼然。非肉不飽。非綉不裳。矣。電燈閃

灼車馬如龍。鬢影微光。時往來於街頭巷裏。如穿花映蝶。翩翩來去。畫閣紅樓。笙歌盈耳。幾如不夜之城。壯矣哉。十里洋場。不媿世界第六都會也。二少年衣輕裘。擁美妓。駕汽車。矚矚於柳烟花霧之中。欣然有不可一世之概。一則某社之編輯。一則撰述也。編輯者誰。卽余之所謂客撰述者。迺少年也。二子從酒肆歸。酩酊醉矣。各安息於己室。適手民送大樣來。須著者校之。急待付印。少年迺移電燈於榻畔。擁衾而閱。豈知醉眼朦朧。閱不數行。卽昏昏睡去。恍惚二青衣侍於榻前。促之行。堅却之。不可遂隨之。往黃沙。無際白草。橫天又是一番景象。不似人間世矣。少年不良於行。二青衣肩輿。至今少年乘之行。乃如飛較。平素所乘之汽車。尤加速也。俄頃百雉高垣。巍然屹立於目前。若一大都會也。者少年乘輿進。見其塵市蕭條。光黑似漆。往來之人。蓬首垢面。怪狀奇形。復觀其道。迺足跡。素未履過者。少年過此。毛髮悚然。又須臾。抵一廈。柏署松廳。威赫無狀。乃公衙也。少年大愕。私詰青衣。二青衣曰。汝已爲人認。少年始知被逮。第弗審犯何罪。隨青衣入至一大堂堂額懸一匾曰（森羅殿）字大於斗旁。懸一聯曰（怕世人不知黑白）（到此地卽辨是非）案頭勅印。籤令具備。旁列差役。貌似牛鬼蛇神。赴赴可怖。階下鶴立十數人。躡足待罪。少年視之。則客亦在。而鄰家子及某報社執事者。俱在。餘者莫知姓氏。察其狀。若同類者。少年方欲詰客以狀。突聞堂後。春然屏闥。侍者寂無聲息。一青衣手冊出。後隨一古代衣冠之顯者。濃眉巨目。黝首虬髯。高坐堂皇。手握朱筆。彷彿點名狀。而不知姓氏者。已魚貫而上。跪案側。顯者厲聲喝曰。陽世黑白。幾爲汝輩淆亂盡矣。吾五千年堂堂文鬱之中國。所以雄踞亞洲者。端賴巨筆尖兒作砥柱。今汝輩東竊一鱗。西取



一爪或吸人之骨髓。或剝人之精華。或剝此卷之皮毛。或偷盜彼書之結構。可憐一部新字典。今已五開八裂矣。汝等既不關心教育。又不注意人心。一味韻綠題紅。專寫偷香竊玉。花晨月夕。長歌天桃之章。淇上桑間。低唱標梅之什。炫人耳目。顛倒是非。在汝輩既獲鉅利。又獲盛名。而一般青年兒女生。生爲汝輩送入枉死城矣。國粹淪亡。斯文已喪。蒼生誤盡。蠹國文豪。陽世無此法律。禁汝自由。泉下早定新刑。專待汝輩云云。

言畢復呼請刑叱叱一聲。階前百諾。俄而衆役擡一刑具。至身長七尺許。形如伏虎。額鑿三字曰（鑿蠹機）虎口怒張。舌倒捲。左右爪長伸。鋒如利刃。量其度恰與人之左右腕合。虎腹鱗鱗如伯什利刃。蓄其中。形似劍。設於堂之中央。顯者叱犯中爲首者曰。鑿差役蜂擁而前。將其縛送於虎之腹底。虎牙一叩。斯人之腦已裂。目已抉矣。虎舌一捲。斯人之舌亦芟矣。虎爪一撲。斯人左右腕亦斷矣。虎腹之利刃。插於斯人腹中。各向內搗。斯人之五臟俱露。復左右分。斯人則五開八裂。魂飛血濺矣。絲是次第。鑿之迨及少年。少年愚不知所措。怒嚔一聲。汗流浹背。醒來乃南柯一夢也。醉眼惺忪。於慘澹燈光之下。彷彿見稿中字跡。個個腥血斑斑。

塵因曰。少年者誰我也。客爲誰亦我也。鄰家子誰我也。某報社之執事者誰亦我也。四子皆我。我即四子之化身。我又以一我字。而昂世間之如我者。鑿蠹機非新刑也。卽我素持之溫犀并剪也。我則以此機鑿字人。奚不持此機以鍛我循環之理。因果如是。知我者幸毋作敲牙割舌之誚。

佛學 小 說 莽 和 尙 之 姊

天 醉

天醉生至。李生所請。李生談禪。李生曰。吾豈能談禪者。吾試爲子言學禪之女。

吾友有吳生者。廣陵巨室之子。裘馬翩翩。美少年也。少得良師友。於學無所不窺。尤深於內典。年二十二。挾健僕四人。出作汗漫遊。聞華山之勝。西行時。中原鼠盜出沒。林莽間爲行人患。一日將近陝州。日已夕矣。生率諸僕。循途而進。時及戌刻。月爲雲掩。不能辨路。方皇惑間。有盜掩至。約十餘人。欲襲生行李。生驚墮馬。三僕聚而護生。一僕名阿斗者。隻身敵羣賊。羣賊皆持刀。向阿斗狂斫。而阿斗手拔道旁短樹。回旋而舞。忽聞鏘然有聲。則一賊之刀墮矣。阿斗伏而取其刀。起擊賊。一賊吼曰。吾臂斷矣。旋覺倒臥者三人。餘賊盡奔。阿斗不追。還而視生。其三僕之長者曰。吾固知汝之足以了此也。僕之長者曰。王三技尤勝於阿斗。阿斗師之。餘二僕亦王三之亞也。

生家既富於資。故其父糾此四僕以衛生。行此夕。遇盜。竟藉以無恙。雲漸移。月微明。覓得小逆旅。逆旅主人亦盜侶也。知生率諸僕殺其友。謀報厥仇。乘生寢。撬戶而入。欲殺生。王三臥於地。觸其足。醒奪主人劍。判其腦。明日吏至。知罪在主人。僕爲衛主。計無罪。生出金葬逆旅主人而行。

吳生既行。鼠盜隱迹其後。每欲乘怠擊之。而吳生僕輩警備甚嚴。終不敢動也。吳生謂阿斗曰。子前夕以一人殺五盜。技固工矣。然他盜不退。子必敗。阿斗曰。此易事耳。吾力疲。吾師王三繼之。則盜又何能爲。王三曰。吾嘗夜行入深山中。首觸奇鬼之腹。仰首始見其面。髮散而睛赤。鼻凹而唇闊。伸一臂攫我。而挾之於腋。我不敢聲。隱以手探囊。得小刃一。用刺鬼脇。鬼大噉。擲我於地。舉巨足蹴我。我躍出其後。自其背而推之。鬼竟立不動。我懼而奔。

鬼轉而逐我。勢且及我。舉巨石擲之。中鬼額。鬼猶前進。若不覺也。我不得已。乃閃入樹林中。緣高杉而上。鬼目炯炯。覓吾不已。既而見我在樹上。乃合手以搖樹。樹倒而我墜矣。鬼大笑俯而視我。我乘其驕。即以左手挽其頸。右手扼其吭。鬼氣既遇兩臂。不能舉。移時而鬼死矣。吳生曰。子何以知其爲鬼。王三曰。吾守鬼屍。迄天明。惟血液少。許濕枯草間而已。非鬼而何。凡吾之力。可以殺奇鬼。畏盜何爲。吳生笑而頷之。既而阿斗又曰。吾家居時。火炎於鄰宅。吾牢有病牛。二吾挾而出之。其輕如舉。二卵。明日試之。則不能復。然此又何故焉。他僕曰。吾鄰少年作橫於卿里。力敵三十人。一旦晉我。我提之入河。如捉雞入湯。彼哀號不已。我乃笑而遣之。又一僕曰。吾之友。厚我得妻。年甚少。爲惡僧誘。奸僧力能舉石。石自置於頂。行十里不息。吾友乞我助之。鬪。吾至僧處。以二指起石。白轉之。如旋風。僧大懼。自此他去。不再至。吳生曰。甚矣技之不可以已也。然是日行及暮。諸僕皆敗於盜。

吳生與四健僕。且行且語。時方秋初。暑未盡也。阿斗曰。今夕月望。天無片雲。吾輩夜行。殊佳。王三曰。吾腹患飢。得飯後。乃能行。然王三之意。殊不在飯。行囊所貯牛脯。足以療飢。而王三不欲噉。其意蓋在酒也。王三固力士。而嗜酒。特其嘗臥破屋中。聞鄰舍酒香。踰垣盜飲。手巨杓。狂吸至醉。釀酒者醒而見之。見爲王三。憚其力。不敢近。隱糾十餘人。縛之。王三一吼。十餘人皆靡。釀家主人。少年嬌居。聞警起呼。王三曰。三哥快人。吃吾家杯酒。何以喧爲。請入吾舍。更斟陳酒。供之。王三入而再飲。洪醉而歸。明日嘔瀉不已。病臥十餘日。乃起。歎曰。吾以好酒。故乃爲兒女。子所弄。然嗜飲如故。行過酒肆。必飲。而後行。阿斗知其然也。故調之曰。前行數里。當得酒肆。王三大喜。吳生曰。兵

燹之後村落邱墟風景荒落殊不耐觀吾甚悔此來王三曰吾昨飲於肆酒味亦殊劣吳生爲之大笑未幾果得一酒肆吳生下馬入坐壓酒者一奇醜婦人來往蹀躞狀甚恭謹吳生嘗其酒不能下咽自取牛脯啗之而王三與阿斗輩聚飲於側座吳生起謂王三曰日已夕矣盍訪宿所醜婦人曰宿此亦可吳生不應阿斗曰吾固謂不如夜行佳也醜婦人曰諸客自南方來不聞此間有莽和尚乎彼方待諸客諸客殆往而就死耳時王三已醉聞婦人言問曰莽和尚者何人乃欲殺吾輩婦人曰莽和尚者年十六七子身爲盜殺人無算吏不敢捕阿斗曰是何能爲王三曰吾必往除之吳生年少喜事又恃諸僕勇欣然躍馬而行諸僕從之王三且行且歌王三前阿斗與他二僕後吳生間之踏月影而行阿斗力士尤近滑稽家途中信口撰小說以媚吳生吳生知其誕姑妄聽之聊以自遣阿斗曰吾鄉有寺曰白雲寺有僧自遠來據而主之僧能畫能詩鄉之秀才皆與之遊願僧性淫聚尼媪而閉之隱室裸而相逐吾方少年博而負意僧富夜入寺踞僧臥室之頂起其瓦而窺之見尼媪十餘人對僧作種種態爭先後就僧僧竟不倦天將曉尼媪散去僧留一老嫗與共飲盡高梁三巨瓶乃寢吾怒僧甚入而捫之僧方酣臥乃殺之媪覺而躍起曰奈何殺吾所愛口念阿彌陀佛不置余笑而出恐事發故遠遁彼僧者奇人也使其未酣吾力不足以死之王三曰僧固不可測吾所遇一尼尤奇吾少嘗爲盜入一富家室富家有女少寡大歸擁奩甚富吾率儻劫之女方與一少尼共坐相與誦經不歇余之儻持白刃脅之少尼出一指點其額余視之已仰臥不能起矣余駭極而奔吳生曰是一僧一尼者未知視酒肆婦人所云莽和尚者何如阿

斗曰。莽和尚者。無是公也。酒肆婦人計留吾輩。宿博取金錢。故撰斯言以嚇吾輩。王三曰。此言近之。卽有莽和尚。如彼所云。亦難信耳。何足畏言。未畢。一人自叢樹間躍出。大聲曰。汝輩何來。何罵莽和尚。王三駐其馬。令曰。吾自殺和尚。阿斗輩自護主人。阿斗前行。近吳生。而和尚已牽生下馬。掖而疾走入山蹊中去。王三阿斗共追之。然而和尚行徑熟。輕迅如飛。竟不能及。未幾而和尚與生俱失。惟見空山月影。衰草霜華而已。

吳生文而弱。爲莽和尚力挾而行。深入山蹊。始冀阿斗輩救之。旣而追號之聲。漸以益遠。四望皆荒林頑石。溪流夾月。作叫囂聲。若爲吳生呼救者。顧自莽和尚外。無一人在其側。行近危崖。和尚置吳生於草茵之上。笑謂之曰。先生渴乎。吳生不敢答。和尚復問之。吳生徐視其面。則和尚者。貌美秀。甚眉目尤似好女。而年較弱。惟生儒衣冠。而和尚禿其首。不冠而短其服。手持一長劍。可三尺。有餘。撫視生。若憐之甚者。生大奇之。以爲如此人。乃孔武有力。樂於殺人。乃應之曰。吾固不渴。子何喜飲人血。和尚曰。吾嗜獸血。不嗜人血。嗜人血者。吾往做官矣。生曰。吾聞和尚殺人多矣。和尚曰。吾所殺者人。而獸者耳。生曰。今亦殺我乎。和尚曰。先生不爲官。吾固不殺。且吾殺先生。負吾姊矣。生聆其言。大惑不解。因問之曰。今將何以處我。和尚曰。吾奉先生歸家。所以處先生者。惟吾姊之命言畢。和尚自就溪側。掬流水飲之。還生。生曰。吾亦欲飲水。和尚乃出一瓢。就溪挹水。合手供生。生知和尚無惡意。心志稍舒。曰。和尚挾我至。奈追我者何。和尚曰。彼等皆盜也。行且殺先生。先生恃之爲健僕。是以虎自衛也。生曰。未必然。和尚曰。毋多言。請就吾家宿。

吳生既爲莽和尚所挾。不得已隨之而行。途中四望。兩崖山木如奇。鬼森立。秋風盪之。搖動作攫擊之狀。樹下草深及人腰。狐鼠跳擲其間。一徑橫斜。荆棘緣延。時時鈎衣欲裂。幸和尚前行以劍拂之。稍稍無礙。涼月照人。又似碧海。姮娥念少年孤客。陷茲困難。撥雲下窺。示哀憐態。生且行且思。謂和尚何如人。不可知。然彼謂吾僕。皆盜。殆有意耶。王三阿斗皆吾父。歷以護我者。在理不常有此事。且吾今欲遁。力不敵和尚。至和尚所。死生在其掌握。奈何。旋又念和尚自言有姊。和尚之姊。倘亦和尙一流人物耶。顧和尚言殺我。則負其姊。種種疑想。往復不能釋。乃問和尚曰。此去和尚家幾里。和尚曰。三里耳。行即至矣。又問曰。所謂和尚家者。佛寺乎。和尚曰。吾爲和尚。理應以寺爲家。生曰。然則何以有姊。和尚曰。吾姊者。非常人也。而佛也。生笑曰。然則和尚獨處寺中耳。稱佛爲姊。可謂奇談。和尚曰。以色觀有佛。有姊。以空觀無佛。無姊。若論心同理同。吾姊卽佛。佛卽吾姊。生聆其言。大驚。夫以據綠林仗白刃。殺人如戲。深夜行劫之惡僧。忽於山蹊月影中。作此禪語。可謂千古希有之事。生欲再詰之。念和尚奇人。不可浼以常語。乃曰。和尚之姊。是佛。我與和尚。亦何必非佛。和尚曰。此事待吾姊印證。不可誑語。欺人。生笑曰。吾與和尚之姊。無緣。恐不能作座下弟子。和尚曰。此非吾所知也。言未畢。一虎躍出。伸爪攫生。和尚以劍劈其腦。虎負痛躍去。生懼極。倒於地。和尚負生而行。

和尚負吳生。行甚疾。生於前。數時。問驚猜迭。作腦力爲之眩。伏和尚肩。上不一作聲。但閉其目。任和尚所之。既而和尚曰。至矣。生啓其目。則見古寺。狀極宏敞。自側門入。見其垣宇荒殘。門題崩剝。階前古柏。偃臥作虬龍形。其

根半枯。巨簾繞之。及階而上。則方石傾岬。履之欲墮。和尚以手扶生。生既上。和尚引之入佛殿。則象設皆臥於地。昔生於上月影斜照之。而臥佛猶作慈悲相。無恨容也。和尚入殿後。生隨之。荒徑百步。乃近籬門。和尚以劍撥之。門自啓。生入。則見小院一所。秋花黯淡。而芳馨之氣。襲人衣裾。院偏小室五六間。和尚導生入。則一鏡。煖然照見。四壁白。墨古畫一幅。懸於中。几榻設於畫之左側。和尚曰。夜深矣。先生睡。此吾入參。吾姊生唯唯而已。和尚既去。生視榻上。則清潔無纖塵。方欲去。外衣就寢。而和尚又至。手置茶器於几上。即反身去。生覈其芳甘可味。旋就枕。竟不能熟睡。朦朧覺有兩人。傍壁間或坐或立。凝視之一僧。一女。眉目宛然。然不作聲。生諦視之。則壁間所懸畫也。此畫爲摩登迦女。咒攝如來小弟阿難之圖。蓋係名筆。故於鐙光中栩栩欲活。

天乍明。吳生耳際聞衆鳥噴聲。憶昨夕事。恍如隔世。披衣出戶。見短垣四綠。叢竹離披。階前數畦。唯餘秋菊。心念此非盜窟。類隱士居。隱士爲盜。則又何苦而莽和尚者。貌近世家子。且有姊。學佛然劫人於路。寧非盜之爲耶。其姊者。又何如人意者。其俠耶。俠有學仙者。奈何學佛求之前例。斷云無之可也。忽又起一念。和尚者以莽名。而其貌甚美。其姊之貌。倘亦和尚類耶。使其姊如弟之美。則美人矣。美人而佛。殆佛之現女子身者歟。美人而學佛。則其爲功。當較常人爲難。常人之心。自制已耳。苟爲美人。其蘊情必深。人之與以情也。亦衆吾知其不能成佛矣。忽又起一念。和尚云。吾殺先生。吾負吾姊。則吾之與美人。其殆有夙緣者耶。吾家居時。有妻媚。我有妾。畏我。吾時時涉獵羣籍。與古人如對語。視粉白黛綠。猶糞土也。願自謂好色之癖。稱自天性。與花商恨。招月言愁。此種痴態。

集 五 第 素 權 民

時復有之。今此間美人安知非吾夙緣之所招耶。方念及此，又自噴曰：和尚云其姊卽佛，我奈何作此痴想。此時吳生念念不離情界，而和尚來矣。喝曰：先生早起何耶。

吳生見和尚至，整衣迎入，謂之曰：吾初至此，不能熟寢，以故早起。和尚曰：是亦無妨，但此間狼虎多，時時夜入吾院，吾視之若貓狗。先生，文士豈能敵耶。前此數月，吾出，吾姊挈婢玩月於階下，一熊突至，先犯婢，婢疾奔，勢且及姊，幸吾至，握其尾而擲之垣外，聞有聲，驚然。吾姊爲之一笑，先生以爲此事樂也。否耶。生曰：此真快人事矣。和尚曰：此何足言。吾獵於山後，倦而假寢，羣狼大至，四狼以口曳吾手足，他狼圍之而行。吾覺而猶伴爲死人，狼竟曳吾至一巨洞，聚而欲食吾肉。吾躍起，旋舞羣狼四奔，有墜澗而死者一狼，爲吾所扼，負而歸，煮其肉而食之。腥惡不可入口。人謂狼肉美，殆不然也。生曰：和尚好獵，和尚之姊不以弟殺生爲戒。耶和尚曰：吾姊固嘗戒我，然吾姊素食，吾不能耐，則時復行獵。言畢，和尚起曰：吾將與先生早膳。

和尚出，移時一婢携盤盪，至列於案上。和尚來與吳生共食，簡饌素潔，惟一盤爲肉品。和尚曰：此乳虎之肉也。生不敢食，和尚自食之。且曰：世間惡物不殺而食之，又何爲焉。自此日之後，吳生居於院中，日與和尚共食，願和尚食畢卽去。有時與談，生所言者和尚不甚酬答，和尚所言者多自叙其行獵之樂。生旣文士，聽之無味，而和尚見生惱，卽不復言。忽自去，生所需一婢供之。此婢荆布蠶服，而風致嫣然。生獨坐時，見婢至，卽引之，與言婢年十四五，天真爛然，不自拘束，亦甚樂與生近也。



一日生問婢曰爾何名婢曰吾固無名生曰人何得無名婢笑不言生又問曰爾主人何爲者姊弟二人居此荒山此外獨無人耶婢曰吾年九歲時已從主人來此矣其居此之故非吾所解生又問曰主人劫我至此將以何爲婢曰先生厭此間耶生曰吾性不耐寂寞婢曰吾將請於主人時時來此伴先生生笑曰獨不慮主人之疑耶婢曰獨居思侶人之情也何疑之有生曰如男女之別何婢曰男女便何如生曰以卿之慧乃不解此婢曰吾見吾主人姊弟相愛甚弟病而其姊手摩其腹弟病未愈姊垂泣不食彼二人者非男女耶人又何疑之有生曰吾與卿固非姊弟婢曰吾家有種菜之僕年六十矣嘗呼我爲妹吾疑其人可以爲吾之父奈何妹我若先生之年殆可爲我之兄生大笑婢曰先生何笑生曰天下男女之間尙有親於兄妹者婢曰先生欺我何者爲親於兄妹生憐其慙擁婢於膝以口親其頰婢曰即此爲親於兄妹耶生曰又有甚於此者婢曰何爲生曰男女共枕肌肉相摩非兄妹之間所能有之樂矣婢曰吾今夕必請於主人來與先生同榻耳生曰此何事而可請之主人爾主人必怒我與卿矣婢曰夜間無事吾與先生爲樂或當不禁生曰此事不可對主人婢曰此惡事耶生曰然婢忽正色曰先生奈何教人爲惡天下惡事何樂之有言至此而莽和尚至矣生遽釋婢而婢猶立不去和尚曰去將飯來

婢將飯至和尚與吳生食畢和尚曰吾姊怒我日出行獵不肯讀書天今且寒矣吾意倦於外出請先生教督何如生曰吾在此正患寂寞得和尚共讀固吾所願也和尚曰五經四史吾姊已授我矣三年而畢今吾姊日事靜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坐不暇教我。然時時督吾讀佛經。生曰：和尚固宜通內典。和尚曰：吾自明日始攜經來。此請先生教矣。吳生固嘗究心三乘。聞之頗喜。明日和尚手巨篋一發而觀之。則晉譯之華嚴也。白文無注。楷法精美。類名人錄本。生曰：佳哉。書也。和尚曰：是吾姊手鈔者。生大歎。美。心念女子手鈔巨籍。精美如茲。固天下慧人也。企羨益摯。手持經閱之意。殊不在佛經。而在和尚之姊也。和尚讀華嚴。有未解者。問之於生。生爲解之。有時生言近。和尚不肯信。持卷入內。出曰：吾姊之言如彼。生歎曰：令姊所造。非吾所及也。吾但能隨文解釋。令姊以禪釋。教能自轉。經不爲經。轉其已得。曹谿心印者乎。令姊卽佛和尚。前語不誣。卽子亦慧絕。他日必大解脫。吾雖略涉佛乘。不過聊資文筆。實無所得。在此無以益子。和尚曰：吾姊不肯放先生去。生曰：令姊佛地位人。何所取於凡人。和尚曰：此殆有故。吾亦不能解也。自此生日與和尚讀華嚴。晚飯後。生卽入而生所愛憐之婢。常於燈下與生作慙談。生旣知和尚之姊有得於禪學。必無閒情及己。乃於此婢。尚不能無情也。一夕婢謂生曰：吾已請於主人矣。今夕來伴先生臥。

吳生在莽和尚處。日與和尚研究佛乘。夜膳畢。和尚自去。婢來笑問曰：先生何時始臥。吳生曰：可以臥則臥耳。婢乃拂生衾枕。吳生憶日間之言。知婢且宿此。忽念吾以孤身客此。和尚蹤跡奇詭。孔武有力。而其姊。滿於內典。數月間未聞其語。未見其人。此其操行。清卓有異於常人者。今無故以婢侍我。理不可解。我率爾受之。非所以自處也。且日間和尚未言及此。或非和尚姊弟之意。婢子自爲譎言。惑我耳。果若是。則今日之事。必激和尚之怒。而吾

命。且。立。盡。卽。和。尙。不。殺。我。然。我。來。此。後。和。尙。姊。弟。所。以。見。待。者。意。似。至。厚。我。今。爲。此。明。日。愧。見。和。尙。矣。吳。生。豪。富。子。不。能。無。憐。色。之。念。今。作。此。想。正。其。根。性。深。厚。不。同。於。輕。薄。者。流。婢。見。之。笑。曰。先。生。何。思。之。深。吳。生。曰。吾。甚。愛。爾。顧。今。夕。留。爾。宿。此。如。爾。主。人。何。婢。曰。主。人。命。也。主。人。言。先。生。旣。厭。獨。宿。爾。可。往。伴。先。生。臥。耳。吳。生。曰。信。乎。婢。曰。吾。家。無。打。誑。語。人。吳。生。曰。待。吾。明。日。質。之。和。尙。婢。曰。此。小。事。耳。何。絮。絮。爲。今。夕。內。宅。之。門。閉。矣。吾。不。能。回。吳。生。無。奈。和。衣。而。睡。使。婢。臥。其。後。心。搖。搖。不。能。自。持。忽。念。佛。號。投。於。亂。心。心。無。不。靜。卽。默。念。彌。陀。佛。不。輟。移。時。竟。入。黑。甜。鄉。矣。天。明。生。起。婢。尙。未。醒。也。生。呼。之。乃。起。婢。曰。昨。夕。之。睡。大。適。卽。啓。門。而。去。

移。時。和。尙。來。取。經。讀。之。吳。生。時。欲。以。婢。事。詢。之。艱。於。啓。齒。乘。休。息。時。指。壁。間。所。懸。摩。登。迦。咒。攝。阿。難。之。圖。謂。和。尙。曰。此。事。見。楞。嚴。經。楞。嚴。所。明。乃。竟。究。堅。固。之。理。而。以。妖。女。攝。僧。之。事。開。其。端。婦。躬。撫。摩。幾。毀。戒。體。非。如。來。神。咒。則。阿。難。自。此。墮。落。和。尙。處。此。能。自。拔。乎。和。尙。曰。吾。學。佛。方。始。未。解。此。義。先。生。窮。究。佛。乘。妙。義。瀾。翻。荷。但。取。多。聞。而。未。明。真。心。則。欲。不。爲。阿。難。而。不。能。矣。生。知。和。尙。已。知。昨。夕。之。事。故。假。此。諷。已。因。謂。和。尙。曰。吾。未。嘗。以。成。佛。自。期。和。尙。何。爲。以。計。見。試。和。尙。曰。先。生。謂。遣。婢。侍。寢。之。事。乎。此。非。試。先。生。也。吾。姊。謂。吾。家。無。需。此。婢。當。使。之。從。先。生。去。先。遣。侍。先。生。聊。破。岑。寂。先。生。旣。非。比。邱。則。男。女。之。慾。自。世。法。所。有。不。欲。以。佛。家。之。律。和。繩。也。生。大。笑。曰。是。謂。我。不。能。成。佛。也。非。法。門。廣。大。之。義。矣。吾。能。以。佛。號。自。鎮。此。心。坐。懷。不。亂。可。以。自。明。和。尙。曰。此。仍。假。借。他。力。耳。未。足。恃。也。生。聞。和。尙。所。得。有。深。於。己。者。默。然。不。語。者。久。之。旣。而。曰。自。力。何。在。和。尙。曰。吾。亦。不。知。是。在。先。生。是。夕。婢。子。復。來。

吳生憶和尙日間之言。對此慧婢。興味索然。婢笑謂生曰。先生夕寢不解衣乎。生知其挑己。應之曰。獨睡則解衣。與爾同榻。衣不可解。婢曰。吾不解此言。願吾主人言。吾於三四月後當從先生南歸。先生許之。否耶。生曰。此又何不可者。吾家食指凡百餘人。加爾一人。不爲多也。唯爾亦忍離爾主人耶。婢曰。主人之命。吾敢不從。生默然。婢以手啓扉。曰。今夜月色佳。耶。月光自簾下適映其面。慧光煥發。如畫中人。凡美人之美。得月影照之。則動人益易。而羈客孤懷。雅人情。興其在。月夕則自然感發。生際此已不能自持。因携婢手啓戶。玩月。婢作慙語。生不復與酬答。旋入解衣而寢。明日和尙推戶而入。喝曰。何起之遲。耶。生披衣起對和尙。面有慚色。和尙曰。吾固知先生之有此也。天下之事。看得破。方把得住。徒以念佛澄心。以爲對治之法。是以藥治病。藥去而病旋生。假借他力。有時墮落。苟知人我皆空。色相俱幻。則西施南威亦泡影耳。何遽自礙。菩提生無以答。自是日後。生日與和尙同讀佛經。夜則擁婢而臥。和尙日益精進。而自文義之外。竟無以益和尙者。心甚不自安。一日謂和尙曰。吾居此久矣。不能無歸念。奈何。和尙曰。易耳。吾請之。吾姊。

(未完)

哀情 殘陽淚

笑雲

綠柳數行。紅樓一角。微風過處。千條萬縷。隨風作起。眠而小蠻腰樣。纖弱無力。一若不勝其春困者。樓之四圍。周以短牆。牆外桃樹。交枝連陰。萬花齊發。且成林焉。時則一抹斜陽。返照入花叢深處。疊錦堆霞。作一片可憐。紅花底。隱隱似有人影。負手獨立。仰首樓頭。喃喃自語。語細不可辨。忽又低頭頓足。微聞長歎。往來蹀躞。無少停。既則

雙目復直注樓頭。顏色慘變。神經若驟感。非常劇痛者。淚珠錯落。奪眶而出。點點滴滴。直與桃花紅雨。萬點齊飛。撲簌襟袖間。夕陽既下。始收淚。躑躅前去。嗟乎諸君。此其人必其胸中有至悲極苦之隱痛。不可以告人。悵望樓頭。痛揮情淚。一若來與此一席地作長別者。雖一段傷心之史。尙未能得其真相。而默揣情狀。固望而知爲傷春人也。

舊地重來。新愁疊起。傷春人。一掬淚。痛灑於花陰之下。迄無人過。而慰問之。此豈青衫心事哉。一管夢中之彩描。來恨裏之波才子。佳人同歸。一哭良可喟也。王生懷玉。字夢珊。家世幽燕。先代以經商起家。雄於財。父漱泉爲名孝廉。夢珊生九歲。喪母。有弱弟三歲而殤。玉樹臨風。一枝挺秀。父愛之甚。雖讀書。未嘗督責。夢珊益自刻勵。稍長。工詩歌。善劍術。尤豪於飲。嘗往來燕趙間。酒酣耳熱。拔劍起舞。舞悲歌慷慨。跌宕自喜。長於情。嘗謂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彼道學家。斷斷言性。纔說着情字。便爾怒目相爭。斥爲無禮。其實性情原非二物。離情言性。無非一副假面目。烏能得人情之正哉。其父聞而笑曰。痴兒論性。言情頗多。見地只恐心地不能超脫。致爲情誤。則春蠶作繭。層層自縛。墮入情魔。骯髒此大好青春。是可慮耳。嗟嗟。孰意夢珊始則長於情。繼則溺於情。終且佗傺無聊。卒以情死。而其結果。竟不出乃父之逆料耶。

歲月不居。年華容易。夢珊年二十矣。隨其父宦游浙中。浙江固所稱佳山水。夢珊之來也。以春三月。山容含翠。柳眼舒青。大好春光。都可人意。蓋夢珊燕人也。自北而南。所歷名山大川。固已飽餐眼底。發爲歌詠。一一盡收作笑。

囊中物。惟此西湖風物。晴光。灑灑。雨色。空濛。彷彿於詩中。遇之。柳浪。閒鶯。花港。觀魚。又彷彿於畫中。見之。迄未能親歷其境。而一駐游蹤也。今也。人來勝地。逸興。過飛。以多情之夢。珊固知其對此良辰美景。別有一番用意矣。

西子湖頭。一少年策蹇。背詩囊。得得前行。非王生夢耶。夢珊何往。訪艷跡耳。柳色深藏。蘇小之家。不知安在。聞僅有一坏土耳。深深葬玉。鬱鬱埋香。是不可不一爲憑弔者。行行重行行。而三尺孤墳。赫然在望矣。叢草亂青。野花齊發。枝上啼鵲。一聲兩聲。恍若美人香魂。隨風栩栩。飛上枝頭。再泣再咽。訴身世之悲。以待有情人之來相憐惜者。夢珊徘徊良久。對此茫茫。百端交集。因即誦花月痕句。『寂寞獨憐荒塚在。埋香埋玉總多情。』引吭高歌。至再至三。霎時間。腦海思翻。騰作勢。迴環往復。一瀉千里。而銀海嫩波。亦幾如流泉湧出。灑遍千行。濕盡香塚一片土矣。嗟乎。夢珊何傷心。一至於此。痛美人之淪落。慨身世之飄零。盡情一哭。所以發其抑鬱。無聊之思耳。

蓋夢珊雖年纔弱冠。而悲愁境遇。已親嘗之。葦蔭先凋。弱弟不祿。膝下相依。惟此白髮星星之老父。千里家山。一官出守。宦海風波。正不可測。而一念及大好光陰。背人在苒。青春不再。來日大難。只此眼前所見黃土一坏。長埋千古。當年檀板金樽。今日斜陽芳草。幽情豪氣。一例沈淪。劫餘軀殼。更復留得幾時。他日者。一葉隨風。飄然歸去。亦惟賸此纍纍荒土。爲千秋紀念品而已。夢珊作如是想。其傷心宜也。落日銜山。暝色四合。夢珊始跨驢循舊路。歸入見老父。父曰。兒安往者。來何遲也。夢珊以遨遊湖上。對晚餐已畢。旋入書室。一燈枯坐。意興索然。大凡吾人。遇不快意事。常易起一種特殊之感觸。非悲非痛。塊然漠然。無以自解。而並不自知。所謂灰盡紅蕉心。一寸不成。

歡笑不成愁是也。夢珊孤墳灑淚。與盡歸來。陡覺眼底春光。都是心頭惡感。意謂人世間勞精疲神。老死於浮名。淨利。一旦幻夢大覺。鏡花水月。着手皆空。有幾多快樂年華。只餘得悲愁事業。誠不若一草一木待春而萌。及秋而落。榮枯隨時不識。不知之爲愈矣。夢珊思潮起落。離奇詭幻。由痴情而生幻想。由幻想而抱悲觀。頓覺茫茫人世。幾無足以棲息者。孰知造化弄人。方百出其伎倆。特設兒女情場。先之以喜。繼之以悲。魔劫重重。籠罩於夢珊一身而死。夢珊哉。

春窗初曉。啼鳥數聲。一似催回好夢。喚起春人。爲道出遊春之樂者。夢珊一夜無眠。形神乃至疲憊。日向午猶昏臥未起。奚奴逡巡自外入。報不速之客來。伊何人。則夢珊新交陸子筱軒也。筱軒錢塘人。長於夢珊二歲。豪放不羈。善談諧。與夢珊友不及一句。交聯新雨。座滿春風。情意兩投。相見恨晚。今其來也。欲挈夢珊作湖上遊。夢珊強起。意不欲往。筱軒曰。子真不情人哉。西湖風物。春來大佳。苟非俗子。寧不欲小駐遊蹤。留連光景者。聞吾子夙耽吟咏。正可藉此揮綽翰藻。點綴春華。今寂寂若是。西湖有知不且笑汝殺風景耶。夢珊曰。誠然。昨日騎驢湖上。踽踽獨行。覽眼前景物。只覺了無可玩。偶成一絕。亦幾唐突西湖矣。試爲子誦之。『花間好夢迷蝴蝶。樹上春風叫子規。自是客愁難灑脫。西湖雖好我無詩。』筱軒曰。佳句佳句。何謂無詩。今且與子買三尺瓜皮小艇。一探六橋之勝。攜得錦囊滿貯。佳什歸也。慈意再四。夢珊不獲已。乃入白其父。遂相將出門去。步出湧金門。行行不半里。一片湖光。瑩然接觸於眼簾。翠浪千層。青山四照。彷彿美人臨水。榭曉妝雲鬢。霧鬢掩。

映於明鏡中者。招招舟子。多持篙倚船頭。問春人遊蹤消息。筱軒偕夢珊至。則擇一舟而登焉。桂棹蘭漿。放乎中流。水窗四闢。一色空明。遙望湖心亭。倒映水底。稍北則孤山峙立。其下則所謂蘇堤橫界湖中。六橋隱隱。臥波心約。略可指數。舟入裏湖。繫傍玉帶橋。泊焉。筱軒曰。入春以來。湖山明媚。含笑迎人。然來此遊者。非村俗卽紳袴。大開酒肉場。令我輩直無插足地。不知辱沒名勝幾許。今幸稍清淨。而我與子來。水國春光。遙山景色。當亦歡迎之不暇矣。是處有岳王墳。蘇小墓。忠骨有靈。芳魂不死。英雄兒女。各自千秋。大足爲湖山生色。子盍從我。一憑弔乎。夢珊唯唯。乃相與舍舟登岸。

閱者諸君。亦知夢珊今日之遊興何如乎。蘇小墳前一滴淚。昨日事耳。今又來此。何以爲情。而筱軒不知也。先謁岳王之墓。再臨蘇小之墳。筱軒口角生春。津津有味。爲道當日艷史。且曰。子今者可以大張錦囊。飽收佳句。予也愧不能詩。而頗識詩。竊恨無返魂妙術。喚醒真真。以一聆汝惜玉憐香。銷魂絕妙詞也。夢珊意殊不屬。躊躇復躊躇。萬感在心。曲口雖唯。唯而終不能成一字。

未幾暮靄蒼然。飛還倦鳥。舟子亦尋途來。頻頻促歸。乃返而登舟。由裏湖出外湖。遙指歸途。湧金門已巍然在望。夢珊長立船頭。筱軒遙指曰。是所謂雷峯夕照也。塔頂高巖。徒倚斜陽。亦西湖十景之一。方語間。瞥見一舟自上流來。橫夢珊舟而過。船窗開處。一女郎憑窗凝睇。梨花人面。掩映波光。望之不啻春水。船中坐天人也。夢珊急注視。而彼姝目光。適與夢珊視綫。雙方相觸。成一直綫。夢珊方凝神諦視。而畫槳雙飛。倏已去遠。驚波十丈。蕩起



旋渦。夢珊神情懊喪。癡立船頭。一片心旌。恍逐美人船。以去。彼軒笑問曰。子何見者。何中心忽若有所失耶。夢珊不答。若弗聞者。嗟乎諸君。夢珊情深一往矣。

船頭人影。雙照斜陽。夢珊默不作一語。彼軒亦噤不一聲。冷眼旁觀。意欲待夢珊先發問者。惟時滿船寂寂。雙槳翻波。作汨汨聲。俯視清流。空明澄澈。而盈盈波眼。恍似含啼微笑。與遊子相迎送。覺美人船猶彷彿。隱現於眼底也。夢珊忽大聲曰。咦。彼姝者。子美而艷。適從何來。今不知從何處去。休矣。彼軒笑曰。子半响無言。而今一鳴驚人。脫非我留意者。不且失足墮水耶。彼其之子。我識其處。且能道其詳。子不見白髮老嫗坐船頭者。爲彼美之母乎。我固知子目眩於驚鴻之影。而未及見夫老嫗之龍鍾也。今者暝色催歸。不及縱談矣。願子少安毋躁。佇待來朝。遲我於西悅來茶居。進一壺碧螺春。與子開半日談話可乎。夢珊殊懊喪。有若怒彼軒之无情。故秘密此美人消息者。

欸乃數聲。歸舟達岸。乃給舟子值。忽忽上岸行。彼軒曰。子其歸休。我亦請從此逝。詰朝當與子相見於湖濱耳。揚長而去。夢珊徒步歸。父曰兒乎。兩日奔波。果何所事。困人風日。亦當稍休憩。毋過事浪游也。吾老矣。案牘勞形。擾擾終日。入夜苦不成寐。每憶摩詰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之句。輒深慨想。回首家山。如在天上。非無張翰尊鱸之思。卒抱王粲登樓之感。荷他日者。得嘯傲林泉。優游物外。且畢汝婚事。則吾願了矣。語時。慈愛之容。隱呈不豫之色。夢珊聞父言。心忤然動。思欲覓一言以爲老父慰。而卒不能得。孤燈雙影。相對默然。

夢珊一腔心事。陡聞老父言。頓念茫茫身世。正如浮雲在空。變幻靡定。直無歸宿之所。家庭樂事。眼前固已無多。人海飄萍。後顧不堪設想。疇昔豪爽氣概。都覺銷磨淨盡。嗟乎。夢珊寸寸灰矣。然冥想之餘。愛潮復熱。心頭眼底。美人小影。又若突現於前。一縷情絲。繚繞蕩漾。時壁上時鐘。嚙嚙報十下。案頭青燈。着花作黯。淡色明月。穿窗入照。几榻如水。夢珊萬種情懷。顛倒枕上。竟不成寐。閱者諸君。當知夢珊今夕失眠。其中心之纏綿鬱結。且更甚於前夕。豪氣十分。綠客減熱情。一片爲情輸。尤物之禍人。歟亦夢珊自作之孽也。

翌日夢珊白其父。謂友有約。會當去。父囑早歸。乃行。西悅來故傍湖濱。危樓三楹。殊軒敞。湖光明澈。如圓鏡。若懸几案間。以故遊人羣聚作茶話。座無虛席。夢珊手一壺。憑欄遠矚。急待筱軒之至。未幾。筱軒果來。橐橐登樓。夢珊速之入座。乃就說彼美消息焉。

筱軒曰。船中人乎。是名蕙娘。姓謝氏。年華二九。待字深閨。子苟未婚者。是可圖焉。其先世家吳中。祖父某官豫章。繼卒於任。家故非素封。幾無以歸葬。及蕙娘父而家益落。父號哲生。讀書謹飭士也。勤治硯田。生涯頗不惡。三年前。佐某公幕來浙。遂携其家來。卜居於錢塘門外。不半年。以疫疾死。僅一子曰。競雄。蕙娘兄也。美風姿。眉目如畫。長身玉立。每出游。道旁人爭羨之。曰。此翩翩者佳公子也。性穎悟。入中學肄業。試輒冠其曹。與予交二載。爽直有豪氣。有所言必盡。每話及家世。輒慘然不樂。去年秋。泛舟西湖。舟覆入水。驚悸得寒疾。臥旬餘。亦死。蕙娘之母。既哭其夫。又哭其子。淚枯腸斷。老態驟增。今者雙棺猶停於堂。勢不能歸也。母女二人。形影相弔。每值風雨之夕。嗚

嗚哭聲。直達戶外。此其鄰人爲我言者。

雖然。蕙娘之母。老懷亦旣大惡。所藉以自慰而稍殺哀思者。惟此掌上珠蕙娘耳。蕙娘兒時。父教之讀。輒琅琅上口。旣長。嫻習女紅。有神針之目。刺繡吐絨之暇。雅好詩書。久之。遂工五七言。格妙響花。才爭咏絮。父母嘗爲之訂婚某氏。故豪家也。蕙娘意不悅。母私詢之。曰。兒固非敢逆親命者。彼碌碌富家子。總有多金。兒不願也。寧效嬰兒。子長處深閨。事雙親以終身耳。母知其志。別有在。遂不之強。許自擇焉。此事余多得之於其兄競雄言。故能知其詳。今疊遭顛沛。其母急思爲擇佳婿。俾蕙娘得所而已。亦得以娛晚景。然及今雀屏猶未中選也。曩競雄在。嘗一再過其廬。老夫人和藹而誠樸。予呼以伯母。自競雄歿而謝氏之庭。乃無予之足跡。子苟未婚。予猶能爲子往作說客。以撮合山。自任然事之諧否。當待蕙娘自決。老夫人固不能強予。更無能爲力也。彼軒語時。目注夢珊。夢珊轉默無一語。貌若甚戚者。

閱者諸君。彼軒之言。夢珊喜信也。今也有喜而憂。是亦出人意外。至可奇異。然而夢珊之心。固大有作用。在一聞蕙娘身世。淒涼悲苦。至不可問。於是一念爲蕙娘之母。悲一念又爲蕙娘。憐彼蒼者。天胡太酷。毒信如彼軒言。則彼蕙娘與其母。不且日處愁雲慘霧中耶。使此後而天憐蕙娘者。嫁得如意郎君。而彼老母亦得依婿鄉。以樂暮年。不至楚楚。影生者旣得所。死者亦慰心矣。今蕙娘猶未字。其意殆出於愛才之一念。是以一寸芳心。殊難取決也。夢珊默默爲蕙娘計。久之。乃凜然謂彼軒曰。蕙娘清才。遭家不造。言之可憐。予固未婚。子果能爲我謀者。固

所願也。彼軒諾之約三日後以佳音告遂別去。

藥爐煙裏過了清明。不情之病魔忽地橫入於夢珊之父。衰老之年。那禁磨折。呻吟床褥。爲狀至苦。夢珊躬治湯藥。夜以繼日。目不交睫者幾半月。父病漸瘳。心乃大慰。父曰。夢兒。汝大苦矣。今我病幸愈。得保無恙。願風燭殘年。遠離鄉井。人事不可測。是亦至足慮者。宜途況味。已淺嘗之。我意將解職。賦歸去來辭耳。嗟乎。夢珊滿腔心事。壓住心頭。正不知從何處說起。半月以來。奉侍老父。未嘗廢離。佇望彼軒。杳無消息。今聞父言。不啻晴空霹靂。耳鼓爲之震動。神經爲之麻木。於無可如何之中。作聊自慰藉之想。苟彼軒而撮合有力者。猶得及訂。鴛盟歸也。父病愈三日。夢珊欲訪彼軒於其廬。而憤憤碧翁。忽以無情風雨。橫加攔阻。卒不果行。

風風雨雨。春去江南。斗室孤燈。蕭然對影。夢珊日坐愁城。胡以堪此。匝一句而雨霽。乃急造彼軒廬。彼軒適他往。久之乃至。笑曰。三日之約。忽及三旬。我知子心急如焚。而望眼且穿矣。昔日之事。幸不辱命。自與子別。越日卽過蕙娘居。老夫人邀予入旁室。是室也。爲昔時競雄讀書處。予訪競雄。常憩於此。作竟日談。今書城鬱鬱。多半塵封。幕地重來。令我淒然欲淚。老夫人則含淚告予曰。陸先生。多時不見。人事滄桑。先夫子自携家來。一門雍睦。未幾遂罹於疫。樛折棟摧。不幸已甚。雄兒肄業中學。將屆畢業。曩嘗從先生遊。氣體充實。似非不壽者。而卒遭橫死。屈指三四年間。慘變迭乘。門祚衰薄。一至於此。今窮居異鄉。別無親故。誰爲我謀者。弱息蕙兒。粗解詩書。個妮子痴情願得才郎而事之。蹉跎至今。猶未字也。老身晚景。無多不復久居人世。苟及見蕙兒。得快婿者。私心猶可稍慰。

否則長逝者魂魄賚恨更無窮期矣。言次淚落如縷。予乃跼踖至於不能安坐。強慰之曰。伯母勿悲。逝者已矣。哀痛傷生亦白無益。令媛淑質清才。何患無佳婿。邑宰王公。燕人也。其公子曰夢珊。與子友善。年甫弱冠。才名藉盛。丰采俊逸。陸機衛玠之流也。今猶未婚。苟得坦腹東床。豈非天生嘉耦哉。老夫人聞予言。輒然破涕。繼而曰。蕙兒性倔強。予亦不能自主。容當告之。遂起去。夢珊乎。方予語時。蕙娘已躡步下樓。從屏間窺客。個中消息。早已透漏。老夫人方離座而樓梯忽作一陣細碎響。予固逆知必蕙娘因其母來而急登樓也。

移時老夫人始至。面有喜色。曰。蕙兒無他語。憑阿母主張而已。痴婢子每論及婚事。輒拂予意。今默無他言。似已首肯。王家子果美而才者。老身亦心許之矣。先生曩與雄兒善。相示以誠。今先生言決非欺予者。然得偕王公子來待老身一識。且與蕙兒一見者。證盟覲面。杜厥悔心。是亦近世文明習尚也。先生以爲何如。予唯唯應諾。遂出夢珊乎。子之艷福。修得幾生。脫我未婚。正不知若何妒煞。夢珊大笑。筱軒亦笑曰。今可速歸。准備得一身好裝束。明日當與子偕行。會作新郎去也。夢珊既驚且喜。轉不能答一語。遂別筱軒歸。

閱者諸君。人生遇可喜事。其最好時。機祇在將圓未圓之候。一種希望心。蓬蓬勃勃。直欲達華氏表。溯度以上。過此則又漸降。漸低。久之遂淡。然若忘一般。心理上之作用。亦不知其所以然。今夢珊好事將諧。佳盟待訂。歡苗愛葉。直向心田。舉昔日愁魔。恨窟。拔除淨盡。不復有一絲可留之餘地。鴛鴦枕上。喜裁並蒂之花。翡翠屏前。試結同心之結。從此愛河不涸。恨海終填。緣締赤繩。盟要白首矣。而孰知一段良緣。竟不出十日等諸夢幻泡影乎。夢珊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畢生可喜之事。乃僅僅得此極短促之時期。過此以往。遂日坐於愁邊恨裏。嗟乎。此豈夢珊所及料。又豈筱軒所及料哉。

柳暗前村。啼殘鶯語。槐陰滿地。新試蟬聲。二人或前或後。指點沿途風景。向錢塘門外來。閱者諸君。固知爲夢珊與筱軒也。未幾至謝氏廬。夢珊此時轉躑躅不前。筱軒讓之入。曰。何用作此兒女子態。速趨拜外姑。夢珊乃逡巡入。筱軒故發其銳利之聲浪。曰。伯母。王公子來矣。老夫人微笑。款客登堂。坐既定。摩挲老眼。細認新郎。良久笑曰。陸先生非欺予者。果佳婿也。蕙兒有託矣。夢珊聞言。驚喜不能自持。老夫人旋起曰。兩情相證。是不可不一見。當令蕙兒來。遂登樓去。移時始聞樓梯步步作聲。却又遲遲不出。耽延多時。老夫人始挈蕙娘出屏前。曰。痴兒。毋多作態。證婚文明事。多出於兩情之結合。今者余不專也。蕙娘紅暈雙頰。障身母後。慧眼流波。忽及夢珊。不覺心忤。怦動。嘻。是翩翩者。非當日長立船頭相遇於中流者耶。蕙娘且驚且羞。急低其首。老夫人續言曰。家遭不幸。困厄他鄉。惟此弱息相依爲命。余既衰老且病。每念後事。心焉憂之。今陸先生來。爲撮合之山。王郎多才。是誠快婿。然今世婚嫁問題。證盟之始。多尙自由。一洗從前積習。打消許多障礙。誠大佳事。汝二人之意。果何如者。老夫人言畢。目灼灼視夢珊。更視蕙娘。皆默無一語。乃笑曰。兩俱無言。都已默認。余爲主席者。此一椿議案。可以付表決矣。蕙娘旋入屏後去。老夫人顧夢珊曰。夢郎。今爲我婿。蕙兒得所。誠大幸事。千金一諾。不容輕背。我家故清貧。又疊經喪變。聘禮厚薄。在所不計。幸歸語堂。上下得佳日來可也。夢珊噉應曰。諾。謹如命。遂逡巡告別。

夕陽隱隱。人影雙雙。夢瑤惘惘。出門猶頻頻。回顧覺。傍樓楊柳。臨風搖曳。似惜行人之欲去。漫舞長條。為主人送客。而多情樓角。紅倚斜陽。亦若故發其綸爛之色。突現眼簾。以表示戀戀不忍別之意。夢瑤此時行矣。無情留也。不得腦海千重。猶留情影。銀燭幾丈。恍隔蓬山。分明來時舊路。平添一段離愁。嗟乎夢瑤。胡為悵惘若此。從今一去。地角天涯。彼可愛之蕙娘。竟不得復見。他日紅棠鶻叫。綠柳鶯啼。卽作此慘澹情場收局。雀護重來。劇增哀感。而夢瑤今日猶夢夢也。嗚呼。傷矣。

實事 小說 花開花落

雙 熱

(未完)

客歲予遊海上。得一新雨。曰高頤。孫年方壯。而貌已衰。髮雖未霜。而頭半童矣。與人笑語。精采不異。恆人然。試於靜默時。窺其面額。際恆作波紋之皺。而眉宇亦低。感不揚。望而知其為傷心人也。予識頤孫。在昔年花裏。時彼為上海盲童學校教師。如此生涯。太無趣味。頤孫平居鬱鬱。則集二三知己。銜杯痛飲。借酒澆愁。醉中每流涕而嗚。嗚。或叩之。則曰。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予與頤孫交淺。遣次之間。正未敢饒舌。向之問短長也。

居久之。頤孫忽棄。擲教鞭。退而隱於酒市。糾酒人幾輩。釀金設酒肆於四馬路之惠福里。而名之曰醉鄉。頤孫日夕持籌握算。司出納焉。帘子新挑之日。頤孫招予飲。酒裏談衷。各陳肺腑。頤孫喟然歎曰。予將終老是鄉矣。舊恨萬千。當可以一醉忘之。然偶廻首當年。予嗜飲。每至泥醉。醉後或露宿風雪中。與乞兒爭階前尺寸地。或迎風而倒。體至毀傷。甚且流血。或嘔吐狼藉。中酒而却飲者。數日子。妻輒戒予節飲。而其看護醉人。又殊細膩。熨貼。今予

鰥。縱。飲。更。無。人。戒。被。酒。顛。倒。或。至。墜。馬。落。井。擔。憂。者。尙。何。人。哉。嗚。呼。子。之。鰥。嗚。呼。子。妻。之。死。個。中。儘。有。傷。心。事。子。欲。言。之。更。僕。不。能。盡。也。

越三日。頤孫又過。予探袖出一冊。予授。予題其簽曰。嗚呼。子妻之死。頤孫曰。君試觀之。倘肯探此。對非飾以文藻。輯成一部。新小說。泉下人有知。當盈盈而拜也。予曰。諾。他日當有以報命。咄。嗟。他日何日。遷延。直至今朝。甚矣。予之宿諾也。年來杜門不出。予與頤孫。久梗消息。頤孫無恙耶。醉鄉無恙耶。今日者。予偶陳篋。發書。忽得頤孫當日授予之小冊子。乃本書中。意述頤孫夫人之已事。如次。頤孫。今安在。倘覽斯文。能無觸目傷心。愴然而涕下耶。

(一) 馬勃餘生在 老儒入夢來

頤孫夫人。母氏花。其父名景。鋪字韻笙。母戴氏。餘杭戴熙族裔也。女士。外父露軒。以名孝廉官。黔中花氏爲黔中聞族。因相結爲姻。姪露軒之女。公子適韻笙。年餘而生。女士。女士生旬日。而母卒。呱呱墮地。小目如盲。尙未識阿母。面長面短。而阿母已棄此一塊肉。而去。葵砧之悼亡。當何如也。念失母之雛。其何能活。姑招乳媪。以哺。十日嬰兒口不擇味。小舌咀咀。安然如在母懷。凡七閱月。孤雛解笑矣。蠕蠕躍躍。生氣漸充。乳媪以爲鞠養有功。則放然自大。索值無厭。語侵主人。主人怒。歷之去。屢易他媪。乳入兒口。輒吐棄。乃父韻笙。試飲兒以米之漿。牛之乳。以餉黃口。黃口甘之一日。兒忽患驚風。夜半突死。舉而棄諸馬矢中。或謂馬矢能壓驚也。遲明視之。果蘇韻笙喜。復撫之。耐數年抱哺之勞。一顆掌中珠。幸不韜光沉彩。韻笙爲之破涕而笑。然女士之面。酷肖亡母。韻笙每對之。而揮



情○淚○也○

說 海

三十八

女士之母夫人幼從父讀長而有文名工書法蠅楷簪花得者珍之韻筆每有著作抄錄悉委閨人閨人自孕女士頗守胎教不苟言笑井曰之餘向綠窗閒坐騁懷於書城管城腹中兒之慧根蓋由此種矣女士墮地之則一夕其父夢一老儒挾叢書而求售都未經見者也乃購而讀之一卷初開突見一赤色蜘蛛大徑寸有光瑩瑩如瓊蹣跚於紙上驚而覺家人報夫人臨蓐矣韻筆曰奇哉因名女士曰玉書字佩芬乳名寶瓊及女士長自號曰慕羅其抱負之雄飛可知也

女士年六歲口齒殊了當伶俐嘗與阿父言夢己爲老儒離家里許有宅在焉宅多藏書書無恙人亦無恙一老妻一弱女孤寡可憐云韻筆素講理學則嗤以鼻曰若真夢語矣然女士屢夢之而屢言之韻筆又曰奇哉稚子初未出門一步而夢中歷境何若駕輕就熟也戲携女士往果如夢話離家里許果得所謂老儒之宅門無守犬屋有啼鳥女士直前曰是矣入門卽見一白頭嫗方向日取暖一婦年可三十許當戶而坐織佩芬曰可憐可憐韻筆以突如其來造次無所藉口乃語嫗聞此間多藏書信乎嫗曰然拙夫以筆耕自食今死七年矣身後無長物賸有萬卷書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安得廢物利用待價而沽母子熒熒行且填溝壑矣佩芬聞嫗言放淚如潮父撫之不止叱之乃止則牽父之裾入藏書之室指盈盈架上書言某書在某處某書凡若干冊父驗之歷歷不爽佩芬更與老嫗瑣瑣話家事一如老儒生前其家母女咸大駭韻筆乃以實告母女竟擁佩芬而號泣佩芬亦

號泣韻笙乃出二十金爲老嫗壽而携全唐詩一部以歸自後嫗每挾其藏書向韻笙告急韻笙雖厭之然以佩芬故不忍拒嫗必如願以償而去韻笙常戲謂佩芬曰何物腐儒以漠不相關之家累累乃翁乎佩芬惟憨笑未有以對也其後老嫗死佩芬請於父爲之營葬如禮嫗有女已嫁而早寡歸依母氏爲活母今死女失所矣佩芬憫之又請於父置薄命女於清節堂清節堂者乃贍養貧不能自存之嫗孀者也

著者曰夢事成真前生證果稗官野史往往言之鑿鑿予未嘗敢信也如彼老儒者入韻笙夢裏爲佩芬前身是真駭人聽聞者矣頤孫老誠人也其言必不我誑彼韻笙固理學家然且稱奇而徵信予又烏得而不信哉頤孫云佩芬送嫗之死營女之生了此前因如釋重負給人聞之播爲美談父老春秋高今猶能道其詳者嗚呼是誠奇矣

(二) 絕無脂粉氣 戲化木蘭身

佩芬生小憨跳揚長可入男兒之伍爲兒嬉戲活潑潑地踢球打拔無技不精春日風高兒童大樂爭放紙鳶五色五光天色爲之生媚佩芬歲必乞錢買紙鳶入廣場放之然家園無野風鳶飛不能高往往倦飛而墜佩芬則異想天開梯屋登高坐屋頂逸待紙鳶風父知之而危之呼之下佩芬嬌囑頑坐不聽焉黔中女子亦尙環耳而束足而佩芬苦之強之輒大號憤不食其繼母申氏恒百方誘之入彀然終不可得也韻笙愛佩芬甚則亦聽之故佩芬年十六足猶天也

花氏之居。渠渠夏屋。且饒亭園之勝。其制俱做維揚式。家有通衢。可通行人。宗族之貧無立錫者。韻笙推屋以舍之。來者不拒焉。於是人烟如織。為狀殊攘攘。或竟目之為蜂衙。蜂衙之中。舍老大者不計。外綜其小兒女。可得四五十人。此四五十人。皆佩芬小時之游侶也。居廬有空舍。一頗弘敞。羣兒每據之以為俱樂部。各出其泥娃娃。木偶竹馬。紙兔之屬。行樂於其間。佩芬每高視闊步。為羣兒之領袖。有時指揮羣兒。拾斷磚。破瓦。縱累而橫架之。以為窰。佩芬則以竹刀切花之瓣。草之莖。作治饌之狀。狀忙甚。則更拾乾草為薪。竊火作烹炮狀。有時據案南而坐。為私塾。老冬烘令羣兒環坐兩旁。讀聲乃如咕啾。有時集羣兒習為賓主。應對揖讓狀。而佩芬每喜為大賓。禮未終。輒大笑而罷。以為常。迨後佩芬讀書。誦列女傳。心羨木蘭之為人。則邀羣兒扮木蘭從軍之戲。佩芬化身為木蘭。始作當戶織狀。繼作廢織長歎狀。忽起急趨入屋。挽父母作出問狀。父韻笙繼母申氏。初不允。強而後可。佩芬則大喜。演至當窰理雲鬢時。佩芬忽棄羣兒而遁。羣兒堅索不出。人或叩所以。佩芬曰。木蘭終有雌氣耳。堂好男子何事不足。榮願藏頭何必。終露尾而現女子身。豈欲以色示人耶。吾是以羞之。聞是言者咸笑佩芬之憨也。其父常戲之曰。汝足不束。汝耳不環。絕無些子女兒氣。予將老矣。適不幸福。而中原多故。汝果敢代父從軍。如木蘭當日乎。佩芬則應曰。敢。然佩芬年事迨夫。媿媿孀孀。十三餘。其心性畢竟漸化雄。而雌矣。對於年相若之男兒。嬉戲不復如平日。每自引避。或尼佩芬復作木蘭從軍之戲。不可得矣。佩芬謂木蘭終有雌氣者。斯言不啻自道也。著者曰。環耳束足。當之者痛苦何如。謂之曰。肉刑可也。佩芬以倔強而得免。焉是生小而得身體上之自由者。

矣。其父韻笙。其繼母申氏。能曲從其女。耳不強之環。足不強之束。是愛之體乎。人道者也可風也。看者又曰。凡吾人於爲兒嬉戲之時。每可於嬉戲中。卜其將來之志。孔子陳俎豆。設禮容。志於禮也。宇文深折草爲旌旗。累石爲營壘。志於武也。佩芬之扮木蘭從軍。吾有以覘其將來之志願矣。

(二) 書城三腋折 家政半肩挑

韻笙之祖若父。嘗服官。浮沈宦海。忽也回頭。遂戒後人。勿復干祿。田園不蕪。松菊自茂。韻笙力守先人之戒。杜門而隱。其曾祖杰好誦李二曲集。韻笙亦嗜之。能背誦不訛。隻字更銳。意攻程朱之學。兼善詩詞。解音律。工篆籀。能丹青。蓋有名士風焉。門前問字之車。有如日中爲市。弟子出入門下者。得數百人。韻笙頗能教不倦也。性又好客。食魚食肉者。爛其盈門。韻笙樂與周旋。狀乃忙甚。佩芬方八齡。韻笙曰。是可讀矣。然以己身倥傯。未暇訓趨庭之鯉。歲以百金。延名師司佩芬之教。韻笙有族叔早故。遺二孤曰景茂景森。年俱幼稚。韻笙憐而撫之。愛之如同胞。繼室申氏誕一女。佩芬年八。其妹纔五齡耳。景茂景森。差長於佩芬。四兒者。同堂聚讀。佩芬稟乃父遺性。固讀書種子也。穎悟冠其曹。初受書。便琅琅熟誦。館師殊器之。再歲而畢。四子書進而讀。詩書易禮春秋。三年而畢矣。十三歲。誦全唐選詩十四。讀文選及古文五十六。講經而讀史。館師凡三易焉。至是。韻笙謂佩芬曰。我國典籍。汗牛充棟。讀何能盡。吾家不考女狀頭。汝可以已矣。卽所讀者。而運化之用之。嘗不竭。且汝繼母孱弱。多病。汝庶母周娘。又少不更事。汝其輟讀。爲我分肩家政乎。佩芬殊不願則伴一妹。二叔讀如故。然日必偷將半日之閒。替阿

父料量家事也。其時之館師爲貴筑廩生張雲浦。黔中昌言革命之第一人。也。性嗜酒。酒酣每對東道主使酒罵座。歌哭不常韻。笙以爲奇韻。笙之客以爲忤。或暴其狀於人。爲黔中官吏聞。索張急。張去不知所終。張去韻笙。不復延師。乃送景茂。景森入中學校。而次女則聽其輟學。而嬉佩芬。失師忽忽不歡。然進學之志終不衰。日手一編。蹈阿父之暇。而求其口。講指畫焉。韻笙願而樂之。每於靜夜挑燈爲佩芬次第講。列女傳。勉其尙友。古人知女子立身之大義。韻笙老至耽吟佩芬方十齡。卽授以一字推敲之術。及佩芬年華二八。居然能咏絮矣。佩芬於唐人詩。獨愛韓昌黎白香山之作。謂韓詩濃以氣。勝白詩淡有真味。故佩芬於二人之詩。每如南容之三復白圭。津津有味。佩芬奪其詩。胎往得佳句。似頗有韓白風韻云。

佩芬自十六歲後。書城雖無恙。不復坐擁如故矣。則就阿母習女紅。其心靈故其指亦甚巧。拈針在手。便能肖刺鴛鴦。身且活潑耐勞苦。叩以家人之生產作業。殊了了。渠父韻笙乃漸委以家政。食用之料理。租稅之盈絀。慶吊之豐儉。靡不措置有方。韻笙喜曰。汝能然。吾無憂矣。由是韻笙日以詩酒消其歲月。酒滿檯客滿座。歡聲滿堂。韻笙醉好作梨園子弟。引吭歌。崑曲客有同嗜者。莫不歡聚。難以絃管。韻笙之堂乃成歌舞臺。不速之客來者。日可十餘輩。酒食之需。悉責諸佩芬。雖五六席可咄嗟立辦也。佩芬擅易牙之長。調味無不可口。客既嘗其饒吻。往往思量回味。稱善不去口。腹者流苟一染指於花氏之鼎。以爲如嘗上珍百肴無味矣。久之久之。花廚之令名遂大噪。花廚者。花氏之廚也。古有郇廚。今有花廚。是亦可謂雙絕矣。

著者曰。諺不云乎。女子無才便是德。只此一語。便誤盡多少有出息的女子。嗚呼。女子之聰慧。如佩芬者。豈少哉。可惜爲之父母者。斬不令讀。雖有才美。莫由見也。使佩芬不學。則亦一尋常女子耳。而何足稱乎。佩芬讀書妙在。未及歐化。非如今之女學生。目僅識丁。便滿口自由。我愛其居家也。往往好粧飾。而不事家事。甚至遣嫁爲新婦。不能入廚作羹。拈針製爲則婦工之謂何。佩芬。折書城。肩挑家政。爲女子者。不常如是耶。

(四) 婆心濟貧困 慧眼識奸雄

佩芬生小好爲慈善家。觀其少時。周給老儒之妻若女。可以見矣。及長。益能慷慨。急人之急。親族有告急者。每向佩芬涕泣。求其先容。佩芬輒以白於父。銜命而周之。苟有不如意。則自脫簪珥。與之。或竊父母之私積。以濟事。露或遭斥責。亦所甘也。因是黠者。往往陽涕。以要佩芬。佩芬或受其給。家傭一老嫗。髻矣。嫗有女年二十七矣。貧不能遣嫁。婿家屢速之。嫗無所貸。金乃泣白女公子。佩芬曰。我悔生女。今乃受其累。安所得金而嫁之乎。佩芬憫之。曰。需金幾許。嫗曰。非二百金不可。佩芬乃言於父。父許以百金。嫗鳴謝。而不敢言不足。然猶悄悄向佩芬。請益。佩芬竟典衣質金。以足之。會新年。同舍姊妹行。莫不衣服麗都。獨佩芬仍其舊。父母怪之。佩芬知不可隱。乃以典衣質金之事告。韻笙一笑置之。爲之製新衣。若干襲。益之以簪珥之屬。而竊嘉佩芬之任義焉。是年。韻笙之副室。周娘舉一子。韻笙喜現於面。笑謂佩芬曰。我晚年得此。寧馨。得非汝成人婚嫁之報耶。

申氏 (佩芬繼母) 有姨姪陳祝三者。窶人子也。家多食。指時有急。輒以干韻笙。韻笙以申氏故。不以爲求之無。

厭故陳每得如願以償貌殊銜感花家事無鉅細恆往襄之執役勤甚嘗爲韻笙課租稅量出入涓滴歸公未嘗如日月之蝕也韻笙於是稱之曰能知其貧也則更餽以多金曰以此償汝勞佩芬獨譏陳甚私語父曰陳蜂目而豺聲幸善防之父嗤之以鼻曰汝安有相人術哉會景茂景森荒學而嬉入中學校有初靡終被摒焉二人者皆冠矣茂多嗜好森亦無行喜伍執袴酒食游戲相徵逐依韻笙而居恒竊物典質作浪蕩資韻笙累戒不悛常以爲憂陳祝三乘間譖曰君縱懷詩酒而卸肩頭家政於女公子佩芬妹畢竟女流安知外事二景（景茂景森）實爲君家之蠹芬妹心腸好以予所知已受二景之愚銷金無算矣長此而往君其奈何即幸予言不中而二景不皆將婚乎他日妻啼飢兒號寒仰給於君君雖富敵陶朱恐因之不能長守矣韻笙曰守富何爲哉不凍餒足矣吾家雖無藏金之窖然多田宅計其值可得數十萬金權其租賦之所入固溫飽有餘正不虞二景之蠹也陳乃默然居久之又以爲言韻笙漫應之居久之陳又譖二景於韻笙曰君老矣一旦不諱誰能制二景乎韻笙心動而色變陳又默然陳之譖二景也二景不知也而佩芬知之蓋佩芬之防陳如防賊陳與韻笙偶語時佩芬恒屬耳於垣故夫己氏浸潤之譖太半爲佩芬所聞佩芬雖聞之然尙未知陳之用意安在也陳譖二景既不遂乃以一片假惺惺交歡於二景一日忽問曰汝兄韻笙何如人也皆曰長者也吾儕不幸失怙恃個兄憐而撫之以至於今德莫大焉陳曰君父死時韻笙得其遺產幾何二景有慚色對曰無阿父易簣後敵衣數襲不足以埋吾儕號泣訴諸族無應者微個兄阿父將藿葬耳嗟乎予家亦素封及阿父而不能守致一寒

至此也。陳爲之作態，歎曰：公等仰人鼻息，是何可常！他日更益之，以家室妻孥之累，其亦將寄食以終耶？余微窺韻笙意，爲君等授室，後謂須各人自掃門前雪，不復兼養君等矣。以予所聞，君父死後，實有薄產遺韻笙，不然何樂而撫養君等哉？君等勿夢夢，盍以言餽之，若不早圖，曠臍何及？二景爲陳所惑，以爲個兄之撫我分也，則益放恣揮霍，凡韻笙之田租家具，信手攫取，韻笙屢勸不聽，甚至反唇相稽焉。二景嘗吐語意於佩芬，曰：汝父……今乃知其慎他人之愷……佩芬白於父，韻笙曰：怪哉！言乎佩芬曰：兒觀二景對於阿父近狀，至不良而與陳祝三殊親昵焉。陳祝三得毋構離間之言惑二景乎？

著者曰：佩芬席豐履素，爲女公子，使尋常女子處此，其不以富厚驕人者鮮矣。夫富者浸淫於銅臭中，方寸每中毒而墨矣。其視貧賤者流，往往白眼橫加，漠視而不一援手，偉哉佩芬！心懷慈善，慷慨解囊，濟人之急，雖擲多金亦不恤。此巾幗中之義士也。吾崇拜之。

著者又曰：晚近人心極機械，變詐之能以直道事人者，往往入其彀而被其害。雖老於涉世者，偶不經心，輒爲若輩所播弄。此待人接物之所以難也。陳祝三者，小人也。覬覦花氏之財，欲爲一網打盡之計，因而效微勞，以見信於韻笙，從而行其浸潤之譖，更於彼方面讒間二景。韻笙也，二景也，皆爲所惑。佩芬獨具慧眼，識陳之奸，是真絕世聰明女子也。

(五) 幹盤徒勞舌 傾家各喪心



陳知二景業與韻笙與口戎矣。則竊自喜。喜人爲魚而上其鈎也。乃乘間語韻笙。二景不儒不商。游手坐食。近益無行。有如江河日下。君之後患。未有艾也。夫人不執業。烏知甘苦。又何以自立。某不才。而君常稱之曰能。愧無以報。知遇之恩也。君乎。若肯以十萬金相付。某當携二景出門。服賈揣摩。陶朱公而貨殖焉。如是。則君可坐收其贏。而二景有業。可執。有勞。可服。當漸知物力之艱矣。韻笙曰。然。然。十萬金鉅款也。倉卒之間。何自來。卽有金。將何業而可。陳曰。君慎矣。君非擁數十萬金之產乎。變產而貨殖。不亦可乎。吾黔固鴉片之產地。鴉片好生涯也。湖廣之人來黔業此。而利市三倍者。不可勝數。君亦當習聞之。個中人。予半相識。君倘有意。可招之。使來謀定。而後行也。韻笙心動。然首未領也。陳乃日邀鴉僧數輩。以翻蓮之舌說韻笙。韻笙樂聞之。未幾而陳計行。韻笙竟懸大欲於芙蓉城裏。將營鴉片生涯矣。佩芬知之。諫其父曰。阿父。誤矣。吾黔不通舟楫。山行多盜。聞人傳說。業土者十有八九。被盜身且死之。東鄰劉固業此。而暴富者。然甚。知機改業久矣。吾家儘有田園。但求溫飽。何必作孤注之擲。求所謂大欲乎。兩叔不肖。阿父可善教之。否則令就傳於商號。習商可也。否則各畀以若干金。令與陳君設肆於市。亦可獲什一之利。然與陳共事兒竊料。事無不敗。阿父若聽陳言。變產而業土。行見十萬金一去不復返矣。兒嘗爲父言。陳蜂目而豹聲。惡相也。近更與兩叔吧吧私語。其不利於阿父也。明矣。父乎。其熟圖之。韻笙聞之。而思之。頻點其首。遂守其產。而不變。久之。不遺。陳行。陳語。二景是必佩芬爲祟也。則共恨之。刺骨。陳更鞭策。二景。嘵嘵與韻笙齟齬。陳則絕跡。不過韻笙。速之。亦不至。而日諷鴉僧交韻笙。以羣口揄揚陳。遲之又久。韻笙信陳益堅。佩芬

之言遂逆乃父之耳。韻笙於是鬻其良田得十五萬金。悉以付陳。命購土携二景俱去。陳挾十三萬金之值赴廣東。命二景各挾萬金之值赴常德。詎陳行至梧州。忽馳電告韻笙云。遇盜盡祛。所有盜邀劫於荒野。就近鳴之。官以無證。故拒不納。惟有一死以報君予死。家人窘矣。君幸憐而存之。時陳之家人亦得書。則舉家向韻笙索人焉。韻笙大窘。急馳書慰陳。且速之歸。陳得書。疾趨常德。會二景幸二景之貨尚無恙。陳命二景徒手過歸。歸報韻笙曰。常德之貨。陳主之矣。謂售之可得三萬金。將携以赴滬。易舶來品歸而行銷於黔。獲利可倍蓰也。韻笙歎曰。休矣。乃馳電阻陳。而陳已行。陳擁厚貲至滬。遊遊乎銷金窟間。樂而忘返。金且盡。則購製造燐寸之藥材。凡數百金。將以搪塞韻笙也。陳歸。請罪於韻笙。且效婦人之泣。謂予遇盜於梧。僅以身免。復病於滬。幾至不起。韻笙察其面。果有病容。則反慰勞之。陳又指數百金之值曰。此以三萬餘金得之。桑榆之收。當在是矣。韻笙無以應。曰。君且歸。休陳去。韻笙持其女佩芬而長歎。至於泣下。不曰。陳祝三誤我。而曰。此汝繼母申氏誤我也。申氏此時已就木有年矣。

居有間。陳疾瘥。往說韻笙曰。君不欲恢復所失耶。夫燐寸亦一好生涯也。予近得其製造之法。苟設廠焉。是可專利於黔中。韻笙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陳曰。然則予所置三萬餘金之貨。棄之不可惜耶。韻笙曰。予更無基本金矣。奈何。陳乃以公司之說進。以集股爲己任。設火柴廠焉。佩芬泣諫。韻笙曰。『一誤豈容再誤。若聽陳言。萬一再蹶。而予家蕩矣。』願事已垂成。不可中止。設廠不及一年。果大蹶。前後凡虧折數千餘金。而韻笙之產。幾無可變。

矣。從此韻笙書空咄咄。憑吊十餘萬金。每舉家痛哭。此前清光緒二十八年事也。韻笙擁先人之產。平日兢兢守之以爲不壞長城。一旦蕩其產焉。至於數斛米。其可堪乎。

著者曰。韻笙之忠厚。陳祝三之狡詐。佩芬之智慧。可稱三絕。祝三以狡詐之語誘韻笙入彀。佩芬輒揭破之。揭破之而陳計仍得行。佩芬誠莫如其父也。彼祝三真奸雄哉。引長繩放遠鶴。使韻笙之家財不復爲二景所侵蝕。祝三然後得聚而殲之。二景亦儼甚爲祝三甘言所惑爲之作傀儡。而交惡於個兄。甚矣哉。祝三之弄人也。古之亡國君。往往遠賢而親佞。親之者不知其爲佞耳。韻笙太長厚。致受祝三之佞。至傾其家而後悟焉。不亦哀哉。雖然。韻笙之信申氏以其爲妻姪耳。世之人以愛其妻之故而推愛其妻之兄弟輩。以至僨事者比比然矣。若而人者。盍以韻笙爲鑑乎。

(一) 廻首家何在 陳情鳴不平

銅山崩矣。阿堵空空。韻笙仰屋興嗟。逢人長歎。其懷喪爲何如也。是年(二十八年)秋七月下浣。韻笙一病不復起。三日而歿矣。易篋之夕。泣然顧佩芬曰。予老悖。悔不聽汝之言。致有今日。予今已矣。心不能忘汝也。汝妹已字人。他日能宜其家。予所望耳。予屢爲汝相婿。汝每以自由擇偶爲辭。將來東床屬阿誰。願汝慎選之。嗚呼。芬兒。汝夙負男兒豪氣。予今視汝爲冢男子。死之後。撫弟妹。惟汝是賴。庶母周娘。年事方青。嫁否可聽之。予身後餘產猶值數萬。然二景凶頑勢必蠶食殆盡。汝不常言人貴自立乎。能自立大佳。大佳。汝與弟其共勉之。佩芬泣不能

仰淚、瑩、瑩、看其、慈、父、則已、作、長、眠、人、矣。韻、笙、死、陳、偕、二、景、至、向、佩、芬、假、惺、惺、作、勸、慰、語、三、數、語、後、遽、問、死、者、身、後、遺、產、安、在、佩、芬、彈、淚、而、慍、曰、陳、君、來、何、爲、周、之、鼎、何、勞、楚、問、哉、又、呼、二、景、曰、叔、父、尸、未、殮、遑、問、其、他、叔、乎、予、父、能、憫、幼、孤、而、撫、叔、想、叔、亦、能、撫、予、父、之、幼、孤、也、矧、子、父、遺、產、寥、寥、無、幾、叔、忍、攫、之、而、去、耶、二、景、置、不、答、則、相、將、入、室、祛、篋、而、去、其、明、日、日、晡、死、者、之、衣、衾、棺、槨、尙、無、有、也、佩、芬、急、投、族、長、曰、花、城、者、泣、且、訴、花、城、韻、笙、族、叔、也、城、曰、聞、若、翁、多、金、珠、盍、以、異、予、而、措、資、乎、佩、芬、曰、安、有、是、早、罄、之、矣、阿、父、死、僅、遺、三、萬、餘、金、不、動、產、昨、已、爲、兩、叔、據、而、有、之、矣、奈、何、城、乃、召、二、景、而、詰、之、答、曰、安、有、三、萬、餘、金、之、產、哉、屋、數、十、椽、薄、田、十、餘、畝、味、同、雞、肋、耳、其、他、家、具、奇、零、枯、窳、不、名、一、錢、雖、欲、鬻、之、且、無、人、過、問、矣、城、乃、語、佩、芬、若、翁、不、察、偌、大、家、產、敗、於、陳、祝、三、今、日、者、陳、則、面、團、團、爲、富、家、翁、矣、胡、不、告、急、於、陳、耶、佩、芬、乃、丐、城、以、邀、陳、陳、至、初、不、允、佩、芬、泣、而、請、命、始、允、百、金、此、百、金、者、立、促、花、城、及、二、景、書、債、券、焉、佩、芬、號、哭、請、益、卒、不、得、乃、憤、持、百、金、歸、草、草、以、殮、越、七、日、即、營、葬、焉、家、人、面、面、淒、涼、聲、聲、痛、楚、困、守、空、屋、火、幾、不、舉、鄰、里、之、心、腸、軟、者、或、推、食、食、之、佩、芬、等、雖、得、食、然、悲、從、中、來、莫、能、下、咽、如、是、者、未、匝、月、詎、有、不、速、之、客、突、如、其、來、如、占、巢、而、驅、鵲、反、客、而、爲、主、佩、芬、等、駭、愕、問、故、來、者、出、券、以、示、曰、此、數、十、椽、者、二、景、已、質、之、於、予、易、金、而、去、尺、寸、非、復、君、等、有、矣、佩、芬、等、遂、爲、喪、家、之、犬、只、帶、得、一、片、哭、聲、而、出、而、當、時、鵲、寄、宇、下、之、戚、族、亦、一、例、被、壓、於、門、外、挺、而、走、險、各、不、相、顧、欲、得、二、景、而、食、其、肉、而、二、景、乃、善、自、藏、也、

佩、芬、挈、其、庶、母、弟、妹、匍、匐、乞、憐、於、陳、陳、以、閉、門、羹、享、之、投、諸、族、諸、族、皆、不、納、佩、芬、憤、極、導、周、娘、等、權、棲、某、戚、之、宇、

下已則上書陳情涕泣鳴之官家財如何被盜於陳遺產如何被攘於二景榮兒女如何被拒於諸族暢所欲言聲淚俱下二三大吏（黔中臬司爲浙江全公藩司爲雲南石公首府爲江蘇嚴公）咸赫然怒曰小人哉陳祝三也彼花城者非守於蜀而以墨敗居於家而爲富不仁者耶乃逮陳祝三花城及二景咸大恐鼠伏不敢登大庭則乘夜相朋踉跄求得佩芬所在柔聲下氣請緩頰焉花城語二景嘗以屋三椽田五畝爲佩芬等壽二景唯唯立書券契拱手以奉焉佩芬不欲多上人訟乃息然花城已受大吏一番窘辱矣自佩芬作不平之鳴得恢復其家產十之一居於斯食於斯一家數口不至相隨俱斃佩芬之力也然一陳二景恨佩芬刺骨是案了結可百餘日忽有健兒於夜半飛入佩芬臥內欲以白刃相仇佩芬幸天足狂呼而逸得保首領游刃及其肩破冬衣數襲膚微傷耳呼聲聞於鄰羣起相救刺客乃去佩芬曰此間不可復居矣乃移家依其姑母某氏而三椽不祥之屋則以賃人焉時佩芬年二十有一。

著者曰花城真無情人哉族人有急漠不關心如秦視越佩芬於是作不平之鳴花城殺其戚陳祝三及二景喪其膽真快人快事也雖然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今日之人情世態大抵如斯是故父子誦諱兄弟鬩牆亦尋常事耳而遑論宗族之同哉當世儘有千百花城其人安得千百佩芬爲快人行快事乎。

（未完）

偵探小說 英人失蹤案

（續第四集）

松笠譯

第七章

譚格司及其從者勞勃痴果如勃雷克言。越大西洋入紐約。賃寓一華美之逆旅。中就珠寶商論西發利亞皇冕之鑽石價。將就緒矣。一日譚方倚樓外。矚忽見勃雷克率丁敢及犬過。其下譚乃大駭。不敢復留逆旅。忽忽聖勞勃痴携冕而遁。既而附南方汽車抵墨西哥界。勞勃痴欲止譚不聽。復南行至僑來渡。乃稅居逆旅。此時僑來渡已入愛爾藩將軍之手矣。譚格司既寓逆旅。與勞勃痴相對吸煙。勞勃痴曰。先生何爲而至是邦也。譚笑曰。僑來渡者無異地球之北極。蓋世界唯一之藏身處也。勞曰。叛黨居此其勢洶洶。吾等乃不見害。甯非怪事。譚曰。吾亦云然。方吾見勃雷克丁敢時。亟於遠避。初不計及墨西哥之內亂。以爲是邦較勝。率然而來。然吾等英人也。愛爾藩雖暴。未必敢肆無禮於我。勞曰。君意勃雷克能蹤吾等至此耶。譚聳肩曰。是安可知。勃之爲人。時時好爲旅行。吾等見之於紐約。殆亦事之偶然耳。吾之所殷憂者。則以吾等之基本金日少。而此土僮野急切。未能鬻去鑽石。行須努力謀之耳。勞勃痴點首不語。從容爲譚格司拭衣上之塵。譚取白蘭地酒和蘇打水飲之。忽聞叩門聲。甚厲。譚目視勞勃痴曰。伊何人。勞聞言頓憶勃雷克在美。洲乃大震。顛聲言曰。先生吾啓門可乎。譚沉思良久曰。可或勃雷克蹤跡至此。未可知也。已而聳其肩復曰。吾終不謂然。汝且啓門覘之。勞如言啓門。譚則停杯不飲。心潮起。落門既闢。見外立者乃非勃雷克而爲一美麗之女郎。此女郎非他。卽陶羅斯也。女旣入門。卽坐椅中。神情恍惚。譚格司張兩股愕立。一眉高聳。一目架獨眼鏡。瞠然詭視。綜其狀言之。大類戲院中小丑。旣陶羅斯言曰。先

生。恕。我。失。禮。吾。力。弱。也。吾。頃。雖。昏。驚。今。茲。愈。矣。吾。之。來。此。蓋。以。人。言。先。生。乃。英。人。也。譚。格。司。聞。言。甯。神。鞠。躬。甚。敬。期。期。曰。然。女。曰。謝。上。帝。吾。今。需。助。甚。殷。將。獨。語。先。生。可。乎。譚。因。揮。勞。勃。癡。退。從。容。答。曰。吾。能。爲。力。無。不。相。助。請。言。其。狀。吾。必。竭。誠。以。副。雅。意。女。曰。吾。名。陶。羅。斯。卽。愛。爾。藩。將。軍。女。也。嘗。有。所。獻。爲。汝。國。人。今。吾。父。誣。以。罪。而。欲。死。之。譚。格。司。聞。之。唇。吻。翕。張。所。御。獨。眼。鏡。突。然。而。墜。面。色。瘳。厲。不。復。如。前。此。之。懶。憊。譚。雖。爲。劇。賊。然。至。愛。其。國。人。今。聞。女。言。乃。大。震。怒。推。女。令。就。坐。取。酒。置。女。前。曰。女。郎。且。飲。此。吾。誓。必。助。汝。汝。自。甯。神。語。我。顛。末。蓋。汝。情。人。之。生。命。能。以。人。力。救。之。者。吾。必。爲。汝。圖。之。女。聞。言。始。有。笑。容。答。曰。茲。事。言。之。長。也。今。吾。舉。其。要。者。言。之。蓋。吾。父。佔。據。是。土。後。數。縱。其。從。者。劫。畧。吾。未。婚。夫。克。烈。思。之。牧。場。克。由。是。來。吾。父。營。中。爭。論。其。事。而。吾。二。人。之。相。愛。亦。由。是。而。始。既。而。吾。父。怒。克。之。責。言。禁。不。令。吾。相。見。而。吾。父。與。克。之。惡。感。亦。進。而。益。烈。昨。晚。吾。父。復。令。其。從。者。劫。取。牧。場。之。牛。數。百。今。晨。克。烈。思。復。來。與。吾。父。爭。論。吾。父。乃。誣。以。謀。命。之。罪。當。時。吾。適。以。事。詣。吾。父。所。爲。之。理。衣。忽。聞。吾。未。婚。夫。已。定。死。刑。以。翌。晨。日。出。時。槍。斃。吾。聞。之。卽。跪。求。吾。父。乞。宥。克。烈。思。弗。死。父。怒。我。甚。置。吾。言。弗。理。吾。以。是。知。吾。父。必。有。以。利。克。之。死。而。設。計。謀。之。也。譚。格。司。驚。跳。曰。天。乎。汝。何。從。而。知。之。女。曰。吾。以。父。故。雅。不。欲。洩。其。實。於。先。生。唯。吾。之。言。滋。確。并。知。克。烈。思。實。無。謀。害。吾。父。之。意。今。茲。吾。之。所。希。望。者。蓋。欲。乘。來。日。陽。光。未。見。以。前。圖。一。挽。救。之。術。以。免。吾。克。烈。思。之。死。譚。格。司。曰。女。郎。之。意。良。是。唯。吾。終。應。知。其。事。之。顛。末。及。出。自。誰。之。主。謀。吾。今。爲。女。郎。冒。死。救。未。婚。夫。而。吾。國。人。確。爲。無。罪。之。證。據。亦。當。令。吾。知。之。女。聞。言。狐。疑。良。久。遂。曰。先。生。吾。今。陳。其。事。於。先。生。之。前。幸。先。生。勿。咎。

吾父之過。吾父蓋一宵人。而吾終以爲吾父。不忍見其入於罪也。譚曰。吾允汝。不錄汝父之過。女曰。君信可託也。吾晨間管理吾父之衣。忽得一簡。言次。出簡示譚。格司曰。讀此自明。簡曰。吾今應付愛爾藩將軍一萬磅。因吾得繼承我中表克烈思哈定之財產。及其牧場之股份。下署非力冒頓。譚讀竟。劃然長嘯曰。計亦巧矣。此蓋明明以一萬磅賂汝父。而以謀害克烈思爲報酬也。吾等得此簡。獲益良多。女曰。先生必允勿罪吾父。譚舉手毅然曰。女郎得吾諾矣。吾決不負所託。唯此冒頓其人何若。女曰。宵人耳。吾初得簡。不用意。已而見吾父置克烈思於死。始知爲密謀。冒頓嘗示其愛情於我。然彼之愛我。實爲陷害。其中表之導線。譚領之。俯首沉思。忽得策。乃曰。女郎聽之。吾今當即時救汝。情人言次。取簡入衣袋中。女猶豫久之。曰。吾意此簡宜屬我。吾父苟失簡。必句譚搖首曰。女郎勿言。吾若無此簡。將懼而不敢有所爲。吾前此已允汝。不罪若父。汝豈以我爲不足信耶。女聞之。復猶豫久之。乃握譚手曰。吾信託先生。先生必救吾情。夫乎。譚應聲曰。然。吾今尙有一問題。卽克烈思牧場之人。是否足恃也。女曰。吾意彼等當能竭力爲助。唯吾父擁有重兵。決非牧人所能抵禦。吾意救克烈思之策。當以勇敢及竊術行之。譚聞之。微笑曰。汝謂我具此二。能否耶。女曰。先生以義狹脫鄰兒之災。吾聞之熟矣。譚聞言。面色大頰。先是數禮拜以前。逆旅之鄰居。弗戒於火。樓之上層。遂烘然大燃。此時一婦人。方在下層。遺女孩樓上。既睹火勢。烈甚。不敢入救。號跳不已。救火者雖憫之。然終弗敢登樓。幸譚格司冒險直上。取女孩出。乃得免於災。故陶羅斯舉以稱之。譚曰。是何足稱。吾英人皆急人之急也。女郎且歸。吾今將部署吾事。以救吾國人。終不負女郎所託。女乃引



譚手就珠唇親之躬身而退。譚格司自笑曰：此香當七日不洗也。遂呼勞勃痴來曰：吾茲需吾行篋。勞問曰：何也。曰：吾今欲冒險圖事。勞諫曰：吾冀君勿爲無謂之冒險。譚微哂曰：吾甯不知吾行將拯一英人於厄。故當爲戰備耳。勞曰：吾不解君。句譚揮手令勿聲曰：茲事無事。汝討論。即如吾言之。勞知不可爭。則退而取篋。篋至。陳諸案。譚啓之。取假髮及諸化裝品。出一實衣袋中。復取彩筆及酒膠藏之。自入密室。出手槍。實之以彈。出小皮匣。中貯肢篋鑽穴諸用物。并手槍藏衣袋中。繩絲爲軟梯及索。分纏兩臂。裝束竟。俯思久之。復入密室。取麻藥藏之衣袋中。此時勞勃癡愕立于旁。面色驚疑。甚已。而以身障門。謂曰：先生此行何事。向在倫敦。先生凡有所圖。吾無所介意。今茲土虎狼之鄉。吾不敢聽先生出。譚笑曰：吾行無大險。請勿見阻。勞勃痴悍然曰：先生裝束用具。吾度且入危境。今必借先生行。無論爲時久暫。不易吾志。譚凝視勞勃痴良久。乃執其手曰：汝何頑強若是。吾此行且需汝爲助。汝行可也。數日以前。吾等行經草地。見其旁有陋室。汝猶憶之否。曰：憶之。譚曰：吾意汝當能覓得之。曰：能。譚曰：然則試往引馬。吾亦弗騎。以吾等目的地。近步行。大佳。唯必引馬自隨。留爲後圖。勞聞言猶豫曰：吾往引馬。先生得毋獨行耶。曰：否。吾安得如是。此時已近黃昏。勿再遲遲。勞乃入引馬出。借譚格司步行出市外。惘然不知何向。第知携譚手槍。度必入危境耳。此外尙有不可解者。則軟梯與化裝品等。果屬何用。而譚必兢兢於是。此時譚且向營房而去。營房之前爲通衢。其周圍有高六英尺之圍牆。牆頂木釘密布。譚等遠前門而過。則見衛兵數人。衣帽襪縷若正。旁門而立。譚等越前門。折入一小巷。巷狹小而穢。其臭觸鼻。則營房之後部也。譚至此。乃不復。

行時鐘鳴，十一下道無行人，夜色沉沉，星月無光，正劇賊出沒時矣。譚翹指招勞勃痴引馬入牆下，乃出絲梯向牆上猛擲，梯即罣木釘上，以手撼之，知已着釘，遂聳身猱升而上，須臾達牆頂，引足趾立木釘間，勞勃痴急置馬，欲登譚已拽梯上升，若阻勞勃痴不得上者，而更拋梯營牆內緣之而下，勞勃痴之心突突然震，自念主人既入不知禍耶，福耶，既而轉念主人既携手槍設遇險當亦能令已聞知槍聲得再設法，遂木立牆外不稍動。譚格司既縋繩梯而下，逕向營房而行，時時隱身避光，懼爲人所屬，已而達營房後門，以手撫之，鍵矣，乃自衣袋中出小皮匣啓之，得鋼條及螺旋等，配合之以之，插入門匙孔中，撥之初試無效，更轉他一螺旋試之，始應手而開，乃徐徐推門而進，則爲一長廊，譚回身輕闔其門，躡足而前，心亦突突然，自念愛爾藩將軍果在何所，此時爲人所見，必搜得身藏各物，且羣目爲暴客，即不遭槍擊，亦且入犴狴與獄吏爲伍，已而切齒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思至此，恐懼全銷，復鼓勇而前，忽得一線燈光，自長廊左室門中透出，譚潛就窺之，見門半開，中有長桌，旁坐一人，面雖內向，背部外露，譚見之大說，蓋其人非他，即愛爾藩將軍也。譚前此雖未嘗與將軍一面，然嘗於報紙中見其寫真，此時將軍內向而坐，俯首閱地圖，而室中有大鏡，照見將軍之面，歷歷不爽，譚格司之形亦出沒鏡中，譚乃大震，潛就將軍身後自隱，即出麻藥敷之，手巾上布置未竟，將軍似已微聞聲息，或覺麻藥氣味，偶一仰面，突見鏡中人形大驚而起，疾佻手袴袋中取槍，譚格司知時已迫，則盡力以掌摑將軍之面，直中上脛，將軍齒舌皆傷，昏然而倒，譚疾取藥麻巾在手，以一手扼將軍氣管，更以他手持麻藥巾納將軍口鼻間，將軍既創且中藥，乃不復

勳譚始釋手。疾鍵室門。甫下。鑰。卽聞履聲。出長廊。中旋有人操西班牙語。問曰。將軍有事耶。譚效其音曰。否。吾適倒吾椅耳。問者良久。無言。譚志忑不已。自念。彼若窺得之者。殆矣。已而問者復曰。將軍無所需乎。曰。無。汝且去。吾今茲未暇也。問者遂去。譚心亦安。乃先刺取將軍之衣。而以己之各物。實將軍衣袋中。更取己之衣。衣將軍。而自襲將軍之衣。脫臂上絲繩。縛將軍四肢。納之坐椅中。取彩筆塗己之面。俾肖將軍之狀。換鬚易髮。莫不畢肖。一時室中。遂有兩愛爾薩將軍矣。譚格司徘徊鏡中。自笑曰。是大可爲。卽令將軍之母見之。當亦猝難辨別。乃潛啓窻。窺之。見闕無一人。遂抱將軍。置之窻外。已越窻。出。復負將軍出後門。趨繩梯懸處。緣梯直上。勞勃痴立。嚙外聞牆上聲息依稀。窺譚面以爲將軍也。伸手欲掣手槍。譚呵曰。蠢夫。乃我也。趣接將軍。下。勞既驚且疑。然弗敢違。因以臂承將軍而下。譚低聲囑曰。汝今依吾教。令携此人至吾前。此所云之陋室中。謹守之。俟吾後命。勞曰。主人今何往。曰。吾回營房耳。數日後。吾自來釋將軍。勞曰。主人得毋太險。吾意。句譚止之曰。勿聲。此間有人至矣。吾今入救吾國人。果成功者。則數千磅之酬。可立致。汝第如吾指。以馬載此人。繞冷僻處。赴陋室。行再相見。

明星漸晦。東方始白。槍聲隆隆。發自僑來渡監獄附近。讀者至此。將謂譚格司失敗乎。抑譚之喬裝。已爲叛黨發見。而置之獄中乎。抑譚與克烈思已聯袂斃槍下乎。此時有較讀者更志忑者。則克烈思之中表。冒頓是也。彼設計害克烈思。後中夜不復成寐。及槍聲大起。聲浪傳入牧場。乃自榻上一躍而下。目睽睽視窻外。已而驚嘆一聲。倒於榻沿。以兩手自掩其面。蓋天良發見矣。

第八章

愛德華包華德者。駐美之英國大使也。一日。獨坐使館室中。悄然不樂。一若心中有無限感想者。已而出雪箔。燃之而吸。且吸且思。神情激越。忽起行室中。忽又歸座。舉止無定。如坐針氈。壁上懸墨西哥地圖。圖上繪僑來渡地。形處劃然有指爪痕。座前案上有新聞紙。名華盛頓星者。大使再三讀之。讀畢。則又擲去。引目視案上時辰鐘。自語曰。距三點僅兩分鐘矣。衆人皆言其人守時不爽毫釐。吾且忍性待之。語已。復取新聞紙讀之。其文如下。

英僑牧場主已爲亂黨槍斃。

此事將召戰爭。

英紳及其從者失蹤。

英政府將何以處之乎。

克烈思哈定者。墨西哥僑來渡之英僑。而牧場之主人也。禮拜五之晨。爲墨之立憲黨首領愛爾藩宣布死刑。愛爾藩曾於軍法裁判所證明哈定之行刺。據謂克烈思以牧畜被掠。訴之於愛爾藩。已而爭辯甚烈。克烈思出手槍。向愛爾藩猛擊。此外更有所聞者。則謂克烈思素剛不屈。然平生初無兇毆事。現美國人士。羣怒愛爾藩之暴酷也。尙有最異聞者。則有僑來渡逆旅。二英客。忽於同日失蹤。各方面僉有疑問。以爲英政府對此。將若之何處之。

大使讀至此。實見一人。推門而進。其人頤而長。英氣盈面。逕前執大使手。大使歉然曰。勃雷克。信人哉。勃目視時。辰鐘微笑曰。此吾之素習然也。吾昨得教令。謂有國際事見商。而其事又關於英國之權利。吾乃準備來此。就事實言之。吾之來。此本爲踪跡。一劇賊。此賊竊得珍物。其價乃至無倫。故吾匆遽來美。追取原璧。唯國家權利當較他事爲重。吾今當暫置吾事。先爲國家效力。須知就偵探而論。吾亦一愛國之士也。大使聞言。卽曰。微君言。吾亦聞之。吾今招君至。將有事相洩。君亦知爲何事耶。勃出雪茄吸之。並以餽大使。從容答曰。是不敢質言。然就目前而論。則案上新聞紙之刻劃處。明明爲僑來渡收場主人之謀殺案矣。大使曰。君言良是。茲案之外交手續。當與偵探方術並重。吾嘗聞君之爲人。故欲君代表吾政府前往。一偵其狀。吾嘗以此案詢之美總統。美總統頗有不願干涉之意。故茲事唯吾獨肩之。吾責既重。輿論又紛。無可採者。吾之焦灼。殆非言語所能形容。勃曰。君之地位。吾亦知之。吾窺君意。蓋欲偵明哈定之死。是否出於謀殺。抑係死當其罪。大使曰。吾意正復如是。茲案要宜急查。度衆人之能任此者。當無以易君。吾今遣君往僑來渡。爲吾代表。檢查哈定之死。是否曾受公平之裁判。抑先槍斃於愛爾藩將軍室中。而後開軍事裁判。宣布犯由。至檢查時。應若何布置。請君自由定之。勃曰。哈定之事。既聞命矣。尙有二英人之失蹤。其事若何。大使曰。是不能言。或者此二人已爲亂黨所劫。或爲亂黨所殺耳。吾觀僑來渡附近各地。皆亂黨喋血之場。君此行不免有危險之懼。勃曰。吾今者之來。本知爲冒險。又何懼焉。吾觀僑來渡逆旅之二英人。或者與哈定有關。大使曰。君言何指。勃曰。此吾之理想耳。吾蓋疑此二英人或聞哈定事。而謀

所以救之。遂入亂黨之手而繫之於獄。使二人尙生。吾不難蹤跡得之。即詢以哈定致死之顛末。是則吾政府之所欲知者。不難盡得。大使起立曰。然則勃雷克任吾代表矣。勃曰。固也。吾願爲之。大使大說曰。吾得救矣。茲有文件付君。所以證明君爲吾之代表。中有二函件。一致威好好英國領事。爲君紹介。一爲付君之事權。俾君行動自由。君果以何時行者。勃曰。行即去耳。吾今擬以五點鐘汽車赴愛板瑣。行再相見。大使曰。願君安然而歸。

第九章

勃雷克既受駐美大使包華德之委任。即日偕丁敢挈批得羅。赴墨西哥之愛板瑣。自此賃馬。渡大草場。則爲勃等之目的地。僑來渡矣。勃等縱轡驟烈日而前。亦不遇險。第人畜疇於赤道之下。爲狀至疲。勃據馬背。時而閉目深念。以爲此次渡大西洋來美。本爲高爾培。追譚格司。索得西。發利亞。皇冕不自意。乃有國人被戕於異邦。遽膺國家使命。澈查其死狀。人孰不愛其類。況爲國家服務。乃人民之天職。縱使緩時。日以報高爾培。亦尙綽有餘地。勃念及此。中心釋然。丁敢忽遙指曰。更行一句鐘。吾等達矣。勃嘆曰。然則吾等與犴狴近矣。言次。遙見夏屋渠。彷彿知爲逆旅。及行抵僑來渡市。則轉馬直趨逆旅。逆旅有黑人出迎客。勃謂之曰。吾等欲止宿於此。可否一見主人。黑人曰。可。吾將安尊驕及犬。而後引公等入見。勃及丁敢皆下馬。以轡授黑人。勃更詔批得羅。謂黑人爲吾等之友。犬聞言。乃隨黑人牽馬而去。已而黑人復至。道勃等入見逆旅主人。主人頎而長。身材細瘦。操美國音。自承其名爲白林格。登謂勃等曰。諸君蒞此。有事即以命我。幸毋疑慮。勃曰。吾等來此。欲爲數日淹留。今將先得飲

食俾稍蘇氣力。主人曰：吾適命具餐。公等不見乘，卽同食何害？且外出就食，恆遭亂黨驚擾，不若此間爲適。勃曰：謹領盛情。主人乃命黑人速具餐。至三人同餐，勃且食且目主人，見其人頗謹，願可託，乃謂之曰：吾今來此，蓋有所圖。君能爲我臂助否？主人曰：英美二國之人，吾恆樂爲之助。君試言之。吾當盡力。勃曰：吾名色格司登，勃雷克英之偵探也。今願與君圖計。唯君必允爲吾力主秘密。主人曰：必如君指。勃曰：是則大佳。蓋吾之來此，所以代表駐美英國大使澈查英僑哈定之死，是否出於正當抑係謀斃。此外尚有二人旅居於此，忽告失蹤，亦在吾澈查之列。君亦能爲吾言其事否？主人曰：茲事殊玄妙。吾聞人言哈定入將軍之室謀斃其命，以此遂遭刑戮。唯吾素知將軍之爲人，哈定之死，是否在爭論之際，吾甚以爲疑。蓋安知所謂宣告死刑者，非出於僞託耶？勃曰：誠然。唯君亦疑將軍謀殺哈定乎？主人曰：此則難言。以吾所知，則其事頗秘。當日黎明，雖有槍聲，然安知非假？此以欺人者。至於此間失蹤之客，名斯丹迫爾，其狀大類童騷。勃曰：何如？曰：其人頗豪華而蠢，蠢有腐氣。鎮日架眼鏡，吸氣味劇烈之烟捲，綜而言之，乃一呆子耳。勃曰：其人以何時失蹤？曰：卽哈定入獄之日也。彼聞將軍拘其國人，矢言必出之於獄，詎自此日離寓至今，不至卽其僕人亦杳如黃鶴。勃聞之色喜曰：此言有味。唯君何由知其人矢言救哈定？曰：吾得之於哈定之情人卽愛爾。爾將軍愛女也。彼恆來此覓斯丹迫爾，取消息。勃點首曰：據此則斯丹迫爾主僕或因救哈定而被戕，未可知也。言次出駐美大使之委任狀曰：此書爲英國大使敕令，以全權屬我。我今將入斯丹迫爾之室一察其狀。以下生死逆旅，主人目視委任狀，答曰：君任意爲之。吾引君往，遂導勃等入譚。

格司寓室。勃入室。即趨視案頭烟灰。及餘烟。主人曰。積灰未去。其僕人之懶可知。勃曰。是或有用然。勃實無所得。遂曰。試引我至斯丹迫爾臥室。主人指示之。勃入視案頭。得硬篋。啓視皆厚紙片。上繫斯丹迫爾名字。勃如法徧察室中物。得一衣篋。取而陳之。案上撫之。篋矣。勃回首。面主人曰。吾可啓之乎。設有人言。吾肩其責。主人頷之。勃即出鑰衣袋中。撥篋鍵令開。忽視化粧品。乃大疑。駭丁敢與逆旅。主人亦相視不語。已而丁敢曰。此物云何。勃曰。是不能言。以吾觀之。其人非尋常者。流也。勃言次。以手取篋中物。一一視之。忽手指觸彈鎖。篋底劃然而開。勃驚視之。則其下尚有真底。底面有物。赫然一皮匣也。勃撥而啓之。倏見寶光四射。勃歡然大呼曰。西發利亞皇冕在此矣。丁敢曰。是或有誤。蓋斯丹迫爾之所藏者。安知非他。一君主之物。勃搖首曰。是安得誤。吾嘗爲西皇之客。見皇服冕而朝。今猶歷然在目。安得云誤。逆旅主人見狀。大震。手中雪茄。燃火處。幾倒持入口。旣而神定。乃問勃曰。頃發見者。其事若何。勃曰。吾等復得皇冕耳。然茲事未經公布。君應力主秘密。且此事發見後。吾已知斯丹迫爾爲誰。蓋所謂斯丹迫爾者。即譚格司之化名。即前盜倫敦。奈不頓銀行之匪首也。言未竟。忽門外有人呼曰。林格登先生。勃等聞聲趨視。則見爲窈窕美麗之女郎。徘徊室門外。逆旅主人識爲陶羅斯。曰。女郎何言。女進曰。吾願聞斯丹迫爾先生。其人若何。主人曰。其人未歸。因指勃。雷克謂女曰。此君將語女郎。復指女謂勃曰。此卽哈定君之未婚妻。勃移椅就女。令坐。曰。陶女士。吾今有言奉詢。願君聽吾言。乃言曰。吾爲英政府之代表。耑來查驗君情人死狀。及其他二英人之失蹤。請女士爲吾言。哈定入見汝父之狀。女乍聞而疑。旣而決然應曰。吾願奉答。



遂盡舉前事告勃雷克。已而低聲曰：君謂奉命來察哈定之死。不知哈定良未死也。勃聞言大驚。目光炯炯視女。幾疑女因痛其情夫而痢發。女見狀復曰：吾言確也。哈定良未死。勃驚稍定曰：彼未死耶。吾不能解。女顛聲曰：吾亦云然。疇昔之晨。吾自獄窗中望見哈定立就刑處。排槍隊雁對向。繼聞開槍之令。吾耳幾爲之墮。蓋吾之驚懼已極也。吾不忍再觀。故不及見哈定之面。第槍發後。彼卽倒。女言至此。以手掩面而涕。已復曰：既而吾念彼已離吾長逝。吾必一臨其死。以吾唇就彼與之言別。雖彼不知亦足以安吾心。入夜。吾潛至其墓。攜一鏹鏡。土語時。女忽作異聲曰：彼已。句彼已。不見矣。勃雷克曰：汝蓋謂屍體已亡耶。女冷笑曰：屍體乎。汝殆謂彼已死乎。吾則深知吾歡猶然生存也。勃曰：汝何自信至此。女曰：吾確知吾歡自墓中出。向監獄後牆而去。勃張目視女曰：汝謂彼自墓中出耶。汝何從而證之。女倚身而前曰：吾言確也。彼就刑時。面排槍隊而立。吾親見其兩足裸然。蓋吾父之從者有生來之賊性。已自獄中竊取其襪靴而去也。後此吾見墓前趾印瞭然。循印求之。蓋直造監獄後牆而去。

第 十 章

吾書今叙譚格司矣。疇昔之夜。譚劫取愛爾藩。以付僕者勞勃痴。已復返身入營中。覓哈定監禁處。僑來渡監獄。適當營房之後部。體制宏壯。觀之陰森可怖。牆之四周。皆有窗。鐵柵圍之。以防逃逸。且衛兵環守。厥狀甚嚴。而獄中囚徒。又以長練鎖之。牆上手足不得伸動。時爲子夜。萬籟無聲。譚格司恃其喬裝術之工。初不懼有人發其覆。昂然向獄門而入。逕至衛卒站立處。此衛卒倚牆而立。甯聲雷動。譚見之格格而笑。然譚格司聰明人也。既喬裝

爲愛爾藩則口吻聲情皆宜舉宵乃舉足力蹴衛卒衛卒受蹴而醒覺痛而喚引目四顧狀如中魔忽聞有人擗西班牙語申言曰汝懶狗汝豈以是完其職守耶衛卒驚視曰噫將軍也譚怒曰將軍乎汝無用之狗汝敢棄職而睡衛卒曰將軍恕我在此久故困倦大發且吾久不更調實以山革理之故譚自念山革理何人然畧無疑狀卽曰山革理乎彼何爲而棄其職也衛卒曰彼無能爲矣譚斥之曰狗汝何言衛卒曰彼與密司彭孽多接吻以致死譚驚曰何哉豈彼女至醜故山革理驚懼而斃耶衛卒曰密司彭孽多者其美如仙曰然則何爲因接吻死山革理衛卒曰此中要有他故蓋彭孽多夙爲劉累所眷愛及山革理與之接吻劉乃大憤以刃刺山革理斃之譚自念曰是無怪勞勃狗竟目茲士爲虎狼之鄉也乃謂衛卒曰是誠異聞然吾人多雖失其一庸何傷今且導吾往見囚人哈定衛卒唯唯遂啟獄門而入譚視之內皆矮屋狀如土室穢氣觸鼻氣偶內吸則喉際格格欲嘔譚徧閱土室得尤惡者一處見其中臥老人髮蓬然繩結鬚長垂胸次目光慘淡藉草爲榻弛然而臥蓋已淹然欲化矣譚見之不覺毛戴自念己若失手則老人之現狀卽己之將來忽聞衛卒言曰此間是矣言次啓矮屋之門容譚入則見克烈思方繞鐵練鎖之壁上衛卒嘔噓曰將軍觀之此犬未睡也彼殆懸想黎明時之不適故未能成寐譚不答視係克烈思之練甚短舉身懸於壁次僅兩足着地耳視其面血污凝結狀如癩瘰困倦之態無可描畫譚既入土室克烈思忽舉首見之以譚爲愛爾藩也奮身欲毆之顧手足皆係連竟不能動譚回顧衛卒曰汝且去衛卒躊躇曰將軍幸見恕此囚欲危將軍吾言未卒譚迅舉掌摑其口罵曰汝狗敢違吾令

衛卒受掌。任然久之。不敢復違。躬身而退。譚回身面克烈斯。相對無語。克烈斯忽厲聲罵曰。汝獮犬。獨不能令我自由耶。今者汝來。豈欲坐觀吾死以爲快。噫。吾恨無機緣。以槍珠餉汝。譚格司徐徐操英語曰。噫。子誤矣。吾爲英人。今者之來。蓋救汝耳。克體然曰。吾。吾不敢知。汝之狀固愛爾藩將軍也。譚急以手置克之吻。低聲曰。勿聲。衛卒在門外。汝慎之。吾今徇汝愛陶羅斯之請。來此救汝。克喃喃曰。上帝福吾愛。譚復曰。彼以吾爲英人。舉汝事盡以語我。吾定計來此。欲釋汝出。恐致羣疑。遭意外之變。吾又思得一計。行往。覓排槍隊之槍珠。而竊去。其鉛核。汝知吾意乎。克低聲曰。知之。譚曰。吾無暇解釋其故。汝第記槍聲發時。初無鉛核。唯聞槍聲起。卽倒地。若死。作中槍狀。當時吾近汝。立卽蹴土掩汝身。以免衆見。無血之屍。而疑。後此若何。尙難預料。唯汝若挺臥不動。則吾等之生命。決無危險。吾且乘間盜汝外去。弗入窳窳。汝信吾言乎。克烈思執譚手應曰。於是二人復互視不語。良久。克復曰。吾命今在君手。請言何由得假飾爲將軍。譚低聲曰。將軍已爲囚拘。吾從者錮之一陋室中。去此未遠也。此時吾不及細述。恐衛卒生疑。汝第善自持。卽足以保命。吾去矣。克烈思曰。然則君何名。譚曰。吾。吾名譚格司。乃著名之言。至此忽傲然曰。吾乃不意。令吾名流傳異國。今別矣。克烈思曰。上帝佑汝。吾滋感汝之惠。譚曰。此英人救助同胞之恒事耳。行再相見。遂出土室。衛卒見假將軍出。則復上其門。譚問曰。翌晨行刑。諸事全未。衛卒曰。全矣。譚撫其假髭。頷首良久。曰。排槍隊所用何槍。吾意當不致誤。唯汝曹嘗多受賄。或竟貪財。貸此英人之死。吾必檢視各槍。試其利否。諸槍今儲何所。汝知之否。衛卒聞言。愕然。詫視譚。格司譚不覺心動。懼衛卒見疑。然衛卒

仍從容言曰將軍乃在汝室耳凡囚處決之前必以槍呈汝檢視此常例也譚聞言一震自念我安得有室我之室或者爲犴狴耳然譚素敏給即轉口曰吾偕汝往汝爲前導衛卒如言引譚曲折登樓直至一室外題名爲公事室衛卒啓門引譚入室見室宇頗寬陳設亦美譚不及周視祇見窗下列槍十二支心躍然以喜知翌晨應用者在是矣然佯爲不在意狀引身坐案前信手展視故紙堆良久若忘衛卒之立其前者衛卒侍立久神疲欠伸思臥然無將軍命弗敢自逸譚若已覺之即曰吾無需汝汝即自去衛卒大悅引手爲禮曰諾遂闔門去譚靜聽衛卒去遠即往取槍一一出其槍珠乃取小刀剖槍珠刺鉛核出未幾事竣仍取珠一一歸槍房聚槍陳之窗下喃喃自語曰吾事畢矣行再圖歸寓計與勞勃洵晤面共籌長策乃啓門出從容下樓覓小門而出忽前途立衛卒一人譚見之胆裂然衛卒則以爲其首領也竟引手爲禮初不致詰譚得脫且向逆旅而去

星轉斗橫晨光微熹一羣之亂兵嘯聚僑來渡監獄屋後空地上狂吸煙捲火星四揚時則見人人含笑容蓋彼等嗜殺之天性以喋血爲快事每聞刑人直聞屠狗耳此時獄門忽大開亂兵悉擲去餘烟雁行立見一人偕副將鄧諾出儼然雙爾滿將軍也衆兵見將軍身襲嚴重之軍服則竊竊議以爲天熱若是將軍乃肯耐性取裝已見一人步將軍之後而出則克烈思哈定也身着短衣褲兩腕加鐐旁挾衛卒二徐步而出頭雖昂然面現死色衛卒逕挾之背監獄墻下立循墻有地穴深可五六尺則死囚葬身處矣克烈思環顧瑟縮不已自念昨夜之譚格司其人果何若者忽回首見將軍而有笑容克心乃稍安譚格司行徑克烈思之前即立其左方心亦端端然

深懼春光一露。則已與克烈思皆無生機。正思念間。聞鄧諾號令衆兵曰。右向單行立。衆兵得令紛紛右向。克烈思而立。靜待後命。鄧諾復號令衛卒挾克烈思者曰。釋手。衛卒乃倉皇而退。當此之時。譚格司從容出。呂宋煙一匣。擇一捲燃之。無意中置其匣於身旁枯樹上。遙見東方黎明。知時近矣。陡聞號令曰。開槍。槍聲轟然。克烈思應聲向後仆地而臥。譚格司徐上以足蹴土掩克烈思之身。瘁笑曰。此吾之所以待仇敵者也。回首號令衛卒二人曰。趣埋之。鄧諾搖首太息。謂譚格司曰。將軍。吾願汝不再爲此也。此人爲英產。句譚嗤之曰。吾何懼於英政府。汝今令衆兵歸營。吾將有他事語汝。鄧諾如言。令衆兵排隊歸營。譚即偕鄧諾隨之行。次忽以手拊衣袋曰。噫。吾亡煙匣矣。鄧諾汝姑獨行。吾自往覓之。鄧諾曰。獨不可以人往耶。譚搖首曰。何必如是。吾自往較易。遂返身徐行。及鄧諾及衆兵不見。乃疾趨詣克烈思之墓。則見衛卒已竣事自去。譚急覓得一耜。力耙填土。須臾。克烈思之身見矣。譚以臂支之而起。則已幾乎悶絕矣。譚以一手支克。又一手出袋中鑰開去克腕上之鍊。低聲曰。汝自立。言次。自去其外衣。復褪下外衣一襲。蓋譚於事前所重着也。已而自着外衣。而以褪下之衣衣克烈思曰。疾行勿滯。克烈思尙昏昏然。見狀。亦不知若何用意。唯遵指而已。譚引克近後牆。隨能腕上絲梯。向上擲之。布梯竟。謂克曰。速踰牆。克曰。汝救吾命。何以爲報。譚揮手曰。此時何暇及此。趣行。乃扶克登梯。梯盡。則勞勃痴已攏馬久待矣。呼曰。趣來。吾等偕行也。今且裝假鬚。克如言裝訖。勞勃之上馬。遂與並騎。趨程而去。既越市而過。則爲大草場。勞勃痴等縱馬狂奔。不稍息。未幾。近陋室矣。卽勞勃痴。鋼禁。愛爾。藩將軍處也。勞勃痴忽出手槍。以柄猛擊克烈思之

顛。克出不意。負痛而顛。昏然臥而血出。勞從容拽克身置己馬上。睨之入陋室。取繩縛克烈思手足。置之愛爾藩將軍之側。

第十一章

勃雷克丁敢及逆旅主人聞陶羅斯述哈定逃逸狀。皆相視而驚。勃俯首沉思曰。信如女言。則三人者。洵聯爲一氣。然哈定果以何術得脫乎。且哈定得脫。彼二人者。又安在。勃思至此。搖首良久。擬狀可掬。忽問女曰。汝蓋來此詢譚格。斯丹迫爾乎。女曰。然。彼嘗矢言救哈定。及離寓後。杳不復至。吾懷莫釋。嘗思就吾父一詢其狀。詎吾父絕不允吾入見。勃曰。不允汝入見耶。女曰。然。吾初意以爲見吾父。則晨間事當可瞭然。詎彼不允見我。我亦莫名其所以然之故。第知其加我疾言遽色。凡涉吾事。概置弗聞。勃聞言。默然。女知勃好吸烟。因舉手示以狀。勃乃出雪。茄且吸。且思。終不得解。丁敢忽大聲言曰。是矣。君不見。化裝品邪。勃曰。化裝品有何關係。丁敢曰。君不聞陶女士言。彼父拒而不見耶。吾等嘗歷數案。凡喬裝之人。苟與婦女有關。莫不拒之。弗見。蓋恐句勃聞言。驚跳曰。汝言良是。吾幾忘譚格司之喬裝術矣。彼維善。喬裝乃得救。哈定於死。逆旅主人問曰。先生發見何物。勃曰。是尙未能質言。唯吾之所料。果不誤。則吾等之所遇者。誠非常玄妙也。是晚月光皎然。照見僑來渡大草場。有人喬裝爲愛爾藩將軍裝。騎馬獨行。卽譚格司也。譚嘗自陶羅斯手中得一契約。謂愛爾藩將軍得向冒頓支一萬磅。用爲謀殺其中表之報酬。此在他人。必視爲已足。而譚獨不然。彼念此次冒險已甚。且時機難得。必乘此向冒頓索三萬

磅而後返其契約及所願既遂始縱哈定出彼則約勞勃痴遠颺圖日後之快樂譚格司且行且思躊躇滿志逕向禁鋼哈定等之陋室而來此時勃雷克及丁敢亦偕陶羅斯藉印第安人之助偵得譚之行止追躡而至譚初不料及此洋洋然策馬而進抵陋室門前下騎推門直進勞勃痴見爲主人則力揉其睡眼欠伸而起譚回顧愛爾藩與克烈思橫臥於地克已倦臥愛則怒目而視然口內有物塞之欲嘗不成聲譚周視已問勞勃痴曰囚亦擾汝耶勞搖首曰否彼等嘗起坐靜進食物初不擾吾事譚笑曰此可矣吾度彼等在是更一夕足矣吾行往見冒頓索取財物勞曰後此何如譚沈思良久答曰吾將先往冒頓所索財物此後則先縱哈定彼感吾再生之法或不怨吾等之虐遇至於愛爾藩將軍之釋放當俟吾等行後貽書愛之黨人爲之譚言已闔門自出勞勃痴獨坐以俟忽門又突然而闢有二人闖然大聲曰哈利師舉手來者蓋勃雷克也一手持手槍擬勞勃痴之面回首曰丁敢懼之此人將探手袴袋以避桎梏汝卽止之令勿動丁敢大笑逕前取勞勃痴之手槍去勃回顧門前呼陶羅斯曰女士趣來女聞言逕入忽舉首見克烈思臥地手足細縛克烈思見女入亦張目而視汝乃歡呼疾奔至其前兩膝跪地以唇就哈定親之隨舉纖指去其口塞釋其縛丁敢卽以縛哈定之索縛勞勃痴勃始下手槍勞被縛心房震動猶佯爲弗識勃雷克昂然曰汝曹何人竟調乃公勃曰汝行知之矣又謂哈定曰吾懼汝不能行試活動汝四肢流通血脈吾尙擬令汝偕往一觀活劇哈定藉女之助起而行動聞言答曰先生何人吾乃弗識吾心滋感汝也此外尙有一人自稱爲譚格司彼嘗以計幽我於此然我之得脫於死實其人力女方挾

哈定行。卽低聲曰。克烈思乎。吾以汝爲死矣。當日吾見汝仆。言至此。以面伏哈定之肩而哭。哈定曰。吾之不死。實以譚格司剗去拾珠中鉛核故也。彼預詔我。開槍卽仆。吾因是被瘞。氣悶欲絕。幸其人來。掘土出我於壙中。得慶更生。女喃喃曰。上帝福此人。然勃雷君則謂其人爲劇賊。倫敦警署方出緹騎捕之。勃雷克曰。吾等行矣。不然其人且逸。丁敢攜囚偕行。勿失時機。女牽裾曰。君將何以處吾父。將軍聞言。蹙額視其女及塔狀至怏怏。勃凝思久之曰。彼暫留於此。俟汝等脫險後再釋之。

冒頓偕譚格司對坐牧場室中。冒以譚爲愛爾藩將軍也。冷然謂之曰。汝殆來此取血錢矣。天乎。吾願吾不再爲此也。自彼人之死。吾澈夜不能眠。偶合眼。則其人立吾前申申而晉。譚極司曰。事已行矣。又何說焉。汝今昇我之萬磅。吾則將茲事屏之。不道。冒頓聞之。既驚且怒。曰。吾允付一萬。此外不名一錢。譚從容曰。朋友聽之。吾意之萬當也。遂自去。其假鬚從衣袋中掣冒頓之契約出示之曰。此物已落吾手。吾將據之以謀大用。冒頓乃大駭。踉蹌退後欲跌。悚然問曰。汝果爲誰一人。推門而進。曰。其人爲譚格司。言次。四人齊入。勃雷克爲首。次爲丁敢。哈定陶羅斯。勃謂丁敢曰。汝守此滑賊。譚大驚呼曰。勃雷克也。噫。天乎。吾初未嘗預其事。特來此索錢以敗兇手耳。汝且視此紙。此爲哈定入險之由。勃果前取冒頓之契約而身後之哈定乃爲冒頓所瞥見。冒頓一見大震。神經騖亂。雙膝無力。頽然而倒。漸然呼曰。天乎。鬼至矣。噫。鬼至矣。遂噉然而啼。勃俯身撫之。氣已竭矣。乃謂哈定曰。此人已死矣。吾觀此紙。係冒頓與愛爾藩將軍之協約。汝之入險卽以此故。彼謂汝爲已死。故乍見汝而驚。遂以自斃。此



時衆人皆注意勃之宣言。譚格司乘機欲遁。勃已見之。卽呼丁敢曰。速止之。毋令得逸。然丁敢已先時扃門持槍備敵矣。勃喜曰。丁敢誠可兒。乃以手鐐置譚格司腕上。謂之曰。吾之捕汝。蓋以汝嘗盜奈不而頓銀行之財。而句譚止之曰。可愛之勃雷克。汝且勿爲妄言。此時汝固足以自證其聰明。然而後此之勝利未可知也。吾將令汝不能致我至倫敦。勃曰。無論若何艱難。吾必克之。乃已。汝令欲得伴侶乎。門外尙有一人待汝也。

時交五更。衆人盡歇牧場中。譚格司主僕系樓之下層室中。勃雷克丁敢則就客室稍息。獨陶羅斯不就榻。靜伺人定。悄然起。潛入勃雷克等之臥室。聞鼻息休休然。知勃等睡興方濃。乃移步而前。至勃掛衣處。潛伸手摸之。得一物。乃返身闔門而出。逕造樓下層。譚格司等拘留處。女自衣袋中出鑰。蓋先是準備者。就門孔撥之。門果大啓。入見譚等皆反剪椅上。譚猶未睡。見女入。亦無忤容。朗然言曰。女士早安。吾就縛於此。恕不爲禮。女低聲曰。先生聽之。吾之來此。本非講禮。乃釋汝耳。汝或爲刑犯。爲英警署所欲得之人。吾亦不知。唯汝嘗救吾未婚夫之命。吾今來釋汝。以爲報。譚驚喜曰。深感女士盛意。但吾手鐐未去。胡句女曰。吾有鑰在。乃出鑰啓鐐。以刃割其縛。譚既得釋。起立曰。女士之德。當銘肺腑。異日吾苟婚娶。必如女士者始滿吾意。女聞言微笑。復醒勞勃痴而去。其桎梏於是二人皆驚喜不已。女曰。汝二人有金乎。譚曰。尙有些許。足供返英之需。乃前執女手。就唇親之。曰。女士別矣。上帝佑汝。女亦曰。行再相見。幸甚自愛。譚等乃啓窗而出。至馬房盜馬。加鞭疾馳而去。翌晨。譚之逃逸。已諠傳殆徧。勃雷克等方偕哈定陶羅斯進早餐。聞報大驚。杯盤爲之碎裂。急起身欲出。女牽其裾。以一手。指哈定曰。勃君。

聽之彼救吾是人矣。勃乍聞怒甚。既而色漸和。乃復就椅坐。從容曰。女士之言不佞。已喻矣。女曰。幸君見恕。勃猶豫久之。乃握女手曰。諾。吾與汝易地處之。亦皆然耳。

此後哈定鬻其牧場。得利極鉅。遂與陶羅斯成婚。勃雷克猶圖追蹤譚格司。然已絕無影響。竟不果。鄧諾副將接得勃等之投函。釋愛爾藩將軍出。數旬而後。竟與敵兵開戰。西發利亞之冕。勃携歸。高爾培數日後。西皇歸。責贖冕去。初不知是冕。曾落倫敦。劇賊譚格司之手。經勃雷克問。關萬里偵得之也。

義俠小說 刺馬記

(續第三集)

悟癡

文祥閱畢。狂呼一聲。倒仆於地。二人慌忙將其扶起。灌以葢湯。始悠悠醒轉。伏身向二人泥首曰。感二位天高地厚之恩。結草銜環。亦莫報萬一。但我妻以烈死。我豈不能以烈報之。急掣匕首。竟欲自刎。二人立製其肘。責之曰。汝若死。何以對汝夫人。又何以對某等大丈夫。當恩怨分明。豫讓之漆身吞炭。程杵之効忠存孤。皆成其復仇之志。吾兄素讀春秋。奈何不明大義。而効婦人之短見。耶。文祥流淚謝曰。非某之不明大義也。回念吾妻苦諫。不但從。反迫之。使隨馬賊。一旦慘死。恨不立追之。地下故情。急出此耳。今恩人以正言見責。祥知罪矣。不刃馬賊。從此不敢言死。得勝曰。是則是矣。然善自爲謀。一語尊夫人所切囑者。吾兄亦須謹記。文祥曰。謹受教。又詢棺葬何處。廷武告之。各人始灑淚分袂。

新貽自英如死。後終日咄咄書空。如有所失。一日。獨坐簽押房。見有仁和縣公文一角。拆封視之。內言陳景成一

犯自刑訊後。病勢甚重。該犯又無口供。倘因傷斃命。恐干未便。特請示辦理云云。未免又添煩惱。立將仁和縣傳至。怒斥之曰。陳犯雖無口供。難道貴縣不能作主。似此漏網逆徒。卽立斃杖下。亦何所惜。有甚麼便不便耶。嚇得仁和縣跪倒。連稱卑職糊塗。卑職該死。仁和縣返署。卽請刑名先生商議。刑名先生曰。雖撫大人授意。然據晚生看來。此中必有挾仇之處。東翁何不於夜靜時。提該犯至後堂。問個明白。再叙詳稿。縣主連聲稱是。誰知是夕。文祥偷進撫署儀門。遠遠偵察。因見防護兵隊。巡邏甚嚴。不敢冒險前進。快快退回。恰好經由縣署。見頭門雖閉。隱露燈光。意欲探望景威。遂掩進頭門。蹣跚着步兒一路行去。不料走錯方向。誤撞到簽押房。竊聽得縣主與刑名先生私語。擬帶景威入後堂。問供不覺暗喜。感謝天與其便。今夜必得真消息矣。

夜漏三下。縣主在後堂坐定。傳諭禁卒。令將監犯陳景威。帶入審訊。時文祥遠閃在暗處。須臾景威已至。手銬足練。叮嚀有聲。因刑傷未愈。獄卒左右挾持。使之匍匐下。只聽縣主低聲問曰。陳景威。汝與馬大人有何嫌隙。可據實供來。本縣亦是強項令。自當爲汝作主。只聽景威朗聲答曰。感謝老爺高厚洪恩。犯人何敢虛詞。取罪因將由處州詐敗讓功新貽。直至撫署。面見責其負義之處。歷歷供出。只聽刑名先生在旁嘆息曰。晚生早知此案必有挾嫌。果然矣。東翁擬如何辦法。縣主起身。令獄卒帶景威回監。自與刑名先生到簽押房商議詳稿。

文祥躡足在後。忽見一哈吧小犬。臥於簽押房窗外。恐被見而亂吠。遂隱身一槐樹後。候至夜闌。犬仍蹣跚不動。情急欲跨步越過。那縣主已與刑名先生出房。哈吧犬兒亦搖尾隨行。文祥仍閃入樹後。俟二人行過。方敢走出。

隱見簽押房竹籬低垂。燈光已滅。文祥趨至房內。取出火種。將燈燃明。見几上詳稿已謄清。另有公文一件。係明日遞往撫衙者。折開細閱。頗爲景威開脫。但擬一存從罪名。流徙三千里而已。文祥甚感刑名先生玉全。惟恨知縣初次堂訊。便將景威用刑。因思得一策。檢張白紙上畫死馬一匹。馬頭半墜。血漬模糊。畫成夾入公文。仍將其緘口。依樣封固。置於几上。

雷得勝自別文祥。回見新貽。假說文祥遁去。不知蹤跡。只好緩緩緝訪。新貽快快不悅。時值暑天。焦熱異常。獨坐留春亭畔。對著荷池納涼。外間傳入仁和縣公文。新貽接在手中。展開細看。見詳稿爲景威開脫。僅擬一徒罪。不禁勃然大怒。怒猶未已。又見有一幅白紙。其角外露。抽出一閱。變怒爲驚。立喚差官將仁和縣傳至問話。

縣主既至。新貽畏熱。即請入留春亭相見。禮畢。新貽冷笑曰。頃閱貴縣詳文。無一字不避重就輕。想該犯情面較我。還勝幾分。縣主正色曰。大人此言差矣。若論該犯口供。與大人頗有違詞。卑職委曲求全。該犯始勉強畫供。新貽愈怒曰。據汝所言。何不將我傳去。與該犯對質。但有一物在此。請問貴縣是侮弄我。抑恐嚇我。耶。言次。擲之於地。縣主俯身拾起。見是死馬一匹。不勝駭異。忙屈膝請罪曰。卑職不知此物何來。還望大人明示。新貽詫曰。汝真不知耶。何以夾入公文之內。縣主辯曰。昨日詳稟。親手檢封。今晨始行發出。籤押房又無閒人混入。那有此不祥之畫。新貽見辯得近理。本已相信。惟欲置死景威。即不容其再辯。大聲喝曰。陳犯確係紅巾首要。令汝推勘。汝膽敢顯然袒護。非知情。故縱。即得賄賣。法候本部院親提鞫審。看汝這仁和縣還做得成麼。言至此。忽亭後起一陣。

旋風吹得滿地蓮葉摧折有聲。霎時間陰慘之氣逼人。毛髮似見一婦人渾身血污。掩在新貽背後。滿面怒容。嗔得仁和縣。瞳目直視。急問曰。大人身後立者何人。新貽掉轉頭來。見是英如顯魂。忙跪倒於地。叩首曰。請夫人恕罪。斷不敢處死。陳兄當請高僧爲夫人超度。英如始冉冉而沒。新貽定神半晌。又向仁和縣拱手曰。貴縣請回千乞。涵恕言畢。踉踉跄跄趨入上房。

金萬雄得文祥贈銀後。果然棄却本業。投入軍營。新貽見他身段矯捷。跳躍如飛。遂拔爲親兵管帶。作個貼身護衛。自接到公文內死馬。又在留春亭遇鬼。驟得怔忡之病。不但聞雷閃電。魂魄震驚。卽鶴唳風聲。亦心神不定。直至八月後。上諭到浙。調署直隸總督。始覺稍稍甯靜。然懼文祥之心。終無一時釋也。此日因升署。喜信賀客紛至沓來。不覺精神爲之一振。飲得大醉。躺臥籐榻之上。時已金風送爽。玉露迎秋。娟娟新月。夜色澄空。因思苦茗解渴。呼侍兒去取。詎知去不移時。卽聞狂呼有賊。茶盞跌得粉碎。新貽一時膽大。由籐榻躍起。飛步向前。剛至花廳六角門邊。突見一黑衣人閃在桂花樹後。驚得一身冷汗。酒意毫無。且退且呼曰。親兵何在。速來捕賊。此夜正金萬雄值班。聞呼急急趕來。手持洋鎗。飛身一躍。已上廳簷。俯身一望。果見黑衣人攀着桂枝。跨步欲遁。急攀機開槍。黑衣人一闪。亦上高垣。向東飛逃。萬雄緊緊跟追。黑衣人已躍下。萬雄亦隨之落地。約距數武。忽聞黑衣人低語曰。汝非飛天鼠耶。何忘東門街贈銀時也。

萬雄聞言。定睛一看。不覺撲跪於地。曰。原來是恩人。想煞萬雄矣。但今夜何以來此。文祥微微搖手曰。此非說話。

處汝可假作追我。且到無人處再說。於是文祥前奔。萬雄後趕。趕到署外演武場。四顧渺無人跡。文祥乃席地而坐。萬雄先自請罪。然後根問別後情事。文祥嘆曰。一言難盡。但我與馬賊不共戴天之仇。既死予妻。又死予友。并將當日如何結義。今日如何負心。一一訴明。萬雄切齒曰。我因感其提拔之恩。故竭力事之。然萬不料其味良至此也。文祥曰。今夜若非汝在此。馬賊死我手矣。雖然。此亦天數。與汝何尤。萬雄悔曰。以怨報德。我負恩人多矣。文祥曰。不知者不罪。何負我之有。萬雄曰。馬賊如此心術。我亦行將逝矣。文祥勸曰。於我爲仇。於汝則爲恩。各行其是。乃大丈夫所爲。我去矣。汝自珍重。陳景威得仁和縣保全。擬成徒罪。發配甘肅蘭州府。文祥探着此信。喜出望外。心想馬賊赴直隸總督任。當由德州經過。陳兄站道。亦必由德州經過。我不如到彼守候。豈非一舉兩得。況馬賊遭此一番驚嚇。防衛必嚴。在此尤覺無益。遂一路由清江浦直下。夜宿曉行。已距德州不遠。計算日期。約半月有餘。雖到家鄉。然故居片瓦無存。頽垣廢井。中僅有新編茅舍數家。正在感嘆。瞥見一男子推開柴扉。呼喚小兒。文祥認得是親弟文瑞。悲喜交集。向前低喚之曰。阿兄歸矣。吾弟何不識也。文瑞凝眸諦視。見其面色雖改。聲音依然。急扯其衣袖問曰。吾兄近數年飄零何地。文祥悲從中來。哽不成語。文瑞大驚。延入屋內叩問其故。文祥含淚曰。吾弟現有幾子。文瑞曰。弟自遭擄。流落江南。幸遇一老翁招贅爲婿。已有兩男矣。文祥喜曰。二姪何在。文瑞即令其妻出見兩兒。隨後叩見。畢。文祥指其次者謂之曰。愚兄欲此子承祧。吾弟其許我乎。文瑞訝曰。兄正壯年。且聞嫂黃氏前在浙江。卽有不幸。亦可續絃。何急急求後嗣乎。文祥乃將復仇之事叙說一遍。且囑之曰。愚兄

此。行。必。死。恐。將。來。牽。涉。吾。弟。可。改。張。姓。為。文。繼。我。之。姪。即。名。文。念。椿。以。誌。不。忘。文。瑞。哭。曰。仇。雖。當。復。吾。兄。尚。宜。三。思。文。祥。怒。曰。既。復。仇。何。惜。死。汝。但。善。撫。我。兒。即。為。悌。弟。餘。無。他。囑。我。行。矣。

德州。係。南。北。通。衢。進。京。要。道。來。往。官。員。絡。繹。不。絕。文。祥。恐。其。弟。尋。訪。又。恐。形。跡。易。露。覓。一。荒。涼。古。廟。暫。且。棲。身。日。間。則。於。驛。站。附。近。探。尋。新。貽。赴。任。及。景。威。赴。配。所。稍。息。一。日。夕。陽。欲。下。遙。見。三。人。走。來。中。間。一。人。獄。囚。模。樣。似。是。景。威。忙。閃。入。樹。林。之。後。漸。行。漸。近。果。屬。景。威。不。誤。見。三。人。行。至。王。家。飯。店。將。包。裹。卸。下。知。其。寄。宿。於。此。矣。

黃。昏。後。文。祥。亦。來。投。店。因。廝。客。已。滿。止。有。馬。廐。旁。草。屋。尚。空。文。祥。遂。安。身。於。內。暗。覘。客。舍。見。景。威。三。人。宿。於。一。間。耳。房。兩。解。差。相。謂。曰。今。晚。須。到。德。州。署。投。文。明。早。可。行。矣。一。差。曰。我。覺。腹。中。微。痛。汝。可。自。去。文。祥。聽。畢。回。入。己。屋。須。臾。星。光。滿。天。更。鼓。已。起。趨。到。耳。房。向。內。一。探。僅。有。景。威。一。人。臥。於。草。榻。之。上。忙。掩。身。入。內。附。景。威。之。耳。悄。語。曰。劣。弟。張。文。祥。在。此。景。威。大。驚。急。起。身。視。之。果。是。文。祥。忙。推。之。曰。速。出。速。出。可。在。後。院。候。我。

文。祥。剛。出。耳。房。已。見。那。解。差。走。來。口。內。唧。噥。曰。肚。皮。不。好。明。日。不。知。可。能。上。路。進。房。後。但。聞。其。呻。吟。之。聲。俄。見。景。威。果。到。後。院。文。祥。由。暗。處。閃。出。二。人。相。遇。如。在。隔。世。景。威。曰。弟。到。此。何。為。弟。婦。究。竟。是。生。是。死。文。祥。泣。曰。抗。節。死。矣。弟。知。兄。發。配。蘭。州。必。由。此。經。過。故。預。來。等。候。又。聞。馬。賊。調。署。直。督。德。州。亦。必。由。之。路。意。欲。半。途。要。截。洩。我。冤。仇。景。威。曰。弟。誤。矣。馬。賊。聞。由。上。海。乘。火。輪。船。前。赴。天。津。蓋。防。路。中。有。人。暗。算。也。文。祥。恨。曰。天。豈。不。欲。死。馬。賊。耶。何。事。機。不。順。如。此。但。匹。夫。不。可。奪。志。雖。石。爛。海。枯。必。手。刃。馬。賊。而。後。已。第。今。千。里。相。隨。者。有。一。事。累。兄。即。將。遇。弟。繼。姪。

之事并令其改姓爲文祥述。一遍景威嘆曰。果得赦回。決不負託。惟竊觀馬賊祿數未終。吾弟宜慎圖之。文祥哭拜曰。小兒念椿教養。是賴從此一別。永無相見期矣。景威猶欲有言。忽聞解差在房內喚曰。陳景威還不回房。豈思兔脫耶。二人不得已。含悲分散。

次早文祥起身。直往天津。探訪新總督到任日期。不意新貽早數日過此。已赴保定省城。文祥欲往。奈身受風霜。忽然臥病月餘。及愈後欲行。聞路人傳說。洋人傳教百姓不服。燒教堂。殺教士。釀成交涉重案。馬制台將來天津辦教案矣。文祥得耗。喜以爲相遇之巧。早晚或在行轅。或在碼頭。密密伺察。一日見路人填街塞巷。喧傳馬大人將至。遂擠入人叢中立望。遙見洋槍排隊而來。中間一頂綠呢大轎。戈什哈親兵前後擁護。不必說近不得身。即稍稍向前。早被巡捕驅逐。頃刻間行轅礮響九聲。綠呢轎已飛抬而進。

日影西斜。文祥先來行轅。探看路徑。見東西轅門內外帳蓬。支得密密層層。皆有兵勇駐紮。無隙可入。又繞到後面。察看却是一堵矮牆。牆內修竹森森。樓房高聳。手攀牆垣。俯首內望。滿地盡是荒草寒蟲。亂鳴杳無人跡。知此處必無人到。看在眼中。且回寓攝養精神。向暮再至。

轅門砲響二次。更鼓已起。文祥繫縛停當。飛步向轅後走來。聳身一躍。已入矮牆。行不多時。隱聞人語嘈雜。遙向燈光處閃進。原來是廚房一所。肉味酒香。芬芳撲鼻。文祥恐人撞破。恰好有一柴堆。側身掩入。忽有兩名伙夫。各持火叉向柴堆取草。文祥不動。聞一伙夫埋怨曰。酒被小三兒偷吸。却誣賴是俺。一伙夫笑勸之曰。汝面上却有



酒意難怪。旁人疑汝。但今夜大人宴客。不知何時始散。俺們幹只差事。真是晦氣。文祥俟伙夫去後。鑽出柴堆。四面一望。盡是高牆。不知從何處入內。祇見向西牆脚下。有一狗竇。文祥亦不暇計較。蛇行穿進。穿出竇外。恰是花園樹木。扶疏假山。高壘。文祥稍息氣力。擬即向前再探。忽見手燈數對。遠遠引至一人。正是馬賊新貽。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無奈隨從甚多。不敢下手。甚可忿也。

稍行數步。有一月洞門。門外長廊。曲折燈光燦爛。往來人多於鱗。心想此處豈能混入。不如躍上廳牆。俟馬賊酒闌送客時。即乘隙刺之。便轉身入園。踏上假山。方欲作勢上躍。不意用力太猛。砰然一聲。踏倒假山石一塊。一時園內園外。擁進多人。齊呼有賊。文祥心慌。飛上高簷。竭力奔走。只聽洋槍一響。一彈正中左臂。由簷上跌落。墜地。忍痛立起。慌不擇路。揀荒僻處亂奔。

忽聞背後洋鎗聲如貫珠。緊緊追來。文祥嘆曰。此番死矣。倏起一陣陰風。吹得木葉亂飛。星光黯淡。似見一婦人。向己招手。迷惘中也不辨是誰。急急隨行約走。一時許。後面槍聲已寂。那婦人回過身來。復作魔手狀。文祥向前一步。方認得亡妻。英如在。前導引欲問其故。英如倏忽不見。但聞輪船汽笛鳴。租界馬車。轆轤不知如何已到。大沽口矣。

文祥於租界覓寓住下。檢視臂傷。幸槍彈穿透。未損筋骨。惟運動不靈。難以用力。權在寓內養息。光陰荏苒。又值殘冬。偶閱新聞紙。見奉上諭。直隸總督着會國藩調補。所遺兩江總督。即着馬新貽署理。心內又驚又喜。始悟在

浙江關帝廟所祈籤句。有妖星此夕隕江南。真是靈應不覺手舞足蹈向北指曰馬賊馬賊汝亦知死期已近平時哉不可失也。卽日趕辦行李沿江河南下。私念馬賊此次在江南晉轅或防衛稍有疏忽卽可乘機而動倘一擊中之亦天所以報節烈也。然妖星江南籤語已確鑿可證特未諗所謂前三三與後三三者究竟作何解釋尙在疑團中耳。

繼又轉念余爲烈妻報仇切此身之禍福吉凶早已置之膜外然余只一弟承先繼後宗祧賴之余卽爲烈妻而死亦不可無一言以慰吾弟余將從便道歸家與吾親親手足訣最後之一別乎雖然路奇折彼愛兄者又必拘手足之見與乃兄作最後之團聚卽允余焉亦必羈留三兩日恐於馬賊晉轅之時期多所錯誤也余何如決計逕行。

既抵江寧下關一帶熱鬧特甚蓋是日卽新貽接篆日也文祥不暇他顧忽忽雇車至督轅前但見轅外戈戟異常森嚴人衆擁擠卽插足已無餘地雖號砲來時明知馬賊穿轅而進然三寸刃固未能越人而過也逾時人亦散伸首望轅內殆遙遙不可辨只好找客寓寄身去。

越日陰雨連綿文祥在寓異常焦悶忽聞店主人與人口角似是山東鄉音忙由壁縫朝外窺看見來客年約五十許頭戴一頂舊涼帽身穿一件夾紗袍縐痕重疊大約纔從質典內贖出硬欲在寓賃一房間舖主如何能容那來客便擺起候補官的架子大聲說道你可知道俺名周國材是個什麼人呢舖主冷笑道任你是什麼人寓

內總沒有空房間。請你老休怪。那周國材也不言語。氣吁吁的向一只破靴裏抽出一頁梅紅簡直送到店主人面前。指著說曰：你瞧瞧這履歷。店主人見紅簡上一行細字寫著欽加同知銜分省候補知縣周某。不覺失聲笑曰：你老既是一位大老爺。現已九月深秋。如何還戴頂涼帽。穿件紗袍。難道官場中至今沒有換季麼？

國材聽到此處。忽然長嘆一聲。扯著一只木櫈坐下。搖著頭兒說道：你老班可記得戰國時有位蘇季子麼。失運時黃金用盡。黑貂裘敝。運來時佩六國相印。何等煥赫。況我的舍表弟馬新貽。今做兩江總督。哼。我若見著他。立刻補個好缺。或節是上元江寧兩縣。亦未可知。到那時。俺便是你們的父母了。

文祥在房偷聽。只副形容。真是肚腸笑斷。然一轉念。或此人與馬賊竟有些關係。意欲設法使他宿下。做我的暗中線索。誰知店主人見他說與馬制臺有親。亦立時改口說曰：我不是敬重你老。是候補大老爺是敬重你老。與制臺大人中表弟兄。僅有一間耳房。你老好在單身請進去安歇罷。次早文祥尚未起身。即開周國材及店主人替他借一頂大帽。一套夾袍褂。還要借個茶房做跟班。好去上制臺衙門。見他表弟馬大人。求差求缺。

文祥此日。跼步不敢出門。專盼他回寓如何光景。直至林鳥歸山。晚烟四合。始見他慢慢走回店。店主人忙迎上一步。問曰：你老總應見着令親馬大人了。國材一面卸下衣帽。一面笑微微的說曰：見雖未曾見面。却令巡捕官分付俺。遲幾日兒進見。俺好喜也。既許傳見。沒有不予俺差缺之理。文祥聞言。未免又將信將疑。心念今晚不如設個法兒。探探他的口風。遂裝着一個斯文儒士口內。操著江南土音。向耳房門輕扣兩聲。房內問曰：是誰。文祥曰：

同寓客人因天雨無聊特來奉謁藉資消遣耳。國材忙開門迎出，向文祥拱手曰：「俺觀足下亦是斯文中人，敢問尊姓大名？貴籍何處呢？」文祥曰：「小子文士璋，祖貫山西，因在岳家讀書，入了上元縣學，故即在此寄籍。」國材忙致敬曰：「原來是一位秀才，但文兄既在岳家，何以又住只小客寓呢？」文祥嘆曰：「小子因屬貧寒，內子倚其富豪，往往白眼相加，故小子與之反目，情願遷出，甘受淒涼，不願仰他人之鼻息也。」國材亦長嘆曰：「文兄之志，與弟可謂同病相憐。」文祥驚問曰：「老先生亦與夫人反目乎？」國材搖手曰：「非也，非也，俺所恨者，即是舍表弟馬新貽耳。」文祥拱手曰：「願聞其詳。」國材曰：「舍表弟家本赤貧，且又早失怙恃，養之教之，無一非周氏之力，原冀其共患難者，亦共富貴，不意在浙江任上，隻字不道及到直隸，又因洋人教案調任兩江，俺已去信三次，訴說家況，他總以自有位置，一語聊相慰藉，轉累俺典衣質物，奔馳來此。今日雖未見面，却令俺遲日再見，不知是得馬還是失馬呢？」文祥聞失馬二字，怦然心動，遂以語激之，曰：「諺云：日近日親，日疎日遠，制臺大人雖受尊府教養之恩，然既位任封疆，豈能常將前事記憶？老先生若不常去親近，恐貴人多忘事，亦遂淡然置之矣。」國材點首稱是，忽又喟然曰：「文兄不知寒士苦衷，無論衣履不給，難以向人頻借，用即使可借而上一次，轅門如門包等使用，極少亦須五六星紋銀，令俺從何處措辦呢？」文祥遂於袖內取出碎銀一包，約重四兩餘，奉上曰：「此小子每月所得薪火，權濟老先生之急，何如？」國材忙起立曰：「那有此理，只恐不能。」文祥大笑曰：「小子雖寒，尚非鄙俗一流，願老先生勿却。」國材亦笑曰：「如此愧領矣，俟將來得着好差缺，當以優席相待。」文祥忙致謝曰：「倘蒙青眼，敢不効勞。」言訖辭出。國材

般、勤、備、至、直、送、文、祥、至、住、房、始、別。

(未完)

滑稽 牛皮王

箸 超

豁、浪……豁、浪……我、的、心、好、依、傍、我、的、口、好、唯、黃、我、的、面、好、風、光、我、的、步、好、堂、皇、百、尺、樓、臺、六、月、霜、大、家、叫、我、

牛、皮、王。

聲。列、位、我、也、不、曉、得、這、牛、皮、王、是、什、麼、一、個、人、那、一、天、在、一、枝、香、晚、餐、的、時、候、祇、聽、見、間、壁、檯、上、霹、靂、似、的、拍、拍、兩、

說、道、不、錯……是、呀、現、在、不、要、臉、的、後、生、偷、得、幾、句、唐、詩、讀、過、幾、篇、聊、齋、就、混、在、書、局、裏、喫、飯、還、有、那、幾、個、血、腥、氣、的、書、販、子、賺、得、幾、釐、幾、分、錢、便、着、實、恭、維、他、諸、君、不、看、現、在、的、報、上、天、天、的、名、著、出、現、嗎……請……請……請……請、多、喝、杯、白、蘭、地。

……像、老、先、生、是、真、難、得、只、怕、這、幾、位、著、作、家、都、不、在、你、老、眼、睛、裏、呢。

成、什、麼、東、西、不、是、我、說、句、誇、嘴、話、現、在、年、也、老、了、心、思、也、雜、亂、了、手、筆、也、生、硬、了、要、做、一、句、却、也、做、不、得、若、是、倒、退、二、三、十、年、不、但、這、幾、位、著、作、家、不、在、我、眼、裏、便、是、曲、園、樊、山、湘、綺、蘇、龔、諸、公、也、都、讓、我、出、風、頭、呢、我、還、記、得、那、一、年、同、友、人、登、高、有、一、脚、踢、翻、宋、四、拳、打、退、唐、之、句、後、來、這、一、天、夜、裏、便、夢、着、少、陵、放、翁、兩、個、代、表、在、我、跟、前、苦、苦、哀、求、說、先、生、不、要、這、樣、激、烈、我、們、音、韻、的、香、火、掙、來、是、很、可、憐、的。

碰巧席上有一位先生也是專警方眼的說道老先生的詩句自然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了不過打退唐人一拳兩拳也就够了何必定要四拳這個倒要請教。

你也太糊塗咯一拳打初唐一拳打盛唐一拳打中唐一拳打晚唐不是四拳是什麼言已呵呵大笑舉座亦大笑檯上又拍拍兩聲。

菜來……什麼菜……老爺五香鴿子。

啜啜哺哺靜了好一回……今天我肚子餓了倒還喫個精光講到這個味兒實在不好我在家里喫一隻鴿子大約極少須兩塊多錢先宰一隻極肥的母鷄將鷄湯燒成火腿汁後來加入扣麻干貝再後加入自製蝦子醬搗成淨汁用炭火將冷汁和鴿子煮兩點鐘照這樣烹調方纔甘旨可口現在大菜館的鴿子並無真正香味不過加些椒末桂皮瞞騙人頭那裏有有味兒嚼出來呢。

老先生的食品比得荀氏饌經段家食譜將來一定要登堂大嚼一回呢。

你來來……好……你來又停好一回……唉現在的時候做官也太容易不管他識字不識字懂理不懂理只要有門路兒有資本兒不怕運動不到我聽說現在我們兩位木家在北京城裏也臣門如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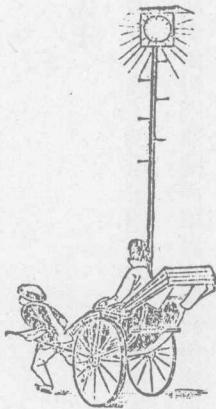
貴華宗是什麼官諱。

一個就是益棠一個就是嘉蕪照家譜排來都是我的姪曾孫呢現在大總統倒很賞識他說他有政治經驗其

實我們姓王的與大總統本有一脈從前我們一位先祖在河南做十年幕老爺膝下一位小姐原來許與姓袁的聽說這位姑老爺還是現在大總統幼殤的叔曾祖若是真個不錯大總統還須叫我一聲太姍長呢

呵呵一笑人靜聲微我料所謂牛皮王者一定吹到別處去側着耳朵聽一回唧唧咕咕從板壁中透出我才聽得兩句請諸君猜一猜是什麼說話呢

……孫文是我老同行……黃興是我舊門生……



談

林叔

周浩

題



詞題叢談

超 箸

濁酒三升對月斟。縱談今古拓胸襟。一枝懶筆人  
休笑。多牛寫來天地心。

琳琅萬卷鄴侯家。多寶船裝豔豔花。最是傷心明  
代末。故宮禾黍癩蝦蟆。

寧有盜臣噬伐冰天堂。地獄一層層。瓦霜本不干。  
儂事一點丹心秉。勸懲。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談叢目錄

京華聞見錄

護園隨筆

呵凍小記

警軒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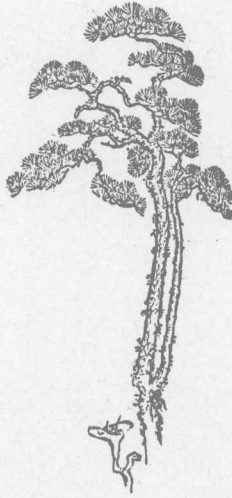
目  
錄

飄 卷 南 虛  
瓦 盒 村 汝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

目  
錄



叢談

京華聞見錄

諷 瓦

余幼隨侍京師。誦讀之餘。聞客談京師事。輒傾耳聽之。不忍去。稍長。游於衢。有見必銘諸心。南旋故里。忽忽十稔。追憶往所聞見。多有可記。爰拉雜書之。以當叢談。

光緒初紀。閻文介長戶部。戶部號肥。肥部人趨之如鶩。而獲利之豐。以庫吏爲最窟穴。其中因緣爲奸。率家資數十萬。衣輕策肥。聲勢煊赫。王侯不逮也。文介視事後。思剔其弊。朝進署。暮乃出。鈎稽簿籍。庫啓閉皆以目。吏奸不能盡售。則大恨。某夜。文介將朝。盜入室竊其紅頂。文介大窘。亟命僕放步奔。假諸某顯者。及抵朝房。即內監已促之者。再退朝返家。甫入門。聞家人大譁。蓋前一日。醇邸有小影。送文介命題藏之。櫃中亦爲竊携去。文介忿甚。時福銀管步軍統領。文介亟馳其家。詰責甚苦。福爲百計偵邏。不能得。又月餘。晨起。則小影已置几上。而紅頂則終不還矣。文介知竊爲怨者。所使然不肯中餒。稽察部務。較前尤嚴。後因事觸怒。出戶部人皆謂吏賄內監所搆。蓋非無因。父執某居與文介鄰。右事其所述也。

白雲觀者。京師巨刹也。平時遊人罕至。其最熱鬧時。爲每年之正月間。詰朝以往。苟非大雨雪者。則宣南一帶。車馬銜接里許。徒者夾車馬行。皆躑躅不能遽進。肩摩蹙疊。蓋十九爲遊客。云觀高牆峻宇。京外馳比。而金碧炫耀。歲歲加以裝飾。余寓京十載。歲必一至其地。而牆上粉堊。梁間丹漆。煥然如初。未始有剝落。其財力之裕。亦

有可概見者。正殿爲屋五楹。前面門窗數十扇。悉以檀木爲之。雕鏤至工細。餘三面壁間。徧刊玻黎燈。燈製狹而修。匡以木。光澤可鑑。其前一方面篆萬壽無疆四字。字盡大。硃書。泥金其緣。數之殆及二三百炷。排列如屏障。乃不見屋壁尺咫。京中人告語。謂皆出自慈禱所賜。云殿前一石砌方池。深丈餘。廣約七八丈。闊少遜之。四周繞以石闌。中互一小橋。遊人至者。必以冬春。池水盡涸。底見砂礫。橋下。跌坐一道士。閉目。合十。不少動。遊人自池邊過。爭以錢擲道士身。求中。中則其人喜。以爲今歲當大吉。否則凶。其人必怏怏相傳。道士自開院。日枯坐橋下。須閉院。方獲升恒。彌月不得飲食。非有行者。莫能與焉。故羣無知者。咸沾沾一身之禍福。不惜以金錢爲溝壑之填。而道士歲得此數千百緡。爲一年薪炭之資。已無慮其闕乏甚矣。道士之狡而遊人之愚也。

京東康家營。以康姓聚族而居。得名。光緒中。葉有康。八康。九兄弟。專集族中。無賴茶毒行路人。是地爲往來孔道。年青婦女經過者。稍具姿首。率爲所污。甚或納爲下妾。竟不放還。迨乃意旣厭。復嚮諸他方。京控姦佔之案。高將盈尺。當事者恨甚。屢遣官兵往捕。而康兄弟消息極靈。聞官兵將至。已先遁。且身皆趨捷。一日能走三百里。官兵不能追。先後僅獲其族中同黨數人。閉諸囹圄而已。康兄弟聞官兵返。輒回舊巢。爲惡如初。遠近苦之。榮祿管步軍統領事時。探知八至營口。急召趙躉子。至許以重金。令同鏢師往擒。趙躉一足賣藝糊口。絕有力能舉百鈞。趙故與八識。旣至營。給八至某所。令婦人陪飲。及醉。擒之。逮京。之日觀者塞途。爭欲一識其面。八年三十許。面白。皙冠緣。金冠。衣黑緞皮長衣。手弄二鐵丸。神色自若。押差以鐵鍊貫其肩骨。牽之而行。入刑部後。訊以前控案。

一一承招不少諱。供定擬發。遲行刑日。觀者復如前。老僕劉四亦隨衆往。觀畢回寓。爲余言八坐囚車至菜市口。下車綁定。監刑者令行刑人取舊獲八黨四戮於八前。八張目視了無懼意。及刑八刀。三下不稍動。僅斷臂時。眉略蹙。亦強矣哉。康九聞獲八。他逃。官兵火其居。更拘餘黨十餘人。定軍罪禁錮有差。

正陽門甕城甬道西。有關羽廟。廟面南。占地約半畝。殿三楹。高遜中人。居院狹不足容馬。乃置焚香巨鐵鑪於廟門之外。神像絕小。云全身皆純金所爲。逢朔望求籤卜休咎者。蟬集以北。里人爲最多。謂神能決若輩半月中營業之何如也。清帝親祭圍丘時。出正陽門。返經廟首。必入內拈香。意以爲是日敬天禮成。匕鬯無驚。皆神呵護。力故不憚降尊參謁耳。相傳純宗時有某國人進見。欲圖不利。陡見帝後一人立。長髯赤面。捉刀怒目視。遂大驚。不敢萌異志。逡巡而退。是夕帝夢神告如此。神又謂純宗爲劉先帝轉世。念手足之誼。來相救。純宗詢神居何所。以甕城對。純宗爲換金身。且命世世子孫。經廟首必入拜。著爲令。云其言可爲發矇。而一般士大夫竟有信爲實者。無怪釀成庚子之禍也。

咸同間僧忠親王。以善戰稱。而孔武多力。昭代懿親中。實罕其匹。性尤喜接士。蓋轂之下。凡有挾藝至者。罔不以禮羅致。所居邸臨通衢。其西爲市集。自晨至夕。肩販擔負。往還雜沓。不一而足。有販羊肉者。其人爲回子。藍睛高鼻。狀至弗類。門者每晨起。必見此販者。舐其羊肉。獨輪之小車。自府前躑躅西。日夕則返。率以爲常。一日販夫返自市。過府門。日尙未晡。憩焉。門前舊有石狻猊二。高五尺。左右蹲。被髮怒目外視。道路過者。暮夜必以怪。是日販

夫卽肩此門。右獲狻之石。以立。立時。出其腰中所插之短煙桿。實煙滿其斗。燃火柴吸之。且吸。且自狻口。中搽其所啣丸。續續弄之。丸受弄。鹿盧轉聲。鏗鏘不已。半晌。顧謂門者曰。聞人言。王爺嗜武。藝門下力。士如鯽。今居府中者。凡幾人。其藝又何若。門者鄙其人。置弗答。販夫數數言。門者厭之。走入有頃。門者出。則販夫已起去。而門右之石。狻忽易而裏向。大怪。睨視左。左亦如之。心知販夫弄己。懼爲王見。或且獲戾。乃急召健者六七人。反之。顧干邪之聲。達於堂。與而所舉。曾不能以方寸六七人者力。且索乃相顧。益大譁。交口奇販夫。正喧聒間。王自外呵導回。見狀。問故。門者囁嚅以告。王曰。其人今安在。曰。去已久矣。明當復來。王曰。來卽止。以聞。明日。販夫果至。門者走白王。王獨身出中門。立而販夫。卽指左右石狻。謂曰。是而所爲耶。販夫惶恐伏地謝。王曰。無畏。而果多力者。更爲我復之。吾不汝罪也。販夫起。乃擅其垂破之衣袖。趨而之門右。側身薄狻。屈其右足。令身少蹲。徐乃自狻腹下。插右臂入肩。以起。旋之。令如舊所向。始稍稍安諸地。畢則更趨而左。不半晌。左者亦安置如前。王大稱善。旣而見販夫車上。纍纍載羊肉。因願語門者爲市二斤。其時京師肉價低。羊肉斤不過錢三十。而足。門者支錢出。王自門者手中索得之。撐以二指。伸手以授販夫。販夫直前取。觸錢。錢齧立如小銅砲。指下上抵。兀然不得動。搖乃駢四指。握而撼之。弗勝。則拔以兩手。最後乃脫其挽車之鞵。貫而負之以肩。爲狀。殆如繹夫之曳巨筏。顧繹夫雖俯其躬。至地而筏仍勿進。但見王略一振臂。手背筋條露。兩指益弩張。中空似半月。此數十個之青銅錢。不勝。拇指之壓迫。乃自指間格格作響。販夫所負之車。鞠爲年已久。勢且垂朽。而用力遠猛。亦時時有裂聲。出於

腦後。販夫流汗被額。不自知其之。將絕。仍縛其腰。悉力前曳。王懼其傾仆。勢且破腦。乃疾呼止之。販夫既止。旁立牛喘。王笑而與之錢。販夫得錢數之。則錢十九。齋粉乃大駭服。立跪伏王前。讚王神勇不絕口。王出布二端。錢十貫。賜之。販夫拜謝而去。此同治初年事也。後十餘年。余隨侍京師。聞父執某言之如此。某曾爲僧邸記室。此事蓋其所目視也。

中國監獄之慘。莫京師刑部若道光戊戌。先大父通籍後。與同年安徽李公文珩（文忠之父）皆分刑部行走。李公仁厚純謹。與先大父雅相得。共僦居舊簾子胡同。無日不彼此過從。一日李公至。語次愀然曰。人言官刑部者。必不得善果。吾與子不幸入此中。當思有以自贖。夫任性使氣。令罪人不得盡其辭。此悻悻者之所爲。吾與子可不慮此。此外豈無足以益人者乎。先大父曰。吾籌之熟矣。部中禁卒虐囚苛酷。乃過地獄人言。藉藉豈竟無因第事爲提牢。所轄他人不能過問。異時吾二人中有一典是職者。必先除此積弊。庶稍無心過乎。李公稱善而去。後八年。先大父升山東司郎中。總辦提牢廳。既視事。諭司獄戒飭獄卒。不許例外虐囚。違重懲不貸。又知其不免。陽奉陰違。間數日必巡視一周。以察實在情形。某日巡至輕犯監。一老人面浮腫。有淚痕。知有異。問所苦。囁嚅不敢即答。固詰之。歛歔曰。犯以債務被控押追。昨入監獄。索重費。無以應。入夜牽犯至一室。令去上下衣。仰臥板上。以巨繩環手足。腰肩數匝。使身與板合。不能稍移。復推板之一端近壁。始閉門去。少頃忽聞奇臭。有物蠕蠕集兩腋間。知爲臭蟲。初不爲異。未幾來者愈多。自鬚以迄面部。攢聚成團。大肆噉吮。如針鑽刺。痛澈腹心。已而飽者



歸去。餓者又至。憧憧往來。萬足齊踏。徧體奇癢。苦乃更甚於啜吮。犯不禁大號。無應者。向曉蟲始遁。已身無完膚矣。語竟大哭。淚如斷綆。先大夫旁睨。一獄卒見其乖首。不言體大震。知爲彼所爲。呼役卽獄中杖之。百立逐。出將舉趾行。又一瘠少年呼曰。久受意外辱。無處申訴。今遇明白官。敢以告。先大夫聞呼止行。令隨僕更張所挾小皮椅。移坐少年前。先詢所獲罪。答因奸人妻。縲綖於此者五月。更詢所謂意外辱。少年面陡赤良久。低聲曰。世居通州。本世家子。以媚所私故。元宵日共車赴京觀燈。下車後迷失途。婦不知何往。翌日婦家屬追蹤至。爲所獲。詰婦奚在。以實告。彼指犯爲拐賣。控於中城察院。輾轉至此。初入監。家人懼犯不勝虐。許卒月十金。最前三月皆如期。將金至。眠食尙無苦。今未識何故。兩月金不至。卒謂誑彼。語至此。指一卒曰。自前十日始。彼日日於犯將食前少頃。先以語至此。聲細不可辨。先大夫命僕前。少年伸頸向僕耳。吶吶然曰。先以婦人穢布塞吾口。僕傳語訖。令畢其說。少年續言曰。且謂汝好婦人。今以婦人要物餉汝。何如。塞後嘔吐必大作。食量乃銳減。今不及半月。瘦已如柴。行就斃耳。詰之所指。卒堅不承。少年仰首大聲曰。汝無圖類。原物度尙在汝臥室中。急命僕率役往搜。果得之於坑角。簾下。齒痕猶顯然也。乃命桎是卒。日將暮。呼輿返。次日到署。稟明堂官。照穢物汚人律。加一等治罪。部中爲之肅然。事畢。先大父願謂僕魏福曰。一人之耳目有限。奸人之技量無窮。正本清源。苦無善策。吾豈謂如此。遂足盡吾責乎。復述李公語。悵然者久之。余年十五。魏福尙居余家。言之如此。

西直門外。暢春園稍北。爲圓明園。其間水木清華。魚鳥翔泳。景至幽適。道咸之時。上常駐蹕園中。表以虛堂累榭。

飾以怪石奇花。古今希世之珍。充物其中。莫可指數。有曾入是園者。爲言彼經過僅全園三分之一。而所見珍物。已幾於目炫神迷。舌橋不能下矣。據所見僅玉器一類。有四方玉花瓶。一高十四五寸。色白逾乳。雕刻人物。極精細。疑非人工所爲。有玉盤。一徑二尺許。上連冬菘一本。葉綠根白。大與真者無異。有珊瑚樹數柯。高等身粗如兒臂。紅潤照人眼。光灼灼不可逼視。有碧玉甜瓜。一帶葉皆具瓜上一蚱蟻。若頭碧翅作搖搖欲躍勢。色澤皆天然。外此若瑪瑙之碗。水晶之壺。琥珀之杯。質美而鏤工。多人間罕見物。云庚子之役。可憐焦土被燬之後。西城一帶多有手持園中寶器沿門求售者。蓋皆居近貧民。冒火所搶得也。某部郎曾見人挾一翡翠桃。大如茶杯。紅活可愛。索值二金。某部郎曾見人挾碧玉筆牀。一水壺。一又漢玉押一索值五金。以禁中物。懼事平。爲人知。且得禍。皆不敢購。揮令速去。後不知落於何人手。夫天下之寶。當與天下人共賞之。侈君浮主。不明斯義。乃欲搜羅海內珍奇。私於一人。秘之不令天下人共見。及一旦亂機猝發。即以私於一人之故。聚而殲旃阿房。一炬而古今希有無價之寶。遂與灰燼以俱。盡斯可慨已。

張幼樵先生在朝時。直言敢諫。不避權貴。天下仰望風采。顧有時迫於窮困。所彈劾者。不必盡出於公意。試舉一事徵之。光緒癸未。蕭山林恭甫太史（名國柱）由貴州學使任滿回京。宦囊頗裕。張與林同年。且係宿交。乃俟其覆命畢。往假三千金。林吝不與。張悻悻辭出。次日復浼人至林所傳述。已意謂果不允者。必有以報復。毋貽後悔。林年少氣盛。當來人前。肆口詆張。指爲無賴。來人遂巡去。不二日。林忽得革職。永不叙用之旨。糾者爲吳橋劉

博泉侍御。(名恩溥。後官至侍郎)實張所使也。初林丁母艱。將服滿不及十日。適爲考學差期。林急於應考。設法彌補。先考一日報服闋。倉猝入試。試畢竟得差人無經意者。當林遭母喪時。張曾爲照料諸事。又襄題林母主。故獨知其諱日甚悉。至是以林不允假金故。乃搜羅當時林之哀啓。持以告。劉喉令據實糾參。劉本憐林之行。遂本此上摺。更撫拾其任貴州時與巡撫林肇元有通譜朋比事。劾爲品行卑鄙。有玷官箴。並未交查。即日革職。距抵京不過一月耳。林得上諭。後知張所爲。往謁之。張拒不見。林逕入廳事。毒誓萬端。良久不去。張窘甚。呼友勸之出。又數日林始出京云。

護園隨筆

(續第四集)

卷 盒

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岐註謂卽位二年四年。史記說同。宋儒謂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仲壬方幼稚。太甲差長。故立之。余謂此說不能無疑。案尙書伊訓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若湯歿而太甲嗣立。則故君初沒。尙未立廟。安得有祠。又安得有祇見厥祖之事。蔡註引吳氏說謂朝夕致奠。不離殯所。何待於祇見。其說甚通。吾謂湯初卽世。斷無倉卒立廟之禮。況在諒陰。未遑土木。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是其明證。外丙仲壬皆湯之子。太甲爲湯之孫。何至舍子而立其孫。故吾斷以太甲嗣仲壬而王。故稱嗣王。伊尹奉之以見於祖廟。其義固顯然也。

古今才人負一時重名。往往不矜細行。然至於殘忍滅倫。則不可爲訓矣。樂辛遊學。其妻斲機以諫。卒以成業。及

攻中山。中山人烹其子而爲之羹。樂羊噉而盡之。雖謂兩軍相持。然非得已。然而忍矣。其妻勗。勗夫子以成名。乃適以殺其子。謂非天倫之變乎。此與吳起殺妻以求將同一不近人情而起尤殘暴薄行。相傳有母死不奔喪之事。李克謂起貪而好色。以前事觀之。其貪實甚於好色矣。史稱其嘗從曾子遊。聖賢之門。豈容此輩一朝居乎。宜乎曾子之絕之也。

吾國由專制而躋於共和。有步武湯武之意。此語已爲今日習慣之口頭禪。惟有一事爲不期然而然者。則改用陽曆是也。商建丑。陽曆之正朔。恰值丑月。誠有不謀而合者。亦可見天時人事之所歸矣。

古人惟重正朔。月數仍不改。此宋蔡氏說也。蔡謂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史記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秦用亥正。則臘當爲三月。而仍曰十月者。則仍以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吾謂蔡氏說尙未盡也。古人雖改正朔。亦有不勉隨民俗之處。如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仍主夏正之。四六月言之。若以周正建子推之。周四五月夏正。二月也。安得謂之維夏。徂暑乎。又如周公七月詩。七月食瓜。八月剝棗。九月叔苴等語。皆述夏正之氣候。雖改易正朔。仍不得不從民間農時之便。亦論語吾從衆之意云爾。

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史家編年。本於成周。春秋之義。權輿於是。故夏后相被逐。而傳記家以少康所生之年爲元歲。武后臨朝。而帝在均州房州之文。史不絕書。所以存正統而警僭竊也。至於夏后遷商邱。依斟灌。或謂商邱今河南地。斟灌今山東地。兩地相距懸絕。何能相依。致疑古史之不實。不知所謂依者。非必入其國而居。

之也。蓋以商邱密邇。斟灌故徙都於此。以成犄角之勢。藉作聲援。以敵羿耳。

建設國都關係時局者。至鉅。總須因利乘便。有互相維繫之勢。不得拘一時之成見也。成周都鎬。至平王東遷。國勢日以不振。東坡深斥其非。然周之亡。亦未必亡於東遷。蓋積弱使然也。或謂由此而上。爲文武。爲成康。由此而下。爲春秋。爲戰國。此宋呂氏說。吾謂由平王而上。爲共和之時期。由平王而下。爲專制之時期。何也。平王時非復周召共和之盛。漸至諸夏用兵。日事攘奪。五伯自專征伐。已開先例。故秦得兼并六國。擅立苛法。遂成破壞人和之嚆矢。所謂春秋無義戰。已開專制之漸。不行專咎祖龍也。厲王竄彘。周召行共和之政。布在方策。垂五十餘年。平王忽舉國而東。秦襄公以兵送王。僭進爲伯。祀上帝於西時。太史公曰。秦始封爲諸侯。遂作西時。用祀上帝。僭端見矣。君子懼焉。吾謂司馬誠知言哉。

堯曰。多男多懼。富則多事。以堯之聖。而戒慎恐懼如此。此所以爲聖也。封人曰。天生蒸民。必授之職。多男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夫授之云者。卽野無遺賢。國無棄民。無一夫不得其所之謂也。分之云者。卽民飢己飢。民溺己溺。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謂也。暴秦而後。朝廷與民日益疎遠。堂廉遠隔。君門萬里。小臣不能與朝廷相接。平民不能與君主官長相接。窮通得失。聽齊民之自爲。國家不過問民。亦不知國家爲何物。同一圓頂方趾之種族。而有尊卑苦樂之階級。遂成一離德離心之現狀。於是天下不復可言治矣。

古今書札常用再拜二字。已成一習慣之名詞。近日因除去跪拜禮。於是通常尺素弗用之。此蓋誤解拜字之義。

也。說文拜從兩手下也。拜以兩手爲禮。非如稽首頓首之頭至地。周官九拜。分別最詳。或謂古人日用起居。均席地而坐。此語爲稍讀書者類能言之。不足爲異。其坐時屈兩足向後。以股著足踵。與今之跪相似。故古禮有跪與坐之別。以示敬恭之意。曲禮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是也。至稽首頓首。則頭已至地。視拜爲更隆。頓有停頓之義。稽有稽留之義。拜則僅下其手爲禮。與稽首頓首迥別。雖同一鞠躬。而亦有微示區別者。如吉拜註云。雍容而下其手。肅拜註云。直身肅容而微下手。旣曰直身。則不必鞠躬。可知蓋鞠躬以躬爲禮。拜以手爲禮。躬從身。拜從手。觀其造字之義。固已顯然。謂拜與鞠躬同。則可。謂與稽首同。則不可。或又謂與空首同。則更誤矣。周官空首註云。下手首不至地。玩一空字自見。又尙書拜手稽首。連文及之。言旣拜手。又稽首也。明是兩事。不容牽混。禮郊特性云。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分析最爲明確。或又謂古時稽首頓首之禮。親之於子亦行之。此說更誤。儀禮士冠禮所謂母拜受者。蓋下其手以示親愛之意。亦第鞠躬而已。並無稽首之文。亦斷無親拜其子而叩首至地之禮。蓋誤認拜與頓首爲一事。遂與古禮微有未合。此不可不辨也。

方言與古音通轉。而字之音義。亦由是出。如譁呼瓜切。吾鄉方音讀作光華之華。至於華姓。又讀作去聲。揚子方言譁。淫化也。註謂化聲之轉。此足爲方音通轉之證。以化爲義。聲亦在其中矣。又如說文水準也。釋名水準也。準平物也。白虎通水之爲言準也。此皆以準爲水之訓。而不知卽水之音。考工記鄭註準讀爲水。大約當時有此方音也。閩中呼水爲追。上聲亦準音之轉。足爲鄭註之證。先儒謂準爲水之義。非水之音。並疑鄭註之誤。殆未通曉。

各。地。之。方。言。耳。又。如。蹕。丑。教。切。諛。若。蹕。漢。書。文。選。均。主。蹕。走。之。義。蜀。中。方。言。亦。謂。蹕。蹕。為。蹕。與。古。音。義。通。

古。今。之。度。歷。代。不。同。大。約。古。短。而。今。長。班。史。謂。萬。事。起。於。黃。鐘。六。律。起。於。秬。黍。一。黍。為。一。分。九。十。黍。為。黃。鐘。之。長。嘗。以。一。黍。為。分。推。之。積。至。十。黍。十。黍。為。一。寸。所。容。之。寸。亦。無。幾。蓋。短。於。今。尺。遠。甚。史。記。謂。以。身。為。度。說。文。人。手。卻。十。分。動。脈。為。寸。十。寸。為。尺。周。制。寸。尺。尋。常。諸。度。均。以。人。體。為。法。家。語。亦。有。步。指。知。尺。舒。肱。知。尋。之。文。許。叔。重。引。周。制。與。史。記。合。其。言。人。手。動。脈。則。本。於。醫。學。家。言。醫。家。謂。關。上。為。寸。口。關。下。為。尺。澤。尺。澤。推。而。下。之。則。及。肱。矣。此。與。家。語。舒。肱。知。尋。之。義。合。至。於。步。指。而。知。尺。寸。吾。嘗。考。諸。方。書。屈。中。指。而。取。之。由。中。指。節。縫。兩。端。量。之。而。得。一。寸。訪。諸。精。於。醫。者。試。之。良。驗。又。針。灸。之。術。必。布。指。而。求。尺。寸。不。得。以。世。俗。通。用。之。尺。為。準。蓋。自。古。尺。淪。亡。載。籍。闕。略。僅。可。考。者。岐。黃。之。書。而。已。

司。馬。法。人。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人。舉。足。而。及。三。尺。足。徵。古。尺。之。短。然。亦。不。能。泥。也。舉。足。三。尺。或。舉。成。數。而。言。說。文。所。謂。指。之。數。多。則。不。過。三。是。也。周。禮。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禮。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六。尺。四。寸。為。步。今。者。指。漢。而。言。王。制。纂。於。漢。初。博。士。故。以。漢。尺。較。周。尺。周。之。一。尺。僅。及。漢。八。寸。八。乘。之。為。六。尺。四。寸。蓋。古。時。以。步。定。畝。步。行。田。間。而。度。之。遂。有。步。之。名。所。稱。尺。數。專。為。田。制。言。之。不。必。人。行。一。步。也。小。爾。雅。云。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此。或。專。就。人。之。行。步。言。矣。

幣。制。之。輕。重。應。如。其。所。鑄。之。輕。重。為。準。此。錢。法。之。通。制。也。秦。之。半。兩。漢。之。五。銖。皆。重。如。其。文。若。今。幣。之。七。錢。二。分。

亦云重如其文矣。然幣價之漲落不常。卒未能適如其七錢二分之數。則亦徒有名稱而已。先儒謂唐開元錢。十錢重一兩。然亦僅就唐言之。若以古幣較之。其錢三枚。足當古之一兩。宋則以開元錢十枚爲一兩。吾以開元錢三枚一兩推之。則宋之十錢。當古三兩有奇。足見後世幣制。日益重矣。

呵凍小記

南村

日冷風寒。手僵欲裂。把筆作字。木木如非我有。其苦特甚。故近日中隱兀兀坐。不敢有爲。而管城公之不共把握。亦爲別寢久矣。重以予兄來申就醫。時偕游動。掣余以天倫樂。故余益不獲他暇。而陸氏之負郭田。遂更穡蕪而不治。然醜酒之夫。好飲敗賄之士。珍金性之所嗜。往往不克自止也。於是趁小暇。乘餘光。婆娑案頭。輒溫余之筆墨。誌余之聞見。拉雜瑣屑。誠不足博君子之一粲。然際茲滄海橫流之世。百憂蝟集之身。豈可無清涼一劑。作林肯之保命丹耶。癖痂有人。晤我楮外。

予兄能爲詩。且性靈絕佳。惜投筆后。無多暇事吟詠。故積稿極寥寥。又好滑稽。出言輒傾座。意境尤清。每譚碧水丹山。令人如置身畫裏。近者嘗共話鄉居。藉消長夜。秋風言意。動我導鱸之思。濡筆留痕。誌此家園之夢。

予之鄉居。已誌其景況於贅譚中矣。茲就兄所言者紀之。冬日居鄉。夜來忽大雪。然以農事隙。故晨興頗晏。比十時矣。主人乃起。揭帳而視。牕紙皚然。清寒剪剪。砭肌爲栗。自蘆簾外。窺如荷葉飛絮。隨風飛揚。呼童問曰。夜來雨雪乎。曰。雨雪矣。且甚。深深沒馬蹄矣。今尙未止也。於是披裘而出。坐於匡房。房中有地爐。一作正



方形沿周可坐客五六。燒巨木之幹蟠根槎枒如牛首如龍如蟬。蟻撐爐幾滿火光熊熊高過於頂。氣候溫煦似三月。卽檢蒲團坐於爐隅。自窗遠窺瓊林玉宇。世界清涼如立身琉璃界。中心目爲之爽。然而花落花開蝶來蝶去尙紛紛然未止也。下瞰全村銀海茫然煙火都消。四山亦靜穆如夢去側耳無希聲。舉目皓已白。誠妙寫矣。唱紅泥綠蠟之詩。齏然思飲。乃置小瓦壺盛村釀。煨諸火。次佐以時蔬。蔬亦就爐中烹之。瓶笙鑼鼓天籟悠然。右箸左杯自斟酌徐徐作柔麻話而微風偶過凍葉琤然如鳴玉。佩六出花片時自窗檐入拂幃。積袂狀至可樂。仰視竹樓櫺次如簾堆紅糧玉粟爛然映目。半年梁一家之煖飽有恃矣。而瓜瓠橫陳青黃間耀更飾此樸麗之妙景。縱橫顧盼心神曠怡。凍鳥啁啾如深山鐘磬。撩人之清機不少也。躊躇未已中而犬吠聲大起。

旣而履聲琮琤有客翻然入。戴竹笠笠上積素盈寸。入門后乃脫而拂拭之。并掃衣袂。問答極歡。蓋族兄子青也。攜牛脯斤餘餉我。佐酒者於是呼之入座。就火取溫命杯分飲。烹牛脯相以新蒜。逸馨馥郁益促羌渴。情話纏綿其極歡笑覺一部漢書未易方此也。不覺醺然。主人醉矣。時則暮色蒼蒼中客亦自去。

辛亥之冬予以事客武陵。寓老友菴荻家。家去城十餘里。通水陸道。然水道較陸道爲捷且雅。逸故舟行者多。而鄉之人尤然也。其地名卸甲洲。居後湖之中。居人可四五十戶。皆業農。湖田千頃。浩淼無涯。誠魚米之富地。惜近年來洞庭下淤。沅流上匯。五六月交。輒汎濫橫溢。決堤破障。蕩廬溼稻。造爲飢荒。以故舊之中人戶今且替而爲巧而舊之下戶則填溝壑也久矣。間有存者亦無所爲。業徒漁畋以贍朝夕。家家網罟戶戶艇筏。居然水國之民。

矣。沿堤多柳。每夕陽西照。時躡屐徐行。嬋嬋西風。欸乃漁唱。頗動人遠思也。武陵爲西楚商業薈萃點。市衢繁鬧。人民殷繁。臨河而望。軸轆十里。檣楫如林。入夜后。萬點星燈。四圍水色。豁人倦眼。聽瓜皮艇上。沽酒市糶者。終夜唱聲不絕。別有佳趣。

諺有云。中國宰牛之區。有三把半刀。而武陵爲就中之一。得刀半把。蓋所謂刀者。狀宰牛多少之程數也。故其地牛肉頗廉。而又美。回教徒極夥。殺牛市肉者。均彼中人也。若齊民爲之。則罪爲私宰。官吏將科以罰也。教民肉食。以牛羊爲宗。故調治絕美。翻新門巧。式樣百生。嘗見彼中款客。殺饌數十味。色各殊。而其質則均牛也。是則可知其術之精。到而有老饕之癖者。欲思如浣花叟之痛快淋漓。固不可不一造此鄉。而十日醉平原也。

伴牛肉之蔬。在秋爲南瓜。在冬爲菘芹。而蘿蔔其尤美者也。蘿蔔一名土酥。見農書。杜詩所謂霜城土酥淨如練者是也。此物生熟俱可食。有五色。而紅皮者爲最多。陰乾之微漬。以巴鹽入口。爽鬆有聲。味甘厚。佐白酒最美。武陵後湖亦產此物。鄉人倚之爲冬田出產之一宗。種之者甚夥。其間每歲必產一極大者。鄉人呼之爲王。其大加尋常蘿蔔之三四倍。凡王之所在。則其地主即備香花轎馬。昇賽一方。一方之人亦出資佐會。祈來年羅田之豐稔也。賽罷。則舉此蘿蔔埋之地中。其禮遂畢。不敢啖割也。

武陵物美市繁。衣食都便。惟有缺點一。蓋肆中初無佳釀也。尋常出售者。名目概具。而可飲者實寥寥。非苦則烈。令人不堪。而堆花其尤者也。堆花俗名之曰棒頭燒。本玉粟燒品。以飲后。則頭暈脹如搗。故人皆被以棒頭之名。

屏之不敢問。差可者。則金波是也。鄉中通行者爲水酒。味甚薄。且微苦。然古之酒人。飲醜仰醋。且大有人。況其尙爲酒類乎。故予之客友家。止吾渴者水酒而已。久之。竟少飲。輒醉。并水而不敵。則予之酒量銳減也。可知。予友亦然。回首當年。露肘高呼。醉眠綠野。一盡十升之概。今固何存。歲月不居。能無衰老困窮之感。慨乎。

予嗜飲。予友亦嗜飲。予友之父。若叔。又莫不嗜飲。且知予之有飲癖也。遂無餐不進。以酒予。乃因之日在醉鄉矣。沉酣以往。輒發浩歌。友善弄參差。嗚嗚而和其樂。乃無極。又或圍爐高談。雞碑雀籙。鬼史茶經。拉雜作消寒語。爐中爇巨薪。餼上騰炙面。爲赤頰。頰然如蘋果。坐中熙熙如登春臺。友又好談紅樓。讀之至熟。視之至尊。愛護之至切。於世之咕嗶。老儒之無下士。苟把卷一讀。輒以鼻嗤之。以爲伶父鳥足。知紅樓者。惟予所言。尙能中其意。嘗抵掌高言。謂十二金釵中。倘紉繭以拜舍探春。將無與歸矣。然評人論事。又豈可執一己而軌天下。但愚者見愚智者見智。要不妨各以所得而自享。獨尊也。

一夕天陰。沉無星。月朔風颯然。振林木有聲。修竹浙瀝。凍鳴如雨。予偕吾友。方自郊堤歸。夜且三鼓。月光透寒。道依稀可辨。行敗葉中。清響遠發。村犬吠客。乃狺狺不已。抵家后。手僵欲墮。面凝冷如水。卽趨爐取煖。時友之叔尙未安寢。坐待吾儕歸。炙酒於瓶。以爲驅寒劑。予等坐定。遂舉盞殺寒威。身手因而溫軟。暢譁極歡。雞數唱乃散。至今思之。猶醺然有餘興也。

今年冬。友之書來。又招予往。而其叔乃於伏中已捐館去。顧余之漁郎再返。雖洞府依然。而人事之變遷。已大足。

使余零涕。嗟夫人。生斯世。如浪。萍。風。花。東。西。上。下。了。不。能。自。主。且。不。能。自。知。唯。隨。時。事。爲。轉。移。雖。明。哲。之。士。號。能。計。遠。慮。深。其。實。不。過。胸。事。機。之。且。成。者。耳。而。百。年。鹿。鹿。憂。樂。重。重。人。乃。以。一。身。盡。試。之。紅。顏。既。去。白。髮。亦。無。存。須。與。之。時。光。有。萬。千。之。變。化。桑。田。滄。海。亦。不。過。蠅。蚋。之。朝。夕。濯。足。長。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人。卽。抱。一。及。時。爲。歡。之。心。惜。分。勤。業。之。志。而。駟。馬。已。不。克。追。此。歡。樂。事。業。使。有。待。也。則。嗚。嗚。墮。地。挾。畢。生。之。憂。患。以。俱。來。又。豈。無。故。者。哉。余。亦。好。讀。紅。樓。願。余。鈍。不。能。有。所。得。依。樣。葫。蘆。納。之。吾。心。而。已。一。日。偶。思。紅。樓。之。主。幹。厥。爲。三。人。一。黛。玉。一。寶。玉。一。寶。釵。而。已。而。三。人。中。又。唯。寶。玉。爲。之。主。寶。玉。既。爲。之。主。則。我。姑。就。而。察。之。黛。玉。之。玉。寶。玉。之。玉。也。寶。釵。之。寶。玉。之。寶。也。釵。也。黛。也。各。取。寶。玉。之。一。字。以。成。名。分。之。成。三。合。而。爲。一。則。其。生。平。呢。呢。兒。女。心。附。命。依。固。無。怪。已。及。終。也。釵。留。黛。亡。亦。所。必。然。蓋。得。寶。玉。之。一。者。二。人。而。釵。乃。得。其。主。也。然。吾。聞。之。著。者。曰。寶。玉。氏。賈。假。寶。玉。也。夫。寶。玉。既。假。則。林。薛。又。何。從。而。真。推。而。至。於。十。二。姊。妹。十。二。侍。鬟。更。何。從。而。不。假。則。著。書。者。固。已。明。白。自。號。其。子。虛。而。後。之。考。據。迂。士。乃。必。齟。齟。焉。附。會。穿。鑿。引。王。證。李。以。實。其。事。是。真。何。苦。來。哉。

警軒筆記

(未完)

虛汝

王世貞集謝赫古畫品。李嗣真續畫品。沙門彥悰後畫錄。姚最續畫品。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沈括圖畫歌。荆浩筆法記。王維山水論。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劉道醇宋朝名畫評。朱景元唐朝名畫錄。陳誦直五代名畫補遺。鄧椿畫繼。黃休復益州名畫錄。米芾海岳畫史。凡十五種。爲畫苑一書。共十卷。古今畫學於茲大備。詹景鳳又爲補益。

之首梁武帝山水松石格。終董道廣川畫跋。凡十六種。然姚最續畫品錄。稱湘東殿下。工於像人。特盡神妙。未聞以山水松石著名也。恐出僞託總之。歷代評畫推謝赫爲鼻祖。張彥遠云。謝赫評畫最爲允愜。姚李品藻有所未安。講求畫法者固不可不知此已。

趙宦光寒山帚談。取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之意。奇矣。李日華名其題畫之詩曰竹懶畫媵。名稱尤奇。朱謀瑋周易象通別造河圖。妄矣。郭相奎嬪衣生易解。論遯卦。謂懷愜不遯。故青衣行酒。徽欽不遯。故獻俘金廟。論震卦。謂雷之擊人。皆治其宿生之業。尤妄。而誕總之。明人事求立異。以黃石齋之淹貫。且改易月令經文。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旦房。中仲春之月。日在東壁。昏參中旦箕中。又定表記爲三十六章。隨意標目。以陳白沙之淵雅。且名其中曰玉臺巾。謂平頂四直。象玉臺山。況其他乎。最可詫者。無名氏天潢玉牒。稱明高后所生者。只成祖及周王二人。懿文太子非嫡也。尤喪心取媚之談。不足深辨者已。

古今事跡有略相同者。三鱉爲楊氏美談。而陸稼書文集亦號三魚堂。因其祖溥爲豐城縣丞。督運過江。三魚塞其舟漏故也。奚囊乃長爪郎故事。而明張瀚忤江陵罷歸後。以一囊自隨。簡札詩文俱納在內。錄出成帙。名曰奚囊蠹餘。其餘若布被。凡數人。公孫宏王良祭遵朱寵宣乘宋司馬光陸放翁均有布被銘云。

海外東經。毛民之國。爲人。身生毛。郭注。今去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洲島上。爲人短小而體輕。有毛如豬。能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戴逢。在海邊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言語不通。送詣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丞相府未至道死。惟有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說其所在。是毛民也。按此卽今臺灣。僂僂大山一帶。生番。特當時道途阻隔。見聞未及。遂以毛民目之。又如劉恂表錄異所云。狗國。夜叉國。卽今息力大山等處野番。其云流虬。卽今琉球也。

大素脈能察知人貴賤休咎。其法叻於醫和。至宋時有僧智緣。工其術。與王珪王安石同時。其說遂大行於世。言傳自啞峒樵者非也。

彈碁一事。今已弗傳。其說見於漢盛於唐。漢書梁冀善彈碁。格五。三國志注。魏文善彈碁。能用手巾角。蓋其局以石爲之。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下呼上更相彈也。唐賢有碁譜一卷。局方五尺。中心高如蓋。其顛爲小壺。四角微起。李義山詩。莫近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尊也。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子美存歿口號。自注。道士席謙。吳人善彈碁。李義山白樂天俱生於唐。故於彈碁言之甚晰。特不知此事之替於何時也。昭陽李復堂大令。得錫山蔣氏之傳。題書之句。無不風雅。自題畫雞云。畫雞兒。叫喚起人間。爲善心風趣。而兼諷諭。然風雨雞鳴。今何人哉。

有以蒙正夾袋。王勃腹稿。命題課士者。某詠王勃腹稿云。搜羅掌故。成雞檄。滿足精神。送馬當。詠蒙正夾袋云。照面堅辭。千里鏡。掄才如獲。五明囊。誰謂詠物之句。不足以見人之才思耶。

晞髮集。宋遺民謝皋羽。翔著。余見有馮御史執之。唐運使文載合刊之本。此本係海陵儲靜夫所抄輯。集首並有

靜夫所作之引計原書十卷。遺集二卷。遺集補一卷。天地間集一卷。冬青引注一卷。登西臺慟哭記一卷。舊云二十八卷。想散失過半矣。即靜夫所見之原本亦非全本也。

五祖演云。福不可享。盡勢不可使。盡。宋參政王伯大以其意作兩留銘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

盧同寄男詩。竹林吾最惜。新筍好看守。萬籊抱龍兒。攢迸溢林藪。吾眼恨不見。心腸痛如搗。籊龍正稱寬。莫殺入汝口。叮嚀囑付汝。汝活籊龍否。筍呼籊龍本。此。

漢魏六朝人評書者最夥。如蔡中郎有隸書勢。索靖有草書勢。劉卽有飛白書勢。王珉有行書狀。鮑明遠有飛白書勢。庾肩吾有書品論。袁昂慈有書評。梁武帝有答陶隱居論書。唐張懷瓘有大小篆八分籀文隸書章草行書飛白等贊。李約有飛白蕭字贊。李嗣真有書品贊。此外尚有楊泉草書賦。王僧虔書賦。近世競相祖述者。惟孫過庭書譜。然古峭繇密。形容盡妙。仍當推此數種。

言

雙

繫泉



諧藪題詞

超 箸

彩筆揮時酒半酣。諸君任我逞奇談。眼前那個挪  
揄得。煙子煙孫最不堪。

談笑聲中沒是非。士人以重而能威。黃龍不見佳  
兒婦。贏得采聲四座飛。

山滿猿熊路滿豺。書生也與物情乖。冤枉學得東  
方朔。勝似消閒鬥雀牌。

諧藪目錄

吃洋烟賦

責鼠文

誠色文集四子書句

烟草送鴉片文

竹槓先生傳仿五柳先生傳

青奴傳

孔方兄傳

討蟻檄

黎文秀脫籍仿八股體

洋烟談判會

蔽廬非詩話(續第四集)

目錄

覺 余

儀 鄒

崑 鄉

老 黑

中

虛 汝

崑

儀 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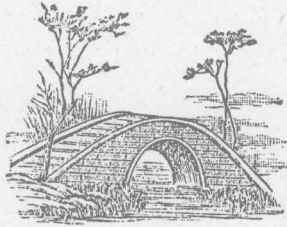
昂 孫

大 同

箸 超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目  
錄



諧藪

吃洋烟賦

覺余

一燈騰燄。雙枕排當。平鋪藤簟。側臥胡床。開出象牙小盒。提起玳瑁長槍。手剔烏膏。薰到十分圓亮。口含玉嘴。吹來一段幽香。莫疑引病入盲。見之若畏。須知助人壯氣。吃也何妨。蓋其種自洋番。運來華夏。包包輕重。皆勻。月低昂。變價買尋商賈。烏士差勝。白皮煮待婢奴。水濡仍宜。火化淘乾。沙脚煎熬。到此刻。須工架過。平頭程色。比往時。上罷觀者。貪嘗。疑口意不敢言。主人渴飲。數筒情何能舍。當夫朝饔夕飧之後。手疲足軟之時。魂欲斷。眼淚俱垂。並坐之親鄰。不管緊要之事務。休憩捧着煙缸。精神頓起。飽其烟量。舉動咸宜。倘與豪勢交遊。無此物。言皆厭聽。卽遇生疎。面目有這件話。亦投機。况復盛饌當筵。高朋滿座。飲罷醇醪。嚼殘嘉菓。請登煙榻。有誰主而誰賓。慣使烟籤。亦可右而可左。歎息一團和氣。自古到今。評論四海。知交惟我。與爾一往一復。叮嚀快燭。茶湯三起。三眠吩咐。再添燈火。別有飄流蕩子。年少嬌郎。或嬉游於娼舍。或流滯於花航。歸郎帳中同居。翡翠合歡。被上並宿。鴛鴦勿謂此輩無情。苦勸煙癮。節減遙指上天。有日誓將煙器銷亡。不知是假是真。暗流睛以相視。試聽幾更幾點。快撤火以商量。更有搖紈扇之書生。穿蒲鞋之弟子。食煙則大雅自居。戒烟則正人見鄙。自北自南。且行且止。跟入烟館。口稱擺設。殊佳愧乏烟貨。願把衣衫作抵。况思數遍。未卜師長何如。逸興難忘。再約明。天到此。甚則家業傾蕩。婦子顛連。奇形莫狀。醜態難傳。面似青銅。高浮癯骨。齒如黑漆。橫聳吟肩。問彼何來。侈說

諧藪

從前富貴回身無地實欲向此蚤緣乞得半烟渣甜言買笑聞着幾分烟氣側目垂涎可知烟友往來原無貴賤祇怪煙園亂打獨吝銅錢總之有癮者自爾關心繫戀就使無癮者亦且樂意纏綿當醉態之婆娑吃此而酒醒能解極愁懷之牢結飲此而鬱病都捐看柳巷花街無過燈邊福地這高臺舞榭何如炕上神仙

責鼠文

儀 鄆

治國莫患乎社鼠嘗讀晏子之言矣曰社鼠者不可薰不可灌君之左右出賣寒熱入則比周此之謂社鼠嗚呼社何地也而鼠憑之其爲害有如斯哉以觀今日社鼠何多稽之爾雅鼠之名不一名雖殊也種類則同自夫有社可憑若輩遂呼其儕引其侶羣相盤踞穴處其中遂致薰之不可灌之不能鼠乎鼠乎何狡黠也晝伏夜動鼠之性也今日之鼠無晝無夜擾害生人何物么魔一至於此蓋其所憑依者固也莊子有言鷓得腐雞鷓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之社鼠豈第嚇人而已哉京房易有云鼠舞國門厥咎亡鼠舞於庭厥咎誅死今鼠舞於社占以京房之易不知其繇辭云何也嚶嚶擾擾患將奚堪驅之無術文以責之

守夜而司閤者獸之良山居而野處者獸之常鼠何物乎眇小若斯責爾以司閤爾無其技責爾以守夜爾無其長爾何不深山之伏處爾何不曠野之潛藏乃敢壞人之壁穴人之堂率其種類憑依神社擾擾焉學小醜之跳梁爾之在物最爲可賤寢爾之皮不足以益體溫剗爾之肉不足以供烹膳解爾之骨不適於用剔爾之毛不飾於器以故淮南輕舉雞犬皆仙爾獨以質陋而被譴爾之爲狀憎憐咀吁睚離睽賜爾鬚何劣如麥穗之半垂爾

眼何小如豆粒之中。劈爾耳。何銳如槐葉之初。生爾尾。何穢如杯酒之除。噫。噫。形醜如斯。何爾之詭計。乃狡展而莫匹。偶遺薶澤。爾獨微聞。固閉深藏。爾能巧覓。或尋繩而下。絕。或自卑而跳擲。緣几登床。盪扉動壁。聲聲中宵。轟轟竟夕。嗚呼。以黑夜之無人。爾遂乘時而得祿。居依社樹之神。俸竊太倉之粟。塲登禾黍。爾不念農夫之勞。而侵蝕之。爾何其黷。機中織素。爾不念季女之苦。而橫齧之。爾何其酷。量爾之身一尺。不足。豈其飲長河之水。猶未足以滿爾之腹。鼠乎鼠乎。欲何逐逐。判以張湯之辭。爾之罪。當遭顯戮。倘遇臧洪之捫。爾之罪。定當赤族。爾猶恃其兩端。穴中潛伏。恢恢天網。爾或櫻之。恐百身其莫贖。

誠色文集四子書句

崑

食色性也。好色人之所欲。遇諸塗。睨而視之。無責已耳。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目之於色也。有同視焉。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聖人與人同耳。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婦。親迎則得妻。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不亦宜乎。齊人有一妻一妾。或曰。是非君子之道。侍妾數百人。孟子曰。我得志。弗爲也。而謂賢者爲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父母國人皆賤之。鑽穴隙相窺。是皆穿窬之類也。搏執之不辱其身。難矣。

有賤丈夫焉。驅騁田獵。一朝而獲十禽。弗爲也。曰。昔者太王好色。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無傷也。仰而思之。則慕少艾。其蔽也。蕩。

於南河之南宮室之美堂高數仞椽題數尺從者數百人唯女子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誦其詩讀其書學而不厭不易得也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可謂好學也已。

彼哉彼哉小人聞而知之請見入門左右望升堂矣見而知之某在斯某在斯觀其色赧赧然其心好之不亦樂乎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乃若其情相悅物交物則引之而已。

由君子觀之喟然嘆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速出令大戒於國其不可者拒之閉門而不納知其不可然且至斯辱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非禮勿視戒之在色。

煙草送鴉片序

老黑

黯然銷魂者別而已矣鴉片先生將歸無何有之鄉貽書於予慙慙相告殆有飄然遠引銷聲匿跡之意且深慨種族之凌夷而不勝其感喟嗟乎鴉片世事茫茫夫亦何常之有哉當其盛也其言語不必足以驚人其行誼不必足以動衆即青燈高臥短榻橫陳亦一招而四應一呼而百諾無論智愚賢不肖爭得以一讖面爲榮偶假以詞色卽出而告人曰某待我厚真不愧感恩知己也而人之見之者亦莫不欽之羨之咸相趨附焉所謂一登龍門聲價十倍者其信然矣故庸庸者無論矣卽極惡窮凶神奸鉅盜方其得志於是則世人靡不趨附之而不知其貽禍之大將累及己身而無從擺脫也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世之比匪亡身而自貽伊戚者何可勝道乃貽累終身至死而不悟則大可哀矣嗟乎鴉片君與予自傳燈受籙同懷魔術以陷人固亦無庸相諱者第予

之魔術雖大無男無女無貴無賤既與予相接卽日耗金錢而不悔若不能須臾離者然究不若君之魔術尤大而別具神通也予見世之與君相接者一日不與君處卽病莫能興雖賣田廬鬻妻子日趨下流至於盜竊亦悉以予君而不悔至顏色憔悴形容枯槁面深於墨骨瘦於柴與死相近仍不自覺是君之魔術既大斯人之受毒益深也嗟乎鴉片民智日開衛生之學日益明予以魔術陷人且懼不免漸歸於淘汰是則無何有之鄉子遲早亦將與子偕隱耳今於君之將行也爲文以道其衰

竹杠先生傳仿五柳先生傳

中

竹杠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以其慣敲竹杠因以爲號焉握管提剪滅義圖利遇肥戶耽耽虎視自鳴得意乃橫敲側擊性貪婪鈔票不厭多被敲者知其如此當暮夜而獻之胡同輒受盡時評社論贊揚譏罵恒視多寡爲率報事濛然暗無天日譏評刺說滿布篇幅紛如也近又總握筆政益合其志輿論得失相與終始贊曰吳儂有言像煞有介事味其言茲若人之儻歟賊民蠹國大玷輿論無恥氏之民歟逆天氏之民歟

青奴傳

虛 汝

奴本姓竹氏祖竹簡佐蒼頡草結繩之治以功封渭川侯簡之後竹劍竹書又歷有功於國增封會稽汲郡二侯天下有武備文事者莫不資於竹氏而竹氏子孫林立三郡不能容遂各挾其長以遊四方因散處焉奴之父居青州申池因以青氏奴生而穎秀娟潔嫵娜君子見之恒愛奴鄰有關中女翠袖者與奴爲閨中友翠以良人別



有所眷意甚戚。奴解之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天下事俱不過一時耳。姊何必以代謝爲怨哉？拍其肩曰：天已寒矣。袖薄如此，速歸休。翠歎曰：小妮子未知親熱意。故易言之。他日恐占人臥榻，不復記今日言矣。言次，木客驟至，提奴行，奴搶地叩頭，面粉盡落，卒曳之去。衣服、石、餼、上葉葉碎，下奴知不可免，迺罵曰：有術死我，何曳我爲？木客怒極，力推之崖下。大水中載沈載浮，遇負販傭，見奴色美，拯起之，欲以爲妻，不從。百計屈抑之，奴曰：我不慣與俗人伍，得如王子獻一流者，雖妾媵不辭，曷嚮我？傭遂轉嚮諸調水公子，得奴大喜，嫡亦雅愛奴，嘗撫摩之。曰：冰肌玉骨，我見猶憐，況痴郎固熱中人耶？然奴雖蒙肌膚之愛，帳烟簾水寵，擅專房而生於山野，蕭灑性成，終日閉置帷中，意終不適。又念四時代謝樂極生悲，與其待人冷，我何如我先冷人？乃於七夕之夜，謂公子曰：秋風團扇，昔媛所悲，妾何人斯，能無捐棄？今願舉材以代從容，自退留餘情於無窮，免蓄怨於斑淚。金氏錫奴，陶家湯媪齒雖較長，而敦厚有餘，溫和可取，妾願抱節獨處，以閑散終。公子欲近，與言而蕉雨斷聲，閒庭如水，傍奴側，卽有一種嚴冷之氣，肅若秋霜。公子知其志存順時，不可復強，遂築竹院使居，其中以卒餘歲。後公子因緣關節，爲奴復原姓，請夫人封信符，雖下而物議究謂非宜。故今日不傳竹夫人傳，青奴焉。

孔方兄傳

崑

孔方兄者，姓孔，字方兄，小字阿堵，性圓通，與人無所忤，而持己則剛。方自厲謹飾廉隅，易所謂外圓而內方者，方兄有焉。其遠祖出於銅山，本爲錢氏。在唐虞夏商之世，錢氏世爲顯官，官居三品。至周時，周公作九府圜法，錢氏

尤得重用。有曰：刀曰泉，曰布者，其名之最著者也。自是錢氏子孫蕃衍，散布遍於海內，善營商業，凡商界中稱爲大資本家者，皆錢氏也。端木賜結駟連騎，陶朱公三致千金，與夫司馬遷所傳貨殖傳中人物，皆得錢氏之力。至漢時，漢文帝以銅山賜鄧通，銅山者錢氏之祖家也。因此而錢氏之產業幾盡爲鄧氏所奪，幸至景帝時，通以罪廢，而錢氏之業始復。初，周景王時，錢氏有骨肉好者，能勸農而贍不足，百姓蒙其利。至於漢，則有名四銖、五銖，亦人者，慨然有利澤天下之心，乃克繩其祖武焉。自是而後，歷朝君主以其有功於民也，每改元必賜以年號，而表彰之。歷代相傳，以至於晉，而方兄之名始出現於世。改姓孔氏，以別傳一支派。父曰黃金，母曰白銀。方兄生長豪富家，幾不知人間有貧苦事。一日寢於庫中，夢至一宮禁，見羣蚨燦爛，有如錦繡芬芳撲鼻，而身則化爲粉蝶，栩栩然飛舞上下，甚自得也。或遇宮人以羅巾相撲，則故與爲戲，未幾見一帝者，令宮監張網空中，身陷不得脫，遂大驚而悟，曰：嗟乎！生貴有益於世耳，豈可醉生而夢死哉！由是濟人之急，被騙而不以爲欺，被竊而不以爲貪，被劫而不以爲暴，故所到之處，婦孺歡迎，上至帝王，下及流氓，無不樂與方兄相結納。而方兄既得人喜悅，尤善爲人排難解紛，常有相持不下，爭論不休者，見孔方兄至，則怨憤怒詈之氣，爲之頓釋。何若是之神也？阮孚者，與方兄最相友善，相偕以出入，謂如此乃可免差澀。其見重於人若是，至若有藉以買官，藉以封寃，藉以倚勢陵人者，皆人之過，非方兄之咎也。昔晉魯褒嘗爲之著論，而名益彰云。

討蟻檄

諧 藪

儀 鄒

七

狡哉此蟻。何賦形之眇小。而擾攘不休。賤如蝥蛄。穢似蜻蛚。往來交錯。階下紛羅。行不聞聲。驚不驚塵。爾之蹤跡。抑何狡詭。曰蠶曰蠹。曰蜚曰蛾。或名戩子。又名虻。淫淫衍衍。蕃育子孫。爾之種類。一何擾雜。乘人不覺。緣席登牀。穢我肴核。汚我文茵。何物么麼。可憎若是。榜爾罪狀。爾其聽之。俗差奔競。人賤鑽求。爾乃穿窟穴。隙。嚙柱毀楹。壞戶作穴。運土成邱。有孔皆入。無堅不攻。爾之鑽營。一何其巧。爾罪一。腥聞在地。人皆掩鼻。爾率醜類。捷足爭先。倏焉羣集。運之而趨。舜有羶行人。則慕之。爾之慕羶。不過逐臭。爾罪二。橫江之鯨。大澤之龍。噓沫成雨。吐氣爲雲。一朝失水。人皆憐之。爾不之惜。羣焉嚼食。慘甚剝膚。自謂得計。遂令神奇之品。志不得伸。爾之狂噬。一至於此。爾罪三。千丈之隄。以資防衛。中流作障。百川爲東。爾踞此隄。營爲窟宅。穿漏成孔。潰決一朝。遂令潮流奔馳。水失其歸。江湖滿地。魚鼈沸騰。滔滔皆是。誰尸其咎。爾罪四。大樹婆娑。接葉交柯。其根蟠曲。其高參天。萬人爭趨。此焉託庇。爾居何等。乃惡其陰。爾力幾何。思撼貞柯。爾不自量。貞柯何傷。爾罪五。五罪既集。法網難逃。爾不自咎。猶復擾人。迅雷震而不駭。颼風起而不動。注之以矢。不惕。揮之以劍。不懼。爾軀則微。爾情則狡。到爾之肉。不足以登俎。爾爲醬。不足以供饌。爾如不悛。不知斂迹。我將沃之以沸湯。燎之以烈火。必殲汝族。類爲止爾無悔焉。

黎文秀脫籍仿八股體

昂 孫

脫籍而天下知非黎氏莫屬也。夫世之脫籍者多矣。異乎文秀。文秀之貴。貴以夫也。然則舍黎氏而又將誰屬歟。世嘗謂平康之墮也。卒無超升之一日。此老大之悲。所由擲其檀板也。乃小女子實命。不猶飽受風塵之苦。而

大都督心花怒放。突來月旦之評。搗龜之身價已償。卽皮肉之生涯。永訣誰謂。火坑之中。必無青蓮耶。原夫文秀者。桃葉渡頭。常尋流水。本爲沽酒之女兒。胡天阨我。以鬻女之遭。燈影凄其。未果乃翁之碩腹。從此枇杷巷裏。遂證因果。於三生。荔枝江上。遍訊陽春。夙負爛污之盛舉。蓋天付我以媚人之骨。桃花色相。堪撐偷漢之門楣。而今楊柳樓前。常賣妖淫於一笑。此文秀之所以爲妓也。獨是其貌不醜。其頭右偏。面目可憎。語言無趣。歡未博。夫公子挑燈。枉數金錢。怒時觸夫。搗兒罰跪。猶批玉頰。十二萬之售價。痴想克琴。振貝子之恩。情密無翠喜。獨文秀則三吊錢儘可。一夜走販。椰揄半文。兒且待數天。姊妹非笑薄命之嗟。奚必盡爲紅顏。耶然而瓦有翻身之日。天無絕人之路。華奴媚子。買取春草之名。壓秦夫人。本是桃花之相。蓋自有大都督之青眼。而文秀遂爲西子矣。而三千金之豔事。乃出現於其和世界矣。老夫閱人多矣。妙人兒無過卿。卿不辜兩字芳名。果然文秀我爲汝神魂顛倒。徵尋雨意於巫峯。然而竊玉青樓。每懷鬼膽。聽門環一振。疑有人來。於是裸體競競。藏匿於牙牀之下。賤妾賣笑久矣。買笑者殊形落落。何幸半生豔福。修到元洪。彼與我媚態橫生。播種風流於鄂渚。爾乃藏嬌金屋。大慰儂心。向牀第雙飛。歡呼郎罷。從此人言藉藉。沸揚於報紙之間。所求諒者。半箱羅帕。嚙未殘妾本人。盡夫也。此時園李任繁。莫謂孽由自作。所不逞者。一柄屠刀。牛全不解。君其猶有兒乎。他日牆茨與謗。尙其稍蓋吾愆。嗟乎。聽鼓聲之聲。風流夢繞。捐鬚眉之氣。兒女情殷。吾爲妓女。幸吾更爲都督。惜矣。

洋烟談判會

諧 藪

大 同

九

紙烟與鴉片遇。二人皆以不容於世。故相見之下。始相憐。繼相嘲。終且相詆。

鴉片曰。我爲法律所不容。然各州縣皆有私設之烟館。是尙爲社會所歡迎也。且只聞有以畫貼通衢。罵吃紙烟者。未聞有罵吸鴉片烟者。汝何得比我。

紙烟曰。不然。今雖有貼畫罵吃我者。然苟含蓋過市。必無巡警之干涉。試問汝能公然吸於市上乎。

鴉片曰。我能療人疾病。長人精神。是有功於人類也。若汝則遊戲品而已。

紙烟曰。吸汝則黃瘦未聞吃我而黃瘦者。是汝有害於人類也。何功之有。西人有言。政府萬能。政府禁汝。汝無遺類矣。

鴉片曰。不然。民國之主權在百姓。汝既見棄於社會。則汝跡之絕於中國。必先我。

紙烟曰。不然。今之中國。外人蹂躪之中國也。故外權爲重。汝不聞英人亦贊成中國之禁烟乎。汝不聞以禁紙烟之故。而外人質問都督乎。是汝爲外人所排斥。我爲外人所保護。我安得亡。汝安得不亡。

鴉片曰。不然。語云。小很不要臉。大很不要命。汝不聞漢口某某不肯戒烟。情願槍斃乎。汝不聞蘇孽僧不肯戒烟。而自盡乎。是中國人方出死力以保護我也。我安得亡。

二人囂囂不止。適呂宋至。二人訴之。呂宋曰。汝輩一爲法律所不許。一爲社會所不容。皆末路也。何得尙爭論不休乎。若我則既爲商界所歡迎。又爲官界所歡迎。又爲外人所歡迎。汝輩何敢向予。噉舌耶。二人聞之。無言而去。

蔽廬非詩話 (續第四集)

箸 超

紅樓十二金釵中獨王熙鳳不能詩然雪中聯吟第一句隨口胡謔便成佳句所謂詩人貴自然也余料寶釵等起之斷無如此堂皇少陵詩聖也曾語人云多師是我師非師可師之人而師之也村童牧豎一言一笑皆吾之師善取之皆成佳句至理名言千古不易蔽廬女僕見余繕稿時屢喋喋向余曰先生早也寫晚也寫寫了幾十個正天難道還寫不完嗎余因有句云頭銜不借嘉禾貴心血只爲墨草枯中秋之夕內子坐小缸畔謂余曰一缸水竟是月色了余因有句云尖風刺骨黃千里圓月澄輝白一缸皆得意之句也

劉東苑云富於萬篇窘於一字余當時頗不之信繼而友人以近作索和內有一朋字造句三五日卒不得一佳者方悟劉言具有甘苦意味非三折肱者固不能知也後來勉強和之豪俠隨時縱酒食貧窮無處覓親朋陳腐已極荀子曰人有失針者尋之不得忽而得之非目加明也醉而得之也所謂醉者偶睨及之也昔袁子才送弟香亭詩有句云君恩深處忘途遠家運隆時情我衰一時和者甚衆惟衰字一韻殆無佳句其妹夫胡書巢句云江南政績新遺愛海外文章舊起衰子才作書深羨之書巢答書中有爲押衰字頗費心今果見許足徵兄之能知此中甘苦云云說者謂書巢押衰字工夫猶荀子言醉而得之工夫也其說甚是余愧無醉而得之工夫故一週和作卽退而却走而尤爲難者則莫若改詩嘗有重余之人以未是草就正於余余之苦殆吃黃連之不若非全易其意則不易一字作者恒怪余之不情非不情也自作自討好爲世人之通弊而詩人染之尤深余初意

諧 藪

亦願點竄數字作冠冕之擔塞無如甫易一字則其格上原本彷彿栩栩欲活一字攔不穩只得全數勾去卽此一端已足見余之毫無工夫必如荀子所言睥而得之恐於改作和作亦有鞭長莫及之憂矣長兄枝先云工詩者不善改詩不喜和詩此言當是近理

新齊諧載有海昌陳秀才偕其表弟李姓至廣西通判署中署內廂房封鎖甚秘人莫敢開秀才力主開之中有園亭花石遂移榻焉月餘無恙八月中秋在園醉歌曰月明如水照樓臺聞空中有人拊掌笑曰月明如水浸樓臺易照字便不佳秀才大駭仰視之有一老翁白藤帽葛衣坐梧桐枝上秀才悸急趨臥內老翁落地以手持之曰無怖世有風雅之鬼如我者乎問翁何神曰吾且與汝論詩陳見其鬚眉古樣不異常人意漸解入內室互相唱和老翁所作字皆蝌蚪形不能盡識問之曰吾少年時俗尙此種筆畫今頗欲以楷法易之緣手熟一時未能驟改所云少年時乃媯皇前也自此每夜輒來情甚狎李之家僮見之急白李李責秀才云汝染邪氣耶陳大悟亟歸家避之甫登舟老翁先在旁人俱莫見也將入浙江老翁謂曰吾與汝緣盡矣言已猝不見秀才既歸具以告其家人駭曰此妖也汝何得近之不送命亦幸事耳余謂有鬼能詩惜余不得而遇之世之所謂人者有幾個錦其心有幾個繡其口必曰尙論古人靜待來者與求鬼又何異也

隨園有句云他生願作司香尉十萬金鈴護落花余讀之輒興感不止余鄉有俞姓者名族也年年科甲世世簪纓家資饒巨萬至十世不替眼前名紳某前清道員也生五女皆能章句學而仲女尤其翹楚某年仲逸去紳故

秘不發。然路人爭道其事。謂仲許字某。紳族。迎娶有日矣。前數年。仲與雍髮匠某甚暱。至是遂從之。完其所好也。又曰。仲貌奇美。而雍髮匠某則黑麻而肥。不知何以愛之。若此。豈亦前生宿孽耶。余戚周某。館於俞家者四五年。從學生。手得仲詩。有試問。郎君要命無之句。余已斷爲不貞女。頗心疑。周固不料。所謂郎君者。乃雍髮匠也。此事與隨園所說之深陽宦家女相類。而玷辱門戶。則尤過之。女子無才是德。一言實此輩尤之耳。隨園多澆薄處。而他生願作司香尉。十萬金鈴護落花。兩句實關心風教。仁厚之言也。

梁秋潭先生垂釣云。香餌自香魚不食。釣竿只好立蜻蜒。題采芝園云。自採自餐。還自壽。不來朝市說神祥。宋杏洲先生詠槐花云。寄語世間諸舉子。不應才到此時忙。周西穆先生湖上云。野鷗導我有閒意。新柳笑人成老夫。施竹田先生湖心亭云。六時但有蘋風至。五月來看梅雨晴。皆冲淡有致。按四人皆錢塘人。乾隆時有屢徵不就者。說者謂杭州多高士。實山川鍾毓之。余謂近時之杭人多富貴利祿思想。而西子湖上之風光則依然如昨也。以是徵之鍾毓之說。殆不足信。

春秋本是爛朝報。不到千秋無定論。人說項王弒義帝便宜。劉季亦奇冤。此了僧詩也。其說本諸齊東不足爲信。吾曾見某筆記。載有漢高弒義帝一節。其言云。乾隆時山東驛鹽道盧憲觀暴卒。已而復蘇。家人詢其故。盧曰。余前身即九江王英布也。弒義帝乃高祖賄布並非項羽所使。高祖陰弒義帝。嫁名項羽。而僞與諸侯討弒義帝者。羽訟於上帝。須布對質。質明果係高祖所弒。陳平六出奇計。此其一也。家人又問事在二千餘年之前。何以至



今始行定讞。盧曰：羽以坑咸陽卒故，受無量罪。今始釋出，有伸訴權云云。語有之。英雄多陰謀，安知義帝之死，不爲高祖所使乎？韓信、彭越、英布皆項王舊臣，而高祖一氣殺之，其中亦是一疑竇。莫謂了僧無隻眼也。

余幼時作家居雜詩，中有飯花落地，須當拾便是安心第一方兩句。先君子閱之，點頭不已。用硃筆打許多圈，且曰：果能這樣做去，汝小子便富有心地。姻丈胡枚臣孝廉沈伯純廣文亦贊賞之。繼閱隨園子不語中有子才述陸梯儂語云：見米飯落地，拾置几上，心纔安，何必定自家吃耶？數語與余詩意頗相脗合，而語氣尤醇厚，有長者之言，誠當書諸紳。

一日余夢夢何事，請爲閱者諸君言之。路遇一少年，身狐裘，年二十許人也。謂余曰：拱宸門內九畝地，有一千花學堂，其生活尚不及新舞臺。余力駁之。戲館何得與學堂並提？少年者曰：戲館之案目，天天迎余入，送余出，曰老爺要天天來才好。學堂之學生，則余天天送他去，迎他出，亦曰：先生要天天會，才趕得上某先生。你試嚼一嚼我語的味兒，還是戲館程度高乎？還是學堂程度高乎？余曰：自然是戲館高。少年者曰：既然自戲館程度高，你休得開口力推余方醒而數之，則九畝地固無所謂千花學堂也。然其言却大有意味。余因成一絕云：三春桃李九秋瓜，夢裏少年豔事誇。只爲幾竿君子竹，愛河墮落萬千花。

徐伯孫先烈遊學東洋時，寄內數絕，中有句云：莫逼女兒裹小腳，苦刑後主可除名。尾有注語：李後主宮中行樂，以帛裹其妃窈娘足，爲新月之形，不過一時偶戲，不料相沿成風，世上爭爲弓鞋小腳，以致量大較小，婆怒其媳。

夫憎其婦。男女相潛。恣爲淫褻。不但小兒女受無量苦楚。且有婦人爲此事。懸梁服滴者。然而後主生前受宋太宗牽機藥之毒。其受苦不知何如。欲發慈悲之心。救茲囹圄之鬼。非除去纏足陋習。不可。詩故云。此亦因果設教之苦心也。余幼時亦有句戲舞脚女子云。尖尖玉筍競誇聲。忽遇四川張獻忠。世傳張獻忠破四川時。截女子小足。唯爲一山。以至小者爲山尖。出乖露醜。至於此極。尤物之禍人。誠是以尤物而禍己也。

(未完)



# 話 書 館 羅 頻

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劍。將。古。人。書。一。一。摹。  
畫。如。小。兒。寫。仿。本。就。便。形。似。豈。復。有。我。試。看。晉。唐。以。來。多。少。  
書。家。有。一。似。者。否。義。獻。父。子。不。同。臨。蘭。亭。者。千。家。各。各。不。同。  
顏。平。原。諸。帖。一。帖。一。面。貌。正。是。不。知。其。然。而。然。非。有。一。定。繩。  
尺。故。李。北。海。云。學。我。者。死。似。我。者。俗。正。爲。世。之。向。木。佛。求。舍。  
利。者。痛。下。一。鍼。  
筆。要。軟。軟。則。適。筆。頭。要。長。長。則。靈。墨。要。飽。飽。則。腴。落。筆。要。快。  
快。則。意。出。

歲

序

天  
珠  
題



瀛聞題詞

超 著

萬里乘風氣自舒，異方物品紀。鮑甘陳偉業，今何在。愧我未抽丈二笏。

不羨桃源避世人，歐強美盛在艱辛。中原未必干天怒，異域無妨一視仁。

能自得師不厭多，男兒志氣莫蹉跎。鑄金共把祖生事，休向旁人倒太阿。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

瀛聞目錄

磨麵人

女傑

弗利得利軼史

外史鱗爪

目 錄

逸 梅  
逸 梅  
梅 原  
梅 原  
雷 布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

目 錄



# 瀛聞

磨麵人

逸梅

磨麵者。英吉利人性貪吝。錙銖與人較。設小磨廠於太姆士河濱。意未云足。閒覽報紙。見載實業界上之鋼鐵大王。煤油大王。電信大王。以及各公司之資本家。儲積金動輒以數千萬計。心焉羨之。一日暇居無俚。正瞋目作非非想。忽聞隔鄰某甲。夢神三次。掘地獲金。磨麵者自維晝夜辛勤。所入祇供一飽。若得如某甲則足矣。迺懷其業。專思得夢。豈料慾念深摯。竟償其願。神示以藏金處。在磨廠頑石下。於是喜出望外。秘不宜揚。如是每夜必夢一而再。再而三。一覺醒來。天將曙矣。急持斧赴其夢境中。藏金處而掘焉。果得一頑石。磨麵者作得意狀曰。夢驗矣。夢驗矣。然力不能動此石。歸告其妻以助之。愈掘愈深。地窖空屋漸欹。側不之顧。而磨廠廢久。滋斂金未獲。垣墉磨機先傾頹矣。

女傑

逸梅

喬痕埃克者。一法蘭西之女子也。生於一千四百十二年。家居勞靈省之桃姆村。父業農。炎夏助父耕作。赤烏灼膚。辛苦備嘗。隆冬司紡織。縫紉事。朔風若剪手足。皆僵不輟。時鄉村僻壤。間少學校。村人甚固陋。女亦不知讀書。然秉性與庸人異。沈靜寡言。語無雜慾。與人交際。則謙然可親。村人皆重之。時英法開釁。法之亞倫司城被圍。巴黎及法屬北部。旦夕且下。法皇出奔。太子嗣立。舉國人民。惶恐莫知所措。喬痕埃克自付一弱女子。決不能挽回。

瀛聞



瀛聞

危局既而轉一念曰同爲國民豈忍坐視祖國之淪亡而不救設萬一不幸竟葬身於鎗林彈雨中則爲國家犧牲爲同胞犧牲雖死有價值何憚而不爲於是毅然決然請命於皇太子太子許之一千四百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督師出戰適風雨交加喬痕埃克穿金甲跨白戰馬執繡百合花之白旗冒雨率師戰奮不顧身大敗英軍不料勝敗常一蹶被虜卒爲英軍焚死時年僅十九歲云

弗利得利軼史

悔原

栢林某王家庭園爲名王弗利得利第一之眷幸地園饒風趣每晨八時王輒至謳歌其中未嘗虛夕有磨機廠者與園爲鄰其麵粉非不甘美可口苟非磨聲咈咈爐烟薰薰噴雜塵濁惱人幾死則慈惠清閒之王當與高采烈之際必不憶及其間之有是鄰也顧機音戛戛無時或間塵飛工語駢查而至而王之長思沉慮餘興雅懷爲其打消者太半在廠主之鳩工作業殊未暇爲鄰居計且顧慮其鄰之竟爲王也一日王召廠主而告之曰君知之乎磨輪爐灰擾人太甚吾與汝不得比鄰居矣當有一行者君將何以處吾園廠主曰王也鄰也爲王計當售園王索價幾何王曰異哉子也余園豈汝之財力所能購哉敢問廠值廠主曰英明慈賢之王王誣矣予廠值亦非王能措辦也王縱有鉅積終不能自余手賄得此磨廠一辯一駁舌戰許久王雖估計至再至三而廠主堅執己見不肯遷就且決絕其詞曰廠非金錢所得易王欲貸之於我手勢必不能夫廠吾之生產地也吾必死於是焉爲吾父之遺留物也吾必以傳之吾子焉且吾歿之後子子孫孫必繼繼承承罔或有替不易其業不遷其居焉

集 五 第 素 權 民

王聞之而意困而色變。遂厲聲以示之曰：「穎悟如子，子亦知我普魯士之王也。夫當有力以制汝，出一紙書硬抵廠價，而汝機碎汝輪廢，汝廠毀矣。奚事今日之喋喋爲哉？即徑行沒收，勒逼遷居，亦惟吾意。汝將奈我何？廠主聞之，益不動聲色，毫無懼意。莞爾而笑曰：「善哉，言乎？王誠賢者，宜出此。若然，必柏林城中無法廳，而後可。彼蓋預知法廳之執法不撓，普王之賢明愛人，決不能逢君欺民，自敗法憲也。故強項乃爾然，王亦達人，深自悔惜，急改顏易色，與廠主盡賓主之禮，聯鄰居之誼，歡舞而散，終其身不事侵犯，故廠園至今日猶比鄰焉。」

弗利得利之生涯極其簡樸，至以侯王之尊，向左右僕從不過數人。日者王寢寤而不寐，捫鈴以呼其僕。僕本近居隔壁，乃寂無應者，重按之，仍無效。王遂振衣起，步入前室。前室者，某侍之臥所也。王登門，卽見侍方倒臥榻上，鼾聲如雷，欲趨而覺之，未行，忽瞥侍之風衣囊中，有物夾附其端，末已立見，心竊訝之。王好奇人也，徑取而讀之，蓋函牘也。函內何事，何人遣與，則侍之母所貽於其子者也。文如下：約云：余獲汝助，感甚。汝之孝敬，非由薪俸中節儉而來者乎？余固知汝手頭不甚闊綽也。夫孝能格天帝，將福汝。雖然，吾冀汝禮天如事王，竭誠無僞，庶福有淵源。凡世間吉利事，上帝悉舉，以畀汝。汝其識之。王閱已，心嘉其孝，謂此實天地間好男兒也。乃退入居室，取紙幣一束，附函內，仍安置原處。時某侍猶在夢寐，未之或知。王歸，復振聆聲益激。於是某侍醒矣。王曰：「汝安乎？」侍聞王言，怔忡以答，惶恐作謝，不意倉忙急遽，間伸手於囊，有物相觸，出而視之，紙幣也。侍色立變，直以目視王，不稍移，且含淚於睫，語吃吃不能出。諸口者半晌，餘王叩之曰：「何爲也？」侍卽趨跪王前，泣聲訴曰：「嗟夫！陛下囊中不義

源 聞

物不知何自來。予受人誣陷矣。王曰。都念天錫之祿。惟恐人知。每在暗昧中。此蓋彼蒼以貽汝母者也。汝母老。髮汝其愛之敬之。余亦爲汝代。乃母憂爲乃母祝。焉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狐兔之微。無不知惜其類。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弗利得。利者可以風矣。

外史鱗爪

布 雷

英皇威廉第一（卽世所稱爲威廉得勝者）既崩。羣臣謀葬之於諾曼第某教堂之附近。殯儀悉具。且下葬矣。突有一人出而阻止。謂此一坏土質爲彼祖所遺。威廉以強力奪諸其父。有累帝王之盛德。非先付地價不能聽其安葬。云云。羣臣卒如其言。與妥議地價。按數付給。而後行葬禮焉。夫以黃乘之尊於其死也。至不能有寸土尺地。以安窆。窆。歐人之尊重物權。上下不相侵犯。有如此者。

相傳英相湯麥司裴丐之父奇爾。裴氏嘗從十字軍東征。爲西亞某國所虜。國王之女一見傾心。與訂白首之約。已而奇氏得間脫歸。王女獨居無侶。乃徒步萬里。以訪之。中途備嘗艱苦。而志不稍挫。女不解歐陸語。僅記「奇爾」與「倫敦」兩語。逢人便詢。卒達奇氏所。重續舊好。云此事彼土至今猶艷稱之。憶吾國舊小說。亦有萬里尋夫之故事。精誠所注。無求不遂。理或然歟。

據西班牙舊史所紀。謂英皇愛德華一世。爲太子時。亦與十字軍之役。臨戰時奮勇爭先。致爲敵軍毒劍所傷。創口潰腫。命如懸絲。王后愛麗娜時適隨侍戰地。爲親吮毒液盡出。皇以獲全。而后亦無恙。故后之死也。皇哀悼。

追思不能自已。命國中遍築碑亭以爲紀念。至今猶有存者。

英皇顯利第一。奢侈暴厲。治理無狀。加以饑饉薦臻。民不堪言。議會於是應多數之要求。集會於惠司德明司德。討論其事。並請顯利蒞會焉。顯利來時。方及門。見到會貴族皆懷甲戴胄。刀戟森然。乃戰兢恐懼。逡巡而不敢入。曰。豈卿等今日將欲不利於朕乎。某伯爵起而答曰。非也。某等所求者。特改革耳。此武器乃請顯之保障也。帝乃入。嗚呼。此以視吾參議院。屢請將軍總統到會。而未見一降臨者。何如也。

英法百年戰爭時。黑太子從父出征。轉戰無前。頗著勞績。一日爲敵軍所迫。勢甚危殆。某公爵恐其軍力單弱。不能支。爲遣使告急於父皇愛德華三世處。愛德華詢來使曰。若來報吾子陣亡之信乎。曰。非也。然則受傷乎。曰。非也。然則落敵軍之陷罪乎。曰。皆非也。特其所處地位甚爲危殆。願得再遣一旅之師以爲援耳。帝乃從容答曰。如此而已乎。若然。則願天福吾兒。俾終顯其神勇之技。以收戰勝之效。而爲祖國光卒不發。援兵而黑太子竟力戰脫敵難。知子莫若父。愛德華有焉。

顯利三世好大喜功。臨沒遺命羣臣百歲之後。如鑄我像。必以純銀爲頭。既崩。羣臣從其言。爲植木像於其陵寢之巔。而以純銀爲之首焉。日光照映。燉然耀人耳目。過其地者。莫不歎爲巨觀。乃不數日。而此銀樣鎗頭。竟不翼飛去。蓋偷兒歛此重金。昏夜負之而逃矣。朝臣惶恐。議易以他頭而不果。於是此巍巍巨像。乃僅存木製之身段。長作無頭之鬼。以九五之尊。嚴并頭顯之。不可慨也夫。

英國規定皇室經費。乃最近世史上之事實。其在十三、四、紀時。尚無此定制。而議會權力日張。實握處理財政之權。故國王每以不能恣所欲爲。爲恨。而斂財之術。乃愈變而愈奇。如查利二世之盜庫。其最著者也。而愛德華四世。斂錢之法。則尤妙。蓋帝在位正值薔薇戰爭未息之際。國庫匱乏。民生顛困。故帝亦屈其玉食。萬方之尊。操沿門托鉢之業。願所得亦頗不貲。此由帝姿容俊美。每變從過。處貴室命婦。皆以一見爲快。爭獻金錢。惟恐或後。擬以擲果長安。不是過焉。偶或帝稍假辭色。寵以接吻之禮。則歡騰忭舞。所奉必倍。輸將彌復。踴躍故帝一生。賴是無財用缺乏之虞。亦不苛斂平民云。

查利一世。既批准權利請願。事後頗追悔之。欲一反前言。乃再行權利專許之制。一般平民。怨聲復起。愛麗阿德者。民黨中之鋒鐸者也。在議會中直斥查利行爲之不法。并擬宣讀反對書一通。以聲其罪。議長某氏。素以委蛇兩可。聞懼以此。開罪查利。乃禁其宣讀。未終事而急欲閉會。議員大譁。愛氏則令其黨員數人。以強力迫議長使坐。於是或牽其衣裾。或制其手足。挪移之使不得稍動。而愛氏卒宣讀其議案。全體皆表同意。以查利爲犯法。議長惶恐萬狀。汗流浹背。而無如何也。

長期議會開會之際。民黨議員批摩漢伯登等五人。爲最強項。其反對查利亦最烈。故查利恨之亦最深。思欲得之而甘心。乃下令下院。命交出懲辦。而下院竟不爲答。且暗遣五人他適焉。查利於是親臨議會。詢議長以五人者之所在。議長降席前致辭曰。陛下恕之。微臣叨膺院長之任。職守所羈。耳目口舌。雖欲爲陛下効款款之忠。而

不能誠不得議員多數之同意則臣之耳目豈宜他有所瞻矚臣之口舌豈宜他有所傳宣蓋非是卽爲違法也。臣卽欲竭犬馬之忠忠陛下亦何樂而有此違法之臣乎。帝語塞廢然而返此一席談可謂言語妙天下矣。

讀歐洲史者罔不知顯利第八爲多妻制度之實行者在位三十餘年間王后之前後被出者至五人之多且皆不得善終蓋帝性好妬而情好不久一有嫌疑卽立處死刑不少假借第二妻安薔荅第三妻芹綏穆皆宮中之女侍以絕色見幸者而並遭慘變第六妻醜魯無文反獲倖免不可解也第四妻愛痕籍隸日耳曼不能操英語故閨幃之內終日晤對不交一言婚媾至此亦可云天下之至奇矣帝狀豐偉絕似元世祖忽必烈氏內治有政聲而小節多可議者然以實行多妻制度之故卒造英倫宗教獨立之因故英民至今不忘其惠云。

喬治一世生長德國以中年踐英國皇帝位凡英倫政教習俗茫乎不知亦不能操英語其卽位宣誓至以破碎不全之羅甸語代之於治理方策既全無所曉乃一委其政於大臣華浦爾氏己則終歲不視朝日惟豐饌美酒飲啖爲樂餘時則鬪牌吸烟或瀏覽滑稽畫館以取笑樂而國內殊治平帝益得不問政治世界君主智愚賢不肖其爲類不一要其清閒優暇則喬治之清福無與匹也至喬治二世三世四世雖躬執政柄而輿論皆不滿之英國名史家某氏曾作《四喬治》一書備致詆毀今喬治五世在位矣不知其將來政績復何如耳。

英倫當一八三〇年之頃始有警察而一般人民皆以此種新政爲不便由初辦時制服爲藍色故有《藍衣人》之目市井輕薄少年多喜作惡劇以戲弄之其法乘警兵站崗之際將其崗位之警廂推倒警兵猝不及備往

往爲其所覆。至有摧腰折骨者。而此輩少年。則遠在數百步外。觀其負重掙扎。蠕蠕而動之狀。以爲笑樂。比欲縱跡之。則者輩已不知去向矣。此足徵十九世紀初英民仇視新政之一斑。

普魯士承弗列得力大帝之遺旨。提倡軍國民制度。不遺餘力。願其初不過聽民自由入伍而已。迨後軍官四出。招募徵兵。則每人皆有定額。而當時民間習俗。猶多不樂從軍。百計勸募。終難足額。某軍官忽發異想。一日命其部下。召一匠人來。令製一木箱。高須與其人（匠人）身長相等。既成。則命匠人以身入之。以視其果相等否。乃匠人既入軍官。卽命閤蓋加釘。運之而去。比抵大營。啓視之。則匠人已倦伏不能動。推之死矣。此亦徵兵史上一段佳話也。

愛理沙伯后。丰容盛鬋。有名於史。而雅喜修飾。老而彌甚。顧晚歲姿容少退。不受鉛華。后攬鏡自照。未嘗不歸咎於女侍。動呵斥之。女侍輩惡之甚。某日晨起。乃相約以紅粉滿塗其鼻。而面部則僅爲薄施脂粉。后固不知也。臨朝視事。一如常時。朝臣情不能禁。皆匿笑不止。后詰以何故。某侍衛從容答曰。臣等惟陛下聖壽日高。而容光映麗。倍於少日。知慈躬健。好不勝犬馬懼怍之情。是以相視而笑耳。此亦朝儀上之趣史也。

（未完）

劇趣

心者趣



劇 趣 題 詞

超 著

玉律金聲辨。劫灰眼前歌舞有餘哀。風流絕代歸。  
消歇不見伶官土一坏。

簫管樓頭秋色淒。一聲檀板五更雞。梨花偏幻三。  
生影贏得王孫醉眼迷。

別開方面隔塵凡。誨盜誨淫一例監。不寫丹青寫。  
粉墨豔陽天氣鬥青衫。

民 權 業 第 五 集

---

劇趣目錄

梨香室劇話(續第四集)

我也談談

目  
錄

塵 因  
昂 孫

集 五 第 素 權 氏

目  
錄



# 劇趣

梨香社劇話 (續第四集)

塵 因

程長庚。張二奎。余三勝輩出。京調已蒸蒸日上。而附和者。有龍長勝。周春奎。孫春恒。小素。松喜許小香。慶奎官。常子和等。然於其間露頭角者。莫如程張余三伶。爰是有程派。奎派。余派之稱。再於此三人中。取其卓犖者。又當推程長庚。其音韻宏亮。格調雄厚。氣長而圓。字清而潤。且白科沉雋。做工穩練。更擅長於武戲。非奎余兩派之所及。程長庚。皖人也。其唱京調。吐字每用南韻。而行腔則以北音。尤覺清穎。所謂唱京調須南字北音。卽是之。故雖然如程長庚者。固不多見。而奎派之磅礴。余派之瀟灑。亦足以沁人心脾。更若鬚生之龍長勝。周春奎。孫春恒。雉尾生之松喜許小香。青衣之小素。常子和。黑頭之慶奎官。皆可以鼓人興味。較之近年一般之趨時名角。又奚足與言。

清季同光時。宗程派而享大名於南北者。惟大頭(汪桂芬)叫天(譚鑫培)客串之老鄉親(孫菊仙)三人。其三人雖同法於程。中道皆各有變格。自成專家。如大頭格調之趨雋。純以鼻音。腦音見長。每歌一曲。響激雲霄。真有仙樂風飄。處處聞之概。而叫天則又見長於幽韻。行腔雖亦時用鼻音。第扣音吐字之間。處處圓潤。皆從清逸中托出。凡人聆之。如涼水灌頂。烟火氣頓覺消磨。所謂仙露明珠。松風水月。洵可喻也。菊仙則又不同。其音飾蒼古。琮琤瑤瑤。黃鐘大呂。而用音純從丹田中透出。字字見真。不纖毫使巧。鐵骨梅花。足以寫菊仙之小影矣。

括言三伶之專長。大頭則以音勝。叫天則以味勝。菊仙則以氣勝。三伶之中。孰爲程派之正宗。叫天偏重於幽韻。菊仙偏重於雄厚。得長庚之衣鉢。獨厚者。唯大頭一人。其練音練字。抑揚頓挫之間。非腦力豐富。中氣充實。不能窺其門徑。惜不永年。今得其真者。僅王鳳卿爲魯殿靈光。然而相去遠矣。

叫天利時之器也。匪獨唱工見長。即做工白科。概足炫人耳目。如問樵之拋鞋。不用手扶。可以自墜於頂。碰碑之丟盔。亦不用手扶。而盔落時。高髮數寸。又若招賢鎮之褚標。翠屏山之石秀盜魂鈴之八戒。皆其特長。非今日醉心譚派者。所可望其肩背。更若八大鎚。連營寨。等白科。尤入化境。無怪稱羨者。嘖嘖也。當聯軍入京時。都人士之好事者。至有冠帶不知亡國恨。滿城猶說叫天兒之句。於茲可以見其魔力矣。接譚派之薪火者。爲賈洪林。張毓庭。王又宸。費俊卿。王雨亭。五人之中。尤以洪爲最。十五年前。燕京人士。有呼爲賈叫天者。後爲阿芙蓉所累。以至倒嗓。身價一落千丈。然其做派白科。仍饒有趣味。次則以唱工論。當推張毓庭。今毓庭物化矣。其足以言譚派者。僅王又宸。費俊卿。王雨亭三人。雨亭唱戲。有時并有超過叫天處。如李陵碑。大郎兒。替宋主。六字之類。惜不多得而已。又宸頗以味勝。然其失在過學雍容儒雅。六字。以致不能自然。簞座客之觀聽。俊卿做白。較深於又宸。然喚音乾燥。無甚可聽。以目前衡之。似遜於又宸一籌。

菊仙則曲高和寡。何以故。大約市人之嗜戲者。多趨於流利方面。所謂孫派者。多嫌其落音處短促。不耐人咀嚼。轉折處迷離。不使人仿倣。要知其短促之處。正其藏鋒之技能。轉折迷離亦其吞吐中運氣之奧妙。氣厚味濃。如

民權素第五集

摹魏晉碑版。秦漢文章。翰翰格磔。其味深長。蘇玉局云。食江瑤柱。愈咀嚼。愈有味。吾於菊仙亦云。蓋行腔之道。如（鼻）（喉）（舌）（齒）等音。皆可藏拙。皆可利用。惟丹田音。全是衷氣。爲力品居上。上乘喻之。書法取中鋒筆。不能草率。逍遙津一段。二黃快三眼。菊仙唱之。一片蒼涼。真有石破天驚之趣。即易以大頭叫天。亦未必動聽。若是又若澆紗計。梅香節。硃砂痣。敲骨斷金等。亦非他派所可與衡。繼其後者。時慧寶爲最。雙處次之。至若福處。龍處。門菊生。白文奎。林樹助輩。有腔無趣。不過東竊一鱗。西竊一爪而已。

程派之相傳。如汪譚孫三人。究其真神。已失什之六七。再若奎派余派。後起無人。世所罕睹矣。予再言武生行中。足以稱派者。老俞（即俞毛豹。亦名俞菊笙）楊月樓。黃月山等。皆可各樹一幟。老俞則工架穩練。手法純熟。腔調宏亮。氣宇軒昂。處處從大刀闊斧中着手。有時串武二花戲。尤長於靠子。水瀟洞。青石山。鐵板橋。子龍救主。高冲挑車。鐵龍山。冀州城。金錢豹等戲。皆其特長。活虎生龍。爲一時之冠。且工於描畫。戲情灼灼。英姿使人一睹。其神卽如身歷其境。雖金鼓喧闐。不厭其亂。此老俞之技也。楊小樓。俞振廷。沈華軒。李菊笙（即筱菊笙）四伶。皆其衣鉢真傳。振廷乃其子。承父之技。以梟勇見長。而靜穆處。則遜於小樓。一籌然。小樓非純宗。俞派其去。短裝武生。時間或以乃父。月樓爲法。其他沈華軒。李菊笙二伶。循繩守墨。亦足觀也。

楊月樓與老俞略異。去靠把生。兼去鬚生。尤精於武丑。吐屬大雅。身段靈活。工架手法。純以活潑乾淨爲美。其演格標。邱成李五等角。白髮鬚。威風凜凜。爲空前絕後之技。若去泗洲城。關天宮。盜魂鈴。花果山。十字坡。三叉口。

等劇。身輕如燕。形滑如猴。故一時有楊猴子之稱。襲其武生派者。近時罕觀。惟其子小樓。去惡虎村天竊之夜行。  
(風吹樹梢英雄夜走荒郊)一段。及從簷上躍下時云(俺就是忘恩負義的黃天霸)一段。皆宗月樓手法。  
武丑曩時推賽活猴。摹之最工。近時如畢永霞范寶亭二伶。美則美矣。以云步武。月樓則他。豈敢。

黃月山之短裝武生。可與老俞月樓稱鼎足。丰姿英挺。骨格秀勁。且於激昂悲壯等戲。情尤有心。得獨木關之薛  
禮翠屏山之石秀。酸棗嶺之賂鴻勳。銅網陣之白玉堂。盜御馬。惡虎村。落馬湖之黃天霸諸戲。爲其傑作。近時最  
工於黃派者。推李吉瑞一人。唱工做法。俱得薪傳。其他如高福安。薛鳳池。高月秋。田雨儂輩。不過摹仿其武工而  
已。再若馬德成。瑞德寶。小達子。李鑫甫諸伶。間演獨木關。銅網陣。酸棗嶺。落馬湖等戲。亦宗於黃。終不及吉瑞得  
之最厚。

與以上三伶先後而享大名者。曰李春來。身段活潑。頭角崢嶸。其演白水灘。通天犀。伐子都。武松打店。鴛鴦樓。獅  
子樓。三叉口。花蝴蝶等戲。矯若遊龍。與黃則異樣。亦不與俞楊同道。崛起稱秀。其技亦有專長。其獨到之處。純以  
敏捷而氣魄終不及俞。楊黃三伶之磅礴。後之襲其法者。爲蓋叫天。(即張英浦)張德俊。常春恒。應寶蓮輩。碌  
碌餘子。無足稱道。後生可畏者。則蓋叫天是也。

老旦一行。在三十年間。足以哄動南北者。大頭也。大頭固是鬚生。亦時串老旦。因其調高而亮。音潤而脆。且工於  
腦鼻。二音其翻雌音也。較易唱滑油山。鄂都城釣金龜諸戲。冠絕一時。然大頭之老旦名。畢竟不敵其鬚生名。蓋

非專科之故也。今呂月樵串斷后、訓子救母等。喜摹大頭。實則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後汪數年而崛起者。羊長喜是也。其去老旦戲。怪腔怪調。別開生面。唱工專從抑處求揚。字字張口。則從抑音中託出。落板之音極宏亮。亦不用腦音。鼻音純以丹田音取勝。尤奇者用反音法。懸崖峭壁字字不落於平。其偏重於微調。以搖板爲尤佳。喉轉一廻。高入霄漢。有鶴唳猿啼之意味。其派雖未廣行。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彼一人亦可自居爲奇貨矣。與楊長壽同時。楊則精於做工。腔調落於平庸。不足爲法。近時龔處（即龔雲甫）其藝又超於汪、羊以上。龔處形若老嫗。生就一副老婆子面孔。一舉一動。靡弗刻畫入神。音節雖高而柔。亦以腦鼻二音爲法。其折轉抑揚之間。恒以四五十周折。不爲吃力。反覆變化。雖流麗而不滑。亦不落尋常窠臼。寓麗於嚴。著神而練。皆其氣魄爲之也。卽其同道中亦云。龔雲甫天生一副好喉嚨。非人力之所能及。於斯可見一斑。其最工者。徐母罵操。行路哭靈。望兒樓釣金龜。救母六殿。斷后等戲。字字提高。如泣如訴。如嫠婦之泣。孤舟如子規之啼。夜月非余謬獎。聆其藝者。卽知余言之不謬矣。攷摹龔派之老旦。以李冠卿最得其神。同時有謝寶廷。幼年則勝於龔。今老矣。幾不成聲。似不及龔。至若文榮壽。慈瑞堂。陳文啓輩。惟問有可聽處而已。再若富仙舫。仗着一副直喉嚨。無字無腔。信口唱去。真與李長勝唱大花面相同。一味的莫明其妙。

文小生中。原有（雉尾）（扇子）之區別。雉尾卽燕京之所謂肖子是也。自松喜許小香而後。五十年來。寥若晨星。本來雉尾可兼串扇子戲。松喜許小香皆稱爲雙絕。迨後北之王楞仙。南之邱鳳翔。皆專工於扇子。然係文班。



中之俊而非京班中之特色也。如近時之朱漢（卽朱素雲）其神采奕奕有大家風。且素精於文墨。並工丹青。胸中之邱壑。自不可與尋常者伍。儒雅宕跌。出乎自然。雉尾生尤稱拿手。其表情也不露色象。酷似其人。蓋其胸中早有其在矣。凡人不可不讀書。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於朱素雲之串戲爲之益信。攷小生之白科唱工。尤忌與青衣含混。朱則於此界限中區別最嚴。咬音吐字。雖同一秀麗。卽尋常人聞之。判然與青衣迥異。立辨雄雌。蓋其英氣勃勃。早寓於腔調之間。一則麗於賦。一則麗於英。一則麗於柔。一則麗於秀。自昭可辨矣。其唱射戲。戲貂叫關。托兆孝感天。白門樓。八大鎚。三國志。岳家莊。忠孝全等戲。尤有心得。而且朱之笑態哭態。皆有真偽之別。音中並蓄有金聲。聞之若銅鈴之繚繞於喉間。亦非尋常人所可夢見。然爲黑籍所累。笑音之佳。遜於從前遠矣。其足與抗衡者。僅德珥如一人。德亦宦家子（清季光緒時江寧布政使繼昌之子）故氣魄亦多瀟灑。處相提並論。德之天資似強於朱。而工夫則遠遜之。南北人士。凡迷於以上諸戲者。評論短長。見解不一。或抑朱而揚德。或抑德而揚朱。然素雲實爐火純青時也。遜朱之意味。而足以誇世者。唯毛韻珂。毛之本音。唱花旦似嫌剛。唱小生則恰合其度。神采亦以扮小生爲美。觀其白門樓。奪小沛。黃鶴樓。八大鎚諸戲。亦多有出色處。名之曰南方素雲。未爲不可最發矚者。蓋俊卿視不自諒。亦想效顰。一舉一動。皆不脫娉娜氣。一字一句。皆含有妖嬈音。所足以炫人耳目者。不過幾件行頭。而上海兒竟有迷之者。余故曰。上海兒看戲之門外漢也。

上中有足以言派。終未能償其素志者。則汪笑儂是也。笑儂學優而仕。人人知之。不待予贅述。性怪誕。不合時

宜棄官而後致力戲曲。其唱工之根蒂亦出自大頭。第中道又變。純以清遠雋雅勝人。每於清麗之中。寓悲歌慷慨之氣。既不似菊仙之雄厚。又不似叫天之幽韻。如撫玉版十三行。所謂其秀在神。其勁在骨也。最工於（拖鞋生）及（青衣生）等戲。若烏盆計、罵閻羅、黑水國、羣臣宴、問樞閣、買臣休妻、瀟灑淋漓、可稱獨步。手編瓜果、蘭因、黨人碑、軒轅鏡、刑律改良、受禪臺、縷金箱等新劇。名著一時。為空前絕後之作。予前曾言其空城計中之新詞。內有二句欠妥。然小瑕不足掩大瑜。且評戲之道。擇善而揚。亦不能因其一事之失而抹煞之。惜乎當清季專制之下。其脚本遂不能廣行於世。雖俗界之程度所限。亦當道之所鉗制也。其隸上海天仙茶園。名噪一時。後為阿芙蓉所累。音啞幾不成聲。笑儂原以戲為戲。至困於烟酒而不自振。惜哉。今蘇濟南。仍鬱鬱不得志。苟振刷精神。而注重改良戲曲。又何至（改良殺子報）（和尚打茶園）（父子同嫖院）（夜遊大馬路）種種齷齪無味之長本戲。飛騰於通都大邑間哉。『以上專指舊戲中改良長本戲劇而略之。如純粹新劇。另詳於新劇芻議中。』

我也談談

昂孫

余於三月一號離鄉北上。二號晚到滬。三號晚赴家兄箸超約。觀新舞臺戲。甫入座。便是田雨儂之挑華車。余本鄉下人。凡斯斯文文。扭扭捏捏之戲。一入余目。不是呵欠。便是磕睡。今夕何幸。見此熱鬧之戲。誠余客滬第一次之大幸事。乃整神觀之。

武生最難者。在手脚乾淨四字。去年在杭時。第一臺聘一鼎鼎大名。初次由申到杭之名角來。叫做張桂軒。打泡

劇趣

戲上亦有挑華車一齣。賣盡氣力。毫無出色。余竊竊議之。滬上名角。不過如是如是。田雨儂一邊牌角色。而技藝乃。超過桂軒萬萬。東山泰岱信然。

討令一場。英姿勃勃。雖中氣稍弱。曰口未能字字圓滑。然武生能此。儘可不弱。上山一場。矯健如飛。上半身向地一掃。尤見工夫。舞戟兩場。亦無力極聲嘶之處。大戰金兵時。猛厲無前。活現一副少年虎將之態。挑車一場。應有盡有。不甚拖延。處正其體貼細情處。有嘗其草率了事者。門外漢語也。時下武生演此劇者。不割去上半截。定制去下半截。間或演全本者。亦不過拖延時刻而已。欲求全劇精采。到底不懈。非有真實本領。斷不辦此。

王又宸爲著名譚派。火氣殆將脫盡。雖以嗓音過低。未能聳俗耳之聽。然輕圓流利四字。當其定評。是夕演烏盆。不帶公堂。似嫌躲懶。反二簧一段。句句清脆可聽。余聞評戲者言。海上看客。習氣惡劣。已極。每遇名伶登臺。不待其做到好處。唱到好處。便狗嗅似的。喝起采來。以至唱戲之人。揣摩看客心理。轉音上必多折幾個。灣直音上必多延一二分時刻。以是之故。無論何種角色。一到上海。便是一副油腔滑調。不成正響。然是夕又宸唱奇冤報時。樓上下鴉雀無聲。而又宸亦步武正軌。不肯隨便討好。與予所聞實相左。滬人之進步歟。亦又宸之價值也。楊四立飾張別古。幾處滾白。自是能手。惟兩隻手總是害瘋者然。嘗是一個胎裏疾。唱古字裝腔做勢。博個全彩。四立足以自豪矣。然而何苦。

潘月樵趙君玉之梅龍鎮。可稱合璧好戲。潘之做工周到之至。君玉落抹布時。不用拉場人費手。隨手拋下。自成。

直線。此特色也。惟玩弄龍袍一場。月樵節去頭上也是龍等七句唱句。良以嚙子太壞。不够行使之。故余謂此戲須讓大舞臺一步。如泉唱做。逼似月樵。而中氣則過之。碧雲飾小家碧玉。最爲相宜。嫋嫋娜娜。自有一段風趣。不若君玉之專以唱做勝者也。

洛陽橋一劇。本是胡鬧之戲。佈景惟下得海入海一場。尙稱特色。至橋落成時之水景。不過平平。龍宮佈景。更爲陳腐。串戲最胡鬧者。爲王又宸楊四立之榮歸。王則不唱一句。楊則飾旦角而用丑音。如是反串。真正何苦。串廣東戲。夏月潤飾懷仁。唱也唱得好。白也白得好。做更做得好。王九齡飾情夫。亦好。夏月珊飾懷能。只有神情而無廣東白。不像湯雙鳳成什麼東西討厭。

舞臺建築愈益寬廠。余去年來海上時。驟入大舞臺。驚爲自古未有。今以新舞臺之廣闊較之。直一半而已。不知數年而後。猶有寬於新舞臺者否。此亦建築上之一疑問也。

評鬚生戲者不曰譚派。必曰汪派。孫派。評武生劇者不曰楊派。必曰俞派。黃派。其角色愈佳者。則愈不離其宗。一若躍上舞臺之人物。非竊得一派字。便不能受人歡迎者。余乃爲之大惑。潘月樵以神情勝。試問有派乎否。曰無也。李春來以身段勝。試問有派乎否。曰無也。劉永春以丹田勝。試問有派乎否。曰無也。馮子和以啼哭勝。試問有派乎否。曰無也。就以上四伶觀之。名譽不可謂不隆。一空倚傍。自成一家。豈不甚善。余幼時初學文時。幾個頑固先生。必瑣瑣謂余曰。路潤生先生小題正鵠。不可不讀。截上截下。偏全。全偏。長篇大頁。說個不了。是猶評戲者拘。

拘於宗派之說也。抑何可笑之甚。

劉鴻聲爲譚派健將。然有青出於藍處。譚行腔以柔勝。劉行腔以剛勝。是也。貴俊、卿學、叫、天、處、眼、前、已、只、有、做、工、一、塊、美、蓉、膏、害、人、正、不、淺、無、論、奇、冤、報、李、陵、碑、等、劇、已、成、劇、目、上、之、餽、羊、卽、空、城、計、亦、截、去、斬、馬、謖、一、段、唱、來、有、何、趣、味、恐、數、年、而、後、城、頭、一、段、二、六、亦、將、敬、謝、不、敏、矣、再、不、然、坐、在、城、樓、時、琴、書、酒、劍、之、外、外、加、一、枝、烟、鎗、或、者、還、可、使、得。

劉鴻聲唱工既非全宗。叫天俊卿。斲削太甚。亦不足以模範後輩。將來傳叫天薪火者。斷在王又宸一人。宜乎叫天之選爲東床也。

名伶登臺。重在配角。諺云。獨角戲。斷然做不好。此語着實。有俊卿隸第一臺。有劉壽峯。有郎德山。紅花綠葉。大家靠傍。一排空城計。洪羊洞。便爾彩聲四起。此又宸之不幸也。又宸隸中舞臺時。前有劉永春。郎德山。後有劉永奎。楊春芳。復有江夢花等。聲價遂以日起。今隸新舞臺。支配之角兒。以聲音破鑼似的曹甫臣。最算出色。凡排一戲。非處處自己賣力不可。此其所以難也。然該臺後臺經理。至強邱治雲。爲二面。以取媚。又宸用心亦良苦矣。王益芳。輟演後。田雨儂頗他。一着手。月華雖會開幾句口。究竟招架不住。交戰時格格之處甚多。

新舞臺開演後。生意頗不惡。或有謂滬人多喜新厭故者。其實眼前各舞臺。自然還是新舞臺。可以看得不過上。清下濁。支配難勻。決非持久之理。試觀其後可也。

王又宸不會武工。人人知之。然李陵。碑連營。秦瓊。林宴。諸劇。一交。挺尺。跌即蓋。叫天。亦難與敵。此所謂能易而工難也。大約戲欲其工。必須有技。靠把無論矣。文戲中如李陵。碑之甲。解脫。既不見痕跡。尤須緊合。鼓板瓊。林宴。一劇中。自問樵。起至出箱。止花樣繁多。不可縷述。九更天之刀。時間促而準。貴妃醉酒之。箭啣而折腰。採花。趕府之花。招手而出。近乎戲法。遺翠花。丫鬟之。辯隨細步而轉。不能錯亂。諸如此類。非夙能者。不可倖致也。

以油滑享盛名者。上海劇界中有兩人。一呂月樵。一楊四立也。月樵戲迷傳。四本可謂名副其實。然究竟博而不專。但看客中。竟有謂其殊。痧。瑟。勝於孫菊仙。四郎探母。勝於劉鴻聲。洪羊洞。勝於王又宸者。亦不解是何理。以余評。月樵。則四不像。三字而已。楊四立。究有專長。如果去武丑。斷非畢永霞輩。所可幾及。雖然。武丑吃力不討好者。也。你看戲單上。譚永奎。劉坤華。輩字。不過米大四立。不會唱。幾句滑稽。腔那裏享的。如許大名。此言誠是。

新劇界諸子。自然多識幾個字。其實不然。去年余來滬時。有一友人邀余入民興社。觀果報錄後本。飾劉通政者。余忘其名字。當乳母探監回來時。與劉夫人交頭接耳。嘵嘵不休。劉通政頓足曰。你們鬼鬼祟祟。幹什麼事。尚怕乳娘與他夫人不聽見。又很很的說了兩三遍。你想想。鬼鬼祟祟。四字。並且不曉得這種新劇界。可羞不可羞。遊戲雜誌第四期。上了四個滑頭銅板。名曰。弔膀子醜態。人人詡以為奇。余曰。何奇之有。只要天天化幾角錢。上戲館裏瞧瞧去。只怕千態萬態也醜不了。謂予不信。請準一準看客的眼線。哈哈。

上海竹枝詞

劇  
趣

實業由來說浦東楊家祀典亦隆崇如何多少青  
年子專讓東洋出手工

邪妻蕩女滑公郎第一妖魔五劍光尺尺單單算  
啥數志心朝禮夜來忙

不管有錢沒有錢青灰花緞鑲絲邊可憐一幅春  
江畫總是男人吃眼前

作者箸超

碎

玉

綺雲



詞題玉粹

超 著

心慵懶把。不經妙手搗。天香粒粒包。一搗鼎覆無  
甚味。牛溲馬勃。大旨肴。

逃得秦皇玉。石炭紫荷囊。裏氣氣。魚。閒來巧。試無  
聊筆勝讀索邱。與典墳。

生公說法鬼神聽。一半昌陽。半茯苓。世醉不堪回  
首問。利名關上掣銅鈴。

碎玉目錄

和尚休妻

五色人心

頭

敢問

我想……祇好

醉餘隨筆

蔽廬談屑(續第四集)

目 錄

摩 門 昂 孫 昂 孫 志 滑 可 人 慘 佛 箸 超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目  
錄



# 碎玉

和尙休妻

摩 門

北京十刹海。近忽發見和尙清朗娶妻休妻一案。一時都下盛傳。以為趣談。清朗清朗亦佛門中一段風流趣史也。

主十刹之住持。傳靈山之衣鉢。一時交際盡屬名流。若語僧宗。都推廣化。奈何戒律雖嚴。塵心未淨。遂使逃佛歸儒。緇衣拋却。青衿換來。清朗有背清修。義福居然。艷福誰知。牀頭夜叉。屢占反口。致使座間菩薩。儘許低眉。以茲色戒。種斯孽緣。今而知歡喜之禪。固未易參也。

或者謂佛門廣大。何所不容。外崇戒律。內玷清規。色相未必能空。薰脩豈皆有素。今日僧徒大抵如斯。彼佛教會少見多怪。欲以戒律施之。清朗抑亦冤矣。然而還我塵緣。脫離佛法。後此娶妻休妻。儘堪自由。與以此樂。雖南面王不易也。區區方丈。棄如敝屣。耳於清朗。胡不利焉。

蒲留仙作聊齋誌。金和尚一則。謂為獨闢法門。二宗未有六祖無傳。意清朗或傳其心法者歟。竊聞之。五蘊皆空。六塵不染。是為和尚。口中說法。座上參禪。是為和樣。鞋占楚地。笠重吳天。是為和撞。鼓鐘鑼聒笙管。放曹是為和唱。狗苟蠶絲。蠅營淫賭。是為和障。今清朗則不僧不俗。非佛非儒。偶參歡喜之緣。旋作薄倖之棄。遂使劉香之女。不得飯依。而梵王宮殿。待月西廂。空嗟元微之始亂。終棄也孽障哉。

碎 玉

碎玉

五色人心

昂孫

急公愛國。見義勇為。熱溢於胸。電激於腦。犧牲個人之權利。經營公共之事業。若而人者。其心必赤。  
 狗苟蠅營。惟利是視。目光如豆。銅臭埋身。破人家產。而後快腹。民脂膏而不惜。若而人者。其心必黑。  
 虺蜴為心。豺狼成性。口蜜劍影。含沙言笑。為禍孽之媒。肺腑實刀劍之窟。若而人者。其心必青。  
 初脫黑籍。又入醉鄉。迷戀花叢。沉淪竹戲。除酒色外。無天地。除歌笑外。無日月。若而人者。其心必黃。  
 高尚其志。廉潔其身。探首陽薇。裁先生柳。一介之取。與必慎。萬鐘之禮。義必辨。若而人者。其心必白。  
 昂孫曰。中國人口。號稱四萬萬。去半數之女子。男子僅二萬萬耳。之二萬萬之男子。赤心者。不過十之一。而心地  
 坦白者。且并十之一。而不足焉。處五色國旗之下。而有此五色人心。多寡之不同。國之亡。將以何待。

頭

昂孫

蠅營狗苟。巧於鑽謀。昏暮求乞。門戶可叩。是之謂尖頭。  
 胸無定算。心無把握。不計利害。遑問禍福。是之謂大頭。  
 氣俠風霜。心堅鐵石。忠而忘身。鼎鑊斧鑕。是之謂黑頭。  
 相機善變。不與世忤。明哲見幾。微吾誰與。是之謂掉頭。  
 屈而不伸。藏而不見。秦亂不祥。桃源世厭。是之謂埋頭。

嗟。予。老。翁。一。世。爲。奴。僮。僮。白。髮。行。隨。幼。主。是。之。謂。蒼。頭。  
一。瓶。一。鉢。無。我。無。人。幾。生。修。到。斬。斷。情。根。是。之。謂。禿。頭。  
有。德。不。彰。有。氣。不。揚。英。雄。末。路。哭。到。斷。腸。是。之。爲。垂。頭。  
是。誰。氏。子。鶴。立。鷄。羣。出。類。拔。萃。直。上。青。雲。是。之。謂。鰲。頭。  
人。可。亦。可。人。否。亦。否。映。東。帶。北。送。夏。迎。秋。是。之。謂。山。頭。  
惟。我。無。貪。遇。足。而。止。不。求。大。道。但。知。微。利。是。之。謂。蠅。頭。  
曹。操。可。檄。鱷。魚。可。祭。董。狐。秉。直。麟。經。之。系。是。之。謂。筆。頭。

敢問

斷。鑿。劃。粥。硯。田。筆。耜。我。不。知。牖。下。書。生。去。年。一。歲。之。中。進。步。若。何。敢。問。  
胼。手。胝。足。春。耕。夏。耘。我。不。知。畎。畝。農。圃。去。年。一。歲。之。中。收。穫。若。何。敢。問。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我。不。知。商。場。工。藝。去。年。一。歲。之。中。改。良。若。何。敢。問。  
持。籌。握。算。抱。布。買。絲。我。不。知。市。井。經。濟。去。年。一。歲。之。中。利。益。若。何。敢。問。  
大。借。外。債。損。失。主。權。我。不。知。萬。惡。政。府。去。年。一。歲。之。中。建。設。若。何。敢。問。  
民。權。剝。奪。剷。除。共。和。我。不。知。中。華。民。國。去。年。一。歲。之。中。榮。辱。若。何。敢。問。

碎玉

哀鴻遍野。盜賊盪起。我不知改良社會。去年一歲之中。受損若何。敢問仰事俯蓄。依人作嫁。我不知因人成事。去年一歲之中。境地若何。敢問。

我想……祇好

可人

我想謀事幹。既無辦事才能。又乏金錢運動。祇好在自家裏混混。  
我想鑽狗洞。偏生肥頭胖臉。鑽又鑽不進去。祇好把人家腦壳借借。  
我想當教員。不會巴結學生。怕鬧起衝突。祇好找鄉間蒙館教教。  
我想學英文。開口咬皮西的。實在有些咬牙。祇好拿天地古今讀讀。  
我想穿西裝。許多絆絆扯扯。真個囉嚇得很。祇好買老布袍子穿穿。  
我想看新聞。天天向別人借。又怕他說閒話。祇好往報館門口瞧瞧。  
我想去投稿。做一篇好文章。做又做不出來。祇好編幾句頑話笑笑。

醉餘隨筆

慘佛

自古大英雄。其心境所造。必獨往獨來。不爲他物膠。曹孟德云。曹操作事從來不悔。此即告子勿得於事。勿求於氣。勿得於氣。勿求諸心之說也。

日本坊間有短書。題曰除煩惱之第一法。余購而閱之。其法曰。欲除煩惱。勿追維。已往勿逆。臆未來。只是用心做。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眼前應做之事。此言似淺實深。

日人曰。有得於禪學者。舟行遇大風浪。必不患昏眩。慘佛曰。果有得於禪學。泰山崩。猛獸起。亦可以勿懼。舟行勿眩。何足言。

吾處一小樓上。樓下車馬聲。日夕不絕。其初徹夜不能寐。一月後。則熟寢達旦。不以爲苦也。可以坐禪。可以閱經。竟不知松關竹庵中。有何靜境。

人之價值。不在其事業範圍之大小。而在其所作之事。真實與否。真實者。雖小而有益於世。不真實者。範圍愈大。失敗愈易。

人皆可以爲堯舜。只就性理而言。非就天賦之能而言。堯舜能爲皇帝宰相。謂人人能爲皇帝宰相。則天下豈有此理。

今日公團。有意氣。而無道德。

有一分學問。得一分聲譽。有一分事業。享一分利益。社會之待個人。原自有公理存焉。人只是自誤耳。少時了了。大未必佳。此言罵孔北海。則差然實。少年人之針砭。

無論新學舊學。但肯好學。心身便有所着。否則一味向世途中。混不墮下流。便壞心術。思之可怕。寄禪累於詩。慘佛累於酒。此兩人皆不能成佛。何妻周肉。正復同病相憐。



某生以佛像贈妓。且媵以詩。有曰。卿卿我所憐。明慧數尤物。爲語老病苦。點頭疾於石。知子有夙根。一語抵千百。未劫宗風衰。蓮邦最勝特。願爲草提希。信心毋自奪。勿嫌脂粉污。心淨卽解脫。對像成圓觀。福勝十萬塔。程朱陸王皆我佛之產兒。程朱得於義門者多。陸王得於禪門者多。

楊仁山曰。八寒地獄。應在兩極。八熱及無間獄。應在地球之內。慘佛曰。此仍是情識卜度。於佛說毫無交涉。

陳君正有學於仁山。好言佛。慘佛贈以句云。孔思周情皆法執。歐風美雨亦狂華。正有曰。奈何慘佛曰。知奈何他不得。

何以謂色卽空。曰。瞎子看告。示何以謂空卽色。曰。叫化子想小姐。

只要此心看得破。山河大地頓現華嚴。只要此心管得住。酒肆淫坊何非淨土。

作詩自貴用意不俗。此意當本之於自己。性情竊取他人。亦復何味。近日詩家其體格詞采摹擬宋人。而用意多拾諸晉人世說。看似適往。不屑實則無復風骨。

有人斯有境。人境相遇而情生焉。我爲何如人。今日爲何如境。落筆應有何如情。此間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忘却我去作詩。作得極好。只是代他人作。

天嬰言唐人習用字。爲近人所唾棄。而不屑道。別有一種冷僻家伙。用自粧點。慘佛曰。美者自美。不在羅綺然裸體美人亦不耐觀。

集 五 第 素 權 民

詩自詩。禪自禪。謂詩通於禪。何不使寒山拾得。棄李杜之席。

王千秋詩。五律最佳。七律不存一首。古體欠純任自然。終不落凡近。如此老。者方免。斗方名士。七律詩翁之請。張文襄廣雅堂詩集。自是雅音。草頭名士。好駸殘。羹冷炙。自謂別有雋味。不知世間自有大官饌也。

王猛捫虱與乞兒向陽。氣概自是不同。孟光椎髻與村婦。簪花風致亦復大異。所爭者胸中有一段道理在。韓退之云。歡愉之文難工。悲苦之辭易好。而王介甫則云。年少不須多感慨。文章尤忌數悲哀。二說不同。

悲慨文字。當如廣武與歎。不當如柴桑行乞。

黃老之學。流爲申韓。此語不錯。即以禪家論之。或謂臨濟大師。不做和尙。便能作曹操孫權。吾亦信之。王陽明殺賊之功。經權互用。不一動其心。只是深於禪學。看得破。自放得開。後來何心隱輩。極講求作用。故能以匹夫之力。竟去嚴嵩。人謂禪學無用。只是外行語。清雍正帝深於禪學。你看他是何等作用。

儒家之病。只在兩面。照顧藏藏掩掩。不肯犯手做事。人家要他做事。却說皇帝不正心誠意。天下無事。可做大家。想想千古皇帝。有想冷豬頭肉吃的人麼。

殺頭不痛。討飯不窮。二語可以代表寧波人之特立性質。若以禪家眼光觀之。果有挾此根器者。方可與言。一空一切空之理。否則拖泥帶水。成得何事。

西人言世界英雄。多爲初生子。然如我國之漢高唐。太皆有兄也。此又何說。

酒徒多生愚兒。此衛生家之恒言。吾在日本時。講師曾言陶淵明詩云。雖有五男兒。不好弄紙筆。未嘗非淵明嗜酒之遺毒。其他詩有云。兒之不才。亦已矣哉。可謂不知自責者矣。此語似煞風景。而頗有新意。詩人李杜皆酒徒也。而杜少陵二子宗文宗武。皆無聞於世。秋興中所謂。劉向傳經心事違。是也太白無子。惟有二女。未聞其有林下風也。

名人而得醜妻者。如孔明之娶黃承彥之女。梁鴻之偶孟光。是也。貌不揚。而以賢傳。較之花貌棘心者。爲勝多矣。至登徒子悅其醜妻。使有五子。則宋玉寓言耳。

散文自散文。駢文自駢文。詩自詩。詞曲自詞曲。小說自小說。源無不同。派無可雜。近日文人。只是亂道。

趙甌北之詩。拾典於水滸。姚梅伯之駢文。伐材於聊齋。至於今日。草頭名士。竟以龍圖公案爲詩料矣。甚矣其慎也。然通俗文字。又當別論。

天然之美。有二種。一壯麗之美。一美麗之美。佛有三十二種好相。蓮座之旁。時現獅象。一往清豔。恐近纖靡。制龍伏虎。乃曰大雄要之我。佛爲美的思想之最圓滿者。三藏十二部。無一寒乞語。

王壬秋與郭筠仙侍郎箋曰。當今知洋務者。以公爲先覺。先知雖然。青出於藍。後生可畏。人定勝天之說。隱然有包舉六合之量。如以英俄爲三代之治。則非事實。蓋壬秋書生。故其言如此。以進化之理。推之所謂三代者。吾不知其治耶否耶。意者儒家之理想說耳。

又與郭箋曰。故篋得舊點墨子。墨之色可以勝皜皜之日。遂補注數千言。並爲叙其意。鈔稿呈覽。墨學誠佳。王先生注之。欲以勝皜皜之日。此願未知何日償耳。

又與郭箋曰。被人掣肘。即是材力不足。任極艱危。無有轉動不得之事。此數語。寫得出豪傑本領。非復名士大言矣。

郭筠仙使英。王壬秋與之書曰。夫好異喜新者。人之情也。利馬資之學。在中土則新。在彼國則舊。公之學。在中土則舊。在彼國則新。誠爲之告。以佳兵之不祥。務貨之無益。火器能恐人而不能服人。馬頭利分爭而不利混一。鐵路日行萬里。何如閉戶之安。舟車日獲萬金。不過滿腹而飽。此則迂遠而闕於事情之言。使筠仙用其說。方且使外人視中國公使爲傳教徒矣。

曾文正人格。一時推爲聖相。而壬秋先生時致一不滿之意。所作湘軍志。陰含規刺。故黨曾氏者。目爲謗書。以余觀之。其著語殊有分寸。深得史公遺意。他人爲之。則一味歌功誦德而已。

王氏之論左文襄李文忠也。亦見於與郭侍郎箋中。曰。左之識學。不踰明人劣及宋而止矣。李公者。學又不如左遠甚。張文襄贈壬秋詩曰。十年假臥衡山裏。侯王徒隸崢嶸起。已知馬梁勝文章。猶倚儒冠侮兵子。豈不信哉。壬秋嘗與李文忠箋曰。今之計在經略南洋。悉置領事官。收故民之心。而壯中國之氣。鐵甲火輪。遊歷海島。旣不用戰。而可習兵。皆機器同文。卽較招商船政規模。亦遠此宰相之事也。壬秋此言。使文忠早行之。則今日僞民或

不至如今日之困苦耶。

又嘗與張莖秋箋曰。翰林求賢起自曾潘叔平。慕之遂成怪癖。由無真識而好似龍者也。張謇文廷式無故成名。南海小夫敢闕臺鼎。徒以危言激論聳動當時。媚視媚行。取容權貴。觀其措意不離招搖播騙之爲。嗚呼。卽此數言。可作辨奸論讀矣。

拿破崙曰。不能二字。惟愚人所。用。字典有之。然拿破崙末路。竟有不能之一日。蓋事事必慮其終。則又無一事可辦。英雄恃氣。君子信心。

一書不能讀。完易一書而讀之。亦未必能完。一事不能做了。易一事而爲之。亦未必能了。晉人見謝玄處置履屐。閑事便決其能破賊。而陳仲弓不能洒掃一室。終爲宦官所殺。蓋神思之疏密。卽終身之成敗耳。欲爲大刀闊斧之事業。必先有細針密縷之功。夫其本在用心於內。非逐物而求之也。禪學者教義之液也。不知禪學。則三藏十二部大類。莊子寓言。齊諧誌怪。

吾昨夕觀劇。見女優演轅門射戟。爲溫侯者。綽有英風。此事見於正史。溫侯生平。惟此一事。差強人意耳。其言曰。布平生不喜人鬪。喜爲人解鬪。不失爲英雄語。

鄧伯道名攸。晉史有傳。棄子存姪。竟以無後。優人所演桑園寄子。卽此事也。然演至攸之弟婦挾攸子而歸。則非當日事實矣。蓋尤西堂反恨賦之意也。

(未完)

蔽廬談屑

箸 超

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朝。秦。而。暮。楚。非。所。謂。貞。也。

四。海。雖。廣。胥。仰。盛。治。民。生。雖。衆。僉。曰。來。蘇。今。者。哀。哀。遍。地。上。無。日。矣。

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長。五。霸。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中。夏。是。故。國。難。者。定。國。之。寶。也。

社。稷。瀕。危。必。有。以。扶。之。黔。黎。將。絕。必。有。以。續。之。政。府。諸。公。何。以。答。此。

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民。心。之。不。靖。列。強。之。懷。疑。其。咎。豈。無。專。屬。哉。

謳。歌。者。無。不。吟。咏。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慕。聖。德。野。謗。之。興。寧。無。自。歟。

一。角。之。獸。可。以。著。明。逆。理。之。木。將。以。昭。德。月。暈。則。風。礎。潤。則。雨。理。無。或。爽。也。

不。謀。而。同。可。以。測。其。心。不。期。而。會。可。以。卜。其。時。所。謂。薰。蕕。之。器。風。雲。之。會。也。

舜。禹。之。情。至。公。爲。貴。巢。由。之。節。抗。矯。不。尊。濟。世。救。民。重。捨。身。耳。

當。大。任。者。不。修。小。行。居。重。位。者。不。在。克。讓。以。保。身。爲。明。哲。者。炫。世。之。良。法。也。

生。繁。華。於。枯。葢。育。豐。肌。於。朽。骨。以。國。事。爲。不。可。爲。者。自。棄。之。尤。也。

謬。之。一。毫。則。國。事。以。償。曠。之。決。辰。則。萬。機。以。亂。晨。昏。防。盜。是。道。得。矣。

往。事。不。忘。後。事。之。師。前。車。既。覆。來。軫。之。鑒。滿。清。稅。政。斃。斃。可。指。民。國。政。府。寧。忘。所。藥。乎。夫。是。之。爲。昏。

日○月○之○明○必○無○所○由○照○雲○雨○之○澤○播○及○於○朽○瘁○惟○寸○恩○之○不○施○則○生○民○其○不○蘇○  
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悲○家○庭○之○苦○毒○由○來○已○久○矣○

嗜○好○者○陷○身○之○阱○般○樂○者○纓○身○之○絡○席○豐○履○厚○昏○志○惰○氣○一○定○之○理○也○

荷○裳○蕙○帶○非○可○禦○寒○豆○粥○麥○飯○可○以○充○饑○是○故○崇○實○行○者○以○畫○餅○爲○鑿○

春○蠶○吐○絲○作○繭○自○縛○遼○豕○輕○獻○渡○河○始○慚○自○厚○其○身○自○盈○其○氣○者○必○敗○

行○生○飛○躍○原○於○化○工○修○齊○治○平○本○於○格○致○由○一○而○萬○理○之○常○也○

芝○蕙○或○萎○於○塵○土○稂○莠○或○生○於○沃○野○非○分○之○事○寧○無○所○值○歟○

夷○吾○之○才○囚○於○堂○阜○展○禽○之○賢○蔽○於○臧○孫○無○困○嫉○之○遭○者○非○賢○士○也○

西○子○蒙○垢○則○人○皆○掩○鼻○惡○人○沐○浴○則○可○祀○上○帝○修○身○之○義○顧○不○大○歟○

崇○岡○千○仞○不○謝○覆○簣○之○力○澄○波○萬○頃○不○辭○藏○垢○之○名○於○物○無○棄○與○世○無○爭○也○

懸○崖○之○溜○可○以○穿○石○一○杵○之○鐵○可○以○鑿○針○力○之○所○積○金○石○亦○剝○也○

竹○頭○木○屑○與○弓○矢○並○儲○牛○溲○馬○勃○與○參○苓○等○重○物○無○貴○賤○各○適○所○用○也○

物○始○於○萌○失○養○則○不○長○器○安○於○靜○屢○遷○則○易○敝○天○良○汨○沒○習○尚○害○之○

柔○土○綱○繆○不○遭○陰○雨○鴻○飛○杳○冥○不○慮○弋○人○故○作○事○不○可○不○準○備○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尺蠖以屈而能伸。正鶴當引而未發。得時則與中的而射也。

無致死之士。則可脅以兵。無清介之臣。則可誘以利。國難之劇。若輩實尸之。

不驚羨機巧。則其技莫施。不豔慕新奇。則其詐莫入。開關時代。對付萬難矣。

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嚴霜夜寒。艾蘭共盡。巢之已覆。焉有完卵乎。

聖賢不求長生。術士必矜吐納。所處之地不同。故所用亦大異。

爲山九仞。非一篑能竟。樹木百年。非一溉能長。功以漸積。物以養生也。

精金出礦。必資陶鑄。良玉韞積。不免疵瑕。攻錯之功。可以潤物也。

薰蕕同器。十年漬其臭味。涇渭合流。二色分其濁清。一善一惡。不可紊也。

飛鳥不以山爲高。而增巢於其巔。游魚不以淵爲深。而潛穴於其底。不半途以自盡。不一得以自足也。

世家之子。多豪邁氣象。微賤之子。多刻苦工夫。此天造者也。

豪邁之中。無驕盈態度。刻苦之餘。少寒酸氣味。此人造者也。

今則華族盡是驕子。寒士等於乞兒。此世道之所以日下也。

可富貴而不可貧賤。其品格固卑。有經濟而未有文章。其勳名亦陋。吾雖不能得此宗工夫。然心竊好之。

吾喜衛人之言語於酒醉時。以其少虛假之氣也。



吾喜觀人之舉止於富貴時以其能頓改常度也。吾喜觀人之節操於失意時以其有卑而無亢也。

子建以詞賦獲盛名然輒自鄙爲小道莫謂矜才者無讓德也。予並非作手而有時亦視爲小道非讓也。養氣之工夫能者有幾求之俗世抑又遠矣。

能從得意時防著失意事能從失意時血求得意事雖非養氣真工夫相去亦已不遠。太和之氣非無形可以養成必使人人如願以償則怨咨不聞焉。

雖然有雨露不能無冰霜有禮樂不能無兵刑天可補地可維人人之願不可償吾爲之一哭。有一農人謂予曰北兵之來鄉間無安業者予曰語不云乎寧爲太平狗莫作亂世民。

農人曰非但亂世民連鷄犬也不得安靜吾爲之一哭。落地喊一聲好醜命生成一落地便要喊就是做人的難處。

百折不撓者男兒之毅力也事無成敗常常奉以爲師。

英雄事業成者其偶然敗者其當然遇失敗而持悲觀者非英雄也。

欲收他山之益不當於譽我者求之而當於毀我者求之指摘皆我之藥石也。幸仇人之禍者常人耳亦淺人耳禍福兩字爲人類之公共品禍人者安知不禍我也。

鳴鑼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讒謗之興。斯不負道矣。

天下惟英雄深識英雄。亦惟英雄深忌英雄。此國事所以日壞也。

天下之人。能得毀譽之真者。殊不多見。大抵因一時之意氣。以爲隨口之毀譽者。吾無所容意於其間也。

貧諂富驕。人所難免。吾謂貧不自諂。富者耳。富不自驕。驕者耳。

吾人思以一言爲天下。則不當因偶來之物。感以挫吾百折不撓之心。

欲知新官之賢否。只須調查銀行之存款。欲知風俗之華實。只須調查洋貨之銷路。欲知百姓之安否。只須調查

政府之歷史。

欲知人之真見。識當於品花評月時。欲知人之真面目。當於得意失意時。欲知人之真性情。當於酒肉徵逐時。

自鳴之鐘。自鳴之琴。器雖各殊。功則一致。以其有自然之心也。

聖極於仁。佛極於慈。心性無殊。形迹無異。人以爲捨佛求聖。吾以爲卽聖卽佛。

驚弓之鳥。漏網之魚。痛定思痛。計慮以密。入林不俟鷓鴣。潛淵不俟獺理也。

盡世態。皆喪心病狂。人我願變作猛虎。噬個痛痛快快。

盡目中。皆酸脂削膏。人我願變作妓女。騙個歡歡喜喜。

盡天下。皆狠毒暴戾。人我願變作神仙。換個乾乾坤坤。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碎 玉  
盡 國 中 皆 醉 生 夢 死 人 我 願 變 作 鐘 喚 個 惺 惺 忪 忪  
(未完)